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集部第五〇冊目次

落落齋遺集十卷

〔明〕李應昇撰  
明崇禎刻本

一

倪文正公遺稿二卷

〔明〕倪元璐撰 顧子咸輯  
清順治八年刻本

三六三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略九卷

〔明〕金聲撰  
明末邵鵬程刻本

四三九

方子流寓草九卷

〔清〕方以智撰  
明末刻本

六五七

落落齋遺集十卷

〔明〕李應昇撰

明崇禎刻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

究所圖書館藏

序

天啟乙丙間 至尊恭己羣陰

牙孽曹鄺王聖之徒盤互牀錯

寃殺忠智之臣二十餘人皇天

震怒先徽閔靈英傑已不復更

萬曆一

生浸淫至於崇禎之季疆場日

蹙盜賊日橫而國遂以亡於戮

僅不亡於獻帝而追憾桓靈宋

不亡於靖康而切齒元豐紹聖

察古鏡今如握契筭詩曰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又曰瞻烏爰止

于誰之屋此志士之仰天椎臂

泣盡而繼之血者也汪陰李忠

毅仲達先生二十餘人之一也

年最少起家西江司理力振絕

萬曆二

學功在白鹿洞五年拜御史直

節忠鯁功在社稷時豺狼當道

輒揮金戈與高忠憲楊忠烈諸

公爲犄角之役一擊不中遂罹

菹醢先生死事之年吉方在里



聖人自京師來著傳先生維命

詞有十年未敢負 朝迷一片

丹心許獨醒只有親恩無可報

生上願誦法華經之句憤搥填

胸幾欲遂焚筆硯中歲宦學流

萬序上

寓強半在吳獲與先生之元流

膚公傾蓋交同盡讀先生之

遺稿年譜英颺烈魄昭耀卷冊

忠孝之血隨地湧湧睢陽聞笛

之篇少保北伐之詠化碧流丹

千年一轍即今先生之靈或已

上列星辰下位嶽壑否則再生

人間為據鼎扶冊之鑑而其鑠

然之光浩然之氣

後人肝脾崩裂神志張嗚呼

萬序四

孰為之哉日者宗國瀕亡哲人

筭盡死者奴者繼先生之志卓

上有人淺夫黷識譚文章盛節

義哀節義盛功業衰且曰諸公

无名實而後君父坐使赤縣神

州一旦榛蕪以向日之鄒魯  
諸人者為諸公詒屬斯言大妄  
人未有不能辦一死而可成一  
事者文章者節義之榮衛也節  
義者功業之元氣也元氣在國  
萬序五  
一喪於遼國再喪於二正之季  
至天啟七年間淪漸絕矣向者  
有臣而殺之不殺不止已乃無  
臣而強用之用之輒償償之復  
用造化之不仁歟讀先生之集

用是益悲矣

楚後學萬曰吉吉雲甫頓

首拜撰



維

崇禎元年 月

日

皇帝遣直隸嘗州府知

諭文

府石萬程

諭祭原任福建道御史

今贈太僕寺卿李

應昇曰惟爾望峻

疑山忠堅誓日自

西臺抗簡首效忠

猷嗣北面披衷并

投危地跡其治已

諭文

治人之論提挈頭

顛病內病外之防

斟調藥石見大則

嚴保身以明修省

履險在據璫罪以  
暴奸欺念死諫之  
臣並開言路引失  
儀之律屢觸寬鋒

論文

三

申肅瑩綱取平正  
體回天肆力將嬰  
在領之鱗鑄鼎圖  
奸終鳴伏斥之馬

淮南知憚汲黯昌  
黎無惑陽城厯聲  
婦之私憂回倉公  
於却走孤忠必往

論文

水折萬而歸東至  
性靡渝金銘百兩  
益勁慘覩撈掠之  
羅織泣雨悲風兼

論文

聞懸坐之蔓連驚  
魂攸魄此實乾坤  
之厄運祗成忠義  
之完名朕以是特  
憫忠貞懋昭贈卹  
並游何在腴顏英  
俊之稱爲烈於今  
始食養士之報九

論文

原可作尙克歆承  
祭品  
猪一口 羊一腔  
饅頭五分 粉湯  
五分 菓子五色  
每色  
五斤 按酒五盤  
鳳鷄一隻 燂肉  
一塊 燂魚一尾

酥餅酥錠

各四個

魚

湯一分 鷄湯五

分 降香一姓

燭一對

重一斤

焚祝

諭文

紙一百張 酒二

瓶止

贈通議大夫太僕

寺卿李應昇

誥命一道

奉

恩綸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聞李膺之

被鉤黨也曰事不

辭難罪不逃刑三

覆斯言數爲太息  
而先朝有志義之  
士致死於逆阬之  
手其無愧斯言矣

朕豈靳卹死以勸  
生乎爾原任福建  
道監察御史李應  
昇少讀古人之書

長懷世道之慮名  
節忠義學務立其  
大端介直廉明志  
恥獨爲君子司郡

理而著明允爲御  
史而茂風裁保身  
修省愛君有加于  
痛哭撫時補救謀

國實切於徙薪擊

奸臣之貪狀於方

張朝廷已爲動邑

鋤逆阬之禍機於

思  
翁

四

叵測天下以望澄

清暨乎郎官杖死

於廷御史亾刑於

野而爾請旌死以

以下原缺

落落齋遺集序

士君子有其經濟而後

有真文章顧經濟每從

治心砥行出之蓋人心

表  
一

甚危一錯於岐浸淫不

覺所行所言尠有不畔

於道者余嘗以此程世

什不失一讀落落齋遺



集益信焉落落齋者故  
御史贈同卿仲達李公  
所讀書處也仲達乙卯  
舉余同舉於鄉時仲達  
甫弱冠耳朝華鮮異根  
柢邃深識者爭公輔勦  
之而仲達退然不勝衣  
如寡人子也先余成進

士筮仕江之南康拊羸  
鋤梗明允卓然一時稱  
名司李奏最選入西臺  
秉正嫉邪弗骫於憲一  
時稱名御史仲達初未  
多口談天下事職李盡  
李職臺盡臺南山之判  
不可搖雒陽之疏爲紙

貴豈偶緣飾哉蓋存諸  
心見諸行一游於其道  
也

熹宗乙丙之間昏桷宵人

東齊知

露齷恣瓜互相煽虐幾  
幾乎三綱淪而兩曜蝕  
仲達憂之不避斧鑕彈  
逆卒及於難其貽太公

書云做言官怕不得生

死又云卽一言罹禍勝

於做大官其視今聰明

能文之士駢相稽首賊

東齊知

庭何可不聞此忠憤激

烈語哉越四年

先皇帝臨御會朝清明殺

癡首殲媚附咸罪錄忠

旌直贈仲達太僕卿廕  
一子入監封太公如其  
官又若干年

聖主中興闡幽特重禮臣

卷六

以易名

上請賜諡曰忠毅然則彼

蒼者天豈夢夢乎何世  
人昧於有定而多舛於

靡定也子依孝臣依忠

有物有則菴相易矣仲

達遺集具在章奏半之

序牘聲詩叅半之豈詹

卷七

詹豈言躡賈董之塵追

歐蘇之武而掇拾陶庾

優孟開元大曆哉節磊

於中文榮於外慷慨發

舒建言則晰國是定君  
囂贈寄則敦彛倫明學  
術暘天機而流性蘊言  
其所行行其所言循是  
而動不違其則治心砥  
行出之者也厥嗣遜之  
編錄成而問序於余余  
非知文者知仲達近於

道而不得已於言耳讀  
是集者慎無徂於文章  
觀庶於世道人心有賴  
焉是爲序

崇禎甲申孟冬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南

京戶部尚書前吏部右

侍郎奉

勅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侍

經筵官年眷弟張有譽撰

長子



落落齋遺集總目

卷一

奏疏

卷二

奏疏

卷三

詩 受命策 歸田草 息影齋 三遊草  
別匡草

卷四

落落齋遺集總目

詩 招五草 孤興稿 荷雪篇 舉餘草

卷五

西臺書牘

卷六

西臺書牘

卷七

西臺書牘

卷八

理署書牘

卷九

家書

赴 逮後遺筆

卷十

雜著

年友嘉善錢士升 雲間許譽卿

秦和蕭士璋 興化解學龍

落落齋遺集總目

後學雲間陳子龍 興化李 清

歸安沈胤培 會稽章正宸

吳門楊廷樞 姚宗典

門人東粵關捷先 黎弘業

江右熊維典 姚張斌

饒元璜 柯友桂

余忠宸 丁朝棟

廉 斌等公較刊

李侍御仲達先生疏稿敘

愍皇帝之初年遭竊賊

廷入班行者如見宗廟法物不覺肅然起敬就  
正往事又如覲舊時殿源委分明人各有良司  
南在前障不墜之篇繕畢同辭相應復多和者  
氣類莊肅於是宵手備目覺伏聚謀磨牙思逞  
及夫腐毒大發先刺刃于君宗而吾郡尤罹其  
害向之和者早已掃門入蘇軾獻首功而同聲  
著竄驚驚魂闔門特命暫存殘喘亦云幸矣余  
書愧無以對吾友仲達而嗣君既長乃以疏稿  
索序夫仲達之忠

今上紫雲之矣仲達立身之端淵立朝之風采  
舉世共仰之矣余又何言朕余猶知仲達之幸  
其忠所難成又不吝已於言也仲達以弱冠擬  
高魁聲華動京國而邸舍蕭然交遊落穆惟依  
依作孺子慕及司理南康藩典迎養吏事所屬

蘇軾集卷一

一

蘇軾集卷一

一

二

公庭多暇借匡廬山色朝夕承權歸田以來欣  
愛日之方長快履行之聯被低回子舍業忘其  
身為逐臣無何黨錮禍作仲達嗣膺國而三東  
身就逮自知必死他無所念獨念親思來報仲  
達之葬如此則其為官官時宜乎審時度勢不  
輕犯凶逆之鋒以憂其親而乃奮嘗不顧內外  
三慾擊之不達力以達其嗟此為故哉曰此國  
庭訓使之也仲達之自述不云乎家侍御好讀  
先正奏疏至忠憤激烈之語輒掀髯擊節小子  
髮甫燥見所為論相嵩十罪直言天下第一事  
斥江陵奪情諸章丹鉛滿楮上提耳教之曰好  
男子當如是仲達既為言官較疏憂仲當甲乙  
之際時事之可憂可憤較分宜江陵何嘗什百  
太翁之爵冠裂皆不知其幾仲達職既當言性  
復敢言而思所以康太公之寢食又必須謹言  
則伸眉論列如捐軀赴敵豈再計哉先詰有書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余徵之仲達尤信  
聖天子褒忠以酬孝達封所生如其官職典也  
名雖未易而史局擬在名臣之列者業有定評  
豈當時欲爲統坊惜體姑有待而待之倏忽且  
十年何耶夫首擊僭逆者忠烈繼之者仲達也  
首擊貪逆者忠烈代革者又仲達也若夫有一  
人焉當清明之時就澄汰之柄以好惡之拂遲  
淆亂之私初休

存齊遺集

卷一

三

嚴威名討逆而實庇奸一經虜敵輒情題而謀  
翻案流毒至今尚未有底而仲達袖中彈文獨  
終于數年之前吾知應山梁谿兩先生亦必以  
獻可先見讓仲達以易名之先愧仲達矣今太  
翁春秋及稀履錄神王福祿未艾余嘗從游聆  
塵論上下今古勸中窳弊不但忠憤勃發也余  
退而私嘆曰仲達之用未竟人皆惜之太翁之  
用未試人孰知之至長公伯發舊中仲達齊集

亦復慨塞其蘊積益深且厚矣今遺孤挺立蘭  
玉滿堂皆能世其家學異日奉太翁之教施於  
所事今人目冠蓋里曰忠孝里豈不休哉是仲  
達自有所以慰老親者寧待予也余後死之身  
再遭謫請自念與世已契惟無所建明有負知  
已爲恨聊以肝膈質之數賢使因諫人之孝并  
推本太翁之忠則所以光大先業者日可俟也

存齊遺集

卷一

四

義興年友蔣允儀具州



西臺小疏自敘

家侍御好讀先正奏疏至忠憤激烈之語輒掀  
髯擊節昇髮甫燥見所爲論相蒿十罪直言天  
下第一事斥江陵奪情諸章丹鉛滿楮上提耳  
而教之曰好男子當如是及昇司理五年忝入  
西臺則執筆授記曰勿欺君昇怦怦懼稍思展  
騰伸局補塞萬一而語獨要人謀乎杖賴

聖明寬大徐之乃謝病歸嗚呼默默以歸何以

落落齋遺集

卷一 自敘

對

君父哉刻疏十五附本科代艸六書以志吾愧

歸田子應昇議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一

奏疏上

中外之憂未釋上下之志宜通敬失微忱

仰贊

聖明勵精之治疏

治法治人文敎亟議清釐以祈

聖斷疏

公論久已誅心大臣不宜掩耳謹指實直

落落齋遺集

卷一 目錄

糾懇乞

乾斷以折邪萌疏

強賊慘殺六命緝獲鞠審已真乞

敕下法司正法併查叅失事官員以懲疎玩以

雪冤憤疏

敬循職掌廣察吏恤民之議以裨萬一疏

邪臣供吐已明公論是非難掩謹再疏糾

駁以聽

聖裁疏

撫時直發狂愚觸事略商補救以備

聖明採擇疏

驚聞黔事愈切近憂乞

聖明惕然深思早求長策疏

縷訴民隱仰動

天心乞實行寬恤以固邦本疏

敬陳

落落齋遺集

卷一 目錄

保身之要以明修省之實疏

謹因熱審推廣

至仁乞除法外之刑以明

好生之德疏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一

終

落落齋遺集卷一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男遜之輯

奏疏上

孫大任  
會孫題校

中外之憂未釋上下之志宜通敬矢微忱

仰贊

聖明勵精之治疏

臣聞蘇軾有言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

落落齋遺集

卷一

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夫果其無事也

厝火未然處堂自快識者猶認憂之况

乎以養安無事之習居禍亂方興之會上

淵默而聞聲下拱手以觀望巧者取富貴

以去黠者微閃爍其間上下之交既睽則

憂患之來未可一二數也人君之尊豈高

拱無言神明獨斷之謂哉如太陽之方升

晶光注射則陰翳消如重門之洞開內外

昭徽則邪曲屏既使上下之交坦然可以  
相信而中外百執事竦然不敢自安清明  
之象固已在天下矣我

皇上冲年踐祚恭儉性成

垂裳觀恭己之容

講幄仰遜志之益

明廷矢音於梧鳳于施實望於丘園麟批拂

志者數見

落落齋遺集

卷一

賜環狐假美兵者一斥脫踣我

皇考憑几遺言望我

皇上爲堯舜之主者真堯舜之主矣而中外何

以春春多故也奴酋驚伏方着其全力以

叩關水蘭鵠張方合爲犄角以內証紅夷

之焰未撲東南可虞西虜之賞日增濫觴

安極迎兵肆劫于

畿輔而內地薦起妖萌窮民待盡于催敵而

缺餉范無實算逗遛習慣大將避難而不  
前法紀陵夷驍兵鼓譟而不問人人知其  
可憂而姑付之爲後憂

皇上燕閒之際平旦之時試默然與念可憂乎

不可憂乎黃扉濟濟卿寺環環督撫如傳

舍之不停守令若飛鳧之偶集

皇上以爲分憂之有人乎無人乎虛處添官日

日會議覆疏併成故套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嚴旨等爲空言

皇上不先振竦其精神發皇其志氣羣臣孰肯

執法任怨以破情面之世界者且

朝講之際畫有常儀諸大臣卽有懷獻吐亦

不敢逆探所疑嘗試實

聽惟

皇上舞顏怡神虛懷訪問安攘何爲長策兵食

何爲實着或

聖意之所偶經或時事之所偶觸或商前代之

興亡或攷

本朝之家法令其從容惜思反覆開陳不以

天縱神明輕加辯詰倘倉卒不盡所懷退而補

贖入

告如此則諸大臣將日夜焦思以備

顧問中外諸臣不敢不竭力從事以副

任使精神一振紀綱自飭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四

皇上宵旰之憂庶可釋乎

皇上勿謂天子以淵默爲神明不可以輕有言

而徒托之

傳宣也

祖宗時有早午晚三朝尤時

御便殿諮訪時政

英宗日召大學士李賢面決政務

孝宗日召尚書劉大夏諮詢密謀但使可否相

濟何妨用舍之易人若止高下在心未免

羣疑之滿腹今

皇上清明在躬

太阿在握正治東方新之際然一日二日萬幾

寧無有

聖志先定而大臣不敢執爭

成命一頒面諍臣莫能回聽者書曰稽於衆舍

已從人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落落齋遺集

卷一

五

皇上以天下爲心見其艱難而不見其易見其

憂患而不見其安兢兢業業轉圜止禁則

天地

祖宗實式憑之而何患乎中外之多故哉愚臣

入

告之初不敢撓拾瑣事敬以憂危之言

進唯

聖明俯賜採擇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無任激

切特

命之至

天啓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十月初二日奉

聖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六

治法治人交敵亟議清釐以祈

聖斷疏

臣惟天下之治人與法二者而已任法在  
于信法而任人在于擇人人愈多則法愈  
玩法愈煩則人愈竊故衆人紛之不如一  
人執之借口破格以廣開昌俸之門不如  
恪守舊章而精求核實之用也往者

神祖之季闕惜聲靈凋枯物象黯然如冬迫我  
落落齋遺集

卷一

皇考新政陽春乍回

皇上解澤旁流太和布濩其在今日亟需烈日  
秋霜乃滋鰥之流迄無底止即起廢一端  
薰猶並進兩寺臣恥討保之名至發憤以  
去亦足嘆也夫

祖宗治法犁然備具豈患官少哉

皇上振紀綱則片紙如霆大臣破情面則千里  
運掌臺諫任糾彈則百司飲水今勳議漆

官爲人營窟紛紜遷調名實乖張自  
添巡撫而盜餉費餉百餘萬添招練監軍  
而冒費又十餘萬他若淮海之招買兩淮  
之疏理遼蜀之贊畫前後使樂亦各數十  
萬開城將領如蟻腹裏

欽依遍地而制軍費糧又不知幾十萬添置總  
督祇增議論之紛紛添註京堂日見譟惡  
之擾擾樞貳添設矣幾曾慷慨以行邊司

落落齋遺集

卷一

空添設矣幾曾節省以儲器總兵添設數  
人矣祇見工媒孽而縱通逃禮兵司屬添  
註二三十員矣誰是儲邊材而精典禮甚  
若濫開邊俸捷徑然灰則吏治日壞矣白  
衣攘臂邪人入幕則奸弁充斥矣使新設  
者而盡如畢自嚴之轉餉李邦華之飭兵  
董應舉之屯田毛文龍之率制亦何不可  
而無如空耗民脂大壞名器至問當開之

虎豹又久勞席上之羹龍嗟嗟何難  
多才夾袋遂成市也臣愚以爲可斷自  
聖心一切報罷倘謂時勢稍難華弊有漸則卿  
寺添註之缺先裁三之一以爲明年盡停  
之地可乎改設守備盡革新衛而從前濫  
給咨札悉行撫按追而焚之可乎事下部  
曹十九寢閑則該科註銷每月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奏繳以嚴糾核可乎驕兵倡亂必有發縱則  
懸示定典明正領兵將官之誅可乎錦囊  
旗射半歸權要虛名冒糧則差官竭視如  
京營之例可乎衛官襲替比試不嚴穢濫  
已極則始停情職省虛糜之餉可乎將領  
蠶食逃兵不報私募乞兒半分其餉則力  
汰千總目把而歸併團操可乎窮民敲比  
號哭滿庭奸胥侵欺福堂安坐則使盜  
腹四百兩以上真犯死罪之例招舊申

可乎才力不及無妨改調若貪殘饕餮  
盈糾衆特議降處墨吏破甑如腐思復則  
著爲定制勿陸京外府推官及知州知縣  
以防其肆虐可乎凡今積弊固不止此然  
使外庭無倖實則何人敢觀私恩諸臣敢  
執法則何地不可破柱伏乞  
救下該部立限覆

奏可行者明白施行宜止者斬絕停止  
落落賢遺集卷一

悠悠泛泛以塞責毋混混蒙蒙以消沉共濟  
肺腸各破情面爲

皇上惜名器爲

皇上守紀綱則倖逆斂而擣水蘭可計日俟也

統惟

聖明垂察焉

天啓三年十月十九日 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公論久已誅心大臣不宜掩耳謹指實直  
糾懇乞

乾斷以折邪萌疏

臣惟治亂之關先辨邪正而消長之數係  
于大臣大臣之道不同要以是非明白進  
退有禮重廉恥而輕爵祿長清議而惜紀  
綱則庶幾問心無愧焉若患得患失反覆  
播弄始欲巧瞞其辣手繼乃妙隱其深機

落落賢遺集卷一

小人引爲與主而無言君子刺其肺腑而  
不應厭然之態臣實恥之而況此方晝伏  
使復夜行且交出以亂清明之治詎可不  
早折之乎方今衆正彈冠名賢布列而范  
得志突犯公惡南北交泰夫得志走狗耳  
即何能祥與有發踪之功不免猖狂去後  
然其明明直認猶是顯惡可寬獨有不畏  
人言陰窺密伺如得志原疏所云新惡臣

欲問豺狼而掣其肘者新憲臣何入園王  
永光是也永光生平不必具論就其兩三  
年來以指摘之身混登庸之列方借徑而  
南巧占風于廷尉俄營遷以北躡賞功之  
尚書既心雄于主察則自北改南復智短  
于熱中又借差營北乍去乍來若梁上之  
燕莖左莖右如登壘之商此種行藏宜爲  
得志臭味且堂堂憲長澄汰百寮使臺中  
果有豺狼而掣肘不問是庸輒也使謬以  
鳴鳳爲豺狼而挾私顛倒是邪誣也使原  
無豺狼本無掣肘而坐受惡孽曹郎之餘  
唾至今默默無言是聲賸也三者永光何  
居焉識者謂其援北道諮訪之例實爲下  
石之謀又欲開內轉管計之端將爲年例  
之地伎倆雖巧

明旨不行嚙亦可謂心勞日拙矣半年以來議

刺紛紛佯若不知任人笑罵試問臺省儲  
疏或云挑激或云逢迎或云有憑而開者  
指歸在何人也又試問南臺諸疏或云有  
小人焉誘之使言主持之使言恐之使不  
得不言或云始而旁觀指點繼之當局提  
呼其害鉅于得志罪浮于得志者指歸又  
在何人也然猶可借熊祥以自解也而近  
有爲之點穴者云熊祥土木形骸其中有  
絡口穿鼻之人借之爲用而又有爲之寫  
炤者云快志于發踪鷹犬之得計而輿論  
共非潛消暗裡之機關永光試思諸臣之  
不直糾其名者畏之耶愧之耶誅心之法  
耶隱惡之意耶既不致張膽而自明又不  
知忌機以引避邪謀已破猶巧閃于半陰  
半陽之間衆矢共攢尚匿影于若遠若近  
之地此真好官之利根而掩耳之妙策也



其何以伸眉昂首居風紀之任爲南臺  
御史之表率乎乃若刑部右侍郎牛應元  
者撫顏饒有機聲廷尉無一善狀借南  
北同此法門老病龍鍾支離顛倒旣已貽  
羞月且詎可再入真鳩此又當早自引決  
以全晚節者也臣職在觸邪罔知顧忌統  
祈斷自

宸衷明白處分毋使其依阿蒙兩刷

落落齊遺集

卷一

四

國是明而邪焰息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閏十月十三日

十六日奉

聖旨范得志事跡已明何又牽引潞求王永光  
并牛應元各有才品且卿貳大臣不得輕行  
指摘有傷大體該部知道

強賊慘殺六命緝獲拘審已真乞

敕下法司正法并查叅失事官員以懲疎玩以

雪冤憤疏

巡視北城題

十一月二十六日據管理靖恭坊副指揮  
武紹文呈據一舖總甲曹奎報稱於本月  
二十五日酉時分有地方住人許國熙叫  
知說稱於二十二日往

安定門蕭家看書二十五日未時回家見大

落落齊遺集

卷一

五

門半開進內叫人不應止見妻李氏二歲  
男八哥三歲女大姐奶子馮氏使女合玉  
梅花男婦六口不知時候被人殺打身死  
理合報知等情到臣臣一見之不勝驚駭  
隨批男婦六口一時被殺非仇即盜真地  
方一大變也但事經三日大門半開地方  
隣佑何以全不覺察死者見殺之時寧無  
呼號之慘安得盡云充耳不聞耶仰司立

刑詳審根因相驗屍傷并行該坊逮緝兇犯以憑

題參去後二十七日據該司呈報相驗得李氏刀傷三處食氣顛俱斷兩手腕有藍銅線帶拴緊兩腳腕有黑絨繩拴緊二歲子八哥三歲女大姐俱鐵錘傷奶子馮氏刀傷二處使女梅花刀傷四處使婦會玉刀傷二處兇器刀一把鐵錘一箇鐵通條一

落落齋題集

卷一

七

根俱有血痕細縛李氏手足繩二條帶一條又據許國照開具失單曾告該臣先將隣佑總甲人等究治外隨據該坊官武經文呈報捉獲得張二張七徐九張翦子四名押解到臣當即審據張二供稱原在許國照家服役改名許其本年十月十三日事犯黃逯即役兄張七家同徐九商議行劫張七說人只有一死不要怕遂聚集徐

九張翦子各穿乞丐破衣于二十二日起更時分張二先到門首見會玉在門前發

落落齋題集

卷一

七

水就問家主可在會玉回稱不在張二隨暗跟會玉先進各犯一齊跟入徐九先將會玉用鐵錘打死張翦子用黑絨繩縛李氏手足將刀殺死又逐奶子房內張七將鐵通條刺眼砍死徐九張翦子張七將八哥大姐鐵錘打死張翦子張七將梅花殺死進庫房劫了衣服首飾分散跑走張七供稱進去報仇徐九供稱張二素與李麻子相厚偏不報出張二方供李麻子同殺李氏口詞在卷隨即批發兵馬司再行詳鞫追賊并密拿李麻子連解屢次嚴催于十二月初三日拿獲李麻子招有先穿破衣在家差人起取于本月初四日連人呈解到臣該臣覆驗李麻子破衣血點淋漓

數處張七身穿青綿衣前幅裏面亦有血跡李麻子已匍首甘誅各犯口詞與前無異獨原得贓物支吾變換復行設法訊鞫供報贓案明白除即行司起取外該臣看得近來盜賊之多極矣小者鼠竊大者雄行然未有戕殺一家多命如此之慘者也劫殺在黑夜責在捕營而該營把總謬云不知時分既已過矣殺人三日大門半開寂無一人竟察則該坊官所司何事而六命被殺號呼不應隣佑豈盡充耳不聞互相掩匿成何法紀及獲張二口供殺人光景與臥屍之地一一如觀及再獲李麻子而血衣出矣血衣被袖正與張二所供穿花子求之言合且血跡淋漓腥穢猶在而張七之衣謬云授指所滴則何以不在胸袖而在夾裡且疑積之痕寧兩三日間所

染哉本犯一到即供了無隱匿徐九初詞惟以張二不報李麻子爲恨此皆鐵案也兇犯就擒究現少慰所應

敕下法司速審正法其把總張國勳賣放番役一任大盜之縱橫支吾隱匿不顧怨與之夜哭該坊副指揮武紹文中夜即可卸罪三日云何罔聞明明巡緝之疎安免曠職之罰但捉獲各犯皆錄本官功過相準視張國勳有間伏乞

明旨分別罰治以爲地方疎玩之戒抑臣猶有說焉夜巡番役額設不少無奈捕官知索常例不復稽查雇覓乞兒在官員往來之所聊應故事未入二更俄已散去三月以來失事者屢屢見告矣十月十三夜則有田雲崗被賊截劫傷重以死十一月初四日夜則有劉應元之被劫十八夜則有五

加玉之被劫屢行把總婁尚武比緝杳無

一獲

都城之內劫盜縱橫亦何用巡捕爲哉并祈  
敕下該部大加懲創則人心知警而地方少安

矣

天啓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初八日奉

聖旨張國勳已有旨叅處武紹文着罰俸三箇

落落齋遺集

卷一

辛

月其屢次失事捕官都着叅來懲治該部知

道

敬循職掌廣察吏恤民之議以裨

巡視北城題

臣巡視以來兢兢自矢三月于茲竊自思

念爲

國家惜財則內之一當外之三爲

國家清弊惠民則內之毫髮當外之尋丈何

者轉漕之粟率三石致一苜善之地四方

觀化焉不可以微忽也臣差所兼攝者有

落落齋遺集

卷一

三

存恤有鹽法其順天府興大興縣衙門設

在地方事多關切故臣同官先後巡視者

非行議允行或端有未竟可以觸類引

伸或局有通更不妨審時通變姑舉一二

見之所及者申而廣之如七十七衛所吏

役開曹冷署替身昌糧臣同官張應辰議

欲盡裁其缺臣同官吳之仁科臣賴良佐

有酌裁今史鎮撫司工房吏之議歲省本

倉粟三千六百餘石豈謂餘缺必不可裁哉去之以漸則人不驚守之以經則事不廢今職辦事公署吏役呈奉大半包雇該衙聞寂絕少文移且奉粟十九改撥真偽茫無可據如謂舊例宜仍則吏部不新裁各衙門歷事監生乎權事理之中爲併省之法竊謂衙所六房吏役可以更兼廳以戶兼工以兵兼刑則併裁廳刑二缺總計

一百五十餘人歲可省月糧一千八百四十餘石當

國家匱乏之時倘亦捐滴之助其收衆在茲缺之前者仍炤前議聽其告假回籍滿日赴銷准作實歷起送至各吏告改衙缺封司必按月移文知會然後收衆不得僅以殊筆批改致滋弊竇此一議也兩縣改選甲科店禁嚴行禁治臣同官吳桂係議

奉

明旨今改選未見覆行且宛平久以衙官署印與店禁私繫者紛紛見告么靡小吏爭訟徵情不足以屏白簡但經告發盡法枷究而向因大京兆久缺督率無人遂有如簡較何孔修之誣騙多金殊票取貨者除臣徑行追斷外總以府縣領佐不屬五城故敢冒禁受詞恣睢無忌竊謂宛平縣設在中兵馬司當兼屬該城御史順天府首領及大興縣當兼屬臣差炤係兵馬倒考察開註賢否違者徑行提參則受詞店禁之弊自懾息不敢犯至兩縣正官速議改選甲科如正官偶缺必委府佐署掌勿委衙官此一議也硝必益淨人京不許影射夾帶以壞鹽禁先經臣同官畢佐周係議奉

旨部覆

允行而近日工部司官又因盆硝之費欲將土  
萬三千餘鹽結票發賣臣恪奉

明旨不敢徇情已行兵馬司盤驗官賣除將價  
銀給舖戶十分之二以酬其守候之勞外  
尚可得價五百餘兩又先經臣同官吳之  
仁批賣過銀一百三十餘兩貯存司庫臣  
仰體

皇上憫念貧民之心已經行司將前銀另項收  
落齊遺集

卷一

言

貯置備棺木每具議價三錢五分仍用火  
烙印記以防侵換之弊凡貧民死而無告  
者官給一具并掩埋之費五分責令總甲  
及看守義塚僧人編號插記以備稽查夫  
掩骼埋骸王政所先澤及枯骨

皇仁斯大乞

敕各城設處依例施行至貧民入冬設廠煮粥  
分給衲衣儘可免于啼號惟煖坊甲頭多

勒宿錢所以哀呼滿路臣已令司坊備行  
查勘籍名在官似應量給薪資禁其勒索  
使貧民夜有所歸似亦可以弭盜臣同官  
宋師襄近議周恤貧民者此又一議也臣  
愚無他謬巧不過前人已行之言立法亦  
非新奇不過職掌可行之事但爲

國家省得一粒亦屬民脂清得一弊亦屬民  
困其瑣屑無奇未暇計也雖然糧則省矣

落落齊遺集

卷一

言

戶部管倉主事固多賢者如曹履吉田時  
春之節省清釐恐不多見若以苦心節省  
之餘而供胥輩碩鼠之腹盤驗不明收支  
不實則不如衆分之爲愈也合無俟工部  
節慎庫之意凡舊額應支新經裁節者各  
倉別立一版另項收貯以備不虞之需新  
陳通融別無缺額歲終具冊

奏繳庶幾實得節省之用敢因歲月遷之議

而併及之伏惟

聖明採擇

敕下部院覆議施行

天啓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初九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落落齋遺集

卷一

美

邪臣供吐已明公論是非難掩護再疏糾

敬以疏

聖裁疏

臣前見范得志以應察之人仇主察之官  
南北文章舉劾而主謀之何熊祥至一疏  
自供彈文乃及其罔嫌藏頭之王永光但  
見微刺不聞顯糾遂借差營北熱中壻孽  
譬如炤案已懸猶敢揚揚都市故具疏糾  
之并爲刑部侍郎牛應元効在得之戒奉  
聖旨范得志事跡已明何又牽引深求王永光  
并牛應元各有才品且卿賊大臣不得輕行  
指摘有傷大體該部知悉欽此夫

明旨謂指摘有傷大體非欲臣緘默以存大體  
也二臣如有心胸便當愧死况應元殘口  
各節爲重臣亦可付不肖至王永光一疏稱  
病計其時日應已見臣之疏而佯爲不知

落落齋遺集

卷一

三

徐圖布算昨始再疏申辨倪首自供不知其兩月間幾許商量纔敢出疏而臣固逆知其不能諱也此亦可以見臣之非牽引深求矣獨是認贖贖而不及邪誣且卸巧營而謬附公論既已躲身無路遂爾張牙噬人如云御史王允成南中饒有物議先欲察處則議論不一繼開年例則北部不行若得志之所謂掣肘者真掣肘也此種

落落齋遺集

卷一

三

密謀惟永光與何熊祥知之得志不過冷局曹郎不開黜陟大柄假非中宵入幕何以能窺其肺肝而代之發憤哉查永光揭中之事卽係得志疏中之詞此外不聞一語異同何以合若符節應若影響且使其事真也正宜明衆不宜暗揭其事非也處既不可倒轉何名且永光之所執而是也泰山撼之而不動豈可聽行止干人其所

執而非也已方有囁嚅不欲

上聞之心何以欲人慷慨代行殺人之事臣前疏所云欲援北道考察事例蓋其救機久動幸銓憲二臣之不從其言耳永光不感其相成而又喋喋乎臣豈不知御史不肖應聽臺長處分但必御史真不肖而後可處亦必臺長賢而後可處御史之不肖若允成與李希孔建白錚錚南北號稱賢者

落落齋遺集

卷一

三

得志疏出一時公論共爲不平此豈可以聲音笑貌得之豈永光之所謂不肖者正以其建白之錚錚也耶今允成去矣希孔鬱鬱死矣永光之恨尚未快于心歟且永光自視何如人哉朱敬循以關臣朱廣之子從禮部郎中而調吏部是何等薰灼永光以敬循之同門乞憐依附鑽入吏曹竟謀撫越與之首尾者數年是何等巧營長



垣今孔榮宗關說不行扼之使去士民輾  
輾臥轍者兩月舊按臣以大力不容姑蘇  
士民之口是何等居鄉威力而猶揚揚然  
曰泰處御史是其職掌也是當年都御史  
陳玠泰御史趙應元以媚江陵之故智也  
嗟乎狼當道而蘭是鋤鬼張狐而鳳已冥  
小人之禍烈于猛火況以南臺清議之地  
而邪臣明踞其上何怪考選南臺者厭薄

而反盾也哉臣忝列言路大體當存大奸  
亦當去故再爲

皇上別白一言凡大臣之品必如臣前疏所云  
是非明白進退有禮者乃可無愧否則謂  
之位高勢重則可若品之一字臣亦未敢  
輕以許人也臣草疏已畢見永光之疏已  
奉

明旨仰見

聖明之勇于去奸而邪正是非之辨有不可因

其一去而遂默默者統惟

聖明裁察臣曷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二十五日奉

聖旨王永光已准告病不必深求該部知道

撫時直發狂愚觸事略商補救以備

聖明採擇疏

臣惟治天下者必有精華果銳之氣以呼吸而通天下則權立而勢尊夫是氣者何也賞罰之用是也天下何嘗一日無賞罰而狐鼠有據袞鉞不靈蹤鑑之極乃遂至于痿痺而不可救今天下之勢何以異此蓋天下有三患一曰夷狄吮背之患二曰

落落齊選集

卷一

三

盜賊肘腋之患三曰小人腹心之患三患不已乃有三病邪氣王而元氣削則病內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外庸醫四出參黃之劑亂投補其邪而伐其元則病醫是三病者與三患相終始何以明其然也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情而重者封疆輕私人重者

君父輕官爵重者倫義輕行如鬼蜮言作風波

四維不張形存心死故曰病在內人土

用立國之本今妖黨一呼響應王孫妄作

狐鳴將軍聲斷于三韓太倉倒囊而一洗

思亂有心恢復無計本末俱喪手足不仁

故曰病在外治病之方審其標本劑其緩

急今急黔卽捐楚以予黔急奴卽赦天下

以衛奴加派係于剝肉徵調極于沸羹

聖草澤輒借鷹鷂以代驅剿掠

落落齊選集

卷一

三

都門轉聚虎狼以自衛乃至金縢蠲虜任其殺將以吞聲甚而痛國者王竟借保結以賞亂譬如一局而奕者數人一室而鬪者數挺醫不以除病而反以病試醫幾何不喪于庸醫之手故曰病在醫嗟天下原非疣痼之疾也而庸醫爲之岌岌乎有不

可爲之勢者何也治天下之有賞罰猶醫

之有針砭賞罰不明則小人日肆針砭不

施則二豎不去數年以來二豎之患不可謂不深矣

皇上試問罪璫遣而嬖書入者何人馬上催而三路敗者何人中樞執拘而經撫受敗者何人貪殘激變而貽患黔蜀者何人賄脫盜庫表裏爲奸而一網善類者何人此不知斷送幾許封疆盜騙幾許官餉殘殺幾許無辜赤子從未一申嘗憲傷彼毫毛所

落落齋遺集

卷一

言

幸天牖

聖心劉朝斥死然天下之爲劉朝者方衆而賞罰之倒置者尚多逆黨漏網不問毋乃以護紅丸之故護風竊罪樞憲賞無章毋乃以輕封疆之故輕爵廕續奉金鉞之趙率教幾蒙捕虜之誅而爲有乎何以賣款議敘力爭

國本之何士晉且吝援黔之賞而袁可立何

以安坐加銜內臣之廢襲藩志矣而轉移愈難坐歎直臣之鉅老成之拂衣屢見矣而慰留非據養成頑鈍之風尤可異者庸啓愚穢骨久沉突爲昭雪試思

冲主在上垂簾尚不忍言況權臣在

朝禪受是何題目執紼之巡撫方恨玷我名山媚寵之考官安得并翻公案狂瀾一倒誰不波靡于是新妖四出伏莽漸興或勢

落落齋遺集

卷一

言

若負嶠巧提豚豚或謀成捲土密布機關誰謂死灰不然正恐百足未已而又有安身無計入室挑戈暮景方濃望門搖尾何恆乎譚謙益之欺罔

朝廷楊紹震之混淆蘭艾趙會頑劉繼禮之積穢見糾公然反乞陞差也哉長安道上半視彈墨爲飄風小人聚族不免鼓掌而竊笑豈非止輦之風遠故避聰之氣衰耶

皇上志氣清明聽覽周徹卽言官或有觸忤聖德每見優容獨是齒及路馬每承詰責而邪臣引去

批答數行風采不揚至甘立仗不鳴之誚暗啞日甚誰無轉喉觸諱之憂徒瑣事之條陳亦補苴之何益循此以往客容多福安得淮南寢謀如沒黯豺狼斂跡如張綱者乎蘇軾有言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落落齋遺集

卷一

三

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養猶捕鼠畜犬防奸皆善喻也故臣愚以爲夷狄盜賊之患實胚胎于小人而言路之設所以決賞罰之壅而疏其滯彼皇皇于夷狄盜賊而用小人以求濟是飲鴆以却病也且是二者原未至于不可爲我操其重則其勢自輕操縱得宜則勢常在我奴之不遑虜穴也彼亦慮爲宰養也畏奴之虛聲受

虜之責禍欵敗增賞曲意彌縫虜飽而驕後憂方大矧李侁身負纂逆之罪虛托效順之名萬一倚信保結朋受其欺輕遣早官貪鄙辱

國彼坐邀其封爵我難責以勤王聲實無憑義利交喪不能自立何以平奴今關門之事恃有樞輔用奇用正默壯我

社稷之靈因地因人固結以忠義之勝倘謂珠落落齋遺集

卷一

三

桂可念風鶴易驚則分一二萬兵駐永平爲後助省運餉款虜之費以廣投驛挾轡之恩撫遺衆歸罪之魁使大將同士卒之甘苦軍心一固關門自安何至一聞警輒發家眷去關以爲民望哉盜之肆行也兵爲盜藪也况政以賄成官實蔽盜緝獲元寶之賊竟出賣郎之署而縱兵肆掠萬邦乎噴有煩言謂宜責令移營城外戮力自

明務擒郡縣盜魁以見練兵實用更巡  
通州高密店及涿州良鄉一帶近

畿地方專務逐捕流賊招撫赴兵大閱自首  
之門重懸捕盜之賞使虞詡三科募士之  
意收其素以爲用至三空四盡民心已離  
獨有節省一法可以搜抵加派乃十庫縱  
造監局倉場一切付之不可問卽會議碩  
畫如臣堂官鄭三俊科臣解學龍二疏亦

落落齋遺集

卷一

五

復久束高閣新舊交徵挺而走險吳楚之  
交漸聞呼嘯計惟專督新欠而棄舊以前  
舊應盡行停免貪官猾吏巧贖無名民心  
猶可收拾何至裨臂而去矣兵潢池哉若  
夫小人者其勢既根株不斷其途又錯出  
多門卽如事例之設本爲言利今柱尋直  
尺兩部爭言減價名器愈賤墨吏愈多狡  
僞者空手鑽入効勞儒士驟取

兩疑之銜日康大官之俸而甚者陞陞監  
任子如繼先臣李夢陽所謂黜其父而陞  
其子黜其祖而陞其孫薰蕕不分顛倒莫  
甚謂宜遍查四年來得罪封疆公論共棄  
如張鶴鳴黃克謨之類停其

恩廕以示勸懲而未也明王賞諫謬謬乃昌補  
闕拾遺官府一體人止問其賢不肖何問  
大臣小臣事止問其是非何問眼前過去

落落齋遺集

卷一

五

自簡原非虛設皂囊豈屬空懸若一言遂  
錮終身言路卑不卷舌今抗疏綱常者路  
阻

黃扉教人忠孝者身歸綠野執法擊邪者白  
衣高臥歷丹岡寺者青史空香劉朝誼死  
而抄叅者削籍不返張鶴鳴罷斥而糾彈  
者

環召無期忠臣之策難幸已推恩而特表孤寡

若奚獨選素詹事之協理幾于充棟而雙  
推鳴鳳者反謂不祥鬱極而通實在元輔  
試觀添註之得

諸可知誠足動

天且觀留憲之轉圜益見

聖人無我倘

賜環之典一行正人之氣日旺將負嶠者斂爪

而捲土者灰心是則防小人之要而方今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四

對症之藥乎抑臣猶有說焉君心者治亂

之源源之既清流于何有

聖德冲年正精華果銳之氣寬周有餘之日不

患

膚斷之不日開第患

神明之不日濯願于

深宮燕閒之暇澄心靜慮以思維四方之艱難

左圖右史以鑒觀前代之善敗

批覽章奏必辨其邪正之歸

出入起居必謹于逸遊之戒獨出乎羣陰之上

常立于無過之途

志氣如神賞罰不亂則大臣效引燭焚詔之誼

羣臣矢靖共爾位之心小人之患見睨自

消夷狄盜賊之憂于羽可格所謂堯舜通

天下爲一身何虛扁之足喻哉狂瞽之愚

倘有可採伏惟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四

聖明寬其斧鉞之誅幸甚

天啓四年正月十四日

日奉

聖旨這所奏詞多泛漫且朝鮮議封事出權宜

成命已頒不得復出異議該衙門知道

驚聞黔事愈切近憂乞

聖明惕然深思早求長策疏

前者黔師告捷中外動色相慶謂坐可飲  
至獻俘再標銅柱而臣愚私竊過計夷性  
易動難安可以計破難以力爭也大軍弔  
伐罪止渠魁當以招納爲先不在廣行殺  
戮今級以萬計玉石俱焚免死孤悲自然  
之理近答按臣侯恂有云善後之宜人心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呈

爲本必使蠶蠶諸苗皆仰

天朝威信而廓然無貪其土地之疑乃可以安  
反側而弭後患臣固慮有今日矣且孤軍  
貪利後勁無人賊方委其子女布其腹心  
誘我深入四面招援而我驕愎自愚津津  
于郡縣其地以生諸苗助逆之心安得而  
不敗嗟乎

國家捐數十萬金錢殲數十萬生靈以博此

虛聲之一捷而今已矣無將無兵無餉弁

無城守之民貴陽一塊土將復淪于腥羶

爲遠左之續矣賊旣生獲三善納諸陷阱

必且執以爲質以肆其要挾之求三善若

慷慨捐軀賊知勢不兩立必且勾連諸部

鼓行而入崇明之故穴爲今之計速

命卽撫蔡復一提兵直進以會督臣亟發

帑金數萬付督餉臣丘兆麟往爲接濟仍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呈

命粵滇兩撫各發兵爲聲援而四川督臣朱燮

元亟移駐重慶連義之間以遏其封豕長

蛇之勢臣同官傅宗龍志切請纓懇請黔

事亟宜就近議用以資其救焚拯溺之方

若遷延格套議論不決待貴州陷而後圖

之萬無及矣臣因是而思勝敗之數全在

人心人心動搖則雖秦隋之富強祇供大

澤之呼籲今之內地而在寒心聞山東平

妖之後搜妖民遺產變價入官流民歸來  
不免驅逐進有妖黨之誅退無衣食之計  
千百爲羣大亂將作閭中紅夷忿我之誘  
其船而焚殺之也將構倭夷與我爲難且  
奸弁誅而遼民蠢動于登萊徵調急而彭  
首伺釁于三楚長興賊殺長吏東南樂孽  
未消所在地方不思招撫流移安輯百姓  
而邀功喜事馳驚而起至東昌府擒一王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四

奸賢而勤撫掩襲以爲功功賞滿天下而  
天下已亂矣嗟丞下

于救數行宣戒撫按速圖消弭之法毋貽內地  
之憂臣又見邇年以來議論日多實算則  
少矧戀日甚任事無人該部之

題覆祇鋪張紙上之謨謀大家之營求盡講  
嘆京華之卿貳事本見行計非奇出而茲  
莫申飭以亂視聽而冗文移安則狂奔處

則匿影而四顧躊躇輒嘆才難而停滯事  
求一萌遼總督則難求一遼撫則難求  
求一黔撫則又難之難乃至掩殺老裨黔  
人飲恨之張鶴鳴聲援廣布攘臂翻身營  
若舉殺人之庸醫使再試膏肓之錮疾勢  
必至陰砒陽鴆盡毒室人搜珍寶之藏而  
後已審如是則撫關門者亦可後用收環  
遼事之人而乘

落落齋遺集

卷一

五

國柄者亦可復用誤

國亂政之人即決極措破困圖盡出大盜以  
居民上復何不可嗜謨矣乞

救下諒部發單九卿科道博訪堪任邊事之材

各舉所知以備選擇但不許淆亂

國是濫舉清議共棄流毒封疆之人該部必  
能虛公叅酌不以舉者之力爲低昂但擇  
其舉主多者儲之夾袋或召而試之庶無



臨事乏才之患蓋千慮之一如此伏惟

聖明採擇施行

天啓四年二月十四日

十七日奉

聖旨這秦內山東流民復業當確查酌給不得  
一禁驅逐撫按各官戒諭有司安輯百姓毋  
得生事邊功着通行申飭餘已有旨了該部  
知道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四

縷訴民隱仰勅

天心乞實行寬恤以固邦本疏

臣觀今之議者但知急用而不暇急民  
生但知憂邊疆而不知憂內地地方加派之  
始在在重額取盈卽不毛之土求損絲毫  
司農堅不肯應及斂急民貧賊乘其隙  
黔滇齊相繼告變所在

題留分給捐天下之半而又益以太倉之轉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四

輸皇皇焉應之恐後然後知人心一去所  
得之不償所失也今四海之中稍留寧宇  
以供數百萬軍儲者九鼎一絲全在東南  
半壁向使東南有事卽欲問轉漕之粟豈  
可得哉故今日安天下之大機括莫如恤  
內地之民生民生之懽悻極矣言興利而  
利未必可興不如且與之除害徭役繁重  
奸胥欺隱一害也長吏貪殘酷罰重耗二

以備木旱平一反也

祖制立保甲以弭盜今立汛地捕役以誨盜而議者尚申鄉兵召募之說則未相不盡化斬木乎二反也侵欺捱獄而振指平民以完賦預放工食而搜徵民欠以抵解三反也懲貪無法而轉以

王官進其階察吏估終而仍千州縣肆其毒四反也

害也通家窩訪株連誣陷三害也馬戶河夫破家蕩產四害也盜賊充斥邪教勾連五害也拋荒虛糧賠丁胥欠六害也里甲修理糧長鋪辦七害也俗吏妨農非時勾

比八害也白役下鄉乘船騎馬九害也勢力投占私債侵奪十害也又有五反

國家設預備倉以爲民今倉糧里買穀以厲

民而該部至欲括取平糶之半則郡國何

詔書停格而丞尉殊累如飛訟師橫行而南院十前九唯五反也臣聞之養馬者去其毒馬此數者不去則民生之憔悴無有已時伏乞

數下該部通行撫按廳案革者禁革應清理者清理毋使貪墨長氣塌冗捱時而貧民嗷嗷日在水火以傷

皇上聖明之治若夫加派之害勢未能去者臣

不敢言而又有灼然宜去者莫如積欠併

徵之害今夫人日有百斤之擔疾病不支委積數日一旦舉而併肩之則立見其仆

民方剜肉醫瘡完天啓見徵之不暇而能完萬曆年間之舊欠乎該部明知無益姑

免衆罰然

朝廷既未蠲除人戶日見迫擾州縣猾吏喜于誅求營幹司府糧房一紙行催即給

出示飭差每牌賣錢數貫虎狼四出難勝  
一空公家未獲絲毫胥役之腹已飽故茲  
賦謂積欠之民爲難膏食邑戶哀怨之氣  
上通于天大江南北連省遍圻所在以地  
震告盜賊既作水旱隨之倘復有徐鴻儒  
葉嗣生史八舍陳鼎相之徒一呼而起實  
可寒心

皇上試思前項舊欠與其空掛虛名民不見德  
落落齋遺集

卷一

五

年年搭帳終無完期何如

下數行之

詔明示蠲免以感格天意收招人心有不鼓舞  
終事以輸見徵者臣不信也所謂捐虛名  
而收實利者無過于此又近見吏部申飭  
考察署官不許徵糧可謂曲體民瘼第計  
吏往還少亦四月察處留部銓補更遲且  
三冬收穫之際貧民亦可奉公轉盼春夏

之交荒月詎能應手今四海多事議可從  
權不如查州縣正官官評無玷俸未及期  
者悉留免

觀早與

題明免其數月之前營營于行李餽遺之費  
既可資地方之撫循亦可省長安之書怕  
豈非安民生之切務哉臣愚目擊民困憂  
心如焚輒敢據拾以

落落齋遺集

卷一

三

告惟

聖明采擇實見施行不以猥瑣棄之民生幸甚

天啓四年三月十六日

十九日奉

聖旨恤民除害全在有司盡職着撫按官嚴行  
申飭仍不時糾察食吏以示勸懲蠲免舊徵  
併留免朝覲正官該部卽與議覆

教陳

保身之要以明修德之實說

萬惟我

皇上春秋鼎盛如日方升凡

起居出入之際

天地

祖宗之靈實憑囑之中外臣民方以多福多壽

多男失華封之祝乃作者

洛陽齊遺集

卷一

聖躬違和一日三發臣竊懼焉臣聞古之聖

王原不憚疾而日慎一日轉爲福基嘗攷

周文王之八年癘疾五日而地動有司曰

地之動爲人主也文王曰天之見妖以爵

有罪我必有罪請改行其可免乎無幾疾

止三代以來歷年享國之久未有如文王

者也

皇上風寒之感纖動而入則地亦以動違而

留神靜攝元和保固恭觀

宵衣臨御

玉音清亮諸臣欣欣喜色相告豈非文王改行

之效哉顧猶不忘前戒

明詔修省夫修莫切于修身省莫先于省心此

其大者非臣下所能代而其至者又非臣

下所敢言臣愚竊伏而思之昔

神祖冲年踐祚上有

洛陽齊遺集

卷一

聖母孝定皇后維持調護迨萬曆七年患疹已

愈猶躬視起居朝夕不離偶以夜飲失度

譴責備至悔懼累日孔子曰父母惟其疾

之憂蓋當時憂之如此其深而愛而勞之

者如此其至也

皇上子然深宮惟以

天地爲父母維持謹告之事

天地實代行父母之權地蓋有母道焉故數蒙

以警悟

皇上也人情當康強無恙未有不疎藥石之言者謂吾精盈氣壯壽命綿遠區區情欲飛揚不足深患及其風邪外侵藥石苦口然後憬然悔怵然戒知欲不可縱樂不可極故其人少而善病老必康寧何者衛生之經病中得力常情尚爾况天縱之

聖明乎臣嘗伏讀

落啓齋遺集

卷一

五

祖訓有云凡吾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酣歌夜飲之歡蓋我

聖祖垂誠正心保身者親切如此伏願

皇上思前日何以違豫則知後日所以凝和毋謂體已康而足恃毋謂災已過而可忘以臨朝御講之教推之

深宮燕閒之中以

直醫餌藥之心推之快意適觀之際屋隔像

日月之臨昭出入藥水瀉之在前使志氣清明精神強固以基

萬壽無疆之慶則斯

天永命之第一義也抑臣聞之兵者陰氣譬如毒藥猛獸不可狎也

皇上居安慮危留意武備意至深遠第

宸居清殿生氣所聚且

宗廟

孝宗皇帝

五

社稷之靈在焉而銃砲喧雜震驚地脈毓碗之氣地實應之似非所以妥

神靈而感和氣也致之舊章既所不載即

神祖故事皆一舉行而當時未及兩年旋即傳

旨停罷且曰內外之分始無常操之理

皇上三復斯言可以油然而悟矣彼養生家顧葆太和必返視却聽凝神靜息今

聖躬初豫神氣易驚奈何遽忘靜攝金鼓之

如昨哉語曰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

利于病臣備員耳目忠愛微忱思之數日

不能自己豈敢微俸無罪亦庶幾乘

勿藥之初未忘苦口之味不至以規爲瑣也

天啓四年三月十九日

二十二日奉

聖旨內操舊規多事戒備前已屢有旨了不得

又來賣奏諛部知道

落落齋遺集

卷一

三

謹因熟審推廣

至仁乞除法外之刑以明

好生之德疏

項見刑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并錦衣衛見監罪

囚笞罪無干証的放了徒流以下便減等擬

審發落重囚情可矜疑併枷號的都開寫來

看欽此

落落齋遺集

卷一

三

皇上仁心仁政率循

舊章不愆不忘此誠死者肉白骨之時而生者

起覆盆之日也臣見近日奉

旨立枷罪犯繫繫皆爲僵鬼遺骸腐屍尚浮埋

枷下方其悲呼沉痛憐于刀山熏灼支離

轟於陷穽行道爲之隕涕異類爲之哀鳴

天道好生鬼神降鑒

皇上深居大內不見不聞倘車塵所經

摩照所及臣知我

皇上如天之仁必爲大禹下車之泣矣我

國家仁厚開基律例損益一歸至當明罰敷

法之內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伏讀

訓首章垂誠

皇子

冊孫止守律典

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劓割之刑夫是五者

落落齋遺集

卷一

文

蓋亦未至于死也尤不忍以肢體之傷殘

致自新之無路况立枷之令本非死罪特

用死法其荼楚慘礫又死罪之所未有乎

謹按律枷有三等死罪重不過二十五斤

徒流二十斤杖十五斤止以書罪名于上

號今示衆而已故曰枷號至于一百二十

斤大枷例雖有之亦不輕用解者猶謂日

枷夜放以全其生今枷至三百斤甚之立

于赤日之下覆之中兼以箠楚鍛鍊之

後魂驚肉潰之餘三日而骨戰五日而水

腫下注十日而血潰于肢節之間不半月

而斃命矣昔齊宣不忍殺觶之牛孟軻以

爲足王漢文感緹縈之意遂除肉刑唐太

宗讀醫書言人之五臟繫于背遂除鞭背

之刑二君皆以寬仁好生幾致刑措享國

久遠政化隆盛臣願

落落齋遺集

卷一

文

皇上特發惻隱之心自今爲始永除立枷之例

其罪不至死例應枷號者止炤常枷示聽

法司平衡而斷決之不然彼待央諸囚至

大逆不道交遲絞斬尚熟審以求其生五

年

欽恤以求其生每歲

朝審臨刑三覆

案以求其生卽生路既窮一刀落地尚未若立

枷者之荼苦累日求死不得也名蒼生之  
而反甚于死又何如坐以大辟猶得奄息  
于囹圄哉

天地至仁惻然動念當不待臣言之畢若左右  
之臣與執法之吏以盛德事導

皇上者請自此始

天啓四年五月二十日

二十三日奉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卒

聖旨立枷既係舊制且經科道條陳不得借端  
審無請停止該部知道

落落齋遺集卷一

終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二

奏疏下

罪璫巧於護身

明主不宜分過謹直發其欺

君之罪以仰祈

聖斷疏

懇乞

聖明念死諫之臣作敢言之氣疏

落落齋遺集

卷二目錄

海內民窮已甚東省亂形可虞亟請

乾斷處分以消彌人患疏

開臣負罪愈駢謹平心參較以折兇鋒疏

代草

遵

旨再行申飭以一法守以肅臺綱疏

本科代掌院孫  
藍石老先生草

申明憲紀大破積習以安民生疏

本科代掌院孫  
藍石老先生草

朝廷紀綱不可不惜謹據法糾參以祈

聖斷疏

本科代掌院孫  
藍石老先生草

臺臣就逮

國法尚存特懇恢弘

聖度以重風紀以平政體疏

勅劾呈秀疏

本科代掌院孫  
藍石老先生草

覆喬道長疏

本科代掌院高  
景逸老先生草

落落齋遺集

卷二目錄

奉命按秦疏

代蔣澤望年兄  
具草

存節草

懇乞

聖明軫念時艱明駁刑以答

天眷疏

乞廣收名賢之用以培正氣疏

血剖積疑之根共消相傾之習以尊

主權以彰

聖德疏

請明是非以釋羣疑以定衆志疏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二 終

落落齋遺集

卷二 目錄

三

落落齋遺集卷二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男璠之輯

奏疏下

孫大任  
曾無更潤校

罪璫巧於護身

明主不宜分過謹直發其欺

君之罪以仰祈

聖斷疏

落落齋遺集卷二

昨臣堂官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奏東廠大

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此非連一人之私

言通國之公言也通國之人畏忠賢甚于

畏

皇上故切齒不平搖手相戒連獨昌死危論感

悟

聖心謂宜大奮

乾剛立加斥逐以正其竊美

威福之辜忠賢亦應束身待罪以謝天下忠臣

義士之口乃一跪乞憐

溫旨先下羽翼四布謬曰孤臣恣睢無忌謬云

忠亦不知誰爲代草以欺

皇上者

皇上因其不辯轉謂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

千真萬真無可辯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辯

也忠賢不能自辯而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二

皇上反代爲之辯則

中旨真可聽其僞傳乎關臣真可聽其爰立乎

外廷真可聽其交通乎老臣真可聽其驅

逐千直臣真可聽其禁錮乎生殺真可聽

其自操乎爵祿真可聽其掌握乎奸細真

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真可聽其在手乎出

入真可聽其僭擬

乘輿乎臣知我

皇上英明天縱此必非

皇上之意也

皇上特念舊勞不欲遽加顯斥而忠賢恒招謫

議動輒譏說

親裁昨聞衆跪到闕依然

傳擬而

明旨諄諄遂一一爲忠賢任過夫忠賢何敢欺

皇上至此乎且既云任事過直矣事則忠賢任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三

之而名則

皇上受之忠赤者固如此乎臣嘗觀從來小人

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其主

之心根株既深辣手乃露故夫不遽爲王

振劉瑾者乃其深于爲王振劉瑾者也今

皇上由賜包荒明示寬大姑念其犬馬而反以

蓄豺狼厚益其醇醪而輕于疎棄石管之

士庶之家有紀綱之僕日竊其主之財

以志雖微怨而日事左右之彌縫一旦有人焉盡告其事于主人不免念其奔走妨與優容然主雖不言而僕固已疑矣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間寧無深患故忠賢不去則

皇上不安而今日被論之忠賢不去則

皇上愈不安臣爲

皇上計莫如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其

落落齋遺集

卷二

四

燭影之疑卽爲忠賢計亦莫如早自引決

以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不然

皇上日爲忠賢作江海之流而忠賢日以其身

供鳴鏑之射縱多方藉口百計防川鬼神

忌盈物惡其上

九廟之靈將必殛之況于忠臣義士請

尚方之劍者哉嗟乎

君側不清焉用彼相一特之爵位有盡千秋

青史難欺不欲爲劉德謝遷者忍併不能

爲李東陽倚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

耶臣忝列言官不敢作寒蟬仗馬恃有

聖明之鑒觸犯兇鋒死無所恨

天啓四年六月初四日

初七日奉

聖旨已有屢旨如何又來齎擾姑不究該部知道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五

懇乞

聖明念久諫之臣作敢言之氣疏

臣聞唐魏徵對太宗有言願陛下俾臣爲  
良臣毋爲忠臣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  
逢比干也稷契咎陶荷美名而君都顯號  
龍逢比干嬰殊禍而喪國夷家唐宗魏徵  
可謂君臣相遇于載一時矣三復其言猶  
有餘痛

落落齋遺集

卷二

六

皇上御極四載寬仁恭惠覃被臣工人人仰

聖明天子近者盈廷講劍冤社難薰孤憤銷沉

三光黯黯原任工部郎中萬燦以

陵工補贖遂觸

震威然恭誦

明旨一則曰從輕一則曰爲民仰見

皇上聖明以爲燦之罪不至杖亦必不至死

意燦生出

國門編氓原籍長爲

皇上太平之夷也而燦今死矣未報

國恩先填溝壑六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倚

國旅觀無歸遊魂戀闕臣餘飲泣道路咨

嗟然無不共亮非出于

皇上之心也彼時羣穢橫擊血胤飛監杖張

威傷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踖摧殘植

植不支故至于此而今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七

皇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暇爲

萬燦寬而深爲

皇上寬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奮發不能

自己者獨念

祖宗養士二百餘年禍在蕭牆且在旦夕故懷

忠仗義感恩圖報耳而一言觸忤視辱身

死豈所以作忠而勸士哉夫緘口以待遷

厚利也危言以招戮實禍也身死而天下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八

子不以爲一言喪邦矣臣切願我

皇上惻然興思矍然動念也

皇上元首也臣子其腹心手足也人非奴隸法

非訊囚罪非死刑命非草芥廷杖重典殊

失士心動杖一百尤不經見且以杖輕之

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朝

士于杖下而後快心也爲左右計則得矣

聖心何以自白

悲其忠虛名也舍榮妻子肥身家之計而

削影編戶取侮于鄉里小兒區區博此虛

名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況乎傷

殘父母之遺體備諸楚毒以從龍達比干

于九原此魏徵所以不願爲忠臣也懸之

以必死之法而求批鱗折檻之風雖賢者

猶或難之若曰吾不用直言而可以致治

則是剖心不亡腹誹不滅而惟言莫違孔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九

切著明矣伏冀

皇上因建言者之死覺惜威者之非優容言官

喜怒中節無致積威所切人與趣思天怒

而莫之敢告人怨而莫之敢言而

皇上真孤立于上也

天啓四年七月十一日

十四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不必噴擾該部知道

聖德家不重傷耶直俟

天心悔悟平旦興憐死者不可復生侮者不可

復續而後問罪左右卹死錄孤嗟何及矣

昨禁地失火

天譴甚明心火蘊隆于下精稜感盪于上御史

之杖血方腥而祝融之烈焰旋作董仲舒

曰罪在外者災外罪在內者災內可謂深

海內民窮已甚東省亂形可虞亟請

乾斷處分以消彌大患疏

慨自三韓發難轉餉征兵騷動天下不俟  
奴酋之來已岌岌乎有瓦解之勢蓋視夷  
狄爲動靜者亂民也其發也有待而視盜  
賊爲動靜者饑民也其發也無時從來內  
患非外患不作亂民非饑民不聚徐鴻儒  
公磨左道乘兵潰民愁之日奮臂一呼從

落落齋遺集

卷二

者數萬江南惡孽攘袂思起以觀徐克之  
變顧事未舉而先敗者何也無饑饉流離  
之可乘勢孤而黨散亦地方諸臣徒薪之  
效也天下之民豈誠好亂哉有加派矣又  
有額外之禰派急見征矣又急虛名之帶  
征千頭萬緒步步敲呼四盡三空人人離  
怨此方昌賞而希廢彼復頌德以稱功將  
墟塹哭守令誰肯關心孤嘯猿啼地方又

思卸擔告饑告旱所在騷然江南巨浸稍  
天更數十年所未有空煩鄭俠之圖猶責  
轉漕之累洵洵者未知歟所毋惑乎東省  
之再以亂告也臣嘗有驚聞黔事一疏謂  
該省流民遺產變價入官進有妖黨之誅  
退無衣食之計千百成羣大亂將作早已  
知有今日所望爲之撫臣指釋去邊幅相  
其竅會亂則勒之饑則撫之巡行鄉隣泗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七

水之間急爲平定安集之計而奈何有淮  
漕從事一籌莫展如王惟儉者臣請就其  
言以折之據云兗郡草寇今餘兩月則坐  
視不爲不久矣據云一劫下橋集一劫界  
河驛且續有梁山頭之劫西望塚集之劫  
則殃民不爲不酷矣問其賊勢之強弱則  
云多者言萬餘少者言二百而浪猜曰言  
二千者近是偵探范如捕風問其制賊之

機宜則云撫亦罪不撫亦罪勦亦罪不勦  
亦罪而護請曰乞明定一局調度迄無成  
算夫兵機變于呼吸賊勢急于燎原

廟堂不能遠度方欲問之封疆之臣乃地方無  
計吏吾反以責之

廟堂之上越千里而請

審擬三月以處堂巧賴養寇之辜預爲卸罪之

地臣誠不知其何心至守備黑大方斬殺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三

六十餘級人傳以爲平民撫臣獨信爲賊

忽而具疏報捷忽而發書追回種種說夢

猜謎一味手忙脚亂

皇上謂如此伎倆足以辦賊否乎臣非苛求于

惟儉也臣所憂者清河之咽喉一斷則

京師危中康之烽火一傳則人心動况徐淮

豐陽處處有人三吳饑民洵洵思逞地當

首尾之勢患切剝膚之形而惟儉方且

李在冰等將二岐山賊趕散只有瓦礫

處蕩平指日告人是欲送賊出境以鄰爲

壑也嗟乎真賊姑起之使去平民或殺以

爲功所謂勦法如斯而已起賊過河禍恐

言哉伏乞

聖明乾斷責問惟儉何以縱賊至此賊當何日

得平如其能任毋他籍口如其不能請擇

能者易之毋以一人觀東省并以東省誤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五

天下

天啓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奉

聖旨這賊衆前後聚劫解散事情着撫按官據

實奏報王惟儉着料理勦撫毋以牽制推諉

界河驛路等處有無截阻并運河一帶履行

道府各官加意防戢不得坐致疎虞該部知

道



聞臣負罪愈驕謹平心參駁以折兇鋒疏  
臣聞分莫嚴于

君臣禮莫重于

朝祭罪莫大于不敬此三者盡人而知之也

大臣有罪席業以待台諫執白簡隨其微

其誅之則

國之法也其赦之則

君之仁也未有驕蹇不恭于前恣睢無忌于後

落落齋遺集

卷二

古

如大學士魏廣徵者方其偃仰高臥不拜

正朔迨至月中祭畢然後闖入

廟門科臣以無禮糾之所謂自作之孽于人何

尤哉

皇上至仁既已赦置不問而姑以敬慎二字示

金錢愧心之義廣徵社門省愆亦應咋舌

愧死而不意其因禮糾諸臣之言悻悻托

疾猖狂叫號若撫劍疾視以恐喝諸臣而

聞其舌者臣不知廣徵品足以服天下乎  
才足以匡

社稷乎抑軍旅之勞足以勸鼎彝乎三者無一

焉所翹然自負者不過曰罪止夫儀云耳

夫行禮差錯始謂失儀謹按

大明律失儀朝賀者笞四十祭享失儀者杖一

百廣徵宜何居焉可覩然復入中書之堂

乎而一則曰違時再則曰違時臣聞孔子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五

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詭雖違衆吾從下孔

子之違時者如此豈廣徵之慢

上無禮者爲是而時之戴星鶴立奉璋駿奔者

反爲非乎

國家設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

乘輿則

天子改容事關

廟廟則宰相倚罪廣徵之父嘗爲言官公正

發憤得罪閹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  
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  
輩爲伍者必另有一輩作緣方今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  
清夜抱慙微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手十  
目之暴其醜也最可駭者身爲宰相固已  
位極人臣猶快快以不得好官爲恨奚忍  
更有他念而公然出此語以告之

落落齋遺集

卷二

六

皇上是尚有人心尚有人臣禮乎伏乞

皇上戒諭廣微釋教懷之

旨安臣子之分題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

與言官爲難庶上可以對

聖明下可以對士大夫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

于地下也

天啓四年十月初七日

初十日奉

聖旨重大臣以尊朝廷關係固體這事屢旨已  
明何又借端輕侮且引用律條以後大小各  
官失悞朝參祭祀應否依此通行李應昇好  
生恣肆不諳大體本當重處悉係言官姑從  
輕罰俸一年餘部知道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七

遵

旨再行申飭以一法守以肅臺綱疏

本科代舉院  
孫老先生草

臣惟御史臺彈壓百寮紀綱之所從出故曰肅曰貞言其嚴而不可犯一而不可紊也若弊移錯亂本原之地先自蹈之何以澄清天下往臣瑋待罪憲府奉教于前臣孫丕揚備言數十年前臺綱之振飭爾時

落落齋遺集

卷二

六

已大非其舊及臣家居數年蒙

恩再入回視昔年又大非其舊矣

累朝令甲炳如日星一番申飭又成故紙申飭之所偶及則奉以爲新模套數之所相沿遂頓忘其故典人各以意爲法而法不法卽守不守臣實鯁鯁焉懼是以有時局日異一疏修舉舊章以嚴飭必行望

皇上伏蒙

皇上采納亦以嚴飭必行屬臣等若停格

典制卽在臣手是食言也臣不敢自食其言况

敢悖

皇上之

明旨該項者差滿御史周邦基陳九疇各具疏

告病奉有

明旨都察院知道欽此隨發河南道查勘呈覆

到院覆奉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七

聖旨御史差滿考察回道原係舊例且新經申

飭何得不遵周邦基等都不准告病該部知

道欽此仰見

皇上振紀綱警弛玩所以責成御史者甚至除

御史周邦基陳九疇遵

旨制催到任外敢以臺綱所係者再一申明之

先是巡按御史溫臬謨等各求寬限

明旨概不准行今蒙在趙南星遵奉申飭謂寬

限爲養俸之術急公乃抽官之道至欲此  
千鷹鷄之擊乃趁起不前賢者不免巨是  
以有限外停俸之議以折其題延養俸之  
思若寬限不得變爲告病自甘停俸作缺  
則或有不得已者然近年以來考察先後  
事例不一有覆

唯告病未

題回道者有既已告病仍

落落齋題集

卷二

題回道者其他諮訪稱職先

題回道而後劄催到任者又不一人竊詳考

察之法舊例重在報冊以考其職業之舉

廢新例重在諮訪以稽其激揚之是非衆

口僉同公論難掩即使告病歸休亦無所

容規避惟是受

命而往竣事而還

祖制不繇本院徑赴

御前復

命豈惟入

告成事明臣子之恪共亦將仰備

諮詢達民間之疾苦今

天顏咫尺非

神祖穆清高拱觀揚無路之時而偃蹇方

命分義謂何請自今考察回道俱定于

御前復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三

命之後違限兩月以上者違炤

會典衆處其告病之禁向未申明然陰陽之

患壯夫不免執掌馳驅背人所嘆請自今

各差御史患病如在地方則違炤

會典巡撫代

題行本院勘實咨部

題覆如已交代離任則遵炤 京官患病事

例具呈本院勘實代

題不得徑自具

奏臣等察其病勢之深淺原其時地之遠近

酌量可否不敢徇情有托疾避事者從重

奏處其有真病經臣等查實覆

奏者乞

皇上卽與

允從以恤其私庶托疾者無所借口如此則法

一而可守令出而必行臺綱無散亂之虞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三

風紀有整肅之象所當申飭以信

明旨者也抑臣猶有說焉夫不肖者何知法法

爲賢者繩也臣等爲

國家培元氣執法之念常不勝其愛才而爲

國家振紀綱愛才之心終不敢于執法願終

以必行二字仰告之

皇上而下告之諸御史使咸恪遵成典共襄

盛治以免于戾臣實大幸惟

聖明裁察

天啓四年三月十九日

二十二日奉

聖旨卿振揚風紀修舉舊家前疏已悉這差滿

復命考校及告病勘實代題等事俱依議行

御史法官當爲朝廷守法何得先自違背還

嚴行申飭務在必行有仍前不遵的卽行叅

處

落落齋集

卷二

三

申明憲紀大破積習以安民生疏

本科代舉院  
孫老先生

臣等竊惟堯舜之治不過安民今天下之民已有釜魚挺鹿之勢所冀蝗虺不作虎冠未恣稍稍假息遊魂耳乃緣法度之類靡遂致荆棘之滿路官守責人相誘謝獨御史一官入則簪筆論議出則持斧激揚此官舉其職則天下不難治也古道不

落落齋遺集

卷二

言

行時情日錮身在局外每慷慨以除食茲一入局中率因循而隨波蕩故巡方行事常不如其持議之初心及回道數時又漸忘其地方之所願益有下不能廢于朋友而上不可告

若父入不覺移于妻孥而出無以謝百姓者則交際是也濫交際拊贖緩臣瑋業一申戒而沉醉之後非冷水沃之不醒記曰君子

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先輩交際止餉二方卽萬曆中年俗猶近古沿至末年邪倭用事人寡而柄尊遂數十倍之今聖政已見清明奢儉尚猶不等每遇

大計之年卽申餽遺之禁幾見輦而入者復輦而出輓輶納既廣厥力隨之食者爲功名庇食者亦爲功名食者爲身家庇食者亦爲身家長安之賄風不戢則外吏之

落落齋遺集

卷二

言

盜行難除撫按之本源不澄則食蠹之志唯愈甚按

會典撫按公費出入一體互報青銅報通行禁革薦舉行辭者與優保坐驛論今後兩院新舊之交當力敦古道禁絕折儀至于越境交輓輶驛前肥尤宜痛洗陋規毋爲識者譏仙其論內外通問薦主舉主共存廉節之風真昌黎養之誦庶往來有節

畔岸而人情無交相責望之若其習有  
以還民間者不既多乎其次則議訪察按  
御史出巡第一要拿問奸貪竊政害民之  
官至訪察土豪節經禁止

先帝恩詔令撫按入境卽刊布奉

旨不行訪察一條徇論所屬以杜指嚇令各差

弁絕

明詔喜事督索非不意在戕奸而有司不善奉

落落齋遺集

卷二

天

行每至搏擊某傭羅織富室日輕日濫但  
取完賊衙虎欣然奸民竊笑今後著爲定  
例止許巡按入境問一訪拿止用衙憲東  
奴不及鄉民止重罪遣枷號不追入賊其  
南北別差御史一槩不許行訪若果有惡  
惡巨窩必府縣據有實跡然後中報重創  
庶威行破柱而善良安枕乎其次則議巡  
歷按

會典偏僻州縣俱要一體遍歷如果地方遠

遠亦要嚴督守巡依期巡歷蓋下邑其寒

日不見上官之威儀耳不聞

朝廷之法今止驚胥尉之大第議縣官之尊刻

肉亦且吞聲老死如在井底食殘橫行何

所顧忌合無申明舊例及近日御史魏光

緒所

奏出巡之日每府間至窮僻小邑一二處新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三

舊更疊期于周遍仍減驛從躬節約守巡

兩道不必並行陪巡其餘州縣責令兩道

分道巡歷廷見父老查驗倉庫毋拘群奸

至衙途有司結納過客曠廢民事朝夕送

迎宜令豎一奉

旨不許送迎木牌不問顯要衙門止許公署

見尚亦遠民應修職業之大端乎其次則

議舉勅按

會典御史出巡果係卓異官員方許舉薦左  
面多不過六七員有司多不過七八員其  
應勸官員須先大奸不許止以州縣府佐  
等官充數今薦類若賦方面如山但慮百  
足之快雖念一路之與卽濫借未登贖銀  
廣收合屬飭送殃民蠹政尚屬剝削積俸  
挨資納汗藩收今後各省巡按復

命必糾司道將正一二人不得長奸避惡有司  
存信野叢書卷二

欽差

明禁誘迫生員里老人等舉保賢能者卽行舉  
勅計令奸民鼓取建祠者卽行拆毀應勸  
懲明而實政舉平至地方人材雖多格例  
相拘實亦消長所係清議可畏賢者倍加  
些慎可也其次則議免

覲按

國初監司守令皆得

召對面陳民間利害實據職令舉職目職職  
最不親營結與提親親門戶里身而上不  
厭輸行而卑末疑棄之與從諸費何止數  
百萬金嗟此民膏脂起可念兇機按自有  
冊揭監司郡守凡在贊對州縣不至何礙  
勸懲前族所究之變皆以縣令廢陽奉陰  
違動今白龍開奉餘孽未發紅黃海良則  
處生心楚蜀有制庸之憂奉書切揭華之  
落落齋叢書卷二

慮異越多伏莽之奸豈正官得解錢地

閱之日乎科道補臣屢以爲官令轉早爲

題明免其先事管轄竟入彀中尤安民生清  
交際之第一義也夫法簡而嚴明則行恣  
行則吏清而民受其賜御史有歷清天下  
之責臣等實屬提挈紀綱之地焦心蒿目  
思挽頽波不敢不盡其愚惓惓念市思易任  
怨難臣等申飭嚴奉曾幾何時而賢者



篇綱衣陣律推備其說然臺綱憲體正宜  
在忠厚之光

國是朝常糾繩爲滋攸之本臣等竊願以身  
先之雖知罪不敢復計伏惟

皇上俯賜採擇

嚴旨叮囑

敕下臣院并各衙門一體遵奉施行

天啓四年五月十九日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三

二十二日奉

聖旨御史巡方以察吏安民爲職違禁止私變  
濫訪及巡方舉劾等事依議嚴行申飭有違  
玩不遵的以不職論免親各官着先期題  
明憲臺紀綱重地卿等雅着風聲端本率先  
盡除夙弊疎吏稱民安之想大計在即隨會  
同吏部一體遵行

朝廷紀綱不可不惜據法糾察以新  
聖斷疏

本科代筆  
孫老先生

臣等竊惟天下之治亂係于紀綱紀綱之  
振弛關于風憲故漢唐名臣有破貂璫之  
柱而避馳馬之行者非尊法官也尊朝廷  
也唐徐有功爲御史且曰陛下以臣爲法  
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成是官矣非成官  
也成朝廷之法也臣等叨居憲府申明舊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三

章蒙

皇上采而行之

明旨告戒謂御史法官當爲

朝廷守法臣等方凜凜紀綱之不立是懼而  
不意巡視北城御史林汝霖忽以擅責中  
使爲該監所參上干

聖怒也又不審汝霖之畏罪避匿下囚士氣  
遑

明旨也豈非二百餘年紀綱之地一大異事哉  
臣等伏枕聞之不勝駭嘆夫巡視之使臣  
等議改一年請

旨差用以久其責任而重其事權將令之埋輪  
當道豈令其俛首中官第曹進等乘機生  
事罪應叅送因其叩首乞哀薄責了事此  
何法也傳國興事如汝齋言在曹進報名  
五人之內則叅送之如國興言事止爭道  
則恕之乃一朝之忿漫貳責治此又何心  
也汝齋先自廢法于是堂堂冢史奉

命肅清

蓋較反爲內臣所叅既已辟西臺而負

簡書矣御史有應得之罪則下臣衙門叅看以

彰

皇上平明之治臣等敢不奉行令

天威孔赫

震霆立下在汝齋一身生或孰非

聖恩乃未爲強項之輩宜先舉遠逝之張儉

論

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俛天下之人  
謂西臺有畏死之官玉階無碎首之節棄  
妻孥而弗顧委

君命于草莽謂之何哉臣等先日聞之猶謂

駕帖未下中使成羣長安街上蜂聚狼呼如捕

落落齋遺集

卷二

重

反者二百餘年來不見此事故汝齋暫行  
引避徐東身以灑杖下之血不欲冒毒而  
必羣瑞之手蓋引頸以望其出而今已兩  
日杳然如故其或自經溝瀆其或赴水溺  
津皆不可知而總之非法也臣等方欲稱  
牘而爭乞

皇上開一面之網豈知裂維而去乃自于三尺  
之條今雖蒙 嚴行緝獲已奉

明旨想且身之間必歸命于

皇上臣等忝司法紀不敢不稱伏

皇上毋因此一事而遽廢巡緝之法毋因此一

人而遽使風憲之權至

廷杖九死一生毋遽親爲輕典并

敢諭內監給東

駕帖金吾職掌毋聽內使撓橫則冀臣服

皇上之大法而亦感

薄澤彛集

卷二

皇上之至仁矣風紀幸甚臣等幸甚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二十六日奉

聖旨林汝肅已有旨了巡緝御史嚴奸安民堂

上官當不時督察不得寬縱廢法亦不得苛

擾地方這所奏知道了該衙內知道

臺臣就讀

國法尚存特懇恢弘

聖度以重風紀以平政體肅

本种代堂院  
孫老先生草

臣等竊惟政猶水也平故不溢古之聖王

仁義兼行官府一體不使法溢于情威溢

于法何者懼其激而爭爭而潰非

國家之福也昨御史林汝肅較違不出臣等

實深慨之謂

落澤彛集

卷二

君命重則軀命輕鼎鑊可甘刀鋸不避臣等

薄濱遊以關津法度紀綱所傷不小故據

法糾衆嚴行分緝不敢冒昧申放然亦意

汝肅執法自命不屬終情一狀旦夕歸命

紀法猶存即接撫臣鄧漢峰文反覆所歷

汝肅揭帖慷慨流涕不過欲得代權之用

明其義不死于羣議之手而非敢邀功子

皇上之法也夫伏法之戮臣存節

朝廷之法度在紀綱在

皇上治以不卽赴

命之罪臣等亦復何言惟是次請以答傳聞與

致願

聖慈杖御史一言以謝大者十五之咎法未稱

年戚亦非難料臣公疏所引

穆朝故事成內使許繼舉手總制御史李壽康

于外

事序不待詳

微猷如鏡芳蘭可舞觀今日法

祖第一義也臣等非爲一汝書也念御史竊

皇上耳目侍從之臣率無濟

兼教之命而率以齒高被嫌伏罪杖下自後

有惡懷懷無肉官民責而無敢問也臣

等亦非能爲御史也從來南北初知水火

漢唐之弊以此不據今半月之間

廷杖者再背命懸呼吸行道墜傷屢送杖下

之現時碧其弘之血書之史冊謂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一旦以中官之故受殺

朝士之名如

皇上聖德何內臣耶不自愛亦當愛

皇上堯舜之令名矣

君威咫尺臣等不敢不據法糾衆

聖度如天臣等不敢不引義論列伏乞

皇上少霽

落落齋遺集

嚴威無頻行

廷杖以損

聖德或將汝講發臣衙門參看重治其不卽赴

命之罪取自

上裁臣等不敢曲庇

天啟四年七月初三日

初六日奉

聖旨朝廷法度憲臺首當遵守昨方糾衆今又

陳救且林汝者不遵國法擅離職任并髦王  
命悖旨通逃其原籍于南而潛逃東北定有  
別故本當遵會典從重鞠問姑從輕還着還  
前旨廷杖一百棍革職爲民永不敘用該衙  
門知道

勅崔呈秀疏

本特  
高者

臣惟御史回道考察

憲綱至嚴也

列聖之

明旨

皇上之申饒不爲不諱復鄭重通復節經前後  
諸臣申明憲紀振飭臺綱一時賢者頗稱  
濟濟乃不意有慢視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五

憲規恣行無忌者如巡按淮揚等處御史崔  
呈秀可異焉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使長西臺豈非欲其是則  
是非則非無所姍阿隱默乎臣初入院適  
兄兩御史回道一爲江西巡按謝文錦一  
爲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  
道一至清一至濁清濁較然臣不刑白爲

皇上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卽發河南道者

核無何談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校謝文

者至臣卽以稱職考察奉

聖旨謝文錦着回道管事欽此越二旬而袁化

中始以所考校崔呈秀者至化中蓋有難

於言者矣臣於去年奉差而出今年復

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

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汙者強

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十金輒放訪

落齊遺集

卷二

四

犯地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

應劾者多以賄無不薦應薦者多以賄薦

各御史出巡每有節省公費助

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

賠補不勝其苦彰彰於地方耳目不可得

而掩也至於學校失真貪酷漏網則有兩

淮運司同知譚天相在是呈秀所薦也呈

秀甫離地方而按臣劉大受且臚列其賄

私以入

曾與則有華丘知縣鄭廷祚在是呈秀所薦也

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僞遺奉

聖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證也臣嘗竊歎入

臣之真

國實自負也愛

國家寵榮若何而所爲者不務於可榮皆流

於至辱御史巡方

落齊遺集

卷二

四

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

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

天相稔知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

卒免天相益稔知其易與也又奉之以千

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搖山撼岳之威祇供

其聚貨攫金之用而播間壟斷之賤且冒

居觸奸指佞之官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

處以一洗巡方之辱也伏祈

皇上速賜

敕下吏部議覆施行

天啓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二十七日奉

聖旨御史巡方貪縱何以察吏安民卿秉公考

校執法糾彈具見振飭風紀崔呈秀着該部

看議來說

落落齋遺集

卷二

聖

覆喬道長疏

本科代舉院  
高老先生

掌河南道監察御史袁化中呈奉本院判

送刑科抄出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喬承詔

奏爲

麟祥普天同歡吉人及時宜用等事奉

聖旨這本內解經邦點用經略憤志推辭已經

奉旨爲民安伸亦以規避貴州按差降處如

何輒行奏薦朦朧市恩着都察院參看了來

落落齋遺集

卷二

聖

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院蒙批發道草此看得

御史喬承詔吉人宜用一疏內之所薦看

皆海內名流其扶正赤心已洋洋揭甲但

解經邦甘就衙門安伸原非規避二臣之

事各有本末入

告者自宜檢點胡急於麟才而形迹有所舉避

也乎似宜俟其回道之時量行爵治者也

等因呈覆到院該臣等看得人才之生

樞實難掩瑕錄喻

主德乃大矧官事之臣爲

明主錄用人才計者乎御史喬承詔疏中所列

非白髮蕭蕭之元老卽丹心耿耿之孤臣

本是滿朝之所共言亦屬

聖心之所不棄數月以來如史記事李炳恭賀

煩夏加遇荆養喬等無不拔自沉淪階乎

通顯而馮從吾特蒙

落落齊進集

卷二

四

簡用朝士彈冠其他以

賜環諸者

皇上每曰候旨行以示不忍終棄之意是

皇上雨露之所濡日月之所照旣已陰用承詔

之言而諸臣亦第知歸美

君父感德

聖明未有追數其出於何人所薦者臣等有以

知承詔之無恩可市也獨是解經邦難

而退避安伸因差以爭論雖生平各有本末而矣

國原非無罪承詔於薦賢之中不宜遽及使

過之說是誠麗維而無章第御史言官也

用賢盛事也承詔所薦賢者數十人誤舉者二

人薦賢尚未蒙賞而誤舉先以示罰恐非

所以作敢言之氣明

如天之度也臣等爲

落落齊進集

卷二

四

皇上守法苟紀綱所在斷斷不敢曲庇若一時

疎略語言小過敢爲乞

恩于

皇上之前以昭

聖德以勸言者伏惟

聖明垂察蓋其言之不當者用其言之當者將

王紀鄒元標滿朝薦文震孟徐大相等及

時錄用以不虛



上天所以篤生賢才也意以不虛

皇上所以愛惜賢才之心聖德休光幸甚

英曆四年十月初八日

十一日奉

聖旨御史奏薦不當奉旨朕看何不分別科職  
且并薦及各官殊非政體著該部知道  
考察爵治該部知道

落落齋遺集

卷二

樂

微臣奉

命按察略陳地方事務以新

聖鑒

代蔣澤星年  
兄具草

臣至愚極陋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命之按察

陛辭有日矣凡臣等之叩

命而出者皆以察吏安民爲事者也今民生日

瘁吏治日偷風俗凋夷紀綱凌替蓋言巡

落落齋遺集

卷二

聖

方於今日實難而以言於秦尤難之難夫  
秦何地哉固山河百二所稱天府四塞之  
國也以天下之形勝蟠坻於秦秦實有雄  
據上游擁護

神京之勢秦民安則天下皆安今秦何時故

塞外之虜情叵測邊鎮之庚癸頻呼微調

既生艸澤之心加派復剝哀黎之肉妖民

屢見亂形漸萌若非前後兩按臣徒薪

哭則張善李天福輩其不爲徐鴻儒者幾  
希臣聞此輩實繁有徒而總繫於安民之  
吏吏得其人則民安民安則妖患而臣於  
是思天下之相障者勢也上操之則重下  
操之則輕順布之則行倒授之則亂奉以  
天下極重之勢居極窮之會臣持斧以往  
不能有他謬巧不過仰藉

皇上之威靈以糾察地方之吏而震悚諸奸恣

落落齋遺集

卷二

兇

不法之僥今獨有三言預陳之期於必行  
使臣得操其勢之重以臨於吏民之上夫  
臣之所能者察吏也而不能擇吏卽有白  
簡之疑霜可使墨吏之解綬若欲推臣心  
以易不肯之肺腸則不能若欲分臣力以  
起衰殘之痿痺則不能頃披籍而求秦中  
州縣一百一十有奇僅得甲科七人卽公  
府中亦僅得其三秦亦仕國也不聞逐寇

之令何以畏足弗前如謂邊地早寒南人  
不習彼燕齊晉魏甲第如雲獨不可擇便  
而使乎既鄰貢之蓋地且類敵之成風則  
吏議不得不寬不肯者有以自安而察吏  
之權其勢乃半操於下則多選甲科臣所  
願與吏部約者此也臣之所能者聞邊也  
而不能措餉卽將領之尅昌可綜核以糾  
衆若荷戈乘障者啼饑而臣何以應若群

落落齋遺集

卷二

兇

耳款關者索賞而臣何以應今考成外吏  
之法嚴於徒木而邊鎮年例之欠等於望  
梅一旦驕虜悍卒喧喧而起內地奸民一  
呼響應我束手莫支而安危之權其勢乃  
倒授於賊則年例以時臣所願與戶部約  
者此也乃其大者則又望之  
皇上矣年來撫按之權日輕懷貳之門四出太  
吏敢於抗彈章

藩王敢於抗

明旨臬臣拂衣以去奸璫質禍而居但知顧體

面不惜廢紀綱爲接臣者一疏再疏而不

行則巡方之勢太矣其如

祖宗之治度

皇上之簡命何哉臣既任地方之責心則不敢

不盡法則不敢不執其典地方相安者臣

不敢苛刻以爲名其爲民生蠹賊者臣不

落落齋遺集

卷二

致客隱以滋盡

皇上不以臣爲不肯而命之則願終信此簡命

而毋廢臣之官守是臣所仰望之於

皇上者此也至若新推左布政使唐嗣美與聞

黨逆可知公論之難容辱在彈文定是臆

車之無路藩屏重寄尤察吏安民之首詎

可久據空銜以誤地方哉併祈

教下該部覆議施行

懇乞

聖明軫念時艱明政刑以答

天眷疏

臣惟天心仁愛人君自古而朕朕未有昭

明感格如我

皇上者

皇上以聖德冲年故天心倍爲眷祐既發河清

之瑞又呈鳳舞之祥而猶以

落落齋遺集

卷二

聖志未定恐徂而安焉則叠出妖氛首誣人妖

物怪以警懼之而又以

聖志方新恐疑而阻焉則

前星早耀

大祀居歆屆茲

嵩呼萬國之辰即降豐年六出之瑞此無他人

心爲天心之本

皇上一心尤天心心之本今四海之民靡不

枯槁竭而猶含酸飲泣以幾幸太平之樂者知我

皇上清明在躬如日方升誠入心繫屬而天心念篤也孟軻有言國家開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今奴焰方熾書患未已草澤奸民海濱突警憂時者日覺惶悚肆志者日爲閑暇然較遼廣失陷之候則少安矣詎非汲汲皇皇修明政刑之日哉乃中外諸臣粉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五

歸太平之容窺聊穴中之圖以體面爲養奸之故套以推諉爲交關之法門講讓漸開同室之爭逢迎莫顧典冠之責甚者內臣欲之而大臣不敢爭大臣欲之而小臣不敢爭一人欲之而衆人不敢爭又甚者內臣之所不欲而大臣不敢爭大臣之所不欲而小臣不敢爭一人之所不欲而衆人不敢爭一處再議一處再議添註之弊

又添註加銜之上再加銜

藩王欲庇奸人則容之鎮臣欲握兵柄則爭之諸臣之強者各恡其欲以坐觀而倦者亦各飽其欲以歸臥所長見廢棄者一二沐浴請討講學執法之名賢與夫批鱗折檻之直臣耳至於

皇上之所欲則無一逆者

皇上欲安民而民不得安欲滅奴而奴不得滅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五

欲擒水蘭二酋而二酋不得擒何也民之未安則巡撫有傳令之思守令恣黠堅之欲監司曠縱而彈劾之風微吏胥橫行而鬪爵之途隘也巡撫遇雖多賢者無奈鄉寺既取聚族而謀此欲得缺彼乃速化惟是醫瘡剜肉之地乃淹某某瘴雨蠻烟之鄉乃置何士晉而守令激勸亦未有方不肖固在料彈賢者非賂不顯監司空名占

缺所在皆是如臣鄉蘇松重地道臣朱童  
蒙經年未見脂車嘗鎮道臣楊弘備兼攝  
兩篆席不暇爓勞者何所勸惰者何所警  
乎事例日開候選日眾丞尉動費千金屈  
官營營償償卑官瑣事撫按不屑搜訪及  
至敗露十一不過劣轉王官王官獨非名  
器乃爲不肖進階之地是何官制是何典  
章臣以爲欲行久任之法宜倣漢璽書褒  
美之意如臣鄉操江臣熊明遇之計擒逆  
宗府臣曾櫻吳麟瑞之計擒陳鼎相與臣  
江右所見九江道臣陸夢龍之計誅徐守  
糾以解散柯陳之隱亂及有開墾荒蕪拯  
救饑民清介特絕著有顯績者悉馳  
敕數行宣示褒美小者賜金大者加秩使人  
舞競勸其監司遠限半年者撫按年終類  
奏凡遇復

命不得有舉無効每半進  
表及歲終復  
命報冊丞簿首領不肖者開註明白談部即紹  
考察事例類  
題革職賊多者提問倘亦察吏安民之一機  
乎乃若欲滅奴則機宜欲審而何以置樞  
輔爲孤注也夫職守進止規畫布置察督  
撫之能否誅將帥之不用命此樞輔車也  
而治器練兵清伍校餉則撫臣事也提撥  
三輔撫賞西虜則督臣事也今若謂樞輔  
實掩撫臣之長而應受督臣之敗  
朝天無日滅賊何期黃閣瞻瞻直拘以經略之  
責則樞輔苦矣  
皇上試責問督臣撫夷之要候何在殺將之明  
效謂何近東奴假扮西虜探逆喜峰此正  
呼吸不保之會應否聽指摘求去之撫臣

施延不吝以悞封疆乃若欲擒奢安二酋  
先平黔蜀功罪張我續入蜀幾何時費餉  
百餘萬而疏報不滿二十萬督臣官之按  
臣列之臣同官震瑛紉之科臣胡永順備  
數其貪橫之狀閱之令人髮指且其掩襲  
塘報顛倒功罪反泰處一力守圍城之周  
著以遏其咆哮之氣如此而不行

逮問乃云敎功臣不知所敎者何功也李樞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三

多欲而懼彼中人官土司之叛盡屬貪殘  
激之使然邦彥原有入心按臣德威可化  
而積怨深怒徒爲機發憤耳今藉按臣夙  
守之功以掩罪是李維翰可以無罪而周  
永春可以無誅也林宰楊松年收伯賢勞  
開府是其分內京堂已爲平等而反以京  
堂爲酬功之典則何以勸捍圉之勞楊述  
中雖意見不同而勦撫本宜兼用謂宜

明下一詔曰大兵所誅罪止安邦彥一人其安  
位母子忠順素著能擒賊自效土地人民  
悉以予之若邦彥能擒奢酋以獻貸其死  
如此則可散邦彥之黨而邦彥之勢孤可  
携水蘭之交而奢酋之勢亦孤如必執意  
削地諱撫圉功使諸土司皆疑

朝廷貪地不盡得不休即安位母子亦疑而變

志則黔蜀之患方始恐強弩之末不能穿

落落齋遺集

卷二

四

魯縞臣愚未見王三善能立成破竹之功  
也且邦彥之撤圍獨畏黔力哉粵撫先震  
之以虛聲而黔乃乘其敎今乃以神功靠  
三善即五十萬餉空名畫餅何日取盈乎  
滇之有鎮臣也非

國初比也撫按之不足任而以援黔責鎮臣  
撫臣之不足任而以兵柄付悖逆之沐登  
元彼中如湯火迫身而

廟堂終無變計漢之禍又豈在黔下哉夫定計

疆之大計不可參以同異之私心振靈

之積習不可牽以文俗之情面元輔

三朝元老應爲

皇上主持於內調護於外至擇吏以安民則冢

臣能任之臣知冢臣之徹底無欺而終望

其無爲其所不爲飭紀以清靈則樞臣能

任之臣知樞臣之直前有爲而終望其無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七

欲其所不欺

皇上嘗保此清明之心獨伸於陰翳之上

愛惜名器而敵待之不輕

容納直言而

賜環之不吝念念在於恤民窮即念念可以承

天眷否則本源一雜而取欲攻之恐天之所以

警懼

皇上者又將至矣圖之豈有及哉

乞廣收名賢之用以培正氣疏

臣惟治亂之數相循環而一以君子之聚

散爲俛蓋君子聚則小人散矣君子之勢

落落狀聚而若散則小人之氣炎炎狀散

而欲聚矣力薄者易搖根深者難拔用人

者于此譬如奕狀先有全局精神滿盤打

算便須着着接手路路不差乃免倉惶錯

應之患未有得一勝着遂可示人以暇者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七

也年來柄國之臣外托調停陰險異已深

營窟穴假手宵人于是人以官爲遺虛官

以官爲情而一缺之出姑甜予讓讓之人

一人之捱又費盡糾彈之累即如會推司

空之日共鳴乞憐之言開門一揖盜反爲

主所謂兩月虛名今且頑然不動何也人

第知握要之處長貳一一擇人不知御等

之階地位忽忽相逼方謂薰猶不妨

俄而踞高位如山矣方謂牛驥可以同槽  
俄而覲要津如鶩矣昨總憲無恙人皆晏  
然一旦按圖更索不免躊躇四顧然後嘆  
名賢在野畢竟空賒老臣在前舉須後勁  
當此莽伏難除讒說未殄君子之力不厚  
則小人之膽畢張萬一進一匪人豈不全  
局俱覆今元輔丰采方新正宜爲

皇上進賢退不肖豈得守前人之故轍老自駒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三

于空谷哉夫執春秋之義矢同心以討賊  
者此其人並闕

天意誠未易言若折檻之直臣固可以力爭也  
掛冠之司寇固可以誠動也況乎馮從吾  
余懋衡曹于汴三臣者或小人陰阻其用  
而

皇上原未嘗不用或

皇上偶以意爲用而諸臣不肯輕用以善成

皇上之用絲今而思從先守道力砥百折之往  
瀾拂袖還山辛寢

點陪之流弊此而越在留憲及冥若翔鸞  
朝宁終覺無光人心亦爲不啗而臣更有感于  
劉宗周劉洪謨之太也彼其丹心未老白  
璧可懷清豈潔身恥將礪俗始知妬婦之  
側原有不肯乞憐之貞心而雙斷之場亦  
有不愛爵祿之孤韵臣願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三

皇上亟

詔主爵召諸臣而大用之以明示天下則媒  
孽正人者一破其黨錮之深謀播弄與援  
者自寒其乞靈之邪魄而不特此也以一  
君子爲報君子之宗盟則東西何至于易  
面以真君子爲僞君子之鍼砭則左右何  
至于占風嗟乎富貴有盡日月尚長臣願  
諸臣少醫癘逐之恥略破怨尤之想毋暗



中挑撥如蠅之成聲毋明肆擄排如蛾之  
赴火人心靜而政體平聚者庶可以無  
不欣調停眼下揣摩局中君子之交日分  
小人之黨愈合所謂不終朝之計臣未見  
其可也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五

直剖積疑之根共消相傾之習以尊  
主權以彰

聖德疏

臣惟人主之喜怒猶天之有雨露雷霆也  
淫雨震霆有時不節而人無敢疑其私者  
天之司吏奉天之令原無私喜怒于下土  
之人即巫祝與妖慝附土木誑惑黔首厚  
誣神明而欺天不已終必殛之其于天德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五

何損焉我

皇上圓天縱之聖也

宵衣旰食赫赫明明

遜志謙躬乾乾惕惕即如科臣傳捷一疏再疏

無不響應舉朝正切駭嘆

聖心已見轉圜蓋同文之獄旋罷可以親仁謹  
愬之行忽止可以觀明風雷之變立收可

以觀武

聖心無我大柄不移一舉而三善備焉左右之

臣如魏忠賢者誠未至憑藉

寵靈如二正之季乃遽來章疏此亦曰

中旨彼亦曰

中旨群情未啗臣竊怪之夫所謂

中旨者必其纖毫無與于外廷而突從

內降者也繇今觀之大有不盡狀者一事也

皇上固廓狀太虛即左右思怨難忘朽骨久應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信

心吟亦何苦葛藤不了首發難端而無如

言者之善逢也固而啗其所甘因而剪其

所忌危詞所據立見霜飛搖手相招忽附

髣髴故諸臣之疑非疑其從內出而疑其

從外人者也此臣所謂猜疑之根

明主不可不知者一人也

皇上方拔茅連茹即左右骨鯁忌名義猶負

藥狀亦何苦水火相煎身爲鳴鏑而又無

如言者之善借也因而鋤當戶之蘭因

射雙鵬之箭惺惺有血奇貨可居僞鬼爲

華一網俱盡蓋已試之法一見于邵輔忠

而再見于孫燕者也此臣所謂相傾之習

明主不可不知者也夫年來敗局同類相傷或

尚氣猶可消融惟患失無所不至今

聖明在上蕩蕩平平本無猜嫌有何捏枕而三

四奸人如貨郎并流周親僞族皆欲報復

落落齋遺集

卷二

望

思怨播弄是非遂使言者入其彀中不覺

走險如驚原其初心亦豈至此迫機事已

破清議難容外實快其党同伐異之私內

乃受其作威作福之誦于是重頌

天語曲解猜疑屢襲

王言諱稱旁落一則曰閣票一則曰

朕裁蓋合內外之臣諫遞于

君父而聚眾流之派畢納于江河

聖德既略晦其光而

主權亦微損其重人人以

中旨爲口舌而莫肯昌言其故此臣所以扼腕

太息也狀則

皇上今日所以收

主權而顯

聖德者無他亦曰仁以覆之而已毋以立濟之

初心

落落齋遺集

卷二

真

傷好生之大德亦曰明以燭之而已毋以先入

之單詞奪舉朝之公論亦曰武以斷之而

已毋以狐疑而不決致取口之煩與并乞

戒諭內臣魏忠賢善守身名保全富貴毋聽外

人之煽惑辜負

聖主之恩私再乞

戒諭言路諸臣洗滌肺腸同心戮力毋受細人

之挑美自起同室之戈矛狀後疑者化

者平謂猶有以

中旨之故紛拏不已者臣不信也

落落齋遺集

卷二

請明是非以釋羣疑以定眾志疏

臣惟孟軻有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心也衆著之爲國是獨握之爲王章古聖王以枉直衡舉措以功罪明賞罰昭乎揭日月而行苟無是非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其後一變而爲清議再變而爲調停君子與小人爭是非小人與君子爭勝負君子之勢常負而不以掩其是小人之勢常勝而莫能餉其非清議重而政事輕已非國家之福迨調停重而清議亦輕冥冥焉波靡局轉于是乎是非之衡日亂而賞罰之用不算臣愚以爲定是非者欲公行是非者欲斷朕後是非之權常在上而不在于下昨科臣傅樾之攻臣堂官左光斗及科臣魏大中也是一疏而興

詔獄再疏而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七

詰

朝儀三疏而及

寬政豈樞之緊著最次第原有安排抑機

生機平旦不無轉念臣皆弗能知要自

皇上臨御以來叩關排闥未有

轉圜如此之捷握契如此之微者也諸臣公疏

單疏屢奉

明旨曰心跡既明曰公論自明而吏部鄒維璉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七

等三臣皆着到任供職似諸臣是非之案

已定矣乃

明旨汲汲自爲剖分不曰有何冷落則曰不得

情疑

皇上威福在手何敢疑

大權之旁落而外廷揣摩以迹終不能疑滅之

洞開即如被衆私人一舉居行健之中

晏然兄弟之奸

恩威之異用則疑

批答章疏或朝上而夕下或經旬之停閣遲

速之不測則又疑傳檄再叅之疏原與甄

淑等公疏同日奉

旨而淑疏不妨于到任樞疏以爲當杜門使人

臣進退之無據則又疑疑與疑相生訛與

訛相襲甚至謂神奸交構將銀鍊同文之

獄又有謂計成遲局爲操縱箝口之方人

浮屠遺集卷二

言籍籍臣萬萬信其必無然疑根一日不

去則羣驚一日不息羣驚一日不息則

國是一日不明人心之是非雖有不泯之真

而

聖斷之遲迴終屬未了之案莫若以票擬疏之

旨以主持歸之部院以清議公之臺省

廷共平其是非而

內廷無與焉

聖心得斷其是非而左右無與焉是非之辨能

分清明之臬立見然後疑者釋譌者止皆

曰

皇上威福自操果無旁落之端也如此內臣盛

滿善居果無外交之迹也如此所以光明

聖德保全和氣豈獨爲光斗大中二臣之進退

已哉大臣之所請于

皇上者無他言即傳樞顯明其道之言也樞不

浮屠遺集卷二

幸有其迹故急欲避其名樞方欲避其名

愈無解于其迹

皇上誠行其言顯明其道毋使人揣摩于冥冥

之域則樞亦有以自解于天下而臣且與

之游于無偏無黨之天又何求焉臣草疏

已畢又見蒙臣趙南星具疏乞休

皇上試思蒙臣正直無私求賢如渴居位幾何

時用人幾何事鬱鬱思忒感觸何因且元

輔忠誠

聖鑒方堅拂袖之思樞輔憂勞

社稷又動乞骸之想老臣去就世道攸關是非

混淆仁賢色舉則

皇上今日

眷留輔臣冢臣尤明是非之第一義也臣無

任悚息待

命之至

落落齋遺集

卷二

表

落落齋遺集卷二

終

李仲達先生詩集序

聞人之著古詩者李爲最獨以太白之詩爲  
舉長源之鏤骨天香義山之繡腸月蝕而合爲  
元禮水稜霜鏤集千古一人之大成我儀固之  
莫云觀之其惟仲達先生乎先生在西臺直聲  
震朝野彈擊內外二魏值兇險瘴原之時卒罹  
鉗網以至質身北寺後之歌思先生者靡不頌  
其披瀝折檻之言以想見其當年風聲鶴唳雷

落落齋遺集

卷三

序

落

轟電掣之氣象而於先生之詩文姑置弗道矣  
不知高山之體固以崔嵬舉犖犖爲難而當其峻  
悅疑烟嵐眉拖黛之頃則秀麗溢出於天表而  
瞻仰不廢流連海若之奇固以冰日落月爲大  
而至於小浦漁舟橫波鷗鳥之趣則清冷沁徹  
於人心而觀止又兼怡悅余小子今讀先生之  
詩益恍然遇斯景也顧余雖弗及握衾納屣於  
先生之側而神交但有夙緣憶方舞臺時先生

遺稿上第自攜一縑紙貴國門余購而讀之載  
一字一辨朝夕哦咏饌斯食斯每當快讀樂不  
可支仰天而呼曰仙乎仙乎如置此或於蓬島  
閨風之上也自丙辰訖丙寅十載之間先生宦  
成節立乃至血碧心丹磅礪霄霓上爲星下爲  
嶽則又二十年所矣他人之慕先生者已久托  
諸酬贈影影綽綽有無之鄉而今復何幸辱先  
生賢胤肅公之不棄授先生詩數卷命卒讀而

落落齋遺集

卷三

序

落

序之誦其詩想見其人迴思童年捧自攜神寤  
寐詠歌猶昨日事今又拭襟几蕭水沈對此珠  
玉琳琅與先生炯炯性靈酬酢於風清露白之  
下豈非余小子之奇遇哉獨余少好吟而先文  
較輒許之謂韻語難勝帖括然學不殖則落至  
今若蒼蠅聲耳以不敏如余而序先生詩乃襲  
珠玉以茅苴也惟是先生與先文毅有椒蘭之  
契陶陶款款九原如生而肅公奉元禮之靈

好學力行謹身取友與余未謀面而先論心  
此箕裘弓冶兩姓之交遺存焉子弟可以稱述  
父兄弁言簡端固其職矣夫龍門人所競登而  
先生之集大成文章氣節斐然爛然恐非余小  
子三十年以爲心師而拳拳服膺者不能爲先  
生寫炤而千古上下河源海委姓昆輝煌豈惟  
先生如龍行空中麟爪曾見而今且筆得片手  
之二父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是在膚公勉旃  
落落齋遺集卷三

卷三

三

更爲余資荷析薪之助此又兄弟相屬之義也  
甲申新秋吳郡通家子姚宗典題于鄞尉山齋  
之纈雲軒

敘李仲達受命卿

仲達官宦盡不二載先後就十五上又代聖  
者六中問片森翁逆切中要害其言銳後若  
而權凶樹憾最滿率以此成吾仲達故受命卿  
則赴逆以後捐軀以前之篇什也余讀之嗚咽  
哀愴涕泗橫集繼而感憤悲壯椎心撫膺已復  
整襟肅容莊靜屏息且服且歎爾我

朝廷得養士之力而仲達得致身之義也夫仲  
落落齋遺集卷三

卷三

達言官也職在觸邪則職與身孰重時傳外輔  
內奄張牙磨吻乃奮臂不顧以隨其必驅至於  
敗類凶聰罪難轉竹仲達既親惡草而能已於  
瘴惡之文乎既有難文而能免於五刑之厄乎  
前猶舉世所同仇也而此乃仲達所獨擊也其  
怨毒益專益甚而不可解而仲達安得不死吾  
嘗爲設身以思不爲言官不值此脾不欲盡驅  
則已外此唯有死殉之耳孟子曰可以死可



無如仲達者死於可矣仲達就擒余以  
初送之途見其神審閑定怡然灑然無絲毫恐  
怖墨暈唯以不得終養二尊人爲餘憾茲紳中  
之低徊歎歎語寡而情深皆此志也傷哉古之  
至聖遇患難殷憂則托之琴劍和歌玩圖演畫  
吾雖不敢輕易舉以比擬而仲達一種胸憤惻  
摯思親愛君壯志欲呼熱血可灑其底幾汨羅  
之騷長沙之賦漸離之筑易水之歌耶不朕何  
落落齋遺集

卷三

二

其言之哀婉如訴而不涉怨詆有貫虹裂石之  
雄而無青火陰房之慄一至於斯耶昔宋文信  
國成仁取義之詞我  
明楊忠愍浩氣丹心之句皆其百鍊精忱臨危  
愈勵今試觀仲達之前一什不有千載相映發  
者乎仲達爲人恂恂惻惻退股自下與寄玄遠  
則韻士操修枯約則老衲生平嗜戴籍工詠詠  
神明風雅著在簡帙不乏而吾獨敘斯草蓋見

仲達之所重尤有在云義興友人周廷儒拜奉  
敬書

君抒忠貞節品可吾師不飲復稱君字朕試  
合字而別稱或爵或里又非君屬草特本色  
旦暮間當有

易名鉅典吾將改而行焉嗟嗟十載及門可身  
冥贖往爲君弁鴻儒以行世今爲君敘麟筆  
於僅存源懷麟朕何以堪此廷儒又識

落落齋遺集

卷三

三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三

受命草

赴建甯郡

其二

郡中別徐元脩

其二

潤州別貢悅茲

大兄同行因憶五弟

落落齋遺集

卷三

目錄

述行

鄒縣道中有問予姓名而下淚者口占一

首

途遇感懷

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

景州道中感懷

宿邨店

呈大兄

其二

其三

獄中遙寄蔣澤璽

絕筆

其二

別大兄

歸田草

歸舟漫述

落落齋遺集

卷三

目錄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清源遊中春盡

渡江遇風波甚惡口占一絕

感時

詠史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落落齋遺集

卷三 目錄

三

苦旱次韵

落落齋改築次昌仲伯韵

喜雨

伯父移居南庄諸君有贈次韵二首

其二

聞桂

九月十三月下

其二

舟中

藤溪

山行及暮歸舟對酒偶題

伯父卜宅南庄屢有佳篇命和詩思荒澁

積連清茶立冬日從大人再過新居出

高僧手墨瞻歎之餘歡飲竟醉越兩日

始了前逋并賦此詩用呈博榮耳

用黃中介韵送別青林上人歸棲賢寺二

落落齋遺集

卷三 目錄

四

首

其二

次伯父詠菊花韵

題畫

讀宗忠簡傳

病目書聞

和黃白安年兄見寄之作

其二

其三

其四

顧山樓山茶次前人韵

再次前韻寄表兄周克九

哭季弟

其二

其三

其四

落落齋遺集

《卷三目錄

五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其十

其十一

其十二

其十三

贈華竹所表母舅六十

落落齋玉梅盛開用東坡先生韵

花落後次前韵

夢中得句覺而足之

贈陶景淵表伯

醉中戲作似漢如

息影篇

落落齋遺集

卷三

目錄

六

贈郁景韓先生

陸振齋五十初度有約過訪

元宵憶作

蜀山

金牛巖

張公洞

其二

玉女潭

龍湫

君陽洞

一線天

天窟

玉女寺嘗新茗

別毛禹門

放舟東次

桃源洞

落齋題集

卷三 目錄

佛日春畫

其二

東昌仲伯乞竹

移竹後次來韻奉答

閱子春甥文口占勸之

喜雨次韵

其二

次韵遺病

伯父同大人及二兄東樓話茶伏地

懷時季弟亦開闢東園

孫翁以初度喜雨二詩見示兼惠佳篇

筆奉答

新得采蠶

其二

金山小酌別有亭賦別諸友

過鄒滕漫賦

落齋題集

卷三 目錄

其二

其三

望嶧山

九日早行

是夕宿景州署

白溝次韵述懷

十一月十四晚雪恭遇

聖誕退朝有作

三遊草

渡江偶成

關山感述

雨後曉懷

漳河渡弔曹瞞疑冢

過金堤村有懷

秋夕野渡

曉行

落齋遺集

卷三 目錄

九

曉發涿州賦呈譚幼方

述行

九日武關觀射

月夜觀陸君染素

九月十三飲朱白岳柯亭竟夕乃別

其二

弔張見平老師

沙河夜酌

旅店

關山用壁韻四絕

渡江

別匡草

度庾嶺

滇江紀行

其二

鮮龍眼

落齋遺集

卷三 目錄

晚行

中秋棘闌坐月

開卷已竟喜而有作

宿山村

途次口號

過寧都市

予以九月十二度庾嶺而西秋寒始見旅

程十日俄已入冬秋色期何悵朕增嘆

援筆述之

見水鷗捕魚者

放灘

吳潛穉師爲其壻莊春侯索贈勉促數言

兼訊贊伯黃子

雪夜行

雪晚薄霽有懷山衙梅放

大雪曉行書所見

落落齋遺集

卷三 目錄

士

十六憶元宵竟度

舟中欣朕得名酒嘗之酸甚有嘆

烈風蕩舟遶曙

孫翁七十

招五閭銘

其二

其三

其四

夏日西湖局罷自狀表叔拈棋字即席一

首

龍井寺

杭城得季弟手報

西湖即事

其二

其三

其四

落落齋遺集

卷三 目錄

三

其五

其六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三 終

落落齋遺集卷三

江陰李應昇仲建

男遜之輯

受命草

孫大任  
曾孫題詞校

赴 逮至郡

已作冥鴻計誰知是僇民雷霆驚下土風雨泣  
孤臣憂患思賢聖艱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解  
網誦湯仁

落落齋遺集

卷三

一

二

聖德方虛已愚忠敢瀝丹慚無一字稍空復數  
行彈臣罪應難赦 君恩本自寬妻妻楊柳色  
誰爲問南冠

郡中別徐元脩

相逢脉脉共妻傷既我無情似木腸有客衛冠  
歌楚調不將兒女淚沾裳

南州高士舊知聞如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  
好乘筆黨人碑後勒遺文

潤州別賈悅

莫說蒼蒼非正色也應直道在斯民憐君別淚  
濃於酒錯認黃梁夢裡人

大兄同行因憶五弟

勞勞車馬日追隨一髮餘生不可期回首轉嗟  
鴻雁影斷腸初信鶴鶴詩白雲渺渺迷歸夢春  
草凄凄泣路岐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梨棗薦  
黃鵬

落落齋遺集

卷三

二

述行

便成囚伍向長安滿目塵埃道路難父老驚心  
呼日月兒童洗眼認衣冠文章十載虛名誤封  
事千言罪業殫寄語高堂休苦憶朝來清淚飽  
供餐

鄉縣道中有問予姓名而下淚者口占一首

身名到此卑張儉時勢於今笑孔融却怪登車  
攬轡者爲予灑淚問蒼穹



途遇感懷

春申好士祇虛名，勢利遺風古道輕。  
不見彈冠舊膠漆，驅車相避隔林行。

書驛亭驛方壽州詩後

君憐幼子嗟零泣，我爲高堂步步思。  
最是臨風凄切處，壁間偶是斷腸詩。

景州途中感舊

細數知交在道邊，各一方魏齊方睥睨。  
阮籍一

落落齋遺集卷三

三

猶狂影影悲相弔，音書夢已荒。  
古人不可作，樓

曾問蒼蒼

宿村店

日暮停車虛滿衣，誰譁土語是還非。  
祇憐歸夢三千里，不及呢喃燕子飛。

呈大兄

長途聯袂若爲歡，咫尺東華不忍看。  
此本幽囚腸百轉，總餘清淚對誰彈。

北地風沙到始知，那堪病骨苦支持。  
從今用睇

艱難甚，莫遣離憂減客肌。

兄自料生聊緩眼，我惟料死總灰心。  
雙親但有平安字，傳得些兒抵萬金。

獄中遙寄蔣澤星

與君異姓爲兄弟，意氣寧論杯酒間。  
他日東恩弛黨禁，老親稚子待君看。

絕筆

落落齋遺集

卷三

四

十年未敢負朝廷，一片丹心許獨醒。  
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漆華經。

絲絲循省業因微，假息餘魂有夢歸。  
燈火滿堂明月夜，佛前合掌着緇衣。

別大兄

病餘憔悴一孤身，歸去寬心慰兩親。  
長願生生爲手足，鶴鴒原上了前因。

歸田草

歸舟漫述

屈軼竟誰是清流禍已深古人多放逐志士豈  
浮沉長得承歡日閒來生道心溪林隨意好搔  
首一高吟

蕭然返初服樽酒弔餘生有筆寒摧佞無官答  
聖明避人尋蝶夢畏影入鷗盟何事長沙傳傷  
時意未平

齊東野語

卷三

五

拙宦久如蠟危言敢避緇孤踪依主聖直道  
與時升捧檄憐毛義登舟愧李膺諒哉名是患  
吾欲學無稱

用蕭伯玉韻

旅得閑夜月又是上弦時林靜烟無際波搖影  
自疑多情愁對酒失路怕彈棋春色歸何處停  
雲有所思

幽吟長泡膝破浪偶乘風十載冰霜意一天烟  
雨中項強須請劍舌在漫書空纔脫樊籠外身

此葉清華配補

心已不同

寂寂孤舟空川原次第移清風如有意明月若  
爲私嗔喜浮生趣盈虛靜者知暮雲閒望裏應  
是倚闌時

千秋應有托吾道是耶非俠客成奇貨高名乃  
殺機誰操南史筆空溼楚囚衣長嘯歸舟晚吾  
將老釣磯

懷祿未能養離憂空數秋世情爭腐鼠時事聽  
齊東野語

卷三

六

黎丘書卷供清嘯林園足臥游爲歡餘救水不  
作稽梁謀

清源道中春盡

回首昨宵如夢裏每疑身世是虛舟逐臣已共  
春歸空時事今同水北流

舟過鎮江遇風波甚惡口占一絕

敢謂平生仗忠信也知無罪罪江魚風波滿眼  
真如此白日青山好結廬

此葉清華配補

感時偶成

生還恩不薄但恨諫書稀何日酬明聖牽裾碎  
袞衣

詠史

我觀顏魯公剛大塞天地視彼藍面鬼白日焰  
魑魅胡因不見容刺譏中所忌中丞秉校節永  
相逞陰鸞父子既水炭甜血有餘慙舊尾遂不  
解君子言母易

落落齋遺集

卷三

二

半歲百八疏伯兩直如矢七年乃一鳴陽城天  
下士古今不相節道固行所是我讀諍臣論激  
昂礪其齒嫉邪履危機言官安免此

黨籍何炳煩豪傑恥不與密網無遺鱗呼吸艸  
頭露媼相尚自可公相不可怒牛李誰是非洛  
蜀竟同錮揖盜挺何及闕室事已誤賴古忌吾  
懷蒼蒼庶可訴

父子本一體異類知相親胡乃帝王家戈矛難

具論嬖佞移人性勢利生不仁疏滯而解鬱豈  
不在賢臣鄴侯得茲理悲婉出至誠委曲以盡  
幸何異一婦人

諸子可復有兄弟難再得此語何凄狀文皇有  
惡德事過心乃明欲盡理不息張氏持忍戒陳  
氏以公克百犬尚共牢何況同父出佞人誠戈  
矛婦言亦蟬騰易哉發至誠以爲薄俗式

苦旱次韻

落落齋遺集

卷三

八

莫論稗九與糲十可歎龜紋遍原隰七夕方疑  
天漢枯中元不信鬼路濕前云鬼不  
行乾路桔槔空閉  
千家啼細畧絕流萬魚急昨日雲濃雨不來願  
新乖龍安縣邑

落落齋改築次昌仲伯韻

開軒散餘暑所覺惟空今落落無長物休休寄  
此亭乾坤容獨笑今古問誰醒時有清風入虛  
牕隨意倚

喜雨 是夕時雨淋漓聞達至四鼓

涼生靜夜酒籌行爛雨高歌醉太平風勢排空  
彈板急電光入座舞衣驚田家好景三公薄世  
事逢年百慮輕甘苦望中情似此牀頭那惜醺  
全傾

伯父移居南庄諸君有贈次韻二首

一區卜得此林泉煖眼初尊伏老綠白社幾人  
來月下青山有約到樽前詩囊錦架追長吉書  
落落齋遺集 卷三 九

帶香飄憶鄭玄閑道更移千卷去墨莊今在古  
塘邊

蒙茸竹樹覆清溪梁棟平新眼欲迷卽是莫愁  
應不厭孫惟楚老許相携瀾翻驚座看揮塵翼  
鏢閒身未杖藜世態浮沉真電影不如洗耳且  
浪棲

聞桂

幽居澹人性散目多欣悅秋清羣葉鮮雨過孤

雲濕偶欣芳樹間津津欲流舌嗅之有飽意風  
送乃清秘賢思同此歡功名等一折何似月下  
開停杯斷言說

九月十三月下

心煩漸覺懶吟詩秋老還煩健舉卮獨對月明  
尊往事數聲哀雁不堪思

中秋風雨獨淒淒九日無花醉似泥今夜一枝  
明鏡裏小臆紗冷壁颼颼

落落齋遺集 卷三 十

舟中

纔得清酣酒暈消秋風落葉響孤船黑甜一枕  
三竿日錯過山前拂水腰

藤溪

陰陰古木掛蒼龍片片寒雲落彩虹鐘靜蒲團  
僧不語冰心真覺轉頭空

山行及暮歸舟對酒偶題

問身似秋葉得與好風俱山意宜人醉漢容合

字愚吟詩餘冷瘦把蟹出尖腴汗漫從茲始無  
心擊唾壺

伯父卜宅南村屢有佳篇命和詩思荒蕪  
積逋滿案立冬日從大人再過新居出  
高曾手墨瞻歎之餘歎飲竟醉越兩日  
姑了前逋并賦此詩用呈博粲耳

剩有悲秋意當筵入小春雁聲清不斷菊色好  
誰紉墨寶留先澤詩逋笑腹貧新居輪奐美和  
落落齋遺集卷三  
氣莫生嘆

用黃中介韻送別青林上人歸棲賢寺二  
首

重見山中客因思橋上遊寺右數十武新建蕭雲橋奇勝不減三峽  
余與袁太守九溪屬游此歸雲翻翠壑夕照激寒流把酒一  
長嘯清狂不自由祇今孤夜月鳴鶴語相酬

我愛棲賢寺常爲十日游此生成吏隱宿世合  
網流鹿友今誰在杉溪有夢由遠公相送處清

顧尚應酬

次伯父咏菊韻

可惜芙蓉不耐霜難將冷艷貯西堂全收秋色  
歸佳節剛許黃花占晚芳高韻轉令籬落貴片  
姿不逐滓泥香持螯把酒欣孤賞身世悠朕已  
兩忘

題畫

空山流水不同聲縹緲寒雲古木平只合山中  
落落齋遺集卷三  
老居士布袍芒屨畫圖行

讀宗忠簡傳

胡塵未掃氣先吞指顧山河手欲捫一髮神州  
存社稷兩行血淚動乾坤聲馳義旅旌旗合膽  
落天驕姓字尊長恨英雄賁志沒三呼誰爲賦  
招魂

病目書悶

我生近自狀四體喻於靜惟有兩眸子散悅厭

人記書追近駒幽林博素影寤寐意交馳  
喜紛相逞胡爲亦暈生澁淚不能忍抱膝問長  
日模糊窺隙井見暗乃息機面壁真獨醒神亦  
惡太勞瞿狀發鄉情

和黃白安年兄見寄之作

寒雲出岫許讎知開筆長安未賦詩此日孤吟  
盡悲思幾行無字幾行思

劇談引滿慣相過跋扈飛揚奈爾何棋力便饒

李客齋遺集

卷三

七

稱敵手掀髯笑我更婆娑

隱几焚香學坐忘井閑非病亦非忙游魚已覺

水鱗靜倦鷗還閑清喚長

春光詭冶到西湖季文叔重入畫圖何日狂歌

等舊約清風明月屬吾徒

顧山樓山茶次前人韻

何年嘉樹老空谷古幹摧謝孫枝高寒碧霜積

伴幽桂爛紅春色凌天桃夕陽對酒飽歌發林

間遺詩白筆操天興青山閒作主山僧且莫厭  
頻遭

再次前韻寄表兄周克九

時克九携妓見招

久拚却掃雲屏臥偶爲看山蠟屐高酒暈眼迷  
來玉女摘香幽冷記水桃清歌未遭周郎顧喝  
捧難逢佛印操月白山空喘意懶刺將逸典寄  
他遭

哭季弟

李客齋遺集

卷三

七

憶爾方髫髻配人人擬秀童提携都解意笑語自  
生風姊妹凋零後芝蘭喜氣中到今啼電影長  
恨負吾翁

憶爾操觚日令予拍案呼筆花明畫錦風氣薄

時趨土骨宜人條文星有夢符誰知秀不實腸

斷夜啼烏

時丙辰秋予初第歸地出土骨又弟生時父有文星生之夢

憶爾來官舍慈顏喜氣紛芙蓉高閣夢麋鹿異

鄉羣舞袖聯花萼飛觴落彩雲早知須痛飲空

復苦論文

庚申歲弟至南康坐笑蓉軒與白鹿諸生過爲文社

憶爾杭州道三人送別時風霜猶作更花燭早

催詩病骨憐勤憐文心好護持那知成怨偶伯

道竟無兒

辛酉冬予自粵開還再赴南康弟同大軒送我杭州玉歸矣錄

憶爾采芹公傳來西子湖高歌開望眼勝事屬

吾徒弓冶才堪寄詩書道不孤青衫何以爲

路哭窮途

壬戌夏予還至西湖聞弟入泮時胸自然表叔同聞乃郎之報

憶爾迎還棹悲歡分外深逐臣生死日歸老弟

客書遺集卷三

七

兄心慷慨歌聲發飛揚酒力任呼盧狂竟夕清

夢到而今

乙丑四月弟同大哥迎我於錫

憶爾教同氣情於娣弟親十年吾作客百畝姊

爲隣生計秋毫析中懷子夜論拍浮厨下醉往

事欲沾巾

憶爾童心在磨礪日已新母應憐少子父

合責成人多病長榮繁謀生太苦辛相看同

意流淚想書紳

憶爾虞山公困之減酒籌風濤長恨別有紛紛

悲秋憔悴成消渴支離附贅疣死生何草草

哭向南樓

憶爾支牀褥辛酸泣委形百年心不死一息語

猶惺眼底風流盡行中雁羽零扶鸞空有約魂

公杳冥冥

五七之日弟附此書將以來日見夢

同將八口累獨使二親勞賴爾能成立爲予代

抑搔身名悲弱冠意氣失吾曹孤女真猶子離

客書遺集卷三

七

魂莫夜號

當筵客散後兄弟即良朋聞指爭雄長呼盧儼

色聲醉醒肝膈語坐立死生情一滴今何處還

棺血淚盈

浮生同一盡何必較彭殤已悟身爲患應知道

是染慈根明鏡裏爭紫白雲鄉春草池塘夢隔

風在斷腸

贈華竹所表母舅六十

博雅推先輩

濟川先生也

淳龐識後昆衣冠寒世

弓冶一經存竹惜千霄色蘭看統砌繁老萊初

龍舞北海未開樽

時有外祖母之憂

### 落落齋玉梅盛開用東坡先生韻

春風有意窺幽村故與居士招冰魂數枝低簷  
散粉蝶月冷烟孤和曉昏手刪叢條出疎秀情  
親獨樹欺隋園不逢瑤華鬪寒艷且許石丈分  
清溫此花此種嬌美色玉壺掩映扶乘敷還似  
落落齋遺集卷三

### 花落後次前韻

此生應老梅花村每聞花香欲斷魂玉妃爲我  
舞芳信斜風細雨墜黃昏施朱太赤粉太白多  
情容易老文園水綃滿地憑誰剪鼻觀殘香  
腸溫殷勤蘂惜且其掃素影美色看朝暾

蝶公清霄畫疎枝斜立營應門西湖處士正愁

絕東坡先生已忘言月明却是花開夜不須惆

悵掩芳樽

### 夢中得句覺而足之

徙倚梅花月其如此夜何乾坤容俯仰身世一  
高歌獨立歲寒意無言春色多未須怨搖落清  
影正婆娑

### 贈陶景淵表伯

落落齋遺集卷三

六

任真彭澤好小隱鹿門深先輩風流盡如君得  
古心一經霄漢色十畝薜蘿陰棋酒留連夜渾  
忘鶴髮侵

### 醉中戲作似漢如

春色深於酒當杯早欲酣漫教卿且去邊問夜  
如何楓園誰雄長壺中獨笑歌賴君似處子嬌  
政未全苛



惠影篇

贈郁景韓先生

先生三代之遺民，侗乎嬰懷守其真。行年四十未抱子，母有猶子吾家珍。我觀人情久，滴薄輟羹然。豆今如昨，我思先生言，藹如仁者有後。種斯穠，先生至德多可師。絳帳矜嚴夏，楚時弦歌已看莞。爾笑猶聞謔，持高規後生不見先。筆矩旬挹先生倍懷古，攷德蔚爲魯靈光。素風雅落落，齊遺集卷三

陸振齋五十初度有約過訪

到門題字幾難逢，剛是懸弧百歲中市隱。却看名似鵲風流，贏得貌還童。捲簾山入春光翠，坐樽開夕照紅。不愧瑯琊稱坦腹，托孤端可對而翁。

元宵憶作

幾年逢此夜，燒燭坐思家。衙鎖烟花靜，城荒金鼓退。燈殘杯易落，孤月影先斜。客思憑誰剪，頑童學語譁。

蜀山

山腹常供萬室陶，相逢俠路幾羣豪。未應焚券風流盡，遺像空憐敗瓦高。

金牛巖

落落齊遺集卷二  
誰驅山骨走金牛，斜削巖花掩碧流。磨洗殘碑認遺跡，雲峰亭倚素梧秋。

張公洞

靈竒不信是人間，仙佩冥冥去未還。留得老龍和玉乳，一聲鶴唳下空山。

其二

空洞深潭剪石雲，天門一柱海濤聞。石林原有青泥在，灰却名心贈與君。

五女潭

危梁百尺俯空潭，靜數水鮮箇箇藍。明月何人  
吹鐵笛，夢裏玉童閒道琴。

龍湫

懸厓相對巖潭陰，風樹無聲冷色侵。徙倚莫教  
清興落，有時人醉一龍吟。

岩陽洞

天花一片落空巖，幽洞雲飛白日樹。流水喬松

天外，新開率何處見漁纜。

一線天

斜穿石掌懸雲根，曲曲清流亂石道。山深  
如壁，鼠却疑一線是天門。

天窟

幽窟天孤日影寒，小橋過後石梯橫。舞芝吸乳  
蟬蛻出，竊似仙宮度歲時。

五女寺觀新茗

山中笋蕨不須除，却坐蒲團與蕙花。玉女恰供  
潭上水，山僧初摘雨前茶。

別毛禹門

問君家在碧琅玕，樓鳳無聲夜雨寒。此日東山  
初着屐，何時北闕再彈冠。萋萋春草根誰剪，落  
落孤松露未乾。珍重臨歧相贈意，數莖蘭蕙別  
來看。

放舟東次

存存齋遺集

卷三

三

初愜尋幽想，輕帆渡楚舲。萋萋草弄色，汨汨水  
歸溟。午熱簾宜捲，春風取未醒。諸山如有意，連  
袂向人青。

桃源洞

空山日午不聞鐘，兀坐虛廳聽遠松。石屋有人  
沽綠酒，桃源何必問仙踪。

佛日春晝

飛雲零亂落花風，却醉孤舟夜雨中。酒醒夢回

春色盡小園剛報芳欄紅

其二

可憐佛日送春歸  
贏得連朝侍綵衣  
爲憶當年舊歌舞  
紅裘今作柳烟飛

東昌仲伯乞竹

每過幽篁裏  
雲深懶得迴  
清齋鶴欲下  
爲乞數竿栽

移竹後次來韻奉答

落落齋遺集

卷三

重

衆好何營營  
靜理閒自護  
悠哉萬古心  
抱膝討史庫  
連雨散芳陰  
新篁捲烟霧  
落落乘孤節  
傾蓋乃如故  
但得拂清風  
何有鸞鶴步  
君倘披月尋  
應滴雲稍露

閨子春甥文口占易之

漫云似舅耶  
賢甥愧我浮  
名語不驚年少  
且無矜風態  
養成毛羽看蜚鳴

書雨次韻

憂民山郡屢驚眠  
休沐田居亦偶然  
不是老農爲世業  
安知涸鮒望長川  
賣苗昨嘆租無計  
鋤豆今看蔣已妍  
共說三吳方得歲  
登車先奏太平篇

其二

前身恨不李龍眠  
眼景物山莊恰畫然  
雨急放犁閒飲犢  
苗柔夾水望平川  
深藏蟬葉沉靜亂  
微珠荷點點妍  
快讀樂天池上詠  
他年應許續落齋遺集

卷三

言

遺篇

次韻遺病

懊惱孤臆對雨眠  
呻吟纔過亦欣然  
恰如倦鳥垂雙翅  
一想遊魚浴大川  
生歎等閒成夢覺  
鬚眉何事較嬾妍  
連宵劇飲吾無恨  
好學圖明作晚篇

伯父同大人及二兄東樓譚集伏枕遣

懷時季弟亦閉園東園

綠衣強半侍蔬筵，問禮來過几杖前。底事清飢  
暑食指，却因小極學枯禪。人從花萼樓中醉，句  
向池塘夢裏傳。眼底團圓渾未易，醅頻相對好  
留連。

孫翁以初度喜雨二詩見示，兼惠佳篇，走

### 筆奉答

一曲陽春調，豈同才非供奉。懶相通風，騷千古  
何人遇。舵艤生平，任命窮彈鋏，無魚猶喜雨。懸

落落齊遼集

卷三

三

孤有酒，莫書空。伊予兩袖，巨雲白，剛自蕭蕭說  
避聰。

### 寄經采星

士當貧賤時，俯仰願易足。一溪可垂釣，環堵數  
竿竹。負郭百畝田，妻子飽饑甯。良朋挈壺過，清  
月枕書讀。及其志已盈，望耆天地促。耻言忠厚  
名，喜逐澆漓俗。同視簪華人，邈若山與谷。嗟哉  
止足難，古道不可復。

### 其二

我友稟英姿，筆舌吐纖秀。五陵新艷時，孤尚引  
蘭皋。松徑問疎月，鐘閣哦清晝。矢志謝東華，苟  
美期無疚。意靜經史親，業輕鬼神佑。食廩先其  
羣，勉思醫寡陋。智慧而乘勢，時事多反覆。懷有  
絕文書，曷哉善其後。

### 金山小酌別有亭賦別諸友

別有看山意，驅歌莫遣閑。登樓開眺覽，把酒惜  
落葉齊遼集

卷三

三

離羣秋色宜，晴炤江聲入。暮雲一泉携，百斛分  
贈與諸君。

### 過鄒滕漫賦

東人憔悴未全蘇，麥隴烏棲草欲枯。唯有兩行  
楊柳色，青青得似舊時無。  
圯堞荒烟黯故城，幾家蒼蠶手餘生。撫循正是  
痢瘼日，莫嗟催科與聚兵。  
妖膚赤纈說天丁，京觀高時鬼不靈。風雨黃昏

明月夜也應回首泣傳經

望蟾山

村郭蕭蕭白骨封山光依舊碧雲中  
頌秦碑後阮儒厄公案於今復幾重

九日早行

披衣初覺曉風寒燈影茅簷照錦鞍  
何處登臺舒嘯傲數聲歸雁向江干  
傷秋衰艸連霜白報國孤忠向日丹  
六載客遊羸一笑雲中五老醉

落落齋遺集

卷三

三

相看

是夕宿景州署

計程今夜月剛得上弦時有酒酬佳節  
無花憶故籬日隨鴻影盡思入漏聲遲  
直擬凌霄漢登高徒爾爲

白溝次韻述懷

風有水霜意今來島栢端風高天象迥  
秋老初先寒碧水寒幃度黃花倚鏡看  
諫書稀未得

敢乞承歡

十一月十四晚暮茶過

聖誕退朝有作

天子萬年臣不辭尊卑理佩冠爲鐵坐看爐落  
悄無聲捲簾試手驚一瞥新霜見晃晃曉寒庭  
宇蕭蕭靜霽眉九重傳罷萬年謗五步回車擁  
爐焚日色模糊午未分烟生黯淡欲飲咽情耶  
不嫌井底坐清鮮差強害中腸雙城動冷瘧烹  
落齋齋遺集

卷三

三

兼孺子書拋學拜雪門深不掃靜者趣懶力漸  
微致可悅長安滿地原自然記取雪覆餘孤照

三遊草

渡江偶成

秋風載酒渡江干一曲騷歌掩淚看  
生別怨趁將明月到長安

關山感述

行行劍氣逼青霄南嶺春風水一脈  
西嶺日心期未改北山熊當關虎豹  
空勞攘補  
衰髮龍久寂寥回首不禁憂國淚何人尺組繫

落落齊遺集卷三

完

天驕

雨後曉懷

暑氣新秋薄征衣日日單涼生孤雨夜愁入五  
更殘撫枕空尋夢聞雞欲據鞍秋風不解語懷  
抱爲誰彈

漳河渡弔曹瞞疑冢

曹公之冢七十二英雄聊爾恣遊戲人生腐骨  
等風烟爪髮劍佩竟何異我觀此冢亦非徒當

年好驚眉長扶七十二身磨不了陰房夜雨梅  
就呼分香賣履空蒼蒹葭草深銅雀啼鳥立只有  
漳流暮來急塚中之人似相識

過金隄村有懷

靜夜車聲杳金隄小隊驅沙寒隔影落露濕柳  
烟無客思隨風颺聞心向月孤眼看秋色去無  
那老征鴻

秋夕野渡

落落齊遺集卷三

五

燕輕入幕好疎靴不驚沙況是中秋夜方當望  
月華雲消寒兔影水遠長星幾竟夕看孤孺金  
樽何處踪

曉行

客路催行急鄉關夢未勻秋風京宿雨殘月淡  
晴雲野店疎燈曉荒烟古木分忽驚羣象易初  
日散霞文

曉發涿州賦呈譚切方

萬里雲橫曉月西  
星乘曉曉角聲齊  
高堂入夢  
人空遠古驛臨風  
酒欲酸深處舊雄  
三尺劍榆  
關誰借一丸泥  
日邊咫尺長安路  
且共彈冠  
馬嘶

述行

行行重行行  
秋風空復情  
停車一回首  
何事別離輕  
五月發洪都  
六月下西荆  
盈盈采蓮女  
緩棹唱吳歎  
吳歎歌未歇  
十五當明月  
遊子別堂

齊東野語

卷三

三

前黃食笋與蕨母曰  
兒歸緩父曰  
兒寒寒故面  
秋色深弗得長  
繾綣繾綣問酒籌  
休去覓封侯  
綺緯明素影  
佳人字莫愁  
娟娟可憐此  
明窗靜如水  
惜別太匆匆  
十日渡揚子  
楊子飄孤客  
狂車催古驛  
雲落醉翁青  
日炤凍梁白  
車過大梁  
道往跡風塵  
掃金牌哭黃  
流銅雀埋青  
草自古別離  
難猶聞易水  
寒馳驅且莫  
惜風靜一彈  
冠彈冠北闕  
下有夢乘聰  
馬慷慨謝離  
思臨風前

獨寫

九日武關觀射

連朝疎雨淨飛沙  
纔見城頭映曉霞  
鳴鏑風高嘶白馬  
登臺日晚醉黃花  
鄉心況復聞歸雁  
俠骨誰知式怒蛙  
爲問於今買駿者  
可能青眼辨龍蛇

月夜觀陸君染素

孤館秋宵迥空庭  
樹影涼一檉  
消承漏幾竿  
蕭蕭落葉遺集

卷三

三

清光砧杵偏敲月  
征衣不耐霜  
悠悠無限思孤  
腸已南翔

九月十三飲朱白岳柯亭竟夕乃別

秋風淒野菊把酒  
意難忘况復吹簫  
夜全拚引鳳漿  
聞歌如有恨對月  
易爲狂水調方翻  
就生憎聽漏忙

其二 白岳侍兒曰素卿

大雅風流在柯亭  
事事嘉素卿  
酌水盪步悵捲

龍蛇竹影撫清露杯光泛紫霞投壺兼鬪指良  
夜好誰賒

一弔張見平老師

三晉古多忠義士只今正氣凌青霄青霄白日  
懸烈膽我公之魂其可招魂兮慷慨朔風怒  
碧沙黃霜滿路孤臣畫策不見收書生復計招  
降誤鐵甲憑陵胡馬嘶烟合城頭腹心蠹臣非  
守土可無死鼠狗偷生盡如此衛冠烈肯折腰

落落齋遺集

卷三

童

奴蘇武不降李陵恥嗚呼衣冠拜關何從容前  
有睢陽後有公時無許遠誰與守公得成所必  
何有憶公持斧西江上烽懸羣推肉食將殺入  
是哉公曰吁戟髯劒筆謬相向多公先見用公  
晚浩氣猶爲本朝壯丈夫磊落斗牛寒荒殺機  
車責軍狀從公殉難崔與何皎皎三節汾之阿  
聖主報忠原不薄志士聞之應枕戈自公歿後  
誰男子西平亦有將軍羅嗚呼遼事不可說

得尚方新厭國之妖魔

沙河夜酌

寒城無路得沽刁洛酒猶堪解寂寥但使醉鄉  
歸夢好任他風葉帶霜飄

旅店

偶臥來野店寒月照柴扉沽酒不得醉焚香且  
療饑馬嘶霜皂白鼠嚼餅蘆肥客路何時盡孤  
衾有夢歸

落落齋遺集

卷三

晉

關山用薛韻四絕

白雲古廟中片片寒光曙清碧偶欣聞雲落無  
聲處

層巒日影孤浮閣翠微裏石腋霜未消日暮寒  
烟起

剩有風霜色山僧識我還驢舂拜遺像白日清  
高山

嶺勢控神州巖關一劍留月明嘶赤馬山鬼夜



應愁

渡江

白露零時別故鄉歸來衣劍滿風霜江寒轉憶  
秋濤壯烟靜遙看塔影荒

江陰齊遺集

卷三

重

別匡草

度庾嶺

嶺表迢遙路初看第一山輕嵐疑宿雨老樹壯  
空關地氣分涼嶺事青巒林還行行聊復爾可  
惜荔枝關

演江紀行

良晨理輕楫水滑風且柔青山映帶之禾黍  
我昨景物宛江南蕭爽恰新秋誰云其瘴土於  
語落齊遺集

卷三

重

此甜清遊

銀筴疾於箭濺波如美生迴流忽倒行篙師莫  
措手搖曳度雞籠石磴誰斧削襜如復森如新  
婦拱姑舅連山肉膝骨奇茲水際陡

銀筴雞籠  
新婦雞籠  
名

鮮龍眼

衣褐居朕異寧當字荔枝奴光疑珠出浦溫想玉  
爲膚參朮茲其庶椒蘭得似無十錢須百顆珍  
重到三吳

晚行

載酒隨波去波翻落照紅孤舟如畫裏秋色在杯中

中秋棘闌坐月

止酒非關病醒看別有情酒如雲點碧醒似月孤明蟋蟀當簫管文章見友生參橫初返戶魂夢已俱清

閱卷已竟喜而有作

落落齊遠集

卷三

三

本以友爲命敢云文在茲辛勤鬼可鑒甘苦到心知好月携破玉孤燈對舉卮超然想深韻青眼不須疑

宿山村

山空月滿溪蕭蕭數間屋難黍不尋常疑是桃源宿

途次口號

田畔如絲裊山谿策不成艱難狀局道不敢停

行程

過軍都市

朱顏強半老風烟慣聽行人說少年自是壯心降不盡眉端常有劍光懸

予以九月十二度庾嶺而西秋爽始見旅

程十日假已入冬秋色幾何侵狀增爽

授筆述之

節分重九未知秋情見爽雲嶺際浮明月數峰

落落齊遠集

卷三

三

過楚驛清霜幾樹到西州蕭蕭短劒閒孤抱切寒砧擣別愁此日家人團念遠倚圓應上最高樓

見水鷗捕魚者

漫說天淵從各得耶今魚鳥也相殘忘機何處尋鷗伴只合閉雲山外山

放灘

相感

憶管上灘難今見放灘易逆順數勝迴勢遠難

斯異衆情欣巧速膠舟亦多情何日浣花溪  
艇忘搖曳

吳魯稱師爲其壻莊春侯索贈勉促數言  
兼訊贊伯黃子

昔年事夫子風雅高吾黨討義謝陳詮清機發  
器想東牀有一士意氣常來往言禮淵源每雄  
文金石響矢志亦千秋落落乃見獎君家漆園  
吏軒冕輕稱壤道轍倘可師志士寧能儻貴子

爲問訊易哉脫塵網

雪夜行 壬戌正月十日

何必嗟行役由來足苦辛征車欺熱道短劒響  
寒津冷暖都看雪安危却寄人漸聞風力穩蓋  
火若爲春

雪晚薄霽有懷山衙梅放

晴陰結寒暉春色隱霄漢烟消草樹出積雪轉  
凌亂前山失翠微凝白鷺鳥散輕風怯衣單

懷發長嘆雲抹一枝寒誰聞孤絕斷

大雪曉行書所見

衰艸青夜寂春意空氤氳洗琅皓無際鴻濛何  
處分前驅落數跡馬蹄連白雲屬情以遐睎肅  
肅孤松羣龍鱗凝雪藥素質含清芬嗟彼委道  
旁踈籍乃紛紜托體貴得所卑棲安足云

十六憶元宵竟度

日夕一孤舟飄零雜風雨心闌覆水雪典盡催  
落落齊遺集 卷三

行鼓江月朦朧上江聲靜夜教匆匆飲已醺鄉  
夢燈堽諧恍恍覺長嘆良宵不可補

舟中欣狀得名酒嘗之酸甚有嘆

夜夢足佳趣風落忽驚斷解愁賴清觴名實何  
淆亂短歌問江月凝雲爲誰悅

烈風蕩舟逢曙

長夜高風發孤帆怒未開將無蛟龍起直扶雷  
霆回鬼肅空江外猿吟何處哀搖搖歸夢

落故園梅

孫翁七十

且向風前醉知非又廿年蕭蕭半莖雪幾日一  
炊烟意氣黃金盡交遊白髮憐窮愁何足論詩  
骨老應傳

招五閣銘

有風穆如有竹森如竹以爲友風以爲興招招  
五老於焉舒徐

落落齋遺集

卷三

望

招招五老何以作拱雙梅自南援葵斯種艷山  
香孤謝憐異誦饑則餐之是萬石俸

高謝元龍澹其庶陶松青月白有酒一瓢五老  
至止夜坐吹簫

吏斯勤斯穢則鋤之築此一楹停雲賦詩曰予  
臨履五老鑒茲

夏日西湖局罷自狀表叔拈棋字即席

十里西湖一局棋棋聲敲斷玉簫遲輕烟

初飛撲淡粉峰頭恰畫眉靜數遊魚停落子  
將釣艇受垂然無多勝著高涼甚不逐春風桃  
柳時

龍井寺

寺外有退溪片雲二亭

巖紆藏山徑亭午穿林入過溪虎不驚垂髮雲  
忽立

片雲亭題  
日烟裏

轉徑踏高峰碧潭寒露吸小閣

響流泉如聞老龍泣是具大辨才深淺隨緣汲

杭城得李弟手報

落落齋遺集

卷三

望

楊梅正紫藕初肥西子湖邊浣絲衣一字泥金  
一杯酒卯君昨日采片歸

西湖即事

蘇公堤上栢如烟乞取輕陰寄畫船風動湖光  
明鏡裏不知何處棹歌傳

蓮子當筵花事凋采蓮歌罷渡清霄金沙灘畔  
香風度冷藥猶看護絳綃

靜夜牽舟問酒帘杯殘光滿月波添笋尖柔白

難爲思十二吳姬玉指纖

斷橋停櫓酒初闌醉舞商歌徒倚欄且共臥殘  
橋上月拋毬徒與夢中閒

空湖冷月一孤舟深草無歸龍酒籌清影纖纖  
疑近遠荒沙人在碧雲頭

爲訪歌兒渡曉津畫船朱閣板沉沉也憺琴操  
衆舞去那有教家到月林

齊齋遺集

卷三

盟

落落齋遺集卷三

終

招五草叙

丁巳乞假達里與仲達每過一驛余輒題  
語仲達第品之而已余謂子通體皆詩何以不  
詩微笑曰聊復作耳吾無行而不與子詩者間  
酬一二語便有空山無人落花無言之致別四  
年而寄我長安已哀然一編則更廬山來爰書  
之暇經行宴坐公案也始歎天機清妙隨其所  
出欲落一俗吻故無處著俗廬山自白蓮開社

六口序

凌縹黃之遊者籃輿梭笠之不勝數青蓮題後  
其雌問水次之詠飛流濺沫殆復不勝湔而獨  
淵明能千古此山者只為其人不俗詩亦如之  
昔人秋菊有佳色句以謂南北朝人菊詩多矣  
盡菊之趣無過斯語他花不足以當此余謂淵  
明正無不佳彭澤八十日佳于令柴桑三十載  
佳于歸飲酒二十首佳于醉止酒二十句佳于  
醒飽則難黍以迎客飢則叩門而乞食乞之也

其諸異乎人之乞之也與然則乞亦復自佳矣  
子厚有陶之句而無其情樂天有陶之情而無  
其句此語殊不然淵明之外可容再有淵明邪  
亦云得其意而已矣儲孟也韋柳也白蘇也皆  
意之近陶者也余即不敢罪過口語謬推一人  
于淵明間為參寥所呵若仲達者可謂得其意  
也矣可與言陶也矣

虞山年弟魏浣初寄題

落菴齋遺集目錄卷四

招五草

秋仲修祀慶祿祠因憩棲賢寺

觀瀾閣周壁間韻

晚衙閒眺

其二

潯陽姚司李以遠行小詩送之

袁九榮使君覲行歌清風兩袖十章予代

庖久喜公之還郡也歌以迎之

其二

其三

其四

五乳寺訪慈公

九日袁使君招遊五老峯絕頂次韻

其二

其三

秋夜渡章江

小舟迎家大人以西久而未至風雨凄涼

賦此

其二

雨中芙蓉

白鹿洞答袁使君見贈之作

課士宿鹿洞月下口占

其二

其三

其四

鹿眠亭望五老

再用前韻

宿天池寺

同袁使君遊石門即事

石門禪房揭止靜二字試以偈問之

其二

雪中渡章江夜行宿華嚴公署

繆采星夫弗納宴也今秋下帷江上乃得

吳姬小詩問之

其二

五月渡章江乘風下彭蠡

憶家大人西來之約

其二

除夕

春日偶成

王葆真寅文賦歸劍川次韵奉別

夜行廬山道大風雨宿歸宗寺

中秋雨季弟以酒遂至達曙

對月懷姚仲雪

自課

秋仲芝山道中得家報迎家婦人遂兼程

還郡阻風於左蠡渡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憶街中桂花

家婦人來官舍三年憶外大母而歸率衣

沾秋行李蕭然寫詩一章識遠離之痛

送季弟東歸

其二

君不見答仲雪

舟過鞋山

簡大來母舅

鍾陵道中憶家婦人江行

候得南風再賦

入署有感

東林寺書示三昧上人



開先寺同袁使君石亭坐雨

宿黃巖

晚起白雲滿壑遂披雲緣磴而下

仲冬六日宿鹿洞有懷示諸子

其二

再訪慈公

適有亡婢之感慈公來索新層走筆代簡

不寐

學博王君以雙端圖索題走筆贈之

除夕得家報

奉和袁使君題簫雲橋之作

其二

題陳孺人灑淚篇

答翟起田年兄代簡

袁使君榮遷真寔賦五言二章見別次韻

奉酬兼以志感

其二

送別袁使君於栖賢寺小酌簫雲橋望五

老峰

其二

孤興篇

登金山

妙高臺

十八勝醉翁亭追憶金山之勝卻寄魏

度關山有懷舊遊仍次裂字

濠梁

雨行

春日旅懷得四支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其十

送春

其二

東阿飛沙

卷之五  
冬四目錄

德州道大風

偶成

初夏發良鄉同節驛

同王念生進慈壽諸寺因宿摩訶庵

次日登玉泉山華嚴上下洞晚坐史氏竹

亭薄暮乃去

碧雲寺泉亭小雨

夜月有懷魏仲雪舊游

田枝鹿留兩燕姬車車錦旋予既別緒縈

懷兼感其意遂同邱信之酌酒歌以送

七夕得陰字

秋之仲外第斗垣翁周一甲子小詩為祝

其二

李元鎮道其弟仲鎮好游竟客死玄岳下

弔之

除官渡口挽

卷之六  
冬四目錄

其二

其三

旅次寫懷

其二

鄆道阻雨宿小菴

其二

初入徐州道晚行

張仲餘為其叔秀湖君索贈走筆寄之

懷魏仲雷卻寄

簡繆采臣

其二

渡淮雨行歌以自遣并示仲餘

夜月渡磨盤山

關山嶺

余凡三度歌關山矣漫續短章

汪夜

簡黃贊伯

暮暮偕仲餘走長安秋半賦歸予行為匡

廬客矣書此畱別

桐江行

倚雪篇

東河道中雪山

五當養士處

浮家報寄大兄

自述

懷口集之

閨思

望東阿山

晚次東阿野望示仲雪

其二

過新城吊荆卿

去冬過東省飢民食柳皮柳盡白今道成

荅荅齊過春

陰矣

紀夢

紀行

車中偶成

憶家園

予受知荆溪周老師親深國士之感耿耿

此心寄之短篇

彭澤山行

晚山

渡淮

過關山

懷方孟旋

渡江別魏仲雪

聞李弟文喜而有作

學餘草

月下同友步松徑

六言下五言

除夕

送春

雨中閣榜嚴

晚涼即事

雨梅

聞懷

晚飲菜花下

偶成

夏夜

和陶飲酒十二俱拙直無餘味今存其四

其二

其三

其四

白下送友歸吳門

其二

其三

六言齊道集

其四

擬怨歌行

如夢令

落落齋遺集卷四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男遜之輯

孫大仕  
曹孫題潮校

招五草小引

如斗山城落星一點而五老眉橫天半零雲而  
俯瞰之予于署西隅構一小閣揮手相招風清  
響答時復舉杯遙屬高歌伐木之章忽焉興至  
振衣以從顧視五老乃在予足下然則折腰五  
斗安在無伸眉白眼時耶素月輕霞怪風積雪  
孤空淅淅觸響成哦卽託寄不同欣慨各別要  
使滿眸浣墨以對五老其致一也辛酉夏書于  
招五閣

秋仲修祀廬藏祠因憩接賢寺

行行山之阿山窩秋容素衆響白雲侵蟻屐每  
疑誤高陳匡君祠俯落千層霧虛倚鄰白樓  
鄰雨山左右顧常棠湖映沙濃淡沙頭渡飛觀

五老峯絕磴三五路日斜促近遊萬壽名亦故  
寺荒佛眼塵藤古石腰互磴道闊深凹桂枝百  
可款轉轉飛泉平來水淵停乳千片碧玉盤  
點白石梧欵息山中奇疏密松根護僧知平可  
耕誰道出堪臥息步入棲賢鐘鳴三峽怒坐久  
不知暝歸去衣沾露

觀潮閣用壁間韻閣近滕王

勞勞行役一登臺懷抱凌風得好開江靜魚龍  
剛入空簾疏雲日欲浮來青山對出千秋眼碧  
漢孤懸萬頃杯高閣祇今誰作賦落霞長憶子  
安才

晚衙閣眺二首

煙雲千頃坐孤城一洗鉛容別樣清怪得水  
人鏡遠霜寒月白好中盟  
一庭霜氣靜無譁拙政剛者罷晚衙好倚虛窗  
冷秀色坐來手煮武夷茶

得陽姚司李以遠行小詩送之

得陽望渚腹背相望匡廬介其中兩司李行  
車食宿瞪眼向人卻不入公簾一杯也予來  
後做我三年執稱同好今做我以州大夫賦  
歸雲間誓不執手板此後匡雲吾獨為伴愧  
做我尊鱸多矣賦呈一刺

姚子海蕩人腰折江州吏文移往笏了故術理  
幽事予亦薄遊匡相將五老煙一片香壚雲與

落落齊遠集

卷四

三

君分曳被行車織罽干鄉酒拌予醉慷慨登高  
歌蕭靜領孤意君說返故園小茅甘獨寐酌酒  
試問君母乃五兒崇五年飢欲死方州人所賦  
大大浪擲手鄉里小兒刺君曰心悠哉寒魚不  
可餌歎息送君行張翰今誰二

袁九察使君觀行歌清風兩袖十章予代  
庖久喜公之還郡也歌以迎之四首

清風兩袖朝天去遙有香壚一片雲料得長安

人不識歸來試與小匡分

清風兩袖朝天去寂寂匡城夜月孤六案飛塵  
勤為掃君看得似去時無

清風兩袖朝天去落葉春山不共遊長說湖中  
了公事笑予禿盡指尖頭

清風兩袖朝天去食勝樓頭放鹿眠羊色齊齊  
青不翦去來清味總悠然

食勝樓公署中所名

五乳寺訪慈公

落落齊遠集

卷四

路入叢棘中不識青山面折厯松脚摩草沒蹊  
如錢滴滴五乳鮮何處飛絕巖溪迴徑始平巒  
盡峰夾見慈公息深深熊虎恣奇變泉甘浮乳  
花香靜園雲片聊復理玄言五岳指端電

九日袁使君招遊五老峰絕頂次韻三首

松露微微竹滿林幽蹊可數白雲深乍疑洞口  
來仙窟不信人間有佛陰采藥香餘空外味坐  
花清斷世中心山僧細引藤蘿徑五老玄蹤何

處尋

使君高韻淡千秋，況復秋峰千尺頭。  
飛酒臨風開紫霧，亂雲歸壑暮蒼虬。  
煙寒遠水茫茫眼，墨落孤城點點愁。  
搔首青天吾欲問，從來仙吏幾人遊。

風流逸美負重陽，菊蘆高興好償。  
嵐盡數峰，迢遞望瀑懸三疊。  
灑輕瑞塵容耐可雲邊洗，傲骨偏宜天際狂。  
徙倚鐵船巖上石，松疑星漢落落落。

落落軒遊集

卷四

五

奚囊

秋夜渡章江

每向章江歌懊惱，而今清思滿江邊。  
片帆輕渡橫波月，老樹斜披斷岸煙。  
風動絲絲漁火亂，天空冷冷暮鐘懸。  
但教客路長如此，斗酒吟秋吏也仙。

小舟迎家大人以雨久而未至風雨淒淒

賦此二首

雨滴荒階靜風欺小牖寒，懶將遊子眼空逐亂帆。  
看秋老催鄉思，江長斷羽翰。吾廬盈菊把底事累豬肝。

搖落今如此，江行更若何。  
兼葭煙木了鴻雁晚來多雲薄憐輕袂風柔卷素波計程無近遠惆悵雨帆過。

雨中芙蓉

落落齋遺集

卷四

六

花入秋都淡盈盈此可憐，力柔金褪雨紅嫩欲欺。  
縣嬌意看成，妒翠餘怨未妍羞將桃李後故倚菊花天。

白鹿洞答袁使君見贈之作

翠屏迴合轉巔峴，百尺龍鱗倒影看。  
鐘鼓虛堂雲靜落，圖書深鎖葉飄殘。  
藤陰石古遶眠底，泉色霜分好濯肝。  
自是紫陽重振鐸，可須李渤更登壇。

課士宿鹿洞月下口占四首

長松蔭寒泉隙月墮深井驚波老龍鱗散落千層影

山靜鳥無言月波冷可沐不道石上月遂疑眠白鹿

渡溪芒屨墜兀立酒初醒點點松梢白疏痕幾箇星

言尋獨對亭相將松影去獨對者誰子問松松不語

落落齋遺集

卷四

鹿眠亭望五老

鹿眠亭上招五老縹緲輕雲不可掃雲行誰為洗眉痕如黛如藍復如縞日照明霞天半飛馬縹屏中映紫薇紺色酣餘青欲上不知何處染織衣是耶非耶瞬已變山靈呼吸聞生面五老千秋眼自醒生面年年人不見願將白鹿巔頭畀分我肩端雲一片

再用前韻

紫芝不共商山老黃石人間行跡掃此向天門

降玉屏羽扇綸巾明素縞嶺木年年白鶴飛嶺

外何人學采薇獅子夜擎承露掌鐵船朝挂碧

雲衣幻花空色指端變山中豈識真山面結廬

其下會有時百丈芙蓉月中見如聞咄咄呼孺

子玉髓丹書但如此不見當年十二郎白雲有

約老何方

宿天池寺

落落齋遺集

卷四

崔嵬凌鳥道山勢與天分香靜千松月鐘飄萬

壑雲鈴虛飢鼠立僧定夜猿聞孤枕秋聲裏蕭

蕭對此君

同袁使君遊石門卽事

招尋美幽壑景物若為牽斷霜初封暮濃陰自

度復露千杉翠滴霜以袖紅妍石棧雲深護溪

春雪亂濺潭鳴龍欲寢寢葉馬如憐忽訝凌雙

劍方如別一天峰六攢齒啣苔艷簇裝暮乳雲



雲光屬雲根斧兔刺碧霄人語響蒼壁水痕綠

嵐影搖金鎖芝房挂鐵船

金鎖鐵船  
雷峯名

危藤時縹

鹿絕磴不飛驚險奪前岵秀奇食後登鮮僧攜

夕照暝塵引夜燈傳飢煮胡麻飯寒披白露縹

漏搖香篆信鐘定衲衣穿晚磬敲山骨驚雷鼓

石田過溪應問虎卜社未成蓮自識塵非故誰

知脚已蒲好教畢居士名共謝公鶴

石門禪房揭止靜二字試以偈問之二首

落落齋遺集

卷四

九

問汝止云何萬法卒無住洞聲流不息汝心在

何處

靜中何所有靜中何所見十年坐蒲團錯認如

來面

雪中渡章江夜行宿華嚴公署

飄零寒雨惱歸程江勢風騎辣脰行水面好從

圍雪打布帆一任怒濤橫渡餘泥草蕨疏滑溼

盡楓煙暈大明旅席繇霜正淒斷巫雲底事夢

中生

繆采星矢弗納妾也今秋下帷江上乃得

吳姬小詩問之二首

相思秋有雁那惜一行書蘇小半應別江郎筆

可如玉雲朝鎖夢梁燕晚窺梳想得風流意殘

紅綺席餘

劇有梁鴻操風情底事顯芙蓉江上好明月鏡

中圓鳳管輕帳度龍圖素手煎無煩蜀別院應

落落齋遺集

卷四

十

使見猶憐

五月渡章江乘風下彭蠡

芥子書生膽衝濤五月寒龍吟如有訴風力若

為官帆半飛于馬湖長淨可食快哉鶩定後不

信涉波難

憶家大人西來之約二首

記得牽衣別蠡雲片片飛祇今雲在眼不見別

時衣

去日悲秋晚前期下井桐無將嘯歌意零落桂

花風嘯歌家園

除夕

寒雨淒淒隱小龕驚心客歲已除三紅燭不煖  
霜侵肺明鏡應憐鬢滿額斷掃名根從裂爆辛  
甜蜜味且嘗柑何年圍坐聽簫鼓說到家山夢  
也酣

春日偶成

落落齋遺集

卷四

六

春風小暖拂霜安斟酌春心入酒卮學吏三年  
孤影瘦登樓千點暮雲敲尊前綠萼憐同調眼  
底青山好放眉阿母手携春菜煮喃喃早有索  
羹兒

王葆真寅文賦歸劍川次韵奉別

春風吹斷鷓鴣聲漠漠寒煙野水生越客歸時  
雙劍老吳懷愁處一帆橫吏分棠里真成隱案  
入匡山別樣清君學挂冠綠底事登樓長嘯轉

難平

夜行廬山道大風雨宿歸宗寺

路暝匡山下疾風顛我車激射雨師怒崩騰山  
鬼呼蘆犬護明滅夏夏石隈驅佛子忽聞林鶯  
魄未招予馬嘶僕諠立相駭澤中癯茶熟正可  
啜獨坐將其鬚雨亂隱清磬風高度木魚喜怖  
了不異是非定何如

中秋酌季弟以酒遂至造曙

落落齋遺集

卷四

上

好醉他鄉酒無將歸事題輕簫風雨浚清磬竹  
枝西雲盡秋孤月星寒夜度難幽懷殊可數冰  
署宛招提

對月懷親仲雪

時仲雪  
陽北雅

思子意何限盈盈秋水東心將天際落影在月  
波中寫得詩都親應知道不窮片氈霞自舉愧  
我久樊籠

自課

檢點三年事峰頭五老知飢未貪煮雪興至醅  
題詩傲骨欺風雨閒情友席塵柴桑真吏隱醉  
石是吾師

秋仲芝山道中得家報迎家僮人遂兼程  
還郡阻風于左蠡渡五首

摘得桂花初釀酒香驅走馬又西東飄零風雨  
芝山道長樹殘花入夢中

昨日江鱗剖素書都將歸事問何如可憐遊子

落落齊道集

卷四

二二

牽衣挽阿母其能學絕裾

三將清夢數離憂為許歸期二月誰又恐夢醒  
仍是夢難將望眼繫歸舟

遙返山衙慰母思石牛嶺上度金雞誰知星影  
催殘道渡口波橫竟日維

盈盈斷嶺望中分百八湖波卷白雲贏得孤舟  
鈴杵靜秋風都是楚騷文

憶街中桂花

山衙蕭索如空山野草蒙茸赤土頑鑿池破底  
井常竭移得江花無好顏咄咄老桂爾何力寒  
枝挺秀參雲間東閣孤迎旭日簾西齋對立秋  
風間三秋見爾長十尺鮮青掩映薛蘿斑花神  
爲我著意舞花發年年跋往還相思不信夢中  
見下有仙子雲衣綢酌予沆瀣紫霞盞飄飄素  
影明雙鬟數聲鼓角斷殘夢遊魂牽絲不可刪  
咄咄花神能御李濃香幻出素與蠻他年并州  
落落齊道集

卷四

二四

爾爲主相招五老點清班

家僮人來官舍三年憶外大母而歸牽衣  
沾袂行李蕭然寫詩一章識達離之痛

阿母攜兒來非爲湖魚美昔兒帝京遊母思食  
停已出戶讀朱旗望眼間空倚說道南康貧炊

黍肉斷齒養美對兒甘豈學常梁子暫辭家務  
勞空衙坐鍼指慈悲救兒心清靜淨治理兒將

騎著鋤母曰矜勿喜兒瞋色吏殘母曰令之恥

不疏雪滿牀室通暑宇此買工築一椽母曰民  
勞止為願母加食為願母若綺母曰無飢寒不  
見門如水日晨兒啼飢婦嘻褒充耳母已含哺  
先烹茶手持簋雞鳴兒出門驚夢戒羹並未裝  
兒遽行擘果置袖裏兒如魚在淵只道應如此  
歡慶問阿爺航米惟母肯酒脯與羹茶布絲枕  
簾履滿眼故鄉物紛耳平安紙三年隙影過一  
輪彈指擬父曰歸助予緣紛英綱紀弟妹妻盈  
盈兄也歌陟此問母何所思母有母老矣翅腸  
喜懼雙夜夜夢千里子女豈不憐若個平等耳  
歸去舊荆布竹籠攜敝履為語貧親知兒官只  
爾爾

送季弟東歸二首

落葉蕭蕭江上船故鄉千里一潸然不知何處  
重回首憑盡蒹葭野水煙  
采采芙蓉當酒錢青衫白露晚江天家人若問

官衙事一片匡雲在几前

君不見答仲雪

君不見十年讀書不讀律執筆披文奮而鐵又  
不見驄馬行未更折腰而打塵蒙蒙氣消小李  
一飲三十蓋而今霜月凌晨醒眼佛子捫蝨指暗  
柔而今激射飛荆板却無卓豎慰君思咄咄冰  
心云異撰官負如女貞不奪何足名況于司李  
冷如雪風颶劍削星斗橫年年航米父哺我阿  
母煮菜廚無羹一官若寐何時寤舟飄車度衣  
沾露五老峰頭清夢醒白鹿羣中伴魚蠹詩籤  
文管聊渡爾月影松風心眼素咄咄李生樊中  
烏兩翼垂垂空矯矯坐對芙蓉長憶君胸懷歷  
落知多少

舟過鞋山

何人鐵脚度天門踏斷雲根蠡水昏一隻麻鞋  
流不去至今風雨老龍奔

簡大來母舅

寸管年年食蠹魚酒溪棋癖近何如幾時



鍾陵道中憶家孺人江行

行行陟此望歸舟搖落江天滿目秋清夢可禁  
朝夜打迴腸無計水西流侍兒絮語三年事李  
子分消千里愁風日宜人隨意好輕帆遮莫下

蘆洲

落落齊道吳

卷四

三

候得雨風再賦

好風江上送親歸想得雲紗映彩飛橋穩波容  
平似織帆懸岫影瘦千機聽歌新說鱸魚美問  
郭遙看柿葉肥紫蟹頻江如掌大阿奴知否為  
調飢

入署有感

霜路三千里孤帆向落暉入門看梅子別淚忽  
沾衣風信燈如報江聲夢不違平生電勉意予

此官情微

東林寺書示三昧上人

我來叩達公謨謨松風語遺響滿空山溪雲不  
可煮人去虎亦逝紛紛波漢□一聲午鐘鳴條  
簾不能去試問三昧師達公在何許

開光寺同袁使君石亭坐雨

重到開光寺霜林酒色分都因煙雨意來就  
麝群絕壁迎寒瀑孤亭鎖溪雲褰衣遂促飲侵

落落齊道吳

卷四

一八

袖已紛紛

宿黃巖

寂歷幽巖上山僧一草庵片雲栖冷衲雙劍影  
空潭風雨孤燈夜人天旌摩詰藝雷驚啼虎枯  
夢不成酣

晚起白雲滿壑遊披雲緣磴而下

洞口山猶碧人間路已封霏連銀海雪浴出紫  
霞峰的水雲盈合支機度處逢定知雲下者綠

新望樓

仲冬六日宿鹿洞有懷示諸子二首

良夜何迢迢松風發深省廓然餘寸心而況幻  
身影寒鴉巢白雲高栖謝塵穿秋吳色亦忘傲  
翻旭遙遙至理悟消息達士憂云情

峨峨五老峯宵紫朝復碧點綴託雲霞千秋此  
白石野花春芳菲鏤霜萎陳迹試觀洞口松亭  
亭自清淨空華梁所斲素心各有宅壯懷薄青

蘇詩存正卷六

六

二

宵志士和倖獲戈楊何太勞委運詎不通

再訪慈公

霜林點點翠微中乘興遙來叩達公冷衲臥穿  
雲自補殘經詮斷葉初紅浪猜壁影原無相爲  
閒棹閑到底空雨度塵玄渾夢景相者遠莫是  
飛鴻

適有亡婢之感慈公未索新曆走筆代簡  
昨日朝雲誦六如朝來佛印忽貽書正于寂際

觀生幻何必山中歲歲除塵業無違思法而宜  
情空似學寒魚大師願力深同海為乞科燈照  
吳車

不寐

寂寂深更轉漏迢迢夢餘千縷繫人思繞驚玉碎  
添新怨未褪衣香憶舊時秋寒蛩聞悄語竹  
西涼月掩愁眉年年孤枕水心在不信芳魂恨  
別離

蘇詩存正卷六

六

二

學博王君以雙瑞圖索題走筆贈之

我觀五老峯崔嵬落星斗千秋霞色鮮兒孫衆  
培塿掃除金碧壯素骨凌霜久却與峰爭寒吏  
亦傲素手王君首著貪群中矯鶴首問君源何  
清上有鶴髮叟解推今所希人於鄉祭酒阿母  
正齊眉甲子各逾九琳瑯滿堂前繩繩絲在藕  
我觀雙瑞圖五老伯仲否將雲滿筐拾得芝  
盈缶白雲翦作衣紫芝甘可割君且歸去來持

此介眉壽

除夕得家報

呼兒罔彩若為姑  
惆悵家書覺恨時  
雪打芳心  
休爆竹酒消殘  
淚眼題詩多情此  
夜成春夢  
夢  
令何年不鎖眉  
珍重雙親憐憫意  
九原應達報  
實知

奉和袁使君題簾雲橋之作二首

崩峨如削走鳴湫  
山骨撐來鳥道浮  
金井舊傳

三峽晚玉淵令帶五峰秋雲根倒影懸青壁霞

三

煥飛空按素流聞月停欄孤鶴遠相看真作廣  
寒遊

朔虹初下飲山湫  
漱出層層碧玉浮  
空隱奔雷  
堪對嘯窓寒  
登影更宜秋  
寒煙雨屐微鐘度暮  
雨千峰倒樓流  
鐵笛吹殘問樽酒  
孤情不數六  
橋遊

題陳孺人灑淚篇

孺人之死也人以慷慨烈丈夫奇之余獨謂

吳公數嬰其阨孺人早聞日者言沈吟數四

曰惟我死可以代之此豈區區烈丈夫事哉

生則綬縈死則紀信孺人可謂殺身成仁矣

虎冠者何雄一紙雷霆樓車躡飛霸志士矢

溝壑慷慨丈夫難何乃辟柔腕捐軀代君子從

容酬宿諾一死悟聖明孤臣生有託血碧謝綬

榮義氣翔寒廓只今胡濱虎跡稀斜陽踏踏愁

蘇詩齋集

卷四

三

雲落

答翟起四年兄代簡

千里達江樹三年春夢思  
永懷看月墮芳訊到  
梅時琴淨君孤瘦  
山清我自宜  
拍肩如共語  
應笑滿領髭

袁使君榮達渠憲賦五言二章見別次韻

奉酬兼以志感二首

朝飡紫岫霞夕吸青松露  
疑是白香山麻身今

忽驚雲綺紛纒橫湖山入吞吐錦囊貯已盈甄

塵亦其固風流憶何許敲韵寒鐘暮公目荒

臨白

羽羽初試飛翅翔多畏色覆翼得所依飛鳴各

相憶俊翮忽冲霄風雲天際遙嗟予獨羈棲寒

煙渺鄉園知音曾共入肝肺誰忘刻

送別袁使君于棲賢寺小酌簡雲槁望云

老峰二首

送別匡山中酌酒邀五老眉影天半橫輕翳淨

《六》

如掃青眼為君開飛雲贈遠道遠道一回首煙

霧迷深草何處最相思峰頭孤月皓

靈境千年闕一朝故幽界飛梁架絕壑蒼壁龍

鬚往響奔玉瀑寒乳滴石雲怪級級淙鏡涵高

下迴波麗懸別此徘徊他年晚夢債

孤猿興篇小引

丁巳春暮仲雪方偃臥範圍予迫還期杖策

獨往書生散骨將就羈絏引杯撫劍寥寂寥

歡笑沙故來相踞率短吟以謝之跋程六千

逝日百八十選言三千有奇蒙慶叩齒共是

謂乎石照居士書

登金山

平江峰一點簇簇到肩青蹊斷參差石廊迴上

下汀穿林樛弱薛躡閭做疏櫺懸磬流空響飛

霞影翠屏徑從僧熟引泉好汲餘聽萬斛如龍

噴孤根仗佛靈塔共有羊霜素畔與人醒祇疑

落落齋道集

卷四

二四

清夜月坡老哺孤亭

妙高臺

孤岫凌江面高風淨石泥雲浮千峰合日漾萬

波嘶櫓影危欄動鄉煙極浦迷何時閒嘯傲酣

望月輪低

十八遊醉翁亭追憶金山之勝卻寄鮑參

飛花白白趁輕遊勝境都為洗客愁學士曾過

泉尚韻醉翁一去湖空流登臺倚石孤吟斷參



佛看梅清梵悠回首思君天外遠  
惡如來往此

山頭

亭有老梅  
文忠手植

度關山有懷舊遊仍次裂字

我愛秋山雲片裂  
春雲滄蕩山光絕  
我愛空巖雪色奇  
飄飄飛絮濃于雪  
於度關山於度思素  
心未許舊塵沒  
公孫巧獻妻婦容  
長孺自守丈  
夫骨功名富貴各  
有時豈論區區工  
與拙稽首  
神前無所求清心  
何地不林邱  
若教斷却嵇康

懶碌碌折腰安足愁

潦梁

潦水浮今古  
鱉魚閒上下  
客心何茫茫  
愧此觀

魚者

雨行

春路翻著銀  
淒寒惱絮輕  
已多離別意  
況復雨  
風聲  
隄滑  
故車度  
雲昏  
趁革行  
此時故鄉子  
燒

筍能啼鶯

春日旅懷得四支十首

蕭蕭古驛點更時  
惆悵紗牕月影移  
自是孤懷  
容易斷不聞清影亂人思

祇有白雲迷望眼  
那如青柳已飛絲  
春風吹得  
花點點九曲迴腸寸寸思

漫道寬心應是酒  
纔貪酒白又停庖  
愁來醒眼  
遙疑醉醉裏紛愁似亂絲

膝下難忘捧檄思  
翩翩裘馬浪分羣  
五更零落  
千行淚夢到親闈問寢時

鼓角初殘鄉夢壓  
僕夫唧唧款行遲  
聞情真合  
青山老嫗癖那堪黑帶欺

驛亭客夢醒何日  
積得千愁半別離  
我有離愁  
并寄與吳松日日苦相隨

飛沙陣陣染雙眉  
不管昏眸弄裂肌  
一片冰心  
知在否若教俗却情誰瞞

列炬鳴騶官道馳  
迢遙只見草參差  
江南夜色

迷堪憶點點村燈吠犬時

笑殺江南輕薄兒垂鞭柳陌浪情癡可憐滿滴  
青如許分付春風好護持

吳水吳山長是夢燕雲蕉樹強裁詩詩成回首  
三千里夢裏悠悠總不如

送春二首

忽忽驚春暮勞勞笑此身好花誰作伴落日一  
征人古道殘碑出鄉思芳草親別離蕭緬久不

蘇詩存遺集

卷四

三二

是為傷春

驛路紫歸夢風光信去流三春殘日影孤客暮  
雲秋零落憐飛絮支離愧野鷗今宵數更漏長

短總闌愁

東阿飛沙

黃沙倚風騎顛狂著空舞蒙蒙煙霧中毋乃樓  
肺腑肺腑幾人清風塵自今古安得臥青山臨

流聞閉戶

德州道大風

顛風蕩輕車搖搖驚欲墮眼從亂沙打身如鼓  
若坐震撼扶窗寢崩摧萬木臥風威裂胆寒肅  
心摧天怒

偶成

市亭嫻嫻十三餘綵鬟繁繁震顛初不必阿嬌  
金屋裏好將清月伴芙蓉

初夏發良鄉圓節驛

蘇詩存遺集

卷四

三八

驛程過圓節望眼入長安氣暖如依日風輕好  
整冠襟山西映紫宸極北浮丹自笑迂疏意排  
相釋木雞

同王舍生遊慈壽諸寺因宿摩訶菴

郊遊憩廬想次第訪祇林清淨蓮花落蔭嚴實  
口侵午眠耐佛日趺坐證禪心謾謾長松下時  
聞清梵音

次日登玉泉山華嚴上下洞晚坐史氏竹

亭薄暮乃去

洗出風塵眼山容仔細看到未鬢  
意賞此曲迴瀾洞香雲根出峰平  
屋脚寬翳然竹林好秀色飽供餐

碧雲寺泉亭小雨

千巖隨意碧泉聲自停雲是處濃  
濃林幽泉細細聞雨聲勾落子荷  
意嬌輕展不盡蕭疏致悠武對此  
君

月夜有懷抱仲雪舊遊

水日失氛薄夜色散空深微微漾  
星影纖纖流水月光塵淨雲輕迴  
佳處素秋妝秋妝寫君骨門指念  
君狂有時幽隅拱勝乃月際叩醉  
眼青復白飛楊意難忘君今空山  
履清嘯淅新篁而我凌孤吳松影  
於迴翔襟期豈在酒太息非離傷  
者取悠悠思片月皎相望

田林鹿留兩燕姬車錦旋子既別緒索

懷兼感其意遂同邱信之酌酒歌以送之

伊昔秋風走馬歸取次高歌煖別  
韓天涯兄弟留連意吳客悠悠雲  
樹思青柳低眉月在眼淚山遶落  
懷何限逆遊征車去還來若個票  
票墨綬綰酒家賸有淮陰邱田子  
雙娥婉轉留一朝去我臨分道瑟  
瑟雲寒月影秋可惜秋聲斷雁群  
可憐孤月冷玉雲修城澹粉入宮  
妒趙舞燕歌緩送君君行不必頻  
悵惋念取柔懷誓旦旦

拙哉照膽與守宮貞心轉石石應爛感茲酌酒

三歎息聞聲慷慨修行色飛鴻泥  
爪亦偶然青山明月長相憶若過  
易水平荆卿美道今人不如昔

七夕得陰字

昨夜梧飛井秋風度翠陰白雲遙  
子意赤岍故鄉心赤岸金乞巧  
排家女和鳴共個禽可憐燕市上  
兀自帶吳音

秋之仲外舅斗壇翁周一甲子小詩為祝

二首

甲子初迴秋半時常增淨月照深危漫看孤矢  
孩心在若個兒孫老眼宜身世儘容棋局穩風  
情剛好綠田遠尋常擺落閒憎喜大雅令予動  
古思

蕭蕭素業滄隨緣落第閒懷長醉眠不學王孫  
豪白馬好將心事對青天一經老去衣冠舊百

三三不主集

卷四

六

慮寬時髮齒堅小隱鹿門深歲月滿庭蘿薜已  
蒼然

李元鎮道其弟仲鎮好遊竟客死玄岳下  
予之

謂遊足以死牖下者誰子幻形等歸壑千載竟  
誰是之子有宿緣五岳半錯趾高情癖泉石深  
山友鹿豕捨得煙雲觀播入飛仙史若道武陵  
源把臂入林矣危峰影翠嵐幽洞流石髓凡骨

除官後口號三首

懶于吏局閒雖堪星者何緣入夢中酒韻文心  
收拾去刑書官格好磨礪  
繞掃書生筆硯緣又投十指課蒲鞭年年活計  
憑枯管簪罕何人日月邊

歸心日夜繞江干贏得歸時菊可餐傲骨而今  
剛半折籬邊莫作簿書看

三三不主集

卷四

十一

旅次寫懷二首

播煥風塵異去去山澤居行役古所歎遠道涉  
愁予青山有好顏相將引理車車行駕飛雲山  
青落日餘巖栢懷靡及日眺空躊躇寄問東籬  
菊枯苑定何如

我昔盟秋風野芹白雪煮深文誰蒼鷹望腹笑  
隨風波濤濺擊中投足慮多歸獨未五鬼驅名  
字落星諸俗簡澹無華塵峯秀可茹高街風蕭

蕭流雲靜楚楚行矣及秋風橋首風前語食泉  
菊不酌簿書足容與黑婦拙為容聊復理機杼

鄒道阻雨宿小巷二首

天意蘇東郡風雲千里同般堪雷老地驅魃雨  
來龍孤客窮途日慙車破甑中那如燈一點夢  
入小籠紅

津梁疲佛子初鋒小因緣放脚如如地枯心得  
得禪鐘飄僧欲定雨灑空無遺只此茅茨下居

然穩客眠

初入徐州道晚行

濛濛秋容寫碧時殘霞點點度輕帷天盡平野  
星分影地坼東南月半規長陣飛埃惟客淚數  
聲絡緯擣歸思當年放鶴人何處一為停車問  
酒旗

張仲餘為其叔秀湖君索贈走筆寄之

大江浩渺君山碧秋月飛空掃片石高歌醉月

誰其主慷慨夙聞君好客君今六十意氣深騁

慕依依孝子心不學王孫豪擊劍笑殺村兒守

瓮金公所放辟亦何有駕行共推鄉祭酒祭酒

文章今在否風流肯落前人後出祭酒

懷親仲雷卻寄

友道是耶非高歌懷米薇浪將之子別何處好  
忘棧月澹青蘿冷江清紫蠟肥牀頭酒應熟為  
我浣征衣

簡繆采堂二首

昔兆長庚夢今傳太史書千秋吾子在隻眼笑  
人餘安法思平澹文心閒密疏秋容剛寫碧靜  
理近何如  
廿載論交意飛揚不自禁笑看童稚日教語弟  
兄心露靜松參影鐘寒月滿衾蕭然冰韵在遮  
莫浪浮沈

渡淮雨行歌以自遣并示仲餘

君不見長安道上沙暗天而眉黛黑毛髮蒼又  
不見三日一風五日雨顛蕩鞍車泥噉股樹杪  
煙含雨氣濃風飛雲亂天濛濛此時高樓紫簾  
卷山光黯淡而聲中而我何為蜀客夢淚分沙  
雨推張仲慘顛衡靈度斷淮急樂翻波箭機送  
搖搖命寄片帆輕恰上手隄舵鼓動征人慣說  
行路難戶庭若個劇據鞍達途之塞行跡踟躕  
風颯颯征衣寒風風雨雨已如此況復長安變

朱紫芙蓉灘頭月正明高歌問月且歸矣

月夜度磨盤山

山顛月半規素華流千頃月波冷可掬山容空  
寫靚鳥道石鼻共高原遊目騁心作遠遊觀惡  
車忽倒影下方散四山露草宿深井疏犬馬蹄  
青杳杳樓雲屏山窮觀亦止車迴空引領獨招  
明月來古驛共懷靜

題山嶺

百尺懸崖日影翻誰將兇斧割天門雷闕氣入  
東南壯作鎮形分淮甸尊車馬度殘空外磬雲  
煙浮合望中村何當坐擁千山月長嘯山顛月  
滿樽

余凡三度歌關山矣漫續短章

山骨亦可裂石堅不可缺不磷良獨難女事問  
巧杜蘿山削徑奇登梯級絕車馬無息時下  
上紛相喘勞逸雖云異巧拙共斯轍去去任夷  
落落齊道集

險澁緣聊自說頑似山頭石心是山頭月

江夜

靜夜澹不波嫩沙恰半吐如聞悄語聲疊疊紋  
可譜

簡黃贊伯

叔度千秋字風流今在茲清來看骨瘦一往故  
情痴布子燈青後論文月白時心期雨雨合端

不愧吾師

予與贊伯同游吳  
壘稱先生門故云

春暮惜仲餘走長安秋半賦歸予行為匡

屢客矣書此別

獨作長安夢春風忽度秋與君回首意同是望  
雲愁酒熱鳴鳴語燈青皓皓昨襟期良不異野  
性復何求

桐江行

江流滄蕩兩山迎高帆挂向晚霞明快哉長風  
破萬里舟行點點飛雲輕此山此水競窺窺誰

落葉齋遺集

卷四

五七

向嚴灘渡垂釣天木一絲縹渺懸天上客星今  
古照人盡魚也貪其餌之子披簾空外嘯風迴  
帆落倚沙邨水靜山眠對舉罇一杯酌與桐江  
吏渭濱羅釣今何有

倚雪篇小引

吾向常以意為詩多無韵之或不解法律恐  
為所苦兩年來遂羅去寒冬北上乍履山川  
飽食雪月亦復欣然字句點綴而思短手疏

孤吟無緒輒又罷去七月既望惜仲雪南還

韻士之心口語目笑無非詩者心雖枯頑見

之躍躍有喜行來飛觀寂想渡流斯陟危嶺

晦明風雨之變友生靡落之懷每兩人陪歌

率然成韻正如秋蛩之鳴天機偶引而仲雪

間絕我法眉目稍具曉官格極我飛沙蒙我

仲雪以清心沃我三者未如孰勝今詩囊往

矣吾初入黑門酬應紛紛詩腸一去還可從

落葉齋遺集

卷四

五八

仲雪索之否丙辰秋分前一日書于瓜步

東河道中雪山

雪徑亂山橫山山如束帶不疑縹渺中仙子飛

征蓋

孟嘗養士處

古木寒鴉起暮煙祇今猶說孟嘗賢三千食客  
如何在贛得難鳴狗盜傳

得家報寄大兄

市鄉春色好柳絮亂如絲嗟予念達道乃在長  
江浦兄也予良朋拍肩拾袖晤夜半振酒脯門  
指敲砮砮鰓角讀父書分經禮與詩兄時欣博  
臂亦喜探奇筆古俱不俗巧拙互有之高談  
十拒風雅亦吾師世服青復白事惡謝雄雌  
江郎夢連下夢生惟擁獨鐘聲寒抱膝松  
還言標綺素裂紙故刻思靜夜憶親訓感  
交願甘苦十年事龜勉一寒旗曲江飛秋  
折履日阿母加食時孤牕理前緒簇簇上雙眉  
裁詩凭寄語何如棠棣詞

自述

嬾性何多畏幽聚亦偶然每因顛倒想悟出俗  
因緣禮俗應非我道根疑是神恩機聊自逸落  
意不須詮落落宜于酒悠悠好去眠坐餘窺鏡  
笑興著者山頭有客思蘇子無言欲問天長松

蘇齋遺集

卷四

李元

許作伴野鶴定相憐情死思前達勞生避安賢  
行藏殊未卜腰折阿誰還

懷口集之

臨風思口予相對一高歌倚爾千秋意平茲安  
局波情瘴緣采劇口集之詩兄詩料燃薪多誰是  
憐才者仙曹貽老坡詩方應

閨思

一簾月影上疎桐無那離人在影中剛却玉釵

蘇齋遺集

卷四

李元

搔首望遠清何處又孤鴻

望東阿山

山色蒼蒼帶遠天輕雲如蓋覆山眠是濃是淡  
山無語此意吾將問米顛

晚次東阿野望示仲雪二首

疏疏樹色點山彎淡淡秋容落照間不是君心  
清似水何人共我說青山

雙車徐帶遠山行行到疎林幹一停半樹半山



雲外合天空日落總浮青

過新城吊荆卿

壯士有奇容徘徊欲與俱卻憤太子意慷慨遂  
登車登車白日寒濺車何足歎所嗟皆賢子成  
功良獨難吁嗟乎功不成分非術疏賢子怖死  
壯士孤不如當年客誰在悠悠此恨空千載

去冬過東省飲民舍柳皮柳盡白今復成

陰矣

落落齋遺集

卷四

四一

官道依依柳相憐我舊過霜根膚轉嫩秋葉態  
翻多昔去同慘淡今來解啼歌凭君青眼看行  
客好風波

紀夢

恍到蓬華地將無現宿因心空瞻大士僧說此  
真身今得中箱秘看來玉樹春初禪參不透誰  
為洗器塵

紀行

漸喜青山近生憎驛騎遲秋風解送客老樹似  
迎驛驛驛驚官擾山山洗我愁前程殊未達夜  
漏已添籌

車中偶成

行行過魯地秋氣正蕭森塵面羞山面文心映  
水心蟬高時斷夢風爽一開襟無限躊躇意荒  
碑古木陰

憶家園

落落齋遺集

卷四

四二

夾水盤層松曲曲開自瀉疏竹不盈畝臨水自  
滿灘小樓兀其中倒影月明下

予受知荆溪周老師執深園士之感耿耿

此心寄之柱篇

志士悲遲暮而余早致身十年塵凡硯一日傍  
楓宸白頭慚知己青眸見古人願言敦素節未  
敢負陶甄

彭澤山行

山形踈兄首后嶺趾難受步之恐或張與人何  
起起忽復列平時知出層山口遠望一山青未  
知其名某想潭蒼蒼色其下可招榻清賞與何  
窮欣然思邨暇何喜渡江南數日則餘九

### 晚山

每憐滴瀝晚山蒼晚景于今始一望映日初浮  
紺絳色籠雲徐褪嫩青妝遙看宿鳥過層巔恐  
有此人在上方便捷褰衣天際躡攬將佳氣貯

### 落落齋遺集

卷四

四十二

吳素

### 渡淮

勞勞嗟遠道六度入豪梁始酌甘泉味繞聞秀  
穗香雲情如素熟鳥道亦吾鄉以此南中景歸  
人早欲狂

### 過閩山

去年霜風吹指裂山容踴踴愁雲結今年山容  
為我開蒼苔浮翠點山骨下車指顧四山間似

有想人雲際躡廟貌峨峨再稽首落落我懷神  
何斷不願夫途門劍鋒但願清齋煮白雲請看  
運容幾雄心若爾雄心不銷滅歸去未分意悠  
悠芙蓉寂寞江之洲好將一片江頭月對對高  
歌洗客愁

### 懷方玉旋

每恨吾生晚于君見古人如何老初子卻現牢  
官身道貌是高韻婆心點世因滋生真鐵土說  
落落齋遺集

卷四

四十三

### 法且休頻

### 渡江別程仲吉

慷慨在遠行蕭瑟悲秋氣聞離速快飛超超阿  
龍魏龍魏日夕度銀裏總脫脰獲味竿共落青  
山點畫浮空翠吾端寓幽憶滿眼邱壑起車行  
乍遠先心賞遙相謂古驛引杯雙孤燈分影四  
洗我俗腸空指我詩律細門指蕭拍歌鼓眠枕  
我臂揚帆瓜渡頭我怯君乃厲風柔浪不驚海

聲離榜柁焦山似畫鷁金山如螺髻疏雨帶飛  
雲空蒙亂天際孤舟共迴旋忽失蒼茫勢昨日  
羈客心今日故鄉意何恨同歸子旦夕催分袂  
明年早著鞭相將共攬轡

閨李弟文善而有作

勤勤讀父書十指博五斗阿兄腸眼枯青衫曳  
履之力四間達年弓治顧其後嗟哉文不易矣  
澤可廢否竭未倦翼餘季也洗我垢指點新穎

各處齊道集

卷四

四十五

浮落勾手如口應汝心鴻鵠念汝影孤獨玲瓏  
兒子心賢冠亦何有狂歌明月前飛揚百杯酒

學餘草

月下同友步松徑

松際清流影蒼苔數行跡徙倚聽波聲上有玉  
露滴素心追太古玄言永今夕月落未應眠為

君煮白石

除夕

閒心驚爆竹孤影冷燈城豈是希夷殿經年一  
夢過

送春

倏忽春光去閒鶯一振然啼吟長似夢樂事又  
無緣

雨中聞楞嚴

坐來成小隱靜悄不聞曉細雨鳩鳴午輕寒燕  
語雙去雲初覆地貝葉為穿窗綴有凡心在看

落落齊道集

卷四

四十六

絃也欲降

晚涼即事

清風動疎竹高枕北窓閒偶逐飛螢起時者好  
鳥還月當天未考人入夢中間碌碌炎塵者何  
如此閒關

雨梅

梅含疎雨別生春共點花梢麗不勻折得一枝  
應自遠遠香清絕喚花人

閒懷

離恨年年在懸情夜夜深春風不解意吹落海

棠心

晚飲菜花下

黃花覆地映清樽遙見籬邊離犬行細竹絕沾

夕雲漫遠山猶帶晚霞明邨家煮笋戢戢供香

子烹茶淡菜傾興劇歌聲頻促板何妨卿我復

卿卿

落落齊道真

卷四

四二

偶成

鷓鴣深樹鳴何處不關情巫山元是夢浪道雨

雲行

夏夜

犬吠人和靜蛙鳴夜正幽書空多怪事問影亦

何求

和陶飲酒十二俱拙真無餘味今存其四

人生有真樂曉此目前是會心豈遠求無譽亦

無毀懷想在黃虞境界常爾爾水流復何心風

至秋文綺

閒行曲欄外舉目見花姿籬筍滿園中飛鳥棲

叢枝升沈朝復夕林木景多奇悠然意自領性

拙瘡無爲此中苟無累安網安足羈

渺渺天際遠秋風來肅然木響葉頻飛靜悄似

深山閑卷如千載神往太古前俯仰自優游杯

酒聊結緣

落落齊道真

卷四

四八

芙蓉依映水依依取人憐解霜推其英旋失白

時妍所以貴松柏亭亭歷歲年丈夫自有志寧

以安移遷

白下送友歸吳門四首

旅邸乍逢君論交一杯酒悠悠千古心雙劍寒

星斗

秋風催落葉惆悵送君行別思如何許江濤夜

夜聲

姑蘇千里道四望蒼雲深日落孤帆遠相思何處寄

人去從茲去蕭蕭木葉愁離人無限意寄向大江流

擬怨歌行

夜風起兮宿鳥飛羅□□□□□□□□□□  
□□□芳恨悠悠兮不能忘望寥落兮橫天□  
撫孤枕兮黃昏歌人心險兮口生波起徘徊兮  
怨情多仰問蒼蒼兮奈遠何

如夢令

庭院紫微誰伴樹上烏啼聲亂畫長人已眠又  
被蟬聲驚斷長歎長歎初放芙蓉滿岸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五

西臺青頤

劉康谷父母

又

又

魏仲舉

周老師

夏誠庵

熊青嶼

戚司理

門人余朱之

陸景鄉

程都昌

白彭澤

周綿貞公祖

程都昌

落落齋遺集  
卷五  
目錄

吳生白

門人林喬玉

劉康谷父母

曾二雲公祖

錢牧齋

楊周卜

繆西谿姑丈

劉念劬

李懋明

解羅浮

李世臣

徐見與

魏仲雪

孫愷翁老師

熊壇石公祖

何武義

夏絳菴

黃陽平

張蓬玄

周柱明

吳濫石

吳生白

周老師

毛禹門

蕭元恒

劉康谷父母

葉慕同

史崇仁

韓泰嶺

陳玄洲

楊斗樞

同年某

馮弓簡

俞厚子

李輝敬

汪

宋文希

姚鏡初

趙縹戎

劉康谷父母

須曰華

徐若谷

馮禮亭

南損齊

侯六真

溫清霞

陸太和

王玄殊

胡漢涵

謝玄中

張虹海

李碧海

楊升之

黃行其

丘太丘

何武毅

王靖江

吳本如

黃二山

魏明實

王旭泰

解羅浮

柳靜長

胡泰六

李緝敬

閔非臺

徐泰掖

王克承

張仲餘

吳魯禪業師

郝念之

繆采星

繆采璧

趙漢如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五



落落齋遺集卷五

江陰李應昇仲達

男選之輯

西臺耆賸

大任  
金溪縣校

答劉康谷父母

老父母水心卓識掃清衙廳既使區書無所容  
其那移則錢糧清使差馬不得下鄉則貧民安  
歌頌已遍窮鄉矣今所望舉行者華信地快

手使雞犬夜寧免廟寺村墟時聞弔拷之聲爲  
第一義其他惠澤自次第均沾神君妙用非迂  
拙所能仰贊萬一至官戶之糧收邑較爲獨少  
從前掣肘在胥吏使漁數千似不獨在此項但  
未能先完以爲民倡是用愧心若老父母竟而  
漸督之如舊例以十限爲率則治生輩斷不敢  
獨作頑民也其官簿少載老父母已洞察之  
流水簿每晚收進黃衙不落吏胥之手則流

路窮自無他弊此亦老父母明見所及不須更  
贅也謹此以復明問再諭黃冊紙張乃紙店裏  
豈敢以冒罔利之機倘有以此干責者必屬假  
冒統望以三尺憲之非地方公事愚父子素不  
與聞非面請札陳知老父母必弗垂聽也辱下  
問之雅教布腹心

又

再領台薛神肺爲清老父母留心民瘼如置赤  
子於懷啼饑號寒撫摩備至今農夫野叟所囑  
囑而望者惟是農忙舊例百年相沿每至五六  
七月催科勾提悉從停止往牒具在萬已同然  
即功令森嚴徵稅火迫老父母實有仰屋之  
嘆朕爲民父母首重農時民亦有心決不忍負  
勿以從來相守之善政頓自今年廢之以爲後  
日口實也老父母若單摘欠多不及五分者另  
示提比則奸頑知警仁義並行即使官戶不在

幾州之側治生輩亦甘之矣。鹽臺公祖觀風試  
計藻臺之下妍媸已分。家兄應吳卷似勝前時。  
兩試不審可得特拔否。家弟應星已蒙注念。又  
前所而懇表妹夫夏寶忠傑識其詞名。駒汗血  
尤家姑丈諸子婿中之超異者。各以其卷附求  
破格之拔。陳幽風而歌機棧。知愷悌君子必異  
於聽矣。娓娓不罪。

又

向以農事仰乞神慈。雖蒙寬及旬日。已不啻三  
時甘霖矣。葑菲不遺。可勝感佩。敝邑諸生既幸  
進而教之。痛於兩題中窺老父母明德新民之  
學本之。于無怨之剛夫。無怨而要之以止至善  
則亦無倦之說也。敝邑之民沐浴仁化。詎有量  
乎一二社友向從都下時先懇垂青。肯素屬人  
望。非阿私所好。至家兄家弟已辱收之門。瞻老  
父母文章宗匠。應垂隻眼之觀。又不取內舉焉。

讀矣。仰體憐才之念。雖私責不廢。公恕不以爲  
讀爲罪。

與魏仲雲

去春初得兄前歲冬仲之札。并惠敘言。恍然相  
對者久之。是役奔走半年。始得脫手。六月入里。  
七月北上。十一月假還。一年之中。往返數千里。  
都不得有白門便人通一音耗。今春之季。適虞  
山晤叔子。知兄已持籌關上。竹頭木屑中。應不  
減雅人深致。耶弟前歲亦曾強與兩月。是時爲  
初清宿穢。力洗惡聲。不似部關安而不貪。狀知  
居此者。口眼手足一刺不到。則百蠹叢之。凡所  
爲商患者。非言而左右市儈之類也。要惟勤而  
清。而恕足以消之。可以造福。可以長譽。否則惡  
聲蒙之。不可不具也。兄素心密理。下悉苦甘。不  
須弟囑。而見今可申忠告者。正不得外此。要著  
也。弟以懶而澹之性。乃居是非風波之場。將爲

客容免咎乎將爲矯矯博名乎將順流而安渡  
乎將迴澗而樹幟乎將趨炎而效顰乎將占風  
而望影乎度皆兄之所不許也寧拙而直毋曲  
而逢吾黨有人心期未改落落之素其寧敢負  
同志乎雖狀已陳之唾拾之無益孰爲方今第  
一勝算急宜建白者乎孰爲方今第一人才急  
宜推轂者乎孰爲方今未發之邪急宜鋤斥者  
乎孰爲往時未平之案急宜糾正者乎兄之助

朱子集

卷三

五

我應在此不當以煦煦套語塞長箋也憶往時  
吾輩氣誼之投每每率狀而合今亦各各不羣  
兄與孟旋超狀于木末亭畔讀書悟道飲酒賦  
詩何其樂而達也相與者何人最深韻可以托  
契最堅凝可以托盟最饒經濟留心時務又有  
何等奇奇怪怪宜微知之者此非燒燭夜對不  
可了狀相晤尚遠從此以筆札爲面語耳兄諒  
已幾何何時可及學僉之格後來之秀矣笑通

人第日在簿書中酒樓錯過兄居住來之衝道  
若如織亦儼封之隱觀人之會也倘留意乎弟  
以八月杪北行嗣後當在長安通問矣拙刻一  
冊白鹿志一冊則弟別來功課也兄詩當益富  
有新刻本可惠幾帙音問久澗不覺視獲郎報  
中事皆兄所悉故亦不十筆及之以聞所未聞  
爲急耳

候周老師

朱子集

卷五

六

恭惟老師至情純孝體道含真以居憂讀禮之  
餘沛扶危定傾之用凡今之門戶重而君父輕  
情而重而紀綱輕者則惟禮可以已之老師靜  
觀極詣資深達原弟子他年亦何能仰窺萬一  
乎竊于今日而預賀之也向者伏承懇誨務養  
和平敦佩終身不違衆倚狀何以免翹翹之嫌  
而仍不踏客容之謂何以洗塞白之套而稍無  
負建明之思孰爲時事第一義孰爲時才第一

等老鄉武庫之所森羅夾袋之所儲蓄幸以千百之一告之斯則老鄉終始成就如天至福乎湯門生迷來竊飲之疑竟遭投杼之患彼人信賤役之說將何以爲剖白之路此又某所憤懣而欲請者也

與夏臧菴

諱坤南康守

康郡素瘠乃多伏莽官其地者甚費心力矧台文當上下修隙之會事事大費幹旋總之堤工

卷五

七

若成原是險功無量又不特前人未了之局爲重矣白鹿名區傳是紫陽吾輩爲培植人才計率而由之亦復何罪近聞有厲禁而權殘之者不佞第憂寐不忘且頻昌言於朝若地方調護終藉大力耳

與熊青嶼

諱德陽

不佞弟待罪仙鄉碌碌無似信心而往貿貿何知地方既有遺愆世法又復如夢自謂不足

數久矣機藉明公鑒其素拙逢入說項責難諸公從而倡和之遂使驚馬昂首同驅飲水思源其何敢昧憶自江州晤別半載之間輒復紛紛直道不容名賢去國虜憂方大國是誰持雖幸正氣之未衰亦慮羣陰之尚伏邇者腸腹之詔屢下知聖主不靳轉圜臺下其脂車以須爲世遂計終不忍鳴鳳獨居空谷也不佞弟船次尚遠暫還故里茫茫迷路待乞指南托在

卷五

八

非莊野道集

與戚

諱良史南康司理

匡城如斗湖山接席真成吏隱名區如不佞之疎冷者宜藏拙焉何意高賢亦復至止輒令人有穢紕在前之嘆李官操人生死關人進退不以地分局也門下大其以矜慎行之賢者倘有同心乎衡齋清況正堪神往招五數權食風以構向有小銘懸之北牖若能爲不佞銘詞

于石壁中者亦拜德之一也白鹿主盟李膺專  
資幸毋多讓諸士被摧折者望與夏緘老昌言  
爭之已悉之緘老札中不再贅

### 與門人余宋之

行時荷承纒綫至今念之茲以萬兄遠來稍悉  
近况靈山會上應多筆魔蓮花若以塵趣往者  
即非所望也白鹿遂有魔劫僕愧無金剛刀朕  
終須爲吐一言幸語諸兄無爲悵悵佳稿刺就  
落落齊遺集

卷五

元

### 希惠幾快

與陸景鄭

南九道詳夢龍

長安悠悠忽忽局面人情互相牽顧遠事都置  
度外黔蜀亦若夢中因念國家欲得真心任  
事如台臺者宇內寧復有兩今地方興廢旣已  
畢舉饒南守備一設保障尤喜有資而兵政易  
地匡人有情時有細人奸造浮議以圖修怨於  
裏九際而欲盡翻其兵案者台臺霜鏡在上餘

武兄先回無容其遲狀未嘗不日之何隙也昔  
從前諸案乖謬國多而矢公矢慎不敢徇私  
爲喜怒則可質之白日至漳陽庫藏交盤尤極  
清楚恐庫吏過後作奸情口談託則乞靈斷主  
持之其他地方利病無煩多費要亦眷戀明德  
不覺叨叨耳

### 答程都昌

都爲罷散邑治者數多傷指獨門下快才遠識  
勤恪自將下車伊始輒得其綱不佞向以卓異  
推言之上下間而今循名蔚狀千里神慰夫訟  
易理通易清所難者一片冰心邊方之內毋遊  
方之外耳以門下之品之才親業以持之終始  
不貳都邑從此其爲善圖乎門下勉之矣

### 與白彭澤

詳報光

彭澤有先賢勝跡可鳴琴治也近者盜賊蹂躪  
百靈叢集故特借神君整頓之計妙手精心處

處迎刃邑且改觀譽當益起縣之前令多受  
垣之警非必多藏誨之乃縣之猾賊黠吏通謀  
布置假此脅息縣君耳聞衙後牆可跨越似宜  
峻防又有一二大窩窟穴城中擊斃縣劉父母  
知之極真可密問之而擊之之法須計之陰鼎  
老母漏風聲反受毒毒也在台文卓識通方知  
必裕如特在親知故叨叨耳貴治兩番觀風試  
悉不佞與目其一等中者乞查其名而獎進之

落落齋遺集

卷五

士

併示區區文字之誼狀不必假借以他事也

答周綿貞公祖

日以莢莢申候窮蒙庭納反辱批答愷至益乎  
披淑氣而依朗炤也道誼之篤海內正人共仰  
泰山北斗其亦何敢自外愧聞識疎才無當提  
誨耳舟次錫山再沐翰貺台意殷渥何以克承  
敝郡孫淇翁某之太座師也淵源有自竊所皈  
依若其居鄉之清介立朝之正直凡有心知

詎能以黑爲白乎此自台臺一流人何辱問焉  
一切指迷啓暗均望明誨而辱教之

答程都昌

承教具感雅意狀地方共事藉庇已多正不在  
世法稠疊也惠催附璧并謝倦倦都昌多口之  
地往往不風而放惟寬嚴交濟冰霜自持省差  
役清衙弊以門下神明之才出之裕如耳臨別  
贈言想能原其意也

落落齋遺集

卷五

三

與吳生白

諱中傳粵東儒司

四方多事粵東晏如臺下保釐之功卓乎茂矣  
粵夷伏有戎心邇復何似知曲突徙薪妙有善  
畫仰惟聲實兼隆朝野倚重旦暮應備節鉞素  
辱字下之庇者亦奚敢後緇衣之好也家姐夫  
徐某守其誠朴幸戴二天臺下推屋烏而破格  
提之感佩曷已冷局無以自見欲乞一管稅小  
差似屬羶名宜爲爭地又慮其以此買罪狀自

大德施之直足噓枯潤朽倘其敗度敏怨麾下  
直繩以吏議可耳諒不容已輒復冒貢

答門人林魯玉

詩森

美人之想何日忘之忽接蘭訊如捉麈相對也  
清心妙義博雅宏深充前力而引新緒日復臺  
臺爲期一彈指間杏林春煥矣不佞業已戒途  
輒思稍言天下事故人相愛宜有良規若新語  
頌言非所願聞也

吾齊道集

卷五

三

與劉康谷父母

林居數月備承耕鑠行時縫紉之情地超霄格  
非復可以筆舌謝也仁民之政宜民直人鄉莠  
之言莫佐萬一竊有私念謂老父母臨事詳儻  
博訪精研自是神君妙用朕人心不同耳目難  
寄寧兢心而獨斷毋旁聽以啓奸且行簡則日  
有餘閒省訟則民無紛擾嚴懲差役下鄉之脚  
馬力禁捕衙擅受之呈詞舊糧徹底追簿摘蠹

欠多已蒙采家父之一得近聞簿止開米數而  
不載田糧終爲那移之端亟宜查田改正凡此  
愚見聊附古人贈言之義以備高明察酌家父  
愷直成性每好盡言惟老父母以過家至諒尊  
鑒之尤不自所夢寐弗忘也

與曾二雲公祖

豈弟作人求賢如渴此賢侯事也文章氣誼友  
朋相引此弟之私也多言煩稱冀哲士林之秀

吾齊道集

卷五

四

向別時面布所云幸不以多爲罪而慙慙之者  
則請陳一二焉武進諸生吳鑑轉弟千年之師  
也名宿品孤羣望所歸寔應冠軍之選不虞爭  
等之知無錫諸生顧嘉舜江陰諸生趙陳武進  
諸生吳鍾整皆弟所心儀于師友之間者也悉  
望注以隻眼高拔其名若家兄應吳苦心力學  
試必先入家弟應星穎而有志老公祖垂情而  
破格先之又不俟弟之諄懇矣其臨期開請

第至親從鄉神之嘗例者家父主之率不以相  
廢茲弟所以私于老公祖者止此

### 答錢牧齋

不肖孤踪暗識臨淵夜行于天下國家之故范  
如也朕私竊自念時事破壞紀綱廢弛此行  
塞白將以爲首而辱承台教忽發其蒙台俞居  
揆席握樞衡其于清朋黨振紀綱茲一言仰窺  
一斑矣所恨匆匆就道弗獲請益執爲切要之

唐荅齊遺集

卷五

三

款孰爲整頓之方倘有便郵不吝終教之否乎  
孫老師身繫安危還朝何日俞台何以籌之  
并希指示講筵虛左寵召非遐拱聽履聲之入  
發武庫之藏耳

### 答楊周卜

講新期

台臺夾日孤忠擎天巨手囊帷行部江漢爲清  
屬當黔蜀多艱兵食交匱百方措處以効縷冠  
者罔不干楚是賴非藉台臺妙運經綸力籌接

濟則西南半壁已不可知朕勦局未畢撫事難  
育水蘭合謀後憂方大忍須終藉神靈以爲勝  
着若朝堂之上不遐拱手以聽似未易卓朕建  
一長策也某書生隔隔初塵驥後未申仰止之  
私先辱瑤函之錫既不敢卻賜以蹈不恭之罪  
祇有抱愧叩勒而已

### 與繆西谿姑丈

自別台顏後以九月望抵都門晤諸相知皆亟  
慕齊遺集

卷五

六

問還朝之耗計閏月中定得侍色笑冬寒暑  
短不如早發爲便也此中議論正是清明一二  
伏莽彈擊以去即南中閃爍今已去其大者想  
邸報具已入覽福清行志自不得遂第聞蒲州  
誤信聊城故福清添以爲憂主上神明而內  
憂未杜激之不可緩之不可所猶可爲者大端  
雖得志亦畏外廷之議使交關之人去則清明  
之象可長保也不肖初至無所知識塞白之後



行觀先後緩急之宜要不足當一臂碌碌爲愧  
如何如何新總憲屬之司寇新蒙宰屬之總憲  
俱可謂得人副院將惜重李懋明矣近惟點陪  
之舉一箭雙鵰爲小人播弄機關總憲深爲  
主上所器重可無憂此覆轍耳此中之事大  
都止此家中之事則望少爲故舊之誼一斥饒  
搆之言使鄉曲間知有甥舅之名使家嚴少釋  
肩頭之苦使不肖得免三千里之憂此姑丈懇  
能俯原

答劉念劬

韓應遇謝聖鈔閣

敝鄉爲加派之重兼織造之擾民力已竭即入  
于闕者利在東西南北也而鄉民斗粟漁舟動  
遭科迫今之爲關其謂之何臺下清心妙才愛  
商恤民上不妨公而下利于途此不佞所趨首

落喜奏遺集

卷五

七

而亟也

答李懋明

茶之謫瓊獲托蘭與餘芬每領教言如寐斯醒  
竊思中外多故厝火漸熾非真豪傑識力作用  
不能擎天柱而補地維台臺主盟吾黨匡濟斯  
民津門鎖鑰暫資韓范而望隆寔茂指日特重  
名碩以表正中臺肅貞百度蓋中外同心正人  
翹首久已有定擬矣某辱以舊知式執就範稍  
得伸其肩舌以爲前驅則誠三生之幸也猶爪  
共嘆伏莽未消愧此綿力其未有效亦惟台臺  
終進而致之

答解羅浮

許學夔沙縣令

向聞沙之清幽爲仙吏飛鳥之地年文翻翻乎  
仙才仙骨則真仙吏也治行卓然長安譽滿其  
以異等超召與今弟年文共此筆上之花而猶  
梧桐之音者指白計之弟托在籍末最辱兩

細與同心之助幾幾望之願年丈努力卒  
以慰故人之望

答李世臣

韓裔群符令

向從行卷中竊領文心直望爲天際真人也如  
之役獲附驥于令兄少文年丈想見瓊枝玉樹  
王謝風流而今仙令飛鳥兩地翠清又見潘安  
之花縣矣芳譽翔空冰鏡倚望屏有兄弟之好  
詎禁起舞耶令伯碧翁老先生舊沐國士之知

嘉嘉齊遺集

卷五

元

久疎起居每懷蓀蔴便希道此耿耿

答徐見與

韓廷宗荆州司理

理官之寒瘁不佞向身嘗之矧荆方多故轉倚  
徵兵日不暇給上費調停下煩綜核自非老鄉  
又之敏手遂刃期若懸空者孰能勝其任而瑜  
快乎賢聲久已滿都下辱在樸末實有餘榮維  
國是而清仕路同心之助翹首望之品地車  
狀端不以齒牙爲重而棄懿好德亦何敢後焉

答魏仲雪

初秋一通音聞弟即料瓊東裝候復半年矣關  
政清惠遠近所傳狀以仁兄道品居此市曹終  
非了局同志俱以爲念歲底轉局自是弟之責  
非兄事也公言之私言之政有計議意得南銓  
乃妥同人中極可同力者有魏廓園在邑中計  
兄試事風波弟竭力周旋乃得之于文宗又得  
之于儀郎而宗伯執意甚堅必欲少處陸兄故

落落齊遺集

卷五

辛

不得已聽之狀儀曹定稿行察衆中首事之人  
第三懇之而後易者區區之力不可謂不盡便  
中可與諸友知之勿以一人牽累爲弟罪也弟  
率其胸中所見與廓園爲同盟聊自以塞白  
狀欲不見首則難欲以一口挽奄人膏肓之疾  
又難之難南中有所聞幸索便示我新詩種種  
讀之冷狀一清長安車足之機弟詩賜又去日  
以城務紛紛客席擾擾即欲覓一句爲酬謝焉

得也方青剛雖列數年使人胸滿都亭令在家  
乎在官乎何時得一把臂念之慨狀

上孫愷翁老婦

伏聞莊節關外進而還叙康寧可唾手取也傳  
者言老師還鄉之妙婦入處陽以數行空孔難  
其腹心爪牙疑而誅殺者無數如此勝舉在吾  
目中矣或者言卒之任甲者不過四萬將之精  
戈者亦復寥寥王帥乃取勝焉人言固不足信

落葉齋遺集

卷五

五

朕安得如李愬者以剿老師之指麾乎時可奉  
機可赴老師勝算在心而將卒不能如意則牛  
之功不下于戰圖一廣寧似亦費收拾也歸不  
萬全動不如靜善生備見面若此矣老師幸私  
教之長安講局紛紛往來都不足遠近者老師  
大疏鼓舞邊疆將吏之心半樹戰休左右之期  
自有深意豈爲市德而庸人有心快者而口舌  
敢出有本欲備主而藉難異同至于欽防

多有衆怒所向坐此吸吸幾幾相左朕老師

通其變而盲者自守其權正可量之慶外木段

人情只好順前無事耳老師教勸勞臣其樹議

者倘始議焉亦聖賢委曲行道之微機也老師

以爲何如讀擒狄始末故言可謂仁義並用而

心一諸老意弗盡狀恐寬一步則彼亦雄一步

此又弗悉老師公平宰物之旨者也若茫昧無

所知而四哥示以台旨若可不棄千門精散亦

落葉齋遺集

卷五

五

感發吐其坐井之見供老師一哂雖瀾勝始不

罪也雖地隔寒軍務竭集伏惟爲國加餐一境

申歡望恕非衷

答熊壇石公祖

長江一帶鯨鯢爲窟而敵邑下當其衝若奸究

鼓楫如君山聚兵之謀則父老子弟不得安枕

卧矣幸藉台臺握鎮鎗之重運制勝之奇使羣

妖授首江上安瀾徒薪之功勳之舞鼎并托

蘭芬之末竊邀梓誼之餘備員言責撫心莫語  
惟是邪萌之尚伏視羣妖而易蔓台臺澄清南  
部正人所依何以明教愚蒙使鼓螳臂乎

答何武義 韓士晉

景仰鴻名已經十載自辛酉春一函通候又及  
三秋矣依佩之私無刻敢後而往返京邑車塵  
無定心期渺渺空望嶺雲而神飛耳粵西天末  
非所以居台臺惟是震鄰四警半壁支撐不藉

落落齋遺集

卷五

重

方叔召虎之猷孰當金湯鎖鑰之寄台臺誼急  
纓冠過于室中自牧虛聲實若使之內孤外懼  
焦頭爛額而不居其功功在人心簡在帝心  
此非一人私言也分專閫而樹偉伐桑梓獨藉  
台光還朝伊邇詎容多讓至吾黨同志亟望  
羽儀不肯孤拙跛領架誨又未可寸楮盡矣

答夏緘菴

星渚之荒涼天下所稀見狀青山白石古壁

泉雅與吾輩道氣相宜台臺兩年循良望履  
郡者品固以地益章既兩入啓事恭肅不遠

錢糧考成太嚴而催科往往見怨地方之難殆  
不堪久處弟辱在素知斷不敢自愛其綿力候  
有內地之缺即可借重此弟分內應爾其寧敢  
先貪天功雅意稠疊見之驚却正施可以交誼  
拜登別賜附陳完璧相契之誼固不在世法中  
非自外也但萬二生無事可念附致一函于黃

落落齋遺集

卷五

重

陽平候其行部將近或在省行事時覓便致之  
然後令二生挂訴純惟翕臺斟酌并示二生知  
之

與黃陽平

韓元會江右督學

往年共事雖一江相隔而神氣交親沐浴高雅之  
直特甚時耿耿念之江右文章名地邇來風格  
卑弱翕臺人振宗風刷其腸而煥其形誠此道  
中快事豫章此後數十年名碩之胚胎也須以

考成潤及渤海無論契保障而重繭絲且舍經  
手而罪他局同志共駭既已明雪不必介懷矣  
白鹿書院與自紫陽先輩名賢加意造士一切  
科舉月課之規素關文宗條教舊南康袁九際  
規畫潤色起故維新而不佞弟實董率之月以  
朔望再宿山中風雨寒燈手披口授以刑官兼  
塾師者蓋五年于此諸生文心朴習亦既改觀  
辛酉賢書三倍往日不意去秋張鍾老修邨于

舊南康因推殘其舊子弟幸舊臺注石老元

壹

江道陸景老苦口力爭漸次收獲而覆盆者二  
生其一則但宗說也宗說兄弟在南翁鄒先生  
門下文才行誼卓然白眉時以舊南康生祠此  
子實爲倡首故患病即先降青補考竟行奪廢  
言及前事直使魄飛翁臺試召而試之其文豈  
五等秀才乎狀此猶有倡首生祠之說也若夫  
萬人傑者家徒四壁年少力學舊側洞生乃

遺才此生適居其首先欲破格作典遂爲請附  
正案帶道汪來老寔允行之因得換次補乃  
竟罪以鑽刺狀則辭爲受其鑽刺之人申文者  
手批允者乎噫亦甚矣且當時申案見在舊款  
廳中翁臺試而閱之區區鼓舞之標心將爲  
書院之美事彼山空隱吟草布食生非有數名  
安肯趨赴今即格前例不行修其廉可矣痛加  
鑒楚鑒銅終身此輩何難端率以同生榮辱

落摩舊臺事

壹

恭聞舊南康不知此舉一舉在舊南康去後池  
魚之殃六月之難仁人君子憐無心痛而況不  
佳弟貴胎之賦難免其神氣肅心嚙口不言  
乎幸翁臺臺臺臺臺其故物此可以廣諸神  
明告之江上先生非私意于請他人可以檢  
例者亦廣以善成前人而掩其白辭之瑕也特  
愛同寅親首報音

舊南康

舊南康

台臺沉幾定乃功高定亂已勦鼎彝而垂網柱  
矣隆恩再錫中外懷心萬里長城方情中樞之  
席廟謨國是咸藉主持所兩新釘截鍊之手  
非台臺誰屬哉向遇部下快傾臺玄懷清風而  
瞻朗月至今寤寐不忘也不曾識短心疎處殊  
其據暇依衆正矢効綿力讀雲中之札三致意  
於否泰消長之關則既鑒其蒙與清明之氣尚  
存陰伏之邪欲遲惟具瞻之地長得正直國濟  
落落齋遺集卷五

落落齋遺集

卷五

五

如台臺者秉衡持鑑爲國家抽出一片赤心  
白意以振紀綱而辨賢奸則一二伏莽不足慮  
也惟台臺有以教之

答周柱明

落落齋遺集

國計匪訥司農仰屋兩淮鹽課居天下之半所  
藉台臺風清海若月皎水壺以足國裕商民  
甘其味而吏易其腸真從來離政之最也錢積  
已書還朝伊還南天之霖雨行爲北闕之車

梅不肖幸獲假依可勝欣舞乎

答吳繼石

落落齋遺集

豫章司李非勁骨敏幹深心審理者不能勝其  
任向見暇忝生年兄款爲卓絕近聞年丈治行  
復遠過之南昌諸公人人頌服而湯泰予年兄  
尤悉道懋績至品識之超於治理外者方方石  
年兄深道同心之誼貴鄉銓衡虛左以待非佞  
語也司李之樂此弟所親嘗况年丈兼干戈顛  
落落齋遺集卷五

卷五

五

沛之餘幾於無家何堪修長安之問敬以璧返  
雅意國心佩之矣

答吳生白

台臺天青月白心寧皎朕不肖每私仰焉人倫  
絕品粵東治行卓冠列藩猶不無積薪之嘆祇  
緣清卿壅雜搶樞成風開府未缺耽耽先覩遂  
使備方收伯遠弗暇問如台臺之譽望亦復緩  
焉朕官如傳舍人無可課之積而台臺三載奉

功造福無量長城萬里支津半壁既已名震  
隆廷推首爲屈指第建牙方譚久任昨叩之當  
事者擬即借槐棘之班不使周召久勞於外也  
分宜聯語奏報近有堂約率以預言惟鑒原之  
侯周老師

閏月初接得台札備承眷念之隆兼於今兄老  
先生時悉道履甚慰懸念計連師範八月於茲  
矣胸中范狀如故紙上索狀無奇竊復虛觀天  
落青齊遺集

卷五

元

下事醫敝成風贅疣日益思啓一言提其綱而  
振頓之心短手鈍格格不展局中關勝君子弗  
爲佩有喜心狂奴不讓老師得毋嗤其愚乎雖  
狀此亦台誨所謂言其心之所欲言不盡關耳  
根之入也今時言官正自不易薦人嫌於市恩  
糾邪又爲傷體觸諱立見摧折條陳祇付空言  
老師謂何道而可幾幸乎近者于役北城尚得  
少解尸素妄意巡方異日或可效一二於地

若株守蠅頭日弄白簡其亦虛實剛柔兩難之  
局也但差期尚遠須有一年紛擾老師幸時嘉  
教何人何事明白示之使知趨向爲望毛禹門  
衆正所宗整其觸環以日爲歲而大瑞故持  
之今且觀呼 嵩前後想有好機拈耳小疏如  
命錄上以供覆瓦臨風不任瞻戀

與毛禹門

山中之遊大有勝情不喜識張公五女書韓仁  
落青齊遺集

卷五

五

兄兩日夕清話也高誼依依歸來心醉亦有數  
言屬韻竟以虛冗置之乃行時未過一函以乞  
司南而長安又辱翰惠愧何可言仁兄鍊骨水  
靈力迴既倒之瀾邪黨構陷正人氣短今和謀  
已破公道昭明劉朝先服其辜王一鵬亦落其  
首衆正喁喁之望且暮得見賜環而魏璫爲朝  
修鄰特之不變今不得已變其說於蔭襲之  
行爲善用小人之微權以通君子之路是一

也嗚呼前後應有轉機書道將行豈使直臣久  
錮乎閹部方有同心所藉不在機軸身懷有養  
官再觀其後可耳

答蕭元恒

諱毅中江北學院

台臺文成作吏羽可爲犧人傳歐虎之名士仰  
泰山之望而故鄉文格漸下士習愈囂江以北  
實甚仰借人倫之永鑑兼作吾道之宗盟既起  
其衰亦肅之紀使多士彬彬於文質則 高皇

落落齋遺集

卷五

五

之靈實式憑之不肖拭目以觀誠謝救命之屏

答劉康谷父母

行時備陳謝別之私不覺罄其狂瞽老父母大  
雅君子以道義取人不重諾諾相欺者故幸無  
罪朕已惶悚無地矣邇雖鄉族曠隔私念豈弟  
宜民雨露目渥目所親記孜孜民事推心置腹  
而不飲一杯水則古循良治行亦何以過此哉  
武健嚴酷可以御史不可以親民潔已愛人可

以親民亦可以格吏夫惟科何傷樞宇所畏者  
頭緒多差從煩耳膏不吮其血而謀必換其根  
竟於八分以外之錯銖而嚴於八分以內之什  
伯老父母待此法以無倦 國與民兩利之道  
也祝融爲虐慘傷如許老父母側狀罪已自是  
父母之心朕五十人之劫數已去而千萬人之  
待命更殷仁人君子遂忍忽朕乎學院孫老師  
處適備道卓品精心亦聊効輿人之頌也

落落齋遺集

卷五

五

答葉慕同

諱成章長洲令

老父母以天馬行空之才本以止水之操持以  
如山之力從來所號劇地脂途今爲花縣琴聲  
矣故鄉邇有天幸豈弟君子萃于一時朕如老  
父母之璧立千尋固鄰封子弟所飲河知瀾而  
齒頰爲芬者也種種瞻慕之私敬拱俟履聲于  
山公之座矣

答史崇仁

諱啓英



門下神識昭膽妙手刺犀以崇之頌五  
乎有餘地焉神君父母之頌亦彼中所  
而一見者也不佞向叨共事備悉鴻猷雖芝眉  
未觀齒頰爲馨竊自附于縉衣之好久矣啟座  
師居鄉端介生計蕭疎令其身後二三世兄皆  
誠慙君子居刁頑之俗有門戶之憂惟門下加  
意覆露之諸孫中尚多俊才有名道昌者不佞  
向于觀風拔之如遇試事爲之垂青皆所望于  
弟

答韓參嶺

五

二天不淺也

答韓參嶺

韓光祿

恭惟老公祖正氣千尋弘猷萬頃席上繁慶龍  
之望江右借周召之謨某向伏下里則聞吾儕  
小人歌甘棠而頌湛竿班行乃益從衆君子後  
依泰山而瞻北斗也自維待罪匡城拙慙之慙  
見蓋五老顧得叨庇廣廈掩瑕匿垢台臺自以  
井州子弟特容覆之此德已渥又辱瓊瑤之錫

耶永矢弗諼與甘棠之澤俱長耳一絲爲獻亦  
其土之毛也

答陳玄洲

行時備承欵洽復三千里而辱貺之何其厚也  
邊疆多故正藉妙手支撐乃濬欣高尚黑髮懸  
軍當人情躁進之時表急流勇退之節鄉有羽  
儀後進者其望清風而動白雲親舍之思矣功  
司題覆早已囑之不負明命 誥敕亦托敝同  
年轉那得之不誤期矣蔣尊老榮轉而語兩選  
君而皆唯唯以俸少爲辭今少宰已爲留意亦  
云須得一入都爲便乞轉致此意尚在此圖之  
也

答楊斗樞

軍興以來司農仰屋計惟焚海爲自朕之利而  
疏通無術商竈兩困敝鄉之所流行于深巷荒  
村者則皆私販也蓋官私之貴賤殊價賦淡異

宜民情趨其所便勢不可以盡禁急之則爲盜  
資耳老公祖經國弘猷濟時妙手其必有以處  
此下車以來清風明月炤拂三吳鐵而霜威震  
懾百吏旣已不言而飲德矣弟某居江陰嘗熟  
之交兩邑父母皆清操絕俗表表一時而普熟  
尤資源績茂惟老公祖行部大獎翼之誠足以  
助揚仁風者也

答同年某

時艱財匱處處捉襟而邊鎮虛伍冒餉漏卮不  
塞則竭海內之脂無益也清釐節省詎不在司  
出入者苦心妙手哉年丈水蘂爲本副以風稜  
重鎮免脫巾之呼司農藉同舟之濟曼朕時輩  
矣春回歲改遙望卿雲分我椒觴輒慙臄腹不  
盡瞻佩之懷

答馮弓閣

諱起綸豐城令

徵天之幸獲托大雅君子聲氣之同更喜劍合

延津共事江右每嘆臺下經緯精心冰玉粹品  
以極繁極速之地恢恢乎遊刃治之有何妙道  
以臻此豐城寶氣有識者共欽其難名不獨弟  
之私誼津津于舌也

答余星子

寒雲冷岫吏隱名區與門下相對面如戒行僧  
也僕已遊五都之市日弄廣長舌不自知其刺  
刺而門下清靜如昨爲衆生廣渡慈航功德無

許序齊遺集

卷五

五

量見使者讚佛之音輒爲合掌喜星清宗鳳不  
墮吾黨生色耳分香鉢以惠我具有飽意朕豈  
水舍所宜殆恐無福消受別獻寸綈不當芥子  
毫末也九江道陸景老附有一函望即轉達鹿  
洞諸子并希垂念耿耿不詳

答李緝敬

諱日宣河東人

久違台光時切夢想向讀大疏軫念予遺無告  
議清畝以濟加派之窮其拯之于水火之中也

敵鄉此弊亦復越心而任事實難良令不易  
明堂之土紛歸目前  
髓之哀黎乎既兩奉 旨下部度當事者應爲  
勳念也草復不備

答汪南康 諱宗文

匡城寒氣如陰山之雪固足以表絕俗高韻乃  
吏弊民瘼如小家頑惰爬搔整剔大費心手台  
臺入其境有慨于中其亦以鄙言爲識途之馬

齊東野語 卷五

乎不佞五年罪狀都如行脚僧嗔喜隨緣孤笠  
空掛而魂夢所結似有宿因者則白鹿洞諸生  
山寒月冷午夜課燈亦復少發羣中之秀行軍  
一隔遠如星散鹿眠草探文心茅塞每片幽奇  
訊輒有榛蕪吾道之感台臺固紫陽後身也時  
雨之化倘有意乎

答宋文希 諱賢嘗熱令

老父母天挺異才幽微畢紹推心置腹人人在

懷中其神明而父母之矣左右之人不得關一  
短長之舌尤四方所交口而頌爲從來飛虎一  
見歛屬之日以此定力秉衡持鑑山公之座虛  
左俟之衆懿好儒人有同心匪特舍親仲嘉兄  
與不佞之阿私所好也

答姚鏡初 諱應嘉廷清

恭惟老公祖以舟楫之長才展風雲之妙手  
臣効願魚龍不驚百萬京儲卿尾而進俟都下

落落齋遺集 卷五

人心恃以無恐者則皆經綸拮据之偉伐也敵  
鄉屬在几席之下尤披霜露之多某實沐浴明  
德而未伸一介轉辱瑤錫耶感與愧俱矣拱聽  
履聲齊心請益

答趙總戎 諱卓敢

朝廷爲遼陽一塊土歲費數百萬金錢以養戰  
士不愛高爵重祿以任武臣且以樞相 三朝  
元老親履戎行蒙化霜露此誠大丈夫立功顯

名之秋而志士枕戈飲血之日也兵將坐食海  
內空虛而不肖者尚忍吸部卒之膏圖歌兒舞  
女之樂劍士馬之肉作賄權媚上之資每念及  
此輒生痛恨比聞樞相愛重將軍力與督部爭  
以明將軍之材勇而又有官將軍屯粟如雲軍  
令嚴明愛恤士卒者故疏中特表出之亦欲勵  
將軍之後尾勉建功以分知人之明不願以餽  
遺及也雖云自種之毛狀以此鼓舞一裨將則

家第牙鼓集

卷三

三

一飯之德必有奮勇以報私恩者將軍其赤心  
白意撫循部下與同甘苦竭力屯種以助軍需  
毋以中朝毀譽爲念來儀附返已仍雅意不  
一

答劉康谷父母

老父母素心惠澤出散邑之民于水火積蠹濟  
穴方有清緒正貧黎乳哺奸頑格心之日也奈  
何以五十人之劫灰而生引咎拂衣之想乎望

已俯順民情甚爲欣樹舊糧理無併徵其以納  
力爭之再三不獨爲一方也昨小疏入告率有  
明旨已許議覆蠲免且計部先已題明泰昌  
以前不在裁罰之例老父母其出實力擔承莫  
以吏語搖動此理勢確然有害無益其實始議  
亦決不以舊糧之罰累老父母也惟違餉似聞  
全納何故解不及格昨以老父母治行告之餉  
院李層峰舍親渠云論欠應議今姑置之不言

家第牙鼓集

卷三

四

極知卓堊不得不爲法而遺薦也老父母倘一  
查之二三年分之違餉豈有從中侵食者乎家  
大人備承下問可以生色家兄弟不才見撫有  
負提携尚有錄遺之路九鼎全藉神力此自至  
情公典度老父母亦決不忍坐視子弟之沉落  
固不如正試之聽命于冥冥也

答須日華

諱之夢

傾耳台丈斗岱之標五六年于此雖蘭芬五塵

無緣一親而向往之私固不啻執鞭之慕也以  
濟世深心運奇偉略加之乘禮賢勞僅借蒲座  
清卿之一席乃不免于求多之口豈才名固忌  
之招乎辱在梓里實深愧歎公論自明台政即  
暫抗白雲之節亦不得久卧東山也輪教之遺  
甚感高誼若台脫則愧無瓊報敢以璧還伏惟  
台紹

答徐若谷

薛良彦宣大軍門

壽齊遺集

卷五

呈

四方多故人心皇皇惜重擎天之手支撐半壁  
鎖鑰有托從此可安枕臥矣惟是重鎮勁兵乃  
化爲疲敝之色台臺慨狀于向來之視爲故事  
則自後之實心孽豈指顧風雲如李臨淮之盛  
壘旌旗頓爲改觀者可不問而知也伏承輪教  
敬謝不遑

答馮禮亭

薛嘉會

往過部下披拂仁風兼沐百朋之錫輒以不見

荊州爲交臂之恨比聞壯猷神識曲突徙薪坐  
消妖黨之氛克讎震隣之思望高伐重不宜久  
勞方叔于外當事者謂卿貳之坐鎮不如秉鉞  
以助勦中土之救軍尤屬腹心之要地暫需時  
日以暨鴻施履聲之入拱聽之矣

答南損齋

薛居益

台臺具瞻之望山斗爲標獨座之尊風雲在手  
屬以海氛之弗靖方憂紅夷之薦倭乃大損威  
聲

壽齊遺集

卷五

呈

靈克揚我武伐其謀而創其逆東南偉績猷聞  
快心使海濱數千里盡安枕上之驚濤者功將  
勦之鼎彝也傳云夷欲與倭爲嫌知屬訛音待  
有方叔壯猷李彼殘魄杞憂固迂無當台臺其  
有以教之

答侯六真

薛貴州按院

老年臺直節凌霄壯心貫日驅車絕域手莫危  
疆當慷慨請纓之時固已知逆首在指顧中矣

行將之氣厲成士之心解督撫參商之意見而察羣庭捕穴之動伺往先探非老年臺爲第一截善後之宜人心爲本使蟲蠹諸苗皆仰天朝威信而靡狀無食其土地之疑以安反側以杜後憂度老年臺必有成算無俟杞人覬覦也兵餉如珠百費若掃猶分長安之俸以惠同籍見此真欲汗下其何以消受乎

答溫清饒

律阜 漢四川按院

落落齋遺集

卷五

單

蜀土傷殘逆酋竄處仰惟文武壯猷運奇謀于掌上懸勝算于鏡中使巢穴之洗蕩無遺黔黎之安堵如故功在彝鼎詎等管輅譽可方萬一哉黔師告潰岌岌乎有後憂九鼎之力尚在蜀師之扼吭搗虛也台臺幸終計之還朝伊邇拱聽履聲

答陸太和

諱獻明

黔事之裂也方幸台臺入而匡持之比見大疏

批卻導窾目無全牛矣初聞驚報時長安震駭皇皇無策謂台臺尚家居不知受事何日乃有就近借傳公祖之議不意議出而台臺報代至矣多一番吹移枉却台臺半年之辛楚百種之籌諮朕楚固剝地也兼鄰之警徵兵轉餉責望更殷不如黔之一意理兵而合四省將伯之助也此舉以酬傳公祖向來之請纓耳恃愛布其所聞統惟台炤

落落齋遺集

卷五

單

答王玄珠

諱心一廣西按院

粵西非無事之國也而今黔又告變矣外思助兵內思轉餉吏旣暴足民復浣饑台丈處此其難哉甘露以濡之清霜以肅之洞饑神識以妙運之知台丈裕如于此第批鱗直節望重中臺恐馳馬之跡未及遍而已被還朝之命矣何武老勤望兼高羣賢推轂朕尚遲時日者欲展其偉略于疆場不欲虛糜以坐席畫帶之地也

賸時幸爲道意

答胡漢涵 傳一龍

省美名也賢者行其實不必居其名矧取其  
名而已其實者乎弟向固訝之狀君子成人之  
美雖非旣其實亦姑取其意百方補苴而上下  
之和了前人之局即後事之功也老年丈深心  
妙手知應之裕如矣

答謝玄中 諱文錦江西按院

落落齋遺集 卷五

望

恭惟年臺持斧西江以懷中清風明月披拂而  
炤之威惠兼行旣已入吏民之心而出士大夫  
之口伏讀大疏文吏武弁誅鋤霜肅真使廬峰  
日白而章貢波清矣弟彼土舊吏遺愆積戾所  
賴庇覆實多還 朝伊邇諸客面請指南

答張虹海 諱五典

台臺淵澄玉立品望隆重海內正人方將借重  
廟廊主持 國是不宜棲鳳于棘也狀廷野

天下之平東南生德實于焉在君家釋之後先  
覃映矣暫領白門清况以當洛社優游行聽履  
聲之入慰不肯輩瞻依之私敬翹首以俟

答李著梅

某侍罪江右踴躍涼涼舉足有冰澗之畏微有  
奇幸獲庇二天拂之以清風炤之以明月濯之  
以百丈之瀑而暖之寒谷之噓進不知爲上官  
還不知爲屬吏微若托道義之同仰對于冰壺

落落齋遺集 卷五

望

霜栢之間者亦世法中一僅見也每念高韻孤  
標振衣千仞之上長鳴梧桐之嗣而雞鶩羣棲  
驚爲異物莫或想其來儀任與冥陽同遠則竟  
不知爲何心今方有接圖索駿中流思柱者台  
臺其未得輒想東山之展也五年來驅馳東西  
南北之交不通一字以候起居念之便欲汗下  
但聞鳳雛嘯嘯一爲慰心獨袁九老竟中諧者  
之非不平之鳴屢欲一伸而略有俟也狀吐三

寸舌告于友朋則既時時不輟矣

答楊升之 諱先升

古文聲光若斗氣橫如仙文章吏治俱從素心  
而出即操刀未幾而遊刃已恢恢矣地當孔道  
應接爲煩要以譽望之易屬亦復在此方今儻  
科撫字須兼用而齊劑之一方駢聚所仰以造  
命者惟今是賴若清惠宜民寬嚴合道其官之  
本而德之基望台丈勉思其後東陽敝觀家品  
落落寡遺集 卷五 星

政卓朕可爲地方同心之助便時希道相念

答黃行其 諱顯孝 蘇州司理

向叨共事每嘆服台兄精心快才投機迎刃一  
現光焰都從滿狀靜無吐露不見些子矜傲之  
氣何其妙也撫固劇郡台兄兼而攝之政績豈  
不可勝書春明門外酌酒彈故人之冠期不遠  
矣敝門人張憑卿蕭狀狷潔不屑一問竿牘朕  
時有臺觀之憂倘台兄高臨爲懸徐孺子

使得館穀資劇一幸也特蒙附遺亦不必其煩  
特以助緇衣之好耳

答丘太丘 諱光 蘇州知府

不肖驚下亦微托有聲氣之同時欲竊領蘭芳  
少醫俗骨而西事再棘台臺勿勿持斧以行至  
義不反劑倍道驅車茲明以簡書之具驅中  
外疲驚之筋使人人殫心殫力憂國如家呼  
吸應手豈患夷虜假剋楚之內與齡之鑿鑿未  
落寡寡遺集 卷五 栗

有已而肉且盡朕自台臺苦心調劑則續急之  
際勝理畢和轉輸之餘神氣自甦新機沉殺其  
以當台臺之提振智意將日長西南半壁終膺  
九鼎在幸竟籌之使轉竊憤緒餘以釋杞人之  
慮也

答何武莪

台使行已勒數行奉報計爾時台臺且館鑣矣  
名賢碩望功在社稷不宜久勞於外而重地



惜才每難惟較之遲速欲以黔局相煩幸與靈  
城曲盡其說狀復倚重鎖鑰者將竟經緯之緒  
以擇東南半壁也一免百遂誠如台論而終不  
能與台臺爭 國史之芳名即黔人思功亦終  
不能抹殺西奔件新之功次鼎羅旂常日月爲  
昭特黔局昇製姑閣前功玉識新罪故台臺履  
敘賜少爵黔事之定耳公論昭狀人心不泯掩  
鬱之塵行虛左以俟排端履聲未須介意目前

卷五

史

也綿力無益高深祇有血誠仰依道館

與王靖江

江干僻壤土潤而俗龐從未沐名賢之化地脉  
乍轉遂來福星豈惟江流夜靜韻響絃歌且使  
下邑風和光華昭映地方之沐澤鄰對式詠孔  
題未有如散邑之親且聽者也往在都下拜謁  
屢動臆荆榛傳通者鄉之父母咸播神明之譽  
以達於長安因私念散邑赤子氣無依其提

携而乳育之上有推心之誠下有投懷之慕者  
莫若老父母是板是望老父母倘不棄哀黎而  
滴收之乎

答吳本如

諱用先翁遺總督

薊門鎖鑰安危所繫 中朝之躊躇四顧者久  
矣台臺以弘毅大力淵微妙用上膺 主眷下  
協輿情往肩擎乾之柱欣欣慶得人伏惟台臺  
經緯之餘濟之以同心同德之雅師克在和則  
落落齊道集

卷五

三

今日滅奴第一義也狂瞽之愚倘有可采乎

答貢二山

前已有字奉答略悉此中情事見來札甚喜一  
通音耗狀格套之拘寵賜之厚令人發一大慙  
吾輩以心相照兼欲得人爲世遂之寄真無隔  
不到奈何拘拘於此同鄉同事者固續氣脉相  
通朕太過亦非所宜吾輩於人事周旋中仍存  
一種落落之意乃覺久而可思耳賢郎青其矜

聞之喜躍寄賀於取狀稱有進者少年捷中  
一試先人斯舉世之華耀寧疎之愛須善保其  
金玉之德壽而遠於流弊之傷習謙爲福之基  
靜乃學之本老叔教子之慈務時不在居官祇  
名之下也辱在骨肉之愛不脫不布其愚至期  
嫁大事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豈敢執辭近於不  
情之論但弱息不勝衣違感感狀爲婦時則未  
可顧少需之來慮想能見辭也台賜太侈傷惠  
辱齊齋遺集卷五  
三

答魏明實

謹尚賢保定知府

上谷爲畿南保障昔人云得一良二千石當勝  
兵三萬值此邊烽四起綱繆拮据爲力倍難靜  
以寧民動以固圍動以作氣正以勝邪老年

盡恢乎有餘地焉夫令之貪廉煇數府可昭垣  
見膽也公而察之母取其比此亦治之大端知  
昔年丈之所優特以辱愛故刺刺言之想不罪  
也

答王旭泰

一別遂隔數年甚切清風朗月之想每聞芳聲  
四達輒爲色飛近得晤老年伯詢知起居治行  
曾幾何時而忽有歸來之賦也驛軍鼓譟習爲  
齊齋遺集卷五  
三

故狀即畫數之下可毀御史之第辭戎政之堂  
何況僻壤此政不足爲年丈累但爲紀綱法度  
長太息耳彼中兩院題疏不審何若年丈第靜  
以觀之可也

答解羅浮

老年丈治行卓絕閩中士大夫交口頌之弟嘗  
妄謂令在今日不難撫字而難惟科調寬猛之  
宜酌緩急之數上不迫於功令而下可喻乎民

心譬如以慈母爲嚴師正使督課藥其神不傷老年丈治術之妙即他日乘衡簪筆以道退君子小人者直而和正而靜皆此物此志也令弟年丈辱以氣誼收之併祈道耿耿

答鄒靜長

得手札縷縷隔言足當晤對弟出口招尤取忌正想默鈍之法益不俟箝也第舌不能茹年兄何道以醫之邊疆之事率多隱匿來教中所謂落落齋遺集卷五  
牙冠走死覆軍不報者尚未得其端委利害所關甚非渺小幸密切示之懇懇

答胡泰六

恭惟老公祖風係群生之望久爲東正之宗敬歷風猷奠安百粵首膺簡命明允五刑夫舊京豐鎬王脉所鍾而孤嘯獨鳴政弛法玩固非優游表望之地將觀平明載志之風正藉老公祖以正直孤清不茹不吐屹表正肅法持

平使奸究畏而潛消蠹窟從茲一洗天眷方篤佇鵬履聲且不可以舊京淹剄欲爲東山臥也恭仰止高山久沾棠蔭踴躍想丰采之昭映庶幾道義之提撕乃辱瑤函披對諄篤拜嘉腴賜何日忘之

答李緝敬

察吏之暇事與正學結誦之聲遍於秦晉讀大疏及傳是堂稿發名賢之光續往聖之脈其吾落落齋遺集卷五  
道中一快事也學術不明人心日變君子與君子自分左右之袒而發之自貴鄉向使台臺居此則異同之見寧不悉化於大治乎憂心世道莫先於此使舉朝有同心同德之風毋多讓美於秦晉是所望於台臺以道力攝伏諸君子者耳敬謝大教併布其硯硯之愚

答閔非臺諱心鏡崑山令

老父母天駟異才鳴球清韻發矚之初迎君而

解豈雖數易長令朕王之在畿市人却走過  
眼胡授之良工彌之遂爲連城之寶今亦  
其遇良工之日也老父母信心合道何局不牧  
酌法宜民何弊不去清者法之源也惠者民之  
母也斯者胥之業也勸者政之樞也老父母始  
難之則終必易矣踴躍四顧乃奉刀焉所以春  
臥解也弟幸附玉筍之班竊分榮飾之潤拭目  
望治教矢欽欽之愚以復明問

落落齋遺集

卷五

五

答徐泰校

序在維桑之曜而涉世日淺無路親光芝玉每  
披讀奏議私識中原牛耳實在翁臺病願執鞭  
弭以從乃廓清之餘坐食其賜流螢一點掩景  
月魄何以辱翁臺之拂拭也舊京清講素疎北  
流特有鬱接時廣風響乃此中近事意見偶分  
遂生同室之爭不免岐路之哭翁臺憂心世道  
將何以止其沸而解其糲乎日讀討逆大璫仁

人孝子寧無心側矣謂其僞二字共應掃除但  
疑城洞開則大羣仍合高明其謂之何某性稟  
孤拙涉波已畏而羈踪未脫偶感披心俯仰之  
岐不臺規規幸密存之毋蔑爲罪案也

答唐毓承

海若之區鯨鯢所窟邇因兵燹餉竭民以盜爲  
生涯其輟耕隴上聽海波之沸者實繁有徒神  
君慈母兼而行之民寧其居而解不揚跋耆老  
父母之賜東南牛壁均受焉非一隅私載已也  
不佞竊分餘潤挾頌明聽誠不勝孔邇之慶而  
老父又辱惠存耶

答王克承

別來遽復週歲每念仁兄翻覆於江沙鯨鯢之  
中以我文弱禦彼蠻剛勝負之數恐不可保朕  
地有定數官有成案必不至爲之下也而究竟  
不受其驅劫乎天下事判與否相倚理與勢相

煎臨淵結網尚不如魚來而耕之易也况風波  
排盪蛟龍四鬩豈若几案吟哦之爲快哉狂夫  
之言智者擇之弟執寸管以與小人爲難亦猶  
之兩造之爭竭綿力啍口以御沙豪者也入苦  
不自知兄將反而誚我我何以應聊發故人一  
笑耳

答張仲餘

兄近况俱悉之采石弟念兄貧無以爲計其有

落落齋遺集

卷五

聖

力可効者試再商之不敢自愛也庭前玉樹數  
年所望此亦家塵至崇弟率意信筆所言不當  
天下大計聊不負愧於故人耳何以教我使發  
所未曾乎地方聲聞聞中孫民庶之口以備得  
失之林惟兄深心解此弟願聞之他寒溫語不  
足道也

與吳樹樞師

一入長安終日塵緣客債課爲公事偶竊暇晷

苟及國家利病賢奸消長稍一伸屈言之所謂  
末大于末倒行逆施甚可笑也平旦清心每自  
恨不十年讀書抱此空贊粉飾甚苦假若再侍  
絳帷畢三歲之力窮搜今古開發悟門或尚有  
長進業已置足半途遽難退轉日望老郎入本  
天之署傾武庫之藏耳小疏數千言舍問悉有  
抄錄可得一指其是非得失之故乎國學蔣君  
携得手札大快積想小試既售爲秋風得意之  
落落齋遺集

卷五

受

先賢姪亦青其矜諸門下士各各脫穎皆杏壇  
間樂事而更祈藥石之訓鞭策之方以俾耆紳  
者敢請

與郁念之

辱丈勤勦下訊益以諸品雅惠尤叨故人之誼  
弟身在網中聊復爾爾寸管作樂兩眼生情殆  
非奸官利根也丈何以好言譽我哉爾郎君英  
英露頰想見聰秀之語筆花浮動此種至樂誰

可易比長安俗地愧無佳品爲報容續未了

與繆采星

行時數行遂隔濶如許每次家報都匆匆一函  
故不及相訊近聞科考見遺甚爲惋嘆豈戰之  
罪耶抑觀者之質質耶遙想上下鄉城往來公  
私之事定無清心妙緒則雖謂戰之罪可也科  
舉不足重自當得之所爲兄念者大售之根基  
耳中年學力此時草草何日收功則三等一番

江寧府志卷之五

五

實足爲動心忍性之資吾以此爲兄福兄不可  
不知福而自錯過也 國事家事弟自開心此  
中有姑夫之商量家中有家嚴之主持但得賢  
兄弟時存一體週旋之念則弟之受取無窮矣  
凡事不能悉詳惟願兄以清心勸讀友于相愛  
爲第一義

與繆采璧

高明如兄不敢以尋常寒溫之語頌美之詞相

惻惻遙想文心之深靜學力之灑脫必有人所  
滿忍獨見斯狀人所飛揚獨見淵止者昨舍妹  
一訊來屋後之奴儼居新庄高明者亦復爲之  
平及問之姑娘采石俱云已必許遣還而特稍  
爲委曲如不忍敷離之牛者自非斬釘截鐵具  
大猛力則婦人之仁吾輩所共不免安能以此  
遂忘體念骨肉之至誼乎雖朕疾徐緩急之間  
竊以觀學道淺深之便矣望之望之

江寧府志卷之五

五

與趙漢如

兄之清心妙義而不遇國士之知豈好賻寶者  
不尚虛逸耶朕小格之以發兄猛力是亦造物  
之微也弟碌碌塵中僅博筆舌之爭都亦無用  
正如幾句帖括聊供觀者眼中之花究竟成底  
事業兄明心了眼應有以策我

落落齋遺集卷五

終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六

西臺書牘

孫老師

阮圓海

楊蓮初公祖

張篤興

曾二雲公祖

朱鹿遊

周綿貞公祖

蔣澤壘

錢牧齋

門人朱子潔

沈雲升

魏郭園

李緯敬

許約疎

毛禹門

蔣澤壘

徐若谷

夏絨菴

王洪崖

魏元白

錢梅谷

孫六吉

周綿貞公祖

吳石渠

宋一束

楊蜀亭

周綿貞公祖

張樂衡公祖

蔣澤壘

曹薇垣

趙芝庭

詹神南

胡泰六

饒業明

門人饒得渭

王中認

劉泰望

吳本如

吳亦臨

瞿芝達

蔡牟求母舅

申青門

申玄潛

陸東涵

陸足吾

白惠風

楊大豫

鮑上海

何武義

金稠原

楊大豫

陸鳳台

楊蓮初公祖

沈雲升

田陸海

周老師

又

程徵源

樊鏡陽

萬拙菴

卓嘉定

鄒靜長



陸景郡

張傑衛公祖

董見龍

李輝敬

李若鶴

劉康谷

程肖莊

李大衛

蘇齊通集

吳茲勉

王玄珠

門人余未之

寇禮亭

何大瀛

黃行其

董景超

梁樹宇

王玄珠

趙

饒業明

晏玄洲

朱上愚

楊兵馬

孫

林二府

蘇齊通集

儲文騁

沈愚公

宋文希

平白陽

王慈徽

郝西岩

閔非臺

申玄潛

徐未菰

練任鴻

徐月賓公祖

余星子

周求玉

傅元軒

孫咸若

葉震孩

落落齋遺集

卷六 目錄

七

吳玄垣

張澹若

宋一秉

胡浮冶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六

終

落落齋遺集卷六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勇遜之輯

西臺書牘

孫大任校

上孫老師

歲底伏藥批答諄至教思藹然如坐春風明月  
中神動心開又如聚米爲山谷規畫指授率朕  
有書山首尾之勢也老師以動天格祖之血誠

落落齋遺集卷六

一

旋乾轉坤之誤略用奇化正握機入微乃至蒙  
犯雪霜夜宿堯幕生聚教訓旺氣遂滿關山直  
美役奴於股掌之上韓稚圭之膽詎方此也以  
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千古不易至論彼  
中情恇怯者視關外爲畏途併御揄此鹽鼎之  
利此固智士所笑朕三銀獨無一出而每煩元  
老之親行者謂何中朝士大夫席萬間之隆太  
備見之談大率左袒關撫者好驚風鶴致疑動

縣有實長戈矛各各羅陳於中不覺以仰望之  
殷愛思之過今幸和盤托出兩者皆去羣情各  
安其故東陳遂惠其鳴春防帖狀頌聲交作老  
師至是直無異同之可計何殷譽之可言某嘗  
竊聞諸君子之意趣雖於十年之前所以皈依  
宗盟者不啻元祐之相司馬故按疏一出交口  
非之區某門牆之私言也老師身繫東正之望  
如山之有泰岱星之有北辰片言褒貶 國是  
存焉齊建集 卷六 三

所定知不忍因人而併疑其地因小羣而併漢  
其大羣近傳新督時諫褒獎士大夫狀狀相告  
謂休休有容收羣策羣力之雅念如此也不識  
兩新撫亦足快輟策否人有言王帥柔靡貴家  
輕華子弟時略血數口老師亦弗之器也果爾  
何不易置之乎進取之議咸願靜以待時狀何  
以長握必勝之算而不以歲歲五百萬罷散天  
下之民人人挾省兵省餉之私望不知其難言

之也老師幸啓教之恭愚昧無所適從但以  
吐肝膈爲弟子事師之禮狀不知開事甚愧于  
君子惟老師俯鑒幸甚

與阮國海

數年契濶曉得衆首款款稍談天下事而天人  
不得遽見拂衣人情恍惚何之故雖有甚難言之  
將不知何所究竟者年見階狀不期既已偏挽  
不得無可奈何惟願靜思深念早還入山之序  
齊建集 卷六 三  
則天下事尚可爲也情界圓缺多圓定命朋心  
了眼珍重此身五鼓夢中不及折柳以此數語  
聊附古人臨別贈言之義

與楊蓮初公祖

京口一別台韻忽九閱月矣老公祖米心道味  
凝狀如山沛狀如雨四方魚驚獸駭而下土波  
臣等僣耕隴華歆靜食帶露之餘而不驚其故  
信有道者治術之概而太也弟矢口橫騰不

爲吾黨之重老公祖事指我所求曾使樹藝  
南車大轡而長鳴之貴鄉新銓固當事者求  
豫章多收梗楠桐梓之思朕謀之弗協諸君子  
微有介介舊齋有云自家人說自家話一言被  
挑者之陰朕使此直諫大見參商今起筆匪石  
俱行矣微情苦口曲而調之化吾黨異同之嫌  
毋陷不遠之鑒老公祖倘有意乎敝邑凋敝機  
受廉仁父母之賜而遽奪之議從何生也從嘆

書齊遺集

卷六

四

不已仕者將胡邑實病今望而畏足老公祖何  
以爲計倘有可調之以求須相其敏力察其品  
骨今不審誰爲之署即如遠餉年年輸將而奉  
督率不及格奸胥作祟何法驅除倘復來而舊  
丞之類則邑化爲鳳窟矣吳公祖南還日費分  
疏亦敝鄉人士一厄也家大人時蒙盼睵感動  
於心家兄弟遂攜孫山當是一日之短夢弟病  
魔未去不敢重煩提挈獨家兄文心學力尚不

後人仰望老公祖之力全而注之沉舟破釜當  
有以報弟越在三千里既邀天之幸老公祖以  
骨肉道誼紹臨於鄉而使矻矻之苦志觀光無  
路老公祖必引爲子弟一體之責當無俟弟之  
控陳矣

與張篤葵

老公祖鑒朕之望如水映鏡空見者吟朕心善  
也貴鄉屬有參商銓席虛左借重老公祖提衡  
萍萍近集

卷六

五

人倫之鑒竊幾幾望之昨自一函報謝遂瀾疎  
至今朕神未嘗不依依法星之昭也家兄某薄  
有脫穎之地久沐國士之知而錄考見遺大負  
提挈將沉舟破釜以得一當老公祖既不棄之  
藥籠應不吝其神力某於三千里外獨此懸懸  
則委曲多方必致之棘闢者尤不朽之叩勸也  
乎足關心汗顏布瀆

與曾二雲公祖

弟迂疎白率不識治譜狀矣謂神靜者誠必孚  
源清者明必遠應魁卑紹之謂才魚鳥不驚之  
謂德俗吏馳騫腐吏牽拘皆非質也老公祖淵  
狀濬狀而凝以如山之力四國載寧一之休羣  
魔息飛揚之焰凡我父老子弟頌聲日來一時  
仁明公祖交相與以躋至治也顧司理還不副  
望不知誰何中傷乃邑父母且遭投杼蜚語過  
南誰爲爲之孰令聽之不覺爲下土恫焉老公  
落落齋遺集 卷六 六

祖定悉本末願開其蒙顧念爾時落落晨星署  
且莫借彼耳食者以下土爲悔地則奈何敝邑  
之民瘁矣日供騷役之不暇而竭土之毛刺心  
之肉大半爲胥鼠所咽幸新緒方清今又已矣  
署者再一擾之未卜所究竟老公祖幸時懸之  
心目庶不終癘乎試事媿媿陳賔宿昔友生誼  
無可已不暇顧言之行否狀憐才佳事援手非  
難老公祖勿視爲尋常竿賁而愍寘之幸甚

一 答宋鹿遊

淮海重地蛟龍所居民貧而易動也妖候乘機

故浪翻風具有隱憂在幸借老年丈壯猷坐鎮  
惠澤旁敷銷窺伺之雄心返哀鳴之鴻雁東南  
半壁咸受安瀾之賜焉惟科撫字背人所難調  
甘劑苦仁人必有仁術局外者蒿目而憂真不  
知所計區區管見惟有緩舊逋以勸終事老年  
丈以爲狀乎附懇敝同門丘義軒年兄竟作古  
落落齋遺集 卷六 七

人言之堪慟其年伯在堂有子雖育其矜而孱  
不任事老年丈幸垂情覆露破格提携之吾輩  
年誼應於死者篤厚想老年丈有同心也

答周綿貞公祖

托在宇下獲有桑麻雞犬之安既已如天之覆  
矣典刑在望正氣嘗伸稍得病春秋衰鉞之餘  
一抒狂瞽狀岐中之岐忽有發於意想之外者  
水火旣形羣邪窺伺老公祖聞之得無有慮焉

乎端焰方張內外交結魚肉我下土之殘黎老  
公祖爲民請命天聽難回則吾民之厄也可  
奈何第願微福星之炤雨暘時若袍鼓不驚父  
老子弟安枕而卧則剜肉醫瘡無所復恨惟是  
舊逋至踰五年理勢就難兼督調甘劑苦地方  
爲政權宜而畫一布之以絕胥吏漁獵之端飲  
德未有涯也老公祖倘不廢蕸蕘之采乎敝邑  
廉令忽以議奪今誰爲署之奸胥窟穴侵蠹萬  
落落齋遺集卷六

人

方積漸以往將不可問乘劉父母清緒而早調  
一精明英敏之才以急治之庶猶可救老公祖  
留意地方知無俟某瑣瑣也

答蔣澤壘

年兄行後自圓海入一變爲疑城自圓海行又  
一變爲敵國初以工垣之推生圓海之疑繼以  
臨川之難各致疑於圓海弟虛中觀之二者皆  
過也臨川謂雲中也自是一種意見恐不關於

圓海圓海夫亦豈忍至此特鄰里石調而發  
帖月吾輩人也乃情生疑漸不可解中細人  
之挑激至使兩正人無端蒙其毒聞培召侮豈  
不可爲痛哭哉今羣議紛紛未知解得與否而  
事端將自此開矣主安二字又較一人一人不  
足計恐夢在世道柄在中惛惛在精神漸不知  
所止耳如此景象安能脫朕如年兄驅省方之  
轍哉福清去志願夫高邑側目者東坐席未穩  
吾亦不敢言

答錢牧齋

官府隔絕惟有講筵一脈稍通其呼吸非具學  
識才辨精誠膽力者不能收格心之益以此望  
翁臺之人爲世遠計甚大非一人私言也邇來

同志分曹玄黃已見太阿倒授將有清流白馬  
之憂幸孫老師甚膺天眷入關可期而居中  
幹旋尤亟亟于翁臺是望東山之履幸勿久淹  
若向來持議之人聞已虛中無我不必墨念也  
不肯拙鈍搖下不能爲吾黨絲毫損益舌短心  
長面墻是嘆倘翁臺進而教之或終不至貿貿  
耳拜命之辱跂足以俟

答門人朱子潔

孫承祚遺集 卷六

武侯云學須靜也才須學也澹泊可以明志寧  
靜可以致遠每誦斯言輒爲神悚古今豪傑不  
能出此數言僕根器淺薄學力不到意於靜淡  
二字守爲涉世居心之本而塵務相關失其故  
我筆舌交迫迷却真銓忽接芳訊知築室靜修  
隔遠城市頓發起予之嘆嘗謂才士之致可以  
馴名文人之心可以學道以兄之才之年之文  
譽而高謝時趨晤歌一室何論文章吾以觀道

力矣勉思此意守而勿失竊因下悃題齋額曰  
靜遠愧不能大書聊以塞責簡讀妙義知心清  
而機靈風格道上無些子脂膩之氣更願罕其  
大提其厥勵而正和面澤總之清心所入自有  
真境非他人所可告語也

答沈雲升

向聞茶差爲僊羨年兄之僊僊也曾幾何時而  
風波澎湃對面如山人多鬼蜮之心步有荆棘  
落落遺集 卷六

之掛然後想僊不獨茶差凡乘馳而出超然於  
是非之外者皆僊也弟不得年兄之體而習爲  
懶不得年兄之微而師其心方且束首橫差尚  
有數月不得去勢必至顛頭而後已孫老師園  
有遠志雖中外尚有異同然可翹足俟也總之  
都中之議日變月化不可預設成局只看秋夏  
之交恐變態尚未止此年兄靜觀之餘何以教  
我併爲吾黨計乎

典親席圖

吾輩疏亦復如此不必言矣今萬一可爲者在  
九卿大臣之疏而太宰且杜門求去安得戶部  
有韓文爲之倡率耶此時言去不謂選官乃近  
於避事事已如此三十年重名須有結畢之地  
年兄素以道義爲太宰所重此事須一擬擬即  
言之不行事君愛友各盡其道而已年兄以爲  
何如幸密商之弟目小昔故不得即前席備聞  
落落齋遺集 卷六 三  
劉瑾時事壓朕而起以告知已過三日即無益  
矣

答李絳敬

纔拜鹽筴之敕又奉激揚之牘民之割苦分甘  
吏之拂肝洗肺儘覺學道者仁術自妙而信心  
中播養都靈台臺之割寸丹以灑泰晉之瘡者  
孜孜不厭如此弟坐困長安車塵泡影每披對  
大疏一字輒意根心飛也法星西去正輪孤危

勉首鄂洲空餘神律

答許約疎

老父母商懷頌致當於清風明月中置品憶往  
歲在清涼坐上識領光霽則亦時以清涼意境  
想像鳴琴之韵不意民有清歌 朝施墨網吳  
山吳水應笑廉吏之去亦聊以去後口碑明歎  
鄉之民心尚在也意者清固造品亦遠世法乎  
論久自定謹伸吉以俟錄分布教之絲謹致謝  
落落齋遺集 卷六 三  
緒之報庶幾我思古人之構不致煩稱以潤大  
雅

與毛萬問

昨忽聞太夫人之噩慘朕動色即擬是數行弔  
問朕猶憂意事轉可圓環召不遠且曲商昔觀  
以得一當不意大瑞既持於內痛清吳期期於  
外即太宰一片熱腸不得不觀望慎重乃少人  
交通大難先作同文有欲直道不行卻上書之



陳壽有言而使懷其疾也今日之事不臣臣正  
之季不臣者弟將焉山中之事與仁兄俊樂者  
使夫膳服明大奸錯去則吾黨可以吐氣而仁  
兄彈冠之日也朕向者之毒發之新猶可言也  
今發之江右謂之何哉仁兄虛明冷觀何難而  
可要之弟亦過計矣即霞城恐亦在熊旂間未  
知作何結局辱仁兄惠存發此憤懣洽寢諸君  
子皆行矣世道否泰其聽之天無足言者素絲

與解澤堂

前手牽輟想已入甕嗣後互相觀望彼此調停  
意求少解不意魁鮮亡命等語出而佐關兼內  
禍日深卒不可解徵爲相爭之勢於是副堂之  
疏一出公論爲之一變彼中善怕即陳居恭且  
出疏以奏瑞而他可知也總之事機既發要地  
絕無有應手照顧之人年兄試觀卽報與一

旨憲無可知事之究竟必至二正之季再覓  
於今日耳又何言乎時事如此可愛甚大為  
長安如在船艙中一聽風波搖蕩狀復想持斧  
乘馳之快也黔撫出疏自辨而不發抄近霞城  
於齊中諸公手覓得刺冊大是放恣朕匪石考  
功覆疏已爲平情之語渠意亦倣年兄功過相  
準之意有罪疑忌過等語似亦不必煩奏駁也  
意於功罪太凡中帶一二句足矣年兄以爲何  
非存非此集 卷二  
如貪嗔意欲行太宰更苦不肯留此局不知應  
如何收煞年兄可一言審數之

答徐若谷

朕爲萬里長城使礫礫書生安枕于此皆明賜  
也卿雲在望鈴拆相聞廟堂之上風波滿眼  
台臺憂心世道備不吝一革慈航渡之彼岸早  
貴鄉道德節義之風甲於天下不肖沐浴餘

伏爲升極豈特并州之念而已台臺收其風  
則幸有以敬之

答夏緘卷

台望隆重早借分藩爲一路福星此當事者猶  
資采望本有同心不意淮海多故舊者復留再  
三商榷乃鑒江右總之以道德之鄉處第一流  
人以竟從前第一等治行竊爲并州額手慶矣  
家大人村居却掃特承惠同故人高誼銘佩不  
落落齋遺集卷六

六

忘狀此裡裡者實家大人之教也朝四暮三其  
謂之何來賜謹以璧返統希有共不恭但萬二  
生極感竭力昭雪鹿洞生光台名當與紫陽並  
傳矣

答王洪崖

諱道元廣東潮人

台臺洪猷充節監立千尋海內正人仰爲山斗  
固非一二含沙之口能鼓浪而挑也也嶺表重  
地正借福星坐觀澄清之烈益懸延牙之望彼

人已敏異而歸殆不願過爲介意韓正老乃吾  
輩正人且與家姑丈宿契俟其入時一解之不  
敢負惓惓之託也

答魏元白

諱光緒山東按院

讀來教殷殷世道之憂乃長安鼎沸而台臺遂  
乘閣上仙仙乎湧日吞海令人慨狀有乘桴浮  
海之想今而知人間險幻不在大海茫茫只此  
陸地奇波漸成蟻穴方謂靜以消觀囊之熱腸  
落落齋遺集卷六

三

猛以清懲城之深窟而雷霆忽下狐鼠方驕折  
檻無能掛冠有志獨恨不早得補浴之手探驪  
珠而掃妖氛耳

與錢梅谷

向在南康有一府學訓導王之臣貴州人甚有  
超狀意極於白鹿洞中禮重之後轉貴陽教授  
十月圍城督諸生以死守乃圍未解而已劣  
兩院雖敘薦以卑官寒冷莫爲昭雪頃其子亦

以明經應試特疏欽上曾爲達之貴衙門陳公  
祖竟不之許但念今天下官爵冒濫功賞混淆  
彼一老明經受國城數月之苦能倡率耆耜以  
死守之義僅以循資之故使曳裾侯門真可憐  
也此種情事似與矣自陳乞者不同台翁倘可  
爲一言使達 天聽乎想仁人君子有同心也

答孫六吉

恭惟老師以正法眼觀下界空華直提人心膽  
落落齋遺集 卷六 大

於月鏡中魔障畢消孤禪始破塵飯土羹者更  
覺無處生活此亦敝鄉一變至道之時也復來  
公與明相須而文與法自合精氣所通神明爲  
動況於握繫磨烟之士乎續望峻卓榮膺特簡  
不得久借麟鳳之章狀數十年間敝鄉有棟梓  
之遺則皆誦明德於無窮也某經裡爲性直於  
邪正消長之關茫乎未有所窺聊復徇臆妄宣  
耳今愛靈時華孤風日驕內外之變隱憂方大

試望老師還 朝展補浴之手作中流之柱  
是世道何幸如之瞻戀宮牆不勝耿耿同氣之  
懷未敢以私瀆也

答周緝貞公祖

異同之言發於吾黨流波激電離張巾洞之焰  
所謂楊墨慘於洪水信哉言也中外既已分會  
是非從此始定小人之網或未易張也今發難  
者去矣化異爲同似乎有機安得且曉曉駭聲  
落落齋遺集 卷六 大

之入使紛狀者望斗極而止其所平惟台臺教  
之不取不竭驚力以從

答吳右棖

年文品力吾黨托寄甚深非宜爲一時華要而  
已當事者別有宿心特之堅確故不遂所願朕  
留居嶺園出大手眼以驅邪指佞尤世道不幸  
也爲期不遠努力前修若時事尚可支撐不遠  
掛冠以去猶可快飛鳥於長安傾倒數年心曲

耳

與宋一東 律陶集

年臺持斧而出澄清畿輔且舊遊之地吏弊民  
情可炤燭數計也乃中朝議論忽復紛紛而  
雷霆震驚冠冕疾可爲班行短氣年臺聞之  
得毋拍案而起乎井陘趙王君弟典共事江右  
甚知其才品如玉之粹者也年臺留意拂拭之  
砥柱既移吾黨遂無領袖官念近事惟有鈔書  
落落齋遺集 卷六 手

答楊獨亭

律金通升從今

敝鄉得歲愷悌君子多辱而臨之缺肩指卓魯  
未有不首推老父母爲東南半壁之冠者驚濤  
屢作正見安瀾非老父母妙經深心不知張皇  
幾許若輕緯之精冰玉之精固非贊嘆之所能  
盡也山公坐上翳目以書不盡種種

答周繡貞公祖

敝鄉河殤已甚十室九空蓋不俟水旱爲虐而

皮骨將枯矣幸遇仁人之屬甫脫呻吟漸有起  
色乃生之不辰造物者橫澤而魚之引乎而撓  
是在老公祖惠澤從心再見需鄭公之斧規耳  
暇未敢望調亦須爭若倖膏澤以母爲民援則  
老公祖可以便宜行也操僕勤報公言請命朕  
不如老公祖之一言九問伏讀大疏所謂仁人  
之言其利溥哉有焚香以祝耳

答張樂衡公祖

落落齋遺集

卷六

三

弟習爲外吏每謂官評長短惟地方知之最真  
故不敢以耳食之見短長外吏若碧山劉公祖  
之議蓋先得此心之所同狀者也前雲間之舉  
本以士民之意而貽累賢郡守以行益恒言其  
所聞老公祖言其所見公論昭朕老公祖何嫌  
何讓遽思棄敝鄉而拂衣乎覆疏蓋屢促之祇  
以太宰杜門百事推聞答已隨到隨復今郡覆  
已奉明旨矣以部選非本衙門選也老公祖

持斧澄清敞鄉方有雲開月朗之色即報滿期  
迫何妨請寬且散郡五邑三缺共今所藉於老  
公祖之釐剔者以日爲歲萬勿孤雲霓之望也  
水災再告民且爲魚仁人君子惻朕動念知不  
俟詞之畢矣

與蔣澤壘

月初即草數行奉訊未得便發一閱遂二十日  
可見長安之混也朕時事亦不出所料今萬元  
落落齋遺集卷六

三

白奄奄一息生歟未卜林心弘之逃大爲衙門  
短氣昨士光亦杖發矣了此一索全是太宰之  
力雲中已丁外艱大抵從此可以靜矣管齋帖  
月爲茂明所轉都有化異爲同之機亦世道之  
幸金堂纔可留而副堂又有必去之勢若留得  
太宰則可爲也終日騎馬而待漏則坐於松棚  
聞諸璫方以武廟實錄進則禍未知所終  
生掛冠之想年兄何以教之

與曹穰垣

謝文衡

年兄以絕頂精神做出絕頂好官龔黃卓魯復  
見今日移地易民不過赫月可以分籩前者加  
銜之議不敢力爲贊成者吾輩但討一分便宜  
便有媒孽者居其後孫恭甫年兄所以被此者  
亦以加銜爲之祟也功多賞薄乃有餘恩年兄  
以爲朕平長安光景大抵是二正之季士大夫  
之憂未已即社稷之憂也方發掛冠之思年  
落落齋遺集卷六

三

兄何以教我

答趙芝庭

謝鳳圖函周令

側聞老年丈妙手運斤清心茹蘗胸有成竹目  
無全牛纖南卓異之聲無不首爲屈指者夫今  
之令亦難矣催科則病民撫字則病官急操之  
似於釣奇緩繩之易以滋蔓使安焉習焉雨濡  
風蕩而不詭不驚者此真治術之妙也老年丈  
殆近之矣既爲第一等今自有第一等官位論

自在翹首俟之

答詹神南

諱應麟嘉興中

嘉禾爲浙西重地非深心大力未易妙入人心  
老年丈淵狀止水挺狀孤幹恢恢遊刃定有不  
言而使人意消者下車未幾先念故交遠馳翰  
貺見之欲汗也弟拙疎自信碌碌如人已覺羸  
枝之窮空灑把憂之淚老年丈何以教我乎

答胡泰六

落落齋遺集

卷六

言

粵東之變紀綱掃地國家二百餘年未有亂  
民披猖一至此極者豈特一方之慮實關天下  
之憂自非老公祖文武壯猷剛柔妙運定亂于  
呼吸之際夾機于緩急之間則禍不知其所終  
矣二千石自失民心持斧之憲臣何罪披中士  
大夫自有公論廟堂之上自有處分總之紀  
綱爲重義不得姑息亂民而始禍有罔亦不容  
混淆國法讀大疏再四情法曲盡似無以易

之矣

答饒燕明

諱景瞻清江人

地方之變固云意外朕釀禍有本縉紳之口不  
可諱也握兵者道其罰而旬宣者分其咎是豈  
情理之平不佞竊効一言云身在內而閉戶不  
納是爲畏禍身在外而開門揖盜寧無後憂今  
臺下焦頭爛額矣又何罪焉以風紀之故而苛  
於共事之人要終不能例辦公論也敝衙門行  
有持平之議臺下亦且靜俟之耳契濶之懷實  
增惋嘆矢竭區區不敢靳也

答門人饒得渭

緬維高韻與日俱長發久闕之光以生故人之  
色蓋屈指計之獨未曉文心道味竿頭之步去  
阿蒙幾許以此耿耿耳專事大爲駭人波及尊  
公尤爲悵悵情事曲折昭昭耳目掩面入心者  
固不能以一言操功罪之衡正自無煩過慮主

持公議者應且有說耳長安如沸瑞禍不減於  
亂民僕方履虎尾而想掛冠不審得燒燭以待  
良友之至否先期就道神靜心閒亦戰必勝之  
道也倘有意乎

答王中詔

律永吉定與令

每從薦剡中想見芳標清韻超朕治譜之外其  
自驛車來者又無不口頌仁風燁燁聲光梓里  
生色幸以立水抽繭之意慙勉前途吾輩有一

詩集

雲

片血誠入赤子腹中則神明鑒之豈有不能動  
物之理托在同心固無敢不竭也

答劉泰望

律斯懷海澄令

猶憶明衡年兄在銓署時問其將來之秀於老  
年丈首屈一指弟每藏之屬問明衡非妄語者  
也老年丈芳聲卓政有口共芬今居波斯在藏  
此亦吾輩亭亭獨上之地海上之民習於污政  
一沃以清風孰不吟賦入心也仰惟勤勤下問

此篇片味可以特選者本處為第一集也

答吳本鼎

都下詩集開傳一齋以謂為動起台蓋仗劍  
遊風騷在心我索在手房銷跳梁之威奴腰  
視之志如轉枕傳傳所屬雖自應不同乃其  
大者尤在聯和文武稱除險域每啟座師從關  
上書來輒嘆服台臺聯妙況維不啻戶出而  
盡觀畫之方筆能聯聯之劑是又在台臺聯治

詩集

雲

而成之夫劍羅大解最患參南適左論以此病  
病本未得應此無微狀從不敢論誠恐事自謂  
多指亂亂失不如此一段罪難領管中窺測  
每欲以此首相告後輩然心神力廣益集思在  
喜聞諸君之說者也聯傳通辭散教布之

答吳亦臨

猶憶途次一晤芝眉至今耿耿於懷也年丈卓  
識孤標珠圓玉瑱而久瀟瀟幾兩地聯清香





答申玄清

邈邈翁如急雷轉之才老年猶沉神陶然  
米爲山谷使人踴躍有尺組繫天驕之想乃明  
給甫下菊議起生凡在知交之末共深多口之  
笑悠悠廣路不足爲老年翁自鮮瑕策索及三  
十年前金鑲遊樂則九原有知率無太息甚矣  
談者之奇事快讀大難難若指掌難向敵開容  
風毛罕見誠難此難已首肯即不意難難老  
落降霜鬚髮

卷六

平

答陸襄陽

長安聚首悠悠可思難難偶阻仙旃南遊殊今  
吾黨有奈真之恨狀瑤嶠方飛緇緇緇吳山  
吳水一年迢遞天之所以厚罕兄者甚至不須  
羨羨無招袂也太率方欲破格用人總不能

轉坐今梅外新梢新葉新葉出之池也年  
兄青銷鳴和正軒轅事俱兩難數篇大文章爲  
整頓乾坤計耳申玄老起掛雪口殊起意外狀  
總屬前人寶鼎不足爲用也一函幸不泯沉何  
當爲行李之累偷兒眼小觀此處函豈安書真  
法萬金平一笑

答陸足吾

年文行復正氣道義一切 歸計民謀俱無人  
得其要領吾鄉落降雨三人尤覺孤弱不能與  
蔡賢齊地僻照著何武老處再建危獨助存  
國本儘堪平平一轉前昔學已精力竭氣盡矣  
此亦孤獨一微也年本早平新觀事更有大於  
此者官府參南仁賢落歎豈年丈優游松菊  
平弟風技方竊白雲在腹不知能坐侯使節之  
人否

答白惠風

陸昭清

棺纔落窆風行千里自是尋常事在經濟事業而上走猶屬閑事不與外朝事空言無裨安所當爲一平陳陳寬插之間斟酌布之而毋護恣雖繩臂之吏於下二千石之責蓋此矣台文妙手精心宿有商籌知新政卓冠兩河欣爲梓里生色若匪匪使小誤五實年凡自不作此俗見也奉命即無教之不獨介意

答楊大猷

方集河南作阮

長安聚首正賴同心之雅今年丈持斧南巡地居四方之中央則陸海一方即所以又安天下固不獨兩河鮮賜已也但吾黨將路又見玄黃之血每思脫離此地而羈局不了遙望馳馬之行觀風問俗不啻仙境聖地方治狀自無遜於水鏡中弟夢草未華錦帶實抱狀無以答下問之雅若此中近事只太家求靜耳看吾黨福運何如年丈高明之見幸有以教我彭德白守欽

府之卓狀者也幸賴諸公

答施上澣

老父母治行卓絕有口能言有心井曉無俟不佞之微塵謁沐禪益高標也觀人之方甘苦自知與民之分甘苦者知之匪匪獨堯乃棄脩采尤非其質狀以見仁人君子孜孜求瘼之心矣巨浸精天吳民其魚老父母德政所感靡善牧靈聞聲疾未如往歲果何道以救此

存存野莊集

卷六

五

答何武義

台臺正氣肅功昭垂雲日迴翔南粵共祈康康之懷狀內之坐嘯雲霓所謂康康便計從來大經濟之手率以鎮撫一方歷年久長乃得盡展漢獻建不朽之業且建觀世廟欲建其功每爲小人藉口惟君子退守一步則人心轉有餘思正氣亦覺精瑣白臺之暫留甘棠舊蔭也萬本宜動東山之思使不知者以爲介介也肝

私敢請俾山台臺其備盡之伏讀加派疏冊  
民進命爲 國其本俾令日有十五人心自臺  
之心而彷彿其跡端意以行於天下何至騷擾  
窮黎此固不肖之所神仰而舌甘者也何敢愛  
焉

答金桐原 韓世俊

清風明月報際玄度之思每念世趨變夷人心  
波蕩鉉政幾於離離適宜愛之以節乃可以通  
其窮而疏其羶狀已者取未滿志焉山公座上  
清退簡要如翕蓋者惜不敢多屈而以些小同  
儔之事茹辦不吐羶狀書謝不獨明厚亦將砥  
世也相知錫其鑠此義引頓頓之出在且暮  
聞耳弟孤拙無所短長心之所存不能畢達何  
意耿耿者辱鑒信於千里之外耶

答楊大豫

代函纔報俄接嗣音弟於諸兄輩中最爲拙

孤懶而廢其何以承下問動動如此狀弟於中  
上治狀實未有聞從此當時時博訪以備勞荒  
之采苟有所聞不敢不密以奉告也邇來議論  
少似靜平不復爭水火玄黃矣此番舉動所傳  
聞者多出意外狀不關吾黨相知則亦付之度  
外而衙門變態沓出又有孫堂翁之變其可泣  
嘆也貴屬推知治行卓絕而風格不凡者鑑衡  
定有別得可舉其名見示否餘無足爲年兄道  
弟亦十有五六杜門不出總無好光景也但望  
文場監臨如雲中絳仙耳

答陸鳳台 韓克學福建布政使

景仰有年矣宦途修阻無緣識荆敝歷之偉望  
峻卓之芳聲私計粉榆光耀建牙之指者實惟  
翁臺是賴邇者八閩莫安紅夷底定則經緯之  
績居多雖計前啓事方議暫停而公論所推要  
計超乘或需次撫閩戎先陟卿寺當事者正有

商量自不敢後駕力也伏讀條教霽湛霜明  
圖計民生可謂要言不煩矣以此實心實力仔  
肩天下大計何事不立何處不清仰窺淵妙之  
藏必有燭照於四方之故者其亦可傾儲而敷  
之乎

答楊遵初公祖

向有一函馳候想已徹覽近聞巨浸稽天民  
爲魚所恃仁人撫政活我災黎此中正竭綿力  
存非邪世其

卷六

武

共爭改折其嚙急要藉全在按臺公祖勸諭幸  
老公祖鼎力促之敝邑十有七濟近在昭陽之  
下尤望被格爲民請命近武進機留即可以青  
陽移之敝邑素與當事者言之未嘗得從所請  
否長安變局日多弟以拙直賈買而行殊愧無  
所短長老公祖何善之過也幸下之庇已弘而  
遠益之以翰脫更令汗浹附有一絲爲獻亦野  
人之芹也

答沈雲升

年兄行後吾輩遂覺孤寂又當內外水火之時  
語嘿兩難官命如華真使人望巡方便者如雲  
中仙也執法除殘親風問俗步步是實際事第  
正悔擔此虛差却於驚背混此歲月年兄何暮  
之過也人情險巇議論亦淆正使浪息波平原  
自天清日朗年兄虛觀近事且謂之何其有可  
以教我否靜長年兄治行旣已膾炙人口學道  
落落齊進其

卷六

章

答田陸海

諱唯嘉浙直鹽院

老公祖正色昌言主持國是屢折璫餽不避撓  
鑒同志者方望爲領袖耶邇來盈廷請劍猶是  
老公祖餘勁也何云不合時宜哉弟孤拙無似  
碌碌猶入老公祖以宿愛之故而過譽之愧矣  
愧矣敝鄉凋敝之後重以商羊爲祟民且爲魚

故亦不飽當事者按畝責賦欲舉從前救譽成  
例一切寢格恐洵洵思亂吳越間將無寧字老  
公祖握兩地之命脉爲民造福端有輝璧仁人  
一言百世之利也楊蓮初公勳端嚴敏靜吏弊  
民生洞無遺炤今譽望日重遷期不遠尤乞老  
公祖爲地方借寇完此救荒大政備有憲手辱  
承手翰故敢率布

答周老師

落落齋遺集

卷六

五

久無便羽遂隔冬秋近從俞令親拜雲中之札  
併悉吉履及太師母喪事之期正擬抒辭作晚  
一申門下士私念忽枉台命履以傳信之言恭  
不敏以鉅釘小業受國士知而今臆膺間積塵  
落暈且忘之矣况號爲古文辭尚未能幫字切  
音顧欲執筆誅行哉伏讀懿略瞿然下拜實深  
篤行先民有道仁人之想不獨景閭範而式聖  
善也附塗歌巷嘆之後託姓名以不朽言即弗

文豈非快事要以機絲雲錦易蕪穢之言碧玉  
文犀飾瓦礫之語師命則重愧拜何安至白毫  
頽秀實分夢中之花庶幾向管中乞靈以不天  
貢明命未知筆神見許否耳

又

長安之局正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一時意氣相  
前倚嫌互起總是聲望皎皎之君子各有獨登  
壇玷之意而事會偶有參差人情又多挑激道

落落齋遺集

卷六

五

使剖心立血之交情忽入深雲迷霧之變局即  
圓渾年兄一去雖有微情亦爲人誤今喜亂者  
惜以爲題好事者蔓傳之謫吾輩平平澹澹何  
樂有此豈非氣運乘除君子亦有不能自主者  
乎今波浪少平全局尚在所難言者聖躬孤  
弱特甚左右伏莽方深昔人謂參政他日之憂  
也老師能終以度外置之乎蕪相公快快而行  
怨尤殊甚彼謂調停已苦而公論遽議紛然要

其病根獨不鄰於南昌波及禹門兄陰厄其  
出機會屢失可爲嘆恨老師且幸秘之禁向出  
口見憎不知何緣獲戾若復言此又增一重罪  
案矣吾鄴水災正在力爭改折不審得從所請  
否急候按臺勘疏老師幸着力言之爭十纔可  
得五也台齒饒父母廉明爲一時冠已心誠之  
不敢不竭齒牙之力諸門生漸次出都今只寥  
寥兩人林門生聲望甚佳老師時一提撕之則  
他日同心之一助也時事日難頗切端思老師  
幸終救之

答程徵源

諱正已保定巡撫

恭惟台臺皎若鏡懸淵如水止吏民之科病直  
須坐炤兵食之單匱何難巧籌乃虛懷不居殷  
殷下採夫罷餉留兵則此五千人者向豈有量  
沙之術乎抑別有醫瘡之法也財盡則議銷兵  
烽急又思秣馬多與去寧有擇焉權緩急之勢

而謀分合之宜問疲曷之籍而簡精銳之旅蓋  
書生勤見不過曰少勝多實勝虛耳局外何知  
短長惟台臺精核而妙運之并求向者所以留  
兵而罷餉之說也狂瞽曉曉以發高明一啜

答樊鍾陽

諱尚燦剛淮鹽院

今天下竭澤而漁賢愚共嘆似乎舍赤子之皮  
毛遂無點金之妙手狀猶是鏖敗而入年臺之  
孽畫何處生此五萬之羨七萬之抵也天下事  
不得實心實才以爲之其腐敗金粟而枯竭脂  
髓可以數計乎從來經國名臣原無奇方神力  
如此苦心如此通變如此先公後私則既盡之  
矣弟愚亦有心拙無所效捧讀大疏祇有額首  
已耳

答萬拙菴

諱谷春吳縣令

老父母逸才慈炤幾於遊刃燃犀而氷操瘰狀  
勺水不飲此治民之所交口而頌者也方今異

診頻仍民窮盜作朝端日見紛岐內外正當水火民生國是端緒老父母入而主持之不佞碌碌無奇心長舌短其何以答有道之譽祇有愧汗沾衣耳

### 答卓嘉定

敝鄉不辰遭此巨浸所賴仁人君子引手不啻起白骨而肉之也伏讀台諭奔走汚泥間饑熬苦字字日燠春溫從此民不知災矣哲人謂救

落落齋遺集

卷六

星

荒無奇而程子謂一命之士苟存心利物於人必有所濟通此意行之動念具有化工出手無非生意未有心莫力竭而澤不下暨者也老父母聲聞卓狀德政不勝書偶推目前一端言之耳

### 答鄒靜長

手教再及談甘州事如指掌即聚米爲山谷不是過也邊疆之事如此使弟長一識矣華璫之

局草草而敗幸得支延目前而側目者方深亦聽之耳居此一官殆非計生死毀譽之日也

### 答陸景鄰

當今經世之才目之所見心之所許實無居台臺之右每向相知華節非敢快也貴陽危地乃大手轉旋脫穎而出之會頗豐功偉烈者將滿天下又豈俟某之三寸舌哉台諭屯種鼓鑄悉經濟實用根本先圖而歸於減以求精此一言

落落齋遺集

卷六

星

者尤故時急者居邊境者樂不肯言亦不肯爲每念封疆之事難以應決不敢浪置口語台臺以一旅一卒定前人之案則成敗利鈍之數瞭然矣內之所患者獨遠徵兵而多費餉餉回不容已願寢徵兵之說耳蔡元老負天下之望台臺同心戮力以成之銅柱之標某謹執簡以俟大刺澤志名山不朽時一披讀以爲慶玄并州新態遂復爾爾台諭業心識之矣

答張樂衡公祖

敝邦荒陋之區老公祖法星炤之朗朗乎耀於  
光明之域矣洪水爲虐一望渺茫漂蘆沉寃之  
景啼饑號寒之聲老公祖耳而目之繪鄭俠之  
圖以獻而當事者以爲謾也行且加罪於鄉士  
民弟若輩從此緘口矣仁人之言衆心拜之庚  
桑畏壘百世不敢忘老公祖也

答輩見龍

韓應舉

落落齋遺集

卷六

四

兵興以來民力已竭當事者尚仰屋而歎每見  
聖明一番發帑即滋一番盜騙從未有費省  
而效多如台臺之也政者台臺經緯之妙仔有  
之力實以謀國苦心拮据從事故荒郊變爲  
沃土勸農即以養兵其實心快之不禁舌之津  
津也豈足禪高深萬一乎也事惟廣惟勤惟久  
乃克底克國之績台臺尚堅忍行之以紓國  
計之乏此賊奴第一根本計也台貺誼不敢自

郊朕以新設之節有捉襟之勢一絲一粟皆在  
區心節縮中何嘗捐俸以賜乎敬心佩之完璧  
以返

答李緝敬

不肖謬謂差無仙凡視其居之者何如耳台臺  
梅真實心發大願力炤之以白日拂之以清風  
吏洗其腸而民飲其味台教所謂行所無事則  
真吾道之仙法也台臺心可自信而人亦無不  
爲台臺信學術事功俱在不欺兩字中而獨一  
方禔福哉不肖飯後有素正籍箴銘乃台臺將  
以例讓其如同志之主盟何

答李若鶴

慈邑宿稱劇地非運斤之才未易愉快也每聞  
品望絕羣而上如百鍊精金浮圖合頂豈憂豎  
風吹墮哉弟最以疎拙自信尾勉支吾所望同  
心早入正人生色耳



答劉鹿谷

近從德化令君便郵附有荒函奉候想已徹覽矣老父母苦心苦味士民知之當事知之所不知者一二含沙之口耳常陰不改槐路方長終當爲老父母自去後之思何況計典斷無吹毛碎璧之理也老父母不須介意春風北上拂席相侵彭澤酒錢不致覲拜惟台慈炤察

答程肖菴

博經河南撫院

落落齋遺集

卷六

吳

恭惟台臺志在憂民道先濟世風雲變色禱俎蓋是甲兵雨澤從心鴻雁肯歸樂土蓋中原爲天下之命脉而台臺作四海之斗杓澤豈在于一方功自關千社稷昨者進璽太疏獨著微戒之詞大破賈誼之習迨觀盈廷之諸諾益想正臣之審審拱聽履聲以作柱石某空有愚忠若無佞舌方轉喉而觸諱輒望若以捫心何嘗下問之敢更沐百朋之錫永懷明德可任瞻聽

答李大衛

諱思哲浙江按院

馳馬南行風清兩越每讀驅殘黜墨之章稟有稱氣至憐惻民隱繪圖請命藹乎仁人之言也台臺之造越者至矣早望還朝主持國是將梓未徵有餘庇正恐孤踪已還無緣再領塵玄耳

答吳茲勉

諱之州浙江督學

老公祖文心繼炤迥在天際俯觀凡界直懸肺腑而獻之區區模索妍醜較量短長不足道也以九十日盡兩越三試之秀如風行電過十不失一方今相士之神不得不推老公祖第一矣文衡所重教化攸關越士嚮而陰衡亦善變以

落落齋遺集

卷六

理

老公祖之陽明孤峻明表而微導之必有道衡入人之妙竊洗目以觀成不敢誇頌前美而已某方懸直見情勃有專儲之想吳山片石仰望真人紫氣幸知緣法若何畏辱高雅倦倦敬謝

太德并布依斗之私

答王玄珠

瘴地僻遠人所意厭而翁臺凝神畢慮以居之  
霜月高懸夷民靜謐勞苦緒耆詎能方可擬矧  
孤忠環召久在馳驅人心未能也朕要以東  
正飄零之時尚有疾風勁草挺居天末則吾道  
有人同里生色所望旦晚還朝砥此狂瀾耳  
何武老有國本邊功抵餉三素方在推轂開  
落落晉遺集卷六

吳

事忽中變正恐以敝郡爲累不知遲速何如  
父母水清山立刺心愛民真一時首出斯民直  
道與緇衣好德正自不能已已台教蓋先得我  
心者逢人說項早已竭此寸舌矣弟孤踪踽踽  
抽身無路每懷大雅何處晤言臨風悵惘

答門人余未之

每懷清晤夢在長松白鹿之間偶一杼眉談天  
下事猶往日餘緒也何日北上潞茗黃驪助我

靈心浣我塵而乎勿久作兒女戀戀也近見賢  
書故人寂寂毋乃爲彼哉所笑寄語諸兄宗風  
未墜吾道不孤勉思進修以觀後效傳兄并道  
耿耿

答寇禮亭

諱慎蘇州守

治敝郡者不難風馳雨驟難于霜明日皎要便  
人恬于理俗息其囂各有恥浮薄而勉忠厚之  
意則至治也老公祖居之以惇一臨之以清嚴

落落晉遺集卷六

吳

民風吏習肅朕丕變師帥之義洵無愧焉繁已  
書上上考恐不能久借寇居朕商羊肆虐之餘  
兩粟無計轉漕益迫而纖璫復挾其重以煎此  
遺脂挺而走險亂可翹足時也老公祖調甘劑  
苦莫難此時東南半壁之憂以累老公祖矣高  
明何以計之

答何大瀛

諱應瑞

敝郡向借福星民飲其和煦熙如也士澤于道

彬彬如也觀於大射人有尚功尚德之思焉以此知老公祖衡文之政中土丕變矣數十年後猶將歌咏作人之澤況雲漢昭回之日乎不佞一觀台光每懷大雅輪虎之辱敢不心佩

答黃行其

外吏之難非官于外者不知也李官之難非久于李者不知也台丈以才以識當事者倚重尤殷則其難定倍于弟狀難盡而易者至矣都中落落齊遺集卷六辛

答董景越

粵雖僻壤狀西南夷動靜之咽喉也從來治民多良吏而治夷者獨首班定遠寬猛綏綏之間非深心淵識誰能妙運况當此土首跳梁滇黔蜀騷敵之會乎台臺才而本之以誠識而濟之以膽將安粵以安西南半壁反側者將望風稽

額焉側聽鴻聲書之竹帛

答梁樹宇

論建廷

年丈天賜異才瓊芝卓品黃堂奏最中土風清昔漢詔二千石以政平訟理爲安民之要今民之不安政之不平也况藩屏之地均調實難年丈明柔妙運爲民大父母事復河南南陽之不可問乎

答王玄珠

落落齊遺集卷六

辛

粵西僻在天末漆網濶疎聞雉獵臺而額狀異漢官法甚其不肯有司家奴胥吏雜出而蠶食之若得廉吏則易安也台臺清霜所拂人人易腸田泗且極威帖息獨黔稱方始不免於騷披髮大黃區盡耳何武老之遠聞非共志狀二三同志者吾力止此將備火相曹台臺略問善惡存之同鄉主盟寥落已甚日望台臺竣事而入若嘉惠之及殊爲慰悚絮語陳謝亦附于同封

之意也、

答趙

薛天鑑

國計匪細私羊不勝意也當此而言重商幾于  
塵飯土羹朕清其弊盡其害仁人之手何有上  
下兼利之法獨地方苟挽則又在執持之力耳  
年臺合款長以挫鋒人稱利津國無虧損此  
真救時妙才也無憂匪細矣

答饒秉明

薛薛弄道集

卷六

五

台臺峻節弘猷歷中外襟朕建牙之盛矣每  
民不靖自有任其責者公論昭明飛渡已息梯  
袖還山介不可奪難進易退風操迥朕不佞嘗  
謂行藏大節卓處其後可以留而去者不失爲  
高標不可不去而留者不免爲懸位此一行也  
公論所以益明而台臺所以愈隆也出山之期  
屈指計之矣

答晏玄洲

薛薛

地方數厄洪水虐之而老父母造化之手拯之  
沉淵仁心所喻民不知災離卓譽久飛即在異  
等之擢猶得微申蔣之靈造命災黎則眞非望  
之喜也改折一機費盡筆舌幾于坐爲罪案今  
以全災微 啓蔣可少慰仁人如傷之思若敏  
邑無天徒有向隅之泣耳 國是紛紜願望主  
持豈弟父母每爲歌詠不置無俟台命也

答朱上憲

薛薛弄道集

卷六

五

治兵治水宇宙間兩大事神聖之所經營豪傑  
之所馳騁蓋此矣非有絕人之才入機之微則  
不可以得志矧禁旅煥龍未鼓氣衰而一經台  
臺整率如李陵猶旌旗壁壘一新也以此律略  
出而視河雖沉州潰堤勢方孔亟知河伯效靈  
不煩螢馬之沉矣黃流既平措中原于衽席不  
肖輩俱可安枕沐如天之庇甚大當執筆以俟  
用紀明德

答楊兵馬

司憲之難百俸外吏法易施權易操  
別也終歲而璽無玷焉如臺下者指不再屈不  
佞即旁局乎狀廉聞精采時口若譽若以守法  
爲忤俗則不忤俗庸能守法也歲計之役無煩

答孫蘭晚

諱森

弟聞人多矣見吏才之敏妙脫手彈丸者莫年

落落齋遺集

卷六

書

翁若也在江以目在每以耳兩地政績可謂入  
于精微使人意動而精消惜郡司馬之權未快  
所期耳朕才局所恢復運以深心而一根極于實  
地則真無前之業竊願拭目以觀超簡者也

答林二府

向有一兩奉候并鳴感佩之懷承台教倦倦具  
悉尊旨每念敝邑凋瘵之極不勝科擾之煩譬  
如久病嬰兒奉其父母啼號雖切漠無動念而

仁人君子從鄰舍來撫摩過千已出喘息漸蘇  
方知有生之樂其如鄰翁之不得久處何也朕  
歎鄉之民沐甘雨和風之賜從此支持綿力皆  
戴德之年凡可爲老公祖效五袴之歌者家嚴  
已命之不敢忘也

答儲文瞻

諱麟祥

襄陽宿號劇郡兼以征兵轉餉之餘楚地騷騷  
殆適守土者倍費指摺即功令忽緩而乎定安

落落齋遺集

卷六

書

集哀鴻可念其未可以鷹鷂易鸚鵡也老年丈  
茹藥爲味運斤成風卓朕治平第一至于以完  
糧作欠顧豈司帑之別那抑部冊之混亂乎當  
事者知行法而不知核實錯認糧種每爲人笑  
了不足以損吳公治行宜別白之可矣

答沈愚公

諱巨濟

居高者難如水之心御刺者難迎刃之手然此  
兩長損不多屈台丈何其裕如也越俗好波而

聲光所在又往往交相凌軋錢塘固首邑將以表率諸長令而弭其心目其難其慎倍于他邑台丈得無深恩而却顧乎民瘼國是端有厚賴詎止榮施梓里竊願附古人諤諤之義也

答宋文希

老父母親民如子治虞如家幽隱之情朗然畢昭人盡托衽席之安也民之無恙忽廻福曜豈弟君子之歌方與琴水同韻某托在棠陰久沾落落齊遺集

卷六

奏

港露瞻歎之懷實倍倫等與人之頌豈敢後焉辱翰施遠及殊發其愧素絲附獻聊代生芻伏惟節哀珍重

答畢白陽

詩白巖

恭惟台臺文武壯猷勤勞懋著共仰中朝柱石冠冕天曹屬以津門之鎖鑰無人榆關之轉輸不易暫借斗望用展鴻謀從前虛耗之弊止因兵冗而餉糜即今對症之方不過清兵以快餉

故欲省餉先練兵兵練而老弱者汰詭冒者清若欲省兵又不如省將一將之費可以養無數之兵台臺酌盈濟虛守經通變幾于點鐵量沙之妙而九天九地之神幾足食足兵之全用則未易仰窺淵涵萬一合茲顧乎以觀爲國家根本得人慶又爲神京緩急有賴喜也台臺其終懋之若迂愚無所知識獨有好德之思耿耿不寐况辱在世譜之末于拱聽履聲之入矣

落落齊遺集

卷六

三

答王慈嶽

詩浙江撫院

浙爲海內名藩山川之秀麗民物之豐阜從來名公鉅卿康濟之區也台臺以千尋正氣萬斛弘猷賜履于茲率新治象乃不肯私竊計愛不在民而在兵兵不盜而竊難馴民即盜而缺易敗也台臺妙運從心樞機坐握無不入人心志使之意動神消者方今宇內多故安危之計實在方叔壯猷矧時情翻覆非深心定力如台臺

又誰爲主持以扶陽德而消黨禍哉

答邢西岩

子瞻爲養生說曰安日和養生之方通于治民長今號民父母凡以安之而已故曰政在養人心心和氣和而民之和應之此循良之上理也讀來教養絲就緒漸覺安和只此二言已讀政諸理煩御劇無非是物民之疾痛痼癢不勝洞如父母之心恬意盡拊摩赤子而不厭即理天

落落齋遺集

卷六

受

下可也何獨一邑設循聲正茂前路方遙尚勉終之以需峻擢將世道有青梓末分光矣

答閔非臺

造物者因此一方民商羊爲虐而特予之仁人以拯救之譬如赤子有慈母之依雖切膚之痛不難去也崑之徵德于造物者厚矣老父母出眞實心爲地方造命撫如傷之民振久弛之法使豪猾斂手士庶興歌餘波所潤敝邑如生

懷保堂獨弟分蘭譜之光遂人讚歎其何能已若治術之妙雖欲再故千慮之一亦不過無他一言止矣老父母倘訝其饒舌乎

答申玄渚

時事多艱急才實甚老年翁深心卓識未竟其施天之所薦忌者不能掩也矧牽引舊案時有乘除固知多口之無傷而今已溫綸特被則特簡可指日待矣吾鄉寥落振起無人其分

落落齋遺集

卷六

受

老年翁之光者不既多乎不肖矣語弗戒行思歸隱息黥補剿老年翁何以策之

答徐未菴

敝鄉方在水底而當事者視爲不竭之藏呼號之聲當以嘻笑誰復有惻朕哀憐者乎老父母出眞實心爲地方造命哀此災黎至甘居催科之拙夫今天下之所乏者非餉也吏愈巧而民愈困地方何賴焉外謝其華而中殫其赤如茲

母于子疾痛之與分燥爛之與共惟拙故誠也  
老父母勉操斯志即古循良上理何以加焉

答練任鴻

練國事延清

清事日難費盡老公祖心血其水之早合則天  
也至敝鄉巨浸仰藉仁人拯援之力雖輪將竭  
慶稠苦爲甘敢忘如天大德今幸台車咫尺矣  
根本之憂內外交迫老公祖以爲民者爲國  
何以挽回氣數而消朋黨之禍哉弟懇懇觸忌  
落落齋遺集 卷六 三  
恥恥在前亟思引避豐艸長林老公祖何以教  
我

答徐月賓公祖

民生不辰遭此巨浸而急聚者緩民聊以三分  
之一塞其啼呼耳老公祖下車幾何時昌言請  
命至再至三若父母之于子拯之沉溺之中  
即濡首不顧也仁人之言聞者閭閻涕民雖轉于  
溝壑必無所恨况微從寬議折之旨哉

憂四出至以地方虎冠擢奪我賢撫從此纖璫  
肆其虐賦斂吸其脂加以正官半缺暑事者如  
秦越人之肥瘠敵剝以應功令春夏之交二麥  
無望饑民嗷嗷盜賊公行衙虎四出三吳之爲  
亂藪可翹足待也老公祖以一身獨有其重控  
所環繞于側調劑倍費苦心此誠一時之難以  
爲老公祖累奈何目前急着在得賢令大疏已  
及此矣倘可與驗老公祖商之上江小邑有年  
落落齋遺集 卷六 三  
青才練者爲敝邑造命乎切膚之計迫于望歲  
惟台慈裁察

答余星子

斗大寒城久淹驂足門下了不生厭薄想畢竭  
心力以治之即有罍塘澆預得不化爲平瀾順  
流哉勞苦已深賢聲久播無煩意外之慮也不  
佞迂慙觸忌行國友麋鹿之羣狀并州故人關  
心自切可效齒牙者視機緣何若耳



答周來玉

嗇歟方熾正氣孤危所賴翁臺領袖賢生色  
朝宁忽聞居廬之戚相知共爲黯然況辱在聲  
氣之餘薰澤尤切者乎久無便郵關焉生芻之  
莫茲以水患剝膚上履軫念情至語迫不減鄭  
俠之圖也業與霞城年兄筆舌交爭收折已有  
端緒卽主計者齟齬相難要之期於必得共此  
一乃有輕重無緩急只候勘疏一到惟力是視  
落澤齋遺集 卷六 至

答傅元軒

老公祖以折檻之忠奮請纓之志當黔危累卵  
慷慨致身向使廟堂早借韓范豈至有大方之  
敗哉事機既誤急乃需才而老公祖冒險疾驅  
危懼生色詠遊定變壘一新夫濟之以沉澁

之以算前撫一儒一莽皆前車也誅首惡而弼  
其餘老公祖飽爲之矣翹首提音以日爲歲

答孫咸若

高陽老師四令郎

累臣之釋人各有心不敢言也人各有偏至之  
心不能持平等之言也老師發所未發宜乎其  
或駭焉然爲國守法存此議論可耳而別有心  
者致煩其口見之每爲三歎叙防疏中固有人  
所大不喜者老師略一叙及而人以爲必用之

落澤齋遺集 卷六

卷六

卷六

此其所以紛紛也然不知者十之三知者十之  
七且度外置之耳三年勞苦危疆晏然人情安  
則忘危書生舌長見短千古同然徐當自定但  
聞老師有進取之議似又宜慎重也有便郵乎  
弟將附一候問之牘幸示之大才偶屈甚爲快  
悵遇合有時正宜沉詣以需并此奉慰

答葉震孩

詩有聲福清令

每念年丈品望應在木天乃屈之簿書殊非其

格然天下國家之事盡在宰百里之中從此續  
習隨方遊刃入而慷慨言天下大政未有不親  
切有味鑿鑿可見施行者也聞中之頌政績者  
推爲一時翹楚同心之助日盼望之弟附兄弟  
之好竊分蘭臭自不敢後彈冠之誼也

答吳玄垣

諱尚默四川按院

蜀事難於始尤難於終也始如奕家劫勢着着  
緊殺其勝敗之數乃在收局一着失算此局全

許蒼齋詩集

卷六

五

輸矣奢酋倭伏我以靜勝以穩勝蓄力布謀惟  
先惟密年臺沉毅之力定優爲之察吏安民又無須贊矣

答張澹若

諱履端東鹿令

年兄聲實並茂俄當高議青瑣之班矣此遠廬  
一宿乃爲拮据播遷支持版築只此一片眞實  
心天下事何所不可爲力持清議百折不回從  
此預卜而他日姓字與雄樊俱高亦一不朽之  
業也爾時上如貧家作苦安得餘杜及人太惡不已名乎

答朱一真

每豪以清異自昭昭一方吏吏解殺去矣懸  
鏡之下心猶俱動豈復有恬而漏于網者而俟  
旁觀之采鑄焉爾耳如無無可以報獨廷議日  
紛正氣雖壯而時有飄蕩飲敵之慮安得年臺  
早至由鐵筆五尺以絕之機

答胡淳伯

楓葉蕭蕭成樓閣處年仁兄饒美而冲胡蘇禪

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五

室有以與喜作佛事者如指麾之下喜勸三軍  
生氣十倍矣仁兄得毋爲之一笑乎長安光景  
日新日異真以杜門却掃爲上著耳每欲於橫  
眉相向處更覓歡喜佛也向年兄聞尚滯蜀  
中仲冬亦久無聞問矣報代之牘不敢復報相  
思耿耿引聯寢寐

落落齋遺集卷六

終

終落齋遺集目錄卷七

面畫書牘下

趙總戎

蕭德化

董鳴廉

黃陽平

曹薇垣

蔣澤農

終落齋遺集  
卷二目錄

談中約

李了思

杜梅梁

樊我劬

戚司理

靈韻衡

母舅孫太素

內翁錢斗垣

陳鹿苹

許霞城

陳雲伯

瞿起田

某同年

趙淇陽太座師

陳自公

繆西谿姑丈

終落齋遺集  
卷二目錄

陳襄範

孫意白

周三緘

何具翁老師

方拔未

王婦善

顏平湖

朱白所

周老師

孫老師

喻醒拙

沈雲升

瞿芝遠

何武莪

門人陳清璽

陸太和

外集

卷二目錄

顧定娜

盧九台

湯參子

曹薇垣

胡泮治

張萬榮  
劉心統

蔣澤星

又

楊大豫

王念生

何武莪

周柱羸

李瑤圃

解石帆

沈雲升

許霞城

何武莪

林浴元

袁九添

曹薇垣

曹根遂

阮圓海

魏仲雪

毛禹門

門人袁公寥

熊青嶠

蔡元崗

陸景都

樊鍾陽

朱白岳

門人關達若

蕭伯玉

王蘭生

繆西谿姑丈

高景逸

齊齊道集卷七目錄

楊蓮初公祖

曾二雲公祖

莊魯餘

魏廓園

周來玉

徐月賓公祖

高景逸

沈五知

四

楊蓮初公祖

魏仲雪

龐起田

錢龍門

許霞城

蔣澤壘

錢牧齋

莊若侯

齊齊道集卷七目錄

周夢洲

高景逸

陳中素

周夢洲

解石帆

徐月賓公祖

毛禹門

蔣澤壘

五

許霞城

黃白安

姚現聞

文湛持

徐石城

蔣澤陽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七終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七終

六

落落齋遺集卷七

江陰李應昇仲達

男遜之輯

西臺書牘下

孫大任  
會孫潤校

答趙總戎

將軍提戈荒塞耕不毛之土而食之外靜烽烟  
內寬輸輓勞苦功高登壇已晚狀 國家用人  
之意與樞輔知人之明將軍蚤夜以思報稱未  
落落齋遺集卷七  
易臥薪嘗膽與士卒同甘苦乃可得士死而滅  
奴酋恢復故土也金城之續期於振旅而還不負  
僕推轂之初言分光甚大且遠若以聯牒之餘  
爲惠則前固明以告矣誓不飲汗馬之血也雅  
意惓切佩之不忘幸毋以鄙見罪凡可効齒牙  
者決不敢有愛惟心昭之

答蕭德化

視篆兩月正當積蠶分絲之後詎育樞机之餘

獨力孤懷步步思蹶所賴門下如珠之圓迎刃而解分其瘡而釋其負每念往事意嘗在蘆陰益浦之間也芳聲已發上考既書不佞當候飛馬于春明門外又辱白雲分贈乎

答董鳴廉

翁臺在職方時秉公守正百靈俱清識拔將才運籌邊計人無間也么臍幻弁以鬼愚人而言者輕爲之動適足以明定力耳西浙名城特備存落齋遺集卷七  
福星以竟經綸之大業維桑生色實多况不佞弟托有師門之雅者乎屬夏繩老在事幸不辱命彼中甚以得賢爲慶也

答黃陽平

向爲鹿洞舊遊一申沉鬱翁臺憐才意熱大發其光凡井州子弟之彈冠則皆不佞弟之生色也感在肺腑矣翁臺以名家法眼起敝維衰士趨文心應爲玉變西江數世後猶被作人之

也晉秩而竟其施乃得快心滿志脫換胎骨翁臺倘有意乎

答曹敬垣

東省賊勢言者張舉彼中精神感額相向而撫院疏札都屬夢中猜度之詞絕無的耗且聞撫與按頗有異同按欲撫而撫欲勦狀撫院決非能勦之人弟所以出疏駁之蓋心知賊本饑民有年兄在事苦心竭力安插解散此爲上策且

存落齋遺集卷七

三

按君爲吾輩同心絕有意思而撫院倡爲掣肘之說敝駁撫院者亦所以爲按君而成年兄之事也大率流民復業須有安插之方而饑賊投戈急用保甲之法安知當面乞生者非背後作賊者乎安知暫時備寓者非陰受驅迫者乎聞當年納價得產者半屬有力之家衙役之輩今或使吐其十之二三以爲隨處招撫收保之計庶使賊黨散有所歸若其中妖孽固亦不能盡

無亦未可遽撤我備積炎火而成燎原也年兄  
飲水茹藥所行事皆古其循良不可多見于今  
世者弟私甚欣幸欣須安重持久毋急近功倘  
見接君爲道鄙意昨見其出疏請告似乎有所  
不平此中倚重方殷何乃爲爾別有所聞幸審  
教之大惠附璧不敢分廉吏之俸也

答蔣澤堂

年兄巡行三秦到處寧謐勞而多功矣轉眼冬

蔣蔣近集

卷七

四

春早早入朝生吾黨之色爾時弟又當驅車出  
矣又奈何云不復問朝事耶吾鄉大水爭改折  
甚難今侯勘疏到可得大半也玄黃之戰幸已  
少息彼此爲安靜之計雖未能化爲一家亦少  
存鄉隣之面惟肘腋之寇爲憂方大狀尚有三  
分顧忌只外邊政本涇渭交流誠未知所究竟  
聖躬近安未有慮也近以總憲之推司徒藩  
中屢傳內旨今雖失其所望猶頻見眷留

不可解少宰以資後稍讓今固擬司空一席而  
又有欲與少樞者太阿馬爲心華所刺頗有不  
安其位之意春中請見弟甚不喜也貴邑饑父  
母聞其甚野自謂是回饒衛堂翁不開有說  
也吾鄉命會舉費軍費共商之案中司道但  
爾爾內之商情有華中舊識郭國先兄保留疏  
意欲抄舉以年兄亦有公疏而止彼于條陳中  
漸刺矣年兄斟酌留意可也

蔣蔣近集

卷七

五

答談中約

恭惟翁臺以經文緯武之手敗陞大藩聲實交  
懋當此宇內多事亟需才賢鎮撫用泰安撫江  
右枯涸之地微輸之難向所目覩翁臺苦心勞  
盡解且逸類乃出前人之累計甫花亂大車如  
斯客爲當事者明告之理亦不足累翁臺也

答李了思

邊僻久絕虜情巨湖秋高馬肥正適人枕戈之



日仰藉韓范先賢天驕無膽死馬不入四鄙長  
如使 申朝得安枕臥者皆拜台臺之明賜也  
所望未雨綢繆先事有備長爲固圉之計毋生  
窺伺之心防不在機我無防矣

答杜海梁

一州芝眉曠焉七載側聞守若治行卓冠一時  
由矣徒耕功成不有每爲慨狀嘉歎忽而功翻  
爲罪譏自南來殊不解其所謂總之石孝廉終  
落落寡遺集卷之二

天之痛不覺入人毅中要不足爲年丈累也此  
中相知共明前事息壤在彼謫書不至年丈安  
臥少時當共白此顛末正自不煩過慮耳

答樊我劬

追憶匡城共事心膽相向肩臂交摩庶幾稍可  
無負三年以來不佞半在塵路祇今紙上空言  
毫無實際而台丈到處常陰且勒姓字于岷山  
碑上來教所謂大破庸人之調者既直道其所

得力即他日擔任天下事不須問第二法門而  
不佞之私心推仰矣思倚爲同心之助者亦不  
出此一官失竭區區以觀事會之何如台丈勉  
持其終前期固不遠也

答戚司理

匡雲廬水清夢依依每見西人輒問舊事未嘗  
不以明公之清慎宜民爲帝土額手竊幸惟其  
前機長表芳畧矣李官勺水都焦灼于此地不  
落落寡遺集卷之七

依範塵猶在也刺俸殊苦敢辭但得自適長藉  
護持則不佞分光已速率其耿耿惟台鑒之  
答霍頓衡 津鎮宜大棗

河西孤懸絕塞關往年虜騎闌入使者走死無  
弔蓋招募之易而縶繫之難也年蓋霜清鏡明  
妙運千淵散指顧之外塞馬不嘶胡塵如掃武  
弁方扶騎兵以侮玩而不能逃空懸之懸絲按  
遺事茲真第一義平廷議時復一變正無在袞

旺之間藉假問心早入而承柱之魁首龍雲不

勝引聯

與母舅孫太素

計遠色笑者經歲矣每望天璋之信而近乃聞  
爲子虛不勝慨歎却喜三表妹已得擇嫁粗了  
向平之願且藉遣胸懷徐俟充間之兆可也吾  
鄉水災禍于母舅篤宜往年焦土合當薄收乎  
公稅不遠則俯肩高臥門無叫租之吏即是貧

非律評道集

卷十

八

家太平之樂矣戶中收推曾否清楚其餘意氣  
之激總當以一擊彌陀消之所念生計蕭條何  
以爲策先外祖母喪事少俟甥婦執紼可也甥  
之官况所謂舌長智短不能默默取容亦餘家  
嚴好以名人奏疏時時教勉不覺少成若性而  
不知非好官自我之法也母舅定爲一笑時事  
日難冬春之交擬乞歸省先發一奴還候起居  
并附俸金二兩以濟遺念

與內翁錢斗垣

前于縣中李君附有報命之函想入覽矣邇來  
天氣嚴寒福履何似岳母舊恙不至復發否甚  
以此爲懸念也滇南舅事畢竟作何結局路遠  
無從効力每切不安輟畏馬腹信非虛語狀亦  
可以爲後人不羈之戒從來門祚盛衰不論富  
貴貧賤視其子弟之謹愿與澆薄耳竊見韓敬  
一帶率喜犯上而羞孝弟甚至下流無賴其長  
者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岳父一身溫恭孝友故  
門祚亦獨延長正恐後來漸就衰薄而今人所  
艱畏之滇南不免于禍患則子弟可以相戒矣  
願岳父時以此意提醒後人也時事日變將挈  
妻孥以歸計侍色笑不遠矣

答陳鹿苹

時事忽如沸羹方其初發之時猶晏意袖薪沃  
水而不虞其潰決益甚也少宰在事旦暮袖贖

非律評道集

卷七

九

惜重銓司機緣偶錯過之至今今正更張布置之時不敢復問天下事倘天意猶存剗復不遠得借翁兄爲正人之依仍守前議則世道幸甚弟固竭其奮力以從五知年兄之後不須兄囑也

### 答許霞城

年兄行後復有如許變態狀小人伎倆總尋吾輩擬議之中可付之一笑也弟既臨危機遠道

落落落落集

卷七

十

4

難咎並年兄之超狀真如仙境推至新春以病行矣否泰有數亦不暇爲世道計也孫姚老吾鄉品力第一弟久志年兄之言不待今日且東陽令稱之甚詳苟可効力斷不敢愛三求吾也

### 答陳雲怡

武林一晤備承縉綬每與相知言台丈如玉之溫如鏡之明吾黨一大仔肩之手也方今重陰掩日邪正倒持弟鼠技已窮正望後來之彥爲

同心之助狀時情所趨自非透悟定力未可值賴台丈中流一柱撐撐竹之久已盟之同志銓省二席斷無他疑正無俟台諭之諄復耳

### 答羅起田

客歲入都隔年兄孝思所迫星夜馳還得一見老年伯以免終天之憾私嘆仁人君子超出尋常萬萬而又未嘗不痛惜世道惜也長安昏暮復當波瀾千變之時日月如梭心緒手懶即取敢

落落落落集

卷七

二

知已之思屢拂腹而不竟疎節之罪年兄或能亮之至于老年伯鑑凡之前亦前關生舞之美則弟真非人哉而年兄惠念惓惓轉辱翰貺見之愧且欲死宜乎以背揭示蒲鞭之辱也每念數年來同心之誼比于蘭與迹愈疎而神愈親可謂素交不關世味况正氣孤危之日人情搖蕩之餘自非吾年兄道力高凝孰作他時砥柱无喜帳燈匣劍光饒尚藏君子已望其寶氣小

人未發其妬心重陰之中微陽一線又未嘗不  
先爲世道慶也向者憂在內今者憂在外增爲  
虎而南樂爲狐狐與虎合禍未有艾年兄爲何  
道而可弟慙直招忌勢必不容行且爲乞身之  
計虞山片石把酒吟詩爲期不遠餘且度外置  
之耳

答同年某

車塵遂具令人氣索獨吾年兄芳韻襲人落子

落落齋遺集

卷七

三

停盃相對有濠濮間想讒言忽出驅除手辣今  
之塗面登場者夫豈異人也年兄可以此自慰  
狀此君向頗相習略信鄙言方張彌天之網或  
不復與年兄爲難而當此時事翻覆正人歸隱  
之日年兄得安故園之夢詎非造物之巧於逸  
我也家庭之間即有泰商且須消釋况風影之  
傳正自不煩介介年兄以爲狀乎令弟來尚未  
獲晤弟多言觸忌正理歸裝計把臂入林之期

不遠矣

答趙淇陽太座師

主持 國是全在政本之地而其機先妙合格  
心遇巷者又在講幄之間太老師以正人宗盟  
補浴妙手一言而動 天心方幸泰交有象雖  
復暫遊珂里日聽履聲之入頃見大章宜邀溫  
春忽而命二疏之請者豈天地開賢人隱數實  
使狀抑微有巧播於中者乎時事翻覆適與題  
落落齋遺集

卷七

三

會狀後嘆哲人見幾可謂如神非體道無欲者  
未易語此也不肖狂慙觸忌側目者衆方有白  
雲親舍之思若世道憂虞終賴旋乾之手將伏  
處草莽觀師錫之命以卜盛衰之候矣仰承台  
翰不覺醜縷

答陳自公

恭惟台臺直聲壯節標映宇內霜斧東巡海濱  
日皎惟是法網濶疎之地忽驚埋輪破柱之威

良民以懷奸民以畏事變偶值亂形倏起此亦神明之所不能驅而禮義之所不能化也長安議論小有異同正使長亂倒施不肯竊謂非法故主者以覆稿見屬衡命而久閣之迨公是初明主者旋罷此案遂爲不了而今則無力可效矣高老先生有言使太守不入察院則亂民遷怒何因三復此言庶爲篤論紀綱甚重國體攸存台臺毋慮其旁消也伏承台翰益破疑城至落落齋遺集卷七

古

云兩次貽賸乃竟未始一見豈有浮沉之者乎

答繆西溪姑丈

射斗不出蓋有所用之叅嶺之人則意見夾持之力而家公平等之見也聞家公欲救大獄意見甚切至但選司得久留意兄大可有所挽回若不肯固聽其所爲即題差不下尚有側轉可以脫身不必慮也順德守昨晤意見云已推杭嚴道矣此外俸資有關中一二人雖不甚知狀意

兄所舉決無所差者將更計之若得毛公祖往取題留舊者尤妙將而聳之也縣公亦有關中之人總以意見所知爲據耳胡父母題事渠云無難總不誤也何芝嶽請告而着冠帶閒住劉念臺請告而筆職奪誥又最好看者新副院二目而上十疏十疏以淮撫爲主而攻高邑梁谿渭南安邑甚毒併及梅谷止敬廓園諸公恐必有所處分朕似爲楊左陳寬而有泛泛波及之落落齋遺集卷七

古

說則不可解此行後新事也

與陳襄範

仕路風波從無書局朕以年兄之如金如玉粹狀中和忽塵之於楮外此事之不可知者也正人遭折公論自明乃因新義之初翻兼舊直臣之牽復此又事之不可知者也翹跋來旌持平國是消此偏黨之見以還蕩平之途而近乃聞有居廬之戚凡在知誼共爲騎狀伏惟年兄

以禮節哀毋過其則他日出而得忠吐赤身名  
爾全九原有知應爲含笑斯則孝之大者也白  
安年兄行附布區區併展生芻之英幸告之靈  
几前若弟之多言賈罪三黜已甘湖山泮渙或  
可望見素帷也

與孫憲白

昨見選君之旨甚急則來期不遠矣數日之  
間用俾一人即微陽之一線也弟將去之人而

露珍齋遺集

卷十

六

一二關切乘年兄在事不得不告不審敝鄉兵  
道的屬何人僉願借重田枝鹿來星海兩年兄  
望早爲了之故縣父母但調得貴鄉之人定佳  
只年力有餘爲上耳顧職方極荷垂念據聞俸  
單一紙呈覽貧病無聊過此則令人無望矣

答周三緘

年臺品望爲海內循良第一借重銓衡生色榮  
梓方頰手而憂不意顛倒豪華之用乃爲竊弄

威福之方讀玉幾年兄疏足使正人吐氣所惜  
俸期稍後虞門不光需之時日即他年挽回世  
道大機括也幸善自愛

答何具翁老師

向謝鳳毛令弟携得老師台翰久無便羽未獲  
修候此心耿耿時在左右也禮註扶微擯華煩  
簡合則允爲二戴功臣開導後學澤大而遠明  
德之後定食其報乃賢書不覩三兄姓字大才

露珍齋遺集

卷七

三

固晚成耶諸孫濟濟與東坦同青其矜造物之  
意亦畧可見老師名在名臣之列而書爲石室  
之藏千秋不朽業已有在豈向黃梁夢中問消  
息乎璫餒方張與楚爲難清流一網時事堪憂  
似非躍鱗振羽之日也貧病相尋進退維谷則  
長安一席地不若故園之穩非某狂慙誰爲老  
師發此苦口者乎所惜某謀身之拙以多言買  
戾權嗜權相內外側目且晚定爲芟除之首亦

第願留此微軀，養二親，不敢復問天下事也。將來得路，幸有馮門生在，若王門生亦以艱去矣。禮記之刻，尚容商量，共成勝舉。貴邑陳令業多方鳴謝，茲附其行薄展一芹，恭申候問。伏惟  
涵鑒。

答方使未

憶申酉之交，伏讀大疏，心飛意舞。至所謂紅塵赤日之中，有白艸黃沙之意，則更旨味不盡字。

落落齋遺集

卷七

六

宙間自有真男子，一斥血膽足辦天下事。足激發天下頌懦不靈之人，而寧權不一局勢，散飛人事氣數相逼，使狀乃強以爲翁臺罪案，則公論既已剖分，瞭然矣。諸君子商量未定，意貴萬全。及河南道之稿出，不十日而局已變，共在一網之中，殆無兩全之着，不肯亦嘗再請之新院。總以遲遲爲辭，則雖欲效一字於案中，不可得也。諸君子之苦心，非共事自弊，或未易知。狀

此倒翻世界之日，正欲復尋舊題，以爲奇貨。庸詎知遲遲者之非得策乎？翁臺靜以俟之，鄙言有當否，敢差已代。徒有耿結，恃在蘭臭之末，神交有年，事其枉直或不罪也，不肯亦旦晚爲芟除之人，不敢復問天下事矣。

答王婦善

不佞舌與心長，力從智短。此磨磨者，聊以鳴如石之志而已。強者怒之巧者笑之，直道詎久容。

落落齋遺集

卷八

元

哉臺下何自有昌獸之好，謬以伊訓說命擬不於倫。當自師門氣韻，不言相感，有舍其文而取其志者乎？審此文期，他年持清議而定。圖是必在臺下無疑矣。憤表法疎習膩，其風聲氣習易以溺人，倘矢永立之志，克堅其復，循良卓異舉不越此尚重自愛。

答顧平湖

吾輩綰綬一方，爲貧黎造命如雨露之濡，與時

俱積要使寬猛之候漸調而甘苦之情畢透絕  
氣之守妙於伏雖不在矜激才鋒取效局曉也  
台丈本之以廉居之以靜新猷正茂前路方遠  
率此以往世道之藉甚遠寧宜桑梓分光耶

答朱白岳

天南萬里千戈滿眼香不得年仁兄行車消耗  
每一念之慨朕三嘆忽於新正連得二札更細  
詢來役備道長路之艱難兵事之單棘年仁兄

落落齊遺集

卷七

手

運籌揚武乃居然有數萬甲兵之意始信賢者  
固不可測具此一副真肝膽則文人發雅之壇  
即是投筆萬里之業也誦報功之疏生氣勃勃  
爲引一大白遙相慶祝吾輩單車問俗去家十  
步渺如天外遠近亦復何異所貴策勳立名爲  
不朽計耳長安近事真堪扼腕欲如年仁兄之  
聲施絕域超狀是非之外何可得也中丞閣曾  
老弟嘗在屬下極荷國士之知文武壯猷勸勸

事鼎定應異數相酬衆論僉同而政府方有望  
引之智要之日既久則功乃益懋耳戮力同心  
以靖四履德威兼用仁義並行曲示招懷破散  
黨類祖班定遠之意以取之斯長久之計年仁  
兄深計妙算知不俟弟之娓娓也弟任直之性  
觸事則鳴大犯權要之忌孤踪獨立進退維谷  
每望逐臣之車輒發掛冠之想而危機所伏結  
舌避之長林豐州之適爲期養亦不遠知已天  
落落齊遺集

卷七

三

涯夢魂空繞不自覺其視縷也

答周老師

驚濤怪風之中雖長年三老鮮不顛覆而某以  
片帆亂流而渡正在搖蕩時也若其不死定須  
鬼神護之得一泊岸留此身以待二親他俱無  
所復問目下有河東之差度亦未必邀命旨  
狀勢不可以請告惟此稍爲穩着一入里門再  
圖謝病俟老師宣麻之日或即是世道休明之



會而遂臣之絲舞蝶夢亦已久酣矣早年人仕  
途全未體驗學道二字邇來靜觀人情之險幻  
時事之起伏乃知白馬清流儘非奇禍吠籬  
月總屬家嘗一切都有定命以此心中廓然倘  
得十年讀書或者蓮心不遠台榭所謂外不愧  
清議內不疚本心幸以周旋散斯須去耶狂奴  
饒舌原不是好官之利根聊以發老師一笑而  
已

落落齋遺集

卷七

三

候孫老師

去秋一函附四哥肅候台履屬軍務倥傯未暇  
微覽否嗣後狂瞽觸忌進退維谷竊念老師方  
激昂義勇獎率三軍而某頓陳嫉妬傷世之言  
進憂譏異議之說祇有慚歎何補高深所以數  
四削牘輒復開筆狀默然居此者且三月矣鍊  
手險阱有觸必焦相知者勸之候差以去稍爲  
正着於斯復有奇發則掛冠有名矣幾平獨入

落落齋遺集

卷七

三

鈍見所能攀也來從兄英茂還自榆關備述父  
母天地之心念之不覺隕涕畢末于復初不意  
吐握之及也愧謝曷已片芹恭復伏冀鑒涵

答喻醒拙

諱思恂逕清

潛事廢弛得老公祖大振起之每讀大璋具有  
風霜之氣而寢會熟嘗一似素所練習而出之  
裕如者才之敏心之精擔當之力真從來清事  
所不經見也第敵鄭民瘼甚於剝肉醫瘡又正

官半闕胥役叢蠹征求之令一下則百弊錯出  
正供之外費復倍之旗軍之勒捐官贈私折其  
慙無厭若當此功令新嚴良畏法而軍益肆不  
一禁戢必倍困於往年老公祖定爲災民垂念  
也敝鄉江陰積受其毒凶年年屬淮安衛故奸  
旗與糧房老人小甲表裏合一年不可破若得  
台慈另調一衛來兌則民受其賜而糧亦易完  
亦仁人不費之惠也望老公祖留意辱手翰愧  
落落齋遺集 卷七 言

答沈雲升

客冬報函久登矣尚未徹覽耶時事之奇不可  
盡言至孫老師勞苦功高納之深窳令人有書  
生叩馬千古同狀之嘆蓋以秋錮之法行驅除  
之計一一出南轅半危乎危乎非吾輩所惡言  
也吾鄉考選人衆而數窄除袁涵古凡虔平三  
兄屬前客外新者十二人儘可得四人而當權

者別有操柄向來鄉評官評妻子都用不着矧  
弟尤時情之所側目一語擒揚反爲人累每語  
諸兄各尊頭路區區總不敢置喙任他有力者  
好爲之而已揣摹之說似乎與亦臨也周湯葉  
頗有機括其餘且看力量何如數居其阨可爲  
浩歎所幸人人曉此局而不以相罪耳澤壘移  
揭相通此用何妙法恐所講開者尚未得開甚  
爲危之奈何奈何弟冤差不得求去無方岌岌  
落落齋遺集 卷七 言

答瞿芝遠

有性命之憂無問官矣年兄亦爲我念之手  
地居省會衆謁應酬精神費去十九其定忘之  
餘簿書雜沓十指爲枯所得凝神清慮以加惠  
百姓率先羣吏者蓋亦無幾范中日月虛聲捷  
譽直以郡爲寄棹長負此官者其可嘆也惟吾  
年兄神明旁徹力量宏遠了辦一切都無難事  
而與釐實際定應不沒本懷今之吏治病在釐

二千石以精強督率於上使長令廉潔勤民則  
今之善即守之善寬大之中不廢撫切亦救弊  
之道也弟不識中州吏治如何然大要所親記  
則以寬大爲是處皆朕欲得吾年兄遊刃  
有餘之才不一二屈指乘時得地而大竟其施  
甚不可錯過偉伐無前即爲故知生色多矣弟  
率心信口大觸時忌求去不即得殊苦將以此  
官還之君父爲故園之遊乃辱年兄遽念敬

落齋遺集

卷七

策

謝高誼

與何武義

向有報函想微覽矣邇來用舍之權南榮一手  
握定而時借中旨以行其所登進者非破甑則  
燕人即太宰雅有虛平之志而肘掣無可奈何  
蓋君子道消之日也翁臺避地嶺表澤普功高  
顯仁藏用之妙無踰於此近探粵東縉紳之口  
與計吏之言似乎搜括加派地方無大利焉

謂商稍苛或謂官苦拮而總之奪有司及大家  
之利以代貧民之需則彼地法網濶疎便其私  
者已久不覺反以善政爲小惠耳治道不古民  
生日盛良可浩歎翁臺酌時宜而行仁術想亦  
欲聞此以觀人情之變故以所聞私布之不肯  
求去無方日夕履水不能効其區區統惟台照

與門人陳清望

忠孝一理本於此心心之所安三公不易也朕

落齋遺集

卷七

策

功名之際人所難言戀舞練之甘而忘冲霄之  
影仁兄可謂知道矣白沙先生之澤近在珂里  
倘有得於斯乎新刻雕龍繡虎爛焉不朽之業  
字字可寶因文以兄道進而求之楊子雲不足  
述也僕亦好織詞近已淡焉忘之慙拙爲權佞  
所憎乃將返子舍之樂晚矣退就北面以明吾  
愧

答陸太和

今日楚事之難不在黔下黔已成之亂而楚未  
厭之憂也兵餉騷敵日中黔禍三湘七澤之間  
皆恐有呼嘯風雨之夜者吳越巨浸告饑于楚  
楚粟貴而閉之糧粟不行源易涸則亦病楚翁  
臺先黔之難何楚之慮而安楚以爲黔是在楚  
猶在黔也調劑運量倍費苦心敬拭目以觀其  
效弟迂顛且行矣耿耿不盡

答顧定澤

落落齋遺集

卷七

完

時事紛紜人情波蕩民瘼 國恤大家置之度  
外所恃賢長令撫循此殘黎耳政績益茂卓譽  
翔飛他日世道有人又爲吾郡私慶也江南巨  
浸當事者直欲沉候之而後快矢口力爭幾成  
罪案今一切緘口思故園之遊矣

答盧九台

都下長拂惠風時披爽氣使人有珠玉在側覺  
我形穢之歎翁兄風華高秀天韵標令退臥如

不勝求而卓乎聳立千仞之志目中所覩惟與  
虧備清源新政歌頌四聞以慧光白意酌荅荆  
鶴公私交利焉東署即鈴途也翁兄其懋勉之  
且爲梓樹尤矣猥承雲中之札爛狀被錦高情  
自不敢諉而悚情何以鳴報區區附展願言鑒  
存弟孤踪觸忌方擬乞休回車不遠矣良晤何  
期可勝軫結

答湯參軍

落落齋遺集

卷七

完

新歲連作二曠俱不及附時亦有機緣可圖與  
意白兄商量借重於秦晉之間而靜長兄謂探  
之劉玉璫俟呂南溟公祖入一窺其意乃爲穩  
着事遂中止蓋吾輩道義之雅知年兄以名節  
爲重不爭出山之早暮也燕勢方張炙手可焚  
正人君子一網俱盡而弟猶以孤踪綿力待當  
戶之鋤正苦脫身無法耳披懸險阱扶霄霆以  
擬我顧念兩親不得爲元白兄之續今將乞休

癸年兄絲舞方酬學力日進用世之具斟酌飽  
滿舉而措之前路尚賒稍俟燕鋒暫斂似亦未  
晚只愧弟不及盡此區區耳枝鹿兄亦有成議  
而意白忽去又吾鄉新撫公祖枝鹿意遲慮焉  
遂亦輟議天下事固有定數非人力所能與也  
道子以去冬之孟入滇頗自矯矯可慰同人之  
念中吟玄水一入即出都可付之長嘆萬斛快  
從非筆可盡

落落齋遺集

卷七

辛

與曹薇垣

日聞年兄聲光益茂澤在民心鄒魯之郊今爲  
樂土長安之頌不必言矣魏元白忽有處分其  
故甚不可解大端翻挺擊之案者播弄於其間  
耳灰任事之氣傷忠義之心年兄定爲三嘆羣  
心水真誠可以共事已爲年兄委曲言之但不  
知果能免於驅除否在年兄持此真誠任事之  
念則無人不可相信又不必問來者之何人也

弟兢兢救過脫身甚難今已擬乞休不復問差  
矣先發賊累南還道經貴屬恐有不虞乞年兄  
差人護之出境但得平穩過去足矣止嫌子四  
五與而女流勿辭無一知事者損不遲五接蕭  
蕭行李不甚費舉人也情在骨肉之愛故敢以  
聞弟亦且至矣

答胡浮冶

雄邊巨鎮日白風高年臺覽轡其間慨朕有封  
落落齋遺集

卷七

三

狼胥居之想此亦一壯遊也弟以觸忌孤踪進  
退維谷差雖告竣而尚錮之不內不外求一脫  
身之法日捱一日如坐苦海年臺亦復念我乎  
澤壘久不相聞渠亦正在危機也汪如石偉次  
僅差一二日竟格不入選朕此番人衆而數極  
不如遲之爲後日張本弟已擬乞休嗣是不復  
得通問問矣辱慘慘遠念併拜黃嵐之惠消我  
斗酒稍平胷中磊塊謝不可以筆宣

答張篤葵

李官之難倍在末路而老公祖水心愈較吏民  
上下之間心恬意盡入於至誠而不知其故則  
提衡天下之妙在是矣貴鄉固多賢豈有出老  
公祖之右相知筆舌關於吏治之衡者斷不敢  
不竭此心蓋緇衣之好自不容已非足爲老公  
祖重也時事日新重陰蔽日老公祖虛觀其得  
失亦千秋一大公案附在蘭臭之末輒敢吐此  
落落齋遺集 卷七

高明以爲何如

答劉心統

謹四端

自年臺行時消長之幾微微動矣嗣後遂潰隄  
奔注幾於平地陸沉若無射潮強弩惟有引身  
避之耳年臺勁骨深心屹然中流之砥方持竿  
問俗事外主持 國是挽此狂瀾使長林豐艸  
之間獲覩世道清明之象於願已足何敢復言  
天下事若同志之中聯合聲氣各從 君

見母遂以爵祿之餌從風而靡知年臺必有激  
發之大機權也

答蔣澤璽

兩月之間事且數變近數日之間又大變矣南  
樂與魏璫爲呼應內外合力以去吏垣去吏部  
并欲去首揆其所欲者李年伯爲冢宰王射斗  
爲總憲不至一網清流不止而外之人情上忌  
高邑下憎廓園其鼓掌者亦十之六七也天下  
落落齋遺集 卷七

事一至於此吾輩同舟之勢其能安枕乎弟一  
疏觸庖鋒幾爲元白兄之續適有天幸而免今  
岌岌不保思免歸計年兄何以策之目下會推  
尚可支持則大善否則大事去矣嗚少老未知  
得遂出山否靜長兄品望卓然素中諸公甚稱  
之據意白云可借撫按力留其免觀終當借重  
本省耳近來選君執持少所啓事相知相爲之  
意正復鬱之喉中然此又爲清平話

矣餘表可  
一二盡

答韓滂書

九十月中有兩書報函矣半月之間翻覆至此已爲一網打盡之謀而其必不能容者則觸怒於南樂之人也內魏之毒有隗外魏之毒無窮此時勢方艱而齊趙之謀主局亦從此遂變矣貴店師本是同舟避風之人而往時二三君子好疑遂開吾黨之隙逆授小人以柄到此大家悔之晚矣總憲欲用長垣弟辭謝之耳年亦非非非矣

卷二

書

兄料理地方之事無間長安異聞繼差者在劉碧山來剿環之間然亦未可預定也首領將行矣若上亦搖搖不安過此卽歸一舉其作法之驟用端之銳理勢自不可久且靜觀其後耳惟父母定爲留意諸事想卽報中聞之霞城公疏上內傳已允開界中夜易之者從外入也齊之二李爲南樂門生將爲先鋒故一疏入而蒲州遂得嚴諭機括甚妙秘之秘之延綏武弁

勲者袁熙宇之乃郎也須爲破格薦拔

又

近有報函附貴役不知已入覽否會推之事一奉南樂之意旨以行明明出口無所忌憚而亦無敢逆其意者崔固內外魏之私人亦取其向爲正人彈擊情之側戈彼固云特驅除盡了始做一番至四五年後讓他們再做昨樞輔忽有人賀之疏便云若人城東把來殺了往時人疑

江蘇行遠集

卷八

書

高勝之合於南樂而今始共知其不相容也然所南樂之毒至矣吾輩豈有能安之理縱騎四山搜訪而南樂圍又仕籍又分爲五黨之圖以進此種光景真以掛冠爲上策耳

答楊大謙

時事忽至於此濃唐宋季世之象也一身固以去官爲快其如聖明孤立何所望年兄入而主持回轍賜於一縷耳程伯子有云新法之行

吾黨亦分任其責年兄所謂名節太激實至也晉撫一推開舊太宰獨斷甚堅以晉中諸君子多爲郭藩伯地故太宰立意置之此誠意見之過及思野疏出禍機甚深而當事者以爭辨爲快心驅而納諸陷穽不自覺也總之借題於晉撫又移禍於郭藩年兄在地方言地方留之自是正理但因此一爭去郭去院而臺省爲之一空恐終須一引避耳大疏斟酌極當且又撫公所同待其旨下而上之正自無嫌也衛輝司李之量移弟不知其故若宛推乃見立一家關亦關中諸君子所棄且大來年兄曾一點綴之彈章正合公論俟昭開當道尊意耳弟觸時相之怒幾無餘生將乞歸以謝之不願復問天下事矣雅意惓惓有逾骨肉惟有心刻

答王念生

年兄行後遂有許大風波別是一世界矣年兄

品望如百鍊精金市有定價東西南北無所不可年兄必欲爲真王也應從彼中間之奈何向不合時宜之入商得失哉一笑近論紛紛無暇言及吾鄉之事而區區心舌不敢爲知己者只苦力薄勢單年兄何以策之時事關目都在邸報弟得罪權相度必不免思固歸計若得年兄既入要地而後長往則真大快不審得遂願否

答何武莪

承示援黔續次燎於指掌非熟嘗其竅會者不能知不能言至其大端業共知之而未有言之者黔以後局掩前局欲理前局俟現局稍定耳聖明寬大不令當世有介子推也國本一案乘筆者不敢掩功亦既有成話若先帝諭旨篤念聖母山陵情至語危讀之潸然可涕并當屬之乘筆者明白臺閣揚聖孝之忠蓋也時事忽如沸羹清沚幾於一轉得創履還朝作



中流之砥正氣永不剝落所關消長甚大日  
幾望之不肖狂愚觸忌方在怒穽駭浪間力理  
歸柁恐無以終副慘慘之雅辜略布謝并獻寸  
縑諸惟台照

與周柱康

憶丁巳錫選避辱年臺忘形之好荏苒五年十  
心相照比方聯南牀之坐而忽跋高崗之羽君  
子道消早爲此小自此驚濤屢作增離日張直  
臣至壯痛幽泉又何問拂袖掛冠者乎然後美  
年臺之超然事外小屈行且大伸卽就眼前寶  
際而難揚雄鎮露湛霜清吏之洗心易腸者幾  
何民之瞻帷載德者幾何建牙傳望蚤樹之標  
視弟之孤踪觸忌進退維谷者何啻霄淵也每  
與令兄年丈角子談心輒探故人雲外之想行  
瓦歸帆望羅浮而索醉矣

答李瑞圃

大曹水鏡借重年臺此世道之幸不獨  
尤也憶客冬群議會同而舊宰獨知之獎堅不  
可奪然意見之角遂開水火將有漢唐黨錮之  
憂乃信用獨之不如用衆而年臺一人之用舍  
卽世道否泰之關昔賢謂吾不西行大禍不解  
其年臺今日之謂乎幸蚤驅車以慰同志之望  
伏聞鼓盆之戚未申弔問先辱遠貺不益之愧  
乎知已之誼不可却一芹附莫年瘦希鑒入弟  
落落齋遺集

迂愚取憎方瓦歸計當相遇于釋舍矣

與解石帆

年丈行後驚濤怪浪日異月新今且備船侶覆  
矣向來當事者奸行其意如絕煙孤犖是無餘  
地豈風吹墜入人在深谷中言之可爲浩歎偶  
閱宋史元符元年河南人獻玉璽遂有次年同  
文之獄事數巧合豈盡人力吾輩一身何足計  
所憂者國事耳年丈優游故園超然是非之外

碩果不食斯世道大幸然長垣且出棘手可畏  
年丈正氣千尋自有以壓之不俟弟之認認弟  
迂想觸忌日有不測之憂便至春初得生入里  
門無所復望矣年丈道義之愛有踰骨肉得無  
爲我念之乎久無便郵於書問辱承不忘率布  
緘縷勿以視不相知者又爲罪案也

答沈雲升

纔幾時不相聞而長安再沸驚心駭目爰爰乎  
有漢唐黨錮之憂不能不追咎於往日當事之  
人也取二三孤刻好奇之士開吾黨水火使小  
人起乘其隙而向之號爲君子者亦復且驚且  
喜以一洩其不平之氣將不免潛移默化入其  
勢凌利誘之中此則世道之所大憂年兄以爲  
然否以正直忠厚如年兄何風波之云向所言  
者乃槩言世局之紛紛耳每當二八月之期何  
人不在推敲之內蓋執語言字句以求言外之

指歸此向來諸君子膏錮之疾然實未嘗擬年  
兄卽所謂弟之効力者亦風影之談也今時移  
局變舊話俱不足提只大家相同舟遇風之競  
爲要緊義耳弟觸權相之怒憂在性命無論一  
官升沉若春初得理歸棹卽萬幸也靜長兄已  
擬學憲吾輩心事已了諸不多及

與許霞城

年兄行後群小披猖毒曠日甚恐同文之獄尚  
未已也正人幾何堪此摧折可惜 聖明勵精  
之意乃爲無忌憚者借以行其報復憂在國家  
何處痛哭昔人有言新法之行吾黨不得不任  
其過往時諸君子若能聽吾輩之言平平穩穩  
元氣自固二豎不難去也今若之何弟危機正  
伏似必不能倖逃然禍福聽於天卽竄逐以去  
亦主恩也聞有向權門而乞憐者則雖死不爲  
耳新歲可得泰差差亦未必下下亦不必初

求脫却長安便爲極樂世界每念風波危疑中  
安得復有同心鐵膽如年兄者一冬意氣蕭索  
實在於此年兄萊綵方歡且置時事於度外若  
吾鄉考選正自難處俟五知足吾兩兄任之餘  
議主之者相公而陪之者則少宰篤於門牆之  
意然考選諸公俱不得與弟無力可効而相知  
者俱無厚薄之嫌未必不是一幸也大計中似  
尚有奇文字吾鄉撫臺亦將易矣秋風之蕭條  
除必盡崑山極力歸依所可喜者聊城有必不  
相下之勢其隙已開或者變局之始乎枚卜定  
不遠若得張何老入則亦挽回之機可借年兄  
之靈先下一片苦心以爲世道計何如何如縷  
縷者皆罪案也幸秘之

答何武裁

冬仲一函奉報方擬觀時相機稍盡區區以報  
明命近接來札且慨然有拂盻之想見之不覺

三歎方正論昌明人爭馳騁則姑縵勢臣於天  
末及時局翻覆死灰盡然則又正人赴席之時  
也然後追憾諸君子用人聽言衆失其當今中  
流航亂誰與共濟哉台臺有國本邊功抵餉三  
案炳炳耳目今國本一言大都爲時所忌卽王  
心老已旦晚乞歸若邊功抵餉固忌者所不能  
掩而強者所不能爭也俟其黨合輿圖終當少  
伸公案且姑靜觀時日展布鴻猷大疏命使者  
止之此中告歸者事如秋風之葉故願台臺留  
作歲寒之松耳相知墨散無可哀言祇有孤鬱  
答林浴元

李官味如蠟也年臺七年水力兩地孤翔每於  
嚼蠟之中時有凌雲之氣左宜右有妙合其符  
問之上下之口無不以廉明爲頌蓋治譜得自  
家傳而趾映又從師授知他日主持國是必不  
從世態波靡作笑罵好官也同志之中定應托

契直視年臺事如身事何須悼屬時事紛紜乃  
占定力要在善藏其用以靜以密清華之選自  
是賢司理本等若春間老師人都則尤如重也

### 答袁九深

別來音問寥寥都督路迢歷杳無見明日想山  
中之遊停玉分韻時也吏治邊防日就頹廢盜  
官廉餉轉歎乏才思得廉敏強力如俞臺者一  
生其色濡筆躊躇想時觀會正達貴督之疏意

落落落落集

卷七

借計事以素所懷來大發而長鳴之不料狂言  
觸忌權臣張網爲羅家有二親不得不避其  
鋒此志竟鬱乎抱讀來教悵然增歎陸景老鐵  
骨血誠久已達人爲地卽有饒口無所復畏而  
張鍾老被彈之後乃切切致疑於弟不可登翁  
臺之一哂乎計典方嚴燕人爲政賒疏未得卽  
覆軍恩之典則不能脫吏胥之手未可以正說  
也幸碧老仍還故物真可彈冠相慶但余二

來備聞太翁之強飯近況之清娛皆遠慰故人  
之念弟歸期不遠倘可相晤於大江之上也

### 答曹薇垣

妖民遺孽易解易擾在守土者撫解有方耳信  
如移兵蕩掃之計來土久爲戰場非年臺以身  
任之仁義並用誰能了此局者今村歌巷舞雖  
犬不驚地方既拜仁人之賜而福德亦從此無  
量矣榮膺新命益展壯猷以此實心實力行之

落落落落集

卷一

四

坐見閣府建牙勒名彝鼎惟招賊之讒聞前事  
者致憾於按君頗倡此議總之賊黨消除既盡  
則媒孽自無所容善後之策尤須留意新按君  
霍心水端厚人也弟已備與言之且屬元老同  
鄉當心相照年臺只口不言功爲第一義以消  
前人之忌可耳

### 答曹根遂

弟生平寡合相知無幾而相知中又生岐路左

率右挽步步俱難自入長安來集之忽去曾幾  
何時而年兄又去矣去而素帷露冕於西湖之  
上猶自動人遐思乃虛懸之不進不退之間終  
日言齊言楚而茫無歸宿之地嗟乎餘政如此  
宜其爲人所乘至于舍局俱覆乃弟之口舌不  
靈効亦可見而又不免以信心之言作違時之  
案欲如年兄之安薨故園又豈可得哉正東書  
焚筆昂首掛冠忽得手札兼訊來使乃知長卿

落落集

卷六

四四

病起輒已得麟知吾年兄從此生氣勃勃倘獲  
借拂拭之靈消其口孽乎錦石兄清心動骨誠  
是我輩人然使區區作曹丘不幾欲益反損乎  
正當爲之焚香乞靈鬼神耳以發千里一笑

與阮圓海

易曰知幾其神乎年兄幾先之哲高人孰等而  
好事者率之於高唐中清夜思之每爲三歎  
伊川子嘆一生樹欲到處同歸靈頓之碑若使

裴確之徒欲分收一人以告晉如二君子必不  
願也可和可奪而必不受小人之舉懷君子之  
品乃見何今之得志者妄援吾集之以爲重摩  
不令人短氣哉尚有耿耿欲一吐出左率右挽  
終鬱於懷若夫名義所在不能緘口負心而今  
俱成罪案年兄翱翔天路亦復爲故人垂念乎  
既懶作書又苦乏羽乃忽得元甫使者之便遞  
慨然一發其不平之鳴嗟乎十年來二三友生

落落集

卷七

四五

落落紛紛而且成荆棘之林也月明星稀鳥鵲  
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棲隨之堪當痛哭

答魏仲雲

懷人之緒日繁於心每爲塵緣所擾亦不得便  
羽直到南都放落落如此性處正端力明辨一  
舒其枉直之氣原知有利害翻覆然言官以言  
爲職不問生死車廟世局欲快連兩可之斷正  
苦無此快舌至官府相徵應成實禍向國預知

其不可而大義已倡不得不從其他特議之權  
苛取途之稍狹諸君子豈曰無過然觀過知仁  
弟亦未嘗不効忠告而今總付之長歎年兄靜  
觀局外定有妙解尤堪痛者則吾黨二三同志  
乃自作水火使人左顧右盼步步牽掛耳吾鄉  
水災爭之頗力幾幾盡棄當事者意欲棄此一  
方民以洩燕人之怨可奈何恭甫年兄弟又有  
契誼偶小疏中記及東事數語夢想不及於恭  
甫也而恭甫謾疑之既亦通告之長安幸都覆  
稍存其概此心略可自白年兄蚤已從千里外  
爲吾伸謬相知貴知心豈不信哉弟以多口觸  
忌行理故聞之游年兄解一返棹爲十日談平  
卓品僅從常調弟豈敢嚙嚙而已特以餘缺爲  
人所先故結了兄意靡固亦甚著意也臥席聞  
之子于而今被以食名兄爲之碎一唾壺否

昔日同異遂爲今日難端君子實授小人以隙  
而晏然修唐虞三代之容彼乃捷而取之無一  
矢遺鏃之費而正人已盡矣仁兄觀目前之事  
豈非從來一大變局哉璫毒所中在一身之怨  
尚有怒殺之時而南樂之毒中於齊越之伏戎  
燕人之新怨勢悍而不可解凡其從內出者皆  
其從外入者也覆城之事內已允開擬而中夜  
傳入忽復中變蒲州將行矣若上亦不久此下  
合爲一家不過再驅除數人則燕局定而齊越  
起一年之後恐并用噍二字忘之則是非乃大  
亂耳弟一疏觸奸幾陷虎口彼方耽耽必逞顧  
乞身於長林豐艸從仁兄續張公玉女之遊未  
知天與之否日與霞城議疏遁之法而或者執  
賜環之疑想日復一日乃付流水殆亦天也勢  
窮理極物無不反且共靜觀之聯合聲氣以俟  
狐魅形銷天心來復耳

答袁公夢

不佞雖涉世未久狀所見逸才高韻托志千秋如足下者指不再屈而邀元甫兄之靈傾蓋如故何幸何幸文章之道神於作合曠世相感何況交臂乎微觀足下退狀深念鋒藏光闇以善用其才蓋動忍之功多矣不佞信心饒舌方行乎憂患之途願就足下學所未至何敢以師道妄自任也敬謝不敏尊翁老先生以任事叢謫落落辭遺集卷七

吳

士大夫自有公評第近議生財思復得疏理之功而不可得見人人以任事爲戒則尊翁之公案亦易了矣左牽右掣誰爲斬此葛藤乎接鹽二院俱已出都不及效力狀此非俄之時言亦弗重空負惓惓見託奈何少文見前已略悉其槩非楮墨所能具陳恃有心昭

與熊青嶼

弟懶於作書一切曠廢而台臺道義之雅時往

聚於心也機緯不偶君子道消事已至此夫復何言吾輩信心信道丘壘之中別有天地妍紫綠方酣鯉庭可投直可置世事度外而聖賢憂國憂民不忍一膜自封則今日之事知台臺太息流涕不能已已所惜發難者乃在貴鄉而反先受其禍則諸君子之過也弟亦旦晚歸矣几上餘生言之可涕一官何足道哉但兄持鹿洞牌則台臺之愛忌其醜使人汗透重裘狀托昭

落落辭遺集卷七

吳

與蔡元崗

公以不朽幸也詎可筆謝賢郎鐵羽喟狀附訊一片以將言近意遠惟知已鑒之  
敬啓教邑舊父母蔡南胡公以恩誥贈官應得誥命而後人無爲陳請者不佞與舍親蔡西谿兩家皆世被其澤比於長壘今相繼以葬去矣舍親曾言台臺爲胡父母至戚教於吾輩用敢以此爲慰其軸止須封官類題其矢或

鄉名公自爲之側借銜於中翰薄有酬謝謹謝  
上白金四兩幸台臺始終曲成全親充原之  
結亦不佞兩家之卿結也罪廢之人不敢躬叩  
臨楮皇恐

答區景鄭

方今任事之難內外無異而貴陽遠在絕地又  
營海內凋敝之秋問兵問餉無所不難乃事權  
之錯出人情之嫌忌又有難之難者台臺以血  
書

舊唐書

卷七

誠亦膽敢精竭力以任之細詢吳傳得軍中狀  
甚悉未嘗不服台臺之壯而復謂朕念也早已  
知此調爲相苦狀從古真豪傑必從難處下手  
使人入縮步誰與成功但願得其安頓之所既  
已入貽即未易他徙方欲謀之知者而黨禍方  
興不肯以任言犯柄臣之鋒逆張羅逐之匆匆  
去國不敢復問天下事惟伏處林穴側耳  
俾犬業以爲社稷慶而已冰清茶苦豈宜

俸倒施敬以鹽返幸恕不禁心長家短莫效  
區祇有悵結

答樊鍾陽

黨禍方興誠君子卷懷之日然憂時妙用尚藉  
正人以回微陽於一綫年臺何遽堅遯思耶弟  
以往言觸忌久拚一官謝之今已得謹行矣  
長林豐艸不敢復問天下事絮絮布復臨風惆  
然

舊唐書

卷七

答朱白岳

撫院承差回具有一函率報近來時事愈出愈  
奇弟爲小人側目無路脫身而今且安排陷  
借破甑曹郎黨字題目遂逢嚴譴辱及其親可  
爲太息生或禍福言官之所不計沒齒編氓亦  
復何恨而必以奪黃爲快何罪至此每念兄  
在萬里外賦望雲之詩若以弟之所遭則夜郎  
皆仙境也貴役分致諸函已爲一一料理度



晚可以言旋而弟去國之人從此無路接雲  
中之札相思相望直俟年兄開府敝鄉乃瞻色  
笑耳夷氛未靖兵餉兼籌孤影勞神百凡珍重  
答門人關達名

佳卷中想味仁兄孤芳幽韻迥然塵埃之外及  
見其入如其文竊念他年用世必以品見不隨  
俗波靡者也以此附知人之鑒甚幸近貴同門  
來乃知有居廬之戚大孝以顯揚爲先惟以禮  
落落齋遺集卷七

節哀靜參文章之妙生生不已化化相逼則樹  
靜風生艸枯易怨皆文境也僕以狂言觸羣小  
人之忌張羅布網遂遭嚴譴長林豐艸不復聞  
天下事所望賢輩天路翱翔爲故人生色耳勿  
匆束裝侍在道義之知空函布復想能亮也

與蕭伯玉

長安中了無生趣但得吾伯玉比隣而居寸心  
如雪貧賤患難之際有生死骨肉之情以此

終於心未忍遽草絕交書也初蒙放時尚有辱  
親之慮牽掛胃欠今亦付之幻夢入舟來伸脚  
高臥黃梁飯熟矣石尤爲祟三日而行十里此  
豈章惇之罪哉不足爲鄉里小兒道也向者孤  
行一意信口而談而今一網牽合羅織如意此  
後未了之案知復何似年兄如有所聞幸附一  
行於敝同年龔淵孟處與友朋相愛之意也去  
國之人不應復作長安書第私區區於知已耶  
落落齋遺集卷七

今師亦止有心昭

與王蘭生

自別年兄後日坐水涸幾無生還之望忽脫溝  
遂驚魂初定不審法星何日昭嶺西聞彼中山  
水奇絕風土淳樸疏剝吏艱使民夷相安不遇  
出經綸餘緒耳案惟行部山嶽動搖自是吾輩  
壯遊遠近正無所異也客冬再陞海公祖別致  
十公體以答吾輩公餞館不可却已致其一

霞城年兄今以其一奉上弟伏處林壑無緣過  
往來之廣適舟過京口附致賢公子不知此兩  
何時始得入覽也

與經西路姑丈

台車一出都門光景日復悽愴亦謂去此一  
官他無所憂乃不肯至辱及於親雖倖生還了  
無生趣至茹丈之波入彼崇尤令人扼腕一路  
尋常消息音不可得直至京口得見抵妙已四  
月遠矣亦未有招疏不知何樣羅砌過郡城

卷七

七

峯陽來被甚為懸念據云十五人中禹閉景經  
乃六子狀亦係傳聞之言其餘相去不遠恐未  
必的也以親度之總數幾應過十萬則分之  
無如許知那兄四壁蕭然此局寧有完理耶  
惻惻望明再得如買楚之明行則定有解法  
則無了時也今姑靜俟之聞撫公已到可  
洲諸兄一寬的能併商盡處法耳

有順命憂之無益想長者自有遠觀不計  
魂未定際坐井底之危狀初得抵舍先此  
候諸容續布

與高景翁

都中連數時情奉旨旨辭以息爭而潰既任  
桑田滄海從來黨綱之禍寧有甚於此者乎台  
臺大遭黨公虛平應物散聞羣小具有心知而  
徇見一呼震立下車已至此夫復何言朕使  
吾等道其

卷七

七

黨籍一光吾適有主豪傑恥不得與而恥虎不  
復與歌則亦千秋一大公案也猶念提筆變作  
功臣紅丸化為對症將且漸矣君狀之憂  
淚何地驚歸折角綢吾方張丘壑之中恐未  
枕席幾立雪三年傳經下座仰借銀海奉以  
窮台臺亦不鄙夷之乎向過錫時正台駕在吳  
淞間未一申其耿耿今子舍方溫復氣自喻村  
深神茂足不須門報敢一布私臆稿平走尚

危機除罪者則亡指而示之行將華神經此  
解紛之書并爲次焉

答楊道勸公函

春初正申借寇之機而時勢變遷與心違放  
逐餘生既爲異人計補目即懷處丘壑又失三  
天之庇惟歎勿剪勿伐之章以慰孤憤耳驚魂  
甫定杜門養病不敢一通姓名而忽辱兩函  
狀爾恒且脫衣家屨尤何道義贊爾之愛也清

落落孤力

卷七

非

事極費唇舌民生不辰竟以永康避氣寡明老  
公胆朕非老公創制備刺若仁心仁術則壽考  
若無事半與當世之權誰忍也之題端將再舉  
幾幾幾幾幾幾之入瞻望掛期能有使結  
謝不費

答曹一雲公祖

老公祖秉公授才孤寒昂喻文弱賴而後得  
以獲此不昂之中饋也弟已久經世緣而誤

見責非以爲利循例具牘實以親誼之重輕爲  
先後老公祖錄其舌名而斟酌其二三可也  
詣倦至感切于心家姑夫處即當以台旨致之  
至地方之事亦有可言者錢糧催查日甚批出  
灰分習爲固狀區書飛漏不可勝計在鄉間最  
苦白捕而汎地一役尤令雞犬不寧矣爾斯宜  
裁革又刁悍成風市鎮各有十光棍紅幫打詐  
結黨公呈幸老公祖神明之鑑屢見推擊而餘  
落落齊道集

卷七

三

答莊魯餘

都門一晤甚慰潤思弟方憂癘相年弗獲時相  
過從年丈養病罷試暫息六月之期三年  
轉眼事耳如弟放瑞丘壑長與野鶴爲伴

草生塔焉我益不知獲乎歎矣遺像有在  
否雲中一羽忽驚蝶夢亦意外一大歡喜而  
也

### 與親郭園

弟蒙恩放歸而年兄遂罹嚴譴傷心孤弔三復  
范滂之言爲送行文耳雖狀聖明寬大霜露  
陽春努力前行無庸悲怨弟病頓不能出戶特  
遣人問候於飽念兄貧甚貸得金以供縫紉  
落落齊道其  
卷之六  
之費耿耿寸心祇有遺報

### 答周來玉

時事如此真堪痛哭弟既得附於翁臺之後可  
以自信向安即白肯丘壑亦復何恨但以無頭  
迷障故貽翁臺以未了之局念之每爲氣結又  
未知網張四面吾輩終得高枕否耳告身之  
理無異同若何老處止於新給則吾輩便當  
例聞翁臺已繳似又宜追回其中猶一

恐又開一罪案矣承使遠來具感同心之雅

### 答徐月賓公祖

弟迂愚觸忌幾無生還之望幸聖明寬大故  
歸田里扁舟南下悔罪省愆懶性恰宜驚魂始  
定緩渡江而父老子弟歌舞至仁有感極涕零  
者糊甘劑苦之方不啻起白骨而肉之也月朔  
抵舍伏接台翰懇請殷殷名已係於卓轡而轉  
叨總分之交罪且辱及其親而更沐如天之恩

### 落落齊道其

卷之六

三

誼高霄漢歌邁陽春此則我有二天余其一樂  
逐臣厚幸古人所無雖沒齒岩穴復何恨哉村  
居杜門不敢以罪戾姓名輕賣惡臺狀施而不  
報草野倨侮是亦罪也敕命責繳倘有事體  
異同更乞指揮仰恃台慈不勝皇悚

### 與高景翁

耳方具牘恭候道履而家姑夫寄示台札便  
自慙心平躁心釋覺英雄感憤痛哭之聲偶

足以入有道者之聽也。每自念涉世久，身未嘗知學。若使焚林稍息，綴羽不驚，飯依絳帳，立雪三年，此則造物之所以成我大矣。自反不作，何怨何尤。朕細細思量，亦覺鹵莽，倘非聖恩寬大，久爲杖下之鬼。又安得優游菽水之歡。如今日耶。獨念二三知己，三木囊頭，生死何期。撫膺流涕，虞山日有亂形，因亂借亂，皆殺機也。時無賈彪，夫復何言。不審適日更有奇聞否。統惟台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五

慈教之

與沈五知

自別年兄後，舟中清淨，生平未有此適。不意得生之樂也。嗣後風波日急，正入都盡，而年兄厭啼來矣。甚喜朋舊保身，獨得道妙。近來文字益務新奇，但不知吾輩既已投林，尚有危機，罪案乎。年兄幸以所開詳示之十五人，購索付還。近又有一百七十六人之說，雖係揣摩，朕有使

着與否未可知也。弟子舍方溫毫，不作門外想。以此胸中廓然，而六君子檻車以去，生死何如。可得聞其概乎。炎暑懶得出門，特此奉候。不盡。

與楊蓮初公祖

伏惟老公祖以痼疾饑溺之心，軫吳民之厄，遷喬既久，臥轍未還，刺苦調弦，解苛止亂。老公祖之造福於吳民者厚矣。雖朕追維三歲之間，江流夜靜，孤嘯風驅，使柳亮之禍不作者，誰之賜。

落落齋遺集

卷七

五

也。虎冠剪翼，墨吏易腸，使杼軸之遺未斫者，誰之賜也。乃今舍吾民而去矣。議者方以東南爲不測之倉庫，管民命者爲能吏，敲毆民脂者爲忠臣。有繪監門之圖上叩關之章者，不免爲太戮。但不知福曜既移之後，嗟此哀黎，作何光景。而不遲亂民魔劫，未盡使驚鷲綴羽，何處冤家。林洩淵乎。知老公祖并州之念，定爲一步一問也。弟杜門，尚愁承歡膝下，讀書荷鋤之外，都無

些子沾懷古來放逐之臣少復如此葉恩已盡  
沒齒爲榮只願厚微餘庇長得安枕爲太平之  
民耳匍匐道左敬獻羹羹以申攀轅之意晤囑  
石明儼魯齋帖月諸君子爲道耿結

與魏仲雪

春間于受之處附一函嗣後正覓歸計幸遂所  
願扁舟南下檢點身心日星魚鳥儘可相對林  
泉書卷正足忘年曠觀漢唐宋以來黨人之禍

落落齋遺集

卷七

尚不止此兄宜爲我賦詩把酒不必發感憤之  
談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古人以爲一樂如弟  
懶癖閒情隨處落落兄所具晚當其執筆嘵嘵  
所謂未能免俗聊復爲爾手口已見今日乃遂  
本懷兄以不作風波驕我豈有居言路在是非  
場中而卷舌掩口爲兩來三變之行藏以保榮  
罵好官者乎非兄前弟豈發此狂語只可與起  
田知他人勿道也兄近況正佳才不才之兩語

藏其用知兄素心自足了此非他人肯道也  
承初環之惠時掀髯一笑

答魯起田

弟狂愚觸忌幾不得生正當網中幸得之子打  
破放舟南下兩袖風輕始覺有生之樂歸來身  
心無礙秋水餘懷此趣亦復不少獨念六君子  
三木囊頭悠悠長夜月沉酒醒友朋之痛不能  
忘懷而博觀漢唐宋佳轍始亦天地氣運使朕

落落齋遺集

卷七

與蕭君子命中帶得都復付之邯鄲夢界矣念  
秋一鼓虞山之掉對吾年兄道氣素心消釋  
餘垢爲炎暑所困不得出門倘秋風漸爽吾年  
兄慨然生草園之邑者亦山居一大福緣也弟  
懶不通問而手教輒復先之想能以野人見恕  
拜領雅贖誠不忍遽別鑒金兼挾雅檀筆簡爲  
異時青瑣珥筆之用不盡依戀

答錢龍門

自別年兄後忽聞香報忽聞履屐總不得便  
一過慶弔狀耿耿此心時與明月相望也此  
變態筆舌招尤只不知口業深重如此消折得  
盡否月白風清玉屑笑飲清從香爐峰下帶得  
一片雲心今日不敢多離佛清福難消造物所  
妬則耳轉動又成負罪引愿年兄應爲我憐  
念耳野服閑遊一睹知已正自有懷朕今日亦  
不敢必明日事也俱承手訊率布區區令佯年  
弟書書遺其

卷一

三

兄希道耿結

答許霞城

日來避暑竹林放腳高臥絕迹城市斷絕書疏  
生來未有此適獨念知已迢迢時牽萬難秋中  
虎阜之約洵爲快事尚俟與澤壘年兄訂之恐  
亦在秋冬之際矣新政日異掃除一空澤壘尚  
爲魯殿靈光不知風雨飄搖若何也聊城已交  
行及崑山矣小人洗眼看賢宰相巍然獨

造出底樣世界黃梁未熟醒夢何時一枕黑甜  
各各受用一切置之度外耳綴軸事特費心神  
非道義骨肉注復真切何以至此當再聞之來  
玉諸君子以決從違家姑丈客致尊意別統之  
惠殊非所宜拜謝不既

答許澤壘

弟偶幸生還放腳高臥幾不知天之高地之下  
所謂難借魚絲過着便吃生老病死時至奉行  
一毫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頗得自在年兄持斧

卷二

三

要

三秦風清日白快心明眼做了一番實在事業  
即使卷懷亦復何恨安知吉神呵護不令惡曜  
退伏耶魯殿靈光巍然獨存此亦吾輩一大肩  
目也虞山狂徒頗有貴介子弟而水滸之編又  
設一弄正恐流毒未已要亦不關人力看天意  
何如耳弟鄉居絕迹城市若駕過敝邑當移棹  
郭外一談近霞城欲約爲虎丘之晤不知乘興

得遇否賢公子就試則散寓儘可下榻不須他  
覓謹灑掃以待

### 與錢牧齋

春間放舟南下靜觀世局屈指大端十得八九  
從前正氣頗旺渠輩打算驅除忙却心手故使  
深林鍛羽稍定驚魂直到滿盤平盡時饑窮餓  
虎勢無休歇區區勒黨綱之輩伸偽學之禁詎  
足以快其心乎此中機局作何究竟翁臺定得

### 與夢窗遺集

#### 卷七

三

其微兼六君子生死關頭近來頗聞其弊否荒  
村杜門如在井底念欲一領塵玄縱觀武庫顧  
荆棘滿路不覺趑趄起恃有神矧耳繳救之事  
昨訪張侗老止繳本身是或一道想亦因虞商  
二疏故也翁臺如以爲可便當不致異同幸明  
示之

### 與莊若候

近來變態無所不有總是黃梁夢中幻觀不足

此葉清華配補

以障明眼人也向苦長安逐陳臭穢滿前今揭  
脫體清涼散髮竹林伸脚高臥此禮便宜非吾  
輩懶淡之性不知此趣年兄雖復暫息忍富貴  
逼人受用不久若弟乃叨爲終身受用耳知已  
之想時切于懷而村深杜門都無出理年兄樂  
境方酣亦豈能遠問山陰之棹耶喪明之戚誠  
爲不堪狀又須以道力遣之不宜惻惻也靜長  
年兄亦遂遭誣可爲太息晤間幸道耿耿

### 落落齋遺集

#### 卷七

五

### 與周夢洲

翁臺凌雲鋒壑不佞弟即不敢謬附聲氣之同  
狀數年嚮往不在名場世法中實以清風直道  
四字爲翁臺屈一指耿耿在心目間而微聞許  
可亦似以疎拙見收則雖投林削影之餘不訪  
一通惘惘乃者黨禍方深橫眉有罪獨翁臺於  
靡圓兄救焚拯溺義重死生誰謂古今人不相  
及乎仰對白日慨狀淚下以此知絕交之書



義通也。舉母舅來知郡。聞兄生機。幸斷友朋之痛。恨不剗肉。茲區區者。九牛一毛。仍望慈悲。大力點化。丈六金身。以消此劫。而已。倘事有端緒。亦希剖示。以慰懸懸。秋深足健。申弔。姚母便得一了。識荆之願。卽率極。實想能原宥。

與高景翁

溽暑異嘗。恭惟道履安和。德業純至。以慰四海之望。某杜門兀坐。未獲受教於函丈之前。非獨落落齋遺集

卷七

一

憂患之餘。事足多畏。而性懶靜。辭久違。膝下不覺依依。長日爲短也。學問之途。茫茫望洋。古人云。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今山林席地。恐復相前。見六君子之懷。酌不免惻惻。廢箸心。如懸旌台。臺何以教之。廓園事。周旋有路。已矣。致寥洲所矣。寥洲竟以轉相爲罪。索網羅之密。淵無寧驛。而寥洲好以直言犯當。路道力詎能裁成之否乎。敬一節不免爲親。躊躇昨知張倘老。

止敬本身。蓋因虞高二疏之后。爲變通之法。不審是否。可從私心。皇皇伏惟裁示。

答陳中素老師

柱石一移。萬事瓦解。承官時政付之賈生之痛哭而已。朕洛社有人。東山未老。使小子得所依歸。正使沒齒丘壑。道味不孤。豈復以腐鼠爲念。自仲夏入里門。如病狂驚悸之后。忽雨清涼。食息臥起。都有生趣。意謂開身暇日。可以益精誦

落落齋遺集

卷七

五

讀勉。醫寡陋。朕忽忽三月。身心尚未安頓。居諸如駛。潯自愧也。荒村削影。已絕城市之想。細想春風化雨。止有神遊左右而已。正擬恭候。追履并請教益。輒枉台翰。惓惓注念老師之篤厚於弟子。蓋非楮墨之所能鳴謝也。秋暑未消。伏惟爲國爲道自愛。

與周寥洲

音問之隔。又兩月矣。細念密禱。愈慄死者不

復生令人潸然淚下然則吾輩食惠田間豈非  
曠蕩之恩哉邇來機殺想全付精神在枚卜中  
不知尚有白馬清流之結算否翁丈定有所聞  
可以開示郎中籌警也索居寂絕正有佳處四  
海畏途舉足如阱即細懷知已夢寐相牽聊此  
一逼開問不得便理訪戴之梅也向約繳 敕  
事返張侗老止繳本身似亦一法狀不審彼此  
諸公有無同異翁丈曾否定決即欲了此省一  
落落齋遺集 卷七

掛礙瞻前顧後正自不容草草耳幸直示之

答解石帆

琅璫去 國獨辱知已憐念雲霄高誼當於古  
人中求之乃知絕交書尚非通諸也歸來散髮  
高臥菰水多歡檢點身心殊覺寧曠只是風波  
滿眼網羅四張生者既盡枯骨欲灰狀於鼎沸  
山搖之時猶留陽明一綫得吾年兄爲魯殿  
光倘亦社稷之靈非人力也便節暫南徐觀妙

手轉旋以佐中興之業使弟長爲太平之民不  
作釜魚提鹿則厚幸矣深村却掃忽驚雲中之  
札回想知交笑語道義肝腸之愛真如隔世事  
矣

與徐月賓公祖

弟名在銅籍素同羹土餘波所及猶足累人凡  
在青雲之彥並以遠我爲福何意祖臺雪腸鐵  
骨憐其失路達衆而哀榮之至再至三情逾骨  
落落齋遺集 卷七

肉豈所爲昌歎之好耶正修一函鳴其感切候  
應務之少暇家嚴九頓階前而家兄某又傳台  
札至矣言念宿昔恍恍如夢仰瞻天上已若重  
淵雖復故人高義世外相看豈敢以葛巾野服  
唐突憲臺且以黨人餘垢爲明德累哉伏處荒  
村永與世緣斷絕耶聞基酒政恐動機心矧敢  
入城市乎緬維道義肝膽祗有夢魂牽結而已  
東南民食賦急人心蠢蠢而祖臺風霜清肅雨

露沾濡遂使猷猷之中獲有寧中異時再借法  
曜若同文襄之鎮撫江南則籍水堃夫終當鼓  
腹一見清光耳家兄方困於諸生乃拜九天之  
賜下士之禮亦屬曠遇伯樂一顧驚馬生風一  
家戴德頂踵以之矣

與毛禹門

行事都不敢言而仁兄久錮之餘尚不免絕流  
之網是又何也羅織已就排解無方仁兄何以  
落落齋遺集

卷七

五

爲計每一念之驚心慘目顧不敢輕出柴門握  
手慰勞獨念釋網欲輕則仁兄視六君子已霄  
懸矣弟竄竄不測尚幸生還醉夢隨緣儘得自  
在狀觀新政鋒刀日急又有白馬清流之患未  
知終得保此餘生否耿耿在心執筆茫狀聊適  
問訊而已

與蔣澤璽

向辱手教日擬候謝而每接一報惶狀若累日

不覺寒風射人矣驅除已盡久知年兄不免在  
一網中狀猶得以藩屏相寄豈非微賜一綫尚  
不悞乎行藏之際定有妙裁居今之世出處兩  
難安知不以迴避爲罪案且宜好脫之也若使  
大路相容則節鎮一方事業無量名公鉅卿焉  
從此出亦何必薄觀淮陽况忠厚正宜如平兄  
揆忌或不如弟輩之甚也恩詔將下或爲黨人  
開一面則長林豐碑儘堪逍遙否者未知何處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五

生活年兄觀邇來鋒刀將何抵止乎弟杜門兀  
坐即周老師處不敢破戒往弔何日得知交陪  
語一澆磊塊前約數寓下榻何以不至試事未  
了敬掃門以俟別具簡緘希鑒入

與許霞城

弟性懶喜靜數武之外輒覺意灰以此都不出  
門不得尋吳門之約邇來輒心入耳總堪悲  
欲得知已相對劇談引滿不知還在何年空吟

蕪蔑白露之章而神飛耳 童子誕生華土  
慶黨人倘開一面乎長林豐艸尚得逍遙自在  
而靜觀機局正恐山林亦無寧棲年兄近有聞  
否將作何究竟也十五人之案牘之撫按吾鄉  
人數不少大都以撫爲政前年兄云毛公祖意  
將束之高閣今既有催繳方議了局則原招無  
耻而招語復輕如家姑夫者未審何以處之毛  
公祖用意忠厚主于幹旋雖題辭不害不做而

落落齋遺集

卷七

三

與黃白安

驛路傳詩後便彼此曠隔年兄羈狀而去弟子  
處愁城日夕彈藥即向來促膝圍棋者亦復落  
落他可知也世局變遷友朋離散光景乃爾正  
具星引疾爲兒子出花所纏而被人代我脫之  
樊籠外身輕心快拜德良多只比年兄多上場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五

一出下策走出門顧影自笑標榜不俗位置頗  
高與年兄命傳既使臭味不孤倘有糠粃在前  
之愧耳扁舟南下五月抵家父子兄弟之樂談  
書飲酒之歡皆與年兄遙相應和但傳一邸報  
使人愉快耶國死矣生平子立好爲耿介而不  
免坐之以賊嗟乎廉吏不可爲恐其子不免負  
斯年兄何以爲之計弟禁足不入城市每念西  
湖之約欲于來春了之顧念風波未息舉足便  
爲罪案何時黨禁少弛得一弔廓園之墓耶追  
維往事吾兩人頗亦告戒爲天心人事互相促  
激所謂新法之行吾黨不得不任其咎今亦付  
之南柯一夢矣只願太平無事以安老山林譬  
如三家村人原不出仕本家而目各上認取  
國家未嘗負我輩也正念千里故人忽傳芳訊  
開函獨笑不能自已輒以來訪和得三絕又  
絕以爲湖上之盟書之扇頭聊慰相思倘虎丘

西湖彼此遊履所至各須急足相聞  
勝於七級平升惟年兄詎取

與姚現開

罪廢餘垢猶足累人翁臺道義之雅勤勸惠頗  
此意真足千古彌天之網知翁臺適逢本懷獨  
不料太夫人霜栢之姿忽焉凋謝在仁人孝子  
悲痛何勝要以較節榮名上壽善養既已纖毫  
無憾哀思當爲少紓也弟屏居却掃凝念莫生

落落齋遺集

卷七

三

芻爲持有城市之戒即荆溪散座師處未得一  
行且念黨禁方嚴恐哀詞緘爲謫書素車指爲  
罪案少俟風波少息泥首請荆想在鑒原不以  
懶疎見賢也茆茆申莫幸告几筵

與文滄持

弟自杜門後斷遣東緣痛念師表在邇每欲一  
奉玉塵兼弔令甥於廬而驚心慘目日新月異  
友朋生死之痛神樹都復率懷河水悠悠歸

自廢新禁方嚴過卒滿路不如兀坐一室且以  
免罪也尚擬殺機少息泰山共賞不知得了此  
願否從前小艸既未讀書今方討得開身而從  
賜鈍質范無入手索處三家村中真如井底蛙  
也虛此一番放逐不得學古人一事翁臺何以  
教之性懶書疏積想歲時僅一訊問別附土物  
諸托家母舅道不詳

答徐石城

落落齋遺集

卷七

三

都中一接光範鄙吝爲消爾後踴躍去國不得  
觀曲江之勝獨念同里當阨半爲時詬厲而翁  
臺新砌初發雲路方高端志貞趣早有壁立萬  
仞之意其仰贊新政爲同里之光可券俟也理  
官之難在上下間苟欲市恩不免府怨苟欲避  
怨又恐招怨大率居之以慎而出之以如不得  
已之心則無往不孚矣至于秉公執法約以  
情高明自饒爲之何俟下詢菊苑哉罪廢餘生

健國思過近且殃及一弟已無復人世之想而  
誼殷渥重以譙光發艸野中所敢當此儀刺  
并璧祇有心佩

與蔣澤壘

弟於冬季有舍弟之變傷心慘目生趣都盡陰  
陽人道之患二者交併殆是口業深重將不盡  
辜惟有枯坐懺悔而已知次公采芹大是嘉慶  
若浮雲一官年兄素不卦胸次即披婦之口正

落落齋遺集卷七

七

七

足令人千古不足爲年兄太息也十五君子之  
素催逼日甚聞禹門處路已就緒托在知交進  
若秦越方捫心自愧乃家始夫更苦乞貸無門  
敝邑同章家寥力乏難濟反思惜才異地托弟  
告急于年兄以向來道義之雅或亦在所慈憫  
許以義盟亦涸轍更生之德在年兄從心盡力  
非弟所敢強也恃愛代達不罪唐突

落落齋遺集卷七

七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八

理署書牘上

上按院張見平

上按院汪石蓮

上藩司董定所

其二

上巡道朱震同

其二

其三

其四

上巡道陸景鄴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上鹽法道

上輝傳道

上學道魏

附請鹿洞科舉申文

與袁九際太府

與所屬各縣令

與建昌令羅化城

其二

其三

答安義令陳

其二

其三

其四

理署書牘下

與邱毛伯

其二

答鄒泗山

與舒錫石

其二

答徐明衡

答黃陽平

與魏廓園

與同年某

與方仁植

落落齋遺集卷八目錄

答張希生

答魏仲雪

其二

其三

與蕭伯玉

與黃贊伯

與何季穆

與繆西路姑丈

其二

與貢二山

答張謙譽

與吳密稱業師

其二

與慈山釋

其二

答門人傅揚菴

落落齋遺集卷八目錄

答門人張憲卿

答門人畢叔美

答門人饒得渭

與門人但夢倩

答門人康敬侯

其二

答門人丁潤生

與蔡孝來母舅



與繆采星

其二

其三

與貢說茲

其二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八終

落落齋遺集卷八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另選之輯

理署書牘上

原大佐  
常孫題詞

上校院張見平

伏承台諭收武勇以雪國恥業傳示哀知府著  
意采擇乃決月以來募兵之令寂無應者里巷  
之間已有畏心近齊集四縣之兵屢行簡練之  
法疲者望寒風而色削壯者舉塊石而氣消甚  
有力尚可勝勉作柔怯退入前茅叩首乞免此  
特以換院退充家丁為名猶畏避若是況望其

裹革遶陽哉乃知西江好氣不過私門吳勇而  
兵事久廢真苦羸弱難扶今欲作其敵愾之氣  
生其奔上之心必有格外招徠人情斯奮若以  
尋常安家行糧為餌未足副其一歲耕儲之費  
以區區挑選兵壯為事安能奪其室家婦子之

思竊以爲人情所愛者利所畏者法法無之于後則走險何擇利誘之于前將是死如鷲令都建之民備工于淳梁之景德鎮資藝于揚州南京之閩者往往而是誠使賞格既設有力能舉百鈞者賞若干技能中九矢者賞若干仍另給以安家行糧使木示信散金酬死此厚賞以來之一說也都昌盜風素熾聚集成群招提宿盜名不勝書捕盜之牒騷徧于野此屬改過無由收之有用使示之信令除其前犯苟非殺人強劫其餘概置不問有願赴募者一體立賞仍給以免罪木牌進者有利而退無家則驅之就死也易在徵虞胡三科募士之意而行之此救過以誘之一說也然使人各就募何人率領散之既衆不相屬合之又食宿無方必先設將領楊謀四出更預備資糧使兵至如歸庶幾有約可赴無令觀望不前乃今之堪將者何人非戚之

所知也至稅市更新奉行德意兩府一體有餘不足皆公家物也豈宜以虧盈之數上煩清處裁竊謂剗心除腸絲毫必報不妨各隨所入仰聽上臺剗銜果其有餘何所秘惜萬一不足寧有私藏如應稅官不肖之心則在稽核之嚴非成法可束近聞九江額已斬登至北風一猛則照票之外稅稅闌然無人統計秋禾收數額若中分斯有微溢僅四六為額則不足之難數又在南康矣惟是尺式異同寬嚴互見而寬在功令南康初不任德嚴在鈔關九江亦不任怨鈔關先定丈尺九江不費一辭其實鈔關以意為尺無式可據非浮本道酌量短長另設二尺分發兩府則法令不一人心莫信每命鈔關所批去今尺太遠執其兩端斯平等法耳秋李已終我多孰少老大人提銜彼此微示褒貶故不敢以一隅之見孤老大人為商民圖之心也

上按院汪石蓮

某遲于趨事方屏息以聽斧鉞乃者大人天寵  
春生栽培特篤竊念下士遠際知己古亦有之  
未有一見而沐國士之遇如某者也行取疏載  
自歲終某俸少十日遂落格外然浮以一官少  
故奔走補剋蓋愆庶幾有日顧局局愚昧無可  
陳說惟呈巡道遵行地方失所依賴敢以臆陳  
九江為吳楚咽喉從古戰爭之地蜀變方迫江  
落落齋遺集

卷八

四

流不寧端昌與周問柯陳結梗伏莽嘯聚更甚  
都湖浩渺隱憂方大幸今道大創屠偷之兵一  
新選募之令鼓舞訓練水陸俱精遠聘故師損  
俸製造火器開局方始忽而中輟當令人喜因  
循緩視兵革計本道一行練成之兵解體偷積  
器械火藥悉化飛塵長江要衝誰為砥柱況湖  
廣兵未無人彈壓而閩兵屯留饒州約束之人  
不嚴騎子之奉已否奪財門場大可寒心老

人憫念地方之重疏請加銜保而實為無窮之  
利至于察吏詰盜力振廢弛送舊迎新恐滋弊  
費此又從來久任之說所必當見之施行者老  
大人已洞燭之無俟多贅矣

上藩司董道所

湖關屬政時屢至仁念動斯春法窮則變台臺  
以停稅之苦心行撤關之妙法分府投票立票  
繳查商既得遂其苛宜亦可勝其垢職碌碌生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

觀有負清問惟是立法之初袁知府苦以見委  
思練再四實慮負託才力兩窮適荒司刑之職  
稅端餘氣頗非志士之心大議委一年為期而  
刑名查盤勢須自達其局況治法千條俱備僅  
持籌應付而亦莫效其奇竊意委而不可以不  
不如使職別任地方之事易軍官來就輕車之  
駕也台臺方加惠商民職宜效奔走而敢為此  
苦漬者知台臺素憐職久切栽培則出之良

之外以全其孤拙之名度亦台臺所許可耳

又

向奉鈞諭已具稟恭候台裁未審已有定議查近代庖廚事以積案填委錢糧催督苦莫之應僅了淳安義京庫其各祿尚在嚴提度可完報所奉助餉款日特持穀價借支先解本府貧瘠特甚蒙老大人議免半糶不啻肉其枯骨惟是抵穀銀先詳包撫臺亦准解三分恐不能如半

卷五齊道集

卷八

六

解之例以此乞天覆之恩蓋通來水災皆至憂在目前此三百金到部僅供鼠蠹留府樓可救餓萬乞俯賜詳允免其補解又錢法通行民生樂便前所費五十萬袁知府悉已給散兵糧各縣毫末解補不碍已亦借庫銀先解懷有錢糶下則亦衆心之所樂從也

一 上巡道朱震同

稅厘一蘇不惟遠商歌誦至德而呈諸貧黎

款涸撤之澤又自無窮也職最拙劣局局不展

蒙台臺提引若以立法之初職能稍體德意以布之故勤勤任使職敢辭勞役仰孤鴻造特以居疑怨之地恐來役抒之危今台臺既許早覓則厥職無涯今亦未敢遽涸台聽也昨已具稟所能自效者寬商之手不能自必者湖口之趨關與稅額之不虧夫為防奸計勢不免多設巡關等役而多人則多弊故事便有越關不使有

落落齊道集

卷八

七

冗役僅四名巡關用守湖岸但懸賞格有越關者罰稅一倍以賞有功人役別慮商人領票徑行意欲差人押之入城此一人恐不免需索今袁知府議於下水岸上收籌此法固佳然今之空船人載及微貨免稅者皆印到放免徑行並無他案中途亦無人攔阻可謂直哉簡便不知何以為兩安之法也憲稟有丈尺已填旋還告改減少至有并其姓名而易之者率皆貨少難

拘丈尺或當全免故塗易頗多悉職親手親量其查量船隻悉職親至河下問抽一船驗之絕不落他人手目第行抹塞票有不恭之罪耳既額計四日頗為有餘而就中木算居三之一使無算不免有虧今北風大作所虧又未可知也

又

仰承委任已於初七日開閘恪守憲規祇令商人自報絕未查量一船權其所入可足一日之

卷八

卷八

八

類但船雖大小不同亦滿淺各別量于丈尺之間為裁減之法通融酌量總以奉行惠政其事之瑣屑煩瑣日無暇尋章銀不經目差可自白受罰契察奸才所索拙每差一役躊躇再四執還中止即議設巡關僅用其半蓋寧使商人稍有脫漏斯台臺所云以不撤而撤之心行之也惟是收銀兼用館吏私庵以為可裁夫納銀在府堂堂正正無嫌可避管稅居積垢之餘須新

斷根苗庶焚清楚若仍拂一人作權畢竟還難分此非獨自求脫白亦為後人免謗其丈人懇乞賜施行又竹木憲票計根論稅職細思商人論根之法乘積加除須精心熟於算法者方可無批稅事煩冗恐滋多累之弊竊與未知鹿酌議不若以長關深積計論文收銀較為簡便職以此法為饒河諸商親算數番較其歲額視饒河尚核視湖閘不啻二十取一也台臺所頒

卷八

卷八

九

丈式以量船則極寬以量算稅為小職曲體商人之意十大止料其八一彈之稅不啻五兩小者二兩耳如是而台臺憲商之澤無窮矣謹具約法呈覽各役工食若巡關水手登簿書役尤不可緩否則向為大利今不免太苦因台臺已念及故併冒瀆容另詳以請

三

前袁知府傳示台諭仰窺台臺為商為國至意

無窮而稅額漸受調停於兩府之間則四六分  
初無不可蓋向之所爭者官入私囊今無餘登  
報有餘者原非私物不足者豈能取盈若一時  
有餘而中爲成額償還不足則點金之數又  
將在南康矣如其有餘而必曰此之所收不以  
補彼之所缺雖甚不肖不至此刻提衡損益總  
在台臺又非下之可以臆逞也竊謂額可無設  
也如慮額不足不免以有餘爲私營是又在結

落落野遺集

卷八

上

核之嚴初不在文法之內惟尺式至寬按臺微  
做鈔閘然鈔關將以意爲尺初無可據似不若  
從前詳所請台臺酌量短長另置二尺頒行兩  
府則人心自一寬嚴兩忘其規則出入統祈早  
賜裁定至木算憲崇明云論根及照地稅票今  
皆論丈尺除饒商之外無稅票可照即饒票又  
與今票多寡不同非乞台臺稍易票式不可近  
者奸商神棍又於南部堂動加稅之呈其說

湖關登報無幾今登報甚多參對官簿如稅額  
然此言直可供台臺一笑亦見奸計無窮人心  
至險使所行之法與所刻之票異是悖違功令  
職等任之罰矣至總計三月稅銀未盈五千八  
百而竹木盡在其中則南康未見有餘未卜遠  
日若何也職等血已枯瓜期已及建昌令蒞任  
在五日間統希台臺早賜詳委卑職幸甚

四

落落野遺集

卷八

上

稅事瑣屑季中不敢零星潰報謹彙一冊仰備  
稽察伏念職祇奉憲法矢慎矢公尺式雖寬不  
敢違功令以取罪錙銖必較亦不敢損正額以  
媚商凡漏網窮追照批停格焦唇穿目實怨已  
多特於空船搭載數難取盈間有卑科良非獲  
已至額數一聽上裁奉非量出爲入而九江有  
鈔關可做原屬初議所頒此奉行之大技也素  
本府冬季額浮于秋六分之額似亦可辨說

電察

上巡道陸景節

久達訓迪深切瞻戀昨奉批答聲贖一闢第職  
疎才弱碌碌簿書聊託帖括以文其拙乃沐溫  
言褒獎不勝悚愧台臺大章山斗照臨斯地諸  
士承風丕變況江州士尤親炙最切者乎至台  
示習尚刁獪事體痿痺二語洞見垣旅霜風一  
肅吏民敢不革面卽有真偽難揀捕巡緹赴以

落籍齊道集

卷八

十二

入日月之照毫髮安能遁形惟是此中惡習輒  
以人命為奇貨都昌往時乘風鼓煽百十為群  
而告詞之不情則有杯酒醉言直架曉天之說  
者既不勝其反坐遂爾習為故常訟師刁民嚙  
手風波其間亦有惡魯無知為代書所誤只求  
狀准後悔無及償就九江城中攷定代書之人  
明示其伍責令從實填寫禁絕浮套刁字如原  
告反坐至使以上者提代書人并責可也又為

所交界每每冒籍或乞明示承問各官如遇冒

籍告批者卽申明改併如冒批衙門未及改者

其原籍府縣衙門徑申本道請案不得違事推

委又有原被告彼此各府如都昌鄱陽湖口尤

多彼此間提互相泰越久稽案率此之由使

原被告各有告詞者或示命以奉到先後或府縣

上下為序立限中併不得再延似亦可清案贖

也他有地方積弊曾條列通解而臺度必仰備

落籍齊道集

卷八

十三

參覆成案見存不敢覆說然以條陳塞責正俗

吏驚虛飾陋之套且所言鄙淺尤不足入台臺

之鑒因明問下及不敢不強索一二以獻肺腑

惟台臺救其愚妄昨聞台臺克詰戍兵綢繆未

雨江山生色先聲遠震本所水陸營精兵雖止

六百餘人袁知府遠聘教師製造戰船火器三

六九操練賞罰嚴信職亦代庖軍務與分督率

營伍氣色似有可觀如許附入衛軍操演一番

則台臺指顧之下鼓奔振揚將變疊旌旗煥然  
一新候有示期乃敢解赴標下文并奉命謹呈  
十部

二

賊藪隨無似於吏治正如越人觀場再捧台示  
直令毛骨悚然通身汗下凡此中水底盡穴血  
海冤魂一一洞入明鏡職三年尸素即盜情出  
入不敢不交覆參詳所割制成獄亦復不少未  
落落齊遺集

卷八

十四

兇以縱賊見疑蓋台示所云有小偷遠方游食  
諸類受網賊者比比皆然此有司捕役之過乃  
若強竊混雜病在失主好為張皇動列金銀數  
百至有疏宗挿入居為奇貨備追贖之名施嚇  
騙之計者竊意強竊之分須審地方保長令強  
案累累並不一問保甲即查究失事人役輒成  
虛套自後告狀如止竊也始從其便如其強也  
必明立保長某人地方鄭佑某人公同赴告而

則不准該縣即立治其失事之罰另招申報以  
免牽延則失主不能飾竊為強而諸人亦不至  
于牽累之久是亦一說也至獲賊之日立刻追  
贖賊有一真即可正法不必按單窮搜以滋弊  
擾若大隅副參互禁絕嚇詐自在奉行之吏非  
法所能盡要台臺霜清日白雷劈風行吏亦何  
敢仍守故習以仰負德意乎職代庖捕務督行  
保甲親試之府城中者向有一二條款成案見

落落齊遺集

卷八

十五

在臺端惟是時時查警行一年不開市民被一  
小偷儻亦兆之可行而不能必四方之同心也  
明問下及肝胆畢剖瑣屑無奇統維照察

三

伏承憲諭敢不一一仰體各兵較閱若蒙節鉞  
一臨士氣百倍令且先以台旨鼓奔之矣失從  
議已於前月二十九入遞稿遲若此亦積玩之  
一微也台示以補兵而前詳振加派蓋緣呈



包募牢不可破縉紳士民俱謂奪其喉中之金  
譁然欲爭及見旅旅之議仍在彼上雖飢始各  
結舌通建昌欲舉其半為設腰站之需然該縣  
雖云銜煩遠難奪此與彼且既設腰站則南新  
協濟原額儘寬則有裁革蘆潭弓兵餉額可以  
添補今裁尤大以寬民力及留為本府修城募  
兵之用猶愈於原從走差中花銷此有用之金  
錢也伏候明示可否先行官詳奉命摘補費

卷八

卷八

上六

大計似不相違今先求塞白止浮司度一人舊  
例原無多索此外惟都昌廖尉稱可有議尚欲  
留備大計取盈統希裁示

四

恭承台諭案無留贖即是救時良藥卑職業係  
為事強刻刻提醒不敢有員剋迪但本府積案  
儘目不少一月停閣血脈中斷方惟督漢起終  
無如各屬之瘡痍已久何也營卒聞說欲散

此偶然而亦止一二造言生事之人及懦無  
用之卒耳久已訖思心安操演如故前職已細  
閱練一番通雖天天歌操三六九分班試之小  
款場實不敢煩縻前功也發教師訓背各兵半  
多捱棚心嚴為分班皆查因害限解驗遂暫聽  
其歸至於月餉賞格悉在營卒之上職固容體  
之即各兵亦未敢薄待也安義好人結夥之詳  
先未之見奉命後即差役以一字馳往訊之據  
落落齊道集

卷八

上七

該縣答云原在中詳宋元二十拒捕由中及細  
查原由亦未明悉不過深明賊黨之宜撲滅似  
非別有所據也以此往遙詢問報命稍遲伏惟  
恕其延緩之罪昨有大役一議留荒之見未審  
足備采擇否然水路之斷不用大則非謬語也  
希裁斷

五

謹啟粵兵賞格換按云過省之費出于本院

屬南康設府但照吉安例行之及昨詢吉官之  
過康者云吉安賞格甚重每名米四十升肉各  
一斤每十名酒一罈如此則貧乏南康萬萬不  
能如例頃乞台示斟酌昨已發人至臨江訪之  
矣又計事將竣將有議調賢能已今之政安會  
長才短歎宜別展鑒足照安義久成銅疾礙  
矣方楚既有易人廢事之慮否則其昌亦康郡  
中巖邑也近而調之在彼猶此此職為一隅私  
落落齋遺集

卷八

六

計夏知府亦以為然敢先以為懇至安令之意  
揣摹建昌一二人情有憚其整頓積弊恐不相  
安者此又一人之情不敢不并上聞以備采擇  
者也

六

承命都之縣賊猖狂已甚然如官兵擒捕之宜  
誠為未安台臺明見幽隱計屬萬全職不勝心  
折竊計二捕之情縱與畏兼有之懼以富法被

必效力而私意善獲之法不若姑以好語安其  
賊黨之心使之自來投網即前日王永道之自  
來原因職監程昌九彼遂欣然赴愬今既明示  
強盜死條二盜自然挺而走險頃職提出王永  
道但明庚諭之云前者審時見汝等尚有生路  
如永昂兄弟何不赦他出未永明二犯云此事  
實未做强盜肯照前審救拔永昂兄弟自然來  
投見此言確是實情但業已成矣復不在職之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七

予是強是竊不知果有疑情否誘之爽信亦有  
未安所甚憲牌即藏之篋中尚未轉行亦別無  
知者如一行則賊黨立刻聞信小提則拒大提  
則走縣中為賊耳目者多故也

上鹽法道

謹啟南康雖僻寂鄙墟然君子小人食鹽之利  
者猶是噉噉之地向蒙撥派引鹽奸商圍戶每  
借口波濤之險赴省告改惟有零星小販以致

鹽價騰涌民苦淡食引額不足反碍政成夫關  
鋪盡責何關湖水之波強域各分莊容規避之  
巧今使閭戶居為奇貨而官民受其兩傷爭之  
袁知府尚無畫一之令仰惟台臺必洞鑒斯弊  
不俟贅陳伏乞憲禁自今坐撥南庫商鹽不得  
託故告改別府則貧民飲雨露之施下吏亦易  
以仰遵功令矣

上驛傳道

落落野道集

卷八

下

向承台臺破格款宴骨醉心銘而仰辱剋地之  
慘憺尤非愚拙之所敢與也職代庖府事幾及  
數日夏知府到任在即喜得卸肩乃仰體台臺  
風霜雨露之用苟可省一分民力者竊有呈示  
大役一議其源委具在詳中但恐變洽為難有  
厚軫念而此中舟楫上下一大無所用之此  
尺童子所共知也如謂折乾之名過客不受則  
從來水手折價原自通行今亦為折幫水手

名無傷於義況此中過客無非折乾以去又第  
耳為目所共親聞也此外別無他慮昨已細詢  
之御紳士民莫不謂其可行而各大事足早差  
饒有餘力求免折乾繁額之苦亦各樂於從命  
惟一二包占富家意稍不快將亦有以廢此茶  
過台臺興利除害千載一時若不趁此憲令風  
行之日蘇此一方之民實為可惜故敢仰求臬  
力毅然主持轉詳刊示權需再議便落緩局所  
謂斷乃成者非台臺固不敢望也至以節省之  
餘耳抵加派庶使貧民戴如天之德且使此中  
包占之家無弊執爭前建昌蒙允腰站之議權  
其事獲成則該縣原額大數撥出儘自自餘又  
有裁革弓兵工食可湊不須爭此協濟之數故  
今議抵加派之外仍慮懸二百餘金以俟台臺  
酌度統惟鑒察立賜施行

上學道魏

落落野道集

卷八

下

落落齋遺集

卷八

書

向承台臺委任不敢以荒昧爲辭簿書紛擾  
昏目盲恐去取乖方夜光按劍然每於擊節  
餘如御風而行不知身在夾室中也拙拳佳  
率屬前流蓋歎月照鑑空羣材鼓舞洗滌其  
時腐爛之習而沃之清冷之洲江右文風從  
丕變矣數之多寡與發下舊額在出入間蓋  
索全論以一當百青錢萬選正不在多而批  
流濯卑職徒未所短無能點染淋漓伏候台  
臺  
衡量而哀益之茲更有懇者所屬遺才輯集就  
試憲限甚少相對無色邇來府學及建安兩學  
文光蔚起多士蒸蒸安義獎令為諸生申請加  
額數千言竊惟南康僻瘁往時上臺率以夜  
郎視之今幸台臺大破常格一為吐氣自此  
屬諸生將浮興大國爭雄長不乘此機求廣  
使士氣文類且歲俱龍飛舉額已廣則每學  
加科舉亦例之所宜也伏冀俞允乃取具文

落落齋遺集

卷八

書

附請鹿洞科舉中文

請其遺才取教亦將稱寬以爲之地統英格  
隆施下吏邀榮多矣乞恩無厭可勝悚悚  
爲先賢遺澤未斬多士蒸蒸變有期懇乞照例廣  
額以弘作人事竊惟白鹿洞肇自李渤尚止友  
麋鹿之群興於紫陽遂廣開桃李之化故宮牆  
特峻廟貌是虔敬著洞規名垂國學應藉昭代  
文宗若邵二泉李崆峒諸先生嘉興修明借光  
但旦但科舉未經另設而遺才猶有專收前道  
洪胡尚仍其二至前道黃遂擴為五路云分附  
各學特典實要不利爾時洞士尚驚其名也及  
本所袁知府再闢荆榛條畫經制先中聘南昌  
舒官以開其先繼申委職以承其乏職即未聞  
道不敢負人兩年來力守先進之閑勉竭書生  
之吻月必二會會必手披風雨夜坐于山齋  
鉛書磨其銀硯於是囊糈而至者千里同心

方接踵大青矜滿眼故人寒谷長城書院給  
何地群材受範茲年之取合固自同途一日之  
短長豈宜並較查吉安白鷺書院科舉四十二  
人衡其實恐不讓才循其名何絕相遠在遠方  
經歲而去捷徑何心而郡中好學者多孤衆無  
力幸蒙本道道合先賢望高山斗情才念然隻  
字為之三思握鑒冰清片長初無一漏凡茲洞  
中英俊既已擢八品題第脫穎分曹止屬文章

落落齋遺集

卷八

十四

之司契而遺珠可拾竊歎舊額之太墜例亦何  
拘時則已可使先賢而後起必盛興之弘開伏  
乞俯將鹿洞遺才照白鷺書院事例先期另考  
額為拾名則賢闕大闕不過斟酌調劑之權而  
化雨弘施亦生堂瞻鐘鼓之色矣

與袁九潔太府

即欲叩謝臨之辱念日之方中在公小暇未敢  
遽爾唐突姑遺之於蓮幕而先以數行陳其愚

大行法之初義當致力任使之下亦有餘榮  
寢思維不便者五商人規聽方新規條初布非  
有精敏之才不能推行仁術而拙于夢夢端委  
未悉奉行無策所負德意不小一也三廳之中  
做廳參駁獨多大獄每參末議專心料理尚苦  
拙遲滯一日而番往來湖上日不服給妨廢實  
多二也昔人云若我輩則亦不肯為三司條例  
使司此猶宰相之屬官而羞之若是今以身承

落落齋遺集

卷八

十五

韶端之下風勢須與之周旋丈夫之所短氣三  
之朱象老苦心刻厲且致流言覽其辨獨辭危  
情苦不肖悠悠自放安能免此四也向者人勝  
法反竄首以避今者法勝人乃奪袂之先撫心  
自思特羞之愧五也按臺不云乎府正以監制  
之自不至於恣肆此語豈有專屬道尊不云乎  
有移署建昌之一著斯固明予以辭之路矣且  
又有可以為說者法必信始不容二三今幾

官一年而先以勢必不能一年者應之則法信矣台臺寬不肖之力全不肖之拙使得從台臺之後補其職業而擴其才觀之見識于稅事不無闕切又不特為不肖息黥補劑已也此將觸之要伏惟鑒察

### 與府屬各縣令

按臺臨郡決在望後兵而各冊未簡查該應舊例先十日送冊即呈夜參酌尚苦拙送則茫無落落齋遺集

### 卷八

### 十六

措手處乎鈔勝故紙不煩心手之勞幸嚴督畫役刻期見報而山之案固可徐徐毋相擔間也學道皆取優劣卒以憐才心行教勸令優者取信於學霸之偏呈而劣者率出於老博之間非毋論一紙敗人功名毋容州州即虛張德行是一富家翁亦何有焉至於巡歷訪犯正欲從門以內搜之周知神君之庭必無狐鼠或有已懸斥逐未盡厥辜彌縫有日肺肝初露者法行

自近乃見賢使君風裁若徒就通家之世羅責業備吾輩何忍意平日案牘猶胥訟棍機行方生門下留心久矣幸逢告示

### 與建昌令羅化城

特政訪犯一事向承來命業已置之罔未敢奉舊格求多於仁讓之里以拂仁人不忍之心也今太翁受命而出當市者甚以為背蓋孤懼必問自令伊始不欲竟破此類且事之輕重在門落落齋遺集

### 卷八

### 十六

### 二

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詐僕謂人之聽之則小人之誣乃為君子之作佛事耳大雅高懷談笑道之欺服無已誣以為畏訟以為德相去無幾此可與知道者言也報最伊通聞此欣然僕亦從足下之後而此書完缺憂心殷殷來教所云

名之不得者則無一善狀之轉語也愛我者不  
謬爾推獎耶衙役之頑已成痼疾彼此交相擊  
無他難者獨以積逋如許近例方嚴足下得幾  
慮妨考乎太翁誓不虛批即意無所指而嚴  
徹速解朝肯暮催似亦足下急務不敢不效忠  
告

三

遼左破壞誠吾輩聞驚起舞之時一切顛倒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八

戶之計都宜著意但聞有偏為招兵之說而奸  
猾里胥沿門索詐鄉愚無知聞遼夷而膽碎故  
奸人得乘間恐嚇且近有道尊義勇救之示因  
煽惑益甚大暮者聽其自報非強之也今建昌  
各鄉紛紛擾擾昨有該縣一匠役在府得工銀  
四錢歸而為里長詐去買其兒報而鄉間之  
擾則緒紳具道之矣門下曾聞之乎幸逢出  
禁止仍恐妨奸猾重加懲創以安人心此急

萬不可緩旦夕也恃愛益告希留意

答安義令陳

承諭四難其見良王心苦夫政必如其難而  
可以得其易彼居門下之前者皆易視而大之  
者也宋局忘記熟地出手撒揮何其快便而不  
知貽後人以難乃至于此門下越然塵表經畫  
精心向初晤乙心為地方得人慶今定力深心  
一番清核便已改觀聞之益為喜躍總之以此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九

其難安撫著著細入嘉績未有量也借支者作  
何完補後借者分何款目可得示其詳否京庫  
未完此為第一義催徵太急則民心難調在酌  
其緩急擇多負者而先之冰立夫下行以風濕  
非廢緩之謂也

二

承示四議釐弊衛周地方實嘉賴之大百姓之  
怨不可有也大家衙役之怨又莫恤焉門下

復慮怨矣

三

接來教清釐積弊實心實政此從來長吏所  
煩於吏書盡案中巧蒙上官者也門下乃精  
剔發如此反覆諸憤心意俱暢門下堅持此  
豈特冠冕匡南蕞爾郡哉舍教化為烏有查盤  
半屬虛文今不佞奉檄清查以期破空盤之  
耳虛文空教然粒不可大率以查盤所聞為正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七

數以盤驗所少為侵欺官在則責之官官去則  
責之吏民買則責民吏折則責吏此縣倉及和  
存社倉之報斷斷不可少虛其運府之報則有  
本府查催不在令冊之內然府倉出入亦須查  
入府冊總在門下作這嚴催越此報價方賤之  
日易於完報門下但嚴論諸役早完免罪不任  
清理其概尚可十日若出限不完不能為之  
解也見在之銀解貯府庫並助餉尚在上臺

酌未至速空縣儲以入達門下為地方永計  
不相體乎

四

考事代送亦無不可至於借貸富戶雖見門  
留意漕事然名堂可開於上也使有口者謂  
貸之例自門下開之自不佞代庖使屬縣開之  
不佞亦何以對士民乎漕糧自有正銀即不  
已庫貯別項或可暫那奈何以急公之謹冒不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

建之名也速速已之別論訟者在奸民容有  
詞若謂乘流言許告則舒廣文並無一字相  
不佞豈瞞昧相欺者乎縣負不直遂至于府不  
任自有三尺在門下何慮之深也三縣訟者  
紛安義時四五紙耳府非虛設門下毋容執此  
成心為矣

理署書牘下

與邱毛伯



某生平想望台臺如千仞之鳳邈不可即客歲  
一刺焉謁不意遂違道義之知收之藥籠無  
自問豈亦寒水之骨微有達於塵垢足當拂拭  
者乎嗣是束首簪書肺腸都俗既迴隔玉壺也  
清而外吏分卑又不敢仰援霜斧以雕刻其朽  
株故落落至今也咫尺仙居夢想飛越時從故  
門人丁生傳詢新禧亦復對五老峰歌葉蘆白  
露之章耳薄采匡雲教中積悃伏惟台鑒別懇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三

另稿

又

某再啟先祖母幽沈地下三十年矣辛勤百折  
食貧之常豈敢僭辱形管而當年苦心淑行可  
誦可泣子孫孫又暮年忍忘之家人孺慕至  
性歷久彌篤家庭告語淚數行下蓋向者思家  
之祀辱賜名篇淋漓悲痛則知家大人之哀思  
而憐之者莫台臺若也台臺手持宸鉞微顯聞

幽即行無他奇或為節取而家大人屢有嚴令  
謂小子不得邱先生一言以光若祖母三十年  
久沈之懿行雖倖選綸封吾弗若子某思維家  
大人之意祈千秋不朽之筆台臺憐憫斯心親  
賜片言則子孫安敢戴之而非愚父子結州之  
報已也一官匏繫越疆未能護以泐稿附修薄  
贊屬微門人丁生朝棟代叩階下

答鄒泗山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三

台臺清時感鳳宇內人龍文章氣節直逼犬蘇  
而過之石畫升心可謂宣公再見矣東山久臥  
月旦名高某江干末學自誦讀制義之年以至  
服官懷里之日瞻雲依斗夢寐神馳願未幾展  
於職韓意則已殷於立雪何期明公備審青綸  
更寄賢孫問道于育夫家學淵源今德啟遠服  
貴介之習而勤學問之途斯固已起死而復生  
天衢矣他山之石又安所自故武籌書碌碌

眼俱塵散以台意作送關一棹北面之懷庶  
馬慰予

與舒碣石

淵絕教言忽易春秋矣每濤底洞之寂寥數白  
駒之已遠人文荒落吏積塵容先生道以無方  
獨棄置斯土不由人不歎斯斯兮予懷耳茲者  
敝堂翁袁公政績小子飽德受知私懷耿耿業  
從二三僚佐共獻一觴公而弗私正謀別展而

落卷齋遺集

卷八

七

敬同年張奉生以中州遺蔭并同事新歡迫欲  
共中此意計不得名公鴻鉅之筆無以表揚嘉  
績當令其孰逾先生者乎矧敝堂翁又先生門  
下士兼以主盟斯地飲蘭政品大道合則言之  
也親交通則語之也備不佞與敬同年均辱高  
賢之好則代其心口而行之也真故此舉無以  
逾先生者幸慨然惠教藉手頌歌不敬等稱而  
微至言也懇切懇切

又

某風抱迂疏之性雖不能領山水大章之妙  
寒光苦味差爾相宜至遇先達率多落獨先  
生道義之雅格外見知沐浴清風醇度以少滿  
其腸胃割菹其瓊蔬三年之淹實惟明賜方書  
下下考以待幽點忽辱獎借過情而被十重甲  
矣矢不敢拜一綺言竟弗敢卻大雅之章者弗  
敢以世格答先生也詠佩不忘與匡雲同供心

落卷齋遺集

卷八

七

柿間非言可謝

答徐明衡

向讀名疏不覺擊節而起竊幸孤鼠破穴魑魅  
呈影所闕匪細昔太史公論張子房狀貌如婦  
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弟於年臺亦云直聲方峴  
銓席屈指以需矣通問錦旆又私羨萊彩之弄  
如弟飽餐寒銜二親千里白雲張望定省何年  
白鹿成群少生俗吏之色肺腑冰斷山水差爾

相宜然高談制舉愧非其任年臺暇時顧我高  
須分惠丹方庶幾盡度難太平一笑

### 答黃陽平

山城餘暑夢想層冰忽奉芳題恍如明霞湛露  
光照秋齋也西山朝爽信足快人看壠峰下飛  
泉翠壁紛瑩盤几差可慰更隱之况恨少滕王  
一鼓耳

### 與魏廓園

年臺孤標絕俗勁骨凌霄俯視餘子碌碌不羣  
元龍百尺也丹心鍊筆獨數遊移而可之詞以  
明春秋斧鉞之義某雖伏在下僚弗暇安務竊  
欽止心論以為非年臺之孤峻他人決不能言  
天下事是非二者而已豈有亦是非一事而  
中持之者哉某既心嬾骨落落自憎向沐年臺  
收之臭味之末四年以來寵勉一官冰而未泮  
而過拙囊慙幽拙在後年臺亦肯惠顧前好情

葉青盼予

### 與同年某

恭諭榮晉瑣垣音矢鳳梧下吏式歌且舞雖自  
年臺分內事而當此烟糖津竭犬羊不靖之困  
急則首鼠雖則市爵非吾年臺揚眉欲擊一室  
人心之鬱望復有日月清明之象式代讀大疏  
至大家先係頭顱之語長欲痛哭在中朝機事  
惟懷良等下吏用爾茅茅而日規聞里蕭條皇  
皇漫亂說言四起水旱相仍蓋亦有厝火積薪  
之勢矣誰為念及安人心選道府者或不從恩  
怨起見不以條議塞責不以筆札推敗人才不  
以私交紛爭國是所謂真諫官真議論舍年臺  
其誰下吏喜於之極輒肆妄言聞之他人將不  
覺一筆勾矣大計在通罪狀千條恐終難逃此  
一筆故人天上其憐我而覆露之手

### 與方仁植

都中分袂悵忽三秋每念年文披裘見陳朗月  
入懷弟之疏狂特尋契誼未嘗不寤寐神依兄  
誠省雪嶺想見清韵孤標卓立天際而平反之  
憤摧強鋒伸士憤壁立千仞鏡照覆盆使君漆  
力如此弟身為刑官碌碌無所短長見此耶津  
不心折耶立不朽之案遂脫然去之移福曜於  
閩南知年丈置此於度外又高人一等矣駕行  
不獲作中道主適老年伯舟經敝治得侍丰儀

落筆成章

卷八

五十八

幸以子弟之誼沐浴訓誨之勤直提之覺岸非特  
祛鄙吝而已荒城苦澀即寶壽舟次不薦一芹  
見長君玉樹倚風自是王謝家範薄物裝懷聊  
將區區寒暑之況得毋為長君所笑乎敬房刻  
一冊附正大方

答張泰生

邊疆如沸兵戲如兒騷動天下者今且及我江  
千矣吳兒脆骨江陰豈有兵乎切切為故鄉父

老子弟憂持自笑其兒女氣也年兄慷慨請經  
教勸此方忠義心甚壯之日僕僕江岸見中流  
擊楫斯則懷年兄時矣去年今日年兄醉我以  
鹿鳴今日乃附賤名於錦標引歸生以入座此  
官之不落窠者則皆年兄之賜也袁太翁賀文  
繞了公事正在索稿按臺新命似落選局孤城  
寒窗稍可噉植者一言九鼎有望回天

答魏仲雪

落筆成章

卷八

五十九

客秋一函遂爾曠隔正切伊人之思而子書至  
矣將帳如雲山川如黛高微折腰之吏羨飛門  
士之杯二樂三樂既已全收且以其暇擁琴案  
縮墨綬南面而王文人合吏事晤雪公生韻在  
我尺幅中矣若夫春秋之筆進退十五闢孝廉  
人視為高下之等新詩如彈丸脫手曾韻余亦  
而懷人在眼讀之欲泣欲笑自是阿兄本色只  
悅我吏局中手眼都塵腸胃皆俗吟興一掃

鄉久別碌碌之狀輒令五老笑人耳尋常理  
疑獄破焚冤指真等之家常茶飯最苦者官評  
一事竭盡工之力狀僕母為兩施或猶不免毛  
延壽之疑兄謂此官可為乎不可為乎差可解  
懷者可相與之人稍稍相信家慈在官舍一兒  
子嬉囂於旁近復搆一小閹可以望匡山曉暮  
雲風之變公事多暇故脚長服郡雖人士鄙倖  
聊可恣吾塗抹前者署郡半年與凡平日四方

落落齋遺集

卷八

四十一

交問從未污我兩手以此不負知己也得失冷  
熱直以命付之漫事茫茫却掃無日安能如兄  
旦暮作園子先生哉邊報孔亟吾君吾相急而  
緩圖之匡山之足恐未能穩卧奈何奈何房稿  
一冊聊復爾爾不足誇傳也

又

家嚴來得手札讀之恍然如而時悠悠在我心  
眼間也銓務久闕適兄三月園子先生爾時僕

作宗貴片紙甚熱不似李生寂守山城逢人係  
項操筆舌以短長我者紛紛學如一塊土十數  
人攪而稱之豈得錄而不移且有委弃破碑去  
懼矣今三年報滿似選一綸為兩親榮而長安  
書問例須觀金官中如水年年航米來食家嚴  
又許賣田以供費使鄉里小兒聞之直掩口大  
噱耳聞兄署篆時清愛盈頤學如如未雖飢見  
肉不食應如一片雪心入火不消吾輩本等素  
骨不足端語又如貧家子相對刺刺不休不可  
入富家翁之耳兄覽此定發一笑也先帝升遐  
聖明新政令人悲喜交集兄此行日日見好光  
景要且理會經世之格淵然其思得乎其容朗  
然其識一轉而部再轉而銓真吾仲雪得意行  
道時矣

又

秋初叔道曾寄一函不審入宅報中否千里之

外人隔不傳則真如隔矣人矣魚雁有緣不可  
錯過令者曉夢兄為一上官所答相對悽愴吾  
勉送兄官衙別談而散覺來撫枕大笑俗言  
以打為祥當無然乎兄固才高未令友人欲殺  
何勞區區作此夢乎又可一笑也正思焦有  
嘉民問津者乃以迎新司李來遂付一紙倉卒  
不能整理思緒但寫一夢而已詎知此書之非  
夢乎弟近與商人作緣蓋湖口之關怨聲如沸  
落落齊遺集 卷八 四十五

近更始於呈諸立治之初為兩臺所迫勉任兩  
月批單放舟絕不見阿堵之面以納銀悉屬庸  
公收驗也弟以此難勞而甚淨亦旦暮脫肩恐  
兄聞之謂居穢地則弟愧死無以見兄矣近頗  
窮山中之造稍稍理詩腸街中有白酒棠棠家  
君行迎至矣仲雪謂此三事豈不既適乎東家  
孔棘吾輩稍俸小耳杞人之憂未知血灑何地  
覽觀楊李之局敗乃公事執筆浩歎而已

與著伯玉

五年積想一日深談爾時不啻蜜甜到今則猶  
攬回味時也年兄以飛天仙遊行下界天假清  
緣暫理幽事弟何宿因獲至於此每憶園林芳  
靜荷竹芬芳兩人徙倚溪邊白錦驚跳伸喉刺  
膈口到意生太白云也賞木已高談轉清真可  
不愧斯語兩日讀鍾詩意言都斷弄味風雅吐  
茹喉間竟不能著一字乃知前刻五言應付粗

落落齊遺集 卷八

四十六

龍然鳥語蟲吟騷人不廢年兄幸以微詞導之  
使得時一展對以領畧妙趣觸發天機則受益  
者心不在區區哦咏懷玄法為縛飾譽相蒙絕  
非弟之所望於年兄年兄亦豈以此待弟哉晚  
稿漫乞賜對蟄年兄為總業鮮治瞞大費庖人  
坐有子由茂先見何未見皆非褚墨所能展  
子奇文第尤服其商均一義台見謂然乎并及

與黃贊伯

惘惘可憐有韓別色昔人以為兒女態向者別  
吾賢伯時而暇與行舟相牽毫無大大氣也別  
後兄鼻息夢想舉體聖賢而第一行作吏發想  
便入森民猾胥之腹矣踰語塵山尚未識面  
欲接管叔人士之秀而進士寥寥荒艸蔓塞向  
使入其隊中不愧作夜郎王也呵呵名篇共許  
下惟何方郎君度安好著然冰暑聊有白雲不  
堪持贈也願吾賢伯落筆時骨肉相傳杖履兼  
落落齊道集卷八

卷八

四

行方圓無跡秋風得意揚帆而顧我於匡山之  
足以為快耳

與何李穆

別兄三年不寄一紙弟之懶慢兄久知之人生  
聚散若飄雲知己心期皎如白石即兄女子  
寒暄十年不道亦何足計也吳山江畔行跡相  
然新朋若舊友悠悠想見過來色名亦不  
可以多取物亦不可以多群息影銷聲時至

起弟非聞道者而知乙之前韓索之久聊以狂  
言供一唾耳匡城山水人所艷詠俗吏以簿書  
車馬混之勉強學詩說文洗滌不盡偶錄一二  
兼所錫映見第官況如此涉安實難孤懷寂寂  
兄必有以教我社中諸兄弟閒坐時略一道李  
生臨想之私

與繆西谿姑丈

落落齊道集

卷八

四十五

東市孔棘每接一報心膽俱墮以講時局心腸  
作兵家酬應搜括已盡敗書相踵姑丈居山  
園常聞鷄而起矣一邱一壑云乎相局已滿不  
知於時局云何夢夢中尚希詳示但以野人之  
議方令伸眉吐舌即群而麾之頃有從都中還  
者聞主眷故相并器少宗伯雖傳疑也台意謂  
然否熊壇石曾一相晤今已赴新任用世之才  
意色殊不寂寂梁謂翰林家食天子不得且  
侯不得發真須一夢以俟天曉耳良亦快論也

又

句聞台旌北指計爾時已視革北門陳謀議  
荒城戰吏仰望慘狀不知何年得待色笑也時  
事休明公議文豔見此殊有生色姑丈二十年  
來用世苦心到此須一展布然急則為玄黃之  
爭平則為調停之套毋傷已甚前事可師更願  
姑丈澹然若在局外者而尋常酬對和光同塵  
蓋清靜閉門自是貴衙門提取譽望之法昔人  
規蘇長公官非御史好談人過似可味也惡聞  
無知執恃骨肉之愛狂言至此亦以姑丈虛懷  
好善不復敢有隱匿耳某之方狀具在部下口  
碑尚乞一言掩覆使知居官之酌水自天俾免  
他罪則過了今年大計已辦得一翻南刑部冰  
冷心腸不敢有妄想也

與貢二山

江浙各天不審風景何似西浙多口之地貴

荅張靜遠集

卷八

四十六

更有伺隙之人惟清渠為吾輩第一妙法為  
父母朝廷暮豈不似李官不上不下倚辦他  
也老叔仁心為質福澤無量卒以惻怛無所  
宜只在嚴整衙役每見吾鄉有催糧押單之差  
及汛地巡捕快手無然毫之差而有百千之害  
最宜革絕之約治邑之難難於錢糧清楚事上  
之法先須勤銷未完一二惡見所及附備易荒  
之采設詞套語度非高明所取故不贅陳實詞  
定已行文願觀新穎姪三年官況正如水底寒  
魚都木藏得半兩黃金為他年遣嫁之具應不  
免如吳隱之使婢辜火責矣可責一笑冬初親  
行過里則姪亦將借轎事以達暫偷數日間頗  
倒胸臆未知爾時又作何光景西江出門渡浪  
接及區區李局亦似渡夏中流安能微風伯之  
靈便得到岸乎幸有以教之

荅張靜遠

荅張靜遠集

卷八

四十七



行爲達別不得作十日飲傾倒積懷正緣日忙冗中佐吏行役甚自笑也承老年伯賜之額而年丈更惠妙句以榮其行時一展誦文心山色在我襟寸間矣彼中山水之勝雖足助發文章此自名人慧緣所合弟之鄙質簿書之不能了何以副年丈至意哉若得完好此局五年後晤年丈於玉堂金馬之門爾時從容領會定得進我教級耳

落落齋遺集

卷八

四八

與吳密樞業師

絕難給帳執事刑家書生妄以意行不免爲志吏所笑然奉教有日字此素心即弱骨就手不能孤立奇標而屈三尺以媚人將請議絕其也今受事伊始強半高臥所煩慮者吏竊高下業責所段則學力不堅深用惴惴老師何以其蒙而通其識乎茫茫度日古人杳然晤對山尚屬夢遊誤入吏局正恐使尋俗我心肺

何如何遠想玄解日開宗風益暢文韻與意爭芳也何患寶氣之不騰哉通具叙稿為何老師賀而拙於摹古猶然帖括驢後耳幸老師到繩而削之

又

不通問左右者又不知歲月日矣俗吏眉眼都藏神骨欲頽每清夜思之無以對有道甚懼甚懼只有心肺如冰故業在口毫無益於此方人

落落齋遺集

卷八

四九

士近又增一種淒涼度日光景身心了無安著處夫熱則達世靜則善身今兩無所取恐不材之木匠石弃之欲再望陽樺之救難矣哉老師通未動定家兄時寫述甚詳故漫隔雖久知立絳帳之前令秋風在眼真老師剖璞時矣此道即暫有通塞至理窮教極神先定為透映碧照胡人知己持價以待奚所復憂新刻陸續切要賜觀凡有塵尾之餘尤希錄示將以俚語奚

求一言之重而稿錄未竟敬先以為請二先生  
久弗布候併致耿耿

### 與慈山釋

弗如玄關者更寒暑矣相去咫尺地可望而不可  
及即信塵劫中法緣自有限耶講堂既開佛  
子來歸具論宗風旁邇洽體康和而聖者無量  
衆生咸借慈悲願力破除煩惱僕之受福亦道  
不可思議也嚴行盡矣寒衙風色蒼蒼舉體霜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十一

又

寒鐘冷杓雪掩山門遙想禪關如在雲際卻衝  
冰氣漏雪滿床亦復有蕭然之致再未上乘諸  
品挑燈夜誦冷入心脾東遊集向未拜賜便欲  
竊為私寶盜機偶發大師何以降伏之餘即接  
呈兵使者別論皇令業已讀數版張壁如洪鐘

之鳴聲亦須覺況聞板未斷者乎

### 答門人傅惕庵

荒谷寒松僅堪措大一席而兄以青霄之馴鳳  
影於中夜燈蛾吟著靜沉摯不任心實嘉歎以  
此篤信淡緣不敢塵覆兄真吾師乎吾何所足  
師哉別來鹿群如故趣味猶新竊想大雅不能  
已於懷忽接手訊兼得佳句紛披鏗然金石春  
色滿正然獎溢其實毋乃非道義之雅文萃附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十二

### 答門人張憲卿

披覽日記淵乎有道之言使僕受益不少意將  
刪擇精微商畧一二為簿書所牽尚有俟也近  
義正狂渴懷徐當補入大葺今集已就先以呈  
覽摘長飾瑕微有苦心未審有當高明之見否  
向示佳稿半已入集謬效切磋附誌記實謹

為攻玉之助亦大雅之所不廢也

答門人畢叔美

山中彥會耿耿不忘努力前修毋畫故步讀近  
義雲行水飛然須錄采高言使觀者神動大矣  
在前半篇描得力不輕落墨耳

答門人饒得渭

區區眼想不擬兄以弟二人今荆山未剖連城  
之價故在也磨厲以須轉眼即是重足介介乎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

倚綠宮下不特趨庭教禮而經緯之奇兵刑之  
大持安淑官之心法無非教也無非學也親朋  
塵務聲色諸緣一切掃斷大心學力知數朋所  
得勝讀十年書矣不佞局守山城碌碌如故近  
以刑書之暇僭主白鹿之盟時入空山語文造  
士結習所觸亦沒有喜惜不得損士如吾得  
者以領林壑之秀而賞高山之音耳

與門人但夢倩

終南藏隱乃為仕宦之捷徑心有喧寂境無  
此獨至送迎酬答洵如兄言若較閑論任即  
曠懷幽居毋容避也甥生設醴姑為兄別懸  
榻其極思進修以副所期

答門人康致侯

達道歸心乃為不佞停帆論故意何殷也蠡水  
未烹別緒空繞忽尋輪觀之臨矣此道懷有耿  
耿正須尊酒細論絕不出清心實力以窮其奧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

近義標今讀之意開塵事相煎無暇尋味俟他  
日歸記室耳

又

開想芳蹤雲樹渺隔塵群呼應念我同心此道  
中雖澹津津不得慧業丈人終成浪語耳有約  
來此是所欣望名篇種種讀之神骨俱清也

答門人丁潤生

小築傍石焚香接靜想見風味異人僕于斯

復不淺而市廛撲而文局驚心息黥補剝便  
掛冠心木料世緣若何耳適於秀才寸管相親  
丹鉛不斷白底有筆行以飽四方之日恨佳大  
無英乾乾窮搜擬走流著名文而芳訊達臨新  
語見意聞政自道諸篇空靈絕世雖讀說不少  
留以登梨不浮歸記室也黃生是雋才振其條  
者併鐫若老其骨力未可量也兄丈如列子御  
風而題順取逆題平取後題柔取剛儻亦一說  
乎參之以報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十四

與蔡孝來母舅

吏局塵劫貧勞相煎大士慈憫乃現宰官身而  
為說法儻亦宿有淨因乎然非母舅布施功德  
則大士安肯舍旃檀佛國而入冰雪荒蕪之地  
耶秋初以關政更始清釐蠹穢為兩臺強佐兩  
月規制一定即已謝却矣慈航稍濟津瓶中  
無一物不知者以為文藪未易說此清風話

與錄采星

別且百日矣悠悠懷思正不作尋常離別之態  
念投足安達口波影欲欲如往日吾兩人指  
相矢信口相商懷必竭而語必吐豈可得哉今  
所寄望者當此名人飄飛志士騁足之日采星  
沈其氣銳其思清其神為必得之計而茫茫  
擾忽作忽報者非計也然慧心妙手得此衆難  
而兄亦曾為弟憂乎弟受事兩月示稍試之矣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十五

情偽有口可稽刑名有律可案閭閻有手可操  
惟是居上下之間入疑怨之叢費手煩心耳矢  
事而兩難者何地不有相當於和平則善矣客  
氣私情交章互激徒滋識口弟每以此苦涉世  
之難而兄亦曾有所見以佐弟之愚者乎相去  
二千里百緒依依言之不盡偶發一端未及寒  
濕刺刺至於此中蕭然之况竊有素心不不足  
道也

二

采星儼然塵生矣向來吾輩控諫專賤康生謂  
必得一役米氣在文字中今才雋少年往往得  
之乃知文字能如新苗吐秀便是絕等秀實可  
以濟飢米氣即貴價也但勿使入太倉中陳陳  
相因耳采星之文不患其陳而求其實如治苗  
者在去艸毋以塵起入心蓋米麥麻豆畢竟為  
文之賊也反覆及之以發一笑此番文故真切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十六

具見愛我山足小吏未夢見世局在心之冷熱  
隨緣度日所謂水到渠成若預先打點某徑可  
走某枝可依生平愚拙不能遠慮做官之依傍  
猶做秀才之鑽刺聞之亦覺可喜著手正自不  
會亦付之命而已所見局中候熬候冷者豈非  
費盡心機竟爾同中忽異吾意中真將局字付  
之行雲流水之間矣如今但日句某詞論日平  
某疑獄奔走迎謁以為功課即文章詩句一筆

久荒平生曠俗吏而今反似忽忽成一真俗吏  
又可發兄一笑也故我有刑第之刑正太省耳  
所不可省者衙役及屬縣之衙役此外鄉間采  
漢賈木較落一板只無聰察妙法采星何以教  
之

三

采星通無書見寄然知近狀甚悉大約秀才喫  
米必富出門靜學則文必奇超脫于爭利之場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十七

則行必粹而得于親和于兄弟慎于納交則吾  
輩第一流事盡此矣采星一一得之故人千里  
甚慰甚慰雖然有言采星入詩社屢以罰金代  
文者毋乃以塵務奪其文心映有言采星見怨  
於兩兄者毋乃吾為崇而氣未柔歟吾與采星  
友則吾第規吾采星而未暇問曲直之所在也  
采星其有以復我其以近義示我雖然文屢東  
而不應必謂吾朋友寓書問起居稱尊作之客

也而弟之意切欲觀兄近詣之所至非進賢縣人論文之習氣也

### 與貢說茲

得文采芹之報不覺躍然起舞遂才起韻青紫袖中區區藁輟之初卽不足為文賀然既已發軔則千里具在目前非登峰造極殆無半途駐足處故弟常謂秀才如一級樓梯若拾級而上便手捫星辰若一退轉不免墮足樓下此一級

###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十八

雖非止境而不先此一級終無上進之階文之所挾者不小願從此而益勵之凡今之秀才有二病弱者求田問舍急難銅豚其多才有力者高揖丞尉之銜雄踞刀筆之位大明哲保身君子所貴秀才家保守身家不過鍵戶研思絕足匪類出則鮮譽喪矣人以隻眼待之外患內和自然消泯若大太剛則折即仕途且然安見區區青衿可以做鄉里而抗長吏乎修名立德子

於是乎始故效忠告之義幸毋罪狂直

二

手教謬悠如晤芝宇來歲下惟何方孰師孰友亦有如弟之狂瞽藥石相規者否承教佳篇妥為評擬大車才逸須範之以矩氣爽須出之以沉語清須和之以采若眼前理眼前景眼前語偶一照綴固自可人如此到底亦復無味非弟托在骨肉文愛不要陳此言也弟通主鹿洞入

###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十九

題相親時於此中得少佳趣偏沾南人題以供

貴飯

### 落落齋遺集卷八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九

家書

寄父親共十四首

寄伯父五首

寄大兄五首

寄爾承兄

寄元朗弟

寄季弟三首

落落齋遺集 卷九 目錄

赴 遼後遺筆

途中寄父親

寄內父

付通之兄

獄中寄父親一

獄中寄父親二

臨終寄父親

寄大兄

目錄

落落齋遺集卷九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男選之輯

家書

官西臺寄父親一

孫大任  
會孫起鳳校

諸教文乃求成器者二十七日始到二十九

日用寶兩親懿美此番文中略詳一二而文類

未爲鏗鏘倘遇聖恩再得進封則文義俱可

落落齋遺集 卷九

益世也男初入衙門先有一疏以稿呈覽其餘

尚有續稿稍遲數日再發耳皇上視朝講學

寒暑不廢自是清明之象初一日太廟之祭

男以監禮近矣天顏亦生平一快所爲隱憂

者內臣漸漸弄權然尚未敢肆行猶畏正人之

諫關上幸而無事毛文龍海上頗有牽制之功

近見熊壇石公祖之疏欲聚兵君山爲陳西樞

劫獄幸而就擒則其吾鄉之幸也

二 甲子年

接父報十二月初二月之序靜聞近來一家安  
好甚爲欣慰之身雖體健心安意適自來無  
缺陷拂逆之事即是其受用若他家之胡亂不  
經自作自受只消冷眼看之儘不必介介於心  
從來門戶中人品正自不同不可因一人而疑  
衆人試看鄒南阜顧涇陽孫洪澳諸君子皆父  
親所心教而皆爲浙黨所嫉則浙黨之邪不可  
從入明矣立一朝居身品識爲重垂小人之路  
爲功名之計豈父親憐慕賢哲之心况功名各  
有定數不關人力客容默默心實不甘只爲上  
有兩親恐貽憂念故每至內廷觸忌之言尚隱  
忍不發才朕即一言罹禍勝於碌碌做大官也  
新春又上二疏長安傳誦惟疏末有逸遊之語  
一語內監大藥與兼相公說要緊 自切責却  
何敢 豈箴燈也不要看相公云他疏內也

導新以誌其非而藉 旨云何多從便以解之  
持寶相公亦未嘗若以執轡之難操乃是疏  
爲相公應辦之文也林亦不無相會日公隨筆  
快足矣

三 三月

初十日將一半端十一日即得父報正月廿六  
之半位駁王承光疏處虛即已寄端何以此時  
尚未到也今將其辦本抄上頃又出一疏爲有  
姓之害一言以警省州縣官大約盡切於吾鄉  
惟舊糧率有議免之 旨若得行之頗亦有益  
正在此爭他必覆也聞上無他警報 聖上疾  
已萬安十九日御門矣惟起居不慎好睡而  
爲可憂將具一疏盡說言之之難之險了後亦刻  
無功錄若本科之澤國亦盡也

四 三月

本月廿二日見南書院諸君等持疏到



母祿守甚好錢糧亦清只其自謂有才信人未  
過致七知縣之臨實亦自取以此見父親不輕  
入城之高也今其起身想已在即父親須到縣  
一送以存厚道頃上一保身修省之疏幾觸  
聖怒朕見者皆以此疏爲佳且疏上後廿六日  
早朝便不開內操銃砲之聲或亦有來納之  
意也北邊一帶得兩人心少安關上亦甚平靜  
適蔣尊陽家人還附此問二親平安併寄近疏  
蘇蘇并題其 卷九 四

呈覽

五 五月

張二無到接父親三月廿五之字知兩親康健  
甚快於心又聞五弟病已愈大哥又得田百畝  
了其數年之願皆可喜事男在此終日混過只  
是南康光景近上一請俸立枷疏長樂人頗煩  
之又一由明憲紀疏乃代堂翁屬書者併寄  
覽吾邑尊不知幾時有人邑尊不必過問

省口舌即如劉中公之願官吾家獨不沾着  
見父親居鄉之得法凡鄉間事京師最易傳聞  
也多說人情多得銀子男頗不欣慕家中只宜  
清貧況從前得父親提攜幸已不貧耶

六 六月

京中景况前牛略悉日來 皇子女相繼而夭  
輒增乘 皇上之哀而激之怒遂杖萬元白年  
只又以責中官之故欲杖北城林心弘林閣之  
蘇蘇并題其 卷九 五

而竟離大篇官路短氣今已五日杳無踪影昨  
代堂翁具一疏稿寄覽如今將危官極論恐  
聖怒不測傷兩親之心否則誠口無顏即令太  
事而據拾瑣所以應貴尤無謂也傳楊疏長後  
共藉以共通內訟觀瞻用事之人傳繼教爲兄  
弟故也名義至重豈可走此路耶又欲日啟  
好官又欲矯矯名節天下無此兩便宜之理  
不做官尚有清議之樂使男居求三十年侍兩

親族綵甚快事不怕東林之敗且亦不敗也

七月

都中議論紛紛權嚮作惡昨則堂楊大洪具疏  
祭之喧傳爲之紙貴易與魏廟園許寶城諸兄  
弟先具疏助之已廿削籍歸侍二親今幸邀  
主上寬恩朕從此遇事不得不不言言則一官置  
之度外每與大房大哥言出者爲父婦亦爲母  
若爲自家功名則無所不可獨不能各各黜默  
存存齊進集卷九

六

作衆蟬結舌之言官以爲父親蓋耳此後魏瑞  
每事不可知如見斥則買舟以婦父親勿以長  
官爲不快也聞吾鄉水大甚好朕聞頗壞麥須  
以寬減貧佃之租少減無用倉口爲第一義揚  
大洪疏併男疏附覽此後又有兩衙門十餘疏  
多不可盡容續抄寄

八月

家鄉大水便有荒年景象又聞人言明歲主旱

則凡事須爲節縮之計以寬租周急活人爲本  
此父親百歲無疆之禍根加意行之可也收折  
事公疏公揭男與許霞城竭力以爭顧相公殊  
無短長總之竭筆舌之力必可得折大半但恐  
倉空虛之極不能如三十六年停徵耳

九月

接父親字云以木斧之聲爲笙歌演戲之名爲  
佐酒光景甚佳自是適意過日法人生行樂亦  
存存齊進集卷九

七

務保身酒後嘗須留意前以聖躬違和上疏  
懇諫亦是此意朕人多不敢言恐觸聖怒今  
幸未遭譴責朕反之此身所以告君父者未  
必能體之于已父親嘗爲一笑也地方此番平  
靜雖大哥不售知父親且喜眼前清淨男甚以  
此放心所謂以大君子之度涵之者只如此乎  
平社去即見父親大君子之度矣夏間致魏瑞  
時勢可畏朕名義所在不敢後人今內外反觀

相安亦竟沒人提起矣水火收折費盡口舌而  
按臺勘疏不到殊爲可怪若見楊蓮初可一促  
之將有此學差只苦不能靖三四年不見兩親  
此心安能過得以此躊躇未定也

十一月

自發前字後每日題懸十夜有西五夜夢在膝  
前以此卜壻期不遠矣瑞餞方張日日以中  
皆處人既已逐眾幸總憲去又削副院僉院之

清江野莊集

卷九

八

籍至陳中素溫厚和平初無得罪而以會推不  
如魏廣微之意亦削其籍小臣中如魏廓園夏  
繩北張浮西沈炎洲許霞城袁熙宇房海客鄉  
匪石降謫者已十餘人而又切責韓朱二閣下  
將逐之去父親謂如此世界尚可做官否雖緘  
口不言以避禍亦必不可久也身此番出來改  
選封典少遠人下之心做得一二十疏少已  
讀書之志歸來侍養左右盡家庭之樂亦急於

訊

清江野莊集

卷九

九

十一 乙丑正月

孤身萬里煩二親之懸念也往惟劉璽時有此  
凡改以理度之不過一二年雖降謂以婦名節  
尚在父親且先算定此景毋以臨時介介也近  
來書帕斷絕皆起儕老高景老魏廓園數人力  
行禁止之力而清苦之節反蒙譴逐狀後知廉  
吏不可爲也改折得三分之一力已竭矣且茲  
以此爲北人所中甚是可怪歸期不遠先此寄  
瞿通到得兩親動定甚悉父親瘡尚未愈所喜  
精神健旺男向以多言觸忌至貽兩親憂念甚  
自悔之今真緘口矣緘口者非男一人已也魏  
關奸狠必貽禍社稷男泰之故自有見非爲  
朋友也即孫愷陽老師萬苦千辛而彼尚欲爲  
泰槍待岳武穆之法况其他乎東林雖衰大段  
自不差只人有賢否不同耳論文欲得越作亦

易狀彼方在憂危中須避之鄒南老已作古矣  
甚可嘆也男已辭了學差將以避北人之鋒二  
月初有年例之關正亦不妨到外邊避之若過  
了年例萬一無事則即有差婦以告病卜之不  
吉而養又說不得終也

十二月

今歲考察亦平正無甚怪異二月年例舉輩方  
欲見及所同擬者則同衙門爲黃白安劉文石  
齊齊道集卷九

燕澤壘省中爲劉養衷而選君謝不肯順從已  
堅意乞歸矣梁宰亦持公平之論總以安心  
之婦家有膝下之樂即使去做泰議僉事儘可  
自見父親莫以此介意既做言官怕不得生  
況官之內外乎此亦不爲貽親憂只做小人做  
貪官乃爲辱親耳故男頗心中泰狀而始夫意  
氣消索男竊自謂過之以此發父親一兩父親  
得母謂兒子痴平

十三月

廿二日已寄二字今以廿七日發男婦數人男  
男見時事日非將有大獄而男爲彼人所忌難  
不顯狀外處定奪一端以中旨處之凡侍班等  
項步步可以獲罪倘有差出去差上本章字字  
可以橫批觀近日魏元白李心白之處可見矣  
且差欽已定而經歷司河南道人人趙起色斯  
舉矣男何爲依依求之故決意以思親成疾爲  
齊齊道集卷九

卷九

二

題總之十日內不註差斷無坐守之理所要者  
非一身之得失只恐父親以此介介以官爲世  
法所重而反以家庭聚樂爲輕耳若因此不快  
而怒氣相干則男之罪通於天朕自古亦不見  
有日日做官之孝子也但愧不成人昂有帖  
親之教而父親向所鍾愛於男定不以圖察之  
樂易此官且官未嘗不在也名亦不替倘  
辭衡爲此語以告父親若在此則無人可

每日不出門真以日爲歲也

十四 三月

廿七發家小回即具呈告病外魏云若年例就便宜了他正擬拚在告病疏削籍而初一日遂有曹欽程之疏其中主使有人火旱內中即傳出一篇 旨意相公但抄謄而已免杖而生還於心快朕且 旨意但以薦高景逸坐罪則正受之不足爲累者只至追奪 諸命不覺爲之

齊東野語

卷九

三

心碎豈意不孝之罪累及兩親至此不可以爲子不可以爲臣恨不捐軀碎骨以贖之耳嗟乎男不食不韜何罪至此從來黨禍不過一身受之而今以牽陪爲經典若周來玉黃白去張純茹等九人彼豈曾得罪於南樂而亦遭此狀則男之有此亦非特去冬一疏之故也昔范滂之母以李杜齊名爲快父親定復題之公論自明局亦必變 詔命亦當終在兩親俱方壯年

前何足介介譬如男爲萬元白之續亦莫可奈何今尚邀 寬大之恩得款永承歡於願足矣明日辭 朝即行先寄此以慰兩親懸懸

官南康寄伯父一

父親到家兩月矣遙想家中樂事或醉雪以歌詩或傳杯而爆竹一家團聚手足歡狀當不禁共頤之解而典之酣佳每逢斯節冰暑蕭朕雖復語笑於母親之前而他鄉遊子歸狀與思歲

齊東野語

卷九

三

月悠悠一官繫足不知何日得侍伯父之側爾襟一笑也伯父所望於侄者守官砥行勉立功名佳自分疎拙平平無奇所不敢負伯父之教者素心不恭寬政近民苟可自盡三思以行吾才之短而識之昏則亦無可奈何未能博赫赫名以爲門戶光也受事三月刑名出入亦略可稽四方問遺僅入空函耳地方簡僻事務差少衙役較吾鄉稍敏百姓刁悍則過之人士荒陋

冬不減章文采載籍甚寥寥也白鹿洞學者  
衆舊有洞志今正擬較修適有諸生但宗舉以  
傳稿相示附覽亦具此中往事一重公案耳

二

人來得伯父平書如侍左右也憂國憂民皆字  
字確論國之憂則居官者之憂也叩關無路每  
見邸報輒欲投箸而起吾鄉雖幸不饑淮揚間  
浙之間饑處正自不少姪居湖城爲西江門戶

家書卷之六

四

僞漢之后閭蠢蠢生心憂方大耳伯父家事自  
有大哥可任實不必憂來字云明年閉戶不見  
客閉心不御事是無上妙法第恐有意閉之則  
根株不斷并所謂反身自咎者亦尚多一執着  
聖賢學問自求寡過却不從人起見其所云反  
求諸已必先有行有不得之處而三自反之法  
在橫逆之來此只處變法耳尋嘗見已之非不  
見人之非物來順應無過無莫未便說反身動

家書卷之六

五

以此不安于心耳

三

前父親婦因貪頃刻侍色笑故家中候問之書  
一槩未寫即伯父亦缺數行但時咏味示詩愧  
不能步一韵以仰答伯父提望之意教以勿書  
敢不嘗存此心若云無攻尚見有人惡在夫無  
攻之旨原自渺茫聖賢只于自攻中見得無  
恕不于人惡上論無攻也故願伯父不見人

惡但見人有善既見人有善則自改無攻焉  
俱了矣書案之側閣得女史致足樂也宗譜之  
修尚有意乎亦不朽之業在一家者也

官西臺寄伯父一

久未具一字問起居祇緣郵人急發忙中錯過  
每於大哥口得福履之詳亦仰知伯父所責望  
有在非區區寒暑之常也憶唐荅伯父之  
教必以敢言直諫爲先若默默取容循資積俸

齊東野語

卷九

云

以博好官知非男子鬚眉之氣狀循省往事言  
雖不差而未免傷渾厚之意當是名根未斷學  
力尚疎耳伯父何以教之時事翻覆中端爲政  
日日出中旨以驅逐大臣而不問事之是非人  
之賢不肖 聖明孤立干上寄威福於左右而  
已如此光景正見幾高蹈之時况侄之見情中  
瑋者乎頃一疏觸權臣之怒幾于不免賴 聖  
德優容止于奪俸今決計乞歸矣只冬閒不復

舟行以此題爲詩特囑來奉二親菽水慰倚闌  
之望且以其暇侍色笑從事於讀書明理猶惟  
來猶可少進一籌也功名有數不須計較至斤  
斤守清白二字則真可憐對伯父無所抱愧太  
哥意欲于明奉情盡竭亦是上策伯父已完禮  
記之樂否

二

聖通來得伯父手書快狀如見面也老而靜學

齊東野語

卷九

云

孜孜不倦而精力時境又適足以相副則壽夭  
之逸我以老人生實受用好光景也但以親言  
觸忌人俱以難忠代爲之憂而但付之度外起  
又以年創相繼而但亦安之分內昔嘉慶以前  
臺省皆望滿陳乃補方面方爾何負于我而亦  
介哉矧稍心債理得罪于權權相傳有地亦  
乃同事之人有急而收頭換面者有急而棄我  
入室長跪求免者卑鄙乃至于此因題江表

子坦蕩蕩題只是君子知命小人長戚戚乃是  
行險僥倖耳近來胸中進此一步學問伯父以  
爲何如康孫出花已愈亦可慰伯父遠念大哥  
歸可一年過伯父壽誕又可圖得覃恩之典皆  
家庭樂事恒以三月中到家叙叙附此

官西臺寄大兄一

別來一月餘思之耿耿兄嫂安寧子女平好想  
都不必言聞考期在即則兄且忙於料理程牘

唐荊文集

卷九

以養之使文無咎而字句新即是稱着蓋朱衣  
所點頭者不在巧秀波瀾也學使者以持公而  
人情不宜都下噴噴謂其顛倒弟頗爲解之狀  
以此知考案之難不審松骨精通融否道府縣  
想定爲兄留意五弟文思何如如其機泄不見  
聰明發露則真不若姑聽自朕以待異日錄進  
未是其謂吾之不慧於曉其名也此中度月都  
是客席擾擾惟日進城上衙門理知辦之

小小功課而已旬日之內得兩皇手批  
官者天豈非天數今既得皇二子則諸大  
又爲蔭階想亦有以下進貧民也三六九入  
朝頗習五更早起今天寒雪霜皮骨不耐信  
如在宋之樂而老者委頓譏彈若死不去其  
笑也弟文彛中課士諸義乞抄出寄來趙傍  
一見極嘆服弟時文謂公伯樂一義渠自爲之  
終不能及故欲索其一序再刻舊稿弟見獵之  
意也

唐荊文集

卷九

二

新歲曾寄一字想已到矣續見考案是非錯出  
總之多費一考不必以科舉爲慮但五弟竟至  
四等恐傷其銳往之氣狀亦可激發其精進之  
志適來光景何似文章機趣如何弟新歲口碎  
數日却出得一疏頗暢所欲言其高啓愚乃世  
舜亦以命禹題媚江陵者顧相公乃其門生



之出力故其子來辨復而事其言之餘將非爲快官官之職固不得煩管情面也

三

虞山讀書定有得處料理經題大半即入關易爲力也文章固欲靈動亦不可類於遊絲回欲清秀亦不可類於春水須有斬朕之力卓朕之詞乃爲入彀之技時文章滯之語亦有可化臭腐爲神奇者要在心手了快而已治家之事勢

落落齋遺集

卷九

三

難擺脫朕急之亦無他法上之不能得請於父親下之不能生財於耕織即使閑閑皇皇父親亦予半育之田安見過寬朕有餘哉用者虛名也他家倘求則易父親則苦經營故難難於得故不輕爲予父親非不念兄之貧而不即慨朕者意蓋在此且使兄斤斤尺寸毋越步也雖朕若以世俗不肖事一橫行者言之兄豈不可自脂潤今守父親之訓自守如此則弟庶有以

濟兄而弟無多餘也至嫁女之費父親在上弟在下可爲兄助不必憂前弟已有本科之差前題差本想已見之明歲或可得學差但以不得歸家恐傷兩親之心尚躊躇未決耳

四

前有字寄弟併道府各書想已到矣五弟自云斷不考故不之及不可以此爲快快此中近來以魏廓園爲傳雲中所及至陷汪士光於

落落齋遺集

卷九

三

獄大爲公論所辨朕猶以傳是江西人故大家要調停而傳則盛有通內之名大是無色蓋以魏監大恨王安傳以此語中其所事故也江西人近爲正人所議只是章魯齋陳皓月傳雲中三人爲之而章陳尤可惜尚未知結局何似長安中風波易起動我歸來之想擬俟差滿請告歸見二親不知得遂願否每上一疏即打點罵怒前上一請傳立枷疏而魏猶大怒蓋彼憤此

立威凡死柳下者兩年來六七十人矣今欲再  
一疏而議論未定又制絕不得江而人正是難  
處朕廓園吾石交其人品之清介其吾目中所  
少只少補耳而況國海至以學更垣之故與左  
親大怨人言其退內事至不可聞誠出意外不  
忍言也朋友之聞固甚難哉偶狀及此姑且秘  
之

五

淳成來梅手書時一展讀即爲遺懷狀兄所見

三

囑者皆兩次已寄回之書想還時俱已到考事  
料必無誤矣五弟不考亦復不差只望他以後  
勤學爲他日考地此番所無爾稀也錄女之事  
定應待之明年女小而姪未備雖遲非還籍殊  
之類弟當有所備以了吾之素心總亦不煩兄  
念近來文思何如可寄數篇使我一觀新邑第  
不見有就選者人多望吾鄉而最足不如就他

邑訓之不知有俸淺而聲著者否狀亦難於  
之以未必得人適代之任咎但城中聞是某家  
所討即事事疑某家所爲如七知縣之榜可畏  
也吾家居鄉甚爲得策父親更甚妙于居身也  
此中如沸總是王振劉璣時景象不如掛冠而  
歸不意當吾世而時事之衰敗如此愛君憂  
民正堪灑涕區區一疏何益分毫只爲言官不  
言便負此官是以難耳兩次寄兩箱書帶有許  
多時文在內兄與五弟取之盛亦收拾以便索  
時制籍之意甚發諸告之想俟八九月間再觀  
之

官南康寄陶承兄

知近况安適躍躍有玉傳之想兄才同所就  
但莫到西江來作僑客耳不知此言幾行之如  
抑言之也爲子爲父歸時讀書盡僕不勝身  
酒茶不缺於瓶難設滿前未嘗清是此亦

至難也官乎何足羨來就以渾融具感愛乎  
弟正苦平平太無奇耳人情相與不敢不盡心  
和畏兄此二字足爲居官涉世要訣而弟所以  
答兄之贈者亦止此二字爲居家處宗親上之  
妙法兄固已臻其極亦偶一申言之而已

寄元朗弟

人言娶婦爲小登科吾所自試則登科之樂不  
如娶時也少年飛揚飄蕩之氣又居岑寂以對

落落齋遺集

卷九

詩

其情若以新婚爲天上人間第一美事之事  
房之中嫩紅纖綠熱碗紅爐老婦切拌團圓  
族所見無非可喜者不必見新人之羅襪也三  
日而驚十日而濃一月而慣百日而日倦狀  
矣婚娶久則衣食兒女之累牽之仕宦人朋  
名毀譽之念榮之故事舊新而氣乘鏡  
時亦少年得意文章妙境也當此際而文  
動文心不盡文氣不猛則文章進步于

弟純心靜氣文清而不采輝而不露皆而不  
炫其發機轉象之懷慎其錯過至于有婦以慰  
慈母之心以寬慈母之勞自今有子有家育其  
矜以進于登科以不負慈母二十年相舟之苦  
斷機之勤者則皆自此始慈兄非戲言非晚語  
也賀不成禮奉官之况人來幸以新篇兄報

寄季弟

吾弟婦兩月矣作文幾何看書幾何識見筆力

落落齋遺集

卷九

詩

過前幾何考事不遠有必得之術否夫夫調而  
斷碎疎快而淺薄此則弟文之長短略具兩言  
中尚早精力勿以小學于初執筆自寬也父親  
絕喜弟矣稍稍以好衣爲賞夫鮮衣吾所喜何  
害於學第緣此紛其思慮以求父親之嘆則不  
如敬服之適體况我寒只此寒風弟之衣履不  
得辭則去此求辭之見可也意之所至發此  
言毋惜能否

經改幾篇并一筆寫就者固有之狀不可強

姑聽自然徐圖遺才亦可若靜想吾前之四事

寄內父

黨人之禍自來之切身遭其厄亦前生宿業  
偶遭天譴自以不還則意外之事未敢必也  
岳父母須自寬其寬解內人之心教他訓誨  
兒子撫育庶女歸內外之防待婢妾以恩一切  
衣食之累家嚴素極體悉不消掛念只要曲盡  
孝道耳家母苦寂須如母女相依莫但如從前  
一見唯唯無言而已此須岳父嘗來教訓亦莫

落落齋遺集

卷九

三

若從前睽隔也家中苦於泥補坐賍必不少乞  
命大舅轉移百金薄田猶可償莫便疑慮甥當  
往日竭力以爲親戚今當患難如大舅之休戚  
相關若先袖手旁觀情理亦復何安岳父卽以  
甥言告之可也途中安穩胸中百凡遣開先此  
寄慰

付遞之兒

吾直言賈禍自分之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

此葉清華配補

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玄  
卽吾不死之日也汝生於官舍祖父母拱衛  
視汝內外親族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嘆喜  
任意驕養既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  
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  
也汝少所習見遊宦竊竊未見吾輩生身  
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未  
見吾今日因服就逮及獄中幽囚痛楚之狀也

落落齋遺集

卷九

三

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  
不可凌此宜謙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汝汝  
狎而怠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有不測  
汝代吾爲子可不委曲仰體祖父母之心乎  
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惡之矣  
宜奉以事親三也吾居官受名節未嘗貪取  
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祖父母苦昔積聚  
吾此番銷費大半吾向有贊願兄弟三分

功名學問在其中矣母親近來精神健旺服否弟服丸藥亦覺有勁否保身固元尤難義今少壯之人而其兄衰弱之症豈非切戒之憂乎酒色之弊人人入其中在猛省力量防範縱志而已

落齋遺集

卷九

天

起 遺後遺筆

途中寄 父親

自廿八日儀真起身一路安穩百慮消遣至十五日到德州見報易輪而車稍苦煩側朕亦小事也到後未知光景若何大率坐候周黃之至未必先問所苦之銀賣田之外別無他策不可顧惜矣若家中有甚事變須使男知之不可隱諱反增疑悶家中事以急推去寄田爲第一要緊使縣官知吾家消耗若云左右當糧長此太平時話所謂因虛名受實禍也家中無用之人漸漸發遣若既用之則須予以安貼不可以他怒絕之太甚又近之也母親事事費口費力家常語言亦須安慰母親一時說不出者必至鬱鬱而已大哥一路吃著在京要戴頭飲迹亦甚難過家中瑣屑可煩管之想父親不俟男說也餘事大哥詳述此後不知尚有寫書之日否

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孀如母即  
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貧吾志此宜公  
以承家四也汝既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  
胞倘嫁於中等貧家須與姓田百畝至妹母奉  
事吾有年當足其衣食爨與膳田叁拾畝收租  
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  
汝資性不鈍吾次於教訓讀書已遍汝念吾辛  
苦勵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即先歸養若上進

存存齋遺集

卷九

墓

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籍好  
好詮次此文一脈六也吾若生不得盡養他  
日俟 祖父母千百歲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  
離天啓丙寅四月十五日字付遜之

獄中寄 父親一

男不意一到即審故受傷甚重幸一壽耶在  
有餘生臥床一月瘡口未平再得一月功夫  
天時入事生路未絕賍得早完即遇刑即今

日一比盼望家信眼穿此中苦楚既經家手  
策又不免盡楚之苦矣在獄日則愁眠夜則苦  
痛只願旺身健潤食過於往時此可慰 二親  
惡念也 父親要一切忍耐寬耐 毋親男以  
名節二字累 親累兄前生宿障飲淡而已

寄 父親二

男在獄中只思想 二親之苦故不能無再生  
之望今幸有機矣只愁銀不慮手養素東走西  
落落齋遺集 卷九

墓

奔亦已泥補千金乃知朋友之誼勝於至親也  
向因災異各事俱寬差可遠日今忽狀緊急  
日慘傷只男與白安安存耳狀且比限甚嚴兩  
次受三十棍白安交銀甚多男甚受相形之累  
大哥病了一月養素奔走甚苦併隨來諸債之  
家各一看顧之

臨終寄 父親

男遭此禍久已義命自安只念 兩親萬苦

卒所以死不瞑目願善自寬解與范海之母  
載同傳耳時事如此田塋太平正不可必須賣  
產完債存來自娛一身受用之外皆虛境也作  
謹守規模則有餘矣 母親有苦難言亦惟以  
寬得用度爲好一歲二百畝之入不爲多也大  
苦若寒早有分給是望自舅觀之三十餘年已  
作一世入矣比來惟 父母兄妹刻刻在心妻  
子置之度外 父親自安養教訓有方不必說  
落落齋遺集 卷九 詩

也遊魂渺渺不忍遠離落落齋中乃棲魄之所  
閏六月初三午刻

### 別大兄

弟已久拚一死只負 兩親耳奈何奈何兄翁  
弟吃盡辛苦付之流水異世或得相報也四詩  
附覽 詩另見 前允白安銀可還之素兄之德  
家中報之尚乞同舟一行也

先人以丙寅三月十七日聞逮信從容

### 落落齋遺集 卷九

詩

辭祖父母縣令到門即携手就道絕不作  
兒女戀戀十九日抵郡宿吳霞舟先生齋  
談笑歡酌如平時與吳先生往復談別語  
具戴端友集中時緹騎需索甚奢逼勒不  
肯開讀而閩郡士民攘臂奮呼欲逐緹騎  
而甘心焉賴郡侯曾公二雲力爲調護又  
捐俸慨助以飽緹騎之欲得母及於雙途  
中與伯父聯袂偕行相對勞苦惟以不得  
終養祖父母爲憾蓋已知生還無望狀恐  
有傷祖父母心故途次獄中三次贈書猶  
作解慰語至四月二十日抵京羈鎖衣束  
司房爲季叔作牘誌二十三日奉 旨鑕  
撫司究問錄相送 詔獄許彪迎內意酷  
刑交加血肉淋漓慘不忍言竟誣賊四千  
動限嚴追五日一比必免根賴遠近知  
交倡業捐助已過天變停刑得少緩須臾



或迨六月下旬而同事諸公相繼遇害矣  
先人即作絕筆詩四首緘付獄卒又寄祖  
父伯父二紙紙僅徑寸字僅如豆紙尾書  
閏六月初三午刻蓋即於是日報亡云時  
值炎暑越三日始有旨領埋而肌膚毀  
爛幾不可識別時親其事者惟伯父與陸  
君養素狀死之狀與灰之所終不能詳亦  
不忍詳也痛哉先人一生忠國忘家孝親  
忘私即臨難絕筆猶云惟父母兄妹刻刻  
在心與十年未敢負朝廷之句豈非盡  
瘁孺慕之念千古如生者耶至遺訓遜之  
惟以立身孝親與居家讀書爲囑遜之時  
方穉齡呱呱在抱不知言之堪痛今日復  
一口青容愈遯辰冬傷庶妹之早歿未秋  
痛祖父之云亡號焉孤子樹立無能事變  
時移傷懷觸目徒有王褒廢讀之慘未遑

識

曾參志養之義惟是吾親不歿遺言  
過庭之教而韋編未絕纂述當在痛定之  
餘此遜之所爲恭親手澤而有淚盈睫有  
恨填膺輒腸九迴而寸折者也因錄遺筆  
而泣血謹書數語如此不孝男遜之百拜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十

墓誌銘

處士顧公暨配下孺人合葬墓誌銘

公弟季文墳誌銘

公妾呂氏墓誌銘

傳

周室徐安人傳

蔡外大母傳

落落齋遺集卷十目錄

錢封公柱峰李宜人合傳

序

賀何老師奏績敘

賀袁太府致績敘

賀袁九際榮遷敘

贈郡丞王葆真致政敘

壽丘龍翁年伯敘

外舅斗垣錢翁暨楊孺人六十雙壽敘

壽表坤朱室錢孺人五十敘

重修白鹿洞書院詩敘

徐大司馬集敘

學政合篇敘

禮記集解後敘

忠義經敘

建社高賢傳小引

郭學博李友賢聲敘

甘棠集小引

顧文叔詠物詩叙

兩承兄落花詩引

宋譜跋

恭跋先大母行略

寶持閣間業敘

程墨觀敘

知爾篇敘

白鹿校藝敘

白鹿文萃敘

廣東禮記房同門墨卷敘

余未之稿敘

瞿元亮稿敘

梁兆瑚稿敘

靜遠山房稿敘

萬貽山房近菰敘

金任夫飛艸敘

伯兄近稿序

竹居記言自序

雜文

記夢

奏考辭賀文

護生圖疏

楊舍東城茶平後圖記

乞書引

天啓四年水災請改折揭

又代在籍鄉紳公揭

白鹿書院會規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十終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四

落落齋遺集卷十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男遜之輯

墓誌銘

墓大任  
會縣星橋校

處士顧公暨配卞孺人合葬墓誌銘

吾師乘虬顧先生潛心二載哀別註疏刻集解  
成一家言家大人以先世緒業命余執經門下  
先生之教脫凡近而遊高明情恕理達平等一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墓誌銘

切恩怨所自位置甚高狀數奇老于諸生里中  
兒更訖訖之頃余繳幸還山將乞微言曠觀升  
沈生死之外先生一日語余曰人不可知天可  
知即天不可知吾心之天可知往者吾父終身  
坎壈今吾母驚此剝膚至不瞑目吾且奈何哉  
傳其可知者於無窮則有墓中之石在敢辱吾  
子余謝不敏已讀狀公夫婦俱有大過人者矧  
以先生之命乃太息而書之公諱桂字明卿別

號省奇其先自崑山來有諱信者起家爲義任

俠有聲居邑之清化鄉所謂清化顧者也信生

瓊瓊生永和永和生耕雲耕雲生濟濟生續周

急報怨世有烈丈夫風而續竟以是坐殺人辟

縲繼者二十年維時公以十三歲童子徒跣赴

愬誓雪父冤其待訊于蘇體弱不支跌坐盤石

上石陷門卒忽還冀市舍舍中積禾成山倒爲

所壓絕粒者兩日夜再愬于吳江晨起大蛇蟠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墓誌銘

枕上輒心動以爲不祥午後舟過太湖中航舵  
壞惡風蕩之如旋車舟人大號公仰而祝曰天  
乎吾悔不信枕蛇之報吾卽死如父冤何俄頃  
風止舟乃安他日携一僕姑蘇歸夜行水涯忽  
出鬼物如小兒狀上下水樹間水飛濺漏兩人  
衣旣已無可奈何乃亦告以爲父愬冤之故鬼  
水爲之不飛公竟白父冤方弱冠好爲俠益甚  
引義慷慨不畏疆禦雀角鼠牙之爭歷數年後

已孔子曰里仁爲美公既生其地遵是時又天  
與之伉直之性不能依人俛仰而里中人教養  
俗薄鵲鳩在原之義蕩焉無聞或反擠而下之  
石始喟然歎曰人縱不能法大舜獨不能學牛  
弘乎乃大書忍草及度量要學牛弘于群鳴呼  
公之孝足以反風格蛇感動神鬼方古孝子豈  
在吉粉下而與世齟齬志氣交鬱竟不及中壽  
以死豈非命哉下孺人處士陶涯公女信据佐

宋一

三

家政事孀姑趙二十六年無忤色卹外家生養  
死葬撫庶女如已子教子如父先生既冠以博  
奕戲呼而杖之生平無疾言遽色視牛弘婦刺  
刺射牛抑又遠矣公生嘉靖壬子某月某日辛  
萬曆庚戌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九孺人生嘉  
靖辛亥某月某日卒天啓壬戌某月某日享年  
七十有二公先葬于祖塋之昭穴今啓而合葬  
焉子三先生居長名文熊娶張氏次文熊娶朱

次文光娶吳氏女三孀適徐弘材庶適黃  
徐某孫男八輩垣娶陶氏余從表妹也肇圻娶  
袁氏肇城聘陸氏文熊出肇培肇塢肇載肇延  
文熙出土進文光出李子曰里巷中雞豚粟麥  
腐朽其骨者何可勝數夫惟血性男子寧玉毋  
瓦其顛擠百折脫父于死至今寔有生氣而入  
子所以不死其親者自有千秋之業在亦非區  
區富貴雄艷一時已也經學榛蕪統孤言畔後  
之言禮者酌水窮源問誰式穀則先生之所謂  
可知者意在斯乎爰繫以銘銘曰幼也鍾鋒父  
克則鳴壯也烈烈直道而行孝友之志節俠之  
聲晚而善息以忍爲經取氣如馬返於無爭維  
彼德曜尾勉相成佩之以韋佐其織耕式穀有  
子儒澤乃宏道之窮矣禮則已明以教薄俗觀  
此今名

亡弟季文廣誌銘

弟名應星字季文吾父之第三子也吾李自琴川遷赤岸始祖怡靜府君拱傳思誠公模耕隱公章守安公義戒菴公嗣復菴公果至吾父封侍御凡七世娶吾母孫封孺人生長兄應見次余次貢氏妹次則弟又次則庶弟應會也弟生而穎秀善解人意吾父母絕憐愛之六歲就傳過目成誦父喜曰吾夢文星生今果狀十三歲余舉于鄉十四歲余成進士是秋乞假歸弟迎

吾李自琴川

卷一

五

于郡出所爲文余讀之擊節酌三大觥作詩紀之是冬妹歸于貢十五歲余選南康司理奉母以行弟甫離膝下切切有饑寒憂余曰否有兄姊在况姊愛弟更篤貢郎悅茲又與弟親愛也十六歲之秋從父兄來官舍遊白鹿洞旋歸歸而外引旁馳精日以耗病始在膏肓間十八歲復至南康留半歲余以師道督之且病病已從母歸弟時千言萬語謂官舍清寒歸則染肉錦

繡也狀母性靜淡父徑理教余以廉余奉教惟謹光景殊岑寂余勉弟以膝下歡不可不亟圖也十九歲之春余以考績蒙恩封父母如制是冬余自粵開閭道歸省弟初病瘳送余再入南康別于杭城冬暮娶婦郁氏即諸生兆斗之女也二十歲五月補博士弟子員余行取歸至杭城聞報有一字泥金一盃酒卯君昨日采芹歸之句十一月余考選西臺歸二十一歲讀書

吾李自琴川

卷一

六

東園余以八月北上弟送至儀真秋覃恩得收父母今封二十二歲讀書虞山二十三歲余以黨籍罷歸弟迎于錫山歡飲達曙益乙丑四月晦日也是歲弟仍從元修徐君遊于虞間一歸則文章德業相勸勉八月病疽爲庸醫誤投七遂成漏九月初同至貢妹處以病留十月朔歸歸而病劇十二月之九日竟成嗟乎弟視余如父雖押不敢襲余亦以子畜之每相告戒

弗私絲粟以爲然獨酒政耽籌互相賓主伯兄  
頽狀余兩人必殿弟有酒過余時糾之余昏墮  
夜分弟侍立不忤也弟文筆甚雋意以外奪余  
極口繩督弟不爲忤余官司理時弟移書白途  
中耳熱清慎兩語若動嚴二字尚在有無之間  
余以韋絃佩之也父望弟耆訓誨備至母或因  
見誚讓余與貢氏妹曲爲解釋弟必懺悔于吾  
兩人前適歲喜治生將出心力所營爲承顏順

孝孺齊遺集

卷一

七

志之地規模極小資貸甚慳余切切覩勸竟不  
及數十畝父方治曹庄爲菑弟心喜不及待也  
嗟乎弟于朋友親戚以歡熱爲主委曲周旋  
得父風氣志落落中無芥蒂治家井井履歷各  
得其任所莫逆友曰穆采瓢生于萬曆癸卯癸  
子天啓乙丑年止二十有三生女三存其一繼  
三歲嗟乎余及見弟之病謂弟病必不死弟竟  
故矣弟今春降此言一家大禍弟固知余死期

乎弟業淺神清死後了了余旦暮死豈出弟下  
老子曰人之大患爲吾有身吾若無身吾有何  
患弟已超然遊虛無之界一切塵屑糠粃余猶  
纏綿於生死之途苦惱楚毒解脫無路則往世  
業緣余視弟倍之矣嗟乎余兄弟幾人而陰陽  
人道之患相迫未已獨如父母何哉執筆淚淫  
久稽父命待罪錦衣署中燃燭以書嗟乎余且  
朽矣而何足以不朽吾弟乎銘曰父母愛之以

孝孺齊遺集

卷十

八

爲子兄姊愛之以爲弟死而有知兮待我於蒿  
里

### 亡妾呂氏墓誌銘

呂氏蘇州之長洲人龍姐其乳名也生于萬曆  
甲辰七月二十三日某時以丁巳之二月來歸  
以是年之十一月從至南康理署以泰昌庚申  
之十一月十三日未時與終于其輿以天啓辛  
酉之三月遺柩還葬于赤岸祖墓之西淑慝無

年良用悲嘆乃本恩而銘之曰嗚呼汝之簡淡  
亦云綺養汝之靜柔肅肅慈痛汝之志潔而性  
果廢几松栢以爲養嗚呼薄命兮汝無怨地下  
之孤屑

傳

周室徐安人傳

徐安人者封嘗尤警餘周太公之配而吾師抱  
齋先生延儒之母也先生屑耆耄之明年應昇

葬葬遺集

卷一

元

過陽羨甲先生於廬悲傷慷慨若非猶未人子  
之痛者先生之言曰吾母幼勞望養未食其報  
進一旨多則弗嘗進一衣精則弗御也憫萬時  
戊巳吾父之楚游幾幾數口數歲母從釜糜中  
瀝米一頃以哺吾兄弟自斷野草數十莖雜米  
屑糝糊咽之不敢告堂上二老人也吾兄弟既  
授書母督老平頭治畦蔬市少肉以供外傳  
口未嘗一瓣也以有今日而今日所爲祿養者

僅若此悲夫余曰先生之母賢母也不以祿養  
而以善養何庸悲已過而論諸戚黨之間皆曰  
信哉賢母是固好緩急一言解紛幾于文中  
方者也已又言其遺事二曰安人數歲時爲太  
母李所鍾愛一日屏左右手携一奩并鑪鑪授  
之數年李歿安人亟出以告金珠翡翠封識宛  
狀既煉室燼于火慨外家居焉同舍者詰其寵  
家人欲焚之安人制狀曰是夫也貧奈何忍被  
以盜名蓋安人可爲有隱德者已或曰固也非  
其大者封公之父曰友樵公故爲太庸令以朝  
廉仇直忤上官意不數月解組歸無良田美宅  
以封殖子孫蕭狀有貧寒之色顧好客日益甚  
履嘗滿戶外安人謂封公曰翁真廉吏爲人子  
不能養而以食指累乎封公豪邁有大志落落  
治書館聘衣履不知問所自出仰事俯育一備  
辦安人安人篝燈焚香手自耕績實得數金以



衣被舉家滲髓堂上及封公致東牖數十挺  
人曰此翁之教也亟以獻母有所私嗚呼廉之  
不可爲久矣出則柳榆入則交謂世衰俗薄子  
婦或壞而脫之若執券責負狀而安人獨知翁  
爲廉吏徒宜從錫在右無方茹荼而不怨繞田  
間安人之爲婦何如也先生既歸冠取高第  
天子賜乘傳驛娶聲施赫狀兆昭里閭親黨通  
從相慰勞噴噴嘆安人有子安人退狀解念言  
往事淚數行下載來人曰僕之說母鋪善根蓋  
終安人之世幹衣號食辛帷蕭狀一室僅蔽風  
雨機杼事有咎謀且曰吾惡末世俗之歸富貴  
容而忘貧賤者夫安人非能讀書知道理學厚  
屠因果敢乃其所行事約取厚施留不盡之意  
于后見大而取遠此余所謂先生可以無悲者  
也狀謂安人生平休咎形諸夢寐或無心語

有驗自其幼時大父小叔公善相人言此女終  
當貴而太康公亦曰聚婦遠大器其后必貴已  
而果狀其故多不可曉卒之日琅琅敘述有兩  
青衣童子一裝冠丈夫導吾往問與從何在神  
者謂吾有德當生某州作貴男子噫以安人之  
賢區區貴男子何足道哉而其事絕異亦不可  
以不志安人享年六十父曰祁門訓導啓鏗子  
六人稱安人者從先生封而不稱母者從封公  
禮也外史氏曰貧富之交貴賤之際死生之變  
三者人之所難言也安人易筭之言曰人有生  
死極大直夢覺闕耳安人豈所謂有道者哉甘  
苦一生信心不愧有能師其意通死生貴賤貧  
富而一之者可以任天下矣是在先生哉

蔡外大母傳

某兄弟益有兩外家云則吾母封孺人生於孫  
而育於蔡蔡母則先外大父紹湖公從姊也蔡

公梅泉早世實抱余母爲女恩勤可念即余母亦知母蔡與孫等也母蓋二十有五而稱未亡人未五十而歿茹荼飲藥二十餘年稍見孤舅氏之成立而遽棄也嗟乎天之薄母甚哉宜乎余父母與舅氏每述往事汨竅竅下不已而家大人命某爲之傳也傳者傳也母節可傳而以平不及旌母孝可傳而非宗黨姻戚間又不能傳也嗟乎是在某哉當梅泉公屢試屢蹶下帷發憤母精心婉色代公曲事舅姑舅姑素嗜嘔不自知其顏之露矣而一以其所爲婦者事嫡母周問遺趾相錯疾亟顧天晴代見者泣下也初母父龍峰公及嫡母問憐愛母特甚後館資膏火費稍豐梅泉公故好行其德母佐之推貸閭里貧乏者居久之公病以死母提乳孤數勸以絕也孫有黠奴睥睨其業降以役傾之吏呼於門盜瞰其軍四顧乳氣無告諸所珍遺不知

人譚氏乎空勞鼎脔在無償者或謂母按茶煮之母曰是夫子所以周急濟虛者也死者義而生者利乎惡旋之好爲德如故有鄰婦不能盡火漬衣問之居平服粗茹淡乎緝織其急人之急類如此梅泉公有弟遭外家譴訾母以舅姑故嫁時裝囊多爲所侵而母自此貧矣蓋母幼知書曉解節孝大義尤喜禪誦于清淨慈悲之旨雅有得云梅泉公與故都諫吳公爲弱冠交約爲婚吳公欲貧梅泉公歿時家尚殷里中屢欲婚寡氏者母執曰豈寒死者盟卒委禽于吳後都諫顧人服母遺誡母曰吾豈以爲貴故哉乙丙間舅氏有室矣吾父亦補諸生瘳色稍開而病奪之年僅四十有六而卒語舅氏汝父歿人孤雛視汝汝幸有今日勉之哉吾行報汝矣于地下嗟嗟母之生悲于死立孤而後可以死即梅泉公之死安矣舅氏名士順吳都庠生也

今丁巳舉一千曰錫遠吾母撫而字之示不駭  
忘母恩也外史氏曰觀古今所推重則節孝兩  
者狀或享其泰或遇其屯夢夢何可問也母以  
二十年傷心飲血之痛謝死者地下即長年履  
慶其貞心亦何艱焉惟是貞心所遺猶令人甘  
集蓼之苦隕泛栢之涕發施遠矣夫計積食報  
是在來者

錢封公柱峰李宜人合傳

按公名受徵字文甫桂家其號錢郎武肅王後  
代顯于虞十一傳爲垣坡公句娶于王是生公  
宜人爲予從祖姑予李氏亦虞人 國初徙居  
江陰之赤岸宜人父曰赤涯公詢母王氏而公  
與宜人並貴則以長子達道治曹治霸兩奏與  
至今封稱奉直大夫宜人云公聰神湛發篤嗜  
書弱冠以麟經遊北虞邵先生之門精研幽討  
補博士弟子有聲窮經三十年長公冠于鄉

謝太博士業沉酣釋史百家手自刪述矻矻  
娛家少長共嗜之老博士埋首蠹魚耶宜人之  
嗜書乃大類公幼奉姆教遇女訓而婦而母所  
歷貧賁忙閒之境率手一編竟日童僕嘈雜米  
鹽耗太或弗聞蓋其天性狀也垣坡席素封故  
豪恣飲施屢堂滿戶外一殿于侯再困于役  
中廢公曰即貧也奈何減大人歡割產供修禮  
費宜人箝珥佐之事嚴母王孺人意迎色授曲  
得其心二老人亦咨咨子婦孝我侯之誼也公  
適侍垣坡公他所王孺人及宜人先期徙奔峰  
火翔村郭間垣坡舍皇委頓公負之披霜露行  
數十里始免弟梨山爲垣坡公愛子析箸有所  
肥瘠公與宜人無間言其孝友相成率此類也  
長公治曹聲籍甚公切切貽書戒之曰治國者  
先齊其家毋他溺爲亂始旨哉言乎既兩拜命  
稱貴人章服在筓不數與公府造請已爲月旦

所推蒞大賓席者三竟無議其后者虞之俗炎  
競無雙青衣卒定田廬子女因緣門下者若若  
公數謝却之曰吾有故吾在長公再起再蹶情  
變勢移事多出意外人爲忙憐不平已需補都  
下以喪婦公一恟輒自解曰吾猶故吾在大抵  
公爲人油油自適無聲色狗馬好任運履素欣  
戚之遭晏如也與人交坦蕩無城府坐無雅俗  
貴賤必投轄沈醉以行甚者佐其緩急無德色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宜人于福田利益之說絕弗道而慈愍具足以  
意布施尤篤于外家從祖沂川公困于役往依  
宜人終其身室廬之衣食之親戚昆弟貧者叩  
之立應其相與以德施無異意又如此宜人少  
公二歲卒年八十有三又八年而公卒整衣沐  
浴無所疾苦若有前知云子四人仲曰通道亦  
先卒祇公手足者叔季二子遵道造道皆邑諸  
生而叔卽余婦翁素心廣行如公典宜人者也

此葉清華配補

生卒年月及諸嫁娶具太史誌中弗書李某曰  
聞之某大人云公與宜人雍雍穆穆相敬如賓  
迄于白首盛德之風晚季所罕見予弗逮事宜  
人顧見公九十時神明映徹對客不倦鬪子射  
覆屈其坐坐無少長皆親之夫貧不濫貨不淫  
老死不亂戕幾有道者嗚呼予至今日而益思  
公與宜人也

序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何先生人倫妙天下乙卯之役不肖猥荷

先生國士知秦贖主者幾令不肖冠軍也不泯  
心羊冷寂先生賞之聲華之外而臭味期許又  
似收之堂室之間此直文章之知已乎今先生  
以郡李奉三載績膺寵命甚赫不肖叩心索  
響何能已于言雖狀華言之以爲阿衷言之以  
爲暱請得在民言民且無第言民而在理言理

此葉清華配補

吾郡故東南重地郡李爲激揚風勵之司臺使  
之倚耳目者七屬吏之仰綱維者五外令之預  
成平衡者十有三郡父老子弟作苦咏哦少他  
郡之囂華而鄙儻殊甚其雪沉寃削奸宄定疑  
案上上下下議出議入者亦惟司李寬撫之耶  
積而狎其柔急操之耶競而疾其猛詩有之衆  
亦不茹剛亦不吐噬嗑之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先生下車徐酌其疾會而持之以平寬則陳君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元

之執筆斷則杜紱之斬姦惡吐赤強獻臍脂吏  
洗手以歸士大夫懷贖以去一攝守再攝令耶  
金矢釜鍾之羨出佐公費纖無所私蓋嘗士民  
頌先生廉生明明生威是以治行而民德固也  
夫不肖則既居是官矣往者受教于先生介節  
易執法難執法易獲上難獲上易信下難吾誠  
守之而潛御之恕行之毋以疑爲膏母以忍爲  
市母以怨爲端至矣哉以所見先生酌白水自

矢錮人盛世仁者不爲吏爭自洗濯至恐一月  
不能三易腸而七臺使心折先生輒專簡白之  
啟事者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且夫參衆  
議之衡綜互持之局百案歸平郡品分炤上官  
之歡心與下察合長吏之歡心與百姓合百姓  
之歡心與士大夫合獨才識具哉其淵沃穆沃  
不吐不茹之妙不肯何足以知之知先生者郡  
侯劉公如蘭之與賁恭之誼斯又當于古人中

落落齋遺集

卷一

三

求之矣即日者飛霜左掖知善卷五部間不能  
久稽先生而昌言迴馬五日栖易則先生握斗  
之年殆下走請成之日也先生尚終惠教俾得  
步趨焉以毋負國士知倦倦之私不自知其唐  
突絳帳也

賀袁太府政績敘

廣陵袁公來守南康三及秋而報政遵令甲也  
先是公以親行臺使者交章列公治行異等

天子嘉惠，臣南較公益慙，乃續三載，予將顯陟。女茲維奏，最之期，疆圉孔棘，當事者側席思惜。公前著二三僚佐，沐浴公澤，有年，竊慮執鞭，耳目短，庶幾附左右史之義，申一言，效債家。於是郡丞王公別駕于公，交以屬，率于李子，忌其固陋，遂執簡以從。蓋今之言吏治者，率拘煩簡之格，斯郡也有簡名，山根湖腹之餘，嗜葉披蒿之俗耳。食者謂太守坐嘯畫諾，積資以忝此落簿齋遺集

卷十

至

夫身不吏，斯土目不習公之蒞治者也。書曰：若舞撫事，惟明作有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文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今夫富者之治室也，未鹽瑣屑，耕奴織婢，各有主者，出其桑麻之利，可以丁公家之役。主人翁提大綱，受成而已。小乘則不厭手，卒瘁面黎，黑戴星而櫛曝日，以行。瓶未脫于塵，而床頭之癭，欲罄故其主特瘁，而其家乃隆隆有起色。郡當類弛頹逸之久，殘瘁

不靈，聞習而不懼，兵如塗藥也。偷于巡糧如蠶穴也。胥爲政，松如鳴狐也。降而陰公，殫心剖血，以爲之綜核名實，鈞剔隱微，法行使民威教，行使民信。唇焦舌敝，諄諄乎嚴父之訓子而後乃逍遙河上者，罪堯侵影，沒者罪秦，將罔上者罪。攘搏湖濱者，罪郡。是以有清霜而未也，士士語，餽文孤臆，遲陋先賢遺澤，榛莽塞塗，公執鐸以宣之，延師以董之，廟貌之弗虔，則新其宮祀典。

落落齋遺集

卷十

至

之弗修，則昭其義，使濂溪紫陽人入襟帶間，郡是以有星漢而未也。羅織之獄，獻者皆鼠狐，頤之痛強者，焰推公乘三尺，絕不以豪有力抑單獨。而數十年覆盆沉案，一筆立剖，郡是以有白日而未也。荒城僅千米，面風餐露，水利源城門，渾塞不復通，呼吸于四方，公開道以迎水脉，脩畫甬道，洗湖關，怨弊以移稅于郡門，豁胷膈之，銷軫而肉塞城之枯瘠，商歌達民呼市郡，是以

有雨露而未也二千石廉察屬吏嚴于吏斯  
靖于民一二巡尉豹虎食民長吏恣之與寵主  
之公髮指面赤除其殘穢其墨不以一路之哭  
博長厚之名郡是以知天地之寬而寧望家之  
字凡此者屬雜置之可以煩謝苟且因之可以  
簡謝公獨好勞乎公于郡泊如寄客于一身之  
得失去來輕如秋雲颺者清風兩袖之歌朗映  
空朔之月蓋胸中纖無所掛而直行其不折不  
落落齋遺集卷十

重

回之氣以妙運其經緯釐剔之才遂令頽弛頽  
逸之民終日鼓舞而不倦公其可謂通變宜民  
匪區區明作之效已也以所開公佐開封時值  
溫汜之爭藩田之涕手劃其疆平潰成于虞  
芮身履其尾狎橫濤似嬰兒汴流不驚功百年  
不泯昔以備御煩而今以煩治簡公何有彈丸  
郡郡得公寧出雄都巨鎮下哉公既書績奏  
天子且暮重書慰勞陟公長城之寄茲二

僚佐幸猶得底公宇下不惟寶公亦胥自愛也  
敬書之爲執爵先

賀袁九際榮遷敘

寅長袁公以治行異等擢憲副滇南駐節洱海  
公既受命且行二三僚佐謀祖道之辭則相與  
歡與言采士議食田公再造我康是宜康窻內  
地不能無嘵嘵于萬里之遠也某曰否夫以萬  
里爲悅者豈非爲公計便安携妻子捆載行李  
落落齋遺集卷十

請

期朝發夕至哉不見公之來康乎單簞蕭朕妻  
子不之官竹籠携書數卷直有奉觴相隨之趣  
今奉天子命察吏邊徼將爲王尊之叱馭何  
慮萬里哉郡丞馬君固濱產也述其土地風物  
之美陰陽燥濕之和金錫寶貨之繁以珍時和  
民醉通于中原則或者謂當事之善爲公地也  
向固勞之今乃逸之向固膏之今乃豐之而余  
曰否夫厝火于積薪之上怡怡狀自以爲安者

斯在皆是也往者人皆持無事之談矣內自  
襄外自九邊一切舉彙猾餉名之輩陰行以暮  
夜之金與援之力營營咎咎于其間民之疾苦  
弗問而墨吏高飛兵之虛實弗問而債帥宿飽  
一二剛敏任事拮据自效或已眈眈擬其後內  
忠俸未漬之癰遠左已爲燎原之火矣且夫不  
履其危者不圖其安不窮其窟者不知其弊康  
非世所名僻簡者乎自公之下車也問士之秀

落落齋遺集

卷一

重

者琢之問吏之殘者禘之問糈之蠹者清之問  
祀之禋者新之問家猾侮法者剽攘湖濱者鋤  
之問兵之類逸者易其壁壘而更張之問民之  
疴瘠者蠲其加賦而代輸之問商民之所困阨  
者徙其怨罪而築堤以捍衛之狀後知康固西  
江之戶而積蠹之蠹也蓋天下事壞于蠹事之  
蠹也釀于異公克其異志幹其蠹壞先庚後甲  
以致其丁寧先甲後庚以精其撥度而振其維

新章之時義大與哉公可謂善用章矣漢之中  
他弗具論即美棟羅葵之間涵泉金沙箭竹荷  
利可以佐圖計而不肖者居爲金穴其地民  
夷雜處恣網疎大又率借爲藏拙之鄉夷弱則  
憑凌之易地饒則貪墨之多積久不釐一旦蠶  
動未易靜也公往矣興教化課農桑戢奸慝皆  
得以便宜督率二千石以下而其大者在驅墨

落落齋遺集

卷十

美

滇猶治康而他日晉陟大藩單車以旋亦猶今  
日之公康也天子其倚公爲長城矣何問萬  
里哉張狀明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  
不以入懷班仲升曰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  
易寬小遇總大綱而已此二言者皆公所饒爲  
某又何贅焉某終始四年受公陶鑄視馬君子  
君佩德特厚故刺刺不休而深致望公之意于  
簡并以觴公云



贈郡丞王孫真致政序

郡丞括蒼王公啟歷二十五稷所至灼灼有聲  
稱顧不能委蛇時貴僅拘管格至今官未及暮  
而動尊號之想上臺挽留甚力三載中乞休者  
數矣公何急流勇退哉星渚爲彭澤故居高風  
拂几案吏斯土者輒有隱心欣歸田園居詩云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其三十年委蛇觀運  
具有苦心則羞爲五斗折腰直是英雄痛語謂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七

其意不在用世者猶非定論也今公他緯續置  
勿復道所最著者司李楚辰監戎出入矢石間  
卒蕩播孽自茲風雲呼吸吉凶之變妙有奇鑒  
見挽弓躍馬勃勃有生氣兩年來匡阜屹如蠡  
波盡偃無所試其奇則受命樞關關載寬大聲  
再理繒帛之供籍報餘貲無所私再視篆鄒陽  
手如水政如春頌民華心華面設像祠之比于  
甘棠公三載政績大都治外而于軍旅之計什

不得一未前三者人以此頌公公左宜右有出  
所緒餘譬之傳神者部位雖具其神不存焉神  
之所鍾宜莫若治軍旅當此羽書急告英雄奮  
袂之秋即斗大匡南主者振厲率先登壘旌旗  
煥然改色小者需公贊襄大者需公提挈鼓邊  
徼之外而公何忍言去即主者旋轉之略或無  
須將伯之助而同堂蘭晚臭味千秋望五老以  
連雲酌蠡波而吏激公又何忍言去且半世崎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七

嶇乎遠方啓一生說辭偉志未舒孰負奇而不  
庸嚼齧抱以自老公于計亦未宜去也公以一  
太調伏其雄心請甚銳色甚次如魚之避餌而  
易之脫樊奮不可止或者見公刺刺牘上外謫  
其身內顧其子謂公丈夫也乃爲兒女子態不  
知世無子期伯樂公之意遠矣老驥志在千里  
使御者不用以康莊致遠而使蹢躅于荆榛丘  
垤之間毋寧其伏櫪嗟乎此公之所以決于去

也雖狀公行矣奇偉鬱勃之氣猶在眉宇而豈  
山中之人也哉倘有起而召公者乎烈士壯心  
未必不在馬革間揮手謝彭澤未便許同趣也  
于其行敬從寅翁袁公同寅于公後酌酒擊唾  
盞以送之而袁公復命之曰子遂書此以佐酒  
壽丘龍翁年伯敘

今上御宇丁在巳龍翁丘老年伯壽躋六襄有  
八季夏辛亥其初度也信之將馳綵輦觴同門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完

諸兄弟謀爲壽使余修酌者之辭今視者多支  
稱豪華榮顯以相飽或遠托神仙家言吐故納  
新餌大還而規久視此其說奚取焉佞而誕乎  
寧質而簡吾獨有概于伯氏父子兄弟之際也  
夫生之辰身之初也反本維初念生我之劬勞  
及其所生與吾所生者齊軌敦賢之不易孝弟  
慈缺一焉于茲辰宜有疚心乃伯氏之奉尊人  
贈中憲公也無纖憾也中憲公倦家政業漸衰

伯氏季也年少慨肩之曰兄爲親讀吾代兄養  
積居逐時權子母利供甘羹修澹色授意迎具  
得中憲公歡故仲兄少司徒公貴所至飲一杯  
水不煩半粒爲奉養需也人情倚父兄權分餘  
潤肥私橐者十九伯氏澹情砥行獨以所銖積  
佐貧士舉火有紛爭一言解公司徒公心推重  
多資商推率相成著清白聲而友于之愛倍篤  
伯氏斯可謂能子能弟矣身雖隱儒賈聞乎竟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完

以子顯蓋諸兄弟嘆信之才超邁淵博而信之  
曰此家大人之歡與信之交抗爽坦素令人鄙  
吝俱消則共嗟重其品而信之曰此家大人之  
範賢哉伯氏義方遠矣吾聞子維九慈維一更  
有出于舜閔之父之所難乃舉觴遙祝曰伯氏  
其加觴乎居父子兄弟之際俯仰無作夢寐俱  
甘方風和景明杖屨輕遠親舊遠故歡笑手孫  
以次進酒歌南山伯氏之樂未央且今使臣

命而軼掌簡書成命則從容家食與古所稱不  
遑將父者異信之行驅四牡攬六轡得以其暇  
修溫靖效萊綵歡是事君事親之日兩長也  
天子旦暮推恩表孝弟篤行之士伯氏德潛而  
逾章載膺寵光以究于大年自茲辰端之矣請  
以此明諸兄弟稱觴之意

外舅斗垣錢翁暨楊孺人六十雙壽敘

丁巳之元外舅斗垣翁周一甲子慶者在門翁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三

以讀禮辭樂懸不作爵倚不飲余從家大人後  
升堂慰藉弗敢陳辭而退已私念之數窮於十  
始於一是六十年者逝波泡影夢覺之餘耳詩  
所謂如日方升如川方至皆取義於始而十二  
干相配午居中翁之祝且在午生德之所始也  
其冬余來官西土明年謀致辭焉會率直指檄  
行部旋有論秀之役束管弗竟又明年爲未子  
取其義福未央婦以母楊孺人六袞告余欣賦

而笑曰有是哉翁家世壽雙壽之慶乎聞太翁  
翁夫婦齊眉合德承日一編驚豔新華泊焉不  
有即當年歌頌之章與鸞魚俱化而雍雍肅肅  
太和在宇其子孫固應百世不忘也往余祝太  
封公神氣容澤淵靜簡貴穆乎先民之遺圖承  
清謙飛觴闌子以九十老人狎小羣而不驚意  
得靜理多焉孔子言仁壽必本諸靜蠅趨鹿走  
露狀于父子兄弟之際以殘削其育命之根即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三

竊息久視直髀形耳若夫體居至靜神妙自狀  
系以居身平以履世此何俟爭消息于寒暑引  
舊扶以長年而元氣不殫涖固與壽合矣方培  
垣公貴乘而附者一呼四靡翁於斯擇便利美  
園宅意無自豪者人情乎乃退守硯田短舍蕭  
然寒士風黃子錢者履滿戶次第洗室以剛矢  
弗苟晚蓋面可乾唾心可告天克肖太封公夫  
婦而全鍾其中和之氣孺人勤敏過太夫人要

其蕩蕩姑奴間以溫惠爲本余每見翁方顏持色手持大白竟夜不倦少長列于坐推梨讓棗翁軟狀以和氣濟之盛德之風可樂詠也退見孺人惟布浣滌選言後發體念兒女姻戚傾筐倒篋乃已情摯而德和也且天以福澤施人如注水狀盈則止欬則覆人自以其量受之嘗居於平而可繼之地青天白日熙熙其下必崩雲激雪之奇耐霞渴虹之麗哉翁三十年老蒲生

齊東野語

卷一

三

壽表姊朱室錢孺人五十敘

論女德者弗貴才或曰德以順爲正才以達爲用易戒攸遂教婦順也或曰巧乃拙奴靜爲福社惟淳龐惇一者其氣厚而脈亦久長是二說者皆近於道而余以爲夫子治外婦治內酒漿麻縷之細具可取才而特不以標表於閭外其夫子而弗自治也綱之紀之婦焉是賴以克保有厥家既才克有家而不專不妬以從無違夫子之訓則又百不一二觀也孺人爲予從姑之予先曾大父戒菴府君痛伯祖任菴公爲若敦氏屬薇垣公以贅壻受產司蒸嘗故孺人于孺家不言外先世閭範所觀倣而稟成者居多光祿君旣任天之教如玉在璞孺人性敏慧一切井井光祿君遊醉鄉而無弛政光祿君席綺麗而內有素風光祿君好客多狎冶而孺人教諸子以正伯仲恂恂文學爲退讓君子夫以女丈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壽

大才兼其時內家顯赫疑可執重相驕而儒人  
曲迎光祿君意日羅綺筵飾寵姬以酣夢四姬  
五庶慈愛如一有鴈鳩之德焉儒人於是乎有  
大過人者諸子鍾母氏之秀日新其志業以發  
皇母氏之德曜余故卜儒人之福未艾也抑易  
有之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解之者曰夫子  
制義故從婦則凶今觀光祿君之家或多煥亂  
其聰明以敗乃公事者道莫若從婦乃吉豈聖

卷十

重

重修白鹿洞書院誌敘

白鹿書院誌李崆峒先生嘗筆削之讀其敘義  
側可觀也今所存者僅學博周君偉所續編而  
壬辰去今又三十年矣余不敏佐理是邦奉學  
使者檄兼理洞事既已簡一時之秀定課程申  
功令謬珍濟心二語以通文章山水之觀其于

學道津梁茫乎未也青胡平一與朱子書云  
文之外別無可相啓發者余于時文猶屬侏儒  
之見而況于道乎已時時沈滌垢腸參尋哲訓  
緡閱舊誌手自抄錄標紫陽之疏札以原始奉  
先正之論說以明教殘碑逸簡頗爲綴緝蕪積  
濫詞僭從刪汰蓋韋絃之佩庶幾不忘而諸生  
請曰舊刻蝕矣願梓之得奉業焉余竊惟書院  
之重也道也而文章山水乘權而通旺夫山水  
以淵靜開心文章以芳華潔性學道之士不作  
殊觀試涵咏斯編反觀自得得有正襟危膝卓然  
示我以高山者乎有流觴浩歌曠然坐我于春  
風者乎有冥心寂照悠然對我于屋漏者乎夫  
敦與時移學隨資化入山思靜友鹿成羣將以  
醫俗息爭則斯編也豈非學道之津梁哉雖狀  
音成空谷不免徑倍終南必有執轡峒先生之  
言爲余罪者

卷十

重

徐大司馬集敘

學士家多博而寡要勞而罔功其執筆功名者率不能歸于道德果兩者相觸耶抑學力之淺也替王新建定亂持危功在社稷當其初羽檄交馳揮應論道論者謂其學問本原得力乃能鎮據解紛出奇制變稱一代偉人今大司馬徐公淵源理學叩微詣極以修身握竅以知止提

蘇詩集卷一

三

帝穆朕有道君子也一撫延緩戰勝多而延緩重再鎮宜大威令肅而宜大重卜虜封貢之役他人枕戈而不得公以坐嘯得之繕性建功一何若斯之合哉諸經義操縱之方具在始末疏中而幾事之密飭備之先蓋三致意焉寓燕錄不云乎步步反本著著知先夫古人之學至于治國平天下不外一知止後世蔽闇于幾先舉皇于小虜往往本末遺置先後倒行緩則姑坐之急則曲迎之落落無可收之局而一幾一

其權總在虜而不在我嘗讀史至宋之元吳未

嘗不廢蕭三嘆今哈密自王襄毅封庵答亭旋不驚耕牧自便者三世矣卜虜嗣封值酋長內變尋復要挾市費增額即五路諸部落各願治兵內援朕一發而不可戰將奈何公熟于邊計深中重發惟是嚴夾情討軍實撫諸部爲聲援彼狎其餌而我峻其防彼主於欺而我主于戰視諸邊狡虜若可拊鑑使桀黠之虜用是奪魄

落落齋遺集

卷十

系

而款乃定當是時素囊之桀黠訖之不動卜石兔乘機覬覦之不動至朝人揚口飛譁旁撓之而亦不動機權在平聲控惟心靜合先天之秘動合先着之宜知止中得力若此究其用即靖海犁庭寧非緒餘哉刺疏草若干寓燕錄榆塞稿陽和語錄隆砂証學共若干卷蓋兵戈槍機泉石逍遙莫非止修之地莫非証止之時學者究其言得其心始知理學事功初無二諦而我

明偉人至公直割新建之席也不佞叨承教緒復忝蒞公鄉得請縑卒業而不能已于言敬拜手爲之敘

### 學政合篇敘

先儒言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今之士何所謂學憑三寸之管竊數幅之膏秀才面孔纔脫於胎而裝裝進賢民社在手未知學違問政乎情舊所觸情爲政左右所移耳爲政

落落齋遺集

卷一

豪有力所噬勢爲政甚者貪淫所中金爲政也責三嫁之婦以閭訓問登場之盜以士心嗟乎已晚則吾願以其政學而可語曰學書紙費學醫人費夫使人費而知學惕惕焉思其衆味之甘苦辛酸溫平補尅以迎人肺肝胃腎寒熱通攻之變則指下厭靈心關刺合肅醫可以証聖不致終于鹵莽而殺人此亦以政學之說也學政政學吾烏知其分與合乎哉廣昌黃君澤于

學者也其曰精思是格姑息非仁余即未知學而居是官以是學華生筆苑極于三思夫思到而識虛識虛而力定力定而姑息之根乃斬斯亦學力淺深之候矣讀黃君言以自省焉并告今之從政者

### 禮記集解後敘

李子曰禮難言矣兩戴後馬鄭王孔賈諸儒人自爲解亦既割玄析微而盡一不具我國初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卑

較士獨禮經宗旨註疏永樂中始取陳氏集說布之學官便章句耳以醇粹之論發經義之精集說所長以正大之情破經言之滯集說所短于是言禮者率本集說或別出一家言醇疵居半義意在顯晦間則禮難言哉乃若錯綜參伍備古註之大全博攷簡收訂今言之悠謬未有如乘虬顧先生之斯編者也蓋先生二十年苦心凡三易稿始克纂定往予受教先生先生言

學禮者習其數通其意而已今若衆稽不核師  
心倖古傳會太煩泥註晦經不可以明禮故先  
生于斯編融會經文詳攷典禮求合乎作者之  
意而竟其指歸務撮大諸說之精而刪其蕪穢  
無拘集說見無反集說見支離一洗開卷明如  
得斯編也禮其有畫一解乎雖狀集說之傳不  
在集說也入元不仕陳氏已足不朽先生之傳  
要亦不在集解也其爲人也孝弟先生亦自足  
落落齊遺集卷一 聖

忠義經序

神之忠義隱日月威靈攝入天蓋不待經而尊  
亦不待家諭戶誦而教始行也洗心明眼神若  
臨之夢魂暗壁神若提之敬佛手墨歸木魚鈴  
磬幾遍天下而誦神之經者蠶桑非經之不傳

而神之教無所事經也神之言曰日在天之上  
心在人之內昭昭乎天之雷霆而聖人之木鐸  
不謂之十字經乎神故有籤詞而類以江來籤  
策之應若桴鼓益信夫神之靈無所不可雖狀  
傳施此經家諭戶誦其于感發忠義銷落陰邪  
功必有倍于災祥禍福之祈求者雖以羽翼六  
經可也某之先尊人某虔于事神嘗刻神籤詩  
茲復謀刻經以行世而所得廣本說神媚功此  
落落齊遺集卷十 聖

蓮社高賢傳小引

蓮公蓮社意不在蓮蓋蓮蓋凡種之以求入社  
此念已落色香切中矣試問白蓮花片片欲墮  
時靈運淨業安在蓮公處之自是明眼雖狀人  
相我相是非相內外相種種分別無有是處



引橫眉起去乃第一正法眼如遠公一等也袁  
公九際寤想崇風披尋逸韵枚鏘是編開百十  
六人生面爲導道人津梁正使鳴泉白石月曉  
風清讀其傳想其人蓮花片片在我指端腹腹  
幽香在我鼻觀又何必棲空林之榻隔塵中之  
影哉解者正作橫眉起可也

郭澤博牟友賢辭敘

詩三百篇萃我奇志嘗樟典歌洋洋乎備雅乃

落落齋遺集

卷十

題

者舞衣曉舞箕豆漸際天性之傷古今同慨廣  
俊郭君達孝友之端而沐浴乎其教惻惻篤行  
精神先生成稱之懿德所粹結爲詩歌辭辭款  
我君今佐歸國南明倫爲職夫有難之不如舞  
教也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諸子矜錫其詩以興  
以觀試撰議于明倫之堂問誰爲吾師乎而漢  
狀者蓋爲君之弟子矣雖三百之多奚以爲因  
其乞言書此示之

甘棠集小引

郡昌號難治同寅王公視篆數月民設象祠之  
比于甘棠或者驚公速化而予曰不狀苦則樂  
甘則茹焉人情乎往治都者用其法以取法用  
其器以取賤用其梗以飛武健吏實務爲怨數  
千民何尤公乃臥而治之獄市不擾剝肉之痛  
無聞夫憔悴之後易德耳覆之以爲例則獨之  
者立見愚殘之以如屠則字之者倍可喜且不  
落落齋遺集

卷十

題

殺之心可乎禽獸不欲不取夷狄盜賊化焉而  
況子沐浴聲教之民乎公之速化者德也時也  
公雄才傑氣深智識微生平卓犖政績此區區  
者亦奚足云嗟乎公今隱矣予所以沉吟反覆  
于是篇者蓋將爲後之治郡昌者告而惜公爲  
導師也

顧文叔詠物詩叙

作詩者寓景易而詠物難景多千變之容當在

意言夢想之別物有一成之質須在色聲香味之中故寫景者毋病於刻虛詠物者每窮于理實嚴滄浪于詩有別才別趣而非讀書明理則無以極其至斯篤論也古詩詠物三百篇最東坡云詩有體物之工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此物殆不可以當此少陵諸詩善於借景寫物因物寓景如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可謂妙極其趣至靜字微理尤爲出野鷗心機之妙彼以認

香齋遺集

卷十

壘

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賦紅梅者與三家村語何異乃知賦物如寫炤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不在使事配形也文叔先生高才積學敦尚風雅其詩諸體俱備而尤于咏物爲工落花之什三十衆彙之什六十著體物而不爲物所窮善使事而不爲事所使落英繽紛麗情合映即不敢云上軼少陵其于方駕宋元有餘矣先生伯子虞工聲噪莪苑予李弟師之予故得交虞工而

因得發先生帳中之秘齋頭傾藥把盡夜哦以先生百篇僂予斗酒醉幾不能成步予未知詩而篤嗜如此者庶幾見先生之詩可以興可以羣可以多識如此也

爾承兄落花詩引

爾知名花千古惜淡詩人情癡往往寄想朕未有如近代之效顰續貂誇多不已者予每愛唐人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之句妙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壘

予翻案見奇詠白蓮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則傳神于語言之外胎骨俱備矣由此二詩尋味風旨亦何須拈香拾翠綴古事以媚花妖泣斷紅而羞殘粉乎予兄爾承詩旨清和往從白下名人唱酬篇什甚富茲刻特其一班要不屑襲人唾餘而熱然自吐猶墨間具有色氣落花有靈應從夢中獻笑矣

家譜跋

家侍御本先大父母之教慷慨急難惻隱好施  
三黨中有一人未暨者輒嗷嗷于懷必覲一端  
割膚予之使心醉而後已吾宗人多貧歲時繼  
衆咸有嘗額娶者嫁者居者葬者育其孤者廩  
其生而贍其身後之妾者至有悖德不較哀其  
貧而復收之者稅畝所入半歸子錢家都從生  
計節縮中毚勉周急尤每嗷嗷于懷曰吾心有  
餘而力不足終當割產儲糈計口而日給之亦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四

毋負標其虛名反以德賈怨蓋吾父之收族之  
誼見諸行事譜固在方寸間久矣適伯父近復  
公績舊譜而新之起百年之墜緒厥功偉焉朕  
彷彿先進遺格提綱類書其于圖式文志闕如  
也家故藏有文徵錄前人典刑如龜如鑑亦多  
所散軼吾父慨朕以爲已任曰俗惟尚古譜不  
嫌今刊圖以便觀錄文以垂教使祖宗之澤一  
新後人之典有托其在茲乎凡若干卷歷三年

乃成斯吾父承先啓後博覽蓄德之大端也躬  
行而後文之有先于譜者在故小子附著之末  
簡

### 恭暖先大母行略

傷哉吾父之思先大母也往遭多難先大父危  
頃于外大母拮据于內垂三十年難平而大母  
已矣蓋吾父持家政得歡侍大父者尚十五年  
惟大母僅中壽吾父弱冠稱哀子無一日救水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四

歡此吾父悲痛之情所以倍深也居恆未嘗不  
言言未嘗不泣而吾父子兄弟率相對沾襟不  
樂而縱嗟嗟傷哉不肖即未嘗逮事大母顧朝  
夕領嚴訓覺遺容宛朕懿徽如在一切艱辛勞  
瘁之狀不啻目擊而心傷焉念風木之恨無窮  
金石之傳不朽死者以文重文尤以人重先大  
父誌墓之石庶幾文存其實而先大母舊誌所  
謂借辭顯者不特其人非其文亦僞也故吾父

每爲永恨伏惟當世立言君子名懸霄漢筆靈春秋敢乞一字之褒以增九鼎之重生死載德其何敢忘愚父子曷勝激切懇禱之至

寶持閣閣業敘

丁巳深秋將之官匡廬下謁懋稱師而行會師門問業刺成是當有言蓋某之問業於師者五易歲半在荒園半在毘陵師之在毘陵也弟子日益進乃施絳於鐘寺之梧閣戶外屢滿師命

某與對壘而甲乙之片言之雅必標斐字之俗

亭

必斥一時從游者始知文章先雅俗之辨而集中諸子尤師所奇而某所畏者也師居恒筆不欲落一俗字口不欲道一俗語耳不欲納一俗談某步趨唯謹至今亦乞得一山郡以求免滿俗吏即年來奔走長安道中面孔盡沒而一披此集覺鐘聲度月梧葉嘯風景色依狀雅人添致正復不減坡公云大雅之不作久矣好之而

欲學者無其師知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如吾師之與某及諸子者其真可以相視面笑也未

程墨觀序

文章山水之觀一也柳子厚紀遊約之曰曠如與如夫與與曠于文章爲孤詣逸才者以視其廊落空清之致而沉悟者以寫其幽鬱凌峭之思是故風雨集而蛟龍游肺肝鏤而鬼神出也記其所至殆風雅之變乎風雅正變不同要以

落齋遺集

卷一

亭

本之性情不可得面貌也作者曠以開境奧以藏精和之以神悠之以韵先輩風雅庶其在茲風之晚也粗服亂頭曠而野牛鬼蛇神奧而陰下者剃膚拾唾土鼓象人即龍面遇乎又何觀焉余四年郡齋有閑一極遙對五老雲霞明滅雪月吐映風風雨雨搖盪曉暮憑欄飛眺若拱若揖揮手招之翩然來翔鬚眉可親心肺入鑒所謂曠與與當若在狂席之下子厚云意有所

極夢亦同編，正難舉以告人。昨歲還自粵，關  
將集矣。風雨寥廓，兀坐閣中，稍竊簿書之暇，縱  
觀十五闌之風，心口津津，手眼互送，時有蒼  
暮色自遠而至，凝于楮墨縹緲之間，既未得  
律歌詩以答五老，則就諸墨取其壯麗奇偉者，  
當宵天削出金芙蓉之章，取其蕭靜森孤者，當  
霜雪顏常靜雲烟欲變魂之章，取其空遠疏宕  
者，當手懸石鏡，炤天門之章，取其妍媚媚仙者，

如蘭精敘

當影落明湖青黛光之章，若乃紅艷綠肥，鶯青  
嫩白，買客撥簫以擣，麗富兒溷，潛以濃蕤，絕奏  
一篇而五老已歸隱，風怒忽焉，遠矣，吾不敢觀  
之。

之吾以眼迎之，濃淡異態，憎喜異情，而憑尺幅  
以盡其變，而鬚眉意色恍然，如或見之者，何也  
迫而相遭者，意微而相感者，神塵塵相授而不  
失其本，即凡情世諦，尤將遇之，驪黃之外，況其  
秀逸絕羣者乎？吾自西來，匡雲封署，文心久已  
冷寂，兩眼蒙蒙焉，車塵簿牒，豈復能相士而緇  
衣之好，則豈有異也？每情夢之餘，平旦之氣，披  
髮擁卷，晤對諸君子，尺幅開心，揣其丰姿骨節，  
無弗映合者。張君更從敗墨中，忽焉相感，開卷  
如故，噫，獨文章之知乎哉？是編得失互存，率落  
落毋碌碌，扶微剔瑕于他山之攻，或有取焉。張  
泰生年兄聯席易評于諸君，有同好者也。試以

斯言質之

白鹿校藝敘

春之仲，不佞從太府廣陵袁公，後修祀事于鹿  
洞，入廟肅狀諸士咸集，公爲指引，機服言法，而

旨已散步亭阜山環水蔭碧潤橫出其前襟洞  
濺激中石面字痕隱隱可數悉紫陽手劃也不  
佞顧諸士言曰斯地也夫非紫陽遺澤歟當年  
盤桓石足指點眼前百世之下恍然見之區區  
設像陳尸曷有生氣哉且文章心生耳何平何  
奇何新何故文士縱不能虛此枯毫逼傳聖諦  
雲以寸心所際靈光映發必有一種好光景思  
沉息轉脉動機行直可噓氣成雲點晴飛玄故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墓

思無所不入則生氣流楮墨間生氣動而聖諦  
不遠坡公所云得其意思所在面已若夫才情  
各出纖華素質古色幽芳水到渠成初無定局  
諸士方棲息斯洞剝落凡趣掃淨塵容飛觀手  
鹿眠之亭放歌千迴瀾之石文韵文心自覺生  
生不已苟其無所得于此也未抽心鑑之靈先  
摹紙幅之影旁拾已殘之膏唾塗成自己之面  
目則象人無情土鼓不韵而供給應付之語處

思奄奄見者反走矣蓋不佞爲諸士告者如此  
是編也礪石舒先生宏而綱之公實精而衡之  
公先闢榛藪迎舒先生居兩月洞士彬彬先生  
以憂公公親督課月六試之手持繩墨申之令  
曰文必闡義義必會其闢運斤一斲巾微無玄  
得未曾有爲諸士鵠公造士苦心乃甚于士之  
自造願力宏深多士蒸變黝勝生氣存公辦寸  
矣不佞向受命校閱甘苦備陳津飲吐狀所  
落落齋遺集 卷十

文境矣

白鹿文茸序

予於此道猶有苦心嘗味方旨適遇知已草草  
棄去意猶念之津津於舌也星渚斗大郡湖山  
酒莽魚鳥傳書車得以其暇宿香爐五老之  
間衡齋清嘯山雲飛席湖風入衣厨不供辭讓

門不窺臭腐手眼心肺宛狀如昨蓋十年來玄  
味道味吏味積此矣廣陵袁公心期素合文璧  
淵深造士熱腸謬推予主鹿洞大巫拱手小巫  
登壇遠近諸弟子英英斐斐如白鹿之在羣予  
乃食以芹蒿不使舌腥時其啾啾不使驚吼天  
鹿人知其野也長林豐艸彼適其適而以人而  
機心駭之詎知鹿不謂人野乎諸子之文近于  
鹿予入焉不驚至于今其清可掇其韵可歌其

落海齋遺集

卷十

袁

采可擬袁公曰有是哉李子之範乎嘻其肖予  
謝唯唯否否文心名遇士所自有予何足肖而  
固與諸士約各以清心聽水觀山毋以穢腸竊  
羹拾唾此亦學道之根而立名之坻也公曰善  
遂取其文燒燭刪剔取裁于公得百餘篇公題  
曰文茸以行

廣東禮記房同門墨卷序

吾之與七子遇也其所可告語者既入綴數言

言人人殊也此而同之何居曰濃淡不一致一  
澗千理奇正不一情一軌于澆淺深甘苦不一  
境一本于天機之清妙若是者將無同雖狀其  
可得而言者非其至者也吾竭十五日夜之心  
以遇七子于語言文字之外燈清月白饑渴夢  
想無往非是而此一段光景正在吾喉舌吐茹  
之間微乎微乎譬諸相人者觀其人之嘆喜錯  
動止通變至于機忘息轉不自知神之所際

落海齋遺集

卷十

袁

庶幾一與其人之天遇而後有以握其契也故  
曰文神物也七子英年秀質朱子髮甫燥各淵  
著有深鑒晤對數四道義之雅津津動入夫交  
取淡品取素文取真惟清心也可以無所不入  
不坤不亂七子三日夜之心則吾十五日夜之  
心也清之至也故同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  
蘭七子無忘其所爲同者哉

余未之稿敘

文有情也才也境也三者相生相引而莫知其  
端夫含毫濡墨紙上之靈光豈義選言局中之  
勝子要以才有人鬼境有平奇而情不至絕不  
可語于文是故情生才者也而境者才之所造  
余子未之之文深于情其題也一若以天桃  
之淑女與懷一若以蕙蘭之伊人注想一若孤  
感于離騷之幽怨一若神往于梧鳳之癡歌而  
歌舞焉而辭行焉而刺斷焉塵脂弗以染其骨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五

凡響弗以腐其飭讀者舌與之化無典之親而  
不知其一往深情藏于色香聲味之外至于斯  
也余謬主白鹿之會每與未之情長松招五老  
步月東園流瓦石中時有意撥指畫筆點口  
披者其于才與境纖正在熟之關不無他山之  
助雖狀情之所至非天非人余且欲退就北面  
矣猶憶戊午觀風試直指沁水張公每對予筆  
節未之推爲西江冠未之知已之感倘亦于公

之孤忠勁節有勃狀而興者乎夫情之正者  
于忠華文奚足云未之勉之矣

瞿元亮稿序

論文者至深淺中程濃淡合度而止或曰毋淺  
而濃捷得焉已矣矯之者曰率淡若遠山毋濃  
如剪絲牽深而吸髓毋淺而隔膚此其說名宿  
之所藏凡眼之所昧于是聰秀之士率借淺淡  
之致攝深濃之色售不售者半其于捷得之徑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五

弗勝也往予從吳瞿禔先生遊晉陵于晉陵讀  
社中讀元亮文淺深濃淡各極其致神機法脈  
無弗合者私爲品之遠山映日紺綠初泮其容  
也吸髓抽精深入顯出其思也法宜達年乙丙  
之歲予幸兩附籍焉長安中塵飛車覆之禍杯  
酒過從徹散盟心雖特甚會元亮刻猶成膠以  
屬予故夫得心應手之妙作者自知之而或不  
能自道其所以狀矧向凡眼索解乎無已則



向所私擬之言歸之世有添眼當和費于淺陋  
濃淡之外予一家之言固未可據也

梁兆璠稿序

蘇長公有言才滿于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  
少者非才也氣也蓋余嘗試之于文章或意至  
矣而筆不至或筆至矣而意反若未至裕格不  
行規規若失此無他氣不足故也泉源湧沸萬  
物怒生虎嘯而風龍行而雲文章以氣為主頃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三

余來都下友人繆太貞久先至止旅邸不遐往  
相勞苦則風騷病頓之中輒擊節兆璠之高誼  
藥餌問遺趾錯于門傾蓋之交情深如是夫非  
氣有相感者乎太貞曰此耽僻人卓犖志功名  
因出其釋褐后賓武子一義鳴心寄志之語有  
云我而任其易誰當任其難余讀而壯之已得  
望兄獨字英英湛湛其制義之全雖未卒業而  
想見其排空湧雪之奇擊劍叩壺之致則一

水具大海味矣豈有至有不至者哉古人興歌  
伐木比心蘭與深情一往無非文章兆璠方且  
營精以搜剗海忠介集尚友桂香高視天下其  
卓朕之氣何如也太貞固要予一言遠識之如  
此

靜遠山房稿敘

才須學也學須靜也余門人嶺南朱子漸家園  
結屋數椽肄業余頗以靜遠山房寄請曰蓮王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三

父中故有城東書舍聞少淵游公書題明志  
夫澹泊寧靜南陽格言也小子不敏庸以佩訓  
承先其數失墜因有近狀取讀之見其一畧灝  
氣可以鞭叱風霆籠罩宇宙以是信子潔之果  
能靜也信靜非岑寂謂也夫愛其心以謝其擾  
稿者然後可以其心納於彌滿者氏不云乎玄之  
又玄衆妙之門朕則焉乎衆妙泊玄棲于玄可  
孕衆靜爲玄因遠爲衆府宜乎子淵之服膺

言也勉矣哉李誦仙詩云始聞鍊氣餐金液又  
道朝天赴玉京余以此廣靜遠之旨又云靈心  
圓映三江月彩筆疊成五色文余以此品靜遠  
山房之號一靜也出處政學膏賴之豈直爲才  
士肄業銘座右也

萬畱山房近菴序

文章之大母曰怒曰喜二者而已才人歛願巨  
魄意高調苦乘文之險潰文之毒而鼓天下之

落落齋遺集

卷一

三

動其氣未有不怒者以此爆蟄發臍攘大科而  
稱絕席之雄不少狀使三年未鳴六翮小挫趾  
滅而月寒神枯而香香形似有餘而風雅不足  
目幡狀自念其前覆矣而懲輟藥之禍者急以  
喜救之切脉則筆有深姿選詞則思有定檢曲  
終奏雅言外暑情不叛不孤必隱必秀臂之色  
喜者其意平其聲靜而其溢而爲言也自無游  
雷之烈畫桂之辛李贊皇所謂文之爲物靈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奎

恍惚而來蓋得之于書者居多而要其時必無  
復有寫烟窮豆儀毫失墻之事飲羽者往往怒  
乏于此而百不失一也故士以才爲命以怒爲  
才而以喜爲用怒用才之本今之善用怒者或  
寡矣楚惟世兄久侍吾師幕府策馬榆關望小  
校之餘氛觀大人之麾葆酸風赤汗往來孤寄  
宜其氣多怒及讀近義廉銘必裁毫墻必謹趣  
必炙舌理必絕思確乎不爲鶴雞鍾牛以下諸  
匠手法律而其韵流鋒發又不肯以五都之市  
讓今之爲食鮮吐秀者殆所謂以喜用怒者非  
耶年來遠事或以怒憤或以喜潰吾師以方召  
行邊三年于茲鶉懷棠林兔忙迷穴聞謀廟  
算搏一掌于九拂之外王庭之空可旦夕計而  
沉雄淵渺神明之用莫窺其際蓋孔明之忠誠  
釋圭之膽似師所得力此居大端楚惟朝交神  
授而發之爲文章故膽張而熙悅至此也雖

退陰符之藏握堅忍之力午以燔爨發  
霆而上之荀龍國濟濟哉吾必以楚惟爲  
之最怒者

金任夫飛草敘

往予爲文好作自憊蓋繇才具不饒所翻閱時  
刻忽忽善忘正如貧兒挑菜煮水作苦自甘大  
家鼎鑪鮮濃都無緣入供每則一讀觀者訝其  
寂寂而予心血特費思退則還其言幾行則務  
落落野遺集卷一

室

其法長午繼燭率不了一二義霍林先生有言  
凡情之往竭于思聖意之來迎于思庶幾服膺  
此語近爲匡士廣之曰思者文之種也種活則  
生氣流楮墨間生氣流而聖諦不遠坡公所云  
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今才士跳浪闢擊呼盧狂  
舞其受病乃與俗士等夫生氣云者活此真種  
可以謝喧入寂其息深深可以天動神行其氣  
洩洩譬如山根靈而雲飛木液深而花秀詎

累石爲峰綴葉以綵同凡脾之塵飽哉善乎君  
友阮集之之序金任夫稿也題之曰飛旨以靈  
活三復斯言實爲印可任夫思不讓予而才乃  
大過予即白戰不持寸鐵而刀斧劍戟在其掌  
上即素供不著纖膩而色香鹽味在我舌端非  
任夫不證此訣非集之不識此實予時誦之以  
對匡君不知何物可舉似直以風雨雲月早暮  
陰晴之變愧不能一語以對匡君者持此爲眺

卷十

奇

咏之勝自今五老峰頭又何煩索謝眺詩也

伯兄近稿序

予兄弟十餘年共事此道不相師也而好相提  
兄文以深微爲宗絲絲相續筆曲徑幽予心賞  
之顧每援筆判之曰是半含半吐者不可一言  
了之乎兄曰是也朕吾自了吾心則就予疏肯  
朗節中取一二輕微點染之語指爲文苑予輒  
亦自喜而心弗盡謂朕已從吳櫓辭先生遊

以脉引以機繩以法予兄弟始知所歸宿枯思  
禿頰底幾一字一句之合也猶憶假館鐘寺麥  
飯乾魚羹烟遇几兩人伊唔其中僧靜鍾沉簫  
瑟桐吹夢覺互答握管凝思予袖手結腸幾欲  
淚落而兄至艱想時往往怒裂數紙嗟乎予兄  
弟之於此道苦矣今予僕僕山城悵狀懷想不  
知獨吟之緒是若是甘近者函來數義讀之欣  
然而笑有是哉一言而了數言而亦了義與題

相迎心與手相肖機行脉會而法乃止焉竟弗  
知所欲繩者有何字何句也塵劫惱心無復能  
尋味妙旨商量別緒聊爾書此助金蕉披下一  
帆風耳

### 竹居記言自序

經義寂寥久矣支說所沿作者翹視依附而不  
能自開其心故旨則樹之難帶亦剽其宿違問  
本義哉予幼時執經于顧乘虬先生先生謝太

註脚依空傳解每課一題率告以直仲所懷予  
亦微有領入愧凡資短晷斷墨無多未了學人  
之事詎謂草草以一經先人也買入索牘不復  
自辨好醜浪擲以去適于刑書之暇檢次前刻  
結習相煎舉筆有喜稍稍簡剔敗思剝落陳羣  
刪竄者半之雖骨體如昨而衫履故別矣觀者  
舍其文姑取其心焉已未夏書于區城之友五  
軒

### 雜文

#### 記夢

已未之冬望前一夕以課士宿鹿洞步于林阜  
雲月濛濛不盡幽賞之懷檢次游名山記奇巒  
異壑此心飄然葛山之上矣抱寒衾理孤寢乃  
夢登天池策烟幽閣了非人境汗浸游履忽陟  
一巔問其名曰石雲也一峰掣水石齒攢峭森  
如奇鬼搏人倚峰而坐僧龕甚幽水光入簾

遙心目捲簾窺之。水石相涵，神光四映。峰上下都作寶色，驚喜讚嘆。語家伯子曰：「是琥珀峰也。」却亦不知伯子何自入山，遂共尋勝跡，相與問途。若有若無，非近非遠，忽又入一精舍，激水飛泉如珠如雪，風鼓室搖，寒不可立。其後有峰崔嵬嶮巇，亘天際，逶迤而下，乃爲石掌。掌作蓮花片片參錯，湧出室四面，皆狀環掌。有泉淵泓亭乳蜿蜒如壁，淨微可鑒。泉外圓峰曲折高下如

去來亦近集

卷一

三

笮之編竹如筆架之齊尖如翠屏之映彩。山僧爲予言：此石門也。其西北隅一石壁有方竇，聳身入焉，乞得大士淨水一甌，入乎覆地，掬取餘滴入口，都不辨何香味。顧視石巖下，臨無際有雕欄環接梯之以行，柔脆欲斷，予心怖甚。伯子驚墮矣。若大士挈之得免，攀延數百丈而下，則懸崖絕磴，烟雲飛泉都失所在。見家大人端坐一室，驚告其故曰：「女夢耶？予恍惚未答，潘毫猶

翰若將吟詩，忽焉驚寤，枕畔松風依稀夢境也。

奏考辭賀文

某生平最不喜人頌說其錫之自上也，將以攷功罪，我避名也。乎哉其懷之自下也，將以信是非毋速徇焉可矣。若察長以規吾過，賢士大夫牖吾愚而共事之，情邑君與庠之師弟子以佐吾不逮，尤毋取於頌說爲也。憶初第時，書生怯膽，世故驚心，慚讀律之說，音危攝刀之傷，指意落落，齋遺集

卷十

亥

乞一毡，徐商仕學家大人呵之曰：「而祖父世茲青衫窮而自首孺子，乃倖坐獲薦，學居人後名在人先。」天子與爾進賢冠，豈使汝優游寮宿安致厚實乎？一命之士可以澤人，今往司選，毋弱毋殘，羣物惟和，守已惟寒。三年者，天子又將以恩綸報而父若母何負於汝而居逸避勞利已而後親其拜受敷兢兢以來而今幸托同堂之左，提右挈邦士大夫及共事諸君子之以

易以警得有以成家大人之命也報國多慙  
對民多作蕭狀獲食酬德無資而又敢辱煩說  
益其媿乎華言綺辯蒙面非情錦質縹章素  
囊不酌知我愛我在末路之交維却之却之敢  
前言之是矢

### 護生園疏

佛家以貪嗔癡爲三病如我所說亦是三大因  
緣何以故諸佛菩薩見身說法貪可化慳嗔可  
落落邪道集卷一

第一

記

立憐癡可以掃落一切聰明意見而世間諸比  
丘乃至墮入三病以鉢施爲壘斷以祇園爲糞  
囊爭攘占割如田舍翁之謀子孫者悲夫顧山  
觀音寺其來舊矣上方之後山周遭若干步樵  
牧不禁松杉遂凋荒草遂離風日直下令過而  
問之具知山民以爲外府僧徒坐視棄有護者  
利不博歟責不專歟力不敵歟往余聞長老言  
寺向爲有力者殿而墓今墓在殿後數武有孫

披緇以辦糴粟余因嘆佛力之大而豪有力之  
營穴觀福者拙也若因其固狀築垣爲界使竹  
樹森蔭鳴禽高翔繒繳之施望而却步詎非一  
因緣大事乎寺故奉聞神爲護法側居東廡廟  
貌不度家倚御方構樓三楹以供神而垣高以  
伺長以百丈其費既奢僧典慈悲狀矢志將畢  
力而公之田護生園余故爲一言以告諸四方  
大慈悲者雖狀藩籬一設畛域遂分是教之貪  
落落邪道集卷十

第十

年

癡癡者余罪也夫

### 楊舍東城茶亭後閣記

經言施者一塵一縷皆得作佛何以故如一滴  
水具大海味是一念緣了無量法非愛非懼不  
忍故捨此不忍心佛說慈悲斷絕一切人相我  
相及多寡相即心即佛無法可說一縷所引絲  
絲皆續一燈皆紅光明圓滿如來衆生等如是  
觀有何差別我聞楊舍有一居士名曰某某

此善緣構亭浚井普濟渴者願廣力做諸大檀

越歡喜布捨爰建斯閣田若干畝有僧是主凡  
此閣中瓦石木屑杯水微塵聚眾慈心普法  
兩伸餘張子具爲予言向此居士隣屠肆間寬  
號文作合掌拜語威度是人悲悔念轉刀  
落而此居士勤閑事母母食斯食母喜亦喜依  
依母窈窕宛孺子以供母餘廣作佛事予時聞  
之贊嘆希有人之無良忍於其親何有他人滅

落落齋遺集

卷十

李

離父母非佛宗旨惟此居士舍赤子心發慈闕  
性俾鼓刀手立地成佛俾行道入望樓止渴嗟  
夫斯地斯民或愚或黠窮一忍心鼓刀以屠戕  
禽獸生乃至結習鼓筆如刀吸生民血橋骨易  
子供彼吞殘是可忍也其孰能說嘻願力無盡  
冰煖自知法因隨喜業根斯斷請登斯閣側朕  
與思瞿朕削指則此施者是眞導師仲餘愴朕  
曰請以吾子之言告也

乞言小引

新歲庚申則家大人五十初壽也壽於五居百  
歲之中家大人精完神壯纔如強仕之年朝夕  
課子治垣身親拮据如貧家之故小子寒吏矢  
西江一杯水則問衣問餉航米航書歲不絕于  
往來一惟家大人耕貸所出如兒之在襁褓而  
帝機號寒于膝下之初也又安所取高堂養老  
之義以云慶乎願自念之元日之弗拜於堂者

落落齋遺集

卷十

李

兩年於此今壽且五之元羈三千里外綵舞之  
無從庶幾乞名公大人一言爲寵而亦弗敢違  
布其私以違家大人母近名母徇私之教則謹  
近告之於知己之前家大人之篤于孝也幼鍾  
大母陶濡人之愛弱冠而大母殞于辛勤抑鬱  
之交旦語之且泣暮語之暮泣酒酣淚落匣于  
斯屢折痛心恒于斯則構思三十年低徊嗟  
涕其下願招明擊鮮色養大父者不敢以隱痛

傷大父心也且富而好義世或有之若未舉飾  
雨沐焦心勞思時待子錢家以舉火而勉強支  
持慷慨施予問從伯祖之貧而賢者計日廩之  
問伯叔兄弟歲時額餽之問親戚之衰落者構  
椽以居之不能婚嫁捐金以代了之至先世強  
隣今爲覆卵里黨甘心焉乃獨棄怨周急肉其  
瘠而生全之其他閭里友朋觴酒豆肉之爭兄  
弟骨肉之際一言解紛數金捐助者不勝書也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五

獨生平意氣抗直不能低語媚人狀屈意於貧  
賤唾面可乾激厲於富貴惡聲必反以故弱者  
親而強者畏貴黨每爲斂手而卑丁不苦勢挫  
東南糧役中人傾家富室流徙貴則例免小子  
幸博一第家大人弗忍累里人也出面請役如  
故蓋篤於風義又如此課某兄弟嚴且勤百里  
延師率質衣以供脩脯朝吟夜語流涕責督及  
小子來官茲土諄諄以手不持錢爲訓且曰家

中舊遺薄田可償省他家膏衣坐食之費以支  
門戶官下之需汝勿念也家大人之超越恒情  
又何如哉家居蕭靜隨緣自娛大率園遊酒亭  
列楹繕室斯三十年以之而今亦不過爾爾從  
前概可睹焉小子未敢煩言縷指姑陳其槩爾  
采擇焉

天啓四年水災請收折揭

揭爲水災甚重民力不支伏乞當事通融酌處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五

以完公課以救子黎事三吳財賦甲於東南累  
年加派民不堪命近復不幸罹此洪水情迫勢  
危種種見於縉紳父老之疏揭頃巡撫周公祖  
再疏奏聞業徵 聖恩行勘矣某等何庸更贅  
惟是救荒之策不出蠲賑兩端區區勸助于民  
間終是醫瘡而剝肉當此三空四盡庚癸頻呼  
請帑既力竭于籲天留稅又勢窮于仰屋即求  
如嘉靖七年及萬曆十七年一切蠲免之例



難幾幸于矜提肘見之時求所以救此嗷嗷平  
其洶洶下可以寬民而上亦無損國儲者惟有  
三十六年漕糧改折俾徵五分之例爲兩便之  
術耳竊聞當事者憂國後民尚憂憂乎難之嗟  
乎天雨地沉有目共見呼夫泣地有耳共聞且  
某等同爲臣子身處漏舟顧私鄉井而忘國恤  
義豈敢出哉輟不敢望而議獨獨不敢言而議  
折折之不得不行者非情也勢也無田米從何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五

出無米糧從何辦官不能令而嚴刑以督必將  
重殘乎民而民病民不能應而遭賊以逃必將  
重懲乎官而官亦病其究官與民交病而漕終  
必不如額也則何如折之便且不折則必議糧  
矣糧有糴之本縣官無點金之術勢必倍徵于  
民矣糴子遺能復堪此乎則何如折之便糴必  
有糴之人縣官無分身之法將食報商人則商  
人必逃將食報富戶則富戶已盡倘委任佐

而佐貳學爲商賈未必能逐什一以無虧糴本  
害仍在民也則何如折之便糴必有糴之地糴  
中大體越亦皆饑將取粟于豫章荆楚之遠乎  
往返數千里不獨風濤險阻恐踏不測且候漕  
期矣則何如折之便糴必有糴之舟江南輕舫  
入江則覆防汛沙船與盜相持而回空之軍船  
必不肯迂道江湖以候糴狀則船隻何從打造  
篙工舵師何從餉募哉則何如折之便况乎今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五

年之兌已入初秋明歲回空又將踰夏欲正冬  
間開兌之漕規轉眼是五年冬糧之新運是折  
亦歷一年不折亦歷一年也則何如折之便凡  
此數端皆明白易見非有飾說所謂無未之炊  
即巧婦束乎者某等用是不憚從士民之後再  
伸前請非不知太倉空虛國儲爲重而救焚拯  
溺事勢使狀否則繪鄭俠之圖者方痛哭以叩  
關握桑孔之籌者尚按額而責賦數百萬

待哺之衆救死不贍窮極變生必至挺而逾險  
患且有不止脫巾者也至於蠲賑無論多寡涓  
滴亦屬聖恩主張是在政府災傷無論輕重  
纖毫難欺官府勘實是在巡方又無俟某等之  
喋喋矣統惟當事俯賜裁察亟酌通變之方爲  
救災之務還就寬民之術爲裕國之謀災黎幸  
甚重地幸甚謹揭

又代在籍鄉紳公揭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五

揭爲三吳水患異嘗嘗郡困窮已極懇乞特賜  
題請大開蠲賑以救遺黎以杜隱亂事竊惟四  
郡之在東南澤國也其稔則貢府也其稔則竿  
藪也而嘗郡之在四郡中土最瘠薄斥鹵曉礪  
居半樂歲所入畝不一鍾人鮮蓄藏瓶壘易罄  
其在今日則尤皮毛已盡之秋也其地西界吳  
興東偪吳淞一葦可達荏苒每多嘯聚昨歲新  
孽甫除餘氛易煽又沟沟喜亂之時也不幸商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六

幸爲鼎自四月以至六月大雨傾注窮晝歷夜  
不休武無宜環太湖爲壤江靖介在江潯金陵  
東注之水俱繇湖以達江海潮溢不能受故平  
土化而爲沼室廬傾圮丘隴漂流風帆掛于簷  
端炊釜懸于樹杪麥未收而已腐狹欲掉而平  
沉較之萬曆三十六年水勢更高二尺淫潦復  
入三秋嗟此遺黎電覺之與居而魚鱉之與處  
蓋亦鄰國之所不能繪而買淚之所不忍揮也  
即地方公祖父母加意撫綏設法安輯朕鄰邦  
無可移之粟富人無可指之囤饑民嗷嗷人情  
洶洶弱者轉于溝壑強者去而剽掠若非朝  
廷大沛恩波議蠲議賑議改折爲窮民緩旦夕  
之命則嘗不爲東充之續不已也查嘉靖七年  
世廟軫念重災一切稅糧盡數蠲免萬曆十  
七年神廟于蠲免外特造科臣齋帑銀三  
十萬賑濟三十六年漕糧等項正米每石改折

五錢緩征其半又另發稅銀五萬兩及留織造等銀備賑成例具在 祖德可思今物力凋耗不似 皇祖時之殷繁人心思遲不似 皇祖時之安靜時當極敝之會而災爲獨甚之災廟堂之上忍坐視育萬生靈之帝機而不爲之引手推食乎且使其輿輶坐艱猶可言也使其盪蕩割之水以爲棄俾懷襄之土以爲質接洶湧澎湃之江湖以爲輸而應公家之賦相率掉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元

管以去不可言也故亟下改折之令示緩征之期以安人心而平米價尤萬萬不可緩也況邇來漕運道梗回空滯滯今歲之兌經糧明歲之運益遲年壓一年催償無策乘此大荒之年驟設調停之法議折一歲以正漕期損額外耗贖以寬民省蠶蠖之勞苦以恤軍而即令率輓脚耗之費以折放京軍之月餉一舉而三利備焉何吝而不爲也不狀民已無居無食何處問

間米賈有同以徵收俸兌轉問之鴻臚之官整之骨乎勢有所必不能而害有所不可測當事大老酌量于緩急之間嘗有不特辭之畢者某等目擊巨浸驚心悼骨在嘗當嘗呼 天萬里合詞陳控非無病之吟伏惟憂國者俯賜垂察亟請蠲賑并從改折之議庶幾勉支旦夕少延喘患以壽世世急公趨義之氓雖脂枯髓竭而無怨謹揭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公

白鹿書院會規

昭得本府造就諸士三年苦心延師布席口語手披不啻父兄之親子弟也乃洞主一行大羣遂渙試事再倦故棄半捐至今而荒蕪極矣諸士自謂傲首青衿掛名鹿洞小敵易勇河伯自驕如斯而已乎否者此誰之功名誰之心乎中道自責悠悠泛泛以至於此本屬落落分枝援援車途意雖熱而頭已塵暑雖開而肩有在

勸簾石之苦未見驥駘之功今本府言念初盟  
氣衰再鼓既身作之師更分委之任本廳諒無  
可謝聊效他山借爾教以明刑雜簿書於帖括  
非云執牛耳也庶幾解尸素乎諸士其聽予言

計開

一穿窬之心士所宜亟去也詩家論三偷之中  
偷語最爲鈍賊其次偷意其次偷勢夫文亦  
狀一題有一題之文一人有一人之文先輩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全

名家已是權批芻狗矧坊刻惡濫連篇直書  
拾殘唾以塗眉認塵羹爲准轉伎此爭馴而  
互奪生機埋殺於紙刀四端俱絕在穿窬下  
矣有犯此者墨其面而移之鄉

一俠邪之遊此中絕少快博之習似亦無多惟  
是分金現肉微利所歸輒鼓唇舌聞往來說  
合肺腸一機荆棘叢生諸士既有志洞中其  
以清心聽水觀山沉思默想泉聲松韻點點

文心白石來雲頭頭是道毋以米鹽難擬擾  
清夜之魂毋以簪舌筆刀張白日之幟其有  
一語闕白假公說私者斥出會外仍紀三等  
簿以剝其敗群

一心竊各具妙在苦思寧使語生毋令氣腐寧  
使受白毋取苟完果能精心獨造一篇亦勝  
數篇至於土音訛字務清洗一番每見此中  
之文更致而如僮近往往錯寫之乎者也耶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全

哉動多誤用朕豈抑乃夫蓋率是倒行斯爲  
文理不通何暇高談妙旨今後各自留心勿  
傳笑柄

一教雖無類博則不專夫鄒縣各有官牆何地  
不爲造士所以育之鹿洞者正爲拔其英異  
加意甄陶原非泛示包羅集汗藪澤且本廳  
職在刑名勢難以全副精神盡歸授閱今會  
中諸士業有成額此外有願髮糧洞中者兩

試膏優亦典收錄若不係久居隨聲附和者  
概不收入其遠方好學千里而來者又當別  
論

一文無高下幾行即佳妙旨難言多作自遇余  
一月止初二十六兩會抒寫幾何竊恐管業  
多荒文心易斷因立小會以二六爲期即以  
大會一二名輪爲會長副執筆評次轉送本  
廳覆閱若會長副徇情阿說者罰諸生氣騎  
落落齋遺集卷一 全

心昧以塗抹后言者斥

一洞中一椽一木俱關先賢遺澤昔郭有道夜  
宿逆旅明旦必灑掃而去古人用心如此諸  
生習業斯洞務掃泉亭之落葉遠書舍之爨  
烟倘有穢汙山靄厭女

右先人遺集凡十卷不肖遜之體一一編釋而  
泣狀淚下不能禁也先人自丙辰通籍迄丙寅  
被難劇屬中外垂十載初任南康司理康素稱  
瘠郡先人謂寒泉白石適愜素心一時吏治清  
嚴爲西江冠主盟白鹿書院論文造士至今匡  
山蠶水間沐浴遺澤者尚人人能口之也暨亥  
入西臺時正人擢用如趙忠毅公高忠憲公楊  
忠烈公輩皆傾心相與而魏忠節公於同籍中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尤爲莫逆故甲子建廟管章墓之差忌者自此  
耽耽矣先人故忱直成性遇事不阿屢觸兇鋒  
竟罹殺身奇禍嗚呼傷哉維時遜之年甫九齡  
猶在襁褓耳所遺詩文雜稿盡爲大父收藏遜  
之稍長請諸大父欲詮次以付梓人而大父每  
一言及輒哽咽不忍言遜之恐傷大父心亦更  
咽不敢言也迄今聞二十年所始得一簡集之  
而遺失者種種此遜之所以泣狀淚下益不能

禁也嗚呼傷哉先人少而勤學手不釋卷猶身  
謂恨不十年讀書於學道明聖少進一籌迨服  
官西臺總以憂國愛君之苦心發爲嫉邪指法  
之正論疏草二卷皆剖肝瀝血直以生死置之  
度外者計先後凡十五疏又代堂草者六悉經  
先人手定外存簡草四首則遜之從敗希中簡  
錄補入所軼不存者勅逆瑞十六大罪疏稿已  
具矣爲友人所燬未幾而楊忠烈之疏入故繼

落落齋遺集

卷二

忠烈而擊瑞者先人也嗣是削逐投閒待罪檄  
車思親念君憐焉不釋往往托吟咏以見志則  
胥受命歸田二艸其餘雜詩又有息影三遊別  
匡諸艸爲公康瑞省時作招五草篇司李時作  
孤興倚雪二篇則丁巳謁選北上丙辰假歸途  
中作學餘艸則未第時作也亦皆先人手定一  
仍其舊西臺書牘三卷於往還辭答中詳辭國  
是民情消懷熱血遺號同人疏草所不能盡者

此盡之業散失幾半謹就存者以先後爲序理  
署書牘存十之一二商榷地方政事者列之前  
寄答友朋者列之後家書似無緊要狀先人居  
官立身與所以處父子兄弟間者可概兄於此  
故併存焉若彼逮後與獄申遺筆臨難夷狀語  
不及私此遜之所不忍讀讀而不忍竟者正可  
與天下共見之也雜著一卷半爲酬應之文所  
存無幾狀片帋隻字皆同拱璧不忍廢也嗚呼  
傷哉先人素履可表當世者豈必以文傳而因  
文以見人則忠孝之節清白之行寧言之而未  
盡毋言之而或夸血雖化爲碧燐志克見於青  
簡在小子過庭如在固儼狀手澤之猶新而遺  
言國門可懸則庶幾後進之是式一展卷而激  
歎可即志意斯存此遜之所爲既一一編輯而  
法狀淚下不能禁也青

崇禎甲申春季男遜之百拜謹





倪文正公遺稿二卷

〔明〕倪元璐撰 顧予咸輯

清順治八年刻本

山東省圖書館藏

小言

鴻寶倪先生天下皆知其大文章人也大經綸人也大節義人也節義不見而經綸先見經綸未見而文章先見然觀先生之

小言

意若不欲以文章見者若逆知後日不以文章見者故有得卽成有成卽逸其中畫泣鬼神腕落風霆者若有物呵護不失余年十六遇先生於金閨錯趾過

瞪目一揖不交語竊意聲震寰

海之下無假道學而孔余心傾矣然其人只一見其文不數見見亦不過酬酢諸篇及卧子遺余應本憶其柬曰是倪先生悅

小言

世作也而非悅已作悅已作未免觸世惱懷以是知先生不欲以文章見矣自鼎湖變革四海之內皆不言倪先生之文而千秋萬年人人有一倪先生在方

寸間者至讀其一句一律方寸  
中之倪先生向頂門透出坐蓮  
花臺于五雲內雖不言先生之  
文而文不在方寸間乎自余更  
越炙其遺像凜凜有生氣此非

小言

三

繪圖之倪先生而先生真文洋  
洋灑灑於丰采間昔之散寄於  
牧豎屠兒漂流于孤僧游丐竊  
食于女子老嫠而深山之木石  
大澤之龍蛇如恠如魔如蜨如

蛺無不有先生無字句之詩者  
先生其詩中至聖乎唐子豫公  
執經先生之門三十年收拾盡  
餘得若干首刻而成書授於余  
余曰有心哉唐子也唐子能收

小言

四

拾有字句之詩而能收拾先生  
無字句之詩乎唐子曰子言是  
也天下之爲倪先生不數人而  
收拾先生字句者惟余一人而  
收拾先生無字句者千秋萬世

之有血氣有心知而已是爲序

吳門後學顧予咸松交甫書



倪文正公遺稿卷一日錄

詩四言

黃石齋舉子同館勒雙危以壽二首

題王季重石鼓淮河兩詩

題扇頭畫石爲吳漁人

畫石爲祝裳藏八首

題扇石

詩五言古

倪文正公遺稿目錄

題解石帆遺棄冊子

詩七言古

沈孝廉繼母節頌有序

白下避暑湖亭集衆文范姬施望鍾山劇飲至

醉

詩數行

黃金臺吟聞成

檢閱從軍行聞試

古盤吟有序

詩五言律

登香爐峯觀石鐘

山行卽事

汎湘湖

登湖夜汎

行路

游飛來峰二首

倪文正公遺稿目錄

同漢逸康侯步出靈鷲寺踞石飲流蕭然自遠

怪足靈鷲抵天竺便訪峰丹二上人

遠友人計偕

再至飛來有紀

夾溝起陸馬上作

野食

冒雨行樂陵道入其城蕭條非舊矣而聞中使

者索郵騎大譁感賦

離州道上望溪流如然

丁卯春三月道經河間有感

至日入賀

雙節篇

戊辰春十首

舟次吳江

錫令陳石夫邀飲惠山賦謝

金山

饒先生公廣編 目錄

滋陽鳴山寺

還房去二十四人稿成戲作

讀徐九一疏草二首 有序

四十初度四首

德母遂病三上疏求歸不允却賦十詩

病起蚤朝馬上口占示同列

廿五日大霧

訪客出春明門二首

醉巫二首

請不二首

逆胃萬少赴官南吏部二首

飲臨清馬太學園亭自午至明上始散得游字

郊遊二首

卜居二首

斥田治宅

默坐

倪文正公遺稿卷二目錄

詩七言律

九月山行便謁禹廟

九日登山

讀友人文賦贈

舊作

浩嘆二首

望廬山雲封其頂悵甚

倪文正公遺稿

白下集王太學園中却賦

代陶非聞賀徐雨從謁遜水部

壽閔心字八十

出春明作

代董監之贈長安賀生

菊飲爲友人壽

宿僧寮三日作

贈修上人

贈祝華封吏號東俗三首

代友贈人

王父母奏最

初第同門集重五

初寒念守關將士詩

賦得御河新柳色

落花詩

高秋脫影

倪文正公遺稿

壽劉景侯方伯八十

送唐宜之判鳳陽

壽馮二百七十

題蟠桃園爲徐比部

遊西山二首

沈易菴六十

題何孝廉荷墅園卷

道經吳橋范贊公吏部招飲湖園月上汎舟却

賦六首

讀范月山先生家傳

遂成慈宇院長赴官留都

送關美之關中

奉贈朱太夫人

丙寅春日湖上偶成

同康侯延慶寺看竹

家居卽事

題馬騰仲大母楊太夫人顯貞錄

丙寅至日

昌化多山奇甚

登老竹嶺

集吳符遠頤山之規亭

游雲巖十日贈休令亮子真

壽聞泉鄭封公

過滕縣時去妖亂六年有感却賦

題新嘉驛壁次黃大中丞韻

夕馳宛州道卽事

而後行東阿道中

渤海道中喜雨

往平道中

往平馬上大風

客陰雄州道中作

道中自笑

丁卯春

使西江道經廬山有感題新城驛

壽金母

恭忭顯子真戲筆謝之

聞朝鮮墮一城憤賦三首

集紅酣亭

游鶴鳴山寺

白門出城登松風閣時爲清明前五日

留都對雲時聞都城被圍有感二首



庚午冬十月至都答所知

涿州雪

送吳朗公給諫

送陳天甫督學嶺西

賜麥餅宴恭紀二首

送王澹觀侍御

送前輩姚孟長先生赴官南都

送文鐵菴泰假歸夷陵

書其分道第

病請至三不得許在任調療既百日病愈出門

有作

詩五言排律

皇極門嬾磨詩

詩五言絕

同石齋再打至瑞生館戲書壁

題畫

題松栢雙舟圖

詩七言絕

擬樞輔回關凱歌十二首關族

題畫贈王念生父母二首

送徐水部新婚奉使制開六首

題畫贈王憲獄中丞二首

題畫送魏廟園被請南還

壽年友張湛虛使君六首

吳長組徵詩為杜觀齋開酒禁三首

書其分道第

題劉蛇溪釣圖

題畫贈吳符遠二首

新婚樂賀祝羽翔二首

贈孟夫子廟

鄧道中志喜事秋

馬上遇雨

登張煉師三層閣

題畫送高太僕東歸

哭張年伯

題小桃源圖爲韓寅仲先生五首

點定諸子文口占示之

題石交圖爲郭吏部

題畫石送姚孟長前掌

送陳章侯南還暨陽五首

題畫松石壽吳澹人母楊太夫人

洗兒詞爲王季重

題畫十首

題畫石草

田賦晚春 詔禮 補陀還墓宗伯傳冊徵詩

賦賡二絕

姪孫嘉禎讀書湖南酒闌過之圖朱松壁上

倪文正公遺稿卷一

山本書

顏子成松交選

吳會稽門人唐九經豫公評

男會鼎會單校

詩類 原名憶草

四言古

黃石齋學子同館勒楚庵以壽  
杏壇推才五臺選德爲是父兒宜煩孔釋

祝文王公遺稿

降鈴授象只須鬼神孔子釋氏親抱送石齋先生  
故應絕奇倪黃問世不欲學子瞻次魯直朝小德  
語也

黃先生五十方循首晚年遂足應樞之難然則遲  
之者難之也他人如羊如豺便聖有不知佛也不  
會矣 童瑞生

其二

今之黃童乃在濠江是父是子亦既有雙

不得無雙猶然學子濠江天今故足胞胎阿香

題王季重石鼓淮河兩詩

二千年古九千里曲請無彼觀而此之蕩擲地作聲

秦字皆綠昌黎扶輪少陵棒較

史籍字四百五十六而傳其半角蹄枝東南西北

流而亡其八編年托里註配甚繁昌黎少陵秦亦

與會中間波雲委屬虞尤有鼓鐘伐鼙淮有三洲

之趣

題扇頭畫石爲吳澹人

骨則有餘態殊不足問之君平傳於五鹿

子固作石如飛白畫堂所謂老而潤耶曹衣出水

轉馬行市此石得先生一贊自應吞吐百世不徒

口實光宗

畫石爲祝家瀛

我醉欲眠其中空澗

分軒窗大腹容錢百

其二  
靜而有文○可○不與語○  
枯○葉○秋○風○與○後○至○理○

其三  
人○癡○多○肉○石○校○去○骨○山○靈○世○情○與○泪○俱○沒○  
黃○荃○所○欣○狂○不○能○奠○食○之○以○膏○見○風○斯○透○

其四  
北○類○連○徒○稜○稜○岸○岸○

其五  
野○然○山○林○破○破○聲○聲○

其六  
踴○然○而○黑○蟠○然○以○慈○似○隨○漁○網○出○於○江○潭○化○書○譯○峭○

此○中○烟○雨○下○生○波○濤○榮○杖○而○升○笑○欲○猿○猴○如○邯○鄲○

居○百○尺○樓○或○拜○其○下○

其七  
不○隱○不○嚴○為○言○者○彈○

熊○經○鳥○申○可○以○長○生○  
羊○化○端○成○問○之○殺○城○

其八  
客○舞○多○寂○強○骨○能○飛○  
童○曰○陳○倉○婦○則○武○昌○

如○遊○仙○奕○肺○肝○茄○房○人○禽○器○物○各○見○其○形○如○記○

金○到○曉○坐○什○靈○穴○堆○阜○各○生○其○勢○然○一○字○不○與○

語○一○筆○不○存○書○想○至○違○句○著○情○焦○易○遜○其○簡○貌○

余○見○先○生○畫○特○多○觀○石○欲○飛○欲○就○疑○噴○疑○怒○

不○活○先○生○嘗○題○徐○文○長○萬○卷○曰○一○肚○牢○懸○余○將○題○

先生畫冊曰一腔熱血重痛生

題扇石上夏五

將○安○以○貞○野○翔○而○聘○巫○高○見○飛○李○廣○疑○寢○其○情○

將○紫○似○烟○傳○德○神○能○膚○流○骨○挺○我○將○拜○之○諸○君○勿○

五言古  
 題解石帆追獲冊子  
 奇花責其葉○獎柯獎其株○為葉為可食○為株為可扶○  
 廣陵八月濤○白馬張素車○瓊花臺上花○一開千日敷○  
 滄氣為男兒○花妍發閨安○所以兩無人○鴻光雙聚者○  
 千鎮英夫婦○精合生靈餽○黃門躍其一奔霆○以激電○  
 方其理祥刑○持法如持水○及其拜夕郎○觸山如觸紙○  
 江流豈不洪○迫源良以遠○有母問平反○無父教咸諄○  
 僖文正公遺稿○卷一  
 薪盡火方傳○形沒理彌顯○旌賢旌所生○形韋下玄土○  
 一命游鶴飛○再命潛蛟舞○不知地下人○為何作何慰○  
 君看死者榮○當知生者瘁○人生忠孝懷○但學園葵理○  
 忠以傾其心○孝以託其抵○  
 石帆起家司李為名司李遷權謀垣為名給諫○  
 高文典冊不諫不阿○  
 讀空同詩殊無利目○但覺意老法到他人為之便○  
 增纖句此關於學○

在○佳○時○打○頭○一○層○非○平○則○淺○物○入○一○步○非○失○則○晚○  
太○四○落○故○情○與○神○此○謂○不○詳○董○朔○生○

不○從○生○者○推○死○者○却○從○死○者○知○生○者○權○釋○之○妙○注○  
既○以○倒○見○可○以○解○釋○

七言古  
沈孝廉繼母節頌  
夫○亡○痛○欲○自○殺○其○夫○鬼○哭○夜○夢○乞○不○死○撫○孤○  
天○橋○夜○壙○哭○光○起○愁○鴻○泣○盡○虛○花○水○冢○中○韓○重○雲○孤○  
樓○鬼○聲○秋○乞○無○死○養○血○飛○成○明○綠○潛○蛟○快○舞○雙○  
龍○子○霞○文○欲○聚○霜○華○滑○但○望○懷○清○臺○氣○美○  
賦○寒○婦○類○多○凄○婉○此○獨○悲○壯○覺○願○從○君○兮○終○沒○頭○  
稚○子○今○未○識○向○屬○情○緒○接○紫○玉○事○以○償○得○正○故○無○  
化○三○正○公○建○勸○集○一

白下避暑湖亭集農友范樞進望鍾山刺飲王  
醉

城外十山八九緒○五月燥風煮老馬○日下龍蹄喘不  
禁苑取一壺雲作瓦○炎官有字清長空○一半綠塗半  
紅寫艇子富窗三兩彎○鶴煙騎舞鍾山下大峰如杵  
細如針○白散湖頭青入翠○撥霧參差算亭子○大亭小  
亭穀盤把美人○酡影染溪雲○一隊魚翻蘆上打花奴  
葉底割蜂脾○漁戶瓶頭探鱖鮓○肯隨入口即玄水○此

是布酒白達社何不沁死而焦生骨精不盡英雄假  
 一個吳歌清滴滴喚醒癡山睡去者  
 倚語靈心俱長吉所不到如此製作豈可刪耶  
 不齊先片原評  
 句蹈則景不獨筆膠則情不鮮奇而弗細而弗  
 織能於古人外自計一位便不附食古人  
 各還其事而無一字俗所云學少陵去其實坐品  
 黎去其硬陳洪綬

壽山詩句五字別群峰如遠虎七字則曉虎  
 滄洲去耳美言如錦丹陽記語殊鈍人眼

吾將揚鼓願問乎昭王之金臺提金呼人汝其來  
 壯夫面土心成灰宿瘤如有貌想當不自嫌嗟吁乎  
 士不愛鼎王不好瑟燕王臺上取良金荆王門下投  
 奇壁壁固賤於硃金亦不如錫吾聞燕王買駿燕山  
 下蹄龍相逢多路馬路馬易斷路神易折若得駿馬  
 鳴自理駿馬寧妖而骨耳馬口瘡人眼審誰知者九

方歌女方香相馬篋中無黃金嗟吁乎都虎樂非  
 高賢無臺抗千金燕士持一錢臺高於天士卑於淵

嗟呼乎今燕古燕  
 一精論秦主驥父一種精論易水  
 耳一精論秦主驥父一種精論易水  
 有無趣氣噴薄八面讀者作者共欲  
 地有我不馬許方士東不怕之  
 問有我不馬許方士東不怕之

不出之介子。縶。平。不去之虞仲。翔。漢。文。思。賢。先。自。然。成。奎。至。其。素。音。傲。格。如。重。腫。紀。展。自。發。廢。人。之。聲。古。鉅。篇。開。便。吐。衝。天。之。氣。先生。又。龍。爲。青。蓮。手。筆。矣。陸。會。燁。

劉。因。曰。黃。金。亦。何。物。能。令。賢。重。輕。貢。師。表。曰。郭。君。自。舉。先。群。榮。樂。生。獨。步。超。凡。曹。一。申。一。駁。服。識。遂。得。此。臺。得。此。歌。可。無。公。古。董。墓。生。

榆關從軍行 簡拔

聖王赫怒開武功。驍驍齋斧臨關來。營旂高樓流雲。聖吳鉤。試鏐生。淩風樓。樓助士。詫彪。常一夫。真可當。百。姓。當。年。將。曜。掩。鏐。鏐。忠。靈。物。鬱。凝。長。虹。今。在。大。呼。皆。作。氣。震。霆。鏐。輪。摧。胡。鋒。秦。牆。帶。旦。我。皇。衛。鄉。堪。星。臺。爲。蠻。封。朝。來。試。拍。蓬。花。劍。清。明。萬。里。天。漢。空。只。看。一。片。燕。然。石。何。似。前。人。賣。盧。龍。洗。兵。刺。血。鬼。夜。肅。高。牙。有。首。標。元。兇。羽。書。夜。達。未。央。殿。達。達。鼙。鼓。延。非。兵。軍。前。賜。飲。十。萬。斛。勞。歌。疊。咏。分。彤。弓。丈。夫。壯。志。撫。

如此麟圖應在咄嗟中。微。俱。見。更。未。若。碧。光。動。精。夢。之。萬。騎。蓋。子。春。塞。鴻。聲。壯。格。比。於。威。威。去。故。里。猶。大。江。東。去。也。通。體。似。虛。思。道。而。雄。挺。適。之。譬。於。書。法。獨。有。丈。夫。氣。也。至。起。處。驍。馳。蕭。蒼。昨。關。東。與。盧。之。長。安。飛。將。出。初。連。結。處。驍。圖。應。在。咄。嗟。中。與。盧。之。將。軍。何。處。覓。功。名。俱。飲。神。合。趙。何。

古盤吟

吳橋范質公吏部園丁掘地得十磁其九應。鋤。俱。碎。然。本。頑。澀。非。可。貴。者。一。獨。精。妙。然。得。完。質。公。以。爲。有。神。吟。古。盤。微。和。古。者。制。器。人。與。深。有。神。理。範。泥。龍。玉。明。投。塵。不。灰。死。本。期。豐。城。光。故。贊。吳。橋。里。一。鐵。啞。五。龍。十。里。露。交。紫。天。壤。凡。英。能。盡。聽。鐘。使。就。以。昆。吾。鈞。鈔。巧。盛。茲。實。何。殊。天。地。鐘。精。奇。挺。范。子。百。年。瞬。顧。緣。大。略。通。相。似。飛。缺。所。以。完。大。美。不。得。毀。左。羊。量。楚。鄉。召。管。商。齊。聖。





沙鷗雙宿相對晚不如破鷗鷗鷗  
 之冷為藕花風起晚涼多遊子天寒孤棹遠不  
 柔風秋病揀瘦影點酸湖之刻琢明窗曉清圖畫  
 開興入湘湖三百里不如山山有新意不是畫葫  
 蘆之疏分營於唐人詩徑已極必須從幽處淡處  
 孤處細處下手先生所為不飲苟同於先輩也  
 菱湖夜泥  
 湖口交雲脚愁烟一萬桡盲舟逢石怒狂飭解山期

野有環財舍人如鳥矣  
 洗想入營語必工以其破黃蕭而出也  
 有湖口交雲脚二搭又覺天水相與永韻短而  
 單矣通體字字琢落更摩

行路  
 月山行張子律幾年漫游總以龍門多事  
 大嶺湖長奉新除稍候雙眸潤潤朗朗

前吳立夫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  
 川未必能文先生所以事幽討也  
 讀音連鼻幽無前期乘興不覺遠茲知先生替語  
 之妙童瑞生

游飛來峰  
 未寫亦藥子連天雲一團花情如石冷鳥語逼人酸  
 溪合而成柏峰無嵐不冠湖山饒煉林政在香浩難  
 山無不奇空則難討山無不靈幻則難入未寫亦

其二  
 饒練格正在香茫難從山之西體中傳其阿堵全  
 以李驪白描勝王洽景澤中間幽遠處欲駕大蘇

續取空濛意叢林五月寒雨如椎博浪石可枕邯鄲  
 漸覺身非肉儻由山是丹分明舊相識故作面生看  
 香俗不盡以空濛蓋之其韻微矣叢林五月脫去  
 溪風六月妙妙前章但寫山波此則淡以游情哉

作面生看○精心老眼○覺處頓其夢○猶屬深淵○  
多少粗淺人○楚但○

同漢逸康侯步出靈鷲寺○睹石飲流蕭然自遠○

祇○是○無○它○供○家○常○石○一○支○冊○雲○侯○洞○口○詔○水○使○詩○牌○

味○去○僧○無○幾○福○踰○佛○不○知○三○人○誰○免○俗○判○一○與○沙○彌○

勝○謀○其○特○意○結○於○玄○指○必○寒○字○必○托○韵○必○情○必○

逢○庚○信○屬○料○精○密○却○勝○宋○廷○清○韵○句○準○篇○也○

登足窺驚○挾天竺便訪峰丹二上人

親○僧○因○佛○面○刻○竹○是○花○詩○道○破○真○名○字○西○宋○第○幾○支○

閑○之○劉○夢○得○尺○此○外○何○奇○青○得○山○無○奈○白○雲○可○知○

盛○情○遊○想○得○之○自○深○深○故○閑○閑○故○冷○冷○故○太○也○

用○泰○華○話○能○空○寫○青○山○白○雲○能○折○頭○聯○能○遊○樂○

能○遠○如○針○綢○川○圖○積○瘡○爲○霍○羅○番○文○

送友人計偕

習○說○又○三○載○逢○人○膽○過○頭○衙○官○班○屈○來○兒○子○第○融○恰○

紙○只○是○上○書○非○有○永○營○城○飛○食○肉○相○法○必○封○

練理創端○猶學炙魚○自然精猛○虎頭萬里○狀歸不  
律○安○能○久○事○平○然○而○張○絲○頭○經○未○如○昌○黎○書○管○酒○

第○又○豈○開○夢○眼○也○

再○至○飛○來○有○紀○

偶○然○成○小○別○幾○許○閱○悲○歡○召○鶴○僧○持○節○埋○花○蝶○掛○冠○

松○巢○新○竹○撰○山○法○野○雲○千○喜○有○峰○猶○在○知○他○飛○去○難○

不○宜○爲○竹○外○鳥○窺○戶○松○前○鶴○聽○琴○之○句○故○還○字○定○

聲○別○有○搜○括○

夾○溝○起○陸○馬○上○作○

全○舟○而○就○陸○譬○若○解○連○鷄○野○外○山○綿○萼○花○間○鳥○滑○稽○

與○驢○權○不○惜○陷○酒○入○偏○提○汗○漫○亦○殊○樂○誰○爲○七○聖○迷○

連○雞○綿○蓋○湯○樽○從○來○不○著○處○來○得○解○安○不○惜○偏○提○

從○索○若○處○寒○楊○稜○嶠○落○語○竟○欲○迷○蹄○襄○城○之○遊○可○

爲驛視

野食

我○曰○馳○驅○日○渠○云○稼○穡○時○豐○賴○茲○艾○子○馬○食○恐○張○  
 謀○以○肉○而○鄙○人○因○肥○迺○癡○靜○宵○得○戰○勝○不○敢○薄○羹○  
 宿○水○餐○星○賣○絲○鐘○一○夕○一○服○各○新○物○候○進○常○坐○  
 購○從○英○藝○想○入○夕○忽○及○曹○之○鄙○肉○沈○之○癡○肥○真○粹○  
 腎○戰○勝○得○來○古○人○厚○道○原○不○是○無○心○之○笑○  
 冒○雨○行○樂○陸○道○入○其○城○蕭○條○非○昔○矣○而○聞○中○使○  
 者○索○鄭○騎○大○諱○感○賦○  
 已○作○不○接○錫○隨○風○轉○鹿○車○絲○雲○袖○繭○谷○針○雨○判○紋○沙○  
 化○之○正○今○畫○  
 來○去○千○年○鶴○官○私○兩○都○蛙○香○惟○城○郭○是○愁○聽○此○蒼○  
 衆○字○不○空○射○景○必○決○華○表○華○林○事○如○晴○點○尤○妙○在○  
 秘○承○聖○車○中○實○實○有○一○段○黃○雲○落○樹○之○意○  
 雄○州○道○上○望○漢○流○泓○然○  
 大○小○維○如○畫○丹○樓○十○里○城○此○方○元○特○達○得○水○益○精○明○  
 口○語○烟○波○飯○香○魚○子○英○扁○舟○遙○望○美○迺○始○覺○驛○  
 同○營○相○經○豆○雲○水○氣○參○錯○吾○以○爲○不○如○此○方○原○  
 達○得○水○益○精○明○之○擊○策○野○人○尋○煙○語○行○子○傍○水○

吾○以○爲○不○如○口○語○煙○波○飯○香○魚○子○美○之○空○  
 天○雄○執○取○山○陰○藕○居○泉○鱗○頗○資○應○接○此○如○陸○探○微○  
 一○筆○畫○出○  
 丁○卯○春○三○月○道○經○河○間○有○感○  
 不○覺○泣○零○衣○徘徊○百○事○非○津○河○沈○麥○飯○獻○郎○播○珠○  
 赤○子○終○當○弄○婦○人○恐○不○歸○民○情○與○士○氣○智○者○必○知○微○  
 語○語○切○河○間○感○時○委○動○自○薛○  
 時○流○氣○未○烈○終○當○弄○可○謂○幾○先○  
 南○宮○已○無○馮○異○饒○缺○死○矣○文○裁○時○對○三○雍○士○頗○頌○  
 之○盜○璫○既○有○游○獵○之○積○淫○奶○又○添○河○間○之○後○托○出○  
 和○盤○非○徒○頑○泣○中○有○隱○圖○董○喘○生○  
 至○首○入○賀○  
 不○識○曉○生○意○但○觀○矣○子○客○群○謀○各○寶○鼎○  
 鐘○獻○履○晚○無○補○呼○嵩○亦○不○庸○所○期○添○一○線○智○水○與○木○  
 飛○天○不○初○動○正○合○度○長○子○建○玄○明○表○不○過○書○

子美亦僅作刺繡五紋等語先生題尺天顏  
人才智斯云篤矣  
其擒事簡急深思為極

雙節篇

岑憲副二膝謝業金營靡他撫先嬌逾孤至  
於成立都人士諒訝之

驚悲雙不舞鵲比兩為奇燕子寂深閣懷清相望碑  
孟陶責毛襄嬰杵仗積者何似雙髮影桑更夜視時

燕子樓清五兩嬰杵一語一進去歸落處  
沈汾觀天何真分香奇節非關盟詛也寫得簡刻  
不為刺語

戊辰春

戊辰春  
谷中人聲聲處飲神羹翻嫌持聖  
醉下也者反昧臺上之光矣顧夢雖到太  
美而

也

其二

賁鶴貴其暖獸獸彼喧喧經霜寒默啖與天通官  
賁傳誠初學留侯堂美媛無將韓語去與圯論  
不肖為寒蟬也賁鶴獸徒以喧不如啖然  
霜不殺則聞天有聲矣哭似太中號云年少忍如  
下邳終非類人而欲以韓灌伍為孺子教未敢受  
耳

其三

矯擊九不脫龍見珠而爭二物各持據千秋分穢清  
殊儔觀一節曲女無魏城鯨力蒲牢上看誰作大聲  
女崔魏者引東林為金案先生肯上號曰以東林  
為邪黨將以何名加崔魏魏崔魏既邪黨矣向之  
前跡忠賢重論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九知其能混  
珠塊知其不能禦龍况殊儔已驗於一節曲女矣  
兵共裁城雖百丈之魚足成海獸吾嫌其藏下震

其重矣

語皆相夾理取相承司馬商宮迹也

其四

李耳年八十出胎神已登及其老也戒胡舌之能  
壯健非徐偃聰明異許丞誰其無姓字牛馬胡為應  
借古為模所稱皆駁通主伯陽忽捷徐許如子長  
傳伯夷始入許由後入顏跖如老泉論齊威謀以  
晉文尾以史蕭是文字放膽處

不肖號模楚也腹中八十一歲暑時白然猶足

聽而為廉吏呼我應之太委順耳

其五

昔云必復楚亦曰蘇君時寒作秦庭泣無為馬食焉  
備存之此石言也蘇君而在寒渠能乎今既有  
菊可曾豈肯藉鶴而坐為雙為低仇雖未克然在

及雖擊氣已殲之尚厭厭學朱萬拜耶

其六

自食豈西宿伯頃誰仲亮有懷既獨往將助亦胡為  
勇乎  
體之皮飲為喪者即與謀之尼父子焉弗令天下  
無兩祖之事亦難得同聲之人神已勇矣何資骨  
役文正公達翁 朱一

其七

每承長者貴蒙亦有區區馬脫五何罪應藏六已  
海潮音不女戎服射為夫所以慶然起登山永綏綸  
虎爪牛身如能食人然何以相夫必子商現文偶  
橫峯耶龜出其六豈運被魔馬書其四宰真滋謹  
先生所為探穴活危也

其八

非道千丈曷敢通魔城神鼠嘯孟繫尸蛆失算要

自爲狐識錯非與魁爭明商陸子如熟杜鵑亦不  
將誤我以假胎自覆彼以三屍我求不味眼果耳  
彼固情然燈下也熱必近附出終到子此予題先  
生面有商陸物終帶血之句也  
吐情從譯中自熾然起其車詞精變意必雙行事  
皆互換子瞻云秋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

其九

美號世靈托欺情物所攻蝠能幻鳥魔蠅豈祭蚪龍  
秋○其○書○易○春○刺○香○子○山○魯○和○醫○轉○關○非○必○寧○高○嬌○  
○思○交○倍○故○編○也○而○成○鳥○魔○第○寧○止○於○化○身○情○固○  
○機○然○賴○矣○敢○觀○神○龍○恐○難○馴○此○神○物○醫○典○可○焚○  
○我○子○既○取○鬼○市○非○真○題○屏○可○射○此○先○生○所○爲○難○味○  
○於○潘○德○鍊○宮○於○望○觸○機○裏○前○三○磨○飲○明○八○風○而○必○  
○作○廣○膚○以○起○溝○索○也○

先生此詩凡經數改而止存額即額亦改數次所  
去者或兩句同意或一字少神此微觀之始見

精端摩父之始知其碑李商老謂老杜桃花欲共  
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朱晦翁謂歐公愛陰皆  
山也凡改去數十字蓋前以用心之專必觀其稿  
與墨迹而知也董瑞生

其十

世局泉盧喝以官注者昏黃師呵自了孔子擊夷蹠  
誰任千秋擔公推五父權無將忠義死不與喚河源  
豹窺猪戲勝負互在擲之以官便推知爲已專求

倪文正公龜齋

卷一

三

自便如枯坐笑踈雖見吐於運公尼父而不顧也  
然而國家重擔竟同中衡置權可乎喚河豚而爲  
之猶不肯許以忠義此三字何以教天下之死忠  
義者哉

落語收住通篇生平品槩不覺骨露先生殉節之  
忘熟且久矣

舟次吳江

一離胥渡口卽是五湖萊第石竺花集除雲入水曹

小桃如蝶翅暗浦乞蟬不問知吳地風呼也帶發  
天地間無物不需我花石水雲待點即定呢影滿  
光達題便醒胸無混情服有破力起落曠與  
古人決不能合之句念之得精古人決不能同之  
字同之得確要由沈思博想來故奇而安輕而動  
徐誠

錫令陳石夫邀飲惠山賦謝  
自開緣法合天亦爲停雲山灑水勅敵石推松冠軍

文王全意  
宰官身清漢文字飲氣茹鼓蛙俱好誰能喧使君

如以一眼運脉無勞遠遶水能奪山松又卓石可

當慧註身現宰官飲今文字寫出露雷又將德璋

兩部遠呼仲舉先生注想必觀造對必絕工部

脂一鳥蘇黃諸人俱擬不到  
金山  
巨靈驅嶽走半渡落泥先靜鼓記舟里中針定浪盤  
竿頭客搶進壁上聚龍觀衆是影清處驚風失碧關

王季重寄效子瞻選上湖詩決位置金山寺許或  
采一聯或登半律然中流兩岸猶欲塵人面也試  
以詩張諸篇句點字校先生稱首矣文成一絕差  
堪爲亞  
此一先子真可封得函答只恐許大金針撥不轉  
瞻人一隻耳

游鷄鳴山寺  
此山非苟作風雅又威儀鐘老尚能健松肥喜不癡

溪流中有佛鳥寂復無詩下坡忽悟我業非碎支

全體通真大層中語之達顯者  
此已已轉南園子司業時也平手以功臣酬

雙神偷左氏寶誌願事爲鷄鳴徵實典掃雅工山

靈未醒此山非苟作布置可親風雅又威儀烟密

欲動狀古鐘得骨寫恠松取神後四語去形竹影  
脫景起恠刻畫之至幾於無字  
選房士二十四人稿成戲作



何如渭亭賦二十四登高九子龍珠好五侯結合海  
持鞭嘗百草爲頻助三毛贈世綏山菓不仙亦足豪  
二十四登高層層起境引援精微辛未先生選出  
所取之文丹者手龜所判之語註者眼快除吞與  
嗜香薰同矣緒鞭可當藥款三益尤妙輕實真足  
今木羊入蜀從者皆仙也

讀徐九一疏草

余求讓官黃石齋不許九一起而申之辭甚

壯切中間見推殷語則何敢承也  
賈誼承紛亂韓欽坐不諱漢如鐵必奮人匪金胡賊  
伯玉妻聞賦豐子僧接濟自因真好色移獎及無驥  
是時以讓官標石齋只先生後九一雖有疏草終  
不果上使時也三賢尚有差等至田申而褒  
鼎峙矣  
以太傳痛世之心索司徒不敷之罪元城骨只  
不肯讓子長銘也如美如段氏之於洛神無所

彭鮫舌如國清之於閭丘骨爲辟逐故最將藥  
反云刻畫耶  
與下章俱以上四語注黃下四語注徐

其二

三萬卷蟠腹安能爲伏雌文心提氣骨諫舌報豫者  
供笑李邵讓誰教禽息知尋常推舉事不幸後來奇

先生疏中有差出孔璋宗元下語此則以李之  
類爲呼禽之爛腦爲應速爭日月

文心提氣骨提字當作持字

提則透層

常矣前章頸聯初作草喘如蛇怒器客駭風謙繼  
改洛浦神難讀天台僧可嫌前後改伯玉妻聞賦  
天台僧發讀余讀先生筆草每一詩或較改或較  
改而復用原句或本句已精稍欲不切易以他句  
而以此句置之他處至其準酌一匪語或數或換  
便能使棘一或部或翻或拆便能使新一古語或  
或或續便能使幻要於百分貼百分微百分費而

後○此○孫○禁○所○云○捕○蛇○騎○馬○先○生○不○忝○矣○

先○生○詩○不○蓄○草○最○後○憶○而○得○之○未○加○銓○次○且○多○缺○

題○中○間○會○時○寓○事○殊○愧○鞠○通○恐○存○溫○煖○薑○瑞○生○

四十初度

萬○五○千○日○只○如○推○桔○槔○靈○心○癡○脉○變○鳥○計○妙○寒○號○

祝○生○騰○肉○開○胸○驗○膽○毛○知○消○幾○量○履○能○不○絕○山○海○

體○秋○初○度○自○為○一○部○指○華○黃○石○齋○朱○生○原○許○

推○分○鼓○刻○脚○手○徒○忙○資○神○仙○字○是○所○願○也○為○春○冬○

鳴○字○得○過○乎○正○求○餌○裏○生○臥○顧○取○毛○並○蓋○磨○一○生○

吹○暖○輪○勝○四○十○功○曹○耳○此○壬○申○七○月○也○

其二

約○畧○生○來○事○十○年○一○轉○輪○深○源○字○作○我○燭○武○不○如○人○

登○壇○畏○天○逼○下○坡○愁○路○親○何○妨○為○弱○士○強○以○贈○吾○身○

度○月○如○筋○既○致○伯○陽○之○堅○運○年○如○骨○又○知○慧○可○之○

換○一○萬○五○千○日○猶○或○孫○歸○十○年○一○轉○輪○便○成○速○夢○

先○生○非○止○周○旋○我○者○而○世○顧○急○而○求○之○登○壇○畏○天○

是○下○坡○愁○路○親○寫○得○陰○促○無○放○足○處○其○俯○仰○深○矣○

仕○欲○過○讓○身○求○去○弱○觀○諸○作○齒○曉○當○如○是○

其三

亦○復○何○滋○味○如○蚊○噴○鐵○衣○職○能○肥○小○子○思○已○爛○王○

自○叫○一○鶴○出○甘○隨○六○鷄○飛○豈○容○又○十○載○方○營○墓○如○非○

營○滋○味○也○蠅○趨○錫○扇○不○如○其○危○蚊○咬○鐵○衣○夫○復○何○

樂○又○况○紛○華○已○勝○披○猖○已○熱○象○先○洛○里○之○鶴○退○宜○

宋○都○之○鴻○臬○裏○作○王○右○軍○果○矣○先○生○猶○謂○遲○也○

譯○函○數○解○字○老○千○機○揭○出○鷄○飛○各○兼○身○世○凡○先○生○

詩○作○數○十○次○讀○始○知○其○不○苦○不○晦○不○險○不○怪○

六○鷄○退○飛○陽○而○除○也○後○六○年○有○泓○之○敗○先○生○其○有○

見○於○茲○乎○

其四

官○閑○彌○玩○日○仙○館○恣○龍○疲○老○信○能○報○童○心○面○不○知○

柘○枝○久○已○厭○竿○木○聽○相○隨○年○壽○是○吾○事○胡○當○辱○事○為○

達○觀○六○絕○豈○萬○穴○一○年○積○同○耶○回○心○異○魯○招○希○通○

歸○命○不○能○有○熱○桃○花○無○八○公○之○衛○舞○實○厭○人○揚○岳○  
有○馬○祖○之○身○戲○應○隨○我○先○生○兼○精○李○虛○中○衛○自○  
五○十○二○有○大○慶○甲○申○際○之○夫○莫○壽○於○玉○燭○積○紹○  
幾○頤○會○之○爲○天○伊○尹○曰○飲○之○則○可○爲○然○則○聖○人○不○  
相○又○非○戲○綱○成○矣○

憶○母○遂○病○三○上○疏○求○歸○不○允○却○賦○十○詩○  
徐○庶○臥○龍○代○燕○昭○死○駿○興○如○臣○真○可○放○聖○主○意○深○

開○語○便○真○使○人○淚○泣○休○文○體○孔○不○異○孤○緩○無○功○  
酒○亦○同○能○飲○後○先○生○題○序○作○我○有○曰○我○欲○養○安○  
任○無○起○盡○初○不○知○有○端○嶽○與○待○詔○也○是○龍○誰○見○卧○  
况○駿○復○非○死○聖○主○之○意○不○獨○深○弘○矣○建○詞○婉○轉○  
臺○山○上○程○御○史○審○此○九○月○後○作○也○  
有○代○便○放○代○師○者○誰○難○死○不○休○駿○帶○乃○責○

其二

母○曰○嗟○予○季○帝○云○吁○咄○哉○不○教○謫○大○隨○惟○恐○薄○蘭○  
駒○易○紫○還○往○理○首○射○不○來○鳴○遷○興○百○發○何○處○著○  
從○聖○主○意○深○知○轉○出○一○段○很○切○留○賢○作○用○烏○鳥○  
忘○誰○哀○夢○得○耶○  
君○重○母○重○此○先○帝○意○中○意○

其○三○  
三○載○千○明○發○堂○不○懷○蛇○鵠○既○慙○映○子○母○亦○如○雁○春○秋○  
心○畏○病○因○病○人○言○愁○始○愁○難○將○五○十○席○換○取○一○扁○舟○

其二 王令 竟者 第一

讀○領○聯○與○仲○升○不○敢○望○到○酒○泉○都○但○願○生○入○玉○門○  
關○同○其○慘○痛○長○病○因○病○言○愁○始○愁○聚○五○登○山○亦○復○  
何○濟○既○爲○解○經○之○待○中○那○得○行○意○如○少○伯○映○可○慙○  
雁○可○妬○而○發○終○不○能○哀○矣○  
此○先○君○千○中○作○也○後○發○未○官○大○司○農○憂○心○愁○特○坐○  
聞○忽○然○與○歎○酒○開○忽○然○鼓○掌○或○謂○曰○天○下○事○尚○  
可○爲○乎○客○勸○議○先○君○曰○嗟○頓○足○而○入○蔡○先○君○忠○孝○  
之○性○一○往○不○返○每○如○此○男○會○繼○

其四

共曉承明貴漢臣。殊與同汲生。求入幕。發子乞開。  
獨者竟淮海。會稽傲侍中。由來英主意。不肯示通融。

源踏願留反與淮。嚴助求出隨印名。歸漢武。雄  
十也。此二事。寔從高帝顛倒。豪傑手。豈得來。

先帝亦傲則世宗。而惜無其效。

去既不能出。亦何害。先生非求出也。所望啓通融。

之路。此又從難辦。五十席換取一扁舟。轉出。

其五

情緒如春草。茸茸不可刪。虱攻心是恙。刀折首無  
游子偃黃鵠。衆人問白鵬。微臣非此意。亦不動。天。

顏

工部詩踏心折大刀。註云。大刀者有鏢。鏢之爲言。  
還也。不得還。故言刀折。蓋古樂府已有此言。

早起開籠放白鵬。先生時向余煩此。每令不得放。

能無問。

雖虫折刀。寫着寫鏢。不存漫字。可云苦切。昔顧榮  
還造江渚。欣然自得。微臣非此意。蓋不敢以清世  
遠舉驕吾至矣。夫其至不能搖其軌。或可破井疑。

其六

去亦寧無補。未爲脫雄樊。席前由再見。閒倚堂私言。  
傳因之進王孫。所以竊聖人。非不省只慮蕩。

須

其五

意非鵬。鵬舉示獨留。脫樊樊去。兼有種。夫至能  
促席何妨。不見之久。况母是教。忠同於暮。歸之至。

當歸未必非達志。其而乃數面丹唇。嚴置置。聖

人以爲鵬。須也。非維不動。天顏柳且重。煩聖慮矣。

追甲申之難。或勸效。備圖出外。以圖匡復。先生屬

聲。曰。血性男子。不作此語。那求名。以夫人。在堂。

言先生淚及額。既而曰。老母八七。有四而尚高。幾

失復何憾。藝鼎進同。實傳。譽不王。孫先生亦同。

如○書○咏○身○事○如○李○類○然○

其七

兼○將○病○標○本○寫○入○乞○歸○辭○國○手○多○逃○藥○方○書○等○謂○碑○  
上○醫○惟○一○物○下○鬼○是○三○屍○對○症○文○無○草○誰○合○貴○帝○知○

當○歸○一○名○文○無○自○註○

即○所○謂○補○也○呂○諤○致○仕○表○就○病○說○藥○然○則○乞○歸○之○  
以○即○藥○矣○狄○榮○公○以○元○行○仲○爲○龍○中○妙○如○先○生○何○  
可○一○日○無○情○深○意○戚○只○管○說○得○入○只○管○說○不○出○

先生既語有曰京師如海然獨無豎郎幸有豎來

無治臣之藥又曰諸豎謀進測寒測熱疑實疑虛

溫涼補瀉各隨其意所謂迷也上豎惟在救國下

鬼徒知三羅乾歸生血寧同誰楚耶

其八

龍○人○上○書○潛○遠○策○被○驢○明○主○謹○環○珠○窮○交○懷○笠○  
巨○靈○張○訓○肇○路○鬼○笑○安○居○坐○負○秋○來○意○湘○江○大○好○角○  
以○爲○文○無○矣○而○不○足○小○東○明○河○口○過○遂○成○杜○園○

雖然而國家之親反豈獨交情之棄戴二華不覺  
河水自行送郡無人柳榆焉怖季鷹所以有適意  
之論也

其九

金○馬○凌○天○漢○侏○儒○何○所○裨○時○宜○非○此○壯○渾○池○孰○爲○骨○  
上○水○船○良○是○喪○家○狗○謹○辭○可○憐○歸○雁○盡○繞○寄○穀○行○詩○  
韓○詩○外○傳○姑○布○子○卿○謂○孔○子○得○棄○之○類○及○喪○家○之○  
狗○云○云○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曰○丘○何○敢○乎○

草草全書卷一

人已乞火而吾又履水亦轉上意也東方避世既  
所不能奉粟一糗於時無益未免有不合之肚皮  
加以遇無常之眷目船如姚涓欲懸梁祖之知狗  
似東家敢受邦人之贊然而魚想湘江詩疎歸雁  
情同急了腸亦黃公贈青裳不若贈文無先生之  
良說出矣依葛說不出

其十

春明門○蕩蕩○我望○似鴻○曲有○公○無○渡○難○王○不○  
身○星○背○驛○馬○手○疏○謝○江○鷗○只○爲○思○深○重○無○緣○學○游○

猴○到○此○如○休○謁○洗○沐○法○今○從○事○矣○他○人○隨○班○供○奉○先○  
生○一○居○其○職○便○割○其○身○君○與○觀○猶○之○漢○楚○迷○關○隄○  
王○之○歌○竟○送○剪○金○之○味○馬○病○不○如○蘇○玉○局○鷗○閒○那○  
似○李○奇○連○富○貴○故○鄉○難○翻○聖○德○此○忠○孝○膏○肓○也○  
通○體○一○字○一○性○愛○而○不○怨○悲○而○能○雅○先○生○之○忠○堂○  
紀○主○主○今○通○書○卷○一○  
從○樵○鼓○打○點○出○來○故○爲○之○體○而○豫○非○若○遭○逢○教○進○  
者○之○倉○卒○討○便○宜○也○至○其○下○語○精○深○落○紙○如○鐘○雕○  
辭○先○怪○著○手○背○飛○此○又○先○生○揣摩○文○字○之○伎○倆○也○  
畫○者○生○  
舊○稿○以○四○爲○三○六○爲○四○八○爲○五○七○爲○六○九○爲○七○十○  
爲○八○三○爲○九○五○爲○十○初○謂○無○大○真○閱○數○周○而○情○緒○  
氣○穴○黑○黑○昧○昧○層○層○隱○然○古○詩○十○九○詠○懷○十○七○皆○  
不○可○有○所○顧○倒○損○益○也○  
羅○楊○文○

病○起○蚤○朝○馬○上○口○占○示○同○列○  
月○赴○霜○白○儘○鐘○不○自○聊○馬○圓○劉○駕○夢○酒○激○汝○陽○朝○  
天○子○正○懷○渴○侍○臣○猶○病○消○寒○就○重○是○我○敢○向○鳳○池○驕○  
鬚○來○孤○香○遂○有○曉○神○補○字○必○雕○牽○題○皆○合○至○此○羽○  
毛○已○落○華○山○之○鳥○能○無○吹○鳴○  
如○三○斗○不○搖○鄧○渴○則○盈○朝○無○當○聖○懷○矣○

廿五日大霧

幸○能○吞○卯○酒○馬○上○任○紛○披○步○障○石○崇○勝○沅○烟○封○子○隨○  
仇○東○正○公○達○稿○卷○一○  
糊○塗○爭○大○小○視○聽○入○希○夷○果○是○蚩○尤○作○軒○皇○豈○不○知○  
錦○帷○紫○氣○借○正○互○形○大○小○希○夷○虛○無○欲○入○落○語○初○  
作○應○典○涿○鹿○師○寄○托○可○道○

訪客出春明門

木○孔○虫○穿○葉○被○天○瞞○到○今○化○機○與○艸○說○春○勢○獨○山○任○  
出○滿○桃○花○氣○呼○工○按○水○音○悔○將○袍○笏○至○據○法○合○書○侵○  
比○擬○如○現○頭○想○遂○破○小○言○大○言○不○肢○不○肅○余○最○喜○  
谷○鳥○驚○棋○響○山○蜂○識○酒○香○句○此○以○出○酒○桃○花○氣○呼○

丁按水音蹄之

其二

示如彼漁者不覺造桃林青守山相老紅交花未深  
黃鵬無客氣杜宇自婆心未可遂離去再來何處尋

韵香筆空無能不新山止一青劃爲兩家而講婦  
道如王鍾相與種種憐卿花惟一紅分爲兩身而  
論支情如湛岳接商依承連贊黃鵬無客氣警司  
馬諸德公入室不疑戴顒未許聽也杜宇自婆心

猶臨濟性大愚回期太遠杜荀鶴未許戴也寫山  
則我爲色寫花則我爲態寫鶯則爲鶯寫鵬則爲  
血銳想所攻古今爲破

醉五

醉五顯馬步敢召廬山神寧與石言晉不能松事秦  
重華旦復旦孟子醉乎醉冷服帝江上刑天誰後身  
素麗誤山精寔易識耳寧爲人所淫不爲人所封

後藏先生真泰山也

甲戌言溫樹時也輕紅輕素偶胃夫人舜而禹矣  
柯而雄耶此無面目彼有乳臍此能歌舞彼則干  
麻冷眼觀之後身別自有其嬌矣

其二

公超大作霧誰不中游蒙二典足三窟五經徒八風  
天啼孤烈缺雲訊隔豐隆更欲循牆走將無悞乃公  
竟欲成霧市矣操王祝之技自能上孤天視下絕  
雲師然則謬學滋恭以優孟七十三歲之長樂恐

倒立正公建精 卷一

敗事耳

請不

請不請不請不請不請不請不請不請不請不請不  
真肉贅天樂耳臣糜墨香攻心奈熱血聊服鬱金湯  
醉五二首所云留意布發指虎則真混兮苦兮矣  
然智囊能懸其鼻垂或去其耳而韋緩心疾於  
當以屠蘇陰之

其二

但○不○言○溫○樹○醉○人○即○已○開○物○鵬○商○陰○子○癡○雀○此○千○山○  
隔○橋○難○着○床○同○夢○不○關○此○環○豈○可○解○吾○已○解○連○環○  
肯○爲○孔○光○便○本○無○事○鵬○真○學○聲○而○商○陰○子○既○不○言○  
熱○雀○飛○生○處○而○乾○山○又○不○肯○去○隔○靴○謬○同○床○  
與○夢○雖○多○智○奪○解○未○若○引○椎○破○之○矣○  
床○同○夢○不○關○同○鄉○而○與○氣○乙○亥○所○以○復○兩○疏○之○歸○  
也○

送冒嵩少赴官南吏部

一○官○如○算○子○下○上○從○人○心○水○母○贈○蝦○目○山○公○趙○竹○林○  
六○朝○聊○弔○古○半○壁○足○據○今○慎○勿○欺○李○蔡○俱○能○辨○沈○任○  
懸○轡○如○長○纒○終○日○檢○我○身○因○矣○不○至○一○官○如○算○子○  
下○上○從○人○心○之○無○至○也○如○何○天○覆○物○運○道○世○道○才○  
或○矣○不○至○水○母○贈○蝦○目○山○公○趙○竹○林○之○太○味○也○非○  
標○之○游○江○東○而○有○東○南○具○今○古○之○贈○勝○可○知○矣○  
而○寇○僕○記○室○無○相○太○守○蔡○李○猶○能○識○之○也○

其一

三十○車○字○去○金○臺○等○空○龕○席○居○末○榮○末○飛○意○南○冠○南○  
遊○日○持○夾○袋○逢○山○采○烟○歲○樂○饑○青○溪○水○畢○卓○無○此○酣○  
鬼○狐○學○盛○則○茂○先○避○舍○不○日○調○補○無○高○位○卑○栖○屈○  
此○賢○而○云○席○居○末○榮○末○飛○意○南○至○南○然○則○侍○中○之○  
下○座○可○貴○仁○顯○之○世○網○可○超○矣○挾○聖○功○之○冊○張○氏○  
嶽○之○震○昭○明○一○水○寧○遠○不○足○當○茂○世○酒○池○耶○  
先生○敘○黃○侍○御○疏○州○曰○智○下○燭○機○則○意○南○無○致○斯○

之○則○道○存○謝○責○則○宜○下○有○不○登○之○音○領○聘○可○參○  
飲○臨○清○馬○太○學○園○亭○自○午○至○月○上○始○散○得○游○字○  
亦○爲○貪○景○物○非○但○主○能○留○簾○柳○掣○松○肘○風○尖○錯○鳥○喉○  
火○攻○榮○下○築○水○逾○月○陰○謀○今○者○如○不○樂○真○駝○馬○少○游○  
此○請○不○後○閒○數○年○子○閒○作○也○掣○則○愈○錯○拘○松○不○如○  
豁○鳥○文○未○若○適○坐○螢○不○如○影○月○子○瞻○曰○雪○堂○亦○有○  
思○歸○意○此○較○更○樂○耳○卽○以○爲○刻○狀○景○物○當○是○還○之○  
云○像○故○歸○



邴遊

不悟黃河○面見山○有許容○六經○閉跳躍○五嶽○大遭逢○  
雲○落○韓愈○烟心○悅○寡封斯知○華嶺○葉定○不是○癡龍○  
中○有○秦○非○我○秦○夏○非○我○夏○一○種○氣○魄○便○無○逃○走○見○  
尾○爲○人○所○賦○之○能○  
接○頭○出○綠○髮○使○不○爲○坐○博○士○而○可○以○臂○九○華○故○衡○  
山○由○我○而○開○神○火○由○我○而○出○能○作○溪○流○紅○葉○強○似○  
栢○下○第○年○

倪文正公遺稿

卷一

三

三

其二

瞻○目○可○事○而○得○恣○游○昔○賢○誠○卓○識○今○士○亦○良○謀○  
遊○望○則○梧○鳳○越○金○鑄○水○鷗○自○綠○力○舉○翺○飛○得○上○山○頭○  
山○水○之○道○頗○似○何○孤○嘗○琴○然○何○以○中○間○尚○有○杜○公○  
吾○國○之○意○也○秦○王○未○見○韓○非○漢○武○未○見○相○如○則○思○  
與○金○世○不○可○得○既○見○則○或○經○或○積○故○次○仲○化○焉○難○  
云○過○情○而○子○平○放○遊○良○由○燕○思○  
故○正○浩○然○歸○終○幽○山○或○深○林○廣○

卜居

亦○餘○食○道○韻○求○與○寺○鐘○隣○酒○酒○泉○郡○姓○何○何○國○人○  
龍○字○小○歇○脚○舞○取○略○旋○身○幸○有○池○兼○竹○此○其○家○不○貧○  
求○與○寺○鐘○隣○笑○却○無○殺○樂○志○論○閑○居○賦○於○臣○後○矣○  
謂○是○我○宅○安○分○遠○情○較○大○小○三○昧○更○爲○解○脫○  
先生○性○安○蛟○漏○偶○步○羅○文○與○夢○境○會○觸○興○爲○之○又○  
既○語○曰○先○人○穀○稼○火○然○蕩○盡○毋○無○寧○居○此○雖○不○言○  
可○推○其○孝○

倪文正公遺稿

卷一

三

三

其二

酒○泉○何○國○偶○遭○之○語○然○可○見○其○地○居○福○祿○而○身○本○  
和○尚○也○子○名○不○住○化○城○豈○曰○大○休○米○苦○折○腰○七○盤○  
非○求○盡○意○乃○今○已○爲○靈○均○宅○矣○  
取○稱○吾○才○貌○愚○漢○與○驥○丘○名○驚○曰○讀○詩○呼○水○作○詩○猴○  
賀○監○湖○分○曲○張○融○屋○在○舟○元○天○能○自○致○三○士○不○須○謀○  
勤○皆○審○已○故○明○能○過○人○斷○能○省○事○取○稱○吾○才○貌○則○  
正○身○本○具○矣○柳○愚○孫○寢○可○象○收○也○讀○詩○亦○非○後○

先生以為實類  
取中上意無詞不典每讀先生詩不敢作空語光  
生即虛句澹句都有其事

斥田治宅

要○陶○袁○德○師○鄭○壁○魯○新○舊○郭○巷○反○顏○子○微○山○半○伯○夷○  
襟全由肘讓肉盡恐瘡疑饑至方知悞悞緣讀必詩

顏子居陋巷而有負郭田五十畝吾視之誠悞悞  
夷舍微而仍露處首陽則吾已救得一半矣自記

倪文正公遺稿 卷一

袁園袁德師語得三雙鄭壁魯新舊造脫亦秋  
之悞因於讀必悞得高

先生平時語予曰鄒田構屋真大癡事讀此詩又  
信先生不癡必觀先生自評乃見

後帝以先君為四友三傑黃先生哭先君詩則

云肯教箕比成孤姓忌與夷齊結遠隣蓋先君  
則幸而為顏子不幸為伯夷出則幸而為禹稷不  
幸為箕比家居海隅入曰數命遂志之學要自慎

書無事時胸中打定不然臨事鮮有不錯亂者奇  
非甲申之變亦未知其言之遠也男會鼎述

默坐

默○坐○無○絲○樹○化○予○為○水○鷗○山○頭○望○廷○尉○壁○上○觀○諸○侯○  
夢○境○咄○咄○辨○文○心○汗○漫○游○始○知○佛○快○樂○不○在○度○人○等○

變○易○遠○開○迷○明○胸○悅○此○為○坐○緣○度○禪○初○突○便○資○暗○  
棒○先生○再○來○人○言○同○累○黍○壁○道○家○升○圖○尺○寸○有○度○  
剪○人○那○知○然○則○六○行○度○人○猶○為○多○事○

以○及○原○古○元○天○能○自○我○三○士○不○須○謙○是○也○以○整○  
以○及○原○古○元○天○能○自○我○三○士○不○須○謙○是○也○以○整○

古○山○頭○望○廷○尉○壁○上○觀○諸○侯○是○也○  
曉○得○曉○止○後○如○何○便○知○內○輪○生○處○

權○連○胡○蝶○路○尋○遍○掐○芽○香○百○體○富○花○格○四○聲○正○鳥○  
與○春○為○野○草○比○室○更○家○常○回○顧○紫○微○省○諸○君○忙○

人○流○最○閒○便○興○情○幽○網○視○聽○圖○明○神○可○辨○大○林○  
隨○地○遊○野○望○詩○殊○欲○不○入○

體秋

乾坤○梅○狡○擒○蟻○入○精○微○解○者○知○光○彩○道○人○同○氣○機○  
似○貧○非○是○病○惟○憂○勝○於○肥○至○此○爾○多○力○不○為○暮○情○歸○

泰○敦○夏○茂○不○如○秋○落○子○瞻○以○心○氣○之○皎○蕭○此○秋○陽○

之○明○清○所○謂○始○於○身○之○也○

句○勿○問○鮮○宿○不○妥○申○得○其○至○妥○思○勿○閑○庸○奇○夫○無○

中○使○其○夫○有○譬○之○書○法○主○筋○主○肉○總○切○形○容○要○在○

筆○情○墨○態○獨○具○雲○煙○遂○令○視○聽○悠○渺○譬○之○入○面○或○

肯○或○紫○都○歸○仙○買○要○在○眉○間○日○際○別○展○之○珠○

荷○野○風○真○

其○二

惟○無○可○斲○矣○所○以○足○歎○欣○如○水○不○如○醴○好○老○亦○好○文○

徐○熙○淡○草○草○仲○統○痛○云○云○蕭○衰○真○香○色○痴○人○誰○見○

淡○交○通○應○滑○耳○天○香○落○方○生○所○云○萬○應○二○

情○景○第○焉○都○忘○也○中○所○入○不○徒○滌○香○之○思○

情○景○第○焉○都○忘○也○中○所○入○不○徒○滌○香○之○思○

情○景○第○焉○都○忘○也○中○所○入○不○徒○滌○香○之○思○

情○景○第○焉○都○忘○也○中○所○入○不○徒○滌○香○之○思○

顏○郎○以○武○醒○老○不○遇○好○老○如○好○文○當○風○也○

其○三

紛○華○日○以○遠○戰○勝○乃○翻○覆○教○世○以○黃○老○視○春○猶○婦○姑○

周○枯○非○殺○氣○陶○煉○各○丹○城○不○晚○名○場○客○神○形○有○此○無○

時○轉○白○歲○氣○吞○玄○妙○師○清○淨○而○與○以○滄○足○守○聽○婉○

而○不○為○許○語○榮○枯○遷○化○胸○中○固○自○有○玉○簪○湮○天○殷○

變○漏○刻○也○

商○煉○者○司○金○今○之○功○凋○枯○者○司○金○今○之○用○兌○為○少○

女○功○用○自○與○秦○殊○往○者○謝○事○來○者○乘○權○即○欲○不○嫌○

姑○乎○不○可○得○

其○四

勢○人○既○西○矢○屈○子○亦○國○解○鐘○鼓○辛○之○特○齋○咨○賦○者○

舟○無○水○可○住○琴○不○絃○能○娛○二○子○心○差○似○不○然○即○釣○徒○

冰○喉○方○圓○避○風○而○已○求○翠○胡○為○居○可○玄○真○猶○嫌○性○

將○之○徑○娛○同○彭○澤○弁○去○孫○登○之○缺○否○亦○烟○波○羞○

驚○客○

驚○客○

驚○客○

治先生爲國運籌乃不肯以張子同習處士自居矣

其五

大都求自了蕭瑟復何云與物分家當如人漆面紋將無合內景或有怨溪文天帝策司令清剛爲上動曰自了則淮南物化之說爲粗何況悲哉之賦子助母收母合子符可以識如人漆面紋矣水月但取內身揚聲仰舌可以識如人漆面紋矣水月但取內

明露霜非滋意忘夫亦以天亦愛清秋耳

其六

物理成斯退津梁玄宰痛占爻得損卦畫佛作眠圖配以秦文淨加之遠鶴孤豪華無可設惟有淡澹蹟此子疲矣砥礪之真所爲動也廷尉之筆自珍零威之鳴誰應蹟者何如土木耶此矢隱也到要滯時蹟舟就壁所謂如聞鼓角氣動衰顏微聲半響蕭蕭蕭蕭真可以哭阮而寓指

題潘比部三教圖

南無要太上把臂過尼丘光有日月星月龍誰破尾頭動容揚大聖踞灶聽春秋人見是相殺不知水乳投李顏子之評當矣則又有黃金白壁五穀之論果可號一龍耶西河珠美將毋饒舌江古心一贊不獨爲馬遠教通然諸原歐論未便庶然先生此作可爲綱目不疎王鏡之

升高

倪工三公遺稿卷一  
升高詎有底目極雲中君腰賁鶴祈合監州蟹乞分智謀延道里判手積鉢斤欲問老僧法云何不聞寓時也升高無底雲中君危矣上揚州不足又欲分錢惠之蟹政以賄滅便是費符陸長史筆頭可褒也如此仗倆尚得云有限乎下澤而書壁先生掌學子厚之判命矣卽爲遊眺解亦復空別一郵穆王傳不能註其句張希

世事可憂歎者八而東瓚不與焉作八化詩

鷄鳳示難必肉味化大拳上功憑枉棒下考等重端

吳虎將焉避捕蛇亦豈全司勛無定論少府量金錢

註考不論治行以能催科至十分爲最餘俱下下

考此先生所爲有課殿非倪寬之可原下考雖陽

城而莫救之語也

枳棘不接管原則泰山之燥可去柳州之說可刪

然而所之皆是錢神論大勝緩刑書也先生嘗曰

郡縣者親民之吏郡縣不爲民無復能爲民者又

曰考成煎峻守令雖卓魯必得譴責而君杜亦化

爲屠伯故首及之

其二

孤虎示難必威骨化媚珠軍容多禮鼓譟者廣妻

恭讓將門將尊嚴姑上姑師中有女子何以激者

威骨媚珠不能相貸登天帝命彼掌百獸耶語云

將在軍卑敵掌此李陵必斬事要也乃頗有欲對

選兵眷之疏者時事至此乎又師中之事一皆軍

容爲之雖小兒章服在班列上倘田文所謂將門

有將歟總之昔多人倫典禮值屬狐假虎威安得

不敗

債帥化爲儒將儒將化爲驕兵驕兵化爲跋扈揆

厥所自金樽豹額擁紅裙其寃也與士卒同甘

其三

錦繡示難必天機化靈絲蕭何刀筆吏鄭紫清稽詩

河漢而無極互道則有司堯俞咈耳二典猶支離

乃有揚摹上意爲馬科目文人一疏伏街三日嚴

街以聞上覽其奏即除吏垣

君子小人而已不在資格與不資格也未有奇節

徒資歌後好言國勢以邀聽多指細事以示忠齊

奇詞口知心大早耳張商英曰巧臣逞則社稷

不幸言而中也

其四

生次以錦練集耳二童

其五

足○者○亦○難○必○低○跟○化○高○頭○寧○火○張○難○第○莫○利○子○蜜○候○  
難○爭○捷○禁○鼓○狐○亂○傳○妖○毒○吾○兄○臨○民○長○甘○言○諂○悍○因○  
加○大○陵○貴○逆○也○登○開○鼓○下○設○有○尚○官○凡○奸○評○其○五○  
吏○訕○其○官○地○必○居○勝○先○生○疏○曰○自○吳○錫○化○以○部○民○  
泰○及○樞○按○爲○大○吏○者○恐○恐○然○望○榮○悵○而○氣○懣○惟○懼○  
惡○言○之○出○其○口○以○爲○蔓○菲○之○威○甚○於○斧○鉞○患○夫○

鼻耳亦難必中準化側輪端相題專座公卿翼所既  
防魚教驚守引鴛與鷄親嫉惡貴忭不知誰諧人

既鑑燕宗之黠蓋撤中貴矣復遣張彥溫總理戶  
工二部又遣高起潛等總理九邊何哉

三公之職無所不經乃反以此輩爲近官耶內官

不得干預政事鑄之鐵牌五侯尚遠八黨其近翁

父猶遠尚公甚近微苦等學曹贊乎鄧李達乎

宋雖當極弊之時大本仍歸任人一發百談故先

經

餉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大貴臣之第止須一兵封不義之侯止須一奴錫  
能脫罪狐竟司更足上首下遂至於此昔忠定諸  
置檢院鼓院於行在逼士民之智慮此適時之論  
然而卒椿嘗恥爲之鄧析曰檢目塞耳萬民恐震  
在英王尤宜奉爲號續董期生

其六

肉骨亦難必蕨肌化大瓢令言原儒將王則自僞奴  
大吏縛猶蒙名城摧似枯波穢五六月天子爲停

涇原之督反旗而薄丹鳳具州之卒聚衆而執州  
官勇不足服人號不能率下而敢爲悖亂者國勢  
弱而上令弛也安得天生李太尉文潯嗣以衛社  
稷哉錢琦

其七

草卉亦難必香蓀化刺荆耕田多賦稅作賊有功名  
北眺踞雍降南游翻洞彭但更名曰盜卽解殺官兵

爲農則國爲盜則伸盜本是民轉而殺民民原非  
盜指之爲盜甚且朝而戎首暮而元戎此流氛所  
以日熾也曾記亥子間吾師見而嘆曰張獻忠不  
誅天下事不忍言夫天下果張獻忠所能壞耶  
言重欲也不能福手福足百姓奔走路矣安石  
舉三人勾當八人進行呂誨以名爲商推財利其  
實動搖天下先生疏曰潢池之亂本謀饑寒愁苦  
卽應以救饑寒愁苦之法爲韜鈴戰權又曰及今  
不圖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刀劍多於牛犢  
陌決爲戰場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燐燐之區哉  
真至言也

其八

丘陵亦難必榛嶺化麻國貫索星臨廟卓祠咽  
死灰然卽溺鬼朴至何言地大官俱倚州寧足  
神宗朝一割光復下獄舉國奇之書滿公車乃  
蜀臣大老以至難流散員獄中無不備計戊辰

極以後被展謫論成者除一榜任不與外兩榜  
共七伯二十餘人噫合兩科之額倭不足以備數  
年之荷戈崖州又何足道  
七星不夜見廷尉不移司以長孺而生枉死戾不  
然非武后而除官鬼模又至丁司戶之所以爲大  
李崖州之所不欲生皆一身之論也  
子厚謂段太尉低根卑弱未嘗以色待物遇不可  
必其志決非偶然謹先生八化詩可以審決先生  
之人矣

八事寫極情態如有關詩勝於史以史但能記  
事耳劉世驊

歎

凡到無如奈術喉翔白虹穴皮穿踞踞插字隱絲桐  
沸囊狼腸直應聲蟲耳聽提將心坎血去逐不周風  
造碑而言詭辭而出先生不肖用吾言則吾無所  
避劫不用吾言則君亦無可辭還此先生不忍泊

無奈而發爲嘆。聽者須從。無聲响處會之。

六首可敵登閣子。瑣微士卷。

聲本憂愁。氣鬱生殺。其入有思。其出有力。然雖寂。

沸腹鳴。喉飛紫電。而有不可如何者矣。魏芳。

其二

笑。俱難處。煙文造此。謀不如。通息。閨較比。鶴鳴幽。

族。行。蘊門。蕭。轅分。夢。嶺。愁。城長。萬里。勃率。是。煙樓。

營。追。廣。用。息。微。希。夷。上。也。卽。不。然。意。同。阮。籍。疾。此。

倪文正公聖勳 卷一

陸雲猶爲。舉耳而乃。轉如。西伯之。臨食時耶。豈亦。

似。韓松。醉賦者。可以。着。鞭。一。躍。乎。

其三

辨此非華俗。文心與賦才。神興時。鳴節。候管。忽飛。灰。

風。有。若。號。者。蟲。生。名。怪。哉。小。消。蛙。腹。脹。正。爾。處。映。回。

不。召。自。來。推。之。弗。往。瘴。氣。所。成。積。積。斯。結。桓。玄。論。

曠。之。文。簡。文。序。愁。之。賦。猶。嘯。場。蜺。蜺。也。

蟲。生。於。風。風。生。於。空。此。保。傳。所。以。日。勞。其。君。不。

有一刻之餘閒也。

其四

謂鳥呼非語。不能。瞞。冶。長。傳。烽。告。義。漢。警。哨。微。愁。想。

自。可。配。猶。拍。藉。之。銷。劍。鏑。大。都。由。怨。作。以。此。續。詩。亡。

崔。諱。難。明。子。長。有。耳。故。後。可。風。而。愁。可。釋。也。如。葉。

遊。聲。不。覺。淚。下。似。藏。劍。匣。常。有。龍。吟。此。詩。所。謂。咏。

狀。之。也。

其五

私。云。正。令。道。義。卷。一

不。似。無。心。胡。茹。泥。徒。吹。軟。離。騷。經。波。字。賴。呼。子。能。言。

逐。問。出。牙。齒。盜。情。輸。耳。垣。噓。曉。已。激。熱。得。致。石。人。論。

輕。抑。揚。而。滑。轉。氣。衝。鬱。而。蹙。起。薛。子。所。謂。朝。歎。暮。

惜。不。可。解。我。心。安。得。如。石。頑。也。

不。見。是。而。無。問。纔。微。學。力。日。不。然。夏。臺。之。問。逐。以。

一。絲。肺。理。之。問。逐。以。八。卦。問。那。得。無。只。逐。之。卒。有。

其。法。

其六



似有通消息情深不可脫讀書叫警聲呵鏡取糊塗  
閣沒前持臺梁鴻後捧鱸坐前忠孝士聲出變頭駢  
感立古篇辨羞自照歐冶三此吾銘五子建云  
溫之以火石不消塵之以神膏不稱宗必七日哭  
而髮毛姑班也  
音以明自挽安得不取糊塗但先生史官也史書  
其言而自禁不言似已若日誦其德而自亂其德  
得母與工替同職乎此所以終不能不理數耳

毛子安全諸子小樓看晴雪因賦晴雪積長松

二詩索和

不觀雪後松安知天地容妙奪胎於月微留骨予峰  
蕭然五畝宅淡者百爲宗非以君心素因何設此供  
蟠株聳幹漏月含星總不如積暗霞而爭光亦迥  
適於孤嶺也然而妙奪胎于月微留骨于峰之語  
爲不可擬讀矣

其二

今日看長松居然充道容幽多多艷處白靈靈青峰  
謂此爲天寶譬君稱士宗但來能有賦請舉免園供

素不隨遇立如顯白雪中文樞密漫天漫地漫已  
漫鼻之朝可解矣艷處多幽而又多焉青峰最白  
而又最之從空淡色風雲在體

諸蟲名呼被於人事因據爲義者凡八物各賦

一章

世有言者寧獨此輩誦十二字心勝爲推黃石齋

先生原評

鶯

格物論廣之類則有年鶴鴈鸛鷀鸛皆鶯  
之鳥○鶯昔生頗覺鶯漢書義縱實擊毛鷲

爲治自甚

天地拉尊數老拳○子照霜劍精羞再擊矢添列三○  
家築避雷室人養○仙月堂東階鳳何橋義縱笑軒皇  
畫虎者形神俱現現身者顏則皆身一以體物○

以反懷東被八物徒點然耶

掩殺至定棄所謂全剛生於睡夢也雖初交索之

室難逃晉國之室丹山肉味敢鳴歸昌乎然可以

無忌之法治之勿曰常順天氣成嚴霜之誅

捐

猜無骨展勝見肉入虎口虎不能噬虎虎腹

中自內啗之武云即謂○左傳豫順天道無

助役得自註

觀其又公建稿 卷一

從無肉離骨可信是甘柔瘦子貽蛇患桃虫通鳥

智囊癭是毒警枕夢如流想見李林甫蜂脂鑄鋼鏤

毛其矣進而肉瘦子誠凶桃虫則幻智囊誠隱警

號則化覺口蜜腹劬尚形事不出

驚

細馬經大頭緩耳一驚也長頸不折二驚

也短上長下三驚也大體短角四驚也淺

以以對東項以以對東○李斯曰上不知其驚下

太史公曰僕雖罷驚自其

鐵冊不能勒何况鞭影乎鰓胸無道路化世為崎嶇

江上計諸葛延漢汗令狄英將萬石栗笑彼一囊錫

御而不用冊級愚矣然戀豆違回世準無收何况

夏集汁諸葛汗伶孤決往不得文忱耶此夢得所

為說驢子購所為禁駭也

蠹

壁魚銜書韓昌黎曰豈殊蠹書虫生死文

倪文正公遺稿 卷一

與倉帝爭力系出祖龍餘朕望艱成就芸香費被除

青齒配字說封禪倚天書謀國文心盡銷光月蟬蛸

此亦不忘無書可讀黃石齋先生原評

穴河關食白蘋李遠之誅未為剗謀國文心盡

又不止使山甫所云有處士名而無得列于朝者

之同於六竭也然則齊齒封禪兩儒者故事矣夫

月郊天下食於詹諸吾有能為生死文字者解

祝文正公遺稿卷二

吳門後樂顧予咸檢交遊

會稽門人唐九經豫公評

董期生瑞生訂

詩類 原名懷舊

七言律

九月山行便謁禹廟  
茅屋人家紅葉飛  
天將枯去晚煙肥  
好呼九日風爲

去誰賦黃花歌示韋樹有異形石勒相山無一縫白

登園怕人疑作防風氏急向禹王祠下歸

怕人疑作防風氏多難使人樂然黃石齋先生原

村樹亂零淡煙爭暮大略是參軍遊龍山左司唱

女華時矣古松卓立呼爲鐵騎諸樂衛視若疑

城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也魏了翁曰誤却

東遊太史公須臾再訪不飲掌後王之聲

乙酉黃先生得祠爲陵之謫爲師作謫并詩草  
郭淮曰臣遭唐虞之世當免防風之誅國事可追

使得一天紅葉飛青山略較白雲肥更無寫意圖如

此差有登高賦者非招五大夫松共飲枴六從事滿

無歸醉來不覺身爲蝶去與黃花打一團

奇制天然要非調頭所至黃石齋先生原評

龍泉空寄高雲飲色山光四映明淨如粧圖吳偉

兒之松泉賦擬堪之九井乃呼秦樹以倒青州乍入

漆園之夢好尋元亮之蘧

讀友人文賦贈

不能一日廢操觚穴口爲開權鼠矚有鐵自爲朱亥

用無人可當赤丁呼試看鹿逐誰真主始識蛙淫盡

小五此龍借來剛壯載未曾還得長公蘧

三易不如三多三草不如三上暫隱屠間無資枯

骨守北江夢以并龍騎

舊作

山上拔山道可原。水中割水理難論。天龍自寶三仙。  
液地母公施五父尊。鄉道元應添註脚。李平泉欲召。  
精魂蛟腥不擾游。紫氣請就旁營離。始圖。  
鄒傳堂室李莊致。恠恠山之志。豈應獨讓文宣。

浩歎

出門竟不使春知。怕有看花人作詩。筌爲章邯徒笑。  
耳劍當雷煥未逢時。真因有字呵風子。更取何人作。

包文正公遺稿 卷二  
小兒怪底光榮徒。一飽憑他二鳥喚。昌黎。

其二

喉頭一縷氣如筌。自去春明門外吹。祇是蛛絲張作。  
網不圖猗子敗吾棋。輸他服底膝王閣。哭向河邊漂。  
母祠骨是英雄原有淚。幾人能讀孟郊詩。  
社前歸燕過黃槐。那似馬蹄看盡。真羅以五十。  
及第猶然得意河陰之息。能不賦鵲鵲乎。以疑或。  
之書德祖之文。乃不敵妃子之獨當。填曰。靈異之。

物終當化去。然而文章如牡獸。徒爾蛛絲。不猶之。  
英雄如大王。徒爾破釜。耶此。癸丑淡墨。再遺之作。

望廬山雲封其頂恨甚

天風不下嶺。雲蒸欲識廬山竟。未能料是加冠廷汲。  
黯誰爲發破寫。姜肱見龍無首。庸非吉食。馬至肝元。  
不應要已相逢。還半面。莫教胸本漏嘉陵。  
衡山識韓西山。識蘇廬山。乃不爲文正所識。耶似。

包文正公遺稿 卷二

達長籍而避。韓欲學伯淮之。籍而彼。萬峰之。紀歲。  
年陶曉之。窮境物及嫌太盡。況世叔二十年。猶能。  
路議則道玄。三百里。寧須粉本。此丙辰赴江右。謁。  
郭南阜先生時作也。

白下集王太學園中却賦

卜得鍾山是好鄰。東西分署白雲園。較花似較三吳。  
士留月如留千里。實接木有胎爲弱。晉鳴禽無字不。  
先泰。學來五柳先生醉。酒氣貪緣上葛巾。

接木有胎爲新晉鳴禽無字不先泰此兩語豈亦  
成激耶○蕭石齋先生原註

代陶非開賀徐爾從謁還水部

捧出新街疾馬蹄○婦當廟見女離閨○郎官寒得冬爲

署天澤沾多水作題○恰有樓須憶五鳳○安知河不立

三屏賀君尺五雲霄近○珍重周生到月梯○

權置之官○晉分起郡○委珠之潔○唐表張丞○蓋立石

治江雖云伊始○所寫繩取月直舉懷中○知去矣○

倪文正公遺稿 卷二

不遠用助爾以新箋

壽閣心字八十

道逢四五著青裙○競策雲間處士勳○安邑獨高○

叔丹臺臺署紫陽君○開筵饌有麒麟舞○舞絲人皆驚

驚文共道春當十月小○八千春大可知開○

不以腹累人○便得美門要訣○誦靈椿千湊○

行厨于蔡氏○皆其餘美○

出春明作

自疑麟篆久塵埃○豈亦曾經惹肆來○明是無人解鬼

語○妄云此子不仙才○去從鵲借三更月○幻作龍拿一

部○雷天定未忘三債却○好煩鐵研爲相催○

蓋三朋矣○明年庚申○泰孟達有請謁之題○

桑之三悅何如杜之九○們然而齊門立瑟猶無謂

也○

代董監之贈長安賀生

逢君燕市魯山眉○洵是沅江九肋奇○骨亦黃金臺下

倪文正公遺稿 卷二

買名于白馬寺○前知賀家從古能○投佩董子於今已

下○帷政合與君刑○白鶴圖他戴笠路○逢時○

以元氏芝蘭而出同盧華○則不獨駿買易水固當

名題鴻臚矣○辛范立盟良由受道然而丹鷄之普

亦以永好耳○

菊飲爲友人喜

開如妙錦列如麻○小可購他酒一車○絕界仙無壽者

相深更天飲飲人○術半年腐厭飲方額○一夜願喉曉

愈諱不是前身陶靖節生時那得遇黃花

跑明遠曰味貌復何奇能令吾傾倒既生胸臆可  
無子酒此詩較金英填句更有餘香

宿僧寮三日作

大峰如杵細如芒看卽圓屏枕卽牀  
雲石鶴花迴佛案瘦雲肥雨晞禪房  
翻經背寫游山記引衲頭抄臘酒方  
曾道逢僧閉半日到來三日爲他忙

山光近人坐卧皆是中間景事所設與右丞無着

天親一作稍欲不同而同其靜靜子時日相逢看  
味是偷閒願反以爲惜何也

贈修上人

聖人能詩而肥時余尚孝廉

專有僧能轉法華詩勝神破禪架染白摧拈起呵也  
葉石斧携來砍杜家目日頭顧消一下年年身子  
三又此題合是山門鎮請及今時單碧紗  
處默然不必不如宗武然果足受兵曹之斧否

若王播木蘭一經唐撤難聽先生借以當白雅之

贈耳

先生五年諸作便已驚倒一世雲間陳仲醇遠語  
王季重曰鴻賓人中龍也不謂同時乃有此人益  
宋元還響先生一洗所爲天若不使三光寂寥必  
有破天網者出也

贈祝華封更號東岱

豪傑似欲叩天關呼我何堪住世間乍識更生名是  
尚因知元結字爲山此時中南藩宣降它日雲亭封  
禪還一自華封三祝後高山遮矣迥難攀  
京兆不忘本土伯庫仍沾尊饌更名改字都有緣  
感原始要終真如太白與語

其二

娶是愚溪尹是關姓名隨意點人間已知異日當爲  
岳可與同稱只此山試看猴呼聽我應是他風竊至  
今遷因思置子攀山上十丈蓮花正可攀

其三

山○山○相○見○却○欲○認○定○頭○具○款○之○府○宰○獨○猷○武○  
 聞○名○蚤○已○意○相○關○不○在○爐○峰○鏡○水○間○人○秦○家○鷄○憐○野○  
 驚○天○容○超○士○到○高○山○應○煩○鬼○換○紗○籠○字○纔○有○僧○看○蕊○  
 榜○還○千○古○岱○山○今○著○姓○地○靈○原○是○欲○相○攀○  
 寓○司○先○護○大○羅○早○書○如○此○奇○想○可○云○鈞○流○先○生○曰○  
 以○法○正○詩○不○如○先○以○聰○明○正○法○以○聰○明○正○法○是○使○  
 鈍○士○不○敢○言○法○使○鈍○士○不○敢○言○法○是○使○慧○士○不○敢○

言○聰○明○畫○之○矣○

代友贈人

相○看○未○了○便○相○知○擬○作○明○霞○秋○水○詩○剩○有○丰○神○迷○下○  
 蔡○瑞○非○情○眼○出○西○施○帶○將○花○上○佳○人○語○乞○得○雲○封○浪○  
 子○碑○別○去○不○須○嘆○耳○熱○隔○江○人○喚○乳○名○兒○  
 蓮○出○泥○不○沾○信○是○荷○花○黃○石○齋○先○生○原○許○  
 劉○求○韓○亦○有○爲○人○贈○美○人○詩○怕○一○遇○便○如○此○寧○蘭○  
 先○有○期○與○此○作○神○想○都○似○先○生○亦○爲○飽○語○耶○

王父母奏最

一○時○齊○望○子○猷○舟○地○上○人○看○百○尺○樓○十○乘○有○書○憑○  
 絕○六○州○無○鐵○似○吳○鉤○城○如○九○到○空○遠○弄○口○有○碑○經○金○  
 顏○鏤○從○古○興○王○多○異○賞○蒲○輪○徵○去○運○封○侯○  
 南○明○在○望○不○與○山○陰○泛○雪○時○也○以○視○求○田○問○舍○何○  
 似○上○下○麻○哉○既○有○解○難○之○九○無○煩○鑄○錯○之○錢○帝○諸○  
 銅○馬○封○應○褒○德○

初第同門集重五

倪○文○正○公○遺○稿○卷○二○  
 他○家○蕭○管○我○項○楚○競○渡○人○齊○到○曲○池○各○出○辟○兵○符○一○  
 通○散○爲○續○命○錢○千○絲○人○如○日○旦○寅○方○始○節○正○天○中○午○  
 未○移○葵○作○臣○心○蒲○作○酒○百○年○莫○負○香○花○時○  
 飛○鳧○餅○餌○斯○云○巧○索○絲○索○赤○靈○柳○學○通○和○乃○其○粉○  
 肝○化○碧○之○氣○正○復○耿○然○  
 初○寒○念○守○關○將○士○詩○闕○其○  
 草○萎○木○脫○無○狼○河○柳○管○獨○寒○况○荷○戈○最○是○晚○霜○馳○滴○  
 好○可○憐○夜○雪○守○佳○婆○黃○花○古○春○難○到○枯○樹○嚴○關○雁○

不過一念普天同挾。應無負固。起王化。  
夜○永○玄○亮○春○遠○白○阜○雲○中○雪○外○誰○勉○寒○人○通○吾○換○  
練○之○心○自○絕○補○衣○之○請○筆○端○所○感○真○可○賦○詩○以○退○

賊得御河新柳色 周該

天○孫○泰○懶○散○機○絲○掛○向○章○溝○綠○絲○垂○淺○黛○依○微○空○綴○  
露○染○枝○飄○裊○不○勝○鶻○啼○人○掌○上○千○迴○舞○臨○本○宮○中○十○  
探○骨○清○蹤○欲○來○須○整○態○何○如○張○緒○少○年○時○

輕陰掃盡洗約句也拂水斜煙一萬條蕭蕭

也高枝拂遠塵疎影度遙星杜之松句也楊柳小

雙腰白樂天句也半翠九層開唐太宗句也前六

語皆足以勝之

趙妃安舞態難窮斜月橫雲影國略寫果風

得如思是則賞玩可比重和矣詞舉鮮引接

勿董生

落花詩

極目飛飛總秀紛紅騎紫散文章照雲無復當時  
飽作雨翻成別樣粧偶逢時慶飄御陌閒隨流水滿  
銀塘人間說說封姨妬舞破山香有研光  
詠落花易惡誰同研光餅一曲舞山香可云不溜  
意生於此故得幽遠

高秋雁影 周該

淺○浮○浮○淡○不○過○天○光○照○出○字○無○謫○可○客○遠○水○蘆○花○  
見○是○得○孤○山○雲○意○多○華○嶺○逢○龍○俱○化○葉○墨○池○曳○筆○有○

想○不○爲○更○藏○下○高○到○真○人○奈○何○

隔雲時亂影因風乍含聲與可客過水蘆花見是

得孤山雲意多有離合之態華山之葉墨池曳筆

離而幻矣人雖摹能描而落耶

者劉景侯方伯八十

麻飯美口生煙繞見剎裏溪上旋斯日齊勝山

屋方照地神仙落窻有續身元岳烹煉無砂

已○作○清○陰○梅○作○樹○人○思○人○見○八○子○年○



一○送○桃○源○女○對○在○一○安○甘○棠○堂○梅○聊○爾○也○

送唐宜之判鳳陽

召○來○三○月○使○西○夷○祇○爲○相○如○作○賦○奇○驛○驛○逢○花○園○筆○  
夢○家○家○初○竹○倚○兒○騎○帝○陵○秀○又○添○龍○護○客○路○清○惟○  
有○鶴○隨○想○見○鳳○翔○書○判○日○子○瞻○不○獨○解○吟○詩○  
一○江○花○郭○馬○寫○入○迷○離○王○季○重○亦○有○輪○篇○彫○月○露○萬○  
碑○鐫○權○蓉○之○句○造○想○欲○似○進○大○子○以○清○獻○進○清○獻○  
以○於○公○於○必○處○使○人○自○酌○宜○之○刻○壬○戌○房○選○使○

八○卷○二○  
登○十○日○而○先○生○居○三○亦○奇○人○也○

壽馮二酉七十

極○星○如○鏡○少○微○斜○剛○照○孤○山○處○士○家○人○識○明○襟○如○白○  
日○天○生○艷○管○有○丹○霞○俠○場○兒○隊○歌○姬○院○山○履○燈○毫○載○  
酒○車○七○十○老○翁○游○泳○通○知○君○無○地○不○東○華○  
後○二○酉○行○年○八○十○六○先○生○爲○作○傳○其○贊○語○有○曰○以○  
爲○才○士○有○其○德○以○爲○泰○士○有○其○風○以○爲○華○士○有○其○  
策○以○爲○介○士○又○有○其○德○令○之○此○詩○可○以○得○二○酉○之○

人○矣○

題轉桃園爲徐此部

時甲子秋七月

室○後○松○紋○繡○有○麟○斗○南○星○氣○爛○於○銀○最○奇○此○會○天○開○  
子○不○小○當○年○嶽○降○申○北○虜○千○金○求○諫○草○麻○姑○七○月○下○  
仙○輪○歲○星○是○否○東○方○朔○只○問○蟠○桃○園○上○人○  
問○戶○著○書○成○得○一○個○滌○卷○役○不○必○入○間○落○歲○星○矣○  
然○未○知○苑○始○更○作○何○解○也○中○間○指○事○切○情○所○云○歌○

倪○文○正○公○建○祐○朱○二○  
陽○姑○子○篇○篇○有○意○

遊西山

仰○天○大○叫○想○天○聞○山○只○三○分○典○十○分○春○到○寒○潭○開○古○  
雪○僧○尋○好○穴○葬○新○雲○光○榮○鳥○註○名○花○署○跋○鳳○境○野○  
蝶○羣○醉○去○偶○然○題○碧○落○被○人○讀○作○絳○州○文○  
其○二○  
也○爲○尋○春○費○百○文○好○春○只○合○與○山○分○柳○絲○嬌○纖○煙○如○  
錦○槐○火○狂○燒○石○有○紋○束○人○幕○風○桓○氏○客○不○殘○花○雨○矣○

家軍松呼泉咽皆天樂世上愛居聞不聞

二詩已載劉同人帝京景物畧中所錄佳何如

言芙蓉直與天齊得意却忘山虎蹲宸翰峰峰

白雲深鎖上方幽一徑一花色無時無鳥聲林深

風細鐘音定多少荒苔漫覆題迹愁春草歇驅馬

春山中十里香過花柳堤香雨槐雲下界流怒龍

搖風檣殘鱗折雨藤塔鈴松鼓中天奏石泉大小

聲強弱飄飄仙梵共誰聽俱極渾雅然而先生自

德交正公達稱 卷二

蘇緯碑余能無李陽水之愛耶

沈易菴六十

易菴會稽人補弟子員雲間遂爲吳士未幾

棄儒冠以詩翰自娛人多稱之

吳有純鈞越有鉞一時最貴沈即錢地靈客李俱

奉才子饒年白樂天袍以去青仙骨淨花因出紫露

杯妍不知南極星何意偏照人間處士筵

以充小錢安爐吳越無惟平魯蜀之各據青蓮

也況香山再傳長慶真堪服金液而應孤南

題何孝廉荷墅圖卷

似來香氣吳綉上可有錢塘十里無桐水雲煙呈別

景新聖鷄犬認歸途枕閒宗炳遊山法客裏長房縮

地符縱是湖光堪入畫不安君在豈成圖

圖能霍病路可謀家形本是畫非子妖語蕙叔

步掃素壁更勝卧遊周元素不諳江山尤起騎扶

道經吳橋范質公吏部招飲湖園月上汎舟却

德交正公達稱 卷二

賦

亦爲數合解風煙得名園似輞川刑鶴而盟范少

伯騎鯨欲去李青蓮大儒俱出景州道清論如嗟秋

水篇想見山公能啓事竹林尚有驛招賢

先生誌范仁元公墓曰范公之子吏部令司馬以

遊瑞里贈余時奉使經吳橋未至吳橋四十里司

馬特使使迎余至其別墅曰瀾園者出斗酒慷慨

定交初無舊識而司馬延攬善下如此既意氣

結不能別留三日乃行既出門自吳橋至濟三百  
里內衣冠負糖又無不歌范公父子者  
地擅廣川交連文字匪徒醉月重以露梅願當不  
惜之世而有先幾之能山木常却轉勝奚中散也

其二

大畧都如赤壁船又爲秋夜又披仙自關福享門當  
水儘看情央月上天遠嘯入雲好鶴唳分清與蒹美  
鷗眠無如譚語癡吟好喜聽人吟作水顛

仙文王公廷祥 其二  
警案空使入秋唱

其三

僑札雅矜非素歡相逢不奈有雲肝世間幾士間鷄  
舞月下孤舟卽離離除是求羊無客到金將李郭擬  
仙看請爲文字三更飲莫問鮎魚會上竿

嘉好非素欲似陸羊偶啓元卿之復旋與士雅之  
思胡孫布衣辭又擬乎

其四

爲問盧欽意得不達若士豈成遊是風吹至勝王  
閣有月明如庾亮樓吟苦惟求還酷覓別難寧使葬  
糟丘定無人得知斯樂明日之齊訊真鳩

時有濟南之役 自註

此時宜汗漫矣塵語入甕清道曼都非本真

其五

想當無奈問奇何亭較玄亭玄又過竟醉留兒一石  
酒鄉忘入落玉噓歌愁余最是秋宵賦罵世無如春

夢寐空作算前雙劍影白虹紫電傲人多

總有伯鸞之傷聊促淳于之坐負孤行歌轉勝此  
時榮貴矣

其六

本當趙舞却吳謳解竹園絲先作暖便可稱尊當有  
佛不應自小已無悔狂來白簡揚車子妬殺青綸  
鄂侯世上幾多船大耳鶯聲如此亦聽不

童歌紀倫紀妙 自註

讀范月山先生家傳

不似宣城說范門自鳴聖芒寥獲恩大書盛德金銀  
管小吐幽光日月魂千載麥舟同父子一庭槐影託  
兒孫五花爲誥青爲史任取何言報九原

月山爲贊公曾祖亦載仁元公誌

忠孝德行足吞上清之氣然無以解於朱門請舞  
笑損軀者

送成慈宇院長赴官留都

是處紗籠護遠征微光正照石頭城知登李白樓能  
醉去扣昭明窺有聲講席一時處次仲台階千里  
隔然明到須急攬鍾山翠恐有沙堤人送行

乙丑成公以太子賓客遷南翰林院掌院事

高常侍黃鳥翩翩可云清逸此以精切勝之

送關美之關中

獵獵秋旌霜滿額未行先已掛秦煙無人能認騎牛  
氣有字須題落雁巔儒服儘他耐百二客身總不

三千歸來莫道衆如洗定有雍州帖一船

百年餘古樹千里開黃塵可云遠澤老公西度口  
文東出蘊林註險李白題峰雄綜羅事實展時言  
楊歲擊詩徒誇地耳

奉贈朱太夫人

纔見明綸木鳳傳又聞青馬授玄編携將有子西平  
頌唱向多賓北海筵絳縣人逢詢甲子藐姑山近  
神仙年年此月當春小不道春長五百年

規年矩月巧確難移可爲師曠註脚

丙寅春日湖上偶成

歸來萬喜脫戎縵不是頑仙卽醉仙縱酒何曾虛西  
日簡糧剛不少寅年但愁蝴蝶夢難熟真信鷓鴣行  
復旋畢竟湖中風雨細菟裘吾老志和船

自別錢塘山水後不多飲酒懶吟詩欲將此意寫

迴棹與報西湖風月知白舍人此絕使人超越他  
知方玄英溫飛卿諸作猶欲班班

泛子同之宅○忘柱康之苑○如聞逖隱○俄然物化○所  
謂○以我閒清○領其勝○無余與叔○逖近效秦州之作  
聊尋景事○恐損神襟○未知于先生何如也○

同康侯延慶寺看竹

不知門外漢○如何門內鍾○聲舞與多佛○有大淫山○似  
女僧無小定○客爲魔遠公○不放陶潛飲○阮藉自同稽○  
散過竹意飽○奈狂欲嚼借他梵板點樵歌○  
鐘聲現像短文手書淫室之引不極大定難攢眉○

于東林寺裏○猶青厭於叔夜園中○坐鼓蕭石吐作  
龍吟

家居卽事

閒來自覺頗仙○門外青山屋裏○東收七百祿○已了  
酒○賣三十餅○不輸錢○攀花樹○速無春○盡卽月○賴留到  
晚○前如此○裏酣如此○韻道人元不喜枯禪○  
鑿戶開曉曉○開軒望嶺嶺○漱永簾前酒○修竹堂○  
佳○可○云○幽○峭○然○未○若○門○外○青○山○屋○裏○東○之○廣○脫○

無孔羣之貪有趙岐之遠○移花賞日○注月懷忠○爲  
詠得意在丘中安事愚與智之語以進之○

題馬騰仲大母楊太夫人顯貝錄

死節何難難立孤○青閨容易到黃墟○留將老眼看孫  
子○但不裁巾自丈夫○仰德懷清臺是範○陳情令伯表  
如圖○九天褒詔千秋史○博得泉塗一笑無○

後先生誌馬公鼎臣墓曰○寺楊年二十八○忍死撫  
孤人爲之歌○寡鵠其後騰仲成進士上言其情○

天子嘉之○賜金立石○其里○其時頌以詩○有勇留老  
眼看孫子○但不裁巾自丈夫之句云○

丙寅至日

時有以同郡勢人相釋者○故四五友之

驗○狼山上日來○集更莫忙○遂公子交已勅○閑人詳  
線適占復卦得初大物情○北阮驕南阮○仙力小芽  
大芽領取一冬玄○自草揚雄拋與世八朝○  
大芽領取一冬玄○自草揚雄拋與世八朝○

於乾又飲酒以學步兵貧難一巷棄官而從伯氏  
仙亦三君一任客嘲何妨伯苦

昌化多山奇甚

園得都如坡下軍一峰峰起窺於蚊小峰好事謝庭  
樂英語航眠宗少文九錫擬加溪上石七擒不縱積

前雲上頭定有神仙宅隱約笙簾月下聞

鑿山伐木欲似太勞撫琴動機又覺太遠湘源之  
令史可呼爲佐岳山雲之神茶亦推爲主帥李白

倪文正公遺稿 卷二

云豈異神仙宅俱兼山水鄉誦之使人忘形此光  
祿縣郡門令移歛時作也

登老竹嶺

真不身如瓠子肥隨風吹上巖巖嶺嶺俱九轉神仙  
葉雲只五銖天女衣若種梅花應有夢欲繞接道示

無歸倘容化作山頭鳥誓取環山不任飛

登山陟嶺必造幽雙香爐三磴可如九轉神丹玉  
女披衣何似清童淡服北闕南宮遠思庚嶺東馬

懸車疑通蜀道吳符與朱元思書曰鸞飛吳天者  
望峰息心然吾恐遂落次仲之翻

集吳符遠頽山之規亭

千承谷口有雲封盡擁山光入飲烽石窺將軍疑伏  
虎於朝老子信猶龍蔣生能徑杜陵道謝眺忽詩落

雁峰只看亭身圓似此若猶方內那相逢

表裏烟霞懷吐巖岫修羊欲語蒼髯自垂既有徑  
以來求仲可無句以驚諸仙

倪文正公遺稿 卷二

游雲巖十日贈休令党子真

盡日画關紫氣浮飛爲快雨下新州相逢合坐三生  
石一望真驚百尺樓水水霞光明密盼山山雷穴發

與誰何緣不共飛蛭去汗漫雲巖十日遊

屋宿值令驕雨爲飛如曹煥之達道士語成石上  
僞許尤之劉劉公卧遠林間豈隨督郵而至竟同

衆觀之遊党公令休燕乙丑也

寄聞泉鄭封公

其鄉有秀才限

欲秦玄靈曲一詞如君的有仙姿遊達若士邀爲  
友夢領曾參下作兒舊築秀才隄被錦新生書帶  
成芝世入但識龍章貴名在丹臺那得知  
既得虛教之友又徵王氏之兒隄新黃嶸草化不  
其固應辭擬樞榮何況名存玉室

過滕縣時去妖亂六年有感却賦

六年聚不幾流離尚是沉痾未起時鍾乳大須傾十

便文正公近有

解秦雲少亦與千犁許行有辨真妖首畢戰無能卽  
賊師番使時賢知此意不教白骨滿潢池

壬戌之歲徐鴻儒飛一瓣香衝泉百萬驅郭勝盜  
名字至八月而始平見先生賀趙明字公序

極目後事愴心前幾應露所云勝理早從事安復  
勞鐵石也

題新嘉驛壁沈黃太中丞韻

只看松林盡日陰紅塵也合少迴心搜花作蜜蜂元

人沈便宜無過鴟夷子又享湖光又鑄金  
知君不留鴈銜花空自飛何如居高聲自遠非是  
藉秋風乎身去江湖形圖廟廟使非張文成則子  
皮獨步矣

夕馳究州道卽事

夕陽飛下魯王宮剪剪追人麥子風一望白難分馬  
練千年青不了龜蒙夢中丹漆處尼父坐上說異

孔融俄先隔村晴氣好不知是月是流虹  
莽大夫一箴亂以箕子便投目皆麥秀矣吳門之

馬在望魯宗之青未了而應神落地之書處身北  
海之客桓子精思皆無以過

雨後行東阿道中

如此風光便可圖不由雨不化醜醜小批花面  
斗大展山前月一湖徐石魏公偏斌媚輕煙呂相不  
湖塗還看遍寧明光錦此却應封阿大夫

時雨新晴風含酒氣林花沐浴水月迎青石起轉  
新煙浮不溢獨觀田野紫若發高意之所深嘉封  
俱是  
感望阻歸使楚欲絕以遊居華喜發乃覺後騎  
莫催前山正可聚更有一種典會王族芝

渤海道中喜雨

是處呼天望啓封  
麥又渴於農不勝見彈求  
鴉  
炙恰可傾餅滴馬轡  
天代耕耘驅鳥象地強河洛出

龜龍堰名渤海隨車雨太守年來謹信雙

且發石亭境夕布桑首坡李頤一詩寫盡狼顧  
祇稿枯農夫垂拱與如時夜之求急值雨符之到  
少卿今又作巨君耶

杜平道中

長原浩浩暢如鋪可有培塿一個無剩欲千金購  
諸堪將萬馬擬風呼靈文杜甫防憲肆朝服王戎負  
酒盡徒爾風塵徒爾老修人豈必勝侏儒

茲平郊原超遠日無神丘鳥不解羽風時驟天詩  
王衍九雲之詩恐汚遐迥尚書視黃公之壇竟進  
江河然則臣朔饑何異侏儒飽耶

杜平馬上大風

大約顛顛盡紙鸞自將沉定守驢肩山雲偶避韓明  
府野火豈知焦孝然早悟紅塵能變髮莫言金馬坐  
成仙花花綺綺春前興漸可楊州夢十年

孤飄吹起如逐葛玄雲偏霽於衡山廬或燒乎高

士石頤果是汚人銅馬敢云玩世漸老風塵因傷

遲暮杜御史江湖散酒之作真不忍讀也

寒吟雄州道中作

風聲怪得似鵝鶻大掠黃沙塑馬頭韓愈飽爭如二  
馬謝丞渴又甚三驕偶遠一曉成深夢直聽雙肩作  
遠愁寧路不知天近遠程程須築望京接  
育道山谷馮首封塵旋與東都之悲設學凡解老  
飲夢水莊生愁成梁婦所謂心存南華不假去鄉





累月却勝顏光祿援筆成詩耳

開朝鮮壁一城憤賦

開說東江一道墟無衣知德賦何如可無雀伺燈鄉  
後況是蝦依水母居嗟口矢能修瀾傲駛車欲及  
蒲胥邊籌大約如風影何日索弓笑墜驢

東江之議紛紛難决先生曰可無雀伺燈驢後況  
是蝦依水母居讀之生慚後朝廷屢言復島而馬  
辛不可復誰之替也

其二

其二

一隊湖山十萬師將軍無月不聊厄論文也合孫吳  
法談武偏室王謝姿儒雅味如楊子水英雄盡奇  
侯祠憑君欲吊周公瑾白下丰標赤壁詩  
雅歌投壺揮號祭遵應凡讀書欲追北海天下未  
定儒者無能那得不淚滴上湖而悲鵬舉神游故  
壘以想周郎

其三

佩刀一寸十年腥  
白英雄骨啞將侯青由來已蜀人傳檄是處燕然石  
有銘可惜時平閑欲死將軍買筆點花經

子文恃骨故嗜酒色而終可爲神何見馬敬莊銘  
然而笑生之服欲白矣歸云高第良將怯如鷄情  
事宛然

集紅酣亭

不衫不履艸亭臺隨意溪聲隨意苦花氣淡都如谷  
使文立公遺稿卷二

水而珠肥不過青梅多安凌火深僧定故詭詩題純  
客才集似西園人更雅好將景物細圖來

荷花落日之句不戒謝客美茶此更以南陽之液  
虞寄之詞流連花雨直欲遠駕顛米何況初介甫

也

游鷄鳴山寺

龍翔鳳舞萃鷄鳴老剎精舍利明傳檄與魚供鷄  
摩經有字記花唐山如得道同僧定石復何事

客默可是梁王成佛處鐘聲日日打臺城  
鷄鳴勢雄氣固足匹天壽忽有感於淨居之事較  
夢得潮打空城寂寞同更瘴

白門出城登松風閣時爲清明前五日

小堪極目借東惘不道離城有許天好雨加松青一  
等深樓態佛定多年名心已盡遙峯下春景最安寒  
食前更進一谿真可住世人却滯買山錢  
每逢勝地欲起于頓此想真不肯讓人也好雨加

化正公建勳

松青一等殊勝霜薄花更發林色與溪古等語

留都舒雪時聞都城被圍有感

接風一夜散飛英怪道不聞啼鳥聲清淨光明白骨  
觀玄同滄海人城潮漲刺棹開尋還覺酒陶茶淚

早可含玉樓高處冷修羅況又兩刀兵

蘇風中夜人聽轉屋西雲峻然自生觀想此時  
思王興武飲文烹烹矣然亦念阿修將屈天帝耶

其二

留都以聲援發師大司農憂詢甚

無過梅花最淡明不知折竹幾多莖幻將太古尊山  
格直以無塵曠物情歎息行間裴晉國香芳外耿  
先生諸君此日當按袂莫學王恭被繁行  
雪事甚繁斷道禁體取其空洞以絕影然驚  
可驚而參殊不易神仙中人恐未真耳

庚午冬十月至都答所知

時方解嚴

化正公建勳

朱二

集

不曉長安棋舊新看人縱橫又幸幸修羅戰愈高天  
帝普願來難瞞地神三盈三虛魯弟子一癡一醒越  
謀臣封侯綽綽吾何與吾藥惟能手不離  
空中方墮垣豆忽登倚阿修之嫌不賈則王老之  
遊誰見賢人乎幾處趙少正智士耶似未離三楚  
夫欺越之算節宋人之方在吳王之使之耳  
浩然還來蒨花之句中脫就字醉賞泛對都非  
故此詩魯下亦重二字誤以第字綴之

涿州雪

去年此月亦雪都城被圍州人告急

十日黃沙整一與如今纔似灞橋驢白冠客散荆卿  
淚結聚翁投岳氏虛光氣迫超烟月上文章想見典  
墳初聞曾夜凍嘶胡馬不信淮西是子虛

白皓形雪鄙矣以二者皆漢事聊復用之  
思達鄭繁憶到懸孤逆覺壯夫義婦生氣盈服又  
何必硬守魏州禁也光氣迫超烟月上文章想見

卷二  
新續初窺人枯空理連情性獲勝舟大徒須彥伯

送吳朗公給諫

頂門一下是陽豈七十諫書飛舟光政事堂名  
月景臣意不在飛箭遂精周易因葵里欲祭東陶奈  
范滿的的君思如海濶將人凡向放歸鄉  
七十餘奈獨傳忠簡然何至崇臺紅顏仍之憐天  
而哭耶竟以宰相堂爲林甫所居時之宰相何人  
乎詞亦直矣至博不祭阜陶知爲凡上肉耳而從

生還聖朝厚德真如天地不無憤激使人愴然

朗公壬戌司刑濟上時開黨矯虔稱病還邸迨  
上登極三年召爲給事以君子日退陽反爲陰上  
疏極言時事收繫獄中三月釋還田里

送陳天甫督學嶺西

有佛無佛安足論悉驅僧入辟支門圖書龍馬真開  
闢鐘鼓聲居亦引援五筭安眠邊教授千年交代柳  
宗元由來嶺外稱煙瘴今看春風何處溫

卷二

以農史作聖書便天龍人鬼都臻棟覲出河洛  
之奇文恐驚鶴鵠以韶樂然而夢周坐孔雖紫朝  
笑而感思報國惟有文章此刺史所由口講指畫  
而銜細以商士皆北而也

賜麥餅宴恭紀

百二十年如待令帝給王舉進宏漢珍奇大夥博  
中物神武渾沱河上心東賦順時推薄壯泥書教世  
富良金宋唐直作尋常事綰綰羅封義已淫

其二

九館羊龍貢食珠繞隨脯簋下亮厨長房仙飯三山  
 近福習神名萬野呼研周書無遜語如懸鼻史有  
 年固知此雲凌千載魚藻菁莪亦細娛  
 元和之齊南宮之遠京哲之賦記勝之書光化之  
 俗居房之修福習之名苑中之詩引援精擊羊蒜  
 之味鼓風之內此假奇與然而中有褒規設足  
 頌杜預海至一表此士申春事也

便文王公遠荷 卷二

應

送王璇觀侍御  
 何鳥能為希有音通傳於祐四賢吟劉元城漢不  
 鐵胡潛菴書大直金千古功名齊靡貴一生學問  
 堂深無將此事瞞朱陸自有驚湖說到今  
 為孔門王華即是一不肯寧能作鳴耶抗論章  
 情之藻終見推王于瞻乞新王倫之章不獨傳  
 師古益申公曾受楚李之連擊而黃霸轉得夏依  
 之後經此擬觀王申龍賦時也

送前輩姚孟長先生赴官南都

為說人生非聚麋長安道上戀何基獨饒識具三毛  
 類不合時空一肚皮文帝王賈生時不兄神宗蘓軾本  
 相知知君能看鍾山色一襟金門莫戒持  
 後師祭益長文曰君子所依先生多才技者欲殺  
 亦以多才技先生才先生以多才技先生技者知  
 已命詞初徵  
 豈遂迷世耶然如賈生之子文帝蘇軾之於神宗

以賢才而際明主而遭逢若此死者所以有安能  
 事聚首之嘆也中間亦有獻吉贊方故登流官路  
 漢史終收痛哭書之意時先生即有痛請之志矣  
 送文鏐希奉假歸夷陵  
 門遠有衡山雲到此那原空一雁杜宇鵲鳩訟不  
 桃人土偶遺俄分自航亦望閉為賦便累紫紫  
 以史部之精誠作板矩之遠別北鴻南向世身

謀○東○發○西○滿○地○亦○各○判○然○則○波○老○校○開○何○妨○君○房○  
失○却○驛○虞○之○恨○其○欲○不○解○亦○正○事○作○也○

病○請○至○三○不○得○許○在○任○調○療○既○百○日○病○愈○出○門○

有○作○

乍○似○蛾○穿○出○繭○關○慙○人○絲○錦○索○痴○頑○不○開○後○閣○王○校○  
繪○幾○失○藏○舟○天○賜○環○多○事○角○蹄○占○白○黑○罪○言○肘○手○訴○  
朱○駿○排○將○脾○肉○填○鞍○憤○耐○看○朝○回○馬○上○山○  
不○能○跪○樹○未○許○封○蛾○井○韓○既○投○空○孫○復○得○有○悔○詹○

何○之○知○耳○敢○言○張○侯○之○病○耶○

五○言○排○律○

皇○極○門○頌○曆○詩○

鳳○閣○開○彤○旭○猊○爐○散○紫○烟○六○瑞○齊○慶○緯○七○政○轉○璣○璿○

甲○曆○龍○躔○收○寅○賓○象○魏○懸○明○時○功○在○華○資○始○義○承○乾○

黑○帝○咸○初○試○青○皇○信○早○傳○周○官○新○月○令○甘○氏○舊○星○篇○

人○繼○羲○和○後○書○成○箕○焚○前○庚○先○三○日○戒○貞○下○一○元○旋○

圖○籙○符○垂○赤○千○支○德○應○玄○典○王○惟○省○歲○太○史○又○編○李○

賜○出○黃○星○曜○披○希○綠○字○鮮○回○知○天○曆○數○如○日○起○虞○淵○

溫○盤○為○載○須○幾○不○生○局○吾○之○歡○懷○莫○之○表○昔○年○來○

下○

甲○子○十○月○朔○歷○曆○而○魏○廣○微○不○至○帝○圖○緯○其○無○禮○  
意○卽○此○時○

五言絕

同石齋再訂至瑞生館觀書壁  
抱酒須滿甕飲端以爲肺寄語十二郎幸勿忘十五

此先君子述  
題壁者以卷帙所存不敘故采入

雖○之○  
游○男○  
戲○會○  
語○鼎○  
中○鑑○  
一○  
逸○  
情○  
遂○  
追○  
方○  
入○

題畫

奇石驕無奈高澹不群一生幾量屐消受此山雲

嚴勤竹林寺。可得幾回過。能使太虛一生幾度。

題松柏愛壽圖

松柏歲寒節谷風夫婦心千季如有護爲作老龍吟

淡而不膚美而不壯新云無過壯之病

七言絕

儼樞輔回 駟凱歌十二首

居然一代偉人姿授鉞行邊整六師可是  
沖皇多

異藻武彘文事已兼之

○ 臣固○有君○  
○ 熹宗○登極○之歲○爲伊○祈佐○孽之○年故○

應以馮敬通聖德靈威龍興鳳舉之吉致禱

嘉州封大夫破播仙凱歌英冷逼人此加沉壯格

復倍之

其二

叱使軍中膽倍豪怒刀光閃曜呈高人人截取天驕

首欲換黃金印墜腰

不似秋天曠野馬首東來使人荒瑟

美三

樓將霖雨灑天山。洗盡胡塵一笑閒。古水殘寒時。

孔麟膠解勁不煩

有上二語便欲抹去說兵邊驛兩句有下二語便

欲抹去試辨字學月聯詩如此雷句

其四

遇劉爭喜作歌還舉微高碧漢間領取長風掃初  
地尚令餘駭股生寒

裝張仲素休傍陰山再射鵰更雄

其五

一揮羽扇邊氛靖再勸燕銘帝德高譜却神謀績  
孫子于今不數霍驃騮

寶葛俱用八陣而神丘盛美於班銘獨李取調  
壽史幸不幸也然則禪姑衍臨瀚海不尤幸乎故

孫樵之論可壓之采

走雄孫於長浪收希世之洪捷陸機之言也築武

章而敗晉尸蘇黨之言也一壯之一辭之德則於

其有祖功又戒其在焉也

其六

台迢囑紫生鮮射洛妖星開九荒從此銷兵無

事北門鎖鎗侍君王

不日雲淨妖星落乎不日兵氣銷為日月光乎然  
而當之者非準不可耳

其七

洞洞破陣樂聲遲雲影斜籠大蠹旗京國壯觀轟欲  
舞古來幾見相公師

所謂先入者必屬乎目也游國再生七卷之算可  
作矣

其八

戊老關城已缺斯上公一出解戎裳驕驕嘶向長安  
道不是并兒劍俠狂

取鯨鯢而封之已矣陳湯所云言語不出五月也

若山簡何似曲并見之句則更有別情

其九

捷書匝月已三來元老能工九伐材出旣解今歸  
相廣揚滿父風雄哉



玉津與射山吳王然不似陣雲朝結勝天山矣

其十

戰袍卸卻理朝衣○  
傍晚趨墀玉漏稀○  
密轡緩搖宮月冷○  
烏章猶曳陣雲微○  
蕭蕭悠悠如對弟○  
孫子韓諸若

其十一

姬公東去袞衣歸○  
淑問還隨鐵虎威○  
初罷策勛清廟裏○  
煌煌再錫錦魚排○

元公比望齊師將武而富太猷○  
又何但唐中宗之賜翟日用耶

其十二

低氣無復上胡天○  
最是經邦論道年○  
可到籌邊樓上望○  
輪扉只有御爐烟○  
星流碧落於是可以教買○  
鄧之○衛○吳○強○使○未○知○  
李德裕之千鈞○  
馬○京○之○千○太○原○  
何以枕天子○  
睡一覺耶

題畫贈王念生父母

亦○加○紅○葉○亦○微○雲○  
亦○著○高○人○曳○碧○裾○  
但○說○是○秋○都○不○  
信○此○中○春○氣○正○氤○氳○  
有○當○之○者○覺○北○風○能○熱○雲○  
漢○能○涼○是○得○解○衣○盤○礴○  
之○趣○

其二

喚起山陰道上雲○  
清溪可濯擬呼君○  
臨流自作三迴想○  
未必溪清似使君○

氣之自切與自謂他人者見先生此作便應買丘壑之外

送徐水部新婚奉 俸刺闕

予即水上人

笙歌齊展畫旗開○  
一具烏紗兩笑顏○  
不問已知為楚使○  
巫山雲氣逼人來○  
子政嘗言不斬微裏之中○  
或非水部也○  
未抽粉

其二

灼眼霞光映彩舸。一雙仙去竟如何。樊夫人比劉媪。妙法力纔差半黍多。

開地唾嚙道術還應邪。得不暇。

其三

商船如蟻客如鷺。今日開關鼓昨遲。底事郎官忙一曉。未曾完得遠山眉。

中有與會不徒以用卓事爲工。

其四

午衙唱罷晚衙呼。粉黛郎官權有無。君即雁門關外雁。到關一夜一輪蘆。

此作乃昌黎所云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也。

其五

楚風雄得似驚沙。日送三湘貴客樓。便過武侯人不語。使君舟上有桃花。

船能一朵便疑人是桃林張又新壯丹詩所爲然。

望也

其六

占天太史上星臺。楚分嬰星過上台。召去君王如。有開須言紅葉是良媒。

必切荆關救後屈。婦不曰三公冕服以賜。喬卿乃云十載幽思而謝紅葉真巧合也。

題畫贈王惹嶽中丞

山法雄深水意奇。秋林霜皎月明時。今公多是張防。

無得江南草木知。老潤淡明猶非佳手。霜曉偉今濯濯月嫌微而停。

光如此著筆何減李思訓。掩障夜聞水聲。惹嶽以癸亥題撫兩浙威名所及不識果得如萬福否。

其二

上頭可有錦岡無。一個風光刻畫圖。昨夜泰山雲。美飛爲快雨到西湖。

合之首作欲假雨霜一掃江左舊事家世相傳也。

不辱先生之筆乎。

題書送魏廓園被謫南還

水有浮萍石有宜。霜風一夜剪扶疎。知消幾量東山。莫便逢人說達初。

此甲子事也。家國可知矣。迨後禍極一時。典公之賦不成。而元標之文徒作。讀此法然。

吾年友張湛虛使君治海陵三年。海陵之人歌之。於是春王正月八。新年九日。初度少尹潘

以余誼至。微言誠非可辭。然使余竭頌。

稱彌不足貴。譬猶句臘陞傳。雖極崇殺。致味

隨竭若聽其以童謳兒唱。嘯歎其間。呵氣取

神遊光出。景樂只之情。斯有可得者矣。是故

爲短吟十章。猶夫海陵之人之歌之也。道有

在乎輿調。豈必史才。

城春兩萬家。烟處處涼飛太極泉。人在揚州清以

不知是宰是神仙。

范曄曰。一夫得情。千室鳴鑼。裴說曰。六月冷如冰。篇中寫出此意。

其二

銅章墨綬赫聲華。別有玄心飯赤霞。可是茅州句曲。長早衙押篆晚烹砂。

其三

百尺樓頭又一層。蝗遷禽擁詎稱能。漢書載有張堪。在未必漁陽敵海陵。

文正公建勳

其二

樂不可支。便自度越馬。後李元。絃一。單。

其四

治成竟霸十諸侯。而牧風官拜馬頭。千里照天傳燭。江都近日較迷樓。

似呂中。公之知蔡州。亦復不。屈。隨。雨。如。田。元。均。之。

治成都。尚何。泛。煙。仙。游。

其五

剛是層。蕉。得。歲。時。春。新。花。雨。滿。城。知。只。看。今。歲。家。安。

醉○可○少○南○山○酒○一○危○

潘○尼○曰○徒○美○天○姿○豈○謂○人○得○多○然○則○建○祥○泰○陽○  
便○不○妨○最○後○飲○屠○蘇○矣○

其六

御○壁○丹○臺○並○有○名○上○天○王○局○下○專○城○風○暴○日○到○尚○書○  
省○盡○通○雙○鳧○入○帝○京○

早○衙○押○菜○蔬○烹○亦○令○亦○仙○雖○頽○陰○之○書○不○與○而○  
葉○門○之○鼓○自○鳴○

花○子○集○卷○五○

先生○作○張○洪○川○傳○曰○余○兄○事○司○馬○幾○二○十○年○當○其○  
宰○海○陵○大○江○南○北○歌○為○神○君○余○時○為○詩○十○章○紀○之○

此○則○刪○本○也○

吳長組徵詩為社穀齋開酒禁

精○風○容○易○感○冲○龍○各○路○諸○侯○望○飲○修○為○報○陶○潛○蓮○社○

散○生○天○堂○及○酒○泉○封○不○到○酒○泉○而○乃○獨○自○撥○眉○事○請○濁○

恐○不○為○酒○所○望○不○到○酒○泉○而○乃○獨○自○撥○眉○事○請○濁○  
將○有○妙○機○一○賦○庶○可○解○文○舉○酒○禁○之○嘲○

其二

盤○石○山○頭○絕○命○辭○多○年○不○到○杜○康○祠○於○谷○更○走○東○  
路○為○有○無○功○是○導○師○

白○賢○清○聖○總○奉○五○斗○先○生○為○教○主○便○出○可○署○酒○祭○  
可○配○焦○子○瞻○酌○入○而○日○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  
豈○亦○遵○夏○侯○之○禁○耶○

其三

飲○濡○龍○鼠○展○鯨○候○奇○有○麴○車○三○百○不○已○到○天○垣○燒○黃○

因○飲○可○矣○公○獨○未○知○其○趣○爾○臣○今○時○復○一○中○之○又○

不○若○逍○遙○麴○車○日○流○涎○飲○如○長○鯨○吸○百○川○也○皮○月○

休○日○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寬○亮○秦○坑○等○日○殊○為○

是○秋○光○性○可○安○豪○辯○小○醉○白○虹○九○若○非○千○城○關○

是○秋○光○性○可○安○豪○辯○小○醉○白○虹○九○若○非○千○城○關○  
豈○易○清○溪○下○釣○竿○

泉石娛心徐飲氣惟拙老于浮雲故引漁子  
此如高士七十二傳傳止數行而能移人神思

題畫贈吳待遠

雲合濃華水滄臨濃爲既氣淡交心相遙已是林泉  
文畫寫秋光十里深

其二  
蒼蒼相遇如楚雲湖水千里在目增人秋思

自初秋水自新數株霜醉小亭西他時夢裡尋張

鶴仙遠行定在遠  
寫出離思較深高惠格比雪想永雲更清情比楊

花落盡更見是以道所謂詩傳物外意貴有萬中  
態也

新婚樂賀祝羽翎

自有蓬山會上樓藍橋先遇女神仙他年歸院金  
燭海不遲開合花進上

花園金築讀書臺妙友新騎青鳳來只等畫眉人見  
面索看一部呂東萊

何遜揚師道看婚詩雅筆不啻咬公之作客怕恭  
之博謀還事精遠逸情橫出

贈孟夫子廟

先是爲妖賊所殘  
是他能佛又能王不合爲儒又客梁可嘆千年來廟

貌踴然不及魯靈光

便文公遺稿

高行遠志慢悔宜遠然而方預圖擊當時已然大  
仁義同於歸誠而大家人友不如木居上蓋其在  
漢亦與宮殿俱毀耶

鄉道中志喜麥秋

前歲驅車出戰場本年驟馬突飛蝗今來不是能舒  
緩貪看遠阡麥子黃

古村空列樹荒戍久無樓若涼載目不徒羈放之  
情然木若烈於猛火狀如嚴雪再歲之間踵至憂

見矣○第○猶○幸○及○含○含○之○秀○不○為○漸○漸○之○歌○耳○此○也○  
子○時○事○也○

馬上遇雨

自○來○三○日○蒙○頭○雨○無○節○無○肢○不○似○魚○腹○裡○却○隆○如○晒○  
得○此○回○定○濕○治○安○盡○

吾○其○為○魚○乎○中○有○事○性○可○晒○亦○西○濕○也○感○深○矣○先○  
生○豈○欲○為○蟹○語○耶○

登張煉師三層閣

高○閣○明○霞○飛○來○繒○時○挽○鶴○下○與○人○乘○較○勝○句○曲○先○生○  
宅○客○亦○客○登○最○上○層○

玄○明○一○洞○何○異○招○仙○丘○丘○丈○莊○曰○幾○度○朝○雪○仙○子○去○  
珊○瑚○環○佩○五○雲○遶○讀○之○神○起○

題富達高太僕東歸

亦○在○迷○濛○香○霏○間○蒼○苔○不○點○石○爛○班○閣○今○正○少○桑○林○  
而○那○邊○烟○雲○歸○春○山○

浮○空○出○沒○有○無○間○山○色○欲○出○海○雲○未○盡○樹○應○歸○石○  
而○霖○雨○不○用○矣○此○膠○州○戊○辰○子○養○時○作○也○

哭張年伯

夷○然○觀○化○復○何○酸○天○想○緹○山○降○玉○棺○一○副○鐵○肝○與○兒○  
子○請○將○七○十○諫○書○看○

胡○而○乘○鶴○夕○而○端○牛○康○樂○曰○淑○質○非○不○麗○難○以○之○  
百○年○信○矣○然○而○肝○如○烏○府○奏○似○宗○公○雖○在○百○世○可○  
著○姓○也○

題小桃源圖為韓寅仲先生

松○風○忽○過○小○溪○薄○長○出○仇○池○石○一○班○不○問○已○知○天○地○  
別○神○仙○自○合○享○三○山○

異境恍忽移於斯架富雙谷開宮室

作○遠○勝○晉○卿○豈○所○云○意○在○於○筆○耶○  
帶○道○小○松○嶺○人○三○丘○覺○武○夷○九○曲○歌○不○淡○浮○真○

其二

桃花流水隱雙鳬○中有高真○徹曉呼人○是右丞詩是○  
書祇應喚作輞川圖○

忠簡曰○分明摩詰輞川圖○更一題駁音響念者○  
千○瞻○郭熙秋山平遠二○統○可云○此○此則筆想都○  
初○

其三

王維石室魯莧裘○一月山居一日候○試到頭仙樓上○  
看○可知李白醉時不○

屢進屋○幽如却僧遊○青溪中○流一曲○作一詩○  
惡為謝益壽所笑耳○

其四

天上玄靈曲○奏來何因人世獎○仙才正如渡口溪風○  
便流出胡麻飯一杯○

二○師○失○道○引○事○切○情○故○非○贊○聲○  
其五

寺緯寅仲將赴官洛陽

攜將琴鶴過夷門○北勒溫公獨樂園○聖世遭逢無○  
避理不應題是小桃源○

既已卷校司馬○便當圖模武陵柳思逸○句使人不○  
敢學是精之放○

點定諸子文口占示之

題戶鳳偏稽喜受喪家狗○獨仲尼辭不於指上求明○  
月方悟天龍指是師○  
意不存字類呂安之題裏不托表笑子卿之論俱○

戴曰○一生受用○有盡于○此○空存○三○事○  
于何若先生曰○張眼見肝握火而處可為極文之○  
秘矣此幸未作也○

題石交圖為郭天門吏部

千○夫○昇○不○上○丹○徒○看○有○模○稜○物○態○無○交○盡○世○人○惟○得○  
此資他風骨耐他粗○  
可破也不可奪其堅故曰他山此竹亦庶幾跡○  
而意凌矣○

題畫石送姚孟長前輩  
總欺學學與堯堯作天門第一橋待到中流人共  
晚莫將深淺問江潮

大器小成誰堪中濟休章雙雙寧似臨海之樹詩  
西顧靡耶但不知傳移之妙果能敵張堂石橋圖

### 送陳章侯南歸盤陽

章侯爲余畫蕉石志別

不○堪○亂○雨○長○難○畫○絕○意○展○夜○動○時○此○意○自○難○將○作○  
賦○江○海○多○是○未○曾○知○

靜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謝客曰莫晚緣合時當  
祝分數日況淒淒風雨手章侯以邵公卧雪之興  
有右丞應手之才後先生勢與該國事孰如僕  
至于相抱流涕情見乎此

### 其二

有我君何易別離酒釀詩醒夜深時可當一忘韓陵

石歸去逢人儘說知

差可與語耳而輕分索耶酒雖詩發交情如石不  
謂徒成粉本

### 其三

王鞭在手眼迷離是寫芭蕉怪石時供作丹徒書院  
指世間只有米顛知

章侯蕭思入神幾于魯直草書扇頭江神欲奪然  
則王榮老之收藏未如桓玄之竊取識不識也

### 其四

章侯時眠妓陳堵

春明門外草難難恰好王孫躍馬時歸去浣溪人定  
喜王京喝飲莫教知

名士悅傾城照明一詩哦之欲動乃不意番使  
聞空忽又作何時勸使君語也

### 其五

多日子痛新離轉眼錢江送客時看到馬於花間



處新郎君是舊相知

相○悲○各○罷○酒○何○時○更○從○勝○此○別○客○也○以○銀○衣○相○祝○  
今○人○不○覺○真○所○云○杜○詩○韓○集○愁○來○讀○似○請○麻○姑○瘥○  
處○爬○也○

題書松石壽吳潘人母楊太夫人

曉○山○老○母○石○長○在○華○嶺○王○姜○松○愈○芬○十○二○靈○飛○晴○側○

熟○傳○經○偶○爾○號○宣○文○

楊○同○此○趣○不○足○故○以○驪○母○毛○女○宋○氏○助○之○乃○其○玄○

例○文○正○公○達○稱○

處○正○自○不○傳○

楊○夫○人○七○十○先○生○為○作○序○中○間○亦○引○數○人○此○乃○更○

得○簡○折○

洗○兒○詞○為○王○季○重○

笑○到○雙○顰○舞○到○船○桃○花○雪○水○洗○兒○時○生○金○鑄○就○新○孩○

予○提○向○豈○風○一○任○吹○

紅○花○白○雪○一○詩○可○云○婉○媚○更○以○仙○身○不○壞○祝○之○雙○

葉○老○昨○語○欲○近○巧○

題書

山○情○澹○得○似○沙○鷗○又○著○松○陰○雨○後○秋○無○事○倘○來○此○靜○  
坐○不○知○真○覺○日○長○不○

朝○見○已○江○客○情○生○意○外○非○此○不○能○破○其○者○筆○之○妙○  
末○以○坡○語○作○來○更○遠○

其二

晴○山○點○不○上○多○烟○一○味○幽○清○澹○遠○天○最○愛○長○松○松○下○  
水○秋○光○都○宿○釣○魚○船○

例○文○正○公○達○稱○

與○山○際○見○來○烟○又○一○景○色○川○平○霧○散○橫○影○橫○浮○便○  
已○收○拾○表○淑○秋○晴○一○賦○

其三

欲○圖○少○室○恍○三○分○爲○有○清○光○不○點○雲○自○結○草○亭○深○樹○  
裏○幽○山○淡○水○太○玄○文○

圖○成○五○嶽○記○則○三○山○圖○應○置○文○拾○之○禮○

其四

官○鐘○能○亮○壁○烟○疎○恰○好○連○村○帶○郭○居○欲○借○武○露○樓○上○

月一觀老子與何如

寒汀烟渚諸君得無少住

其五

天方白醉樹紅酣小着溪聲淡着嵐山亦不深秋不

淺最宜松下卓茅簷

秋興賦曰偃息不過荜屋茂林之下山紅潤暑濕思北語是有別觀不徒應物

其六

是聽秋聲作賦時秋風多在最高枝溪山定不寒格欲學王凝我更癡

所爲無聲詩也一峯落筆出人意表按詩序云荒怪駭象外有大茹之筆便可廢秋聲一賦有先生

此詩并可廢畫秋聲賦者

其七

覺得山容不耐秋一山霜樹老於驚怕他誤入枯潭道喚起鐘聲出梵樓

露濃山氣冷霜葉斷霜枝猶覺形容不盡雖作屬秋發人深省配合甚緊幾張落之枯筆耶

其八

爾雅纒踰六月箋綠陰長到十分天情如北戶風猶好意在臨流不在眠

取勿安策杖之典奪元亮高卧之風可云想入心匠

其九

繞着雲山卽有烟分明傳與畫中禪聰明無過戴安道曾把金針度范宣

煩君紙上影昭我胸中山盡矣倘宣子不看南都賦國幾以爲勞思無用耳

其十

前以大夫呼曰丈挾黃袂長可如何要是天生雙健骨我龍爾虎不差多

余近有拜石恭由我封松堅不臣之句自謂溫雅

然未若先生之婿抗也。

題畫石草

石容何呀草何芳○二者離奇孰可降○乞得來顧袍笏○  
到還邀謝客咏池塘○  
連○五○入○情○斯○為○車○爾○造○極○

田賦晚奉

詔禮 稱神還基宗伯傳冊徵詩

賦賡二施

王節粉披妙筆書潮會場助長傳聞可知佛日輝如

此海不揚波為聖君

○魯○肥○重○依○體○離○明○法○便○可○三○擇○越○乘○此○如○王○文○成○

謀○迎○佛○疏○將○中○有○夜○李○尋○伯○回○波○同○獨○為○歲○薛○先○  
生○身○在○山○林○心○存○君○國○往○往○如○此○

其二

金○馬○碧○鷄○事○有○無○親○臣○御○命○豈○區○區○採○風○還○報○明○  
天○子○總○為○流○民○作○一○圖○

時浙大饑自北

子○洞○一○頌○何○似○介○夫○一○圖○此○李○沆○所○為○迎○子○王○豆○  
也○鄭○谷○詩○云○明○日○翠○華○春○殿○下○不○知○何○龍○可○開○天○  
為○之○惻○然○

姪孫嘉禎讀書湖南酒闌過之圖朱松壁上

吳虎人多不好龍○一時乘月到幽叢○不知天矯高何  
丈○蘇○得○玄○真○喚○赤○松○

只○赤○松○兩○字○天○然○的○切○然○者○亦○安○能○喚○起○此○于○聊○  
以○當○支○離○更○為○望○上○觀○可○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略九卷

〔明〕金聲撰

明末邵鵬程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金太史文集序



太上有立德淵默尸居而  
紫莫大焉文章莫大焉其  
皇帝以往不可考之盛歟  
德稍慙于聖人而蒙犯譏

熊氏一

討手拔元元登之壽極少  
其德不得少其功則湯武  
伊周之事也次也惟孔與  
老德足以符千聖而功不  
著于當時乃以言顯猶之

太上焉孔之有若老之關

尹喜之流則德與功不槩  
見而論不詭于聖人耳目  
前不得有其人決不可無  
其說此言語之科也又其

熊氏二

次也今嗇夫膺人弄尺槩  
若丸收淺目者一日之直  
輒自喻適志而逐臭之夫  
利易義則又互相則傲直  
以其一日爲千秋敝天下

人頭目髓腦盡銷于尺幅而莫之知悔未有如文字一途沒溺人之甚者矣吾友子駿氏德不至聖人而是其器功未侔豪傑而有其心籌一事必詳其利病原要其始終可以垂萬世無敝而後著爲論述位置一人必明其所已然逆其所未至可以等百王莫違

而後見諸褒譏故儒生小子匹夫匹婦讀其書聞其說莫不歌且哭如窮得怙暗得光上至九五之尊開陳咫尺亦穆朕爲改容怛朕爲雪涕所最忌嫉不相容惟是食人之食不事人之事不憂人之憂者去之惟恐不遠殺之惟恐不速蓋

至尊與至衆各有其願治之

衷急於燎溺故其應如響  
彼食人之食者厚身謀而  
忘國恤既不喜人一言國  
事又甚虞夫言國事者或

康序五

發其身謀敗塗地也蘭雖  
芳肯容其當戶耶蓋黃虞  
而上大淳未散教民耕稼  
者並是聖人故人食不言  
之利商周以還人心雕喪

民禍重而福輕徼智掛勇

者畀之小康已溢望雖有  
聖賢間出恒上下不相遭  
安所得聖人爲之君復爲  
之相如禹皋陶夔龍稷契

康序六

一堂盛事乎朕則子駿之  
言不獨當世不能用盡後  
世亦莫有能用之者矣夫  
言至身前後俱不用世俗  
所謂不祥莫大此矣奚取



于授之梓爲木災幾幸千  
百年後千萬人中有一人  
焉對之歌且哭或改容而  
雪涕則皇天賴以不墜人  
心賴以不死如孔老諸聖

熊開元

賢言滿天下幾曾有見諸  
施行者而戶誦家絃實未  
嘗少輟譬諸水高原廣野  
雖不睹其一舟萬斛一瀉  
千里之能而卉木以此滋

生穀菜以此成熟德在不  
可思功在不可見萬世莫  
誣也吾子駿之言亦若是  
則已矣

崇禎

仲春月眷社第

熊開元題於武林戌邸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略目錄

一卷

廷試策館課

二卷

奏疏

三卷

書

四卷

書

金

八

卷之四

五卷

書

六卷

序

七卷

壽序

八卷

傳記祭文誌銘跋引雜著

九卷

書說語錄

目錄

輯畧引

先生之文前此有集矣前此之集非先生指先生之欲留以傳者或不必盡入集而其入集者或不必先生之盡欲留以傳也方其時偶以其存於燕詒閣者編次之故題曰燕詒閣初集而先生之文其寄他笥者殆不可

數計也注在楚有尚志堂錄魚山熊先生撰先生傳云尚志堂錄多論學書惜乎子弟門人不及覩記經變革并前此之集又成殘編斷簡恐漸遠而湮誰職其咎謹出所藏本而重校之間去其一二不必傳者從先生之志而益以故舊之所什襲灰燼之所

留遺詳審精別輯成九卷爲篇章四百三十視前集爲核而備然於先生之文仍然略云耳光華不閱先生之文將次第如明星爛出補成一書尚期年歲茲不可不急布行暫慰海內人士之望先生有年譜有本傳以不能如春秋定哀微詞義例亦第藏之

名山

新安門人邵鵬程識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略目錄卷之一

廷試策一道

生知安行論

心存無盡性之理論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論

政在養民論

積貯天下之大命論

大器循規矩準繩論

孔子稱伯夷叔齊論

目錄

卷之一

舉邊才足兵餉議

救荒弭盜議

澹泊寧靜解

比九五泰九二說

玉堂讀書

恭遇聖駕郊祀

御河春水

賦得我愛夏日長

大捷志喜

金臺行

賦得拊髀恩顧牧

夢養良弼

桑昂兒歌

目錄

卷之二

廷試策 戊辰

臣對臣聞帝王之嗣服中興也有率舊之章以靜朝野之業而一其志有取新之道所以作內外之事而致其功其舊維何所謂聖神往而精詳嚴密之制無有求而不備無舉而不暨上有必循之典刑則下有可問之老成而不得以意與者也其新維何所謂聖神出而參伍錯綜之宜無有令而不行亦無禁而不止上有必核之名實則下有自易之意氣而不得以習徂

考大易 卷一 策一

者也夫意起於一日而一日之意不可驟以爲新故其道必有所考舊之而愈以新則今日變見之威儀也原非操不易民而教不變俗而治之說以漫爲顯承習成於累世而累世之習不可安以爲舊故其道必有所反新之而適如舊則本朝自有之制度也亦非執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之說而以爲更始自古帝王所以振攝羣英閑其偏黨逆則有挽流必上之權鼓舞萬類必歸正直順則有建旣自下之勢師濟

自不關於錫班之旌亦可旁施於藪澤人與官

不相浮官與事不相開錄斯道也知之非難行

之惟艱得君實難得臣豈難千古一時題在今

日欽惟

皇帝陛下

精微執中

明哲作則

夙夜有寤感人心而和平

日月就將鼓萬物以盛大

全二 卷一 策一

靖奇氣於宮廷而四罪咸服柄指天下之春

渙大汗於中外而五福用章氣奮地上之暨

圖書時環左右實以肅制心制事之規取一世而

運之掌

杼軸述念東南則并厯玩人玩物之戒翼兆民而

置諸懷

清明在躬百度惟貞舉朝已唱天保之頌陰陽自

上彙倫攸叙率土共鼓皇極之嘯雖竭古今之

盛事未或揚光無遺迺猶黜已安已治之議思

萬舉萬當之等進臣等於

延賜之咫尺之地得論天下之事以任賢圖治之大務稍圭臬方來之微臣伏念今昔或通忠臣孝子覽簡籍而嘆載難見之休不謂敏生賢儒及此生而以一日躬逢其盛扣之不鳴臣愧金石勳說當同義不忍出雖不悉當敢盡其愚臣謹按詩書紀詠之辭若虞周上下之間莫不盡制分官專精得人用能熙載亮工咸和不月願官不必備人惟其賢則有十百爲數遠勝千萬

欲官得人非人得官則有出處異趨同襄盛烈如此則何患乎有才而無官以給致處於野之遺賢如此則何患乎多位而無人以充勳念於人之難求或曰上古事簡則懷養之平封畫之密漢唐而後曷嘗稍比其殷浩果若斯言是未世人才當復遠過三代矣或曰遠古氣厚則醇既日凋滿復日散前人不作久後漸當爲鬼魅必執斯言彼洪范創闢俱不屬聖神力矣撥亂反正之才代不之人闕邇存誠之道實惟聖功

其君皆不徒爲一日苟安之計而具存天下萬世之懷故其臣亦皆忘富貴利達之心以念真里生民之寄夔龍夷益未嘗分九州以領官牧之任大夫卿士未嘗限千八百國以均王朝之任人心不爭盛衰於邦國大才不念炎冷於旦夕致治之隆於今爲烈臣因幾計爰得淺論以爲天下有大勢貴識大勢而審其先後物情有流弊宜察流弊而衡其重輕拮据滋殖大都用心於事物應更以臣民爲事物之樞劑煩理劇

無不浩嘆於八才尤知以人心爲人才之本張羅設網以盡萬類而官各有制唯更一代而鑒弊卽以盡善雖漢唐之盛皆有可紀此不得果蕩成憲者也胥庸基毫以輯庶務而人各有心每閱一世而久安卽以滋玩卽虞周之後非無可鑒又不得性矻俗例者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攬八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光宅當時經文緯武之傳政詰兵理財之效者亦何其有求即獲卽其設官而輕重大小之相維以爲用賢

發奸之并得者又何其靡事不舉夫君臣之道  
至比天地此皆以覆載萬物爲心也任人之道  
方之用器此言可用之材尚不得混置也大哉  
聖訓內之而使舍光旌位擢顯朝廷外之而六幽宅  
心萬靈仰德以此

列祖相承世有洪圖卽宵豎聞出債事而偉頌時建勳  
節適至

陛下而承漢斷烈之日又卽爲出剗入復之時雖據

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踰月人情宜更見

金大史集

卷一

五

易而期月而可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  
元聖亦復需時尙有可言臣何敢諱臣竊觀邇  
日東西南北警報并聞錢穀訟獄普天同劇外  
飛羽檄內疊簿書事已勤也芻粟不絕士馬猶  
枵北餒久救公私同竭至賣虎冠又鬻銅矜財  
已賈也誠如

聖問可屢過憂願臣愚慮謂不在此臣來田間而有  
見也賦家民之田莫不什五貸富室之息率盡  
倍稱而督農隴畔非有田畯追課蓬門但聞胥

吏又其甚而推理嘯聚之傑正不盡出於饑寒  
臣入都門而有見也趨謁報謝之節日頗長安  
之騎傳空引滿之歡湯勞庖宰之治至於息偃  
在床多對妻妾及其出入風議半爲恩仇推其  
故而叢睦度閭之事反不盡歸於鈞拙蓋覺序  
之教不歸於前而還陟之道又乖於後自兩科  
而外鮮有不賂而得之官從兩科而後亦希有  
舊業可理之人豈天下之無才有才而單之以  
岐路蕩之以大浸才不必爲國用則心盡也豈

金大史集

卷一

六

冠裳之無心有而迫之於荆棘勸之以醢毒  
心不獲爲已有故才竭也夫終日讀聖賢之書  
不知所學之何事一朝享君父之祿莫識此思  
所從出朝廷不辭賤所欲則唾手而得俸且有  
名軍旅不辟難所憚則掉臂而行行亦有辭遇  
則歸已實改負戾而強說人以無罪功則稱君  
非有誠節而敢貪天爲己力大率近時之俗習  
未保今者之悉去凡皆近薄而莫肯爲厚夫總  
薄則亟裂垣薄則亟顛醴薄則亟敗器薄則亟

致人有恒言曰忠厚則顯

陛下之範諸臣以厚作忠也凡皆近輕而莫肯爲重

夫免走輕於麒麟燕飛輕於鳳凰龜躍輕於鱗

龜蛇騰輕於神龍人有恒言曰廉重則顯

陛下之化諸臣以廉成重也礪世磨鈍之具無予天

下以必得無絕天下以必不得而竭情盡志以

所一得者無不有事於軍國洗心革面之權無

聞天下以可免無聞天下以不可免而屏息絕

迹以幸一免者要不自藏於身家相觀而善財

金大史集

卷一

七

無尤而效之之舉有私必敗遂無利而爲之

時法紀盡明而官和於朝官迺稱百將在其中

矣蒼黎盡輯而民和於野民迺稱萬士庶在其

中矣四方有敗折箠鞭之如

聖問所稱四患豈足長歷

宸憂哉抑臣更有言

陛下自登極以來萬物幸聖人之作抑似觸目皆碍

至於開冠不驚何物相倚一人是侍夫舉世能

一人之是侍一人誠不可以自無所侍舉世能

一人之是侍一人亦復不可以更有侍也學不

務博惟致其道道不求奇惟期於明日無全牛

乃解泉理隔垣見人斯蕩蕩結故上下一日百

戰雖自衰世之言多士三千一心尚非目前之

事惟

陛下靜鑒其特因神其化則朝咏康哉野呼幸甚五

帝豈足六三王豈足四哉說有必立而曠於實

非微臣所敢罔言有辭拙而當於用惟

陛下之採擇草野愚臣不知忌諱干冒

金大史集

卷一

八

宸威不勝戰慄願越之至臣謹對



生知安行論 節訓

道德之難言也在天人之際達乎天而後可以存人此一定真常之說而非高世絕俗之論也今夫人何所不至哉聖人所恃以經綸天下謂天下之必歸我而經綸也者恃其天在耳時移事變類聚羣分治亂貞邪至莫可端倪而究其極有終弗可易者不能與天奪也若充其力而可以至乎其天則亦有乎無所不至之人而已其不可以至乎天者則物矣故知與行二者聖人之道所因以常存於天地之間者也

金太史集

卷二 論

九

生卽彼所行行無所不安今日求知求行而顧此輩之不若則亦何以取諸已有而持之以主張倫物而有餘聖人作而以爲可以經綸天下謂天下之必歸我而經綸者見乎此此所謂天耳天一而已達之乎道而豈有五達之乎德而豈有三此天之定也顧達道而自不能不五達之德而自不能不三此天之不窮也天故能生能生故亦能學能國天故能安能安故亦能利能強非其所生非其所安雖竭天下之智力亦豈能困之毫末而強之斯須哉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道聖人作之而天下不以爲疑舉而措之而莫以爲不當也不可謂聖人以之困天下之人而強之從我也舉凡困天下之人而強之從我者或不以終朝況萬世乎故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意之也必知其情明於其義達於其患易爲必知其情明於其義而達於其患也其不欲困而強之斯亦明矣雖暫困之困之而卽以生雖暫強之強之而卽以安故學利困勉者皆也聖人與天下共其不得已也生安者大常也萬物之歸也方其未

金太史集

卷二 論

十

之知未之行也視彼已知已行者則生安耳視彼能  
 知能行者則學利耳視已之求知求行而若弗得也  
 則困勉焉已矣究竟何有哉孟子恒言之矣曰是集  
 義所生曰自得之則居之安聞一知二頓悟絕人  
 而或以爲不如愚也謂非所生也克伐怨欲不行體  
 力絕人而或以爲仁則不知也謂非所安也今天天  
 斯昭昭之多仁智百姓莫不各有其天而吾既欲  
 以爲非大全也於是乎反不生不學且困於  
 是乎反不安而利且勉晝夜以圖若求亡于  
 金匱要略 卷一 論  
 而急君父也者以吾不幸而不能如仁智百姓之各  
 任其天也而方於彼既多不生不安之意以吾又幸  
 而知百姓仁智之不克盡其天也而反諸已又有不  
 容絲毫生絲毫不安之責以是爲不知已詬厲而  
 彼不知者觀其外若亦皇皇以爲多事也吁豈獲已  
 哉易曰不習无不利蘓子傳曰習而後利則利止于  
 所習者矣天下莫不惡難而就易無必生安之志自  
 無肯困勉之功論知行者接踵而起莫不以爲道在  
 是也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民也而豈士哉嗚呼君子

遵道而行耳知德者鮮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論

知性者實鮮也知性則於學問之道庶乎有入而因  
而觀古今來聖賢之說或同或異或與或奪皆有以  
悉其意之所指而洞然一無所疑矣古昔聖賢立言  
皆出於不得已其不得已者何也以爲吾幸而能然  
而天下人莫能知其然也卽不能盡知其然而天不  
其道宜有一二英靈者與於此也或不獲遇焉而吾  
身從喻之則不得不託之書託之書而始假名立字  
以曲暢其意而後之起者不自量其淺深小大隨其

金文叢書

卷一 論

三

所見而遂相與展轉辯析於名字之間其言有至有  
不至而聽之者有惑有不惑不惑者無幾惑之而以  
自誤相尋以入於斷港荒徑而莫自返者比比是也  
儒者之論莫要於心性而橫渠則云心存無盡性之  
理抑若心與性截然爲二物者誠二物也則取人細  
賜與及身自考應得析而白之如是者心如是者性  
今耳視目聽於此也欲將以心爲心以何爲性也哉  
卽以爲此中荒忽未易指示使天下聰明靜巧者宜  
必了了而吾以爲必無是理也一人耳區分而繕析

之可以千百其處而所以靈於萬物而爲人者央無  
從截然二域也卽以爲今日衆人所用者心耳達於  
聖神而性見焉則是今日衆人竟可以謂之無性也  
且也聖神無一朝而達焉者也不知其達而未達達  
之時此一物之爲心者幾何分其爲性者又幾何分  
也哉今以是說之不通也而又以爲非二物也非二  
則橫渠之說又將謬矣且古之二而言之者多也何  
獨橫渠也哉嗚呼此名字之惑人也孔子之所以微  
無言而庖羲氏之所以畫象也易逆數也聖人以此

金文叢書

卷一 論

四

洗心退藏於密故聖學有退而無進退者逆也世之  
學者發慮出言莫不在六十四卦中卽推人至精以  
爲居然太極也而不知其入六十四卦之中已久終  
其身在此六十四卦之中而究竟無一畫之獲不知逆  
之故也今夫聖賢曷爲與人言性也網紀倫物莫不  
精密以是爲足以教天下矣而必與之言性焉逆之  
至也其意以爲天下之能與於斯者誠寡也千萬人  
而不一見一人焉而能之一逆而未始有一畫之中  
此六十四者一旦燦然於前而惟其所用而且以教

天下之咸用而不得已以語人曰此性也生之謂性天下萬世以其出於告子之言而不謂然也不知告子之言也告子知有生而不知其成也以是見屈於孟子自此生之自此成之故曰誠者天之道物之終始而易亦曰成之者性也性之說大畧具此矣人之生也莫不日迷於生而莫能反其所自生不知所自生者之無窮而生之有限夫是以趨而日速於死天地大德曰生聖人欲生天下而無從也故教之反其

金文叢書

卷一

五

所自生以自成焉而無迷於死水之有根而水之有源也以其生生也有易名焉而以爲妙物而不物於物也有神名焉諸所名狀不一而足而神之一字則易所言之最複者也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絳斯以譚人之相爲隱現者物與神焉耳孟子第人所造而極之聖不可知始謂神焉神者性也繼之者善彼可欲之謂善又何其與神者非是懸絕歷數階而始至也書曰聖罔念作狂克念

作聖蓋必極而論之彼衆人非其無神而聖人尙不能無物必真無物焉而始謂神也以是爲盡性之極焉耳故其初也入神而其旣也窮神故吾謂天下之言學也則性而已矣性斯神此外皆物也物存而神隱卽張子所謂心亦物也張子有言曰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故學者大患惟不覺性也知性則妙物而不物無一物而非性無復所容其心不然并其所謂神者亦物矣又何心之足云故曰名字之惑人也名字不必問而要識聖人之大

金文叢書

卷一

五

指在教天下以逆而無順而忘其所自生如臣子之於君父焉已天下皆知順而不知逆故慈之一脉盛行人間而反而孝其親者則希爵祿之班於臣下者無日而缺而盡忠以事其上者寥寥也日挾此以爲受萬物而曾不一反念焉而皇皇乎終日自以爲不足此亦無君父之至矣而嘵嘵曰此性命之學拱手而讓之方外之士嗚呼學之衰也而天下不知性命性命之旁見雜出也而天下於是亦無忠孝天下之生久矣我亦欲正人心心其可無存乎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論 節訓

無天下萬世之深情者不可以與深言天下之事  
未嘗慮之以爲慮之而不必獲未嘗爲之以爲爲之  
而或難成嗚呼天地雖大固無如人何也天地生  
而與人以心心困其處焉爲焉者也故有天下萬世  
之深情者必不聽其命於天地而以爲天下之事  
乎其人天地生人而與人以心非必盡人心而皆  
有所應有所爲也君子以爲此宇宙之事所當爲者  
亦無幾何耳易用舉一世而皆用其心以有慮有爲

金大史集 卷一 論

上

必舉一世而皆用其心以有慮有爲此亂之徵也天  
下有能慮者能慮則莫敢不畢其慮有能爲者能爲  
則莫敢不致其爲若是而慮亦不必無遺謀爲不必  
無遺力起而視天下而已無不獲之事無不成之功  
用人心之半而可以收事功之全豈異人任哉而古  
今聖賢恒懷能抱具多不能展至鬱鬱焉者死而竟  
不得志者蓋其可能者也其不可者天也所謂天  
者何非天也亦人也所謂人則非衆人之人而一人  
之人也故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明乎此一人者慮

天下始不得不舉其慮此一人爲天下始不得不致  
其爲又明乎此一人者以不慮慮天下始應以不爲  
爲天下始爲天下以其智力爲一人慮爲一人爲而  
後不暇分誤其智力以私慮私爲以開天下之亂  
故萬邦之大而以爲一人慮之爲之而無遺計此萬  
不獲不成之理也而以一慮鉤衆慮一爲致衆爲  
此一人者可以治定功成而尚冲然其有餘大此一  
人者豈嘗自以爲一人而外以萬邦爲其邦也哉其  
靜而慮之而見邦雖萬而情形曲折莫不燦然如其

金太史集 卷一 論

十八

指掌之上其作而爲之而不令而從不言而喻亦莫  
不如臂指之使而呼吸之應也則元良之至也元良  
者未嘗有萬邦而但止有一人以一人運萬邦若幾  
幾乎其難之也以一人運一人如取如携耳亦奚有  
哉是故萬邦多難莫不謂可憂而有識者或否及其  
無事莫不嘻嘻相慶而有識者又否若曰是奚足憂  
喜哉丈夫關懷情在此一人耳得此一人吾於萬邦何  
有失此一人吾於萬邦又何有天懷萬邦則必爲萬  
邦生一人則又爲此一人焉生一二人以成之一人

者既生成此一人者之一二人又生乎其間則自茲以往天下事固確確乎其人在人矣如此而尚待天降天亦何時已哉伊尹之於太甲亦直以其身試誅滅之地所謂事過言之尚欲心悖者而尹恪行之豈不以爲此一人者如不幸而不元良則雖以予久在斯位固無如此萬邦何也與其在此而無如萬邦何也其於死庸愈乎毋寧爲之而幸其一悟焉嗚呼古之君子亦直其貞萬邦之念有不可解於心者耳死生且不遑寵利安足道且非特然也及君之身而已予

金太史集

卷一論

十一

秋萬歲而後其不可知者乎事事不敢設之于天而必盡人力之所可至故古者所以保傳太子之道至備也至自爲赤子之時而教已行夫教行於赤子之時不已急乎而以爲不可不豫不可不垂恐人世深而元良之性漸易其反之也日難故若不可且夕待者况乎其後也又况乎其後已得天下而操之而但以其天成之聰睿自應自爲而前後左右舉一無可恃者哉噫何其視一人元良之若是乎不惑也真有貞萬邦之心則必致力乎元良一人之術元良之道

雖大直者不可以坐而進而亦不以有初爲可恃若殷宗之初服與唐明之末年豈可不深爲計慮而盡爲不必然之寒心哉

金太史集

卷一論

十一

政在養民論 附錄

爲政不法三代以上終苟道也豈以三代而下爲無能爲政也哉古昔聖王所以立政之意與所以施政之要初無杳渺不易危之處而後世多以其悉功就利之心乖張用之而或喪其本指以爲貴者作令而賤者奉行天下幸得旦夕無事不至鼎沸糜爛而莫可救止以是爲足以畢吾人上之事已若夫厚下愛宅之語初不屑問至於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寡一似聖賢間爲大言言之亦未必能行者噫何古人

金太史集

卷一論

三

愚鏡而今明敏練達者之若是多也人心喪而不後士之考古鏡今自命遠識者其亦鮮知有生民之在念矣下焉者無論夫政在養民此爲政大指也如此則善不如此則裨此自古今來窮經鑒中事情之語無擇時之危平而莫不準焉者也今夫民亦騷焉爾然而天地之所至貴也以言乎耕維則百物之所從出也以言乎勦力則王公大人之所服而役也非是則雖天地之神聖固不能以雨粟而湧泉而自后王君公以至大夫師長雖神聖英武要無所行其底令

此亦天下之至顯者也而近俗多滂不與念則以爲代而下自秦隋民變而外大都內以威官外以夷兵中以兵伍不知此數者之牽以民始以民終也以爲此數者之害而民無與焉且民亦何能爲愚者自農巧者自工賈者自賈文者自昂首而取官祿其樂其智者近則聚山澤遠則走胡越不則亦作奸射利於簿書上下之間所謂含血之蟲莫不能各以其生自求飲食無所需養而乘軒戴弁者楊楊然未足爲一旦之有以加於我也亦復何求嗚呼何其不察也

金太史集

卷一論

三

天下惟無事也無事而優游論議幸得以徐審利害之所在大施焉而不必見其赫赫之功萬一不虞而吾持之以中堅可不大斃而天下尚在吾股掌之上吾得而濡沫淪浼之豈不愈於欲養民而莫予聽之日哉夫至上焉者養民而尚莫之聽也謂吾民何且至是固不知其繇來非朝夕也所爲目視斯民而殊覺其無所需吾益且視當日急務誠有急於養民者焉而未暇從事區區也昔王之于天下也天之田廬漁畔與丁壯老弱莫不數計周知在其胸中

而因爲經營區畫不啻家人民生斯日無死生不  
之憂既無其貧甚富之民相耀以亂其心而亦無  
安偏危之處奔走以竭其費此法之盛也法盛而不  
可復可不必言其法而奈何以并不師其意并因  
不可盡也易不盡于籍而無徒盡於地盡於暴官  
吏而因以盡於強宗豪右兵農萬不可合也苟爲  
耕矣而且宥之不暇視人遊食矣而又視人生食  
爲庠序學校以教忠孝而非以進勢利也懲逐有  
化居以阜財求而非以長侈蕩也古今養民大端  
各見其身 入第一  
起乎此此之得所以用則足以事則簡以攻則克以  
守則固且無謂天之立君本爲民耳恐昧大道者以  
爲迂也信若是是亦何求弗得哉故嘗論後世之爲  
政也大要在取民而已稅租不足雖勞心撫字率不  
得爲良吏耕歛之省補助之道吾見其無冀已且在  
之所爲牖民孔易也而今皇乎日以不足大要爲政  
以求應其民而已情之相棘有若敵讐智之相攻猶  
乎營壁家修長者人多君子吾見其無幾已計日去  
其墳墓及其蠶織田祖有神業界矣大語曰養馬

序其非類無令敗羣言害民者不去則民未可養  
秦爲無道其生民也險隘其使民也酷烈後世之  
莫不以秦爲鑑顧實以秦爲師今秦當日尚猶是  
以爲後法生民其幾無類矣乎



積貯天下之大命論

長國家者無自爲封殖之意而計深思遠則不獨倉卒之際有旦夕不應之事非天子之患貧而宰制天下者之不可以失大權之歸也書曰惟辟作威作福此天子二權也而權不二出天地之大德曰生爲民立君而民亦相與安焉無或有畔思豈能是就焉懼或威之以此一人者實能緩急而皆有以生我福莫大於生如此則生不如此則將有不克生者焉不克生而威固已甚矣是故二權之所在惟一權

金太史集

卷一論

三

也古帝王之所以必得志於天下則此一權在其掌焉耳因此念漢人積貯大命之言誠旨哉其言之也今夫民天惟食焉困矣有虞之奔十二牧曰食哉惟時耳命官之中未嘗言國用也至於周而始見有會計國用之官顧後世所爲大農水衡自長以迨若屬窮年以計出入爲事者在當時則止於掌邦教時地利而止矣管敬仲古之才人也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此其言殆亦有懲於所爲府若倉者世所爲府若倉無不涸不竭者也奈何如所云云

金太史集

卷一論

三

然天下事固未易以一二言盡也昔之論財固有聚其聚者矣爲其聚之而散民也固有欲其行如流水者矣爲其流之而仍爲我生焉今不達是意而反以浮淫之蠹加之功貨之上不能聚而并不能收使之流而不能使之止則天下之民其於我也且若浮萍所梗之適達於江漢之上靡靡焉無所歸命器焉而起而且莫之能操也嗚呼三代而後斯民之各謀其生而不藉上人區會經營之力也久矣雖實踐其土而且居然以爲己田也雖實食其毛而且晏然以爲己耕也賴天之靈得以無事其于君上何有焉迨至災凶流行艸木食猶不自法鬻糶之地或閉或騰而有人焉或贖之於流離困窮之中灌輸有道而富商大賈亦不得牟其大利而乃昭然見上之有以存我也此道之衰也而亦有不能不然者矣又有甚於平時追呼課責所不能平亦謂極矣一朝有急而帝無所取于所謂不加賦而國用足者未之或能也而又不能坐而待盡而民又於是盡不堪也故三代之民如于也漢之民尚如牛羊焉後之民真如仇矣

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故君者所求也非求人者也  
民者所與也非與人者也獨奈何使民之日見其君  
之我求而未嘗見其一我與也審如是彼亦安往而  
不獲自全其命而惟上之兢兢也哉是故智謀之士  
常大其心胸以觀斯世之變而亟亟乎積貯之是亟  
也以爲如是則下常有以得上之與而不得局於不  
費之美上之人有事亦竟可以無求而不必審於定  
矣之勞未嘗使民饑以死斷不逼之踴躍以求生其  
用命我得希所積而之于生其不用命我亦得以用

各人具身

卷一論

二五

所積而之於死其用命而得我以之生也積貯之效  
效於醫藥共不用命而亦繇我以死也積貯之鉅鉅  
於谷鐵稼教倉之粟以爭天下而後號諸帝王以此  
有機散洛色之倉以食亂民而不知惜小人緣是無  
識繇斯而譁詎不然哉獨所謂積貯富有道焉隋場  
唐德又何說也漢初拔秦之弊作業劇三財匪故一  
時愛國者寒心謂漢之爲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  
可哀痛豈與國曆休長歷十餘世數百年承富庶之  
餘而甘漏澤者同日誅哉三年九年之蓄古有言之

者故積貯之道若見之入邊粟限之常平倉吾深  
焉唐有劉晏殆真善心計者顧其進以養人爲本  
之不慎則如勿積慎之哉

全宋文

卷一論

二五

大器齋規矩準繩論 節譯

天下大物也非大人不能以有爲非大人不可以有爲大人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萬世爲一統者也人情之生於世也莫不自愛重其身苟不能安心以待造物者之生我死我而期有存留於天地也其於身莫不欲有成而於世莫不求有用夫必成其身以有用於世此豪傑之所以獨異於衆人而不知此但求成其身以有用于世之心亦卽衆人之所以無賴於豪傑及其既成既用而此一豪傑者之所成

全文見集

卷一

三

所用隨與之俱盡初無復有可以存留於天地之間其相與否嗟低迴以望爲不可及者亦初不過一二衆人焉而已夫得于天者材也作而成之以達於用斯爲器等而下之雖農工賈役不坐食於世皆不得謂之無所成就而適用而上焉者非其經綸達乎天德卽智名勇功冠絕一時不足獨異者何也則固其以其身自爲一器而未能爲千萬器之所從出也夫自不必爲器而特以之爲千萬器所從出故雖不器而不得不名之曰大器大則大矣而必不能不名之

爲器何也彼雖無成心而卒未始不有所成雖無用心而卒未始不有所用惟無成心惟無用心也而始天下無可成不可成可用不可用莫不於此受成受用而其成與用是以獨大是故規矩準繩之爲物也不特無方圓平直之器而其身亦未嘗有方圓平直之形而天下之物非受方圓平直不可以爲器非受規矩準繩則必不可以得方圓平直以是方器大者之不欲變變而乃以大有造於天下後世也亦庶幾其似焉耳吾觀古者大聖人之用心也至於一夫不

全文見集

卷一

三

獲若已納之溝中而其計深慮遠也則慮所終而稽所蔽若是是安得龍取一切而爲方隅旦夕之計而遂可以快心滿志者哉而吾觀管敬仲之治齊也其取于輕重上下出入之際大要領奪鄰國奔使天下以爲一齊愚哉黔首以利國家而已而其於桓公也諸夷狄禽獸之行備極大惡而且以爲非其至也身朝沒而齊已夕亂也若是是可以法天下而傳後世者哉夫幸而爲齊可以傾奪天下使仲得天下而爲之富復何所傾奪是亦立竊之道也雖曰微管仲者

其被髮左衽吾未見被髮左衽者之所爲猶有知齊桓公之所爲也故仲當日之所以自成而有用世者實不過功名富貴之間而孟子曰功烈如彼單言功烈已無足言矣不必略其功烈而更求其法也出功烈者卽心法也卽所謂器焉耳如是心如是功易有功無可議而復又從而苛議其心者故仲之小大要卽其遷就辟淫之君成就一日之政以威富貴而無有乎天下萬世之慮亦非謂其但能治人而不能自治也使真能治人矣又何用自治仲

金大星集

卷一論

三

亦有仲之自治但仲之所以治人亦卽如其所以自治者而止耳均之不大也均之以目爲器而不可以爲千萬器所從出也故曰大器猶規矩準繩此萬論也而曰先自治而後治人夫先自治後治人此特爲未成器者言可耳以語於大器不亦謬乎惟此義不明而後世曲學小儒以此自蔽曰吾未暇治人吾先自治云耳而見小急功艷視管晏者自度其學尚不憂其難之也則謂功烈寧復有過此者至謂孟子言不足信以爲區區井田學較之論豈足以勝內政

知孟子所以度越諸書者正在井田學較二論略言之而不必詳譬之老工大匠按其規矩準繩有知者偶一指設以見大意而不知者以爲不若斤小斷者之可以苟且朝造而暮輟也嗚呼无如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又曰聖人復起從吾言所謂規矩準繩殆若斯矣自當時卽爲迂而况又豈千萬世之公孫丑淳于髡所能測識者哉

金大星集

卷一論

三

孔子稱伯夷叔齊而不及伊尹太公孟子嘗稱之至論百世之師獨推夷惠而不及尹其旨何如

館課

孔子之稱伯夷叔齊也以其逸民也逸云者世論之所遺遠而鮮有及之者也世論之所不及故聖人及之其所公及焉者則亦不必及矣稱伯夷叔齊之賢即其所以不及伊尹太公之意也孟子之有時乎不及也孟子之時也其及之者一時之意也其不及也也則與孔子同百世之心也生請究竟其說生以爲

金大貝集

卷一論

三

天下之難治世變之日趨而下也莫不起於人人懷急功就利之心而無復知有正誼明道之意豪傑起而爲其事聰明有學術者見而倡其說以爲如此者之可慕也天下之人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先慕其所以不必然之事未必能其事而先以敗其心敗其心而事烈口已卑而愈無能爲至於極敗而尚不知悔其所從起者書立言者之以學術殺人至於此甚而聖賢之所鯁鯁而憂焉者也聖賢憂之故言則必慮其所終而行則必稽其所做夫聖賢之不得已而

有言者若後世浮薄者之爲偶有見於一說則勃然自禁曉曉焉以自明其有知焉者乎使聖賢爲自而言也則且有不勝言者焉彼其胸中豈有既哉賢之有言皆以爲人者也聖人而非爲人也則亦可以冥然而一無所稱也惟爲人也故言出則必有焉而亦不得多而旁及譬論春秋之世何以弑父殺君者之繁衆而莫之止也以爲武王固身爲之也湯得天下于夏顧其於桀也放之耳既而曰有桀焉而武王無是若武王以是爲當然者而未有過也

金大貝集

卷一論

三

至于紂死數十年矣而爲一時反側而猶繫繫若是多事也武王既自以爲當然天下後世就不見其君父之有罪而以爲當然而效武王而爲之哉伊尹之取夏武文不如太公之暴其得天下而所以治商也文又不至若周公之委曲繁重以至於不可收拾故商之後世於周爲盛而君父之義亦不大嚴太公勸其君以力取天下周公報乎有弗安於心而飲爲文法以防其敗而不知亂賊之源已開於天下之心非區區文法之所可療嗚呼應不及遠以爲奇

以定一時之亂耳彼伯夷叔齊之功豈不千古  
烈哉然則伯夷叔齊者聖人所欲誣稱者也彼伊尹  
太公者之事若其功勞無傳于世則聖人固以爲無  
傳而使天下後世絕不復知宇宙間曾有是事焉  
亦苦也况從而稱之哉聖人之稱人也則亦有多  
矣稱是人也而使天下後世因斯識忠孝之大義焉  
稱是人也而使天下後世無貴賤生死以爲苟可以  
應其仁義之志則不必得時行道而後大焉不必存  
活永年而長有生氣焉而又使天下後世無知惡焉

全宋文卷八

卷一

三

弱聞是人也而以爲宇宙丈夫作事高深深尚有  
若此其甚者而吾獨奈何耳且近者之尚不能而遠  
因而振起焉以是爲大塊之噫氣薄沸萬物之壽而  
疏其邪以達於正以是爲人心之儀型使人望之以  
爲不可及而又不敢不勉也故稱其風而曰師夫  
其風而曰師則孰有如伯夷叔齊之大彰明較著者  
哉雖然聖人於是乎又有憂也天下之人多愚知其  
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刻則效之而其康或  
如九則效之而其仁或弗如特立獨行則效之而

忠孝又或弗如天下之人以其似齊夷齊之短而  
知其真失夷齊之長教於是乎不立于是又特著  
焉以救之其不得志同其康同其仁同其忠孝又  
而獨其氣性之所往又若翩翾乎其相反也者而  
天下又遂因是以見夷齊精神真至之所存初不  
於拘局刻薄之迹而乃以長善而救失而師道大  
衰亂或涼而所以利賴萬物者未始有異也此  
之所以並著也若夫伊尹太公也者孟子有不  
稱者焉所謂中國授室養弟子萬鍾使諸大夫

全宋文卷八

卷一

三

人皆有所矜式者固當時君臣所以處孟子而以孟  
子爲無能爲之人也徒說仁義而已孟子至爲之道  
湯武稱伊呂而尚莫之能信也况置而弗稱乎此最  
明者也若夫較量聖人以發明孔子獨出與夷齊並  
者而大公尚不能與焉若是乎太公尤不必稱者  
故略定一時若太公者可爲天下父定不可爲百  
師可以爲文王之師而不可以爲百世常人之師  
尹雖自以先知先覺自任先知先覺者師也而孟子  
弗與之百世也亦豈不以其事爲不可訓也哉故

爲棄也辟之於天則雷霆而已風行乎四時而雷  
用之止以平虛此亦足以觀矣

全二星集

卷一

七

事邊才足兵餉議 韓

全二星集

卷一

三八

邊才之希見也以事邊者之不必盡才也兵餉之  
否置也以餉之不必盡以食兵兵之不必盡任餉  
雖然天下方大病病之所在非一端也病非一端  
其一則且傷其一焉無所不病則亦無所不救何  
乎其可以無所不救也愚以爲古今未有一時焉  
遂可以無所不救之道也善救者得其機次第焉  
矣今邊才與兵餉二事也議二事則此二事  
焉有優先焉孰先先邊才也今兵之不宜取足焉  
餉之不宜取足於徵有其耗之者故莫不齊借而言  
曰清之不清則永不得也或又曰清之難夫清之是  
也以爲如是以清之而遂清矣則恩又恐其不能得  
也故清之亦誠難雖然亦難耳豈遂不可爲也哉所  
以難焉者則無邊才故也古之握兵者可以一夜之  
間阡數萬人而若無有今欲汰數人而恒恐其一  
闕然而起脫主帥之命大兵者所謂聚不義之人  
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惟恒試之戰而能  
日以見不能者日以誦故賢韋君上而不肖輩

敵兵事之治也其主帥之才實壓大將其大將之才實壓其屬裨以下實以次歷其士卒以才令之才以才令不才大要能爲亂者通而上焉以成其志吾掌權之中而皆得所而樂爲吾用餘無所用者盡取而殺之何亂之敢生而又况其體汰之已也之而向有以用其無用者乎夫邊危地也而今之得邊將者若有所利焉豈真奮不顧身思得一當於敵國家而遂破家蕩產以求之故邊庭之上下相逼也亦適相逼耳莫不相與求衣食之人也強有勇不必上上者不必強有力羈繫於旦夕之間以幸無事如奉驕且頑之子而莫敢動其纖毫故曰清之難也則無邊才放也天下大矣何以無才非無才也居今之世未可以有一才焉卽謂才也非全才焉不能免卽全才矣有可以折衝禦侮之才而無以要譽與交之才猶不免也所取乎邊才者取其能辦邊事而遂已矣國家之事庶且多卽不有他幹尚無求於有一長焉卽所謂智信仁勇廉者或不能必盡也又從而求其要譽固交者乎非要譽固交者不

折衝禦侮之才多不足以要譽固交而才又於其矣唯是能要譽固交者卽不有折衝禦侮之才而能使人望爲有才顧其才在要譽固交矣又以何折衝禦侮乎故寧思今天下之大病莫病於言太多而不擇言太輕而立言之心太巧職方文選下文武所使出也此兩司者莫能自爲政也卿相條也奉行其風旨惟謹耳故宰守令近民者也日求免其鋒銛而後可以有濟於私耳况邊吏邊吏不盡以餽餉兵要非盡以潤家也若是者幾於下之財力以奉之矣今言路且百餘人豈謂百餘人者絕無大丈夫處其間顧所謂大丈夫者儀衍多而孟軻希矣古者竭天下之財力以奉一人而尚以爲未足也今竭天下之財力以奉百人若之何其不責若之何其望天下之屏心一慮以歸於正而以其爲國用也嗚呼天下何但思邊才之急何但慮兵之乏也大刑用甲兵小刑用力鋸鞭朴今邊不能以甲兵挫之而內之能以刀鋸鞭朴挫其民者天下是也吾不知其才焉否也兵聚如林而日患餽



如泉而日告俸而內之從事田畝者未嘗有爲  
雖饑寒計也吾不知其足焉否也直謂民無如  
耳意又安知其一旦不更猛於而烈於兵乎

金元史

卷一百一十五

牧苑再盜議

金元史

卷一百一十五

四

盜賊之禍烈於今古而然而又當今之內  
日天下已大病無可議者非無可議以爲天下可  
者不在盜賊也天下之可議者莫如今日之可以  
爲盜賊而其實甚於盜賊與可以爲盜賊而目前  
未爲盜賊之人盜之起也不一其途有饑寒而爲  
者有徂於賄淫而爲之者有負材氣鬱鬱不得志  
者有爲之者此實有盜之所起也抑盜所起  
哉再之則必令天下無饑寒無賄淫無不得志而奸  
亂衆禍而此數者其可以拱揖俯仰論議戶庭之間  
今日一部覆明日一令甲而使遂晏然以免也抑  
有道焉爲天下所公見明知而特避而莫之敢議  
議焉而莫有能行者乎愚以爲天下雖大分域而  
吾則天子分則縣官耳天子之下縣官之上自宰  
而至於郡守不過多方區置奉天子賊令通政  
雖要使縣令必爲斯民利而無害焉則已矣今也  
然舉世駭然共視縣令如商賈弄積之肆焉

猶亦遂以廉潔愛民爲迂闊難行之事一日而  
士盡膺民社之任而尚慨然不樂數歲一遷而  
乎其不可待乎心靜氣而細觀之上自宰執而  
郡守若而人若終日多方區置惟恐縣令之廉  
民則舉朝嗾嗾無所得食者縣令雖欲念民  
民驕淫復何暇意亦何裨至如邊將扞外與縣令  
內者等非力能浚劑內供亦不可以安其位必  
聖天子之憂民也  
全二集卷一  
八卷一  
聖天子之憂民也

澹泊寧靜解 論

天實生才而以爲可學而至學而後知古人之言  
我欺也學焉而不知其要學焉而容有不至者  
自以爲不知要而以爲學咎嗚呼天下之無才  
茲始矣三代而下如諸葛武侯號爲王佐之才  
之儒者或以爲入資自美不得列於聞道此一  
射之語非篤論也澹泊寧靜之說前此聞有言  
才也易爲乎廣其才也世之季而道之微也  
全二集卷一  
八卷一  
才也易爲乎廣其才也世之季而道之微也

天下之不知學而翁幸天下人心之喜有才幸其喜  
有才矣而復私慨其湫澁張皇莫能致其學力以深  
入于無才可用之地而成古今之真才也才也者人  
所立于天地之間而與爲三者也自有宇宙以來得  
此則治失此則亂故唯元愷在堯舜之世初不過  
爲才子而濟惡亦祇謂之不才世之學者誠其能精  
心以求自發其才之爲亟亟也誠精心以求羣欲  
澹泊寧靜亦焉可得哉澹泊寧靜者所爲致其學  
以深入無才可用之地也曷爲乎深入於無才可用

方塊也。今天明敏捷給遊刃而批寡御一日而致  
望此人情所公願而亦斯世所急須也。然生而能  
或能之而不必準準矣而不無弊其不能者或能  
之而適以昏鈍察見淵魚而尚有不祥車堅馬  
尚有策其必敗者也。况其下焉者哉。君子以爲其  
明是也。其所明之處非也。明不於志則待銅以索  
也。其必適是也。其必遠之法非也。遠非所致則空  
以逐日也。夫在天上則可以遇惡揚善而順天  
樂象六龍以御天則可以自強而不忘矣。太素

金一也

卷一解

四

有五而志於學羣弟子侍坐而常施之言志也。此古  
人隱居之所求也。而特無如其不明也。全軀保妻子  
之計知不足以千里萬里旦暮可見之功知不可以  
一世萬世無遠慮則必有近憂也。而特無其不致也  
不能是者無大過其患總坐於不能澹泊而寧靜  
泊寧靜無奇耳。其功卽以明志致遠而成天下之  
才天下固鮮有能真知澹泊寧靜四字也。實能  
矣。始豁然知澹泊之可以明志也。實能寧靜矣。始  
然知寧靜之可以致於遠也。天下無一物能入

心無一物入吾之心而後有一不可解之心。昭然  
前真可以入湯赴火救天下而不悔。天下無一物  
動吾之氣無一物動吾之氣而後有不可遏之氣。  
然流行可以披山裂石動天地而有餘而或以爲  
澤逸吏鄉里端人於世亦似無求於物亦能無  
嗚呼聖人不啻言之與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斯世也爲斯世也德之成耳彼方挾其泉石烟霞  
將不能稍自捨斷而恒以其區區之忠信廉潔橫  
中真所謂得宮其若輕擇利莫若重者耳。又烏能

金一也

卷一解

四

澹泊寧靜也哉。如此則又何惑乎其可足以明志而  
致遠也。學之不明則千古之眼不開。故尚論千古多  
以其人而低昂其言。雖孔孟亦置軒輊其間。譬如知  
武侯斯言之篤至而不可易也。今世搶攘危難之事  
其易見者莫要于戰陣。聖人慎之而憂其大得力不  
過兩語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處喪與於左而目不  
瞬而已。若者非寧靜澹泊乎。其他則復何說。蓋曾家  
力於此而見其故于日澹靜之而下足一日營亂之  
而有餘者此物也。願得其道則十日營亂之而非多

伊呂而下亦不失爲人用提匹夫而立  
以教未俗而還之三五取之四字而未有  
也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聖人作矣而  
事豈夫也哉

此九五泰九二說已

易道先中而後正貴陽而賤陰易之爲書也奪天  
之權以與人者也夫奪天地之權以與人而絕  
必輕量之於中正較合之以陰陽則人之能爲  
矣故易之道剛中爲大易之剛中正履天位而上  
揆而應之莫一與并者莫如比焉已乾坤之救歷  
衆需訟師而始一初得此大定也此君道之始隆  
衆龍而後一位而已故其辭平其象遠其意亦顯  
聖人作萬物觀而幾幾乎上治雖然大道之行也

下爲公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自吾夫子蓋僅有志  
耳而且未之逮也及其隱也而後禹湯文武周公  
此其還焉然則比之九五所謂可知其意可志其道  
而不可以爲其事者也且也爲之於亂夷難靖之初  
則利官相半有如漢文焉爲之於彘夷略定之時  
得少失多有如宋仁焉效之於國事日深之後則  
元唐文莫之救已且也君猶天焉一受於天可成  
不可變可以左右而不可以拂其所不欲故吾以爲  
今日之所需說者師前則莫如師之二在師中以



羌筋偏師先靖西南隅狡狐失魄牛離穴遁虎  
不負鳴堂念 天誅稽日月突如兵力在斯須  
膏血疲三省一日鼓征暢八區折首殲魁略盡  
難釋視復何如賴言 天子早傳檄將士無勞見

金臺行

相馬不當效驪黃惟曰其神良買馬不暇問死生亦  
曰其類貞骨亦駿骨以驥收不驥雖生吾何求世  
欲運見小利但信凡馬堪御轡取而駕之任驥驢  
全二見集 卷一詩 五十一

驅前路立顛蹶夥大乾坤定多才求之弗傳致之來  
騏驎不來驚咆憤鞭撻轡首奚益哉郎今誰識良與  
駘所願涓人眼早開燕昭燕丹同發憤先何得勢後  
何災

賦得拊髀思頗牧

郎吏道已難買官牧牛羊爵祿難武功買官入驍  
壯士負材氣百戰累千瘡大傑觀時路隱身自起  
天子難得見當路重饒饒莫有念亂人覆謂將才  
孰肯蹈死地反傾橐中裝孰敢擲平生付人論短

新舊絕大異漢廷無政黃惟顧天子出停車  
郭開言一入廉李氣不蒼諫罷隨付節古今  
難秉國成者搜才應多方 明主可忠言何哉

夢養良詞

明王寔開出佐命詎難求不信堯舜日山下有  
天武克鬼方濟川待楫舟精誠動天地莫預人  
王官尚可代帝心豈其悠知道通晝夜寢寐  
夢華方一遇來獲有百憂需象得其真反覺  
全二見集 卷一詩 五十一

引心緬古史嘆時去不留養士隆且久豈無版築  
桑昂兒歌 樂府有序

桑昂兒者一中降夷爲我守與平敢戰有  
軍中壯之可歌也

一見七歲能騎射思射漢月薄漢化中國由來  
力文法嚴明煙不炮 天子威德軼秦欲顯卜  
風臣民萬里微功無敢隱百年邊氣從此新更有  
異香 忠節何必畫華人願爲貌虎出自穴及  
天羊灑其血舍廟之鼠何常哉顧所自處天壤別

今義系昂兒重觀異時中行說君不見今  
稱曾見 面或持劍盾雜筆硯宿兵百萬頻  
人臨陣敢死戰未城 無以家表餌欲笑買  
舍卒尚料驅市人何如缺疑非駟騁踴躍得官  
笑不如作賊展眉鬚自綠國局重生儒中原  
時無

卷二

宋一時

七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畧目錄卷之二

據實奏報疏

和輯忠勇疏

奉命回奏疏

奏繳辭銜疏

再請罷斥疏

請使朝鮮疏

入臺背疏

入臺再疏

目錄

卷之二

告病第二疏

辭謝起補脩曆疏

辭謝推陞驛傳疏

初聞題茶傳呼守禦始末疏

見題茶後據茶陳辯疏

據實奏報疏

已巳

臣以小臣受 皇上眷顧憂天之心竟夕不寐  
以來氣血欲盡惟餘孤志耿耿欲前自念生存一  
卽爲 皇上竭心力一日臣之所能惟伏區區井  
鼓舞羣策羣力畢歸於忠義一路以爲 君父用  
止自愛 簡命事事草創措辦倉惶始臣信申甫  
以甫自造戰車火器所向無前與其一往投敵之  
今申甫所募新兵雖務求精壯然給衣裝不十日  
調奉數日旌旗金鼓尚未習也兵部無還鋒處  
二十五日送新募未給衣裝兵二千於甫甫未收於  
二十七日復送臣臣以全師皆烏合難用是用躊躇  
又申甫係新立一軍所需需用種種皆旋取旋辦缺  
一不可臣臣日夕拮据移文催督難可得辦臣惶懼不  
知所爲臣以文臣請綴自以 國家事皆已事雖軍  
旅非所當與不敢不勉欲集思廣謀爲 皇上效一  
臂力至於錢穀會計簿書出入素所未習欲勉不  
觀 氣日幾中心如焚日爲 國家籌安危大計  
心力苦疲於瑣細伏望 勅下戶部委一司官專



其事伏念臣所不必爲而自請者急 君父之憂  
精力所不能爲欲勉之而終未安者恐悞 君父  
事也總督在甫臣于軍前置將用人等事悉聽甫  
衛務令獨展其才臣區區之心有欲入告 君父  
尚未敢者臣之微能可矢天日惟事 君無欺好  
不倦能鼓人心之忠義畢效力 國家而已耳勢  
願違日懼殞越伏望 聖鑒臣死不朽

和輯忠勇疏已巳

竊惟遜讓不遑者文臣之態也剛狠不馴者武夫之  
病也臣見申甫才薦之 皇上 皇上見其才授之  
專征至若滿桂驍勇能戰臣與大同撫臣張宗衡交  
因知桂才亦素嘉其人今 皇上授之總理臣私謂  
兩才當事必相濟不謂權既並重遂彙起不相下  
也本月初二夜甫將軍至柳營報稱鄉民驚逃稱有  
數十騎在鄉竊掠被奇兵出營搜捉當獲  
二人至次日滿桂提稱係彼丁報到臣臣恐改  
金不足集 卷二 疏 三  
傳令釋放訖初六日未時甫大軍出廣寧門據甫初  
七日塘報稱本日 數十騎衝突而來將本賊營  
報官人闖國祿丁元殺死百姓齊驚本營當時守備  
李承勲率家丁齊上復殺死營兵一人衆兵齊上活  
捉五人又守備毛養和活捉一人見在營中目下  
正在相持等因又報稱本日申時 無數四布  
本賊外營偶東巷數百騎衝突而來差官看時有  
一半中國人一半亂箭射入營中我兵堵截不敢  
以神器相加少頃又數十騎從西南來徑衝大營百

廷惶亂舉兵者截鄉民陳本孝等奮勇斬真首

一顆衣服一領互納一隻箭七枝刀一把為此

合塘報等因又於初八日接申甫揭帖稱所獲

正欲解入又傳馬文將家丁聞文將者桂部下將

臣聞此不勝愛惶兩軍不和後每相遇必先相自

傷萬一聞之為所乘為害匪淺臣欲出為調和

二將皆奉便宜以臣忠誠自信頗能感人而惟微

足以服之非皇上攝以大義其氣未易平也茲

提兵新兵諸將多有未調伏望詔令和輯同心

全太史集

卷二

四

力以淨氛惟內顧乃能外威臣念之至熱而言之

未得其便謹據實奏報惟聖上裁察

奉命同奏疏已

臣本月初十日接邸報該臣奏為據報軍情等事

聖旨金聲便諭二將務令輯睦聞賊母得自生猜防

致誤軍機罪責均任新集兵將該部還通行諭飭

此欽遵臣自受皇上簡命日夜念皇上威德所

以誨誥勉甫者備至今得奉明旨更反覆開諭令

一意圖臣隨歷荒郊馳至蒲桂營為桂慷慨言

事方服不可以部曲起攀桂亦是臣言然臣此行

環走二十餘里聞一二營壁執途之難民數人問之

金太史集

卷二

五

於衷戚然臣聞不過萬人我不得志於得為

施之道而我得自困之病也我兵不下數萬人法室

探必趨之道諸將各據險列營首尾相應奇正互

用則難以選今諸將各統兵數千人不相聯絡費

廩糧則多分以遇敵則又患千少此不善用多者也

將不得不任其失策然亦有難手為將者臣從前嘗

歸漏已二下道通施洪讓營宿申甫營見敵營人馬

當朔風寒苦之際皆露立枕戈臥不得有勝飽之樂

不戰先疲况以掠却日飽且樂而我堅此極弱

與過難矣然大兵四集費金錢鉅萬工戶二部皆  
爲艱欵使士飽馬騰亦又難乎爲上者因其難而  
思長策則日困一日不逞可愛退亦可憂四  
蕭條滿籬破壞兵民疲于外財用竭於內如此明  
不謂之自困不可也惟 皇上與二三大臣審圖  
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金匱集

卷二

六

奏縱辭銜疏

臣自傷才術淺短意願空長值 犯順 君父  
勞憂恭被髮纓冠之義非爲人臣子者可以瞻前  
後之時遂不度德量力強受 簡任不謂力不從心  
勢與願違僅顯一士區區之節竟無 國家分寸之  
功臣門心傷恨痛不欲生不圖復荷 聖恩浩蕩無  
涯畧事原心不卽加誅威法外之餘生欲致身而無  
地不遑寧處急圖自救而罪過既彰分不得復受委  
任臣滋戰慄不敢煩實臣日夜惶愧如坐芒刺一身  
無從進退維谷出入忽忽不知所之臣久當奏繳以  
續查軍需并移會各該衙門收取未盡于今本月十  
八日粗得竣事臣原蒙 欽給叅佐練兵防禦事務  
關防一顆敬當奏繳伏望 皇上勅下驗收至于臣  
風憲職銜本爲軍務權授卽幸而有功謝事之後猶  
不敢當况臣罪丘山豈得視額久稽每一念之置身  
無地伏望 皇上蚤賜罷斥以肅臣紀若獲蒙 聖  
恩終不加誅或以臣罪在前非功不贖置臣軍難之  
地人所難爲者使得盡力報簞之下 命行伍之

金匱集

卷二

二

臣死不朽或以臣才不堪臣心可原有過無大其  
臣于祇謀許臣尚得攻苦食淡窮今古事物之變固  
衡摩厲以期異日桑榆之收庶幾餘生未爲 聖世  
棄物可以不終負 皇上特達之遇臣自恨不才孤  
負夙志肝腸摧結憔悴非人痛念 天恩日夜感泣  
心憂 國事不能奮飛語無倫次伏望 聖鑑臣曷  
任恐懼待 命之至

金大史集

卷二

疏

八

再請罷斥疏 庚午

伏念臣生平忠孝自矢抗心希古妄許 皇上以  
力馳驅今不幸顛蹶此志孤耿誓死靡變有如硯  
在位分不敢默然容容而肝腸空熱學術未成才  
疎淺無以自效臣雖不敏實恥素餐 主憂之日  
辱臣死臣愚以爲當然而知臣莫如 君 皇上  
其愚不忍棄之徒死夙夜思維與捐軀圖報其路  
難而戴 恩愈深愈難苟容自全以庶 君祿靡  
皇上原之天下未必能盡諒之即天下能諒之而臣  
金大史集 卷二 疏 九  
寸心斷斷不能安之仰念 天恩俯顧憲銜進退用  
舍如臨淵谷反覆展轉五內抽裂神傷氣悴不能自  
存此心此境獨處獨苦不得不歸命投誠控告 君  
父伏望 皇上鑒臣至情全臣愚分仍 賜罷斥使  
臣得以仰敷 聖恩存身改款之中臣易任惶悚  
切待 命之至

請使朝鮮疏 庚午

臣不才有願莫遂虛負 皇上知遇 皇上雖鑒  
臣臣愈自傷之心念 天恩晝夜感泣欲堅求罷  
草疏屢就值 國事多艱 君父焦勞不忍自棄  
離 闕廷欲捐軀圖報其路無繇生復戴冠束帶  
士大夫之後萬非所安夙夜思維冀少效尺寸而  
當有言不信之時事關兵餉又非所敢請度臣力之  
所能爲與今日之所不容緩不必另開事端而於  
勢不無少制於 國家不無少補者在 于今日

乘便聯絡朝鮮朝鮮與 老寨止隔鴨綠一江今

類敢長驅入犯縱橫不止無復顧之憂自度無敢  
議其後者以故東江牽制未可一朝而廢而東江實  
全藉朝鮮爲居停主不得不蚤爲 宣諭然今日論  
之又要令朝鮮無所驚疑決宜乘 皇太子 冊立  
頒詔而去今 詔書權宜簡其陪臣以往益未聞  
嘗以前議也臣愚以爲在於今日有未便者值 暨  
而 大禮之行遽乏特便未免生外夷心 既合奉  
或復通商勢益無忌東江數萬生靈將反爲 用臣

不才象 皇上寬宥七尺餘生久非已有非當若  
之事以効力 國家不可以竟初志願乘朕破  
尺一之 詔涉島澳之鄉宜 朝廷威靈感以至  
動以利害僅得藉手相機與東江相仗圖象 威  
未敢即言揭穴而振聲援以制之 宜有即行復  
有矣即不然而使朝鮮受臣聯絡亦無令折而入  
且臣之往便得單力盡意過歷諸島探其虛實詢諸  
將士圖上方畧以報 皇上而佐廟算以待能者  
區區報主之誠得以稍展而 皇上所畀不遺一  
令二  
詔書所必附之以往者也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入臺首疏 庚午

臣愧債之極不意復得罪於此何敢更輕言天下  
痛傷生平致力忠孝留心當世既躬逢 聖明特  
知遇一時君臣殊不讓古乃舉人未效所學竟不  
用疑于古道不復可行壯心不甘夙夜思過自知  
向未爲大謬而閱人殊廣歷事未深動不逢志亦  
空然伏思 皇上聖本天縱言動舉錯允合古法  
學寡欲法祖敬天求賢若渴受言如流較古帝王  
無間然謂堂風行草偃本立道生人與天協功隨

金太史集

卷二

三

集矣而尚兵困于外財匱于內賞未必勸罰未必懲  
主德日勤風習如故其故何與將人材絕不如心而  
時事幸無可奈何與抑終無道而處于此與願 皇  
上更深思其故也臣伏見 皇上晝夜焦勞惟日親  
天下之事而實未嘗日習天下之人 皇上以不世  
出之聖興大有爲之業定使天下之人才與不才皆  
在 皇上胸臆之中卽才矣而有所長與有所短皆  
得一一程量之確然不爽然後斟酌位置惟 皇  
之所使而始可執賞罰以隨其後此不可以懸斷

度不可以盡得于章疏之中不可以徒參互於外  
之異同必 皇上親自審試弊毀之而又不可以  
夕之間一二見而足也往者 皇上朝見不輟召  
時勤既而問無所解鮮當上意而 皇上亦遂厭  
矣臣愚獨以爲 皇上空念往者君臣相見之尚  
數反覆問辨之尚未精 皇上所以探討諸臣者  
尚未深切著明而不宜謂相見之爲無益也願  
上自今定爲間日御文華講堂徵古登朝要羅法  
在廷諸臣若諸卿之祿及翰林科道中行評博等  
金太史集

卷二

三

非有繁劇事務纏縛其身不得閑暇者空令輪番入  
直晝夜在公而內外官之有專司職業者亦得以不  
時進見 皇上於官方之情僞得失軍民之大利大  
病并廟堂刑賞舉錯之用邊腹虛實強弱之形皆得  
進諸臣而考究於堂陛之間而且時詢及諸臣之  
掌如是而小大咸集上下漸習卽微塵無能益山未  
必遠有大奇偉當 聖意者而詰問既述情僞自  
爾對相類材品畢呈日月已久以 皇上之聰睿  
臣才與不才與其才之所短所長豈復有遁於

鑒者哉且夫今日非誠無才也上大夫精華果第  
氣莫不相與分馳於愛憎毀譽之地坐消于謙笑  
臥之間夫才之爲物不收之使專心致志則不生  
迫之使困心衡慮則不達不並之使較長絮大則  
見今因是而令諸臣日夕皇上之前天威日禦  
語時聞自惟皇上之社稷蒼生是念無暇復有  
思計惟是勉學問奉勵以思一當自非朽敗壞爛之  
人宜莫有恣自廢者矣且不特此也作之不休求之  
不已天地不開祖宗有靈皇上因是而矜百千人

全八尺集

卷二 疏

五

中定得一二公忠練達不世出之臣焉以佐皇上  
知人善任使者小大內外罔不稱職皇上又何求  
而不得何令而不止哉伏惟皇上少留意裁察臣  
請得畢暢所欲言臣不任懇切待命之至

入臺再疏

臣雖不才終不敢內負夙志上孤聖恩思維  
家典衰治亂之所繇國事日艱救陳本務一疏  
敢勝爲條陳以飾觀聽實攷古證今念之甚熟  
上欲內順外戚久安長治所當遇事整頓者未易  
數也而非繇臣所言以爲其本則大之終無提綱  
領之要密之亦實無批卻導竅之槩皇上雖持  
濯靈法在必舉亦似有令行禁止之意而大勢如  
人心未回苟且徵倖之情日惟求免任事圖功之意

全八尺集

卷二 疏

五

迄難眞實空勞皇上宵旰之心終無益于治亂安  
危之數此愚臣所爲拜疏以來齋居不寐再三籌度  
而愈自信其說之不可易也治安在人今古所知臣  
謹按古今論人之法未有不以言爲大端者即皇  
上今在穆清之上所繇以明見萬里之外者固大半  
取裁章奏中仰聞別有探討以得人之情倘有不  
于人口而達于聖聰者乎而言有二親面問答  
之干筆墨數陳其簡切尤不可以同日語既無奏  
往覆之煩使君臣相與歆精神以貴時日而又得

實察人之真誠干神情出入之間且天下之人未有不  
反覆推究以得其才之短長而遽試之事天下之事  
亦未有不反覆推究以得其至當之歸而遽責之行  
者惟觀聽不減考之有據務以光明洞達之意而盡  
其是非利害之情自求無不獲發無不中無論  
上聖神文武固當遠上堯舜近憲高皇不屑屑漢  
唐諸君即攷漢唐一二有爲之主當時君若臣莫不  
相與諮詢考度其取天下而商畧之人見其可而  
事見其可而動未有遽置士大夫于度外厭薄羣  
金八尺卷八卷二  
不足與謀無可深求而空驅策之以望其奏功者也  
今世士大夫承平日久習氣實深皇上聖明不幸  
際此厄運要當密心耐意磨勵鼓舞長養裁就以望  
其有成耳入內地今茲半年迄無一人爲出勝算  
非諸文武反出諸頭目下非不畏法非不願通  
侯之賞絀講之無素而習之不精也及今講習圖得  
一當雖曰不豫猶爲未晚今事外之人旣以成敗  
危無與已身從立而恥人以優游于不學不思之  
而當事之身則目焚耳亂手足匆忙又不暇有可

可思之時惟賴皇上以神武發達之用間取  
容殿諫之人以蚤朝晏罷之法而宵日考月試之  
庶幾其有後焉而或又難于一舉是天下之人才  
時而出止聽命于天之自生天下之雖無時而平  
聽命于天之自定也今廟算淵微聖謨深遠臣  
薄無片長寸效何能仰窺萬一輒敢侈口多言  
觀今日之事與今日之人臣雖愚思皇上必非  
內外諸當事爲皆必可賴之人以今日所布  
爲百不失一之算也謂目前罔無以易此者  
金八尺卷八卷二  
靜聽之以徐觀其後耳今日豈可靜聽之以徐觀其  
後之時哉惟皇上蚤圖之天下幸甚



告病第二疏 庚午

臣惟臣子大義篤於匪躬臣雖積病日久不敢一  
及病至前六月廿七日突然氣塞至昏暈竟夕吐血  
連日臣力竭難支始敢據實上乞骸骨復蒙 聖  
念臣服官未久臣感激忘生伏枕三旬見城務久曠  
覺體氣暫平不敢即安隨勉疾視事不圖復以勞頓  
于本月十一日本症隨發而怔忡痰厥更劇于前病  
苦之狀未敢瑣陳以瀆 聖覽臣惟奉職無狀神思  
短竭干軍國蒼生大事不能少有裨助何得以一身

金匱要略

卷二 疏

上八

疾痛長呼 君父之前而臣情勢萬不獲已念服  
皇上一日之官則當盡 皇上一日之職今乃以風  
憲重職司 皇上耳目之寄者爲微臣餌藥養病苟  
容竊祿之地有日如歲生氣漸短臣之危頃日可俟  
也臣雖捐棄道路區區一身何足自惜而臣自遭際  
聖明以來讀書學道敢身享 君之志自矢必遂不  
幸苦爲才分所限學識所局天不愍念更有病魔纏  
而困之雖踟躕高天厚地之中尚思仰荷 聖澤得  
靜息身心收召冤冤究所未知增所不能誓于此生

要得一賞以答 聖明臨生前生後無所復恨而今  
身命之憂迫于目前則亦未免有貪戀 聖世不  
徒死之心伏惟 皇上聖明鑒臣非遺忘 君父自  
便身圖之人非真無可奈何定不敢輒賞 聖  
臣餘生寬然幸不遽絕厥命學問方始亦何忍終  
廢棄至如臣父母衰暮零丁流離床褥念臣無狀  
夕驚憂知臣無能坐糜國廩願言一見待以曠目  
臣至情家不先國使臣可自效亦何敢言于 皇  
之前臣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金匱要略

卷二 疏

上八

辭謝起補修曆疏 卷四

臣遭際 聖明拙忠不效不幸負疾乞骸歸田叨蒙  
皇上矜全不卽廢棄許令首丘得就醫藥臣歸之日  
泣見老親恍若隔世北謝 天恩咸賜餘年雖伏於  
一丘報國之忱耿耿不墮至於僥倖痊愈旦夕就官  
之念則斷斷不忍起臣之自知甚於人之知臣死不  
敢假愛戀 君父之心以不勝任之身冒不易稱之  
職也今輔臣徐光啓以修曆乏員或傳臣病瘥漫及  
疎庸仰荷 俞旨臣聞 命之日心怔若禱臣之父

金文忠集

卷二疏

三

母踰蹈憂惶若無所措臣叨歸幸生得不閑越安敢  
上欺 宸聰尚猶危篤如云潦倒床褥間者而神氣  
耗竭實未茲復瘳火眩暈不時劇發居平怯思健忘  
如石如鹿餌藥省慮僅足自存况曆數大法古以宿  
學久竭精思方得就緒今之輔臣誠哉其人至于海  
內不乏者儒如臣徐祿疎淺重以結疾素學既不深  
入思力又難致精願瞻斯任豈啻負山臣 君恩結  
念孤志不苑日夜自謝靜閣今古期以時日深永願  
得身強并異學成敢望 皇上特恩寬以期俟臣得

除羣仕之歲及服官政之年而後東西南北死生  
之不敢有愛乃今 國事多艱未可概以一人而  
羣臣自便之門既不堪任應終廢錮臣機 大造  
全臣雖居田亦當據此身心學道著述以助 聖  
誓於此生隨地致力圖報少効而後敢死統祈  
上鑒原臣曷勝懇切請 命之至

金文忠集

卷二疏

三

辭謝推陞聖傳疏乙亥

臣以書生幸逢聖作身依日月叨補中秘書及斯年  
會逆 犯 闕奉 命倉卒 欽授憲衡後事戎行  
孤臣負移山之惠 皇上簡當焦之誠至于謝事之  
後請斥疏章前後五上而 溫綸五加 恩溢常分  
天下忠義聞風咸奮况臣身受而臣御終愈深矢思  
宵迹甘心自維益恥苟祿此則臣乞骸歸田之初志  
也誠不自意故輔臣徐光啟忽騰薦剡適以臣承  
修曆臣病未痊愈學非高門雖職列清要典憲今古

金文忠集

卷二疏

三

人多爲臣榮之臣心獨不自安伏具疏乞 休雖未獲  
允放 明旨業具呈堂官堅懇代題并力求故輔臣  
徐光啟題免臣心勿欺久蒙 鑒在乃今本年正月  
忽得卿報吏部推臣出補山東驛傳道伏念司道雖  
外吏遠離 皇上無復出入 禁闕補過拾遺之任  
顧茲方面受 皇上崇祿非積日累俸不可得非夙  
習吏事不啻除授而臣以服官無幾月之人今又  
病在籍何所短長而遽獲斯職鵠梁之疾愈劇于  
切思臣之初志已違 皇上鑒原臣之驕街獨蒙

皇上欽授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旰腸 溫綸不  
爾免臣尚反身問心理病力學攻苦食淡磨厲堅  
未敢就列今銓臣遽又別補義豈得非分祿就臣  
京孤冷時思古獲 若幸而微 天績學有成齊身  
國此生此身惟 皇上所驅使其于 君父之官  
有擇焉不然而薪水沒齒分實甘之臣仰不自揣  
不敢容容竊位以辱 聖明臣曷任懇切待命之至

金文忠集

卷二疏

三

初開題余備陳守禦始末疏

奏末

臣甫筮仕讀書中秘遭

犯闕痛憤

主憂

命倉卒從事戎行臣受皇上特知殊恩雖以病

田而讀書學道期得一當以副皇上寬安天下

心庶幾君臣道合用垂千古日夜磨厲不遑

而君恩未酬父命旋隕去冬間深入苦塊之

中不能奮飛繼值闖賊披猖大帥南遁亂賊公行

文晝冒勤王官兵沿江屠燬漸逼金陵東南震

風潰徙蒙撫按檄行郡縣各屬防守臣從郡縣有

金太史集

卷二

二

及士大夫之後以爲欲抗賊氛先定民志日宣

皇命六諭告以人事父母各保井里出事君上共

固封疆之大義與民同命放死勿去臣放空言民有

至性聞之無不泣下感奮者不意三月廿四夜忽傳

婺源縣報文稱四遊擊將軍之兵自黔入鳳旣舍大

江孔道又不渡江繇皖陸路直行乃新起千里涉

山峻嶺繇江西樂平思入婺源而到徽州絕無風聲

文而又適當賊陷新黃之後合郡皇皇舉疑爲賊

爲警在徽南一路也至廿五日而徽西祁門縣突

有報文稱沐國公兵合郡入見兵不同名號而

道並入定相攻襲至廿七日而郡人被殺掠自

入者稱兵已到祁城皆楚入江右人及徽本郡人

推剪髮入婦人實無黔人而又絕無黔將則合

沸矣以爲賊矣是時各鄉諸亡賴分兩路而走祁

者如市諸而生可疑及久外之人忽歸而佈各

所在見告婦女之畏辱而自盡者不可勝記是時

縣各嚴城守臣鄉居不敢徙入城身鎮定以安人

謹相約各設備以待至廿九日而郡人自郡齊入

金太史集

卷二

三

報賊廿八日已遁祁東與祁縣二縣居民兩相格

幸未入休境而聞聞已畢賊已遁矣至四月初五日

傳得婺源報所稱姜劉謝李四遊擊將軍之兵全未

婺以三月廿五日盡爲江西樂平居民所憤殺傳其

兵爲鳳督監紀李章玉所募之黔兵其將劉昭廷李

華玉姜美三人現監樂平獄其兵少有得脫者樂

申江西各詳內稱盡舉而殲之樂平印信報文現

祁縣諸當事處也殊不意料李章玉反指殺掠

之寇認爲黔兵而逞其偏詞激怒鳳督置樂平而

求徵人徵人不能應命遂蒙疏奏嗟乎章玉何心  
於饒之樂平既縱兵作賊盡喪其兵而不敢言而  
徵之邪門復故認賊爲兵喪於樂者責於徵不惟  
盡鳳督以自解說其無罪且圖以遂其當初繇樂  
徵之初念而洩其中阻於樂不得入徵之私忿臣  
知督臣疏中參臣何語顧督臣讀聖賢書自號知  
竟不問兵隨將轉將在何處兵在何處耶且督臣  
詔爲皇上殺賊安民臣謹切同警理其且多  
請獻以解主愛而拯民難督臣豈不見

全文尺集

卷二

六

日徵人殺兵卽疏奏曰徵人殺兵竟不察臣紀當日  
突遣兵改道事屬詭異已違督臣節制自非真欲攻  
襲萬無再分兵別行復與名號而兩路並入之理豈  
可以其一路之兵而遂並冒認他路之賊耶念此一  
舉抵因合郡有司合郡士大夫仗皇上威靈奉  
路嚴撤相率百姓徒以嚙昔相普聞賊不走之故不  
意遂致有臨難相助見賊出禦之事郡縣而皆若  
其於國家之事豈無小補此亦何所開罪於督  
而必不相容徵區區一郡不難以是非聽之公論

福聰之聖裁而念此逆賊未靖人心危疑將過  
東南諸郡縣盡以守禦爲畏途以奔潰爲上策相  
動色以徵事爲戒其於委而去者及尤而效之民  
不固將何藉以抗賊氣頃塘報賊臨楚省城將  
方奮勇格殺縛賊報官官諭以恐係官兵不得  
民逐奔潰而省城隨陷宗生憂一時俱盡此  
皇上之所惘念而督臣之所宜寒心者也臣未奉  
文不敢赴謹據實上聞可任悚切時命之  
至

見題奏後據參隊辦疏

督臣馬士英奏臣微祁鄉官有司一疏初未蒙  
不知疏察何語止直進當日情事拜疏進呈今督  
疏稿方傳佈事雖在臣一郡而關江東南及天下  
害臣不敢不據實明辨宇多踰幅惟 皇上幸垂  
寬察督臣疏內大端初據臣本府知府唐良錫申  
述三月二十五日婺源縣報稱姜劉謝李四遊擊  
率領兵鄉樂平等縣將入徽州彙票一紙妄以  
兵已入徽境而續據監紀李章玉與萬民安節天  
等乘三月同時祁門有堵賊之舉遂共函疏請其  
兵已入祁門而因捏臣與推官災期屬入祁殺之  
不知婺源在徽之南祁門在徽之西姜劉謝李之  
以 月 十五日經奏報府者即于 月 十五日  
以淫殺禁楊激變樂平居民二十六日為樂平情  
始盡謝上用不知下落劉昭硬李華玉姜美現禁  
不獄樂平印信報文府縣現據何得更有門遊擊  
復向桐姜劉謝李而捏祁縣接濟四將于放場聚  
和臣與吳推官領兵到祁謝將官自刎而亡生擒

劉李三將而且捏為彼等在祁門縣城上親見明  
也樂平去祁門六百餘里以祁門六百餘里外  
之兵現禁之將皆可捏為祁門城下所彼所生擒  
且捏為彼等在祁門縣城上親見明白則自餘所  
以臣與吳推官在休寧去祁門二十里外之人捏  
領兵到祁門為誘點兵束需械人利而焚祠以致  
種種怪誕一任說說似夢似雲又何所不至而臣獨  
清督臣為 國大吏重臣輕聽細人誣語便率爾  
告 君父夫大吏重臣之體抑亦不意督臣方自  
全又見集 卷二 疏  
知兵鈎深致遠顯于所部之將之兵所行之地方所  
到之時日及不幸失律於所失律之地方與失律之  
時日而皆一切憤憤乃爾又將何恃以揣賊情而得  
賊勢知已知彼一切不謬平方姜劉謝李飛票之自  
發入也正當賊冒官兵偽票公行鄰郡縣屠殺慘  
毒閩郡一日數驚之時下自士民上自縣府道院  
臣無不驚疑以為是賊皆嚴檄明示勸督鄉勇協  
堵截此徽南一路而戒嚴已若斯矣况不一日而  
西之祁門又報沐國公兵將入比及兵到皆江楚

北方及本郡之人祿結成隊如鬼如域不知所自  
爲之先導實本土無賴責應鳳也閭郡共指以爲  
劉謝李自裝路人之票果爲耶則此郡路爲分兵  
號而兩路夾攻襲隨豫州無疑也若姜劉謝李自  
路入之票果真耶既不獲已而改道又何苦無故  
分道則此乃亂寇乘機因兵之入而分路揚威遠  
以取事者益無疑也當是時各郡諸無賴一日而  
洶洶走迎於祁婆各郡諸通逃外出不軌之入一  
而忽集潛伏其郡外寨內亂相期並作轟轟是

全二史集

卷一

三

直須時刻而東北近郊冒鐔勤王諸師是賊是兵虎  
視狼顧各整棚厲刃窺便卽入當是時非 天祐帝  
京豈惟微之爲微久不可問一微潰而大江東南之  
事臣實不知其所終始也 皇上試問督臣當是地  
而居是時爲人臣子而爲 皇上封疆計爲民牧而  
爲民命計有識而不多事者義當如何其宏開門而  
揖抱頭而覲乎當是時城以內郡縣有司任之誠  
外臣不得不與諸郡紳各鄉民分任之賴 高皇帝  
神靈仗 皇上天威幸有嚆昔與諸父老人士約

各鄉各守其處有險要則附近各鄉相約而共守  
處而決不以一鄉人走人城不以一城人走入鄉  
以此鄉人徒走很鄉不以一入窺便而單妻子  
鄉以走外郡亦惟是鎮定無走各設備以待耳  
危諸縣之人相傳時音約論亦共相堅至二十八  
而祁婆居民既身見淫殺又力當賊衝義無所逃  
不獲已遂不遠矢石不顧危亡突爾出死力以捍  
也當是時臣目不交睫者八日夜然實未能親入  
而以其身當賊安忍以百姓殞命重傷所各出之

全二史集

卷二

三

方冒爲已力且此捍禦者皆父子兄弟自相救死之  
民也持提荷鉞何兵之稱督臣乃怒於室而已于市  
試臣爲多事而諸有司爲無識 皇上試問督臣近  
日封疆之所以壞而賊勢所以如破竹之故乎民心  
不固聞賊卽走而先自潰亂以待賊入者蓋什之九  
也此非有司傳舍其官規利避害以爲有識而鄉  
大夫先徙以爲民望恃無官守不欲多事之所致  
督臣以恩潤淮徐之間 高皇帝聖作物觀之鄉  
所產人材皆不堪用而一惟督臣之鄉人可資

臣未敢以爲非要諸事理初亦不必迂迴千里過  
朝期惟其意之所欲向至縱橫曲折以行于無賊之  
地而況更欲以其行一路之黔兵而並禁百姓無  
他路之亂賊則將盡拔其黔人惟諸黔將所挾以  
橫斷斯行于天下而自餘 皇上之封疆及 皇  
之赤子皆可以弁髦糜爛而安危生死繫置不問  
皇上試問督臣既惟其黔人可資捷伐而沿途亡命  
之輩何以盡招充數池安左兵所駐何以望風即  
以左兵爲兵耶兵不當避兵以左兵爲賊耶兵愈不

全文見

卷一

三

當避賊且黔亦何因以左爲賊而恥其兵之以不律  
爲樂平鄉民所殺而不可以爲名也則舉而移禍於  
徽寧之官紳而又恥其兵既稱銜鋒殺手卽誣捏官  
紳所殺而亦不可以爲名也再思而誣捏爲拋戈板  
甲誘而殺之以文其兵之不律而解說以被誘之  
幸 皇上試一加詳天下有百姓鋤奸相向兵賊  
石交加兩命相角勢不俱生之時而忽爾拋甲解  
無問是賊是兵有若是之至愚者乎李監紀之爲  
亦太無根矣後哉監紀此一舉也實欲屬鑒於全

而初未嘗稟命於督臣及其一旦沮敗於樂平而  
欲終償所欲於祁門乃適值祁門知縣趙文光方  
大計諭官急端督臣于遴呈身軍前願効死力陰  
監紀構害徽人以故督臣疏中每及祁門知縣處  
盡爲袒護一一皆作贊語而後故同臣等一體題  
達問表裏連環詩張爲幻殊不知文光於四月初二  
日尚有飛報賊情求本府各縣護救之印信飛呈  
現存也而捏祁縣官自寫兵不擾民之塘報收貯在  
身以爲後患干証 高皇在天之靈 皇上如天之

全文見

卷二

三

昭其可欺乎昔郭晞能謝段秀實擒斬暴卒之教  
復不終報寇恂捕戮部將之恥無論祁民本屬殺賊  
原非殺兵初不愧於執戈衛國之魯童卽在樂民雖  
誤殺兵而本意殺賊亦不失爲主傾而之啞婦而  
督臣顧寬其私人失律不受節制之誅飛恨于捍  
固固有勞無罪之民侈言劉超志詆臣等逞其偏  
以欲 皇上一旦之聽而罔陷臣等以立威於全  
窮肉可食之地臣自束髮負志及歸田十年攻苦  
法困衡摩厲期得前伏 階前備陳所學爲 皇



一明天下安危之故以定宗社億萬斯年之業耿耿孤懷日夜以之而待以多病未敢躍治臣之命豈不遷于皇上而督臣能以其私意相陷兼令人心厭亂天祿平治以今日督臣倖超之功將來議於朝廷之上亦遼東豕也卽旦夕城闕橋獻擬恢一一爲皇上圖之亦臣子當分何功可驕而極口游詞詆辱臣等爲皇上守禦不二心之存司士大夫以自明得意乎而且謗誕其詞謂在浦之兵招而不至有信之兵憤滿渡江刺刺不休而終以

金文忠公

卷二

三

一危言曰無使與於亂兵之禍皇上試問督臣黥兵亂耶督臣將與黥兵亂耶臣謹正告督臣聖天子在上下尚有人黥兵安敢亂安敢不自悔禍而復爲劉超之續者督臣其尚盡人臣禮無大不敬仍望皇上勅令督臣置對自今以後有兵賊混淆紛紜詭異突至境上猝不及辨人心危疑事在呼吸者當急防禦耶當速納受耶當且走避耶督臣宜爲皇上急書一令使江東南諸郡縣及天下臣民知所

避守臣無任激切請命之至

卷二

正希先生文集輯略目錄卷之三

與朱父母

與程伯名

與程希呂

與程子芳

與族人

與劉用潛

與邑令君

與張受先

集  
八卷之三

與姜嵩愚

復寧國李令君

復葛澹淵老師

復許年兄

復尹宣子

與陳雲怡

與何綱鄭

與劉梧陽

與譚友夏

上羅史江老師

上徐玄扈相公

與郡太守

爲邑令君與本部監司

與邑令君

與邑令君

與譚擬陶

復魯青海

復鄰村某氏

集  
八卷之三

與朱父母丁卯

生從文菰服膺台臺有年幸得一朝而父母事之  
倏就師友讀書白下至近日方獲一晉謁遲緩之  
是惟慈父母能心恕也昨者飲餞公車此朝既  
與台臺盛舉初無揀擇去取于其間邑孝廉若吳  
中良程兄近信吳兄應旻皆以浙籍中式程兄汝  
以江西籍中式悉皆寵召無有遺至于公車等費  
皆全給未有缺也而獨損生一人費亦但以半  
念台臺易直子諒及生之未謁歲時所錫盛惠并  
全六身集 卷三 書  
教鴻篇尚蒙注念與諸兄同頒何得于上接丰未之  
後反見絕已甚是即台臺有意督過父母之于子殊  
亦特明教之豈于此大典盛舉時突致折辱固意禮  
曹書吏之所爲定非台臺指也生素謹靜足跡不  
涉城市諸吏胥以爲可欺而噬也但欲割生公車  
費遂致上罔台臺不令生與宴日者胥謁荷蒙恩  
既而台臺所賜回顧折簡亦持不界又按臺所  
儀俱化爲烏有觀其盛氣凌人似有所恃如曹  
假借無忌之狀尤有不忍言者嗚呼以青燈夜

人望長安數千里行路之難顧 天朝有限之  
荷邑父母措置之艱而大半以飽吏胥之腹波割  
已又加折辱台臺雖聯蜚未嘗一日嘗孝廉之味  
獨不爲後進少動念耶昔羊羹殄師見諫君子今  
上公車已堪貽笑台臺豈復宜以此宴而榮辱以  
費而肥瘠敢請罪尚望台臺明教之云爾若獲免  
于父母則大典昭彰大律森嚴豈有令子弟困  
獲已復控籲上憲者

全六身集

卷三 書

典程伯名 戊辰

久別吾兄時念道範不實頃接手教愛我深至字  
老成典型敬佩服不敢忘弟自去秋面見令弟屬  
之後一念欲泯不意今者又阮其子家人久不相  
戚价到始知之靜念思發人大慟惟是令弟歸  
令姪女所望仁凡曲加意念多方調護令弟媳當  
時情景定有使人不忍聞見者人生苦阮一至于  
弟弄邇來學道頗力則屬欲絕耳兄根器純美學  
專一舉業事正須令從本分中出何爲時時難  
事而以二鼓理本分事也查四書六經語與佛法有  
差別耶若功夫緊切則所見時文無處不是說法但  
恐悠悠忽忽墮無思慮窠窟中耳努力門戶此吾兄  
今日佛事也臨書不任神馳

與程希呂 戊辰

別來無好光景可爲知己道科名之際通僥天幸  
友或多以此相慶若弟本心則蚤暮憂懼未知此  
竟成何勾當耳所幸邇來頗見學問事大不敢一  
放鬆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似有日異而月不同之  
恨軀身都城不得向鳴昔師友一覲面細細商榷  
兄根性沉篤但向來亦頗然忽過此時光來曾死  
塌地向此中鞭逼一番近日讀王文成全書真覺  
今有數人物佛之有達摩孔之有陽明真是千古  
當具在不可不細讀所謂細讀者非讀之而已也若  
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若讀文成書而不興起  
則并不得謂之凡民矣吾兄其試讀之若謂舉業繁  
心則文成論之甚快得則雙得失則雙失以究明  
地而作制舉業探囊取物豈足以喻之哉拔人疑  
長人志氣益人思智恐孟子而後書快無出陽明  
生右者朋友間務以此相切磋砥礪不知世間更  
何事可樂也福澤恒思不如我德業恒思勝似我  
曰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在做小人數語弟甚

得親切甚受用不盡願以獻之知已此關一破出  
入世盡于此矣幸并以此語于芳也仲延之阮  
于此弟無可奈何涕淚之餘但付一浩歎耳傷哉  
幾公即文思當日益佳甚相念頌教之以明道理  
德器爲主而徐以文辭輔之臨書不盡

卷之三

卷之三

書

復程子芳 戊辰

不依弟過僥天幸可謂不倫之至晝夜以思唯願  
聖天子爲懼六月前于此事尚在浮沉間邇來日  
輒逼不敢猶自鬆放精神漸覺收向內來迴思具  
所作所爲直是病狂喪心之人自誤誤人沉痾不  
今天痛其衷此生或不虛度俯仰靜思此生竟亦  
復有第二件事可以分我一念者矣足下根器頗  
慧不沉毅耳大丈夫既來世上一番若全不知  
無可奈何知之而又半沉半浮究竟亦只醉生夢  
與庸衆人無異最可大痛無過于此者中庸曰人  
能之已百之顏夫子亦曰既竭吾才今才未必如顏  
子而又半分不竭天只終日播弄精魄時時向外  
求于此中豈有少分相應耶陽明先生云舉業一  
不怕他妨功只怕他奪志此語大可深思仲延豈  
是聰明伶俐漢子悔當日于此中不得藉朋友一  
匡正之力以育引育相將入坑竟爾資賦以去至  
念及猶爲痛哭流涕不能已已今豈得不重自剗  
俾異日兄弟復如此爲我痛哭流涕也哉願兄一

思之人生一世富貴貧賤窮通得喪真是夢中  
欣戚所不折不壞者復是何物易不蚤圖一無  
大慶快也倘個都解如此說亦只是口裏說過  
有一箇着忙者相違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  
此今時讀書聰明人過病也兄入都讀書自是  
第以此日澹苦無能相資爲慮而朱恒簡先有此  
又已先相約相去遼遠不能遙謀所望隨緣讀  
忘時昔鳳山館之七日苦參莫謂參無靈驗則  
齊收之矣臨書不盡歡言

全集卷八

朱三書

與劉用潛

每一見翁兄則胸中勃勃躍躍生機自動靜念今  
才識如翁兄者誠未見其匹弟聞人故少據所見  
云爾矣然私心不能不望翁兄以絕頂一流自命  
陽明先生後一人傳習錄一冊望暇則披閱研  
二段近溪先生鄉約講義并奉土幸刻而布之  
與士民至誠痛切講行以翁兄之治略加之以此  
以化民成俗如高屋建瓴耳婺源三伐何足道也  
頭錄陽明先生語是傳習錄未有着欲翁兄見此

全集卷八

朱三書

面臨書戀切之至

與邑令君 壬申

學絕道喪教夷俗敗古今聖賢所共慨嘆聲不才  
敢妄附先哲願自以知學志道之久十年以來往來  
南北迄今竟無一成者不能不致疑于師友之不  
而砥礪之不懈也自前歲出都兀兀坐萬山中一  
友朋寥濶星散聲又以善病倦于奔走真昔人所  
難群索居孤陋寡聞者矣幸遇台臺臨牧茲土惠  
教之將有數年若乃日來新政一言一動至誠感  
顧有風行草偃之勢敬慶之意實與一方共之惟

金水集卷八

宋三書

台臺拭精勵神循茲不倦日新月異以此千古可也  
日以寒疾未獲承教乃辱注念兼下問之殷其何敢  
當尚圖一日登展鄙誠用益高深暫此佈復臨書不  
既

與族人 壬申

貴門某者以貧不能自活坐鬻其子於葉氏不堪  
楚而歸歸而葉氏來相踪跡兩相毆詈葉氏赴訴  
聲始知理當貴本父贖之而力必不能使其能贖  
不獨矣即欲捐數金爲代贖因復念同爲族屬誼  
親疎在貴門力能贖此于義樂贖此于者尚不乏  
而翹然先貴門爲之無乃太驟自喜于聲則好事  
而無以爲貴門地是用告幸念之如無欲爲此者  
乃不敢辭耳

金水集卷八

宋三書

與張受先壬申

同藉中弟所教服人不少如劉與陽及吾受先嘗  
若當遇大聖人真一狂一狷絕世無雙吾與受先雖  
相聚日淺然性與與陽出入暑中屈指人物吾兩人  
不知其何以念受先不真噴噴受先不能去口也前  
弟請纓時荷兄遠惠教言迄今念之今弟以病告歸  
里而兄亦以病歸地之相去不過數百里程不過數  
日而終無緣一會想兄近益肆力於古今雖伏處蓬  
志而斯道爲任定千秋矣弟近狀鹿鹿無可稱述念

金八兄集 卷三書

十一

與陽因招其乃弟星週來新安與同讀書而星週以  
與陽祭墓父爲部稽未敢私厝久停敝屋中恐萬一  
有水火不測之虞是用踉蹌入京師其與陽墓誌則  
野銜當今可屬筆者無喻受先因令懷其行略及當  
日疏稿迂道詣兄陳懇逆知吾兄覽不終篇泫然出  
涕爲悲歌掣節慷慨淋漓就成一篇大文字不待弟  
言之畢也弟事中人又弟當日與與陽一時情事千  
古傷心每一念之胸臆結塞至今尚不能措一辭不  
容不稍俟他年而祭葬旦暮下卽爲與陽寃矣幸甚

無他委臨書黯切

金八兄集 卷三書

三



與姜嵩愚 壬申

弟入班行不數月強半病卧出國門以來 聖明  
外惟是二三同志定勞我思至班行中則無踰年  
者聞年翁按滇之令有二喜一國事得人一利  
地雖王事馳驅而期限有餘知必取道貴里新安  
去不數日程意念沉吟欲一通問而適敵縣署學  
孝廉君應兆云蒞役費候因得相附以年翁之才  
朝王韓兩粵之後今宜再見謹于長林豐草中欣  
盛事而已謾謀詢度自昔周咨况于多故之地盤  
金六共集 八卷三書 三

復寧國李父母 壬申

疇昔燕邸幸接台海輒以病勞疎簡左右默然于  
惟老父母台臺人龍文虎調鼎巨手暫假烹鮮不  
辱自前歲抱疴歸里伏處一室不復問人世事乃至  
台臺下車亦缺焉未一通問反辱注存副以瑋篇  
深悚愧台臺惺惺之聞徹于遠邇賢父母之政士夫  
夫采里巷之頌陳而上之職也得澹淵老師書知  
亂不靖一函申候求便致之尚冀蒼音時因東轡  
楚即日馳道草勒不莊

金六共集 八卷三書 三

復葛澹淵老師 壬申

夏末得師手書知避亂滇省欲卜居楚中老父暨  
但急不寧即遣人到楚覓曾到滇者携書奉迎今月  
得師書自李寧國處來師又復還河西此書似在滇  
書後也聲不知滇事深淺如師洞悉已久若云亂即  
不居宜決計離滇爲是田廬一切稍達觀者所不顧  
惡况師明哲耶聲以事屬尚未入楚今九月朔行矣  
途次少有稽遲十月之初定到楚城世兄先到聲  
料理不煩師慮餐來太律先將外篇未刻者募工成  
板其內篇圖非精寤曉暢者莫能詳較客徐圖之工  
賢分當捐效何敢煩師躊躇李父母政行卓異義應  
掄揚重以師命敢不惟力是視老父家叔承師注金  
雖未敢輒通書問于座右懸企之心日夜以之一片  
少侑孤絨惟望師臺珍重并冀台駕蚤發臨書可勝  
嚮注

復許年兄 壬申

奉違台教聯忽兩秋惟老年臺心計才潯洪纖畢  
雖處煩劇籌算之地所謂勝其任而愉快者也弟  
創自全丘壑藏拙一室琴書之外無所復縈其慮惟  
企望友朋得志樹立山中聞之足自慶慰老父遠寄  
注存延年珍草佩謝何旣頃以楚行早復臨書嚮注

復尹宣子 壬申

弟每靜思朝廷設官惟郡縣得行其志今日之官有  
郡縣外尤無得展一籌者悉冗耳故在今日不官則  
已官則莫如郡縣因想年兄在涇可謂至樂何美樂  
弟近亦頗有自得之處要非山水今不即晤來歲亦  
欲一過兄抵掌數日抵足數夕不敢爲永矢弗告之  
碩人也馬丈來值弟就道不能致款曲搜索又蕭蕭  
盡意而已于其還也勒此附候不盡

全八八集

卷三書

上

與陳雲怡 壬申

翁臺倡學江右江右自虛齋先生而後于茲爲盛  
聞承白鹿之招弟以宴安自外今到此間而文產又  
紫遙望雲樹不勝悵然美人之思得于錢沃心年兄  
處讀翁臺近作翁臺之學可謂日新月異辱在同志  
欣喜如獲百朋兼聞沃心云翁臺已有退居之意不  
知已決與否若果然弟俟明春當買舟東下追尋會  
晤于漢師處弟根鈍心粗日月征邁愧于此中恍惚  
惚惚迄無卓然可恃之實反覆推驗于日用仍是踐  
履之地放過處多古人所云道若大路原非詭語自  
不上路無可奈何說長說短轉更紛紜所謂枉費精  
神虛自擔閣今無別法惟有重惜寸陰以日爲劫據  
此一生死而後已耳往往與友朋商略不以爲然而  
其所言又未見着我痛處恨隱隱予懷不及晤翁臺  
一面決之落子紙筆殊不盡意倘不棄外而有教言  
可付沃心寄德化令處見界也臨書瞻切

全八八集

卷三書

十八

與何綱卿

壬申

奉違台能倏忽數年頃自新安返聞台翁以入蜀還里門急圖一晤于會城適豚兒佈痘留不能行也台翁以文章名天下天下人士仰望風采久矣又文禮曹曷爲不督學而司兵此天下公議所不能不贊于吾楚之台翁及李愚老兩人也若台翁之長襟大器隨方應用則亦何所不可蜀之宜賓故少司馬劉與陽公台翁所稔知也與陽存日家無擔石其妻也老毋孀妻弱弟稚子益終歲不自保又遭外侮

金元集

卷三書

十一

離載道今得台翁肝腸氣義臨莊其土此忠義之門吐氣更生之日也弟有書一函連直指劉梧老亦爲此藉台翁轉致又一函并八十金致與陽家本欲盡力以行而道阻且遠匹夫有懷恐不得達用致以頌左右兩書懇于到日卽爲遺賫幸甚或得復音附台翁家報歸致熊魚山家爲望與陽胞弟之紀邑廩生才器亦不凡其子劉士介聞已能文矣不知其郡縣考試與否意欲望台翁便致弟意爲一言于學使特青其秒篤念忠裔必有同情或苦不知惟台翁

意緒非台翁懷于秋萬世之襟者弟亦不敢賣也  
賜忠義海內有心所共護念而弟始則同學既又  
事與陽不幸殞而弟獨生與陽家卽弟家一切得  
台翁及劉梧老學使公多方培植風澤所到卽弟  
受銘感之私何可云喻臨書黯切

金元集

卷三書

十二

與劉梧陽

壬申

瞻台翁之文章治行亦有年矣又託梓未獨不得親  
覲台光頃自新安返亦既聞騶從過里而徘徊匡廬  
不覺淡旬比到貴府則旌發矣鄉爲敝友劉與陸  
家事同敝友尚懇仰荷氣義深爲注存惟是乃弟之  
純被繫一事聞尚未解其同鄉官江南者弟逐一筋  
之無不稱寬然之純慙而不謹誠自貽伊戚若云爲  
一野合之婦爭葬地于已死數月之後而主之數人  
此乃世間必無之情理實爲王加客仇網致當道深

金八尺卷

卷三書

二

求而下吏張皇遂出入不定謙詞屢異耳當道疑謂  
劉氏有勢自與陽歿家無擔石世情可見外侮之來  
得不已甚爲厚幸矣其何勢之可恃所望台翁研察  
蘇齋并爲善言于劉夢老卽其意以爲真有罪未易  
遽解而事涉疑似寧失不經顧念忠義有以十世宜  
亦無所不可至于地方士民所爲建祠立坊勝舉亦  
全仰賴慈心大力庶克有就并得藉重大章上聞  
當寧則弟所望風延頸以跋行部到叙之日更祈加  
意所懇于台翁者雖曰用慰忠魂以暢公心而弟于

與陽始則同學既又同事相關之意不比尋常直以  
君臣大義與朋友至情交切于中其所感佩于台翁  
者寧易以筆盡也縷縷附何綱老轉達幸賜慈注劉  
夢老雖未識荆不可不遍姓名一書又煩台翁著致  
西望雲天可勝瞻切

金八尺卷

卷三書

三

與譚友夏 壬申

秋初用涉到休寧一日得翁兄先後手札者三兩  
同用涉來此相晤是以不修復也已而用涉有德  
之行弟以九月朔出新安道徘徊于匡廬上下蓋  
閏月而始到嘉魚到即雨雪至今未休又適兒子  
痘弟未携室人不能不留視之北望寒河不過數  
里天之限人乃至于此計今歲又晤翁兄無期矣  
此相遇亦誠難而弟度歲又將東下不知上元以  
台駕可到會城乎不敢望爲長人之聚得一面以

金八尺集

卷三書

三

八年想像之苦亦小快也弟之樓檝小大無常  
推獎使人益慙年來益復無似惟學問一事耿耿  
懷恨不得勝師良友日親時接以此亦欲見翁兄  
整區區之意別有希冀爲死友劉與陽鄉爲一二  
妬之人豕鬼張弧控持朝議至今孤忠苦節尚在  
現之間弟念半爲此灰念今天下文章一道遠接  
人而可以必傳者惟我翁兄得借椽筆一傳贊一  
風與鷗死骨可以不朽人心蒙蒼庶亦有承與鷗  
甘廬無擔石家徒四壁其歿也老母孀妻稱于弱

焚焚不自保度翁兄篤念不待弟詞之畢也與鷗  
歿生平知交誠多氣義而路人視者亦間有之乃  
聞風感懷爲慷慨悲歌痛若切身者往往出于不  
識面之人惟翁兄諒其子弟無力自濟之苦而又  
弟因緣阻隔不能爲與陽匍匐躬慰之情慨然執  
幸甚

金八尺集

卷三書

三

上羅史江老師

壬申

聲以前月終抵會城是月中旬乃到嘉魚到卽  
詣師臺不意卒得寒疾方稍平復而適豚兒繼之  
痘聲之來此未與室人俱不能不留視醫藥近吾  
之居若此其甚也而爲緣阻又若是前聞師能居  
治至此詢近履又傳聞復還蓋陽兼未悉三世兄  
社敬翁人肅候頃見卽報蒙上海相公有修曆之  
舉自前歲歸來康親之性已將終身已開吾師去  
首念益復及冷今忽有此意優殊不教行關所以

全父尺牘

卷三書

三

辭之而又未得其說也出處兩念至今縈縈而不得  
就商决于吾師惟師幸有以教之臨書曷勝瞻望悵  
戀之至

上徐玄扈相公

伏惟太老師閣下身倡絕學道濟蒼生復于萬世  
心應五百年之運材篤器使廣益集思如聲孤陋  
依末光感服明德未嘗去心頃乃以經天大事收  
病康獎借稱譽滋過常分遂俾小子澁微 新命  
顧樸樸何具何因輒以疎遠庸能君相固宜矢竭  
分力圖報稱即日就道兼程赴闕而有不能有不  
有不敢敢佈微忱上懇寬放聲不辛負疾傷在神  
蒙 聖恩放歸偃息二年僅可不死而火症時作

全父尺牘

卷三書

二六

根不拔雖其尋常無事尚不耐思慮不任勞苦開卷  
未幾輒欲瞑目對客語多卽時委頓况于長安鞍馬  
風塵之間何以自史定曠厥職速戾厥躬聲不足惜  
奈負明舉又聲思路本粗莽疎濶敬服西儒嗜其  
學乃在理道及修行法律至于象數全所未諳卽本  
老師所譯幾何原本一書幾希解讀必欲終集曾不  
竟卷輒復迷悶又行掩寘况厝法淵浩對以淺思  
識時若編賁移山卷葉竭海此其所不能也老父  
年行年七十有二老母六十有三並多疾病備嘗

苦往以聲不度力漫蹈凶危痛苦幽思幾絕而避幸  
生相見有若再世今蒙君相拔置雖坐理清業要當  
捐棄庭閣絕裾而來風燭草露腸裂心酸一日九迴  
何以堪忍且又有疑忌分應違回者聲之謬庸斯舉  
也非聲有千于左右太老師之偶以聲承乏斯職也  
亦非太老師有私于不才甫聞叩報驚出望外既獲  
念之實冷然喜喜茲上下之間庶幾古道之遺知已  
恩遇應足千秋而流俗之人或有猜度以爲卧病之  
人藉此出山或謂聲爲祿位乃以學術依附明公如  
金仁見集 卷三書 三

此訕嫌本不足惜然而聲于此則有所不敢也况聲  
近發薄願不自揆度欲倡明大法盡區區筆舌將次  
第譯授西學流布此主并爲人廣細宣說此非十年  
不仕優閒專精未易卒辦非身堅坊表力存砥柱出  
處進退之間卓然有以見信于天下亦未易徑牖人  
心遽信其書及其言也故聲今日輒爲大道計聲度  
或流通有日聲仕恐聞明無期雖微前三者太老師  
救世心切尚應念之聲曷勝懇篤之至

與郡太守 丙子

天旱不雨田禾待枯米價騰起亂民懷管至勸老幼  
祖憂念然今所最可憂者尚不在米貴而苦於無米  
可糴也無米可糴者外留塞外來而內藏蓄不出也  
米之留塞不來往昔尚以外地開糴之故今則不  
錄本地強糴耳所在有一種奸猾亂民見米肆多  
則煽惑愚衆劫而糴之沿河見有載米舟筏過則  
而劫糴之甚則無分毫之價而強有力徑掠之以去  
有後至者見米且盡尚勒米主補之以餓聞之官

金仁見集

卷三書

六

或姑息置不問誤以爲此饑民也以此諸有米家亦  
以此故往往畏而深藏高閣必不敢示人家藏數千  
斛而斤斤列數斗於肆賣盡乃出彼未至之米聞風  
阻懼莫不僦屋而藏安敢前米不肖家且絕粒小力  
持四金而覓二石米遇回二十里內走數日而求不  
得也詢自浙河來者察計徵人米之已在三百里內  
者尚不下十萬天久旱河米淺乾大舟之載數十石  
者不得行惟用薄筏一筏數石耳合數筏乃能以  
人監視其畏強劫也更甚今官發糴亦有限所濟



有耳全縣亦難爲繼今尚非其時也誠得老公祖多  
啓牒或更諸兵憲牌緊要之書數字多遣一二官役  
持旗于沿河諸路坐落地方里保聽米舟之所欲行  
止有要於路而費劫者比強盜律問辦不時處夾臺  
亦聽其買賣無庸限價有集衆向米家脅劫者亦如  
前惟官別又多羅委約賈大戶別取平價羅與貴  
細民以加惠之以明公祖父之德意爲兩全耳未  
今之據臂劫者非饑民皆亂民也米不惟騰貴而無  
至無米可羅其原皆起于亂民之強羅劫奪此中無

全二五集

卷三書

七

田緩急所待命惟諸米商是米商卽此中本業也更  
不得與他商比賴諸公祖父爲此中計久遠備一  
且不虞亦惟有多方設法崇獎勸勉使此中一切諸  
大家及諸善賈多業米商耳米商多則米多至米多  
至則自不騰貴卽貴不踰數日米爭價而至旋復平  
矣今官卽爲念小民而抑之尚不可爲訓而豈可重  
苦以諸無賴之強羅劫掠此之大害不肯以爲其於  
他盜應不踰時而誅而奈何以爲饑民而姑息之長  
此不究此地真危邦不可以一朝居矣惟老公祖

計之此中通米惟饒浙兩河今歲自饒者既斷絕和  
熟糴皆反求米于休是休不獨自食而且上供三縣  
其須浙米倍于他年歛父母士紳不念也浙米一  
痛口不問爲休商爲歛商則官強要截入歛既截入  
歛則歛大家以至賤價要而收之不賣則寔而高麗  
之商不敢不吞聲實是官先劫也諸大家先劫也衆  
小民尤而効之其又何誅焉歛父母士紳以是爲  
歛計也吾謂歛父母及歛士紳卽止及歛而不能復  
念他縣之荒死亂離然誠令休一荒死亂離而歛

全八五集

卷三書

七

能無事且使未至之米畏而不敢至米商畏而不敢  
爲歛亦何利焉老公祖一郡司命也幸爲一郡計今  
要截米不止卽可漸而掠未掠他鄉米不止卽可漸  
而掠本鄉米掠米不止卽乘而掠他鄉債掠商債不  
止卽乘而掠大家所在聚黨無所不掠亂之成也  
可埃也休且待盡歛豈安枕惟老公祖幸亟爲計

爲邑令君與本郭監司成貢

邑中望節鉞不過二百里錄不得歲時晉謁伺望見  
顏色而侯間之像亦缺然不修非我祖臺悖大寬  
未有能亮之格外者也屬承令君深慈爲地方事  
所請於祖臺而尚及不肖適卽不肖所感懷於中而  
未能卽言者自以梓桑之誼與地方之任宜有同  
則分當同請謹得盡其意已疲極矣而不辛夙號  
號自四十年前脩縣志時已有冒虛名而受實職  
數渡至祖臺撫字之年陵夷漸甚數年以來則更

金文見其

卷三書

三

倍不忍言令於此者真有至苦甚難爲之情非邑百  
姓及邑他事之足以難令則固卽此名日益虛禍日  
益實之有以大勳仁賢父母痛念子民之心而必不  
能不以一身叢衆怨者之眞足以難令也邑人向負  
氣聘有請託以求伸請託之家不必盡富大都一動  
於氣勢若不獲已至有饋粥粗給倒裳而圖一請者  
比比皆是今則并此區區之氣難欲負而有所不能  
矣近以黃山白嶽爲名而遊於此者無有一人不求  
理深悔其來益未至其地而聞所聞比既至其地而

卽見所見稍有人心宜亦可以愉然而坐無聊至悲  
令君之慢客不勸責請託者之及其邸夫能請託者  
自來請託士大夫居鄉里但安受請託而不爲地方  
利害動念者不肖猶以爲無人心何至越千百里  
見其人已不能請託而忍強令君之勸責其人來請  
此其去禦人國門其間能以寸乎幸逢令君大慈不  
難爲疲民孤立行意一切嚴絕於地方則厚幸矣  
四方貴人其或多有力能操令君短長於長安之  
者不比於令君之謝絕却故但創其窮乏得我之

金文見其

卷三書

三

而止地方之人既樂得賢令則於賢令之毀譽固萬  
不能無彼此關切之意而忍坐視賢令之置其一身  
毀譽於度外而但一意任怨以爲我地方也者非所  
以爲賢令深計卽非所以爲地方深計矣尚欲恃恩  
祖臺以軫念故民之心爲多方維護我此賢令君無  
使令君實難而况令君今自爲地方請命其敢復有  
待惟祖臺嘉惠剴到嚴示之

與邑令君

不肖居平究心古今之故而熟思之以爲今天下  
求大治惟上特一 聖天子而下得千賢縣令其  
今以往自郡太守層累而上以及宰執節節諸長  
大抵不過奉 聖天子務安民大意次第相監歷  
究竟持諸賢令必如是而止而賢令長必爲善治  
急先務則真實惟講約一事其效能使百姓之各  
善惡於其家者如明白爲善惡於其令長之前而  
長亦得以親其民如家人父子無不盡之人情則

金匱要略

卷三

三

條一切獄訟微輪不煩敲朴事事得理而地方一旦  
緩急亦可以咄嗟指顧辦支底定此不肖所以聞  
臺之令而欣動終夕有懷不寐者也台臺學有淵源  
才敏八面精微洞心曲折如意不肖但與扶杖父老  
願觀化成而已雖然 君父之恩生民之寄不問  
處皆有同心夙昔于慮有所耿耿或有相成而安  
不竭其一蓋善教之不行久矣乍聞下令人尚因  
而疑以爲台臺此舉亦如何時故事不得已塞上  
嚴檄回初不知我父母之心存實身法在必行而

大有造於表此土也台臺急地方公選約老責約老  
註記善惡候台臺臨講之日即明示懲勸法固無  
踰此而今固忽忽所謂百姓未知公心其自約老以  
下初不知何趨而可以應上指者及急責之而漫有  
以應則又不能無慢者施父母實力行之矣其所  
以爲斯民之意甚篤而其行卒竟不獲少稱其初意  
百分之一又老至今以爲惜蓋註記之法不予約老  
以權而務急責之則難乎其爲約老既急責之而  
予約老以權在約老未必能平於善惡之衡而百姓

金匱要略

卷三

三

亦尚未盡曉于善惡之數則又難乎其爲百姓耶見  
以爲今日先務在台臺嘉惠謹明假使徒演講說誠  
爲口舌虛文然自貴鄉羅近溪公祖講於宣州及稅  
石林父母講于敝縣深切著明豈不便爲實事一時  
教化之盛今父老言之猶爲流涕誠如今茲幸得台  
臺至意實相後先無論敝鄉人實有可教教亦易幸  
且先爲講明通曉信 誠亦不失古人三令五申  
教而後誅之意至于懲勸之法縱不欲遲待亦先擇  
其最大及地方之害而立法可遵必無變者先論行

之而後相機見可次第舉謹爲大畧開具惟白臺  
裁取施行其 聖諭謹義數日內得以恭釋想見  
高皇帝當日慘淡經營發正人心卽本人情以甘賜  
字布帛款粟養松助植之句則盡亂略平定海內建  
與十六字並揭日月亘行終古今之君子該不自以  
爲是而欲入 高皇帝之道以興庶民者端取於此  
輒不自量原本先輩而因發其素心積思見爲實然  
者以憲章大義而復思切中此方風俗習尚出以尋  
常口吻令便於觀聽草創方就容更假一二日囑定  
得繕寫呈覽也

金丁見集

卷三

書

與邑令君成黃

徵收單簿式謹呈覽惟台臺許之此法行於 國課  
於民力無所不便且欲緩則緩欲急則急尤莫便於  
當事之考成而獨不利於戶官諸樣吏等非獨戶官  
六官皆不便也非獨六官衙前諸奸及諸無賴及諸  
豪強欲上食課下凌民以爲利者皆不便也必有多  
方以巧爲撓惑者幸台臺詳明然後斷而必行異日  
求早臨錫之教言臨書不備

金丁見集

卷三

書

今歲夏有傳服膺令兄音者初而疑已而果然已  
禁悼嘆擬以秋初入楚得與大令兄聚首未及遺書  
相慰未幾而又忽有傳大令兄異音至者不肖以爲  
必傳服膺令兄之音而訛亂者也有楚中人來問之  
又絕不聞不肖以爲果訛亂矣未幾而黃美中自南  
都移札則見扎問問其來使始悉言狀則不肖恍恍  
惚惚竟如夢也嗟乎友翁而果死乎友翁而何以遽  
死乎友翁兄弟情摯傷服膺之逝而不能久存而遽

八卷三書

三

相繼以行乎不肖本不工爲詩又久不爲詩哭不成  
聲又豈能句今者終日悶悶意意憂思而已無一字  
可以寄兄爲披讀於令兄之靈者先意欲入楚并關  
廬令兄語令亦墮墮無心行矣既不能遠哭又不能  
親奠而別爲像如世俗云代者亦無聊之至也臨書  
不復成章

老公祖年臺救時之才天下想望丰采期旦夕當國  
以慰饑渴區區郡邑感念舊恩曾何足數而改以此  
繼年臺之大用現前象鬼皆用全力者初不必作分  
別見也不肖弟不敢用世俗謾筆恐反以不情黷仁  
賢年臺不加誅而更蒙獎許負愧多矣弟於出處之  
際真無成心雖出入內外亦實不敢揀擇顧皆未得  
所安乃新奉 功令嚴催起補是用疑思而昨金生  
歸承年臺指教區區盡重感至意要之銓中當事或無  
意搜爬必相逼迫則又越此暇日開戶力學自揣才  
具尚未能發於既滿之餘不敢遽投簪也惟年臺如  
我又蒙中情相關謹復佈腹心豐幣見頒惟德其物  
不敢不拜

卷六書

八卷三書

三

復鄰村果氏尺牘

夜鐸諸禁本各宅諸父老意并集諸長者熟謀以  
便而行之數年內四隣盜賴以靖又幸有明效愈  
與噴噴堅守不忍少破壞屬老父以一日之長  
宅相推有議則義不得諉辭耳初於寒家無與故  
老父接來諭未能復謹傳布諸宅問可否而後以  
報諸宅父老皆言各宅之祖傳俗例原不必鳴鐸  
以人私意偶欲鳴鐸如此等類者多矣若以此爲  
其祖先而倡自貴宅則尤而效之無不有名其  
禁焉今盜何必盡覆富人且入富牆垣頗艱往往乃  
中家及下家受之覬害通民間也縱貴宅力自有餘  
或不畏盜而爲各宅小民之不能無畏盜者借此  
禁初不失爲仁義若讀書君子能以此存心卽此  
念上徹天眷貴宅諸君子之於科名尚不日知取  
何至以年來一入泮之偶稀而乞靈於昏夜之鐸  
以是爲振地脉也僉謂此等戲論絕不出於貴宅  
父老諸君子之手之口特有一二人圖環約內諸  
者年來每於約內諸正論無所不陰權於諸奸究

戚無所不陰護究其人於約內各宅亦無所仇怨  
謬誤以爲此諸禁謀一似倡自寒家千方百端必  
相壞以自豪舉耳犯而不較不肖非曰學之貴能  
惟事關各宅災害不小義必不忍姑置復不難  
諸貴宅諸父老諸君子幸爲正語勸之仍恤念諸  
護存此禁爲安然後決寒家與日有所私舉必相  
會者一任排蕩無害於衆而以得志豈不較便臨  
誠至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畧目錄卷之四

與熊魚山

與熊魚山

與馮漸卿

與郡太守

與郡太守

與饒太守

與黃海野

與欽令君

錄

八卷之四

復劉星週

復何貳尹

與蜀司李

與邑令君

與徐按臺

與畢東郊

與徐按臺

與吳去非

與凌蒼虛

復李應甲

復葛紀瞻老師

與郡太守

與洪簡臣

錄

八卷之四

與熊魚山 庚辰

大蚤尚圖一再晤見而宣子舟開相拉便同行一同看佛書亦遂能以漸而解真可人也所慮別後暴之數不相敵耳弟前卷中共兄相對床上所語為良法幸勿忘天下無事不求諸已水長船高泥佛大惟兄道力自進心光自透則內外分數自然應不應宣子不與兄同增上也天如師願兄無礙之宣子歸時當與同詣師受一嚴戒從此互相砥礪大抵因果歷然戒律冰霜方有趨道分此必然之

金本史集

八卷四書

如兄根力但一具此則於道如反掌不似弟笨鈍需時也日月不居百年轉盼望兄千萬自珍與兄在此時真所謂八十翁翁入場屋幸兄三思佛說因果無有精粗生死路頭真可怕怖勿為世諦所惑

與熊魚山 庚辰

小力從漢上得兄手教自吳下歸與前遣奉祝老母之力先後至止知兄尚入晉也歸來得一二同志之友聞夕相磋雖不能有所進而駑馬勒步石嘴水庶幾漸見此事之重微覺念力之永不負兄歷來所諄諄明教耳憶兄去冬所示須要諦見得到即知阿難見三十二相與攝入娑席時謬妄相總無有異此自至言要必不是虛見可以冒昧承當與兄相期共勉今行年各四十有餘俱無絲毫緒令攝入娑席時反如見三十二相而真如見大坑則兄所教見三十二相可與攝入淫席時觀之地亦即可刻限而到也聖天子心行的是再來我等此番受生不能及早徹透大法淨盡羣疑便灑然出明與明君賢相得相廟切激事使萬靈拔光魔歸命而兀兀縈縈一機莫發真是虛度不成丈夫靜夜念之不禁追恨至於出處之事老親亦無成而弟自裹足難前總以此事未透無不濡不費之油入水火持踏地之身而異度石飛空知必無益

金本史集

八卷四書



見損喪惟望吾兄一日千里先爲倡導弟亦重惜  
陰以日爲劫將圖進步不敢自廢耳

卷六其集

朱國書

三

與馮漸卿庚辰

弟到會城向翁見舊處相尊云已家九峯矣近於  
山凡處得傳示尊教高論微言敢自棄外而不領  
而弟歸意則始終以爲文成知行合一之論實足  
古蒙翁兄屢解宗門長處正長在此點水滴凍吹毛  
刮刃非翁兄所謂真實天壽不貳身世等若浮雲者  
不可得到惟翁兄勿淺視爲幸至於龍溪縱有破綻  
乃其錢履未純原非心病等語此等語有古人或獨  
一獲之所謂不得中行而與必也狂狷乃深惡痛絕

全文見上

朱國書

四

鄉愿不得已之詞實非極力贊嘆狂狷而遂以其志  
嚶嚶行不掩言爲學的驅天下後世英雄而復坐此  
窠臼也弟三十以前龍溪之書日夕不離案頭但一  
開卷則心目爲光豈敢諷諫豈敢謂先生不是一時  
人豪要其長處頗多而爲天下後世相與承虛接響  
往往推尊此語則龍溪之學其於文成雖欲不如五  
霸爲三王之罪人不可得矣究實而論此等亦閒言  
語要之此事真亘古亘今益天益地世尊所謂爲此  
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誠哉大事必不得以從上降

祖及一二英雄偶以一假名字及偶爾機境引  
衆生者而遂執爲定法便同世諦流布如第前所  
疑誤衆生果受疑誤而此衆生則意別指正幹自  
自悔而自恨焉耳今世英雄多住不疑之地既已  
疑則亦必自以爲不誤雖不敢以其不疑爲遂果  
可疑而能不疑則亦已岸然不可及矣安得以其所  
私疑而盡大地人蓋之以疑又不擇英雄而必強  
之以疑得無妄乎自有痛癢不容隱覆而其指歸  
偏輸載圖險絕險之時呼將伯子庶無負越而  
金文正集 卷四書 五

舟次舟中一片志別言不盡意願共勉旃

與郡太守

近日傳聞仙鄉閉糴實甚頃有載自楚中道出南  
者亦爲諸郡縣所截至繁商於獄重費乃得脫今  
下一家 明旨屢申閉本處尚不應而况絕他運  
凡此皆地方諸無賴所爲不肯前在楚楚郡縣亦有  
爲諸無賴奸人所惑者不肯力爭之乃憚而止其實  
地方所必欲難之家必不能阻徒以重苦農民而大  
飽奸豪而米商本等子母計重費抵此中價必不  
不勝是郡縣明釋卽於本地方似有虛美名而已  
金文正集 卷四書 六

無分毫實益而於他乏米之邦受害無窮且令米商  
裹足而不敢前將來之日爲憂方大近縣父母爲地  
方計勸富民卽素不業米家當時各自致米而儲  
備民憚難尚無行者况重之厲禁橫政乎私心與得  
老公祖移檄啓告仙鄉諸郡縣并諸上臺幸以天下  
一家爲心其力能儲米而望風畏縮不敢糴者許給  
以兵憲批文俾令直往無憂但令地方貯米計數  
常支三四月則上下之人庶幾可以安枕而臥雖  
公祖在茲此類皆杞憂實不能無蚤計也邑何敢

材器廉幹攷邑志與自開代以來所未有顧瞻  
欲求去尹之若志在我輩中爲大父母者爲難且  
遭遇而况佐貳今天下多故所在可虞如此尹其老  
公祖必特加優異鼓舞長養成就使得畢行其志  
有緩急足備器使此今日地方之願而卽老公祖  
日幸天下之要畧也山岩一念湧動援筆佈聞臨  
不盡

金太史集

卷四書

七

與郡太守吳

江右繇來爲賢聖之區其在今日尚多君子而台臺  
尤不肯所素景往頃以歸自楚籍病臥山中不遑走  
詣親望丰采昨爲地方念乘發軔未并及賢尹辛集  
佈陳更十日而不蒙報豈其言不當與則明公祖  
空指駁而詔教之私虔台臺必慮周民隱先見施行  
爲地察人久已明悉無俟鄙言以爲益損贅入見煩  
裁答可省然伏而深思如 今上聖明值時多故二  
日二日何啻萬幾而事無鉅細人通上下奏章喜入  
金太史集 卷四書  
批答朝出卽奏事已在言前舉行而 天語亦答已  
有旨了豈非亦所以安集衆心而興求忠益也此方  
之人望明公祖之來如望歲然今事明公祖以道當  
盡其誠不敢畜疑用求明教而昨又聞貴鄉遇糴加  
織官縱民意至公行搶掠諸米商視涉鄱湖如度澤  
海皆莫必其命強半徒業運米之人既日以加少而  
歛士大夫徒知以浙爲重不知休命全仰江右一粟  
又浙中今歲本地方果自之米尚仰給外地其情自  
不能不少留難且今吳越稻尚未收目下必無餘米

少選穀成自當流通不似江右及今便爾兼所裁  
又非本方之米敵郡將來真未知所終其惠但如  
所陳白條至于重價困民而止卽爲幸多矣臨書  
切

金匱要略

卷四書

七

與饒太守庚辰

辰曉斗山雖未識荆而儼饒接壤義如同土饒荒特  
哺害既切膚不得不急白台臺今爲地方禁外糧甚  
嚴至并詔通商之米所以爲饒民者甚殷敵地當  
體不得已之心雖共忍饑以俟死義命應安而敢  
明旨謂此舉爲不然然諸米商之在饒河者不獨  
地也多三吳之人三吳蓋以數郡之人而糧貴治之  
未若敵郡則邪黠嬰績四縣粗足自給惟歛休二縣  
告乏而欲復全仰於浙所從饒入惟休一縣耳饒  
公不其每入卷四書  
糧於貴治所糧實無幾初不足以爲損益又諸三吳  
之米商經饒河者皆江右之米也容且有糧自江右  
而無用至於饒河者而其不從江右糧者必不至於  
饒河矣若敵地則雖非江右之米而舍饒河而外則  
無復有他途可入如寒家載穀自楚中敵庄既不得  
不假途於饒而以自饒河而內峻溪挽舟之艱運  
費倍至饒而不得不借碾爲末焉而今并以爲岸  
之米而雷之矣夫饒休之亢也而休之必以饒爲  
而仰命於外則又非若三吳諸四達之郡不得於

治則又可以轉徙而他求其途尚寬而尚未至於  
其死命也今若此則敵地之人真釜魚也伏懇  
念天下一家之目可以無下此令卽不能無下此令  
而亦宜加分別而禁其自饒河而出者其自饒河  
入者聽之而特爲敝縣開此一線生路大則爲  
湖口而禁無出湖則全豫章之米可留而其自湖  
入如楚中諸米商謂宜獎而進之况應扼之於饒  
令望風棄足乎此大算也台臺幸詳

金六見集

卷

書

十一

與黃海岸 庚辰

聞年兄已到匡山恨不能奮飛只爲家仲兄新  
子孤筑不得不留住經視不能脫然計二月初吉  
得買舟三月之初決到山也年兄萬少遲留教  
如適行則急煩歸宗走一人見告弟則疾馳前來  
闔一望見追乾以慰數年契濶想念之勞奉教在  
臨書百未盡一

金六見集

卷

四

書

與欽令君

庚辰

鄉豪下問當卽呈教屬老父感寒疾頗劇不遑  
蒙問催徵催徵非民牧第一義也而在今日 功  
峻急勢不得緩且催徵得法不致以實爲地方有  
之精神終日紛拏於實無用而不獲已之比較爲  
遜大故宜首講今天下必無不急而自給之稅急之  
可也而要官之所急必施於當急之人當急之人  
惟各戶各戶有合輸之糧官應令各里督各甲爲  
長單開本甲稅糧總數於前而後細開各戶令以  
金大只集 卷四 書 三  
多少爲次第而分爲之限糧最多者在前糧最少者  
在後其無糧者又在後責令各如限上輸輸者得自  
註數於單官無用逐日扶比也一及限聽官隨取一  
里里取一甲而開其無註者必逮其本戶正身而以  
法從事則其餘望風而如限爭輸惟恐不及矣今則  
不然官惟問各里總數其精細者里之役得細開各  
甲總數而止至於各戶正身問也一日開征惟見里  
是比里不能勝也以爲里不能獨勝官有心者乃  
分其痛苦於各甲而并比各甲甲亦與里等也均之

爲官司催糧之人而非其自有田業如各戶而自合  
輸糧之人也收各戶之糧而自侵用則責之今開征  
雖急各戶合輸糧之人不惟不知其急且若不知有  
開征之事者而里排平白爲之受比不得已而爲  
賠又不得已而爲倩人代比至鬻田宅兒女以完  
役者比比也故當一現里如遭戍當一排年如登  
每一歲之內一縣有數千無辜之民受催徵之殃而  
官莫能省而徒見催徵之難此其害誠不難見也  
錄來循過習非卒莫能正者大畧有邪說以相焚  
金大只集 卷四 書 三  
焉不一而足而其首以各戶煩多不勝比之說進曰  
里以百計也甲以十計也至於戶則不啻萬計今比  
各甲尚不勝煩以爲不若比見里之簡也况更煩而  
之於各戶乎而殊不知催徵之大病莫大病於比之  
一字不正其本令官得以大明其數民必各任其責  
而使有罪者得脫無罪者及刑卽比一人吾以爲亦  
不勝煩也何必繇百及千繇千及萬而後以爲煩乃  
自萬約千自千約百而遂以爲簡乎而殊不知法善  
而限令嚴明但以一二人行法而其餘自次第遵

者之終無所用比也至無所用比而後乃爲真窮也  
其次則或以爲民窮不可比之說進今民果窮不  
謂民無窮誠憫其窮則如勿追而已矣今既必不能  
無追今各戶亦窮也里排亦窮也窮在本戶尚自有  
田業也有田業則自有本田所產之糧也卽窮而糧  
地之所產輸官不爲賄以其自所產而捐不輸而  
法不爲寬且竭一人之力以完一人之課卽徵實亦  
非難何如里排窮而今無業之人代有業者賄窮而  
無罪之人代有罪者責窮而且以一人之身平白代

卷之八

卷之八

七

多人設處者之千艱萬難也此其說亦易破也而其  
人必堅持是說者使其法善而課易完則官與民之  
大利而其中有最不利者也其中最不利者其利乃  
正在課之不完故寬各戶之誅以生通欠開比之端  
亂長單之數以開增減作蠱之門促上知之期以示  
必難完納之勢煩比較之刑以啟官司督亂之心而  
後里排自不得不與交相爲市而已矣若其他說固  
難以筆盡今幸遇老父母真有心人真悉其心以爲  
地方而爲一煩永簡之法此法一盡不獨催徵也自

其餘治理皆建瓴而定矣古人有言積貯者天下  
大命在處皆然况人滿土隘全仰命於四方爲海  
第一危邦如此地者乎然此中最病苦在不能積  
以俗業買日籌子母買而以米爲業者不盡多財  
利卽蓄而不能久貯也其大家亦習於籌子母使  
爲利計而惟貯米以責一旦之緩急雖苦口以勸  
能從也上爲饑饉下爲杭兩溪皆峭急而淺挽舟之  
苦萬倍以穀入則運費增倍得利無幾買以爲非  
而必以米米經舟人之手以入徵不能過三五月而

卷之八

卷之八

六

多潰壞以此亦利於急需而不能久貯也惟四方無  
過羅買爲利走遠方如驚轉輸不絕亦惟此中最不  
患無米所最患惟四方過羅至於過羅一嚴則真東  
手而無如之何矣蓋過羅一嚴則轉輸源絕此中不  
惟米貴之苦也而竟苦無米必望民間盡能思慮  
防於數月之前而後以幸清緩急於一旦開羅之  
此真至急之着而亦至難之着也三十年以前有  
母一行之曾於新成之日登名刺遍及諸富民各  
力認買米若干而會貯之報官官驗其數及米貴

日無問其價之高下而但聽娼時價而各自權於時  
民是歲米價遂大減而在今日則大不侔自 寇盜  
亂所在殘破則歛休兩縣之產必殘焉苟天下有賊  
兵之處兩縣必被兵今之富民較當日減十之七其  
難一也當日富民畏令令不可干以私令少加德意  
則民愛而言易從令亦矜信義不安口於民嗣後想  
積習而民狎其上擬有所是志則易以逞志矣欲行  
其私則行其私矣其得志者未嘗愛而不得志則易  
以怨上歟有所爲而其民不甚信其難二也當日民

金太史集

八卷四書

二

不甚畏忌富名令優而禮之則安然而拜受之耳今  
聞富民之名如入兵戎之籍往爲兵餉坐縣納賄人  
監若十諸富民必百計賂以求免而其諸奸里及奸  
胥相倚以爲利乃報各鄉之中下戶僅給餽粥者其  
甚乃以夙怨并及貧民民不勝擾今出令而以空言  
溫諭之如無令等令而必不徒以空言溫諭而有以  
從其後則前此諸弊又生矣其難三也天下之富強  
易稽也大都不出於田牧籍而核之莫能逃歛休所  
已則不然有田者必不甚貧而亦往往不富乃有本

富而無尺寸之田者其難四也如今之計大要無  
舞諸米商要使諸商得業米之利而不受業米之  
無所畏而樂於奔命業米者日以增多其來也如  
而去也如雨轉輸不絕此誠今日之要務耳若乃  
奸除盜息訟禁羣惟奸一途在當事左右物必先  
而從虫生奸無定性不行則止今老父母業已養  
之之心則日以消沮無所容復養也自餘三者  
民也惟其力之所能訟則訟能訟則器能盜則盜  
其原皆起於無生業歛休兩邑民皆無田而羣賣

金太史集

八卷四書

二

於天下自 寇之亂破家蕩產者大半夫兩邑人以  
業買故擊其親戚知交而與其事以故一家得業不  
獨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百  
數十家數家且其人亦皆終歲客居於外而家食者  
亦無幾焉今不幸而一家破則途連及多家與俱破  
而既不能相將而其買事於外則皆束手而其端  
游閑於家而食口日以增故入歛休之境而還望  
牆白屋以爲豐而不知其下多凍餒而無告之人  
且其人既夙皆家溫食厚而一旦無倚則其勢尤



以安靜故合計兩邑之民其有業者大都什不二三  
而其失業業者什七八焉計天下郡邑失業之民未嘗  
如此兩邑之多者而又值此米珠薪桂之地安得  
不爲今日海內之第一危邦也爲兩邑大根本計  
將驅其失業之民而使之各有業而後兩邑可得  
治而今日夕既未可幾則詰盜之法不得不急嚴  
盜之嚴在先嚴捕役每邑分爲四路各定信地每路  
選擇其能者而專用之而厚其廩給勿多蓄無能  
盜則有賞格所得盜賊盡予以旌之官一無所購

金匱要略

卷之八

盜

後每遇失盜則禁繫其家屬盜獲乃釋有得盜賄而  
逸盜者得盜則相與其分其贓而不進以盜予官者  
罪與盜同先使捕役之大利在得盜而大不利於逸  
盜此嚴捕役之法也盜械於庭不踰時即訊究確則  
立斃之杖下而無用甯獄待盜以必死待盜以速死  
此嚴盜之法也責令各現里督諸各甲有盜即舉不  
得容隱果無盜即還其結稱本甲並無爲盜之人若  
有盜而犯其與連坐及盜發而即舉與連坐此嚴地  
方之法也如此而盜得以藏形者希矣凡爲強盜

者非初而卽爲強劫也必以竊始卽以竊行者非初  
而卽爲竊也必以賭始凡賭多失業之人無聊賴  
爲之者也而及其盛行則固有富厚未嘗無業之  
而爲諸失業無賴者所惑而以賭蕩其家者又比  
矣當其爲竊而敗也以爲未嘗爲強劫也而寬之無  
何而卽強劫矣富其賭也以爲未嘗爲盜也而又寬  
之無何而卽又爲盜矣禁賭之令非不日下也刑  
之法非不頗嚴也而賭徒日環聚而攘臂呼盧於  
門之上大市之交者相望而無所忌也誠使諸賭

金匱要略

卷之八

賭

法一如詰盜之法刑賭之刑一如刑盜之刑而民之  
得以藏形而賭者亦希矣民無所得賭而日游閑不  
悉心以求生業者則亦希矣如是而境內已又然肅  
清有訟來者勿厭也厭訟而訟日以增增者以訟不  
得理也一訟而悉心以平之未得其情則務究其  
究其源而知其訟之所自始始於已者兩皆有不得  
已之故始於人者兩皆有不可問之人則其訟易  
也既得其情則務絕其萌絕其萌而俾後勿復生  
欲生而無從則其訟易息也如是而民亦無有敢

者兩邑之民不幸地陋其民不能不苦而實易治而或以爲便訟近或以爲易訟者皆告者過也兩邑不幸虛擁富名而令於此者不盡有家學淵源一意於廉潔愛民以誠第一義而施行之則其勢不能無少周旋毀譽稱譏之口故上而諸上官責問中而諸遊客聞風微廷近而留都遠而京畿循習諫求使必不得少選遂以行其志其恟恟然而幸無大習氣以開罪於當事者獨有士大夫稱爲易與而亦皆善子計毋不脫商賈氣習歲時伏臘必不能無少于澤以金二尺集一八第以書

復劉星週庚辰

弟自去秋入楚爲家仲兄卽世因留楚經理產業至今夏方返新安不二日而尊使捧大札至弟爲途中受酷熱內外交病心更煩苦所屬尹惺翁壽文實不能操筆與得續寄而尊使必欲生便因卽率成篇彙不中用也謫老伯母令姪令嫂俱康寧無恙是用祇慰洪司理從未識面不知其爲人何如徐九一年足神道碑已促之再四但不知其何故稽延耳出山一事弟所未能便永訣者爲聖明繫念若以不肖之才之無能爲及當時之事之難爲則祇應高臥山中藏拙終身而已死生大事無嘗迅速古尊宿所謂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語謹力持之實未忍有所圖度攀緣蓋自料其力不足以度衆生而敢大言以爲行善薩行此卽爲自欺欺人大妄語誠永頌善報者也既蒙下問因以附聞生於今日民困力殫財匱事煩其患總錄不節自天下以至一家莫不盡然老子曰治人事天莫如嗇孟子曰儉者不奪人諸葛武侯曰澹泊以明志孔于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惟

凡薦舉具目卽以此均天下也臨書不盡

復何貳尹 庚辰

鄙地何緣幸借高賢通邑士民恨不能呼請 九重  
卽得以爲大父母今雖暫困驥足念大聖委吏乘田  
之言借資礪用須時也會典州縣祇于吏部列官各  
耳其合行事宜散見各官諸項蓋天下事無一不從  
州縣起惟州縣蒞地而各親其民號爲正官自大守  
而上極至政府但奉行天子威德遙相臨以謹持蒞  
州縣使事事而已首冊目錄本覽所欲察者指來具  
也

金天正集

卷四書

清

與蜀司李洪 庚辰

聖天子彼例用人格外求才海內英豪之氣翕然震動必有命世之才應運而起誠哉拔一人而得其尤者而吾鄉如翁臺及吾邑貴同年夙德素望尤稱焉有此不肖心所瞻嚮而特如昔人所云恨未一識叔度伯淳者也貴治室賢故司馬劉與陽爲敵同年同館讀書時同志旣而警同事此不肖六千里外死友與陽歿而其老母寡妻孺子朝不及夕使天下人知之難乎其爲忠不肖亦不敢以爲焉 朝廷及天下事而帥以嗜昔同志同事之故以爲一身事而無如鞭長不及乃爲除目得見翁臺時不肖正在楚黔陽從之過輿得一晤而恨不得俯也與陽年兄有胞弟曰之紀駿才逸氣司馬歿後賴有此兄百凡聖翁專爲忠翁存注臨書不盡

與

隱地災祲重荷老父母軫念敝都共卅十二內入爲一約自去秋卽與約內諸父老共議輸貲貯米以待自去冬蒙台諭開歲便奉行大約分爲四等最爲有餘之家各量力輸貲買米其次爲僅自給之家卽不輸貲買米而亦不得羅約貯之米又其次爲餘而隨作隨食之家得給票與減價而羅約貯之米者也又其次則力不能自食之家所謂飢民也乃禁而徑給之以米此項初亦奉台諭令糶粥之而

金六里集

卷四書

二六

諸父老以爲不便卽諸饑民亦自以爲大不便皆樂得米遂予以米業行二旬矣蒙諭謹肅此以報讀大示宣鼎篤擊真一人君子之言但內有飢寒之民就只在上一戶能濟一人思亂中卽少一人等語輒有鄙見用陳座右益今之攘攘思亂者皆亂民非飢民也若飢民則雖極爲亂而有所不能然而倡亂之人則必以飢爲名使民無飢然後亂民雖欲倡亂而有所不能故飢民者亂民之藉也而卽以飢民爲亂民亂民爲飢民皆有所不可予飢民以能亂之名則

賑不惠以爲是賑我者實畏我也而以亂民爲飢則  
賑不勝賑諸凡可以不飢者莫不攘臂而言飢而其  
美也諸所賑惠皆亂民受之而實飢者不得與焉亂  
民既得利則莫不捨其生業而待賑是賑以召亂也  
故亂與飢必分別治之合則必弊鄙見如此惟高  
裁察

全宋文卷

卷四

七

與徐拱君 辛巳

往江漢間幾幸老公祖澄清而楚人緣慳道大君子  
而不獲終事今幸得再託字下於此今之奉命而  
出不拘牽阻倒不假手左右而實爲聖天子苦  
殫力一方有如祖臺真今之祥麟威鳳盡海內具  
現山中之人咫尺於此而見往時聽駕行部事竣  
路多狎駭皇與士大夫一接率不能數語而別故  
大且而謹以書通所欲言伏願今上殷憂國治百  
爾在位莫不留意而所與握天下之機力能制機  
轉實推諸方一二直指之手以一直指出而所部  
吏無一幸而獲免而其廉者無一不幸而不獲自見  
夫是以人爭淬厲今自祖臺懷轡登車之日諸郡縣  
之或空望風而解綬者固非不肖所敢知而卓然自  
立力破積習日孜孜以廉潔愛民爲務如郡太守  
令君及歛令君其譽宜足以上逮獨邑何二尹以  
能得民心民歸之若流水且緩急有用之才而災  
乎寧有不得安其位之意此邑民之所以皇皇也  
非敢以尹所爲爲一一盡合乎聖賢之道而要平

而公論之以爲尹卽有短可徐諷密諭而其所長  
宜大表章以風厲一方方今爲廉吏難爲敵郡之  
吏尤難以官於此者或不相期以廉而其人亦若不  
得復以廉自期自何尹來乍見以爲怪物已而見  
當路大洽輿情以爲優曇鉢花時一現耳未幾而  
郡太守未幾而得邑令君及欽令君郡邑人喜出望  
外雖三君子之操自其素守而適相道於此郡邑人  
固大半以爲當事能鼓厲一廉吏以來衆君子而  
父老乃亦深憂過計以爲有尹如此而其性介貪  
身孤立今不得當路大優異爲地方久留而萬一或  
有他故以去則是敵郡邑之廉吏果不可爲而自今  
以後反相率以尹爲戒豈有幸乎且敵郡邑今日不  
獨爲廉吏難雖欲爲貪吏亦大難惟異祖臺軫念  
民幸爲注意至於食米一事郡必仰給外地今外地  
不獨閉糴而其亂民且時扼郡之吭而奪之藉沒  
以郡爲鄰而以爲肉往劉公祖及張公祖 題  
奉 嚴旨詰該郡縣印捕官何無捕緝令該撫按  
明察處矣而事平竟如故事此今之所以接理而不

息也蒙祖臺軫念給發憲牌令商輿而赴所在買米  
近蒙祖臺特爲差官移檄赴彼兩臺俾得下令於  
郡縣此其爲意雖也多矣祖臺之所以爲郡人者  
此極矣雖然人情惟爲其所部計則切若奉台檄  
爲隔部下令則亦爲人謀耳且諸郡縣之縱其民  
奪也初不以其民爲非而習以爲常度彼兩臺之下  
令於諸郡縣也亦必不以其郡縣爲非而特因台  
如告助於彼者而諭彼郡縣以相助而且以爲大  
於吾郡人焉夫劫奪大變也而習以爲常不遇以  
奪外郡而肥吾民也若 闖入邊而邊人能得所有  
不以罪而且爲功且劫奪大利也不大創不止而全  
但求其兩臺令其郡縣其郡縣令其民而求其無  
奪而卽以爲大德其何日而止也爲今計必望祖  
明爲郡人入告詳言郡地情形若鼠處穴中惟饒  
兩河兩線生路而兩河之民若此其郡縣又若此  
殊不念各郡縣之倡爲劫奪者特一二市僧驅點  
誅其民哉執而誅之嚴然而止有司既不察而其  
昔威乎或不足及其號呶而亦遂不能執法相禁而

及從史之以市德且擄奪之門豈可玩開其可聚衆  
以劫外郡縣者即其可聚衆以劫本郡縣者也其  
米踴爲名而可聚衆以劫米者即可以劫米爲名而  
并聚衆以無所不劫也願得 明旨勅諸郡縣  
爲各郡縣計室各究其亂民重治如律庶幾此習  
少衰止而後求祖臺計長便必力請本道臺得兼  
饒嚴得兼轄徽後有此類兩道皆相關攝本直  
徑行奏處而不必關會彼兩臺一旦緩急庶幾無  
考唐末有徽歙道而嘉靖間亦有徽饒道前發公  
題參時亦曾請上江院 勅書於九江外加饒州府  
已得 旨而但以事平部寢不覆或見諸地劫奪時  
發亦時止當其發而合郡皇急及其止又復涉淮無  
識者且以爲無大患而不宵竊以爲異日重誤郡事  
端在於此惟老公祖血心與爲郡百萬生靈計而達  
丁茲會及今爲無思蚤圖此郡人百世之利而大  
子無疆之績也臨青瞻切

與畢東郊

饒河槍劫殊嘗自去臘迄今仲春路爲梗塞者六  
餘日從來所僅見頃見稍過不過數日旋復如故而  
有司明禁實爲戒首今捕米商而加重刑施酷罰  
搜私鹽真不識於義何若今人心皇直上河米商  
大半從業視渡饒河不啻涉洋海計非合郡士大夫  
呈請兩臺題而士大夫亦自具疏今歲之事危如  
卵事已孔棘恐藉時日輒敗徽州大畧左右以備  
擇伏望採筆獨運先勅左右騰呈并爲公書徽各  
記乞一郡封而上之直指然後即議拜疏其道路費  
富有措處不敢盡煩台慮也臨畫可勝佇望

與徐按臺 壬午

喬總車指下郡不孝雖未獲仰接丰采而幸得以書  
通所欲言隨蒙祖臺指誨儼如面奉教命今四方多  
故民生日蹙而其最蹙而踰天踏地無路求生者莫  
如敝郡郡莫如敝邑自去春遭饑官民之難外掘坑  
而內剝膚郡邑民之出者入者行者居者盡在湯火  
其困極矣上賴祖臺高天厚地之佑幸稍安止世公  
世侯固日祝無休也今饑之賊民日以張以爲入微  
行劫不勝其勞不若一意營寨于其家而以靜待勦

卷之八

三

從枕席上作賊刈微人如菅而過客必莫能與之爭  
今勢燎原矣饒大家爲之主饒大吏爲之主青天白  
日之下可以公行其虎狼羅刹之毒以敝地士大夫  
未身當其害初不關切而饒之大家實身享其利失  
以力爭且饒大吏既得故借姑息子民之名實收其  
餐養盜賊之利而反臨敝地守令以公祖父母之分  
使不敢以一日之守土而重遺其百年之桑梓而終  
之以邪說故相押掄曰饒不幸貧微幸富哀多益寡  
是亦無傷此其言如兒戲固必不可聞於 聖明而

不孝亦姑擬言之以爲微若果富亦不難忍心以  
之良民肉爲彼賊民食而實郡邑民其窮於饑困  
百倍則奈何其嚆昔讀聖賢之書今日食 君父  
祿而忍心害理至此極也郡邑處萬山如鼠在穴  
耕田秋能以生業着於地者什不獲一苟而家食  
可立而視其死其勢不得不散而求衣食於四方  
是乎移民而出非生而善買也而顧懸宗族墳墓  
能舉家遷徙復道所求於四方之食食其父母妻子  
於是乎移桑而入非販而求利也雖挾貨行買賣  
會人見其 卷之八 采四書 三四

已許皆稱貸於四方之大家而償其什二三之息但  
以運貨於其丰則儼若如其所有而以爲此民貸也  
寬哉民也是所挾之貨非貸也卽如異郡之人所躬  
耕自食之田也一朝而劫奪之如田而墜沉於海矣  
且實非其田而貸於人之田也一朝而劫奪之而無  
以償於其主而身命與俱盡矣不孝家居時與父  
總計四鄉之民向之出而求衣食於四方遭劫奪不  
能復出而不得不坐於其家者蓋十家七矣既坐於  
其家而無所借資收養而相率立而視其死者則



家而無一幸免也痛哉民也民不幸而生于徽徽不  
幸而與饒鄰饒之守令又不幸而馳馳隣民不以  
人而以爲肉而徵之賢守令又不幸而爲饒守令所  
制而勢必不獲盡意以爲郡邑稱疾苦所獨幸者  
守邑令實仁且賢愛民如子以孔邇之惠大沃其  
殷之虐不然其尚有嚙類乎然今之爲吾郡邑守令  
者實難其所以實難者則以郡邑之民旣不幸以  
名罹實禍而爲郡邑長者亦不幸與同患也而邑  
之難尤難於郡守所望諸當路以菩薩願悉康  
念斯民之多難體長吏之勤勞時加獎護俾得展  
惟祖臺以天下蒼生爲任今雖秉文衡而體念民瘼  
未嘗去心故使草土之人得畧披陳冀悉此情馳達  
當事公祖卽日明章入告厚植民牧以深郊翼而急  
罪民賊以正亂本亂庶幾已臨書至切

復吳去非 壬午

遵教日久時切相念南徽一事久累縣有司而迄無  
定畫其勢不得不移之于民今士大夫能合議而爲  
民疏求得旨改折爲上策其次則區畫有定使有司  
無賠累則可以無民害矣惟台裁諭諸權長急定議  
我輩之請易易也

末法衰殘帥友道絕兼處新安萬山之中求覓同者尤難其人顧同里有如台臺而不得歲時月日親教益已滿擬此番得以數日相遲至塔庵相盡所言而別以薄冗且姑待又問尊使云是月初十後命駕遂不急急方復以書問而不意台臺已遂行也惘然自失者久蒙台注及不孝異時出處事天下事如此其多艱 聖明如此其求人 不孝安敢終自便但區區鄙衷有非一二言所能盡者惟得相聚而面庶幾少悉一二今台臺已行固未易以筆牋也余下事非不孔棘而推原問委必有要領安知極迂熱癡之言非卽至緊切簡捷之法天欲平治天下自臺固不得他有所推委幸加努力不孝謹拭目以俟厥成耳使便附候草佈百不盡一臨書又復惘然

得楚錄開卷便見翁兄姓名喜不寐以達旦傳知賜諸人士亦無不加顧便令榜大畧盡如翁兄天下榜盡如楚榜太平之興日可俟耳末俗頹靡風尚日下致生民糜爛禍亂不息惟賴高賢出而仰體 聖天子之心共相激揚庶乎有寥士人甫得一科所冀勛踰千金卽日入官雖欲刻意爲廉吏而勢已蹙乎其難吾邑先賢高風芳躅多聞海內而貴族尤最不孝第碌碌凡庸不能力追半步中夜念之負慙愧公之公之公之 聖天子一日得翁兄所冀力行古道肅振頹俗使 聖天子一日得翁兄如獲十朋天下後世追論翁兄言行如今日之追思先哲太平之興如日可俟不孝第長爲治世農夫以投身無所復恨

復薦祀瞻老師 壬午

新安去錢塘不及五百里近老師之居若此其甚而  
不能歲時候問一彈指頃動輒數年取慢之罪雖家  
老師如天之度不加誅責而消夜靜思難以自違乃  
者不幸先人見背輒輒但但伏處苦塊荒迷替亂  
復不知所之顧荷者師注存特辱詒使遠頌厚冀仁  
孝重錫恩義隆施已踰常分并念先人藏所授以王  
丈感何可言天下多故月異歲增寇交訐加以亂  
奔楚江上自洞庭下至彭蠡千二百至水陸梗斷  
孝骨肉業產什九在嘉魚今復不可問念蒼生受禍  
二十餘年今始中干一家亦何敢戚惟望老師急出  
而圖吾君令四方蚤定干戈遄息不孝聲得躬耕  
奉老母以沐堯天舜日之化爲厚幸耳

與鄧太守 壬午

許久不獲奉白教寇患剽膚於今孔棘而人無固志  
又多玩心急則暴沸而亂少緩則又絕不事事懷老  
公祖威靈次第爲備而備守一著一夫守關千夫  
入尤爲上策但守用內地之官與內地之兵既難  
遠百務不便而不能無內顧心時搖搖一似爲地方  
守者不孝察問諸嶺下皆有大村落莫若即鼓鑼  
用其衆卽其材之能守禦者而官之如守其家合  
取工食火石等諸費助之百務便而心又專一此  
計也其小嶺守則徑憲諭而禁絕人行太嶺守乃留  
通客商而嚴盤詰求老公祖嚴派各縣星夜卽行每  
嶺卽命一士大夫往彼察督亦不敢辭勢至于內事  
尤在嚴察內奸坐諸里還各縣本里并無奸盜事發  
卽與同罪并結但有所犯法在必行則奸無所容賊  
絕鄉導且人心鎮定內亂不生臨書至禱

與洪簡臣年兄 癸未

不晤台教不覺便半月楚城果爲獻賊所陷屠殺其  
慘靜夜念之殊不能寐不孝愚見以爲賊據上流今  
撫臺駐湖口九江擬自下上上逐步推進旣失勢而  
賊亦得以豫偵年兄可速行勸其從江右取道直入  
長沙聯絡湖北諸郡諸郡兵乘舟順流而下一日一  
夜行五百里直趨省城賊以爲從天而下也其近則  
取道江右之寧州入崇陽蒲圻及嘉魚集諸縣兵而  
下且聞牧臺治臺俱在岳州與其謀而圖之又其次  
也年兄得無意乎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略目錄卷之五

復郡司李

與撫按兩臺

復李年兄

復欽令君

與撫按兩臺

與諫垣熊

與方慕庵

與尹宣子

與史道隣大司馬

與程章菴道臺

復汪濬源

與鄭撫臺

與陳雪灘

與黃澹巖

與陳雪灘

與馬瑤阜

與劉念臺

復周奠

復郡太守

上廷津王

與長兄

與長男

復郡司幸

宋

鄭公祖稱此來者果鳳督之兵以馬故恐爲左營所奪故改道然其所云到蕪湖之三千者前月廿八人見其在湖口至初一日即達蕪湖船中亦約有馬數百疋云何不爲左營所奪又云何不豫畏左營奪而獨此千衆者以爲畏左營而改道中既改道矣卽是伍嚴隊同路而行有何不可而姜劉謝李四遊擊與單之牌方鍾樂平蔡源至休寧不一夜而沐國公望皇陵之文自祁門朝至而三百餘狼奔豕突之衆已夕到祁門而并取道休寧矣畏左營不獲已而改道者如是乎自正月十一日聞左鎮移師渡武昌之報不十日而郡邑卽哄傳有勤王兵三千從休寧過又不十日而獲大盜程節等說稍寢至二月之杪三月之初而哄傳左兵入湖已踰萬年者又紛紛蓋新安亂民日夜號號不問是賊是兵其必欲勾致而入歟新安使暴沸糜爛以快其私者所在皆然故時廣播其言以惑衆心而搖之使散不圖老公祖爲地方細繆苦心反以此脅衆心而堅之使定也發源之報未

到前一日各鄉無賴之徒望望發路而迎之者如雲祁門之賊未到前一日各鄉無賴之走祁路而迎之者又如雲而以爲此真鳳督之兵可乎卽以爲真鳳督之兵初非鳳督所風教訓而撫習之兵亦不道鳳督所遣弁而遠召募市井之衆也遣弁而募不暇選而惟人數是足賊起而應之矣又二月賊破常德澧州遇募兵殺其半其所逃散之卒賊裹而用之矣卽果鳳督兵而賊必不之安能保其將及率必爲兵而必不爲賊必以爲當取道新安而與吾新安之人爲難乎不孝以撫撫兩公祖應直爲一方請命不妨婉轉明告鳳督至于縱入必肆報復一說不孝以人與不入在當事者猶豫與果決間而各鄉鎮之敢自保與不敢自保亦在當事者之猶豫與果決間當事無定說無成議則民心離散矣民心離散郡事尚忍言哉新安爲陪京及浙省之枕環新安諸郡之入新安甚難賊入新安出而壞諸郡甚易新安安則陪京及浙省安萬一郡事不忍言江東南之事尚忍言乎江東南之事不忍言而鳳督卽不復據此千衆

操此千衆以據鳳陽亦奚以爲鳳督而無報 聖恩  
爲蒼生之心則可鳳督而有報 聖恩爲蒼生之心  
定不草草也事至今日郡人得一日之安皆老公祖  
及諸公祖一日之賜至千不孝一身久爲飄風上焉  
諸公祖下焉郡人任不測之變固其如飭必不敢備  
但不得藉老公祖及諸公祖鼎力擔荷恐事无解  
係一郡百萬生靈爲可浩歎耳未審日內有公文申  
兩臺否幸爲不孝達此拳拳之意臨書不盡

金元良集

卷三

奏

疏

奏

疏

奏

疏

奏

疏

奏

疏

奏

疏

奏

疏

奏

疏

奏

疏

奏

疏

奏

疏

與撫援兩臺 奏末

徽雖僻處萬山而商旅遍天下二十年來南北郡縣  
凡受兵賊之處徼民無不受今區區所存皆兵賊殘  
殺之餘也 天未厭亂 聖方啓受 騎殺突李賊  
鴟張左兵南徒急倡入衛正月十一日卽喧傳有勤  
王兵三千經過新安郡民一日數驚旁及池寧群相  
詫異未幾建德東流青太涇陵諸縣被賊屠殺盡目  
接兵新安之報虎亡者哭聲相聞于野帶重傷面伏  
通以歸者相望於道民無固守全後幾潰賴老公祖  
台臺逆瀾中柱未幾而鄰湖一路兵亂相聞又未幾  
而新黃兩州相繼失守至三月廿五夜忽接委文稱  
鳳督調取黔兵錄樂抵婺又不日而祁文又報  
國公往鳳陽守 皇陵縣浮抵祁公不半日而祁公  
下已成蹂躪之場矣且云大隊三千隨後便到其  
則比人兼之適人且新安本都邑小而操比音及  
日者也不惟殺掠姦淫而且廣招二命各鄉諸無  
之如雲遍登奸細入各縣諸村皆聚家重足祁  
以固守晝夜登陴祁東及縣南諸鄉民扼

自守朝不及夕賊益縱殺以立威民因憤懼而死  
而前發文之稱縣兵繇樂抵婆者來入警而已爲  
所堵樂平堵賊之日乃卽所稱沐國公兵到祁之日  
也兩地兵發同時並進樂夫爲縣爲沐是兵是賊  
方之安危舉不可知民命之存亡祇在呼吸而敵  
縣不比他郡縣都縣守令及士大夫卽欲爲不得  
之計嬰城固守而委城外之四鄉生靈姑以饒兵  
賊聯自全而必有所不可者今憂方未艾所望  
公祖台臺及當路大君子覽 國家自 登

卷六其先

五

來用兵二十六年諸募兵盡期辦賊而或次第半化  
爲賊今楚豫之民非不願殺賊而不獲已至并於賊  
者難爲死賊所劫而實爲亂兵所驅體 聖明日夕  
殷憂之以滅賊安民爲心而重念斯民之苦既竭力  
以養兵卽必不能復破身家辱妻子以奉賊相天下  
大勢知賊之得志於北而騷暴乘勝不能忘情於南  
南將來諸大兵盡力於北而賊且窮蹙求食亦不能  
無洩毒於江南甯江南陪京之與浙省新安潯潁  
時而新安實以重山疊險踞江東最高之處抗西

而杆東南爲直浙兩地之障甯新安雖向不被兵  
賊之地而無不被兵被賊之民懷安者談虎色變  
發之見賊出禦卽聞賊逃走失業者好勇疾貧不  
之相結禦賊卽遂相聚作賊而今一旦不幸亦漸  
被兵被賊之地新安區區之地及區區之民皆不  
借而獨借此重山疊險踞江東最高之處抗西北  
杆東南爲直浙兩地之障者宜蒙當路大君子仰  
念共國豫防庶幾使亂賊息心不敢南窺而諸當  
奉 命北征者得一心辦賊亦無復南顧今各郡縣  
或傳異議民間卽不敢復行守禦人心一懈役賊乘  
虛新安一片土地旦夕崩解是徒爲賊多關孔道爲  
浙兩處開賊便路也謹瀝誠披陳伏冀老公祖爲  
聖明及億萬生靈深念臨書跪切



復李 年兄 癸未

內外交江兵氛爲虐自去冬以至今茲每一念及生  
人之起殆盡亂之始生人心惶懼及其既也目不見  
而耳習聞幸以爲嘗甚至目親見而慮不及其身  
江一帶南北兩岸便如秦越南人目見北岸之屠戮  
而以爲長江天塹萬無所慮也今寇且南矣陷楚會  
歸藩宮楚江北已無完縣楚湖北州郡賊未至而聲  
風震恐或奔或潰而吾江東之人猶以爲嘗所使  
聖明如天之福以東人獨勞或萬一微天佑耳表

卷之五 八 卷五

大勢論豈忍言哉今春做郡之警郡人幾奔潰不孝  
弟義不容已從諸郡縣當事及諸父老之後同心守  
禦然事後之紛紛已不可言從來任事之難如此不  
孝弟義當堅耐所厭者諸郡縣當事之心耳至於舉  
道一事弟之荒蕪特甚居萬山中無良師朋友之益  
固安其蹉跎也年兄好學精思遠邁衛武天下後學  
所共瞻仰做郡有大儒爲程子尚先生精選碑宗  
悟易數向在閨門今迎來新安何時得與年兄晤  
暢談而弟從旁靜聽亦人生快事也臨書贈企

復歛李令 癸未

國步多艱民生日蹙 聖明獨憂人心愈玩寇賊  
殃昔猶震鄰今也剝膚不孝自今春一病至今沉  
尚不能復頃接尊大人及老父母大教既見君子  
我心舒惟老父母以經綸巨手相時度務今優游  
闌樂我天倫非世俗熱中之人所能勸駕然大賊  
南所謂長江天險今既與我共之而且特據其上  
其不來固萬不可恃乃士大夫及當事老成君子  
或以爲處堂一或以爲憂天二者至未知孰是而

卷之五 八 卷五

孝以爲憂天卽不驗固臣子之常分而事 君父之  
至心也惟老父母及尊大人爲士大夫及諸當事時  
時一痛切言之共發同舟之懼各厲薪膽之志天  
幸甚

與撫按兩臺奏

不孝聲伏念兵在今日魚肉百姓此其實事有如兵賊之間稍有疑似雖殺掠其誰敢不忍而避之惟是微人不幸當亂賊冒兵披猖潰決之時而三之念四夜有發源報文忽到稱四遊擊將軍兵無督命忽舍孔道進涉崇山峻嶺而稱改道前進此而欲定郡民無疑其爲賊此殊不能委旣報兵到樂將入獎矣又不一日而祁門再報兵且又稱沐國公兵又實非黔人不同號而分道並入且云大隊三千

金六

七

後便到生死存亡在于呼吸此而欲定郡民止姑疑其爲賊而無失其爲賊此尤不能且自正月至三月奉上臺檄郡縣集士大夫方與民同命効死勿去合郡人民幸而信奉而適丁斯難矣認其爲賊而又不可得走矣此而復定郡人坐待而必無相率出禦無而遣其衝殺又遠制於百餘里外必無相殺以自救此萬不能此三不能者非獨郡縣有司士大夫不能雖神武憲臺不能也按臺公祖曰黔兵到蕪在初一日陸路來者縣江比去此夥全是土寇假兵仰迷集

鄉勇扼要堵剿毋致流毒速速鄭撫臺公祖曰果係黔兵入鳳徽係僻壤山鄉水陸俱非通衢假道奸意屬何爲明係遠近奸徒結黨煽惑自寇急爲撲此三不能者非憲臺不能也以爲禁民出禦而民走民走而賊入後有大悔聽民出禦禦之而力不賊後亦有悔若爲皇上固三百年肇立之封疆數百萬無辜之赤子而當危疑呼吸之時與其賊入而後有悔無寧禦之而後有悔此臣子忠於君父之職分自應爾也况入祁之寇委非黔人無如事

金六

十

紀喪師樂平應不敢聞於鳳督遂飛坐祁門鳳督而無實爲君父之心則已鳳督而有實爲君父之心雖于樂平之人尚或不欲加罪而何况禦寇之微人而且偏信李監紀含樂平而反求微人而以現在樂平獄之劉琨延李華玉姜美三將亦稱爲彼祁門聖擒也卽此一語監紀敢欺鳳督鳳督亦忍信監紀而不覺以之設皇上則其餘數論無足置辯事矣今日定有聖鑑初非不孝一人事而事後異議外並作不孝爲捍敵一郡不忍不以一身任之俾上

無累良太守有司而下無累百姓尚真以大厲後率  
郡縣有司爲地方之心而下以少作百姓仇賊之氣  
此不孝區區之誠也不孝禍福久置度外原不惜一  
身而在今日未獲祖臺昌論所慮身後敵郡事當不  
忍言將漸及江東南事漸及天下事尤不忍言謹聲  
書求祖臺爲億萬生靈深念及蚤向 聖明發一  
言臨著激切

金太史集

卷五書

與諫垣熊

終末

不通候問于左右不覺便如許時不孝雖家居而生  
逢堯舜時值槍亂夢覺飛越心念慘淡慨自內冠發  
難以來于今十有四年中州之糜爛其情形不可得  
詳題目楚之荆襄承德斯黃漢武不半載而胥爲丘  
墟豈么麼闖獻真能戰必勝攻必取哉開門而延望  
風而潰雖冠亦嘆我太無人民甚苦寇日夜望 王  
師之來以生全我而乃濡其子女掠其蓄積焚其廬  
舍甚且殘害其性命民心既不能忍上之人又縱其  
勢以張之民畏且憎莫之適從計惟有挈妻子遠徙  
一法郡縣有司又以卑卑下吏無敢爲小民請命賊  
窺其故往往假冒官兵守土之官心悸目眩亦往往  
認賊爲兵如楚省獻賊臨城鄉勇千人擒賊四十二  
騎解城下城上官諭以恐是官兵不可輕殺民乃潰  
散城遂陷以若所爲欲民之不望風而逃開門而揖  
胡可得也萬不獲已惟是一二鄉紳賊懷主憂臣辱  
之心與斯民共効守死勿去之義或于地方少有補  
不孝竊不自量倡明此意於敵鄉自謂草莽之區

以區區効忠而不意當日同時有黔兵枉道將歸  
入徽之事遂爲鳳督無影飛射頗未詳具提中廉  
夕安荷 聖鑑而邪說得起誠恐天下士大夫聞之  
皆皆動色相戒以不孝爲口實有事先去以爲民  
則得罪天子愈無所逃死天下之事尚可爲也東  
半壁匪異人任惟台臺圖之 聖主可與明言毋以  
不孝驟掛彈文使因嗜廢食也附在同志敢佈腹心

金文見集

卷五書

三

與方慕菴 癸未

郡事重煩老台翁最牧八月初間鳳督疏容不得  
其全疏止逮當日情形拜疏屬家叔應武會試者入  
都傾台翁爲覓人繕寫具奏今方得見全疏不可不  
明辯具控此事關係重大當日跋扈將軍虐焰薰天  
新安有亡事在呼吸賴此一舉驕將亂臣因之落網  
而賊之兢兢新安者遂息念灰心今我聞小徐亦  
夜戶不閉矣新安雖出都實爲舊都及兩浙運使  
江東南百萬衆合口同辭而稱快者也不意鳳督  
金文見集 卷五書 上四  
誠不被驕氣如山游詞相加橫行謾辱政本不察一  
如督疏所請若此 旨遂行江東南事不忍言矣區  
區一郡亦何足爲 皇上深惜而孤臣敢懷桑梓之  
私向 當宁力爭耶前疏想久上今來小疏求台翁  
幸爲不孝卽日上之若前疏萬一未上當爲不孝  
上前疏三日後乃卽以此疏上之蓋二疏相爲終始  
亦有次第不可紊亂也亦萬不可改一句一字雖前  
疏不幸而奉 嚴旨此疏亦必急上勿以 嚴旨  
見阻止不孝自度 明主可與忠言擊奉 嚴旨

害天地廟宗實式臨之 皇上神明無遠不鑒縱

一不白有所不測不孝矢以一身爲郡人異哉望

翁千萬勿爲不孝慮也同鄉諸公初不必驚動得

而告之可也疏上仍望台翁爲刻揭過送各衙門

李卽欲入京因家中人傳察下手兵丁梟示一事

萬不可行無論徵祁所殺原是賊非兵卽如樂平

殺果係餘兵不孝亦以爲不當有罪按大明律本

殺尊長而誤殺卑幼仍坐殺尊長罪不坐殺卑

誤殺卑幼而誤殺尊長仍坐殺卑幼罪不坐殺尊

罪今百姓本謀殺賊而誤殺兵自合坐殺賊罪不

坐殺兵罪也或曰殺賊何罪旣無罪則不坐矣是

平固無罪也樂平尚無罪而况我祁門實實殺賊

恩督之兵無相于涉乎

金大里集

卷五

七

與尹宣子 癸未

八月初附一字入都想已久達兄矣微祁增殺

案本撫按及諸當事爲馬督情面所牽不肯爲地

方只疏及具疏又不肯盡言致馬督爲先發之計

端詆辱先未見其全疏止略述當日情形具奏今

全疏不敢不詳辨詳具辨疏中不敢復贅江東南

事孔棘矣惟年兄幸念之獻賊聞乘武昌而去縱

將軍修言恢復而我籍嘉魚蒲圻崇陽通山通城

縣已皆爲賊蹂躪蕩相無遺矣聞令弟及尊嫂皆

金大里集 卷五 七

恙尊府止畧殺祠屋餘皆未動獻賊在武昌爲郡

置僞官皆孝廉子矜視而爲之不意 祖宗養士

百年而爲寇所用望風潰解廉恥掃地一至於此

朝議云何士大夫抵掌而談國事止知用兵而不

用民止知重將領而不知重郡縣於撥亂反治之

當何如也微祁之事自正月左兵東下弟與鄉人

以 高皇帝諭爲命不過相約以聞賊必無走而

不走則父子兄弟親戚必相守旣相守則賊至亦

無引頸而就死者其相率出禦皆事勢情理之必

此皆百姓操觚率梃而出何兵之有而又何兵之  
可用使楚韓而汴若此何至潰爛不可收拾一若  
甚也大司馬當今偉人明主可與忠言惟年兄  
憂國之

與史大司馬 癸未

老公祖年臺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華夏蠻夷共震  
名薄海內外明不具瞻方駐淮上而天下之不平  
莫不匍匐以得恩焉幸今蒙聖明特簡南樞大  
以南以爲如重開天塹而築萬里長城於其上也  
谷喧傳歌聲如雷一日而遍滿天南半壁而何况  
安新安之事前已備陳而猶復陳所未盡者以祁  
所堵不獨當日實見以爲非鳳督之兵蓋至今日  
鳳督泰疆固愈有以輝明其非鳳督之兵也鳳督  
全天下矣 八 卷五 終  
琴所失之兵惟監紀李寧王明報劉謝姜李之兵  
無別兵而所據以必參徵祁者止據書大守三月  
十五日申發報劉謝姜李鄭萬年樂平徐興發源之  
牌誤以爲其兵已入徽境而心不任地方之憂止  
惜於鳳督之威者亦應口唯唯不敢異同而初不  
此兵已殲於樂而此四將一死于樂三禁於樂則  
未入發甚明而何况西路之祁與發路風馬牛不  
及乎入祁之寇其報文曰沐國公絕不稱鳳督至  
春賊到祁則居然自命初無所諱而郡人先見發

將人因以決祁路之非兵以兩路容有並作賊之  
而必無兩路皆是兵之理一是一非則發路之與  
督者爲是而祁路之不稱厥督者斷乎其非也蓋  
紀李章玉初與劉瑤瑤等同行中道忽分章玉舟  
兵馬自大江下而瑤瑤等必將入發矣又何因而  
一枝錄都陽浮梁入祁將復何說老公祖固不難  
瑤瑤而一問之大抵四方奸宄圖微之日久矣  
入而賊亦與之俱入不謂其兵以三月二十六日  
發於樂平而入祁之賊亦卽三月二十八日具  
祁門兩地不惟隔府且隔省直又相去且六百餘里  
而三日之內不期而同敗此真天意欲什徵以告  
陪京者耶在江右初未嘗以爲人力而在黔人亦何  
必以爲人尤至當日情事不孝雖未能親入祁而  
廿九日陸續得報蓋自廿八日之朝至暮自祁東  
兒頭轉鬪而至祁城下凡三十里不下數十合初  
有居民敢相率追上祁城圍而攻之也是日黎明  
兵馳突至塔兒頭見百姓扼險相堵急縱殺數十  
人爲百姓必畏死紛走而不知其反相激奮死

而火之老公祖試問鳳督疏中所據材官萬民安  
差鄭天卿所砌一段與俗所傳水滸西遊諸小說  
異方取樂平兵將現禁獄者皆可飛移爲祁門生  
且云其人在祁門城上親見明白最爲的確則其  
又何所不可枉點不孝念祁門所堵實實非兵誘  
不誘可不具論而終不忍以百姓當日殞命重傷  
各出之死力抹於誘之一字亦終不可以無辨茲  
老年臺始終白之陳書馳切

與程肅菴遺尊 癸未

頃郡諸生自池來稱老公祖爲郡事周慮儼如老  
相家事無異其以卯翼郡人者如卯翼其家人而  
人尚不之知也不孝猥以痴心遭逢捨亂身雖田  
而生逢 堯舜木忍以秦越之視視此父母之邦  
如鳳督所云多事不孝亦自知其多事顧 君父  
念與生俱來至此莫逃自非朽壤敗爛不可振起  
誰能當危疑呼吸之日而尚如舊如舊以無事處  
置當賊至之日不孝委未能多事不孝之所多事者

在亂官屠燬慘毒之日微人望風奔潰天盜乘機觀  
衆而不孝爲當事熟籌猥蒙唐太守吳司李定爲鄉  
約守禦事宜各縣各鄉一日抄傳相與力行比賊至  
邪而既以嚙昔約束必無輕挺身家念切自各爲提  
險防守之圖至防守不獲而賊既以殺人立威斷  
以入則憤懼交迫兩相殺以救死當日必至之勢  
非有司士大夫所能令而亦豈有司士大夫所能  
而又誰暇爲評論多事不多事於是時乎微克受  
之端惟此鄉約守禦一事今固具在老公祖諒

而閱之太守司李爲地方綢繆防患守土之職固  
當如是耶今無論初門所堵初與鳳督黔兵無與  
卽必認以爲黔兵而亦一念地方守禦本以防賊  
士者初豈能遙知三月之終有鳳督黔兵必斷關  
過其地而豫撤民開防賊諸守禦空虛以便其至  
吾設于此而必相犯如望虛舟而必以其舟觸如  
飄瓦而疾以其首承不自咎其不審而惟虛舟飄  
之是恨必索舟瓦而責之以洩忿不孝以爲如是  
太非愚則狂而何况其書謀作賊自取殲滅名

于樂平之手而實與伏誅于 朝廷之法了無以異  
而遷怒移忿將欲何爲惟太守司李此段爲地方至  
意不獲暴白于諸當事而以鳳督疏論所奉之  
旨令畿南諸郡縣友以爲戒事不忿言今在給諫  
命南察畿輔上流守禦惟老公祖幸爲太守司李  
表章之使諸郡縣有司但爲奉使者督責而脩守  
以應命不如使郡縣有司各以郡縣爲家身與百  
同姓同命以必不容已之情而脩守禦者之爲真  
有用耳臨書瞻切



復汪濤源

癸未

讀台札謂今春之寇其始過貴邑欲敢無騷動後  
點邪輒恣淫掠此語台臺未之深詳不幸有不能不  
爲台臺陳白者一則今春兵寇未嘗過貴邑何也  
入徽有二路西從祁門入者縣鄆陽浮梁而來南  
婺源入者縣樂平德興而來當三月二十四日婺源  
縣報美劉謝李四遊擊之票自樂平德興而來者  
兵感于樂平將監于樂平尚未入德興一步而何  
婺源此過貴邑之說不可以不辨也至于入祁之  
則無從貴邑過之理何也從祁門到徽州者縣休寧  
城過從婺源到徽州者縣休寧南鄉過既從休寧  
鄉過尚不必過休寧城而又何况從轉頭入祁門乎  
故已到婺源者斷不復入祁而入祁者縣鄆陽浮梁  
亦斷無縣樂平德興路之事而何况縣婺源路此  
寇始過貴邑而後至祁縣之說不可以不辨也至  
寇過貴縣而餘賊無騷動之說則具有兩臺入  
之疏在入祁之寇固原不經過貴縣其到樂平之  
雖未入貴縣而貴縣告急之文圖一日數至謂之

卷五

三

哉而無騷動恐今春貴縣之在家而身當其變者  
未必以爲然也大抵今春之事李監紀以不可開  
心遣兵改道初不稟命原督請原督明文而矣如其  
來當時已合不可知矣然但從樂平德興入貴縣  
路而來疑信或亦各半防禦尚可從容安得未及  
日而祁門徽報有兵又從鄆陽浮梁而來者兵  
國公絕無原督名號合郡不知其兵之與婺源是  
是合而但共搗以爲美劉謝李入婺之票萬一  
真兵則必無復分兵到祁而又別異名號以  
入之理則此突爾到祁者之爲亂寇乘機乘兵之南  
入而因西入以取事固萬無可疑也今若認祁寇  
是點兵則是分兵別號而兩路並入直爲攻城襲  
之事也若以入祁之兵爲前隊而其喪于樂平者  
後隊樂平報文抄姜劉謝李之牌面固現存也縣  
干進賢萬年樂平德興婺源休寧徽州徽其中  
無鄆陽浮梁祁門字面也牌從南路婺源入而兵  
忽從西路祁門入則是多方以誤而爲此明修暗  
之舉也紛紜難查欲百姓之無驚懼其可得乎

卷五

三

懼矣而無堵截而輕放其入其可得乎既皆截矣賊必衝殺而過縣賊之殺而必無殺賊以自救其得乎且令鄉勇協力堵截令鄉勇協力開槍令鄉勇犯要皆勦皆上登明獄具存此大義應爾而今互爲罪是掌兵者之心如欲朝廷明令於天下自郡縣有闕賊至坐而待死既已不能相結禦勢必可計惟速與降二路爲有司鄉紳至便之計以爲士民倡而一切惟聽城破已陷民無子遺賊饜所欲棄而去之時惟掌兵者之前歌後舞而入得坐城

金公集卷一八

五

稱大捷報報腹而後可其意也總之此舉斷乎不可以不力爭若不力爭是非而外則後牽樂平以爲分徽祁合郡之過內則徒卸百姓以求免官紳一身之禍不幸亦寧犯掌兵者之鋒而以其身殉耳不孝以爲時事至此士大夫當臥薪嘗膽焉若父救拾民心固結民志使現存疆域華如金湯則已壞土宇所以料理而挾一人之私圖不急之恩慈多方摧殘地極力魚肉苦民若惟恐其旦夕之禍不卽潰爛不孝之心與此公之心天地鬼神高皇帝在

之靈實式臨之入祁之寇乃貴縣所不聞貴縣一路震鄰之警報而未悉兩路切膚之危倡恐之言之不詳放復備言之惟台臺職在本兵幸爲江南武加詳慎區區一郡地不過後百里人不過其何足爲皇上深惜而一个孤臣敢懷梓桑之向當事力爭耶惟台臺圖之

與鄭撫臺

癸未

敝郡禦賊一案重煩祖臺睿慮其事顛末前已備陳  
續得錢牧翁顧瑞翁手教備感祖臺爲地方綢繆  
心而猶復陳所未盡者以事關確察速奏非據實  
訓明白辨別則終屬含糊以祁門所堵不獨當日  
見以爲非鳳督之兵蓋至今日讀鳳督疏奏而愈以  
確証其非鳳督之兵也鳳督疏奏所失之兵惟監紀  
李章王所報姜劉謝李四將之兵此外更無別兵  
所據以飛奏徵祁者止據唐太守二月二十五日

奏報

八卷五書

三

奏報四將餘萬年樂平德興婺源之牌而此四將  
先於樂三禁於樂全軍盡殲則黔兵起樂之縣與鳳  
督之所爲呼憤告哀者止當問諸樂平至入祁之寇  
則浮梁報文止稱沐國公兵蓋兵將無紀律故兵  
而賊因與之俱入實不解兵爲鳳督所募而妄意  
屬沐國封地遂冒稱沐國公兵故祁樂同時被兵  
是兩種但容有兩路並作賊之事而決無兩路皆  
兵之理今混而一之因之慈葛使明其爲賊誘與  
誘俱不必深論而卽誘殺二字亦殊不倫當日不

不孝舉未至祁而以二十九陸續得報奏自二十  
之朝至肅自祁東塔見頭轉關至祁城下凡三十  
不下數十令初非有居民敢相率地上祁圍而攻之  
也是日黎明賊馳突至塔兒頭見百姓扼險相堵  
縱殺數十人以爲百姓必畏先紛走而不知其反  
激奮先遂轉關至祁門耳乃兩命相角勢不俱生  
得有誘賊拋戈殺甲之事豈其樂平演殺之目因  
或被樂民誘而拋戈投甲以爲樂民賊者耶尤不  
不辨者徵祁變生倉卒翕然而起者皆子孫父

奏報

八卷五書

文

兄親戚衛親戚之民也其初以爲鎮兵荼毒忠切  
鄰各自設備原無主名是日聞賊鋒飄急禍既切  
其相救死亦無期會此豈可名之爲兵而况又復爲  
誰人所募之丁哉故今日之事要先辨入祁者之  
賊非兵再辨堵賊者之是民非兵名稱其實則議  
其平以此入告倫形一一如觀卽使鳳督視之想  
前疏真如夢話方自悔之不暇而能復再爲欺  
明之語以徵幸再啟聖怒設伏惡報益念聖明一  
確察速奏再則確察速奏之意得登陽昌言幸聖

臺欽奪一日俾地方晏安一日之心所全無量頃聞  
蘇賊破長沙逼江右江右之人履無固志矣惟祖  
念之

與陳雪灘

憶戊辰已巳同亡友劉與陽坐台即開台臺縱論天  
下事言猶在耳直彈指間而歷年忽忽已十有五時  
事歲異月更真不堪回首也別後虜寇交訖久江  
北遂無寧宇而東南粗安一水之限視若天塹自去  
冬逆虜深入今春大賊南驅亂兵東逞縱橫江湖如  
大骨梗喉使當事束手遂致全楚盡殘今且漸逼  
右賊勢如此天下事引領而望台臺台臺久臥不  
起爾吾君不孝向以爲里道遼遠通問無繇而不

其近卜居白門也敝郡有今春三月之事不幸以遭  
際嫌疑開罪於壽春當事友人遺書准此以爲白臺  
固當事至交也且念不孝實甚固不可不就台臺  
通其本末當日入祁諸衆敝郡以爲寇而當事諸  
佐以爲黔兵當事亦堅信以爲黔兵敝郡諸當路  
違當事不能不姑以爲黔兵然履諸當事疏事因  
見當事初疏據監紀報遊擊劉珥廷謝上亭姜美  
華玉四將統頭目銜鋒八百餘人假道祁門祁縣官  
接濟四將於教場安宿吳推官金翰林領兵到祁

將官自刎而亡生擒姜劉李三將而且云某人在  
門城上親見明白及見樂平印信書文在徽郡縣  
人知有確據決不可復誣則乃再四詞以欺當事  
劉昭瑛等在樂平雖非祁門所殺又有范成實  
兵一隊人祁門是祁門所殺而當事亦再信之以  
入告 聖明度言者必飾以爲初報時殊不知樂  
事也蔡四月已有鳳督碑行徽州府官吏馳諭樂  
官民人等又五月二十四日六月初四日有鳳督  
牌行徽州府提取劉昭瑛等安得至七月初二日  
鄱陽武生程高選得昭瑛等急報始知樂平之事  
當事讀書學道君子必不忍欺 聖明而其前兩  
妄諸將佐所僞爲則是諸將初非不知樂平之事也  
使其初誠不知樂平之事則及其知之而自不妨  
告當事以誤而何必再坐以范成之兵今民間告  
殺人者先懸坐以殺人之事而後徐定其所殺之  
今日曰殺某人明日則又改曰非殺某人乃殺某  
必以爲不可信况人實被甲殺而初不告甲殺故  
乙殺及見甲始然出認曰人實甲殺而必不可誣

爲之辭曰此人雖非乙殺我仍別有一入是乙所  
則乙之實未嘗殺其人而始終必欲坐其入爲乙  
之情大彰明較著矣當事猶再信之即度其入又  
以爲昭瑛等中路與范成等分兵而彼又不知也  
稱劉昭瑛等爲題奉 欽依遊擊將軍而范成不  
都司又未云欽依也監紀當日在蕪湖報鄭按臺  
劉謝姜李四將據疏速監紀報當事亦惟劉謝姜  
四將而范成則絕不著其姓名也而疏所述昭瑛  
等詞稱范成分兵一半嗚呼四欽依遊擊將軍  
各統兵者而止統兵之半而一未欽依絕不著姓  
之都司頓令統兵之半當四遊擊當事其信之乎  
監紀報鄭按臺稱委劉昭瑛四將持令箭督押九  
是四將奉監紀委也據稱中路分兵又係四將而  
紀不知是范成又奉四將委也委人者四人僅共  
兵之半而姜於人者反以一當四當事實信之乎  
紀四月初一日舟經左營至蕪湖未嘗不載馬蘇  
萬日共見而四遊擊必與監紀分行爲說曰長左  
馬也乃一都司又必與四遊擊分行至於各營

目所以分統各營之散卒勢不可須臾離而曠且  
久又必與各營之散卒分行致令水行盡散卒而  
行乃盡頭目生而難掩者皆曰散卒死而易飾者  
曰頭目當事其皆信之乎又謝上亨失事于楚不  
未至祁門亦並未至樂平監紀者報節按臺四將  
實謝上用及報當事則改謝爲謝上亨恨不  
二千里外失事者盡生徽人而後其心當事其以  
人之言爲可信乎其初辭之不可信已若斯而其  
終相比爲再辭者又復可信乎一謝上亨之遺

金戈王集

卷五

三

若斯而其餘妄報諸親戚之死於來徽饒者豈可信  
乎入樂者尚不足信而以爲死於大祁以統激怒  
事者有一可信乎嗚呼此徽郡人心之所以反覆  
結而終不能平欲一白于當事而深苦無路者也  
無間入祁領寇者之果爲黃姓絕不聞有范姓黃  
徽人而亦絕非徽人縱令萬一如所云或有范成  
有一二黥人竄其中也者而稱將而遣徽者劉謝  
李四將也以劉謝姜李突如其來總無確據之飛  
尚無絲察詰乃以徽上之姓名而又絕無一人焉

以何神見遠識而當日便劈空明會強誦百姓以  
亦是黥兵也又祁裝雖皆徽屬而分西南二路入  
連徽者自饒樂平德興而來初不復至祁人祁達  
者自饒浮梁鄱陽而來不惟不錄發亦復不錄舉  
乃廿四日劉謝姜李之牌從發入而廿六日非劉  
謝非姜非李之兵顧忽從祁入非分前從次第以  
實分兩路而並驅以入者也惟是攻襲當有兩路  
作賊之事自非攻襲失無兩路皆是兵之理嗚呼  
以何神見遠識而當日又能無端懸斷以料變

金戈王集

卷五

三

將之心遽恐料當事諸將而決以爲兩皆黥兵也會  
事特見責以爲不孝鄉紳總不當多事而弄兵嗚呼  
被譖人者既牽祁門出而六百里外之姜劉謝李  
爲已入祁門遂引祁門入而百五十里內之兵推  
金翰林誣爲已出祁門而兩道相殺以飾當事一  
之聽其說如水訴西遊似夢似幻而當事者既不  
信其言則亦安得不見責以爲多事夫二官之來  
祁門此江東南所共知也今當事者既知祁門六  
里外之姜劉謝李原未入祁門則祁門百五十里

之吳推官金翰林之未出祁門亦不必辨而祁門  
事妄歸二官者不過以今春拾亂綬約守禦之事  
司李署休業急為地方圖之未贊之郡六縣肯行  
之已而鄰郡亦相效行之以為當日不先行此  
守禦之事則郡人心不齊鄰人心不齊則必無  
三月之舉郡人當將危殆莫必其命之時一旦  
猶如出湯火關追所縣以為先事豫防之力妄歸  
官二官何與焉今守禦事空具在當事以為多事  
孝亦何能不以為多事當事亦一察不孝以病

立

家恩綸五被而苦不能留既以侍兩老親奉  
命兩補官而力必不能就當事視不孝異多事而好  
兵之人哉不幸當逆深入關賊披猖大帥南進  
微公行幾輔受署陵京震動而又未當路流土  
逆偽稱勤王偵得賊情有議捨金陵而直窺徽  
蕪嘗之微屬有臣子一念君父病未及處其能  
然而處乎與令郡有司合郡士大夫呼集郡民宣  
聖諭共明大義相與各衛其井里即以勸皇上  
封疆而居嘗荷錫急則制挺耳除君之域惟力

視鳴呼豈料三月之杪突有邪寇等黔兵將欲入  
而喪於樂得稔此嫌疑悉率以郡受禍勿以身  
訟哉或謂當事者實高明未嘗盡信諸部將之言  
但以錢糧無銷之故不能不信四方所傳敵郡之  
名則其勢不得不取償於敵郡取償於敵郡則其  
不得不務責敵郡之有司郵紳移責敵郡之有司  
紳則其勢不得不顛倒其說其情亦有大不得已  
嗚呼此亂紳何等時主憂臣當辱主辱臣當辱  
亂紳不辱等不欲身榮不欲身生之日也爾

立

國家何暇愛其梓桑而今既上于聖心必就吏議  
則其勢不得不為郡人辨白為郡人辨白則其勢  
不能無盡此事之本末盡此事之本末則其勢必  
能無彼此是非之爭孝陵神京屹然在望誰非  
子其忍不固民志以壯扞衛者且誠令江南北列  
盡得如徽數十同心協力遍諸死賊令不得四流  
自腐賊因而急縛以報聖明為力亦易區區此  
高皇帝在天之靈實式臨之錢牧齋宗伯移字見  
有謂不孝當平心易氣以天下心處天下事深惟

盛執奏者之出于不獲已以同舟遇風胡越相  
心則一切葛藤俱可一刀斬斷此封疆之幸  
之福非謂人賤媒之私等語不孝諱之起敬不  
心佩聊略佈其誠惟台臺亦諒不孝許悉展辨  
出於不獲已尤甚于當事則江東南幸甚而不  
今日一白台臺以後亦謹絕口以聽矣臨書可勝  
切

與黃滄巖乙酉

捧讀來論及覆開臂不孝豈不感亮年翁及政府之  
心而恐有疑阻惟是部事之初開罪也實以一二  
人傳聞之言及補糾樂平則部人傳讀貴陽書有  
平之事業已補贖祁門之案自然解網之語自後  
陽青續稱部人止云過而不云罪也其明恕如此  
缺然者部人未及一謝過耳今當國而部人將望  
有加焉蒙年翁傳政府指而復爲善巧方便其開  
守不敢不以僨人應命至申文年翁轉申開部此  
臺台教情節應爾部人不聞撫按之疏論此事者三  
年於茲矣又郡議賠補勢不獲就者三年於茲矣  
人信年翁去夏之言如金石四時故龜勉奉命而忽  
得按君疏論儼如今日題奏而重新立案而誰能  
部人而家論戶曉之以爲是回奏結案也者追念  
帝諸未了大案加平如擒闖賊獻愍愍蒼天誰  
結之者乎今皇上御極改元之初年固當舉中興  
盛事將相大業入告我后而亦何必瑣瑣摘此三  
前兵民不幸之事屑資聖聰凡不孝拳拳實痛心焉



相君相君身任天下不孝弟之所痛心爲相君者  
痛心爲天下也假令天下萬一更有故區區一郡  
獨完固亦何以自存而謂不孝弟鯁鯁爲一郡計  
微分黔各爲吟城較量利害於尺寸之間弟雖至  
亦不忍顛倒至是不孝弟久欲謝人世幹辦已躬  
分事特爲兩先人在堂故遲回今一切無所牽絆  
昔之後亦遂長辭以一郡托身任天下者惟閣部  
整人一體收之去是蒙年翁傳貴陽語與不孝弟  
聯書以陪補爲難題而祇令地方認過不孝弟

全工集

八卷五書

卷五

謝而聞者紛然異辭各掉頭去不孝弟亦不復告人  
而獨白年翁致謝貴陽年翁宜忘之乎往年不孝弟  
之疏得論辨也實當貴陽疏衆嚴旨方下之日續蒙  
聖恩見原不孝弟遂寂無一言而但屬友人數語  
意今茲爲郡人謝過之懷實在去夏六月奉命年  
之日不孝弟自信三年內所以交貴陽者雖雖合  
室之故迹若迭變而區區大公無私一體相成之  
固且三年如一日也不孝弟之於貴陽其亦可以  
愧矣

與陳雪灘元酒

故郡人無本業天下幸得無事散而之四方種種  
衣食以自活遭 寇交棘兵火相尋其失業窳  
朝不及夕無以自存者半郡中今且什八九矣頃  
補軍資數千金遠人不知以爲郡中宜若易易而  
知事勢之憂憂其難已未可一二言重乃蒙貴  
傳貴陽台指必追首事用兩人重罪以結案夫  
事端本歸于先特備察既家自爲守而機送發  
難倉卒則人各捍患必生何人爲有此實不  
定重罪尤難乎其爲獄辭郡人之傳讀貴陽督  
題疏也內有言曰黔將蔣正秀爲南樞臣留以堵  
左兵有功題叙今有司將定重罪是固不得榮罪  
堵兵而直可專罪以堵黔也郡人之傳讀貴陽督  
時報書也內有言曰兵之入樂入郡監紀何知  
騎兵出九江會於皖口不意左兵在秋浦過使  
此意外變局也又不意押馬諸將以人馬衆多分  
席而行則又變局中變局也始之意外變局雖  
不及知既而變局中變局離自押兵同行之官亦

及知而萬山中人能逆斷一變局知人樂之是豈  
能再逆斷一變局中變局知人樂之外復有人耶之  
皆豈此必不能今將定重罪是固不得直罪以知豈  
也夫實不知爲豈而相與共出死力貴陽整原而  
其意卽不敢望比於蔣正秀之堵禦而按其述亦  
禦之過母亦是有過無大其誰不欣悅於無我之  
明而攝服於不殺之神武追憶去春道錢宗伯宗  
爲不孝述楊龍友之言曰天下原有兩是之事豈  
真新安一案是也不孝唯唯當煩宗伯爲不孝述

全二生

八孝王

四

風中亦卽以龍友此言通不孝意也是役也豈人不  
能無所防而不改道既改道或不能無紛紜徽人不  
能無所防而不堵禦既堵禦必不能無相傷大抵同  
一不得已之勢也於豈人乎何罪於徽人乎亦何罪  
固功不必定一有罪而後可以明一無罪也貴陽今  
衆國均不與督風同命弗喜怒四海觀望斗柄所旋  
天下春秋固宜郡人之日夜望恩於督風時尚加道  
也誠今重罪二人而但傷一郡之心而實有所關係  
於天下之勤誠而大有所贊益於貴陽之盛德亦可

二郡人變其死傷不云乎居彼人之  
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冒人也貴陽  
下爲家密通郡縣旦夕緩急今亦郡人爲爲  
人時也顧台臺幸爲婉語請一咲而釋

全二生

八孝王

四

不孝少微父兄師友之訓讀東西兩聖人之書未明赤心徒在恭遇閣下當五百年可治亂之時以大丈夫能將相之事天鍾間氣人號再來不孝生逢相值不自公先不自公後願得同天地日月而處乃以時事多虞致令機緣不偶都患驚發失值在茲之時夜戎急號聞雷無掩耳之候雖免爰難離實願飄風之瓦而先張後脫亦蒙未雨之孤所幸君子我宛如日月之行細人有官不竟將軍之隙實不

全文集

卷五

四

尼過且知仁豈謂十七年之春乃有亘千古之發國恩深厚十世如新宗社靈長一旦有主惟閣下爲先皇久樹之人佐今上必受之命立談定難捐顧中與不孝以臣子交憂之身急君相造命之祝難獨處於苦塊實望切乎雲霓豈不數規尺幅一圖上書左右而每當捉筆佇思復止豈其尚有疑情與抑涉遠懷未易書傳而今日征月邁水落石出愈知閣下之深直恨通書之晚也不孝居恒恒自念度天下事物定天下大事用其心經營天下必有大心爰自

楊郎知念亂時時注意當國矚目高賢彼卑之賤飯不忌腥醢必報及高之則好同乃庸惡異郎斥禁未嘆獨自念言天下事俗人既不可與言而況又不可與深言耶天既不足與有焉而小丈夫又不足與大有爲天下事其遂已乎遂可如此泰然終天幸終無事乎不謂天下事已遂有今日也伏見閣下不惟才美兼以道援已溺已饑身救時難無驕若力者古人燕蘭後私而急國李鄴縣郡以東征

全文集

卷五

四

乎今之世而篤行此道心長無長力沛有餘其不在膺下乎天下有志之士行欲有深言而相與大有爲也舍閣下其誰與歸卿者閣下於不孝初無嫌怨特不幸事勢相激致一郡存亡歸於不孝當日情形事理有不能不自明者而不知者不知其不得已之而以爲辨也夫好辨以求勝不孝實不爲也今不孝於閣下亦無瞻顧而深痛大難未夷舉天下安危於閣下此時憂憂交併有不可不自過者而不知者更不知其不容已之心而又將以爲閣下夫古人

自益不孝亦不爲也不孝靜觀恒情荷爲身圖則  
不爲家計彼度不定一家則斷不可安一身焉故  
今士大夫少知遠慮纔不能懷大聖賢以安天下  
稅之心豈亦不知存安天下而後可以安一身之  
財雖越在草野落落無安天下之責而日夜仰瞻  
堂一二能安天下之人義實同其休戚情何戚於  
肉况不孝風受

先皇帝知遇

恒而入義至不能以其身請自隗始用章閣下之

乃復遠颺却處無自外之心有自遠之述安使羣

百爾猜度或謂閣下尚未大釋於敵郡而不孝終不

能歸誠於閣下以一人之迹而府天下之疑將恐以

一郡之事而散天下之勢非不孝曠昔所奉教於

子願學於兩聖人之遺訓也惟閣下鑒其區區願

德意明解一郡偕之大道一心復

先帝之真仇全力定中原之大業請有之出不厭

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不孝臨啓可勝懇切

與劉念臺乙酉

去夏幸觀道範未獲歷彼此懷來仰黯然言別山  
傳聞時事知有今日不孝自惟錄錄庸材兼以病  
然不敢自度其身之不能爲不敢料天下事之不可  
爲一郡倡明大義力疾支持方畫嶺而守顧効  
勿去顧不能不日夜喁喁惟貴鄉是望以貴鄉有  
王在焉而老先生係海內蒼生之望乃日復一日  
其文也今荷戈而待命者皆悵悵莫知所適從王  
弁有心入嵩馳叩台階寧貴鄉諸當事皆無暇  
全文具集 八卷五書

生明教之

而老先生亦恐遂漠然置天下事于不問乎唯老先

復周莫

乙酉

不孝弟自去歲已不復欲生不謂時事又至今日  
高皇帝養士三百年不獲食一士之報而南浙尤聲  
之地豈真望風瓦解乎今不孝且力疾強起與郡  
守生及閩郡紳衿人民懇 高皇帝盡像申明太  
共以死守無不感奮所望台臺同志明告貴鄉諸  
事及士大夫念國恩之深厚存大義于天壤不至  
陷二天下盡爲 使人類尚得傳種此亦諸君  
千萬劫一時也捧讀台教爲不可爲予不可爲之  
斯言盡之矣臨書企切

全宋文卷

八

四

復郡太守 乙酉

天子蒙塵中原無主所望有心有氣人共出而申大  
建侯立君然後可以次第有爲今親藩在浙浙中  
君子不爲不多度旦夕當有詔令到乃日復一日  
且半月矣適江兄捧台札至憂鬱之餘不覺起  
列老公祖及合郡縣當事名有異同者不必盡  
名可也不孝衰絰在身不敢上箋惟以書告貴鄉  
事及鄉先生倉卒時不暇較量文字迫切所至  
而作老公祖圖之

全宋文卷

八

四

上延津王乙酉

聲自去裏聞國變見諸宗藩南來卽不覺淚下肅  
高皇帝見 高皇帝子孫如見 高皇而義有必不  
者聲何敢不直告前者殿下至止欲主討賊復仇  
事誠是也今國有 君矣春秋之義國既有君而  
于私立名號謂之僭建武之名既正而凡益于  
皆名曰盜遭光武大度待以不死使于其時揭分  
力附從大軍豈不先受爵土與漢終始而陷于  
義 新皇撫有七省之物力兵賦天下賢士大夫

全工見集

八卷五書

目

與戮力醫賈貢助兵車此不爲不強乃欲以新安數  
村落群不逞之徒欲分地而處此輩不過借名劫  
人財耳一日財厭皆散去誰復爲殿下左右者聲  
不忍 高皇帝子孫爲二三市井所誤也盍來策  
行在請 旨出師維屏維翰求無愧于 皇祖  
殿下之顧遂矣惟高明裁之臨書不盡

與長兄乙酉

生死禍福皆有天命我等惟順受之而已不必逃  
我家爲 王事勤勞死者死得其所卽流離散亡  
流離散亡得其所弟日內靜觀之殊無大悽慘死  
真如歸可見平昔學道得力今爲郡事來定不得  
忍死在此母令內地有轡變將來反謂我悞郡人  
郡人糜爛是弟真悞郡人也兄可鎮定以待一切  
之天命惟父母兩樞來歸土日夕在念前日買  
不知已成否如已成可擇吉日之最近者及平素

全工見集

八卷五書

半

此爲要緊聞女等前日積薪于屋俟有急卽舉火自  
焚此真學道人弟所至欣羨者也望兄仍時以佛法  
提撕一切皆佛法乃爲來生大留種子耳

與長男乙酉

我往南京去道昭等聞我信必求自盡可且止之候  
我南中信歸再聽行其意未遲也爾在家中不必驚  
惶當此國家大變人民惶亂不能自保之時不得已  
所者多矣如我家三月爲國勤勞今一旦得正而  
自不在我自閏六月來一身又如浮雲今無一毫  
應但念郡事未定此心寔寔不安倘百姓幸安堵  
我瞑目矣各鄉尚有好事言兵者此寔無益我死  
耳幾殺百姓何事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全文只集

卷五書

五

我數日之所惓惓也大丈夫不欲自盡自盡非大  
夫之所爲古人又有言吾國之三公不可辱于賊此  
中自有道理我絲毫不亂我一向欲自作年譜留以  
傳後因多事未遑在道隨記隨書成編當寄回付梓  
黃山道場乃我爲保地方民命計可接續將去不可  
斷也

卷五書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畧目錄卷之六

房書序

送王子雲送遊序

程阿白字序

任澹公文序

任僊孟文序

還古書院會序

桃源友善會序

爲諸生賀魯青海課最詩序

彙

八卷之六

送魯青海序

袁廣文課士序

爲諸生賀袁廣文得獎序

劉用潛文序

送邑令君序

李雨公文序

鄭超宗文序

送郡司李序

洪簡臣文序

歐陽節菴文序

賀定齋集序

蒲圻曾令君文序

送何貳尹序

爲邑令君序

范子詩志序

在是集序

夏京三文序

程敬通輯醫書序

彙

八卷之六

陳青霞詩序

唐太守擢徽寧憲副序

城南葉氏四續諸序



制莠薄技也而才人出沒焉造物之生才也實難  
才人出而百物爲之不寧彼不幸而有才矣其於  
章也言昔人之所已言則死不爲也其言出而天下  
不望風使首而慕效焉而以爲平平也則才人恥之  
其言出而天下望風使首而慕效焉而效而遂肖其  
所爲不敗也則才人恥之故才士之言不見於世則  
已見必使人效效必使人以此備獻其醜萬哉應  
其甚效日以衆效之既厭前者去而後者來則又

金一其集

卷六序

其舊而新是圖如大帥屢易軍號數更旌旗金鼓之  
使東西前後而莫知所奉也如從戶請戎轉易無時  
師旅所過人畜並擾匪不有家而不獲居其居也鳴  
呼士之生於坊刻觸侵多聞多見之地而以從事制  
莠者何其不幸與雖然不幸不才矣不能不效才人  
之所爲效焉誠醜顧其人即不效何能文不效而  
不能醜則易如效而醜也而雖生短僇又復矯矯以  
號千人吾無言不爲此夫作者誠不必其盡至然亦  
能之而能不爲今實東龍也而諱其不能曰不爲

爲則亦已矣又復髮髯而更走于大不堪者以自  
以爲珍錯之非常食也而反而啖其宿酒敗肉嗜  
甚矣非其才效不效而何當哉夫人之生有能文  
能文能不能亦各若其天也使之或喜或怒或在  
疲奔命方命得利得害以醉夢於帖括中而身無  
康放無虛日誰實作之崇耶悲夫才人不作亂何  
此悲夫何其無慈祥愷弟之心也

金一其集

卷六序

送王子雲遠遊序 庚午

子雲忠臣子今奮急且不能自活而餽其口於四方人知其縣念子雲尊大人當時若弗堅意頑生先聞稍能自謀子雲亦有遠爾惡自今以往下之冀其子孫以從王事者將寥寥也子雲且休勿遊乎哉雖然子雲不遊子雲則端坐而餒無已有先人遺廬可半其值以沒于富貴之家之二者知子雲不能微獨子雲不能今天下之敏敏器器自命者余皆知之且余既拙不能爲子雲計勸子雲勿遊也子雲行矣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人不識君有能爲吾子雲計使其三年內無復母憂餐憂者其必勸子雲勿復遊耶上則爲文成次則不失肩山吾師叱咤先生之許吾子雲者蓋若此余尚憶斯語也子雲念之

程阿白書序 辛未

程東素字阿白精于書曲盡古法尤善于豎書古人自負直上與鍾王把臂顏柳而下不屑也別生人產業以書自給終其身人來求書者計錢與一字不多貸或嗤之不知翁古心人也翁少從江堪輿師學見師爲主人閱已笑地必言不佳退而其師曰此地似已佳師笑不答異日復如前如是再三師乃大誦曰如爾亦學堪輿耶翁驚亡去數天下之求富貴利達肺腸皆此類也一切不可學全八見集 八 采云序

學書遂果追古人翁不獨書古古心人也迴看其錢與字一字不假借一舉手不苟簡終其身自食書真古道真古道俗人烏乎知之

任濟公文序

辛未

得道應須慧業文人以深心故其心深也其俯仰出入縱橫曲折之處皆若別有徑路者不與世人相涉世人畢竟莫能入其中也莫入其中故乃獨處其中以自適自塞自晦自明而因以靜觀百物之通塞晦明以自輪也夫物之不齊錄來久矣吾獨有心而獨有眼而或佛我而或魔我而或牛馬我吾皆不顧獨以吾之去向人皆莫知爲吾學問之得方故是事則多顛倒不可解以爲文章則多滯礙不可讀

全六只共

八卷二序

宇宙間自有不可讀之文章思無能爲之者造物既生此一人爲之豈終不復生一人讀之吾不思此蒼天之下黃壤之上終無能讀吾文者吾愚吾文出而天下孰有能讀者吾慚實甚吾文出而天下卽無能讀而終不克有一能讀者吾憾焉既生猶何生亮故國士曰無雙奇人曰不側孔子遊塵天下訪師問友意索奇士見天下竟無其匹而後安心歸也吾此語未敢以告人也吾以告吾澹公澹公文近固有唾罵者有尸祝者有居于唾罵尸祝之間以爲無用如

者有立于唾罵尸祝之外以爲高矣美矣遇合則者總其大意知者謂深不知謂晦悲哉夫不過李爲澹公愛丈夫以氣奪人畏而奉我與愛而收我自不必同日語不問知不知致恐自茲以往知讀者且蓋顛也人極云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深居澹公從此又遠矣深心奉塵剎願共勉蒲外人本不足語此

任僊五文序 辛未

僊五一味好奇予見僊五垂髫時時已如墮地虎子  
氣填食牛數年來讀書日益多所爲文日益富好奇  
日益不已嘗謂予此生志願若俯仰天地中間有一  
事爲人心力所能到而吾不知則竊報愧觀其根柢  
殆古所謂狂者也昔人謂楊子雲以艱深之辭文其  
淺近之意此爲失言歷觀古今文章苟有奇意非奇  
字奇句則終莫之見也人有奇心非見奇字奇句  
終莫之發也深入而淺出之使天下後世後人歸

金文集卷一 八 文六序

此語之意如是而止而終莫肯精思費解以獲其  
之所有亦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夫奇字奇句造物  
之所吝惜而不輕以入人心孔出人筆舌者其大者  
如日其大如月其散漫者如列星其恍惚忽忽者  
如電如虹必欲輕雲淺霧以自保目光之不奪豈  
過哉夫所謂奇字奇句亦皆人所識認尋常字耳  
所用之處人不經見則共怪之見謝東山於艸澤  
四皓卜朝堂遇燕子卿於覆雪穹廬之中豈可不  
求其意而涉以爲不當強以爲無謂贗竊成文

一句動煩思索奉之爲難則訓註連篇命之爲題  
數衍累牘因此思近世之文非無佳者亦何其太  
明白不煩點讀與註傳也人之智慧有如大海有  
岸涯什伯千萬鳥足云濬公父子好奇相繼今僊  
弟才十餘歲又嚙嚙逼人其來未已卽濬公之與  
孟其胸中奇怪尚未有底也國君聖而文人聚其  
斯時歟

金文集卷一 八 文六序

還古書院會序 辛未

學者學爲人也人與人相與研究所以爲人之道  
人實靈貴于天地萬物之間而人或不如不知靈  
靈貴于天地萬物之間則必以爲爲人焉而不見  
大樂吾卽不爲人而不見有大苦如是則不學不  
則亦不講矣如真知其靈貴也者其所受于初之命  
不可以尋常比則其所受于後之得喪利害亦必不  
非常之寵不幸亦有非常之患是故爲人不爲人其  
金文吳集 卷六 序 九  
在今日之一念也無幾而真後也至于生不足以盡  
其所欲死不足以盡其所忌蓋若斯之甚也言念獲  
此安得不學學安得不講講學之功豈特如饑之求  
食寒之求衣困憊之求出焉而已者乎聲生不敏荷  
天之脯父兄師友之啓迪少而聞學長而見學已漸  
而知求所以學自念生天地間荷上天篤生受君父  
隆恩罔極而未能酬報萬分之一偶佚我以病思  
惟篤志力學隨分自效無忝此生亦以少盡吾區區  
之性于今日而異時始獲以此身幸運之造化獨自

憾孤陋苦無友朋之助而適逢吾邑舊侯所創還  
書院復于涇類之役舊時耆儒先輩以重舉講會  
招聲獲以三日從事于茲三日畢而諸同志若皆  
津有餘味也者以會費之不給恐後之難繼也則  
與謀所以承此會天之生是人也其性莫不欲求  
以免苦雖小者必求其免焉而況其甚焉者乎吾  
其必然也而或作焉或止焉則無幾何矣又甚者  
之矣相與謀所以承是會也者是固聲之大願也  
敢不從諸君之後

金文吳集 卷六 序 十

友善會序 卷四

人不學則已學則必求師友以爲天下古今之人  
斷乎未有無師友而能學學而能有成者也而未  
不必求師友則已求師友則必求其師其友不得  
門而入則望望而反矣適越而北其轅則日行日  
矣而猶未也不求其師友則已求其師友則必不  
多師多友從事于一先生之門詎詎然自以爲是  
不復有進取之意如昔人所謂學淺者喜言同則  
終于夏蟲井蛙焉已矣由斯以觀學大事也知其  
金文忠集 卷六 序 十一  
大事則喜未幾而懼且繼之也象山先生有言今之  
學者多是好事未必有切己之志于每觸斯言而  
心何謂切己豈不以是爲救人于水火之中而求生  
脫死無急不急之事乎而後之儒者或以爲異學此  
似是而非之子孫所以接踵于天壤間而大法衰  
莫之振也若桃源友善會諸君子善固日望之矣  
生平驚駭不自振賴師友提挈而起又賴師友復  
師友始在京師遇雲怡遂因雲怡得惺麓先生又  
惺麓先生得吳伯林今伯林復得此會自今而往

伯林而所得與未有量也吾日望之矣

金文忠集

卷六 序

十二

爲諸生賀魯青海課最詩序 壬申

諸生受知于魯使君青海慶使君課最不能具東  
則各賦詩作頌以獻而以金生一癡辱從子遇屬  
諸子先以一言使君治行卓然誠不待余言而足  
于諸生獨更有感也憶予爲兒甫八歲老父必携  
楚讀書涉風濤不少惜老母泣涕留弗顧予曰大  
何苦老父曰此間望一青衿若登天何況前路兒  
向此中老也至今念斯言恒用惻然若前青海物  
童子拔得金生詢生兒時英聲已藉藉矣商賈  
全二文集 卷六 序  
此髮而科名者天下比比也此間髮而青衿曾不  
二見何故或曰此間人不好學耳其實非也出而  
試其得過郡而達于督學其爲孤寒之士十不一  
或百不一焉其視郡試若長江天堦龍門碣石之難  
斷乎不可以徒步而過也嗚呼爲比中童子者不  
難哉今夫人之才宜及其鋒而進之也不鼓舞而  
奮者非命世之材不易能也今不但不要鼓舞而  
又從而推挫之千里之行始于兒下出門一步已  
墮矣白首而不改其業或一遇焉是爲餘耳又嘗

天下人品達者不執執者又或不達故仁與智  
見今長吏于此者區區視童子試率以爲戲幸而  
強毅者發憤主持其間矣而其入又或往往殊于  
鑑莫適取材此孤寒積學之士所以往往而窮  
聞氏間締姻者其富貴不必云若中家也者嘗  
媒且曰是將買乎將令讀書予或曰讀書則類  
向矣其畏讀書有若此亦無惑于其然也嗚呼爲  
中童子者不亦傷哉使君之于諸生一事耳其  
諸生亦可數耳雖然大有造于斯士矣感德人  
全二文集 卷六 序  
是有淪浹肌髓之意焉噫其可量哉先草有言寧  
須具一片心一隻眼二者缺一不可吾雖家居目  
念之恨不得此等人佐我

聖明天子如使君者庶幾具乎吾安能無感也

送郡司李序

使君於是再攝篆吾休以去矣君之再來也百姓  
於前時今茲之去咸亦倍之予曰君茲去去之郡  
尚在那易爲其若是咸也異時去而之朝也則如  
何或曰雖在郡不如縣之近而親也又有異焉公  
郡民畏之在縣民愛之公昔到縣畏中得愛今茲  
縣愛深忘畏雖昔之得民未若今茲之深也今之  
能不去之郡及異時之不能不去之朝民皆與如  
也然而不能不感吾觀君才器無定隨地咸宜焉

金工見集

八集

下

一

刑官則刑官矣吾而於民又民牧矣吾雖同籍而相  
聚日罕吾眼又迂鈍吾初祇見才大耳已而足君  
深已而見君氣義之微於君臣友朋之間既高且朗  
不以內外存亡貳真古之人也吾昔知君未若今知  
之深也而況於民乎吾聞之仁人君子贈人以言  
爲百姓稱譽盛德歌咏青澤以明好惡之正致感  
之誠爲後來者勸則因以頌其爲知已開心而有  
懷以佐其不逮也則以規若子辱與青海交頌則  
諛若規則予之迂鈍其不足以益青海甚明也而

不能無言於其行也則焉述此中心及予交青  
以來相知之由淺而漸焉此以見人之難知賢人  
難盡而青海之精誠自應以往未焉予知者方無  
已青海往來于司李攝篆間日無暇晷今少釋矣  
不自量欲以閒時及青海之未爲天下事先天下  
叩青海得盡其才之所到以爲快青海其我許異

金工見集

八集

十六



袁廣文課士序 壬申

吾一過學宮則爲瞿然心動朱晦庵云學校之政  
修周元公云師道立而善人多嗚呼其所謂政者  
政而道者何道也區區商文藝爲諸生一日之科  
計豈其旨哉雖然道之不明不行久矣其在干今  
未暇深言也抑吾觀三代而後道之不明不行厥  
有繇繇道與文分路其大端也道與文分路而其  
惡秀之士始一意竭其有用之才氣于詞章能  
場中者持以易富貴高亦以此爲天下之樂事而  
謂道者落寞酸餒枯木寒鴉黯然無色望如嚼蠟  
一二豪傑無待而興外自非好虛名之士不得志  
人或有託而逃或不自聊賴因爲別俗消憂之資  
鮮不眴眴感累足而不欲入而向所謂英銳慧秀  
者從事于彼日新月異則安得不抑掄非美以爲  
下決無此事而謂此輩盡爲妄庸人而究亦自甘  
文章高美之事夷于百工技巧之流噫嘻傷哉人  
相知貴相知心心之淺深不可測度而願得之立  
之頃尺幅之間則莫文若以其出詞吐氣非原本

全文集

卷六

上

術苦心深造或確然有見或悠然自得則斷斷乎  
可以強爲僞作而鄙倍之意雖欲掩覆而終有所  
能或彌彰焉彼博物洽聞一唱三嘆而忠孝德義  
意油然而生斯可以爲文矣游夏所以稱文學也  
博物細故茂新安之文向號細弱不表見于天下  
特其風氣未開方之自盛而衰日沉于浮靡庸薄  
又有間焉非菁華既竭也故其文尚可修其朴茂  
意去道反不大遠數年以來幸駸駸以起而袁公  
廣文于此以身先之雖郡邑考課往往同諸生兜  
伸紙不少輟誠如是是亦可謂舉職不負官矣而況  
乎其更有進焉者乎于是彙所課諸生文梓之問序  
于余余披閱頗爲色喜今新安之文非甘新安之文  
也觀于是其亦有樂乎是矣而況乎其更有進焉者  
乎

全文集

卷六

上

爲諸生賀袁廣文得獎序

袁公應兆得獎于直指諸生相率稱賀巧序于余  
詰諸生曰若之何早爾爾師之于是官也曰舅  
者非其官而任其事之謂耳雖得薦不足榮獎之  
乎諸生聞余言也若色沮余曰不然余之前言裏  
之意也諸君何嫌諸君之有所舉也古也吾聞之  
子一日立于其官則一日任于其事不以崇卑  
心久暫易其志故一日任于其事則必不敢一日  
乎其官上焉者不以非其官也而論薦如常下焉

全又其集

卷六序

七

亦不以非其官而寵辱之意歷然相關雖關橋委  
莫敢不謹况任師道之大者乎師道尚矣以廣文爲  
冷隄者末俗之敝也末俗之敝雖是其官莫不傳會  
况非其官而又冷焉者與居是位也卽高人士士  
以爲藉此讀書而卒吾業耳原無師道自立之意  
今世師生但取知已自兩榜座主外惟諸生是拔  
司得薦餘若萍梗之運而諸弟子之于廣文先生  
終任不相識而者矣以此卜袁公之于諸君師生  
際其相與若是古也昔胡安定教湖州科條畢具

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親敬如其父兄當時名士  
後居官任職有陸續者多出其門後慶曆中與太  
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今直指之于袁公不以薦  
獎夫受薦則若待其人將以今日之官爲胚胎也  
子歷官不同而任事如一故小用之不愧一邑大  
之不愧天下大司成之與學博也何以異獎之則  
期其後以今日之事爲胚胎也古人有言如有用  
執此以往今于袁公亦云

全又其集

卷六序

七

劉用潛文序 壬申

用潛到任來數月殊絕之轍傾江南而修之乃欲  
其舊業以教士子追予與用潛始相遇於長安邸  
子未識用潛劉與陽時時爲子言用潛先人某公  
治吳江及蜀難起用兵尋患事子心景慕恨不當  
世一見此異人比見用潛得因用潛想像其尊公  
以爲快用潛雖時往還時見其論天文諸方術及  
所爲詩文然時知用潛尚淺特以爲異人才士  
與陽以戰廢遭化于病歸舟過維揚用潛繼于江干

全宋文卷八

八卷六序

三

相向慟哭悲惻不自勝于時始相還於志氣之微  
得第來令吾娶與語竟日得聞所來聞其爲令非  
世之爲令者也殆宇宙間有用奇勇于子照且愧  
呼昔人有言自茲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其日散  
其今日歟今世文士下者趨於浮薄若委禽性情  
間或乃古道如土而其高者行詎卽不愧古人而  
而談起而不能施行者往往而是天下莫不以爲  
章不驗而不知其輕揚迂泛之意初不覆藏於文  
中非識者莫之見耳何有人與文卓然兩截者然

用潛之舊業宜其鶴而一新也以爲非工於文  
于道者也

全宋文卷八

八卷六序

三

送邑令君 丙子

世俗之人大都習諂稱其德不以周孔頌其官不  
宰執則目爲慙而有飽然之色已則欲之度人亦  
大德行存諸其人之身而爵位出于朝廷人乎  
典而往往稱頌者若有以贈當稱頌者若有以受  
世習而莫厭其不誠此其在閭巷相徵逐談笑寒  
閒室無足怪獨奈何以鄉士大夫而爲文章施子  
仁賢邑長君侯之前予不忍爲也使君初識予  
已而官此以予爲可友而時下問予愧寡學多謬

卷之三

八

三

曹慙辭負使君意多矣若使君之于予邑則庶幾  
無負乎今君侯之令開廣譽旣底有成與揚其前而  
無以益則不若期其後而有以應與揚其前而著  
侯之如是勤勞以致今日之有成則不若期其後  
與君侯念今日之有成復有以自勸也此予之志  
且夫君子之學務求其是無往不學則無往不然  
何況于居官任職或曰譽之而不加勸非之而不  
沮則或又曰譽之而空有勸非之而空有沮予以  
二者皆訛一則辭一則弱君子爭于實而不爭于

攷古實字亦通作寔此求是之義耳如此則譽  
不譽亦勸非亦沮不非亦沮如此則今日之事今  
之言何足以爲君侯有無哉夫爲民父母而必不  
其民以重得罪于親戚交遊寧不及于功令而  
恐輟朴以取盈寧使我亡聽獄折斷之聲名而必  
使斯民之無訟此皆長吏之大節也餘卽有至有  
至何病嗚乎今之長吏稀望愛其民矣豈惟受  
畏焉者矣彼以是蚩蚩之口失之不輕而得之不  
也則盡相與致力于其可以輕重我者而致力焉

卷之三

八

三

還不過取償于吾民故其心皇皇然惟恐斯民  
之無訟也而或且多方以使之有以是爲有能又  
于功令所急之賦爲職所應赴者乎而今使君  
不一一反其所爲以世俗急富貴之人而當使君  
地以爲使君且殆人稱爲令難若此者誠難矣而  
皆置不具論不暇相勞苦乃復爲迂濶不近情之  
以進以自附于古者贈人以言之義夫古惟仁人  
贈人以言而今之贈仁人亦以言此頗不類要于  
不大悖且愛其人則幸其人之實至乎是又幸其



鄭起宗文序 丁丑

起宗與子生同年鄉同舉子倖先成進士而起宗  
歸落落丙子冬得讀其近所著文日益奇今春又  
第移書來問曰吾道非歟因作書正告之起宗傳  
夫不應作是念言起宗豈以予及今天下之倖  
宗得一科名者其所爲文果有以賢于起宗者耶  
決不然起宗何疑起宗亦一抒胸臆始終堅定有  
起宗之文而已子文不逮人而負其耿耿偶難自  
不慙譏笑不長贈贈抑落此畫區區所長自

卷二 八 宋文序

三

辰始能成文鄉里小兒歲時相視爲笑柄固不屑  
乃至辛酉得落卷開視則見卷首大書一毫不通  
揚則甚八字卷中橫拖直抹其意恨不欲殺割者  
人勸予匿勿示人予不肖初未嘗動念也庚午自  
師歸有猶子走而問予今時擬當作何等文予笑  
之吾子賢乎哉力乃爾沛若有餘予曷肯爲文每  
題至如面牆壁一若是日決不能終篇者及履推  
慘淡迷罔幸而有得則操筆布墨直追所見得少  
畫意不自矜戾是爲大幸何暇復簡點我筆所至

何等文字如此等能令人喜如此等能令人怒  
則得如此則失請開恩遊想較計籌量得大有在  
至此耶吾子賢乎哉吾今評天下文字且無論其  
要以動則習時態聲則學時吻者爲醜否則勝態  
立不習時態不學時吻者其人胸次浩然有以自  
其下筆時必竭其才以求盡聖賢之意而無他者  
高皇帝功令之旨吾起宗有之遇不遇命也起宗何

卷二 八 宋文序

宋文序

三

送郡司李公與

邑與歙兩邑人多賈勢故不得不賈非誠善  
見其賈也而以爲多財官於此者甚苦虛名他若  
宦者受之以黃山白嶽爲云而至止者則邑人若  
也每一客至則市無業遊民蟬集衙内外鬼神  
中家最少亦有七八戶立破邑民吞聲而已又  
之政邑最爲奉公大都里役之有家者間或有  
或納而實不能盡然當事者既不察而又有其  
於輸納之不及期官刑之不少貸得以便其私

余又見其

卷之四

七

中暇事者又交伸急比之說而不欲以節日以盡  
日以困身役者至貸倍稱之息募役者至倍輸官  
數而猶不能無大缺額而當事者猶誤以爲民頑  
呼邑之人永多布素浣濯其文綉不能及吳越十  
之二非最大家食多粥或十日舉一飯或旦月舉  
肉其美食飲不能及吳越十分之一獨有人其境  
見其村落有聚廬舍高峻牆塗白壁不知其以地  
故圖得架閣而居若夜航舟構一廬得信廬之居  
能費財而高也垣旣隨廬不得不峻長水浸而

塗白壁以禦雨非能費財而飾也民好義畏守  
如守令畏守令左右亦如畏守令畏析楊如畏刃  
顧其身時則不復顧其家而傾家非能有餘而  
買多在中原江北數年以內流寇所到邑產殘  
邑之人無歲無月而不被寇邑至今日半無邑  
余前所云二者豈堪命乎丙子冬錢塘張使君司  
吾郡而來拜邑篆錢塘去吾邑數日程一溪直  
百姓初不見使君有一客也征輸及額而未聞  
有鞭朴聲也此皆入骨之恩而莫之省也

余又見其

卷之四

七

見一先輩言方今爲守令者必如我所自律切切  
求其一意廉潔愛民無一可議焉甚難苟能自立  
使倚守令以害其民者之實繁且多卽以一郡邑  
一守令猶易供不然而空有心操於地方何賴斯  
也余奉敢以爲非如是則還使君之他善治一舉  
舉而但錄此二政以攻吾邑之人心吾邑之人皆  
世勿能諛稱述不能去口也而又况使君之他治  
與人所頌有未易一二更僕數者乎

洪簡臣文序 庚寅

高皇帝初定天下於四海之才旁求傳覓惟日不  
真直塞天地橫亘古今殆可謂百道雜進不特如  
所傳三途焉爾而卒垂爲定制三百年不變者兩科  
也昔人有言上以孝徵人則勇者割股佐者虛墓  
廉重士則敝車廢馬敗衣惡食苟可以稱上意者  
所不至惟文不然惟文而束以嚴格代爲聖言如  
就體則尤不類他文之可以意爲人藏其心不可  
獲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於色也欲一以窮之

全六見集

八卷二序

三

無以矣而或不足以得人則承平已久沿流漸習而  
浸失其意是天下人士之在制科者通相積相質以  
自負制科豈得謂制科負天下士哉近者憤功實之  
不奏恥在位之不効朕拙文章隆崇德義急責薦舉  
立行徵辟今天下人心興起蒸動不可不謂一時  
事其在廷臣所舉凡二百三十餘人而余友簡臣  
爲孝廉亦在其中未幾而今春丁丑亦遂成進士  
臣篤信好學非有所刻意厲行而自不人時趨俗  
自成簡臣其人今其生平所爲制就其在簡臣初

與今之釣棘其吻摩曼其聲者爭一日之工構  
隱簡臣之姓字出簡臣之制藝令予讀之則予  
就一過而固懸知其品之必賢良方正再讀其  
通而固懸知其心之必易直子諒也如吾簡臣不  
制科矣其自今以往始終不易而復日就月將以  
自負其言自負其生平則簡臣自勉之耳憶予云  
劉與陽戊辰卽爲予言其郭先達有作書誠之曰  
與陽成進士後更三年而猶然今時與陽者是  
賜矣既作書謝之而又復道志以告之曰使

全六見集

八卷二序

三

進士後更三年而猶然今時與陽者是不成與陽  
吁嗟乎斯言兩足千古肝衡古今天下事大都  
失不可以與言而淺人久不可以與深言郭夫既  
足以與有爲而小丈夫又不足以與大有爲簡臣  
臣吾歟三年後再取簡臣之文而讀之爾簡臣勉

爾



歐陽簡卷文序

成實

人情所關心繁意之事雖未至而尚不能無慮所  
心得意之業雖已過而猶不能無留况宗孔孟之  
入堯舜之道而發爲文章以見高深一日而遇知  
則朝得焉而暮遯庸官事民社之寄如今之制事  
乎此何等慧業而當之若淮過之若忘此其人當  
行數墨時必於天下事一無所關心繁意則亦止  
行數墨而於此道必一無所用心得意者也此  
後游歐陽使君之所以既喜吾邑而終不能忘

全文見

卷二

三

其嗜昔之所爲制藝吾因而見使君天下之有心  
而又有以用其心而必不少苟焉者也誠如是是  
獨制藝吾觀天下事才不悉用其心而能精者  
先正有言爲今日處進升米飯勺酒不得入口又  
先正稱其作令六年竟未嘗一動念及房事此言  
事之用心之說也李湘洲先生云使千夫並慮而  
語忽得其樂可以忘憂若萬變盈前而毫髮有礙  
憂甚於廢食此言文章之用心之說也天下事大  
盡然斷未有不悉用其心而能精者也因是而五

之則亦斷未有悉用其心而或不能精者也吾謂  
若之所爲制藝而出而告吾邑人誠爲吾邑厚幸  
在嘉魚知嘉魚先達有李康惠自稱其生平歷官  
業雖至大司馬終來有如初六年作令之最爲得  
也天下雖大其千縣之道盡於一縣古所謂麗土  
非百里才而以判來陽事之易於判孫曹也此其  
實不盡然譬若爲文一句之不徹一段之不透雖  
全篇其與全篇之用心有以異乎其得意與全篇  
意有以異乎匪但無以異且得更進一說若更  
說吾猶以爲全篇易而一段一句難也吾讀使君制  
就之精而見使君之用心其於文章則然矣迨而  
不怠情而又兄於今方身當其事哉吾是以出而告  
吾邑人爲吾邑厚幸也

全文見

卷二

清

賀定齋集序 戊寅

吾聞古今天下凡倡學大儒乃至方外禪宗諸名  
則無如豫章盛者吾自爲諸生在田間見凡郡縣  
泉及筮仕入朝議諸鄉士大夫凡遇豫章則多汎  
好古篤信嗜學之君子其次亦莫不敦尚氣誼矜  
四維慨然自好豈所謂鄉魯文學亦有天性適山  
鍾氣使然耶抑風尚流傳君子恒相繼而靡不新  
歲在丁丑豫章之歐陽節菴使君來蒞我邑吾未  
使君深而見其言論丰采而知使君之從事於學

金江文集

卷二序

七

更數月而見其力行躬約崇務教化及諸善政而知  
使君之學有淵源乃漸叩之則使君之師爲賀定齋  
先生定齋師王塘南先生塘南故近溪先生高足也  
定齋先生有遺集得授自使君而讀之使君太簡直  
吾公好學篤行與定齋友因以使君受學焉吾乃見  
使君之學之果有師承有家訓非苟而已也昔二  
之尊公通判安南軍事時值濂溪安南祿也視其  
貌知非常人遂定交而以二程受業小程作大稱  
表稱其不蘇師傳然契道最近日有讀者頗非之

爲其言出而使天下但知貴二程而忘濂溪抑且  
蓋爾斯言出而使天下亦但知有二子而初不復  
其有先公其實有先公具法眼而得明師以授之  
後二子千古也宋學之興也自濂溪濂溪求知南  
軍而遂家於廬之蓮花峰下而其使之最笑兀而  
拔者莫如象山明學之興也自陽明陽明熱業起  
南顧江西卒封邑爲新建而其後之最遠頂而繼  
者其如近溪其前則皆豫章地其後則皆豫章產  
吾追慕近溪先生甚勤時見濂章人詢其諸孫

金江文集

卷二序

七

見使君之人又得讀定齋先生之書不覺心動使君  
豈非其法嗣耶因從史使君刻定齋先生集匪啻以  
斯集之空有以傳而恐其將來之萬一湮沒也以告  
天下之急于著書立言有身未沒而集已踰踰行世  
者曷與語賀先生以見著書之不如自力學不如自  
力學而得及門之人也得其人則師資相授源流不  
昧何患不傳何必當其世而傳又并以告天下之  
于登第仕宦而不務念其後人者曷與語歐陽太  
以見當世熱名不必其身爲之爲其後嗣而擇勝

友朋友朋則後嗣之德業成而得時則爲亦初  
異於其身之爲之也太翁兩任賴瑞兩府廣文  
生以孝廉縣縣遷蘇州貳府聞友人傳賀先生之  
蘇州貳府也將之官別塔南先生塔南曰吾老矣  
遂感曰先生云吾何惡惡一官遂不復就今之  
或以爲糟粕一以爲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嬰  
論孟子曰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吾見賀先生

論所曾成西父毋文序

庚辰

王文感云天下之亂繇虛文勝而實行衰也嘗者  
令初下限廷臣薦舉天下人心果然大動聲讀一  
爲三大息虛幾旦夕得見大平 明天子之意復何  
以如哉而奉行者不力或不盡如 上指反令謀者  
紛如以爲古道不復可盡行於今安得盡如吾鄰邑  
曾使君使天下既一日得人之盛而說議者之失言  
也而使君政事之外復以文章者或曰敦行 聖  
子指也何以文爲語曰文不在茲易不云乎道有  
動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  
凶生焉文之義何以若是大也諺亦有言千虛不傳  
一實所惡於文爲其虛焉故假今言而無文則亦行  
之不遠是行虛也既虛文則又何以行爲此前議者  
之所以紛如而聲之益以心慕使君也天下有道文  
必與行合故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而英藻之士砥行  
礪節二皆實故否則分焉故能文之子往往陰陽  
篤行之儒未免固陋二皆虛故使君固無所往而不  
實也則余于使君安能無說而令使君篤實先輝

用之文反以薦舉我輩吾  
天子趙帝步王之統  
感不表章使天下後世昭然共見哉

告邑人送何貳尹序 幸已

邑方多難賴仁明公祖父母戮力躬興需才方殷  
二尹如何君而不得留邑佐治邑父老人士日相與  
咨嗟慨嘆徬徨奔走而互相誅責問何故而不得  
國所以留尹者尹雖蜀十餘年念毋心勞即日賣  
市書與弓鬻衣而徒步以歸度其勢不可留即得  
于當事而爲 題留尹亦必不留尹已決歸而邑人  
日徒咨嗟慨嘆徬徨奔走空望其留而畢竟端視  
賣刀市書與弓鬻衣徒步以去而亦何以爲心焉  
尹生西蜀去吾休六千里外但奉 天子命而來尹  
此乃視邑如家邑冗盜如其家冗盜患苦如其家患  
苦而險難固顧怨責不避以實爲吾邑人搔剔既決  
而入則未嘗取給吾邑人一錢出則未嘗啜享吾民  
間一飯終朝饘粥并日菜羹而竟從吾邑中棄其官  
今賣刀市書與弓鬻衣而 以去此豈其有夙  
於吾邑人而今應平白爲吾邑勤勞而吾邑人空  
白而坐受其勤勞若此以爲吾邑上自士大夫而下  
及徒販少有人心者皆於此焉動念矣而少有議

卿必于此焉深念矣雖賢者夙負高志自不屑慕  
自休達蜀六千里道路上見者聞者其當以吾休  
士大夫爲何如人而父老人士爲何如人雖今日  
明公祖父毋其動施於吾民也初不爲報而風念  
居官任職苦其身以爲吾邑民如此而今冷眼見  
邑民重利尹之爾而不利於其去畢竟乃以咨嗟  
嘆贈尹六千里之行而坐視其賣刀市書典弓爾  
乃如此其以吾邑人爲何如人其不視吾邑人如  
木如鳥獸而雖有深愛厚仁不無亦少愀然而  
然而淡乎俗情貪利俸廉節而見尹既如此合邑  
之人爲尹嘆惜而亦徒以嘆惜如此其不益俸廉節  
如登峻山而趨債利若赴流水邑人士志習其得不  
日以劣而民心其得不日以偷禮義廉恥是謂四維  
吾爲茲懼謹告長者進桑與梓共深念之

卷之二

八

目

爲邑令序 壬午

今上聖明而治效不臻繇群臣莫及鮮當 上意  
所以莫及而鮮當 上意者 皇上治安天下之心  
勤切而群臣不能也 皇上視天下實其天下而  
臣之視天下以爲 皇上之天下而於群臣無與焉  
如此則雖卿相大僚之事吾 皇上亦第如傭工  
人計日受直朝不及夕無一人爲我 皇上及天下  
三歲五年之計者而况於彌天生靈億萬斯年之  
哉此 皇上之所以數求哲人立賢無方而終不獲  
無注念於天潢之英而吾自庚辰得除目見侯令吾  
邑而喜且不寐也侯未官而其所爲文章行當時確  
乎其有至性有真氣浮於楮墨之上而達乎耳目之  
前此殆能如古忠孝至人雖作吾才已自以天下爲  
已任而况乎其居然帝胄固宜出入禁闥與 聖天  
子朝夕共憂天下之憂而况萬山中彈丸小邑哉然  
侯至而未始藐邑爲邑邑故無事侯初至而每一見  
則必正色而言士大夫及群父老宜爲邑急未雨之  
防聽者藐藐不決既而大盜千百入寇兩月之間

爾我西偏郡爲震恐賴豫籌遠安堵至於今歲太  
自縣四門及諸鄉倡諸義民平糶賑兩所全活民  
未易數計邑民十年以來諸民之衆大江以北者  
冠產亡其什八邑民既素以虛名保實禍而於  
尤酷烈疾不忍力以其身扞敵卯翼之疾不藐吾邑  
而宰一邑如宰天下嗚呼未有傳舍其官而不牛  
其民者疾不視邑爲皇上之邑邑之民爲邑民  
邑如其家邑之人如其家人如此則一邑不少而  
亦可以無藐吾邑矣獅捉象兎皆用全力一邑而  
全二邑矣

卷六序

四

蒙疾宰一天下之力無復餘力邑何幸不日而即以  
一邑所爲舉而措之天下不似更舉天下何幸此事  
錄於天性半緣于學問而能致耳豈必帝胃哉

范子詩志序 壬午

余泊易應舉於詩僅成誦而實未之學也庚午歸  
令子弟受詩于范子曰爲子弟說而余肅聽我思  
人實獲我心余學不覺日長而范子亦因以進于  
上下今占集群儒之成乃者爲書命曰詩志實志  
非徒說而已也范子孝友慈諒出於天性實慈經  
讀書學道用心深至自結髮定交以文相友者十  
年壯而以道相切者又十餘年念冠交託生民  
聖明獨愛英覽盡瘁而不孝向以已事未明

卷六序

四

庶歲月每一念之背刺頭燃方力求師友痛相鞭  
屈指同志未獲多人而范子無端忽爲仇家構陷  
命淮陰矣天不祐情人大禍游加先君方曼樂一  
厭捐不孝奄奄僅有氣死人不暇念朋友義病少  
兒子共諸生捧持是書長跽哭告披見范子手筆  
焉如生仰天太息不禁泣焉爲之誦黃鳥范子而  
也所欲屬范子有爲者未止此不欲其遽以書者  
已矣何忍不卽爲行世令其精神與天下有志者  
見之范子名王孫字士文儼原浙之錢塘休寧縣人

在是集序

兒時聞父兄語里中有先輩吳考言先生學古遺  
夜讀古人書其執親喪也三年不入妻室時即渴  
願以師事而先生已歿恨不及見其人庚午歸自  
師讀先生所定家禮善本願為刊布至今未及行  
先生伯子新著有在是集成書行世跡余局序余  
念久之先生二子伯佩仲靈皆讀父書服父服步  
步而佩尤好著書立言其門生有登上第今後學  
噴噴稱為懷英先生者是也余亡友范王孫精

金文尺集

八卷下序

集

博宗今古上下漢魏唐宋及昭代諸名儒而其  
成余切不學詩自余告歸求亡友為小子說而余  
聽每病中聽即如得良藥愁悶中間之如聞琴瑟  
絃誼不圖詩學之至于斯而懷英及孝廉孫繩之輩  
夙與亡友結毛詩社稱石交今讀是集每一事結以  
一絕今文人學士所連篇累牘不能了者以二十  
字蘊之字短言長言短韻長韻短意長孔子曰吾  
周禮而惓惓小子于二雅二南久日誦詩三百授  
以政必達今之學古而必莊語贊言總則恐臥及

時而出言露章慷慨激烈使聞未必戒而言先有  
者豈足與深論天下事哉有子在是考古先生為  
死矣有書在是先生之禮書亦不墜矣

金文尺集

八卷下序

集

夏京三文序 五

辛未見生京三同御生季萬王生于晉各持文一  
謂余還古三生高古相期目不可一世學大言  
市人共目爲三狂生及余見之殊覺恂恂善氣  
生實不狂目生狂者市庸人相徵逐不信古今原  
三代以上人及其讀書則一一必讀三代以上書  
其出爲文辭一一必據三代以上位置而呼秦後  
奔唐叱宋尚不屑又何暇入市人際作市人語使  
人以爲此真吾同邑同里井人而相安相習不之  
金六史 卷六

異乎三生久不第當事者率亦多知名物色而終未  
見有國士之遇壬午彙科夏生乃爲邑令君赤山朱  
侯所首拔而復厄爲棘人及秋二生亦綴羽而歸  
夫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  
多見 聖天子求才之殷宜何似而愧悒落落不  
及其鋒而用之如此類者又曷可勝道哉夏生勉之  
矣雖器于身待時而動今亦始出其一班與天下  
見也夏生勉之矣

程敬通軒醫書序

程子敬通醇儒也而旁通於醫吾於醫固未之學  
一接程子指脉說病則目無全人微言高論盡見  
生聞未聞解未解程子之於醫幾乎道又見其醫  
也雖極貧賤但一接手則必端問詳審反覆精思  
嘗有厭息之色其疑難者多至盈時惟恐少誤無  
而後動其心行役如是是其人一第而爲宰官推  
道也用是心也以往其謀國以善萬里生民之膏  
可欺哉有唐王刺史外臺秘要一書更五代至宋  
中丞一較正行之及今而絕程子不忍圖令其流  
人聞而爲余言余因問程子如欲知醫何道而能  
曰必好學將何學曰先讀書讀書可以醫乎曰讀  
而不能醫者有之矣決未有不讀書而能醫者也  
呼天下事皆然耳獨醫也乎余因問程子以子之道  
醫世之人當吾世而既日不暇給及身後而書不  
言言不盡意吾懼其不傳也盍得其人而傳之何以  
書程子曰師之求弟甚於弟之求師有來學者吾  
盡所學焉爾而無如今之來學者未當求學徒以來



行也是道也非苦心十年不可得而今之學者來  
問曰欲就師授十日足乎一若是其亟也吾雖欲  
其何從而傳嗚呼天下之學大抵然耳獨賢也乎  
之君子其於道也其始也急求人而已及其求人  
可得則不得不有事於書以冀其長存天地之間  
於書也不必自著書而章隱繼絕圖存古人之書  
人之書其賴有心之後人以獲行世者多矣初不  
後人之書有心盡好學而能讀也而其書則不  
不存以爲萬有一人焉有心好學而一能讀是書

卷之六

八

見

則是一書爲迷不虛存也更百世而當有人焉出而  
視今日之敬通程子亦猶程子之視唐宋王荆史孫  
中丞兩先生也則今日之及程子之門而欲以十日  
盡學其所學者程子其亦可以謝之而無所賢矣

陳青雷詩序

今上龍興陳子青雷奉

詔來新安兼傳樞輔溫語

集我郡人不孝諸郡郎從士大夫謝因出所爲詩  
見邸且屬不孝論其詩不孝自壬午喪先嚴選大  
臣去冬喪先慈病幾死奉及六月喪我

先皇

今上龍興諸賢盡瘁幸緩須臾不殞厥命鮮民之生

慈讀詩且論詩而與青雷相對數日見其悲痛往  
續觀啓瑩以愛君父安天下爲言追念其先人

卷之六

八

五

十年讀來新安所從執經問業諸門生故人不禁低  
徊忠孝之思溢于眉宇如青雷豈得復以文人才士  
相看而野衙今昔倡于和女誦黍離詠蓼莪相對悲  
歌泣數行下亦臣子至情也雖不忍讀亦何忍竟  
不讀詩學廢忠孝之道衰事父事君僅存名義不入  
人性情安得盡溫柔敦厚深于詩學如青雷輩而與  
之深究天倫力揚至性哉愍愍蒼天哀我下民言  
蜀武唐鄴之二侯者皆以其出世絕塵之資風雅  
藉之學而行其戡定社稷之事不可貴遠賤近謂

人之必不可倫語曰百官和于朝則萬民和于野  
之爲言志也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青常行人  
其益湛厥志振厲風雅以佐吾君與吾相焉不

爲

明天子及社稷蒼生日望之矣

金文見集

卷六

三

唐太尊權徽寧憲副序 乙酉

公宁我郡人五年於茲當權者數矣百姓走謁兩  
求借冠再四上興舊京晉監司秩仍字我郡人知  
百姓意會徽寧憲使張公還閩中上馳願徽輔反  
覆難其代必以公公不復端字我郡人而固仍字我  
郡人百姓之見賢使君還權喜分少而愠分多以賢  
使君既權即當舍我而他之也今使君權而固不他  
之雖不他之而或以公之字兩郡終不若字我一  
之專曰郡固大難治也計郡戶口與田在籍者率  
口乃得一畝民居郡中而命乃懸四方天下無事壯  
者幸得走四方求衣食獲贏餘以歸活其老弱故承  
平天下莫如郡人樂如散一郡之人食於天下而及  
其亂也亦莫如郡人苦如集天下之人歸而坐食一郡  
今天下率以爲新安山川形勢完固而不知其生人  
勁烈微至負販耕獵往往有可殺不可辱之氣而環  
尾流離生計日焦今四方蹙而以郡爲歸歸則無所  
從之故得賢太守則其人皆可教有緩急皆可用而  
撫失其道則亦蠢蠢易以動此天下危邦也五年內

金文見集

卷六

三

非願公字我郡郡幾碎郡碎則江來相繼潰解誰爲  
完南都以埃今上龍飛者豈惟閩郡命實皆公生  
之今分而字兩郡不若字我郡之專如孩孺見慈母  
乳第二字亦不能無少啼而不知公之康寧愛民解  
患難除疾苦皆出於其性所誠然諸君子多望公人  
佐天子澄清四海者誠令公得似朴誠經理四海  
事雖不專字一二郡一二郡被其利乃更深厚太臣  
之道在正已率屬獎廉厲貪使居官者皆盡力焉  
聖天子牧民卽如其身牧之初不必其身自牧之也

卷六

卷六

卷六

往丙子夏天旱未一月饒浙兩河涸斗米錢百五十  
郡遂告饑鄉城大窘太守閉署中半月持錢米出賑  
未及門而民爭掠終莫能賑一人闔郡晝劫相望亂  
幾不解乃者辛巳壬午間斗米至錢四百有奇羣不  
逞憚公威德或得食或不得食至端坐而餓終不敢  
有所攫取中更大盜數行休發間持田鋤農器皆得  
遂捕癸未以來天下益搶亂而郡中夜戶不閉鳴鑼  
矣抑實難矣追憶前年春三月賊兵蹂躪南浸涇及  
旌郡民倉皇奔走白公移徵旌涇嚴備禦以非所

爲疑旌旌而曰誰爲所屬誰非所屬能以正令與共  
圖保民其誰敢不屬誰忍不屬遂卽夜馳檄勸諭  
嚴防諸賊兵不敢越涇河一步自涇以內民獲安  
其在今日則實公屬矣公擢而及寧以外諸郡繼  
內諸郡聯絡爲氣勢如一體首尾相應使大賊在  
江北者南望江右如昔涇河且以漸定中原俾吾  
人得幸見太平相率求衣食燕齊秦晉間如昔盛  
皆公心力所及亦何用問爲公屬與非公屬公昔  
宜賓卽通書問公來郡及經年未及面年來以地方  
多故乃時時見公共條淡經營吾上與公下與百姓  
不啻一體也今茲爲郡志真何敢辭一言

卷六終

城南葉氏四續諸序

葉翁鵬季爲吾鄉隱君子余自總角時見翁翁爲余  
改寓文字比壯而翁之季子來問葉翁成其家譜以  
示余謂余通家好徵序爲余思序者所以序作書之  
意耳翁之爲斯譜也所以作譜之意諸家言之盡矣  
余又何云而余適與泰西宿儒論學頗相感觸共言  
萬物最初一大父母今四海之內皆爲兄弟回念而  
愛其大父母遂相推心以及此兄弟而相愛焉此大  
旨也或曰信若此則何爲其憂歿於一姓而家譜繼  
之象而反衍類族辨物故親親有殺古謂之天秩天  
秩定而萬物各得其所夫是之謂大同比而同之是  
亂天下也泰西不爲是說學尊性命而明物察倫斷  
斷焉井井焉其必不可意假借而私游移吾喜其與  
吾中土聖人大道往往符合也愛無差等則墨矣由  
斯以觀諸義大矣皆曰然取翁譜而簡閱之總十綱  
而其精在保世源流大同之念直欲萬物各得泰養  
最勸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率此以平天下道不越此

軍惟爲葉氏私書哉愛書斯言以爲之序

金武兄集

卷六

序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略卷之七

壽岳父鮑翁七奏序

壽震宇翁朱老師九奏序

壽明之黃太翁六奏序

壽勝溪君誠王君五十序

汪雲門翁壽序

壽熊母李孺人序

壽鄭母張孺人序

壽尹惺麓先生序

壽吳親母金孺人序

壽張年嫂張孺人序

壽魏肖生先生八奏序

壽旌表貞節吳母程太君八奏序

題伯翁仰山公像

謝紹谷翁像贊

壽岳父鮑

翁七奏序

皮原

今世觴父兄長者莫敢質言也則走請於名公大人  
得其一言以爲先以爲名公大人一言足爲父兄長  
者重顧所謂言者之意豈謂彼名公大人者言真關  
石和鈞不妄不謬堪取信鄉國耳目或不適以其名  
若位而彼名公大人所爲言初不必盡自己出究所  
稱譽亦不適協其實文雖絕文所從來雖貴辟製錦  
服爲妻室贈人未嘗計度其人修短豐瘠特費而強  
被服難以此逮於所觴父兄長者前卒不任受也鄉  
鄰國之耳目亦未或盡以爲重夫作之者不衷當之  
者不稱旁而脫之莫以爲光寵若此而以爲敬父兄  
長者乎夫何見而敬若此而不足以敬世非無知其  
然者然而猶且多爲之者何也則俗之貴虛文而賤  
真至爲之而不思思之而不詳或詳矣而以爲是亦  
世所爲禮雖知其不足以敬而闕焉則慢滋甚莫敢  
或蕭然止也聲今日者不敢稱聲幸得承君父恩寵  
尚能作讀書人慨于今而志于古往往所深念獨茲  
若有獲焉者出以語人少所合或相與竊笑以爲金

日圖安所得此迂怪語有之而予自惟托于父也  
見則詳詳以古義相教戒恒爲某言富貴且暮矣  
宜有以自立一切惟獨信此心不當但隨派俗作  
若父真所謂不必讀書學道而自合古聖賢之志  
是用以真至意勝耳夫豈其肯以虛文遇人而抑  
願人反以虛文遇之今父年七十才如四五十歲  
耳語曰人生也直周公作無逸稱勤者壽于父願  
爾有之今對父於孝亦奚祝哉願私爲父計則  
父自今以後其亦無二心也爲父計所以爲子  
計長遠者有道于父則曰不必讀書學道即自合乎  
古聖賢之要不可以此槩望後世亦非以爲讀書  
而取科第致位乎公卿如今世俗所云如此言予不  
屑言父亦不屑聽爲父計所以爲子孫計長遠者有  
道則願父自今以後其亦無太自苦而但端坐而得  
名師傳以訓諸子諸孫以自娛樂耳則自今以往止  
天所審以豐予有德者之齒年固非人間世所得預  
竊之以爲頌而但覺其不情以爲簡古之心目厭  
聲既留署中讀書不獲歸又不取爲前所爲處矣

而乃時爲父長孫又祔道此意亦領予言也語畢  
盡書之祥持歸以告予是乎書而即以是自爲書  
進父一航我知父不我誤也

壽震字翁朱老師九表序

老師於寒門今四世矣自先王父及家人行禮  
從老師祖授書已而老師已而師之諸子及孫俗書  
制輒稱通家若此則真通家者也嗚呼古道如土今  
人交有不能終其身者或其父存而使其子能知者  
父執者偉矣兄能再世乎而又兄能及于三及于四  
乎卽幸有之或居處疎遠不必時往來其所與交者  
亦其父祖相承數人未嘗多兄終歲館而朝夕書讀  
其子弟書讀大抵皆兒童蒙頑不朴楚則荒課猶加  
厲則其閭閻婦人女子禽犢之習範而起雖男子或  
有然者而又况其來就不一家家不一等紛來皆處  
竹馬羹飯之中餌好美得大愆以羣及其父兄而累  
師長者不少也而幸無高無下無不獲心竟數世無  
聞言以至于今日乎天下之事何小何大誠令今古  
之國子先生督學使者以及廣文諸公悉至誠若是  
耐煩若是不素餐不計祿入一切平等又若是是豈  
不偉而其誰能以童蒙之吉養正之功安小吾老師  
者哉今日之鵬老師而祝者師壽者皆門下生也而

余以僥幸得爵位當先詣叔侄兄弟爲言今之視人  
者大抵皆誣我則不敢言言吾中心所誠然以世人  
如老師老乃當壽如老師者亦必壽如老師者亦自  
取壽非不錄天而實不盡錄天故可祝也蔡澤云  
貴吾所自有有所不可知者壽耳澤小人不知天命  
有富貴能自有而壽及不可知者孟子曰爲仁不  
爲富不仁而孔子則曰仁者壽豈非壽固吾所自有  
而所不可知者乃富貴且非但不可知亦甚不必以  
重爲仁者果與老師歡樂進我此篇今之國子先生  
督學使者廣文諸公多矣有能室其屬之子弟及其  
父老若老師數世之於寒門者乎及其老而歸休真  
昔之門生子弟無小無大無高無下尚有真心思念  
走而稱觴若今日寒門諸父老及諸叔侄兄弟之不  
能已已於老師者乎誠哉孔孟言人生斯世信不可  
不稱德願仁若老師者偉矣

奇明之黃太翁六表序 庚寅

黃仲繇成進士才白噪天下天下讀其文莫不驚其言若河漢而吾獨心存其人疑其人必有異其時當不能碌碌循循積日累俸寄人籬落而必卓然有以自命一平生下筆爲文章時也新安士民聚人浮於地數十倍居則坐困其勢不得不迫而奔走四方竭知能求衣食則盡天下通都大邑及窮荒絕徼乃至外薄戎夷蠻貊海外外貢朔不通之地而吾鄉人足跡無或不到故俗大都以其黠無賴者

書本集

卷七序

七

出貢而其純無能者乃坐而讀書讀書衛生則終歲兀兀萬山中足不出戶閤萬山四面鳥道不通四方舟車兩耳目於土人外不能兄聞一異人一異言坐是而其爲文章遂溪澗沙石拘牽澁陋有奇才少溢格外則群譁而昧試必熟落以此吾鄉文章向爲四方所不數而及其得第出而仕宦則捧一官如執玉捧盈析利入秋毫持算及李核天下又往往朝吾鄉士大夫不脫商賈氣而不知與前二者俱積習致然其父兄之長如割絕室家涉山川冒苦難雄心粗

金太史集

卷七序

七

不避憂患之弊或未之見而學焉而一稟其鉅積累日夕計子算毋狀千庭閭里井耳目間乃深臻至挾持以爲爲士大夫之本領尺寸不動如此重而欲有以自異雖豪傑不能而吾鄉若吾之與吾衆何獨有厚幸也憶吾家大人吾甫離鄉即入楚江中流遇大風濤舟人恐伏至不能操帆檣大人謀兒讀如平時比通籍彼中自入泮至初應試值督學崇嚴爲狡悍學魁及師長所持賈眉幾時家大人產不滿三百金一旦盡無慍色尚貸子以足而吾聞仲霖太翁至齋其先世所遺應以爲作祿讀書計仲霖讀書與寄放達時有所藉以澆其塊壘發其磊落之氣頗煩費不能少啻而太翁佐之無愆意誠令吾兩家尊人不攜我於黃鵠赤壁彭蠡洞庭不置仲霖于吳山天目西湖錢塘其出入於錢財利養或少動念瞻顧前後則奈何目前最急之家計以希異人間千百一二不可知吾則吾不固自審其決不及肆力今古亦稍問問以獵時之浮譽而因度仲霖縱才高日奮亦必無



日馬遷史記絕今古固不得貪父功爲已力也且  
吾兩家尊人當嘯皆困頓時尚惟其子能讀書能  
章是念至不顧破家蕩產以無失其識量之所輕  
而况今日抑又何求雖不曾效儒生蔡邕尹吾而  
軀大步庶幾哉如古人所謂湖海之士道求田問  
業直可踞百尺樓上與微地下問荅而其子則何  
不篤念報罔極堅苦精專以求一日之樹而或萬  
遺嘲以爲其親辱吾不才尚不敢不勉况仲霖之  
鍾燭爛如快鷹後鶴迷風眩日香象截流金翅摩  
者哉信傳聞于少保爲諸生時縱酒狂肆王文成少  
年豪宕不羈一旦大事關心忠孝結念木鷄蹄御施  
爲千鈞二先生皆漸人後起而有具者何多讓焉此  
吾所素圖爲仲霖一傾吐意中事而適會吳象之以  
姻故爲太翁壽請予言因得言之亦幸意盡言而不  
暇爲文仲霖方壯賸我十年太翁亦甫六表江陵佐  
神廟定四十年太平一時相聚近代希邁而其太翁  
聿觀厥成文成論定宸濠功受封新建日適海日  
誕辰朝廷賞金綬賜羊酒存問親朋咸集翁戒勵

言文成流爵跪堂上受教於樂盛業斯爲大學現  
過丈夫本事人于輩分而又豈非仲霖志力與處  
力及今日太翁年力所能及而恢綽有餘日者乎

壽藤溪君誠王君五十序 乙亥

人生有年其數至十則率釀金相賀不必及六十而  
以爲壽壽而必得一人之文辭以爲重此世俗之  
爲甚無謂者也王君君誠爲桃源李見章先生高  
子以篤行好學著于鄉今五十而其同門亦相與  
壽壽而亦來屬予爲言諸君子之子君誠豈亦世  
友朋哉而爲此子不能無疑于心躊躇焉而不欲  
筆誠曰語有之未能免俗復爾爾又有云陳之  
諸子義者從俗可也夫從俗之云者如所壽之人

全宋文集

卷二序

俗人也不則壽人之人有俗人爲主其事也又不然  
或諸壽人之人有一俗人雜于其中而諸人未能與  
爭也如是則不能無從不能無從則固不能免今所  
壽之人君誠也不止子不爲俗人而已也壽人之人  
主其事者余君曰丹也同君誠也諸壽人之人美  
體朱德輝金左車等也又同君誠與曰丹也皆學  
之道遵俗獨往皆不止于不爲俗人而已者也予  
不幸不佞不能爲艷美之文辭不善爲尚陵松栢  
頌崇祝之語諸君子幸賈我何如諸君子曰不然

如公言君誠非俗人吾輩相與壽君誠者皆非俗

幸而遇公又格格然不欲以俗人處君誠與我輩  
是而公乃可以一言公固不必爲艷美之文辭不  
爲尚陵松栢相高頌崇祝之語以辱君誠及吾輩而  
可以爲言予曰唯唯如是則幸甚子是注爵揖君  
而進之君誠未及進是爵也而遽問之君誠從學  
李見章先生之門有年矣君誠之學學孔子者與君  
誠曰然孔子自叙年譜至五十而知天命君誠年  
五十之始日也君誠知天命也朱君誠遠廼謝曰不

全宋文集

卷二序

十一

敢然則不惑矣乎又謝曰不敢然則立乎又謝如前  
無已則其志于學而已乎君誠始昂眉揚眉而對曰  
不敢不勉嗚呼是說也予念之心愉予生二十有衣  
而始遇師知學遂念人生有弗學學則必學孔子學  
孔子則必如孔子學孔子而必如孔子孔子所未及  
至而未及言者始置孔子所已及至而已及言如所  
自歷數生平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者豈可蚤自盡  
而預爲讓豈男兒耶因復念孔子以天縱之資十有  
五而至于學先我十年今即有資齊孔子今日必

之志又齊孔子之志所志之學又齊孔子之學亦齊  
天假我年多孔子十至八十而靡義齊焉實既不相  
今日之志又或不如學又或不如得無望上天更假  
我年與安可幾與當日念之心急如焚當日同學者  
聞予是言莫不掩口而笑笑予愚耳獨先師喜且繼  
而婉轉開譬以慰我今彈指于今年八月望且爲一  
紀週矣以其年考之則以于四十追孔子三十無幾  
更兩歲後未知何如今之所謂志學且或起或止或  
入見而悅或出見而悅也十三年之內不知其何所

余元其集

卷之七

三

爲真可爲流涕長太息者也豈徒使同學之人掩口  
而笑哉然既如是又安得不令同學之人掩口而笑  
哉君誠勉之君誠之同學幸而無掩口笑君誠者也  
君誠之同學幸而無掩口笑君誠者則未知其厚君  
誠而益君誠者與其薄君誠而損君誠者與損無益  
與姑不論君誠之所以自考則必真有以自考者也  
孔子生十有五而志于學今人或生有五十而乃志  
于學以君誠爲志于學而已若不足君誠者不知學  
者也不知君誠者也雖然君誠自以爲志于學而至

于詰知命則謝詰不感則謝詰立則謝一切謝而  
一志學爲足以塞吾事者吾意以爲亦非也上天  
我以年不可不思也從前之年不可下計而考也從  
後之年不可不計而期也或曰學則學耳何必論年  
孔子之說亦約略言之豈畫沙印泥而爲是拘拘  
執孔子年譜以考人殊太無謂嗚呼世俗之無端  
入于十年之間者舉世相率而爲不爲無謂而今以  
年考學此正朋友切寃勸勉之大義古今揭日月  
天地大丈夫行履之程途反無謂乎君誠必不然君  
誠其進是爵且以六十爲期而期有以報我及同學  
諸君也

余元其集

卷之七

七

汪雲門翁壽序

吳君信脉老母爲同曾祖弟君信之嫡母與汪雲門之母兄弟也君信將爲翁壽從俗所習必重壽益之言而又以萬難相因不同他所攀緣不相屬者而謂老母微予子方掩閤謝一切文字而君信相愛堅固且急曰我萬不能已我不幸繼繼中背母莫甚子者惟我汪毋如子其所生子而子我惟我雲門我弟其所同父同母弟而我以有我今日今日矣有知無替也又君信尊也婦人仁愛即爲兄弟其情其恩私即亦篤於其兄弟所親孕之子焉而止矣

金大史集 卷七

能爾予方苦酷暑若不能勝聞斯言也稱斯言也則冷然心動何從多得若翁等輩人星布某置人間爲人聞同祖異父兄弟者屬乎兼爲人間同父異母兄弟者愧以汗乎極爲人間同父同母兄弟者感而第乎弟弗念天顯弗克恭厥兄兄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今從人間時時見之吾見翁當拜翁高古人矣大夫百不如士大夫言何足重書云幸車牛遠服買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復自洗洪致用酒翁其人與

抑更有進與君信行矣卽以君信不可已之情解而觴焉矣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私其親也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所以頌壽其兄弟也且德不衰壽考不忘顯君子之同德無間而以宜兄宜弟美之也君信親其母如所生母視翁如同父母兄不啻如兄直如父其亦云長兄如父烏有親子弟觴其親父兄而好借爲文斑駁大其詞以爲寵以施不情於骨肉之間乎余是以不文不欲虛爲詞也

金大史集

卷七

書熊母李孺人序

魚山善根深厚機性迅捷乙丑成進士尚跌宕爲  
年事一蒙先師錐錫抑心參究坐菴中不踰月讀  
厥未半部嘗有大省眼骨俱換爲吳江令六年守  
垣一歲遂卓然有以自見於天下能令吳江民至  
念其化不衰 天子七年後思而舉行其所言解  
而盡其才畢所志不中換於今世深閤似是之徒  
魚山而前豈復有古人哉吾以病故苦昏情又至  
追隨老親處新安萬山中不得與良友時聚願極

本文見集 卷七 序

願每幸而一能警策則必念友念友則亦必惟魚山  
首榮超於心 心焉勞結而魚山不以余遲鈍而亦  
相推信以余生平反覆出入或重爲世人所驚疑者  
而魚山獨能推見於牝牡驪黃之外而知其惟一  
問之心灼然其非有他此真非人世友朋也今夫  
世俗之所矜也錫人壽而以文爲先世俗之所以  
飾也將以母事母則固非古俗之所謂通家子焉  
已以母事母而爲文不類而其終不可以無言也  
誠不可以無言今母誕也而鰥鵠則先以進老伯

本文見集 卷七 序

曰老父之與老伯交久在先不肖聲之與魚山交  
在後也魚山戊午舉於鄉老父聞而卽私爲予囑  
人如熊試翁真可人是其人室有子貴顯也是時  
父全未知魚山以老伯故而知魚山知大德之必  
子也卽其後老父亦無繇而深知魚山以予之時  
勢深思念故而遂益知魚山以信其子者信其子  
友朋也然則老伯之於老父及予不肖聲想亦當  
也且予與魚山旣託爲兄弟旣老伯如父旣母如  
推而之焉魚山之兄弟吾兄弟也其戚兄弟旣吾  
兄弟也其遠兄弟卽吾遠兄弟也今朋友而兄弟  
焉以爲本非骨肉者而至能相骨肉焉斯已極矣  
予不謂然今同一父母胞胎而出也及其分田宅  
財產而卽不能無異意而吾與魚山託爲兄弟以  
爲時或出而共天下事庶幾哉如古人所謂上殿  
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者自愚與魚山視之以爲  
多一語真和氣卽上殿亦何用相爭如虎是予與  
山義尚未止於骨肉焉爾則予今以一詩與魚山  
兄弟襍而遂於老伯伯其受之而不以爲難而不

倫也既進老伯矣次乃進母鎮人本不習讀自神  
中末年有一二諸生戊午魚山舉於鄉一市皆驚  
毋喜不形於色時操作如平日毋真丈夫也予與  
山託爲兄弟窮聚頭多而詣門稀或一詣則一揖老  
侍一坐而退至今歲末新安才得一拜毋言別毋  
顏若不忍別者夫老伯自以信其子者信其子之  
朋原不減于老父而不肖聲之以信其友朋者因  
及於友朋之父母先自不逮魚山而毋殊有進焉  
老伯之所不盡信者而毋特加信不知其亦如老  
僅以信魚山者信予乎抑別有誠信乎此則聲所心  
威服而於進鰓之時不禁紛若者也而後終揖魚山  
而進之曰孰有魚山之福而兩尊人方健如斯者乎  
孰有魚山之利器而有弗學學卽刻期精進在世間  
必爲祥麟威鳳在出世間則亦象王獅子者乎樂王  
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古人一  
言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若此其至也而况魚山  
以一身任天下治亂安危之重者也昔呂蒙陽以  
國爲父申國特簡重寡默式弘典則而市里巷之

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  
使樂公德業日就內則有魯夫人而爲之母其爲  
嚴外則有潁州先生而爲之師其範端方魚山將以  
一身任天下治亂安危之重先師之功毋之功並  
千古焉可誣也魚山其再進是爵也以行吾生山  
爲毋屈五指計日而望之也

壽鄭母張孺人七慶序

已卯

鄭超宗與子同以甲子舉于鄉而予老姑子超宗爲叔母則子與超宗葉夙昔稱世兄弟在甲子前也經已已七夕爲張太母六袞于時讀青京署騎上鳳凰出入僕僕不暇遠寄一言佐爵今家居乃得爲之今之進是爵也而以年家子之義乎則義從超宗請先慶超宗揖超宗曰子雖幸附驥超宗超宗惟不遽出則必受知 聖明如漢平津不似我輩碌碌然生仕版爲不得遂而又從而退居復受書考究效諸生

余文集

卷之序

二

更揣摩練習以坐需時也今故遜之退之而終歲讀書山中蚤寃盡當世之務又家廣陵大都會處得畢友天下之名賢俊豪而因以內娛怡太母卽以班本庭前之至性習簪筆摘笏之誠也超宗樂乎因請升堂而祝太母祝太母遊意寰中佇觀 今聖明且基致太平異時童叟歌耕鑿帝力于三十年之復乎余之稱是爵也而以吾老姑姻誼進也則未有吾與超宗之日先有吾老姑與吾太母則宜徑爵太母而繼之太母者不勝辭也太母盛德無所不見而佐太

起家廣陵于惇族之德爲篤且著今族之聚而受超庇于廣陵者不下百人而予者姑之孫長庚亦托超超宗雖交遊盡海內無不知超宗者而宗族間則尤以孝特顯以是爲國家之吉祥善事天子之萬萬壽人而以祝太母壽考維祺爲必不爽之券矣其顯顯功名事直如浮雲蕩漾太虛初不足以入太母之心而又奚用嚮襟以潤尊人耳畔爲夫絲前所稱則大業關乎天下絲後所云似勝事域于一家而予不肖固竊有說以處此今士大夫從科第起家合四

余文集

卷之序

三

之人比肩事一 天子協恭和衷三千一心同寅之意何戚同胞而事莫重于始進尤以同譜相爲世誼誼至隆重而吾見今仕路之事父同譜方于事同譜之父禮乃加嚴豈不以其義一自吾身起一自吾父起有必不可得相等者乎今吾與超宗卽相屬經營四方盡瘁事國內必不負所學上必不負 聖明以無失一日同譜之雅斯義至大直可千秋而要在于甲子以後自吾與超宗之身以文章氣誼起耳煌煌父貴骨肉相屬方及吾未生之初而曷敢加先語有之

忠臣于孝子之門吾與起宗擬敬本實共聯斯道  
今日之達吾太母壽也姑不與四海之豪俊同進  
競升意氣爲宏辭而獨爲吾老姑之孫長庚將老  
之意朴略俚述所以誠然之義爲吾太母一樂  
屬焉

壽尹惺麓先生庚辰

不肖聲自戊辰成進士生三十有一年而尚未識  
惺麓先生是年得友劉與鵬與鵬廡然取天下爲  
任卽日夜與予私爲聖明指畫當以爲天下得  
爲急卽日夜與予私取海內諸賢豪而品量位置  
以爲目前得三大君子尤最急一政府一吏部一  
史大夫而御史大夫得一意激揚持節御史各分  
一方必不可予以私則能令天下縣令儲備不  
廉潔愛民而且日以廉潔愛民爲樂如是而  
全大吏集  
子但有所欲爲卽可朝舉意而夕應願此其大彰明  
較著而遂屈指其人卽爲予首服膺尹惺麓先生爲  
予言先生生平家居及歷官動屈精神甚悉蓋自是  
而乃日夜知念尹惺麓先生也辛未先生官我楚邊  
得一通書問無繇識先生面戊寅遇先生長公西有  
於京口人言西有貌類先生卽因少想見先生先生  
以今年七十星週數千里走人人新安屬余爲文以  
祝先生大祝大君子壽考翁之請佛菩薩住世云  
爲其生有益于人者式弘而大未可以數計而解



也周官計吏不一途而每一類必施之以廉廉以爲  
賢而後隨其器具竭其天分無不真實淳然有以自  
效其才固得以盡其才而其不才亦不至于狼狽而  
有所感奮此國家所以殫世磨鈍之大機也世俗不  
樂食習日嬾深入乎膏肓而淪淪於肌髓盡天下之  
人上自王公貴卿而下逮於氓蚺無不及及乎患貧  
而人懷朝不及夕之心其微有自號爲君子能淡  
苦行若頭陀者又各圖矜一人之名節以爲至極  
其意已枯竭無餘上之既未嘗恤然有安天下之志

全宋集

卷七

四

能爲 聖明透頂達底一痛徹委悉論天下事而與  
之遊意經年望治數歲其次則亦未聞有見善不及  
不善探湯而開肝露臍爲 聖天子與百姓同其好  
惡而推賢進能懲暴剝貪惟力是視惟日不給之入  
忍令 聖明焦勞移 朝廷耳目之司局市井屠販  
之流莫得一一見聞之真爲烹阿封墨之舉而無如  
其大勢未回機樞不轉貪吏雖偶不可爲而終可爲  
終不若廉吏之偶可爲而終不可爲如此則雖日  
一阿封一墨天下終未曉然一決於清濁之路而

何益於治亂之數先生之才以余所聞於與陽者  
之居政本未敢知若處激濁揚清之地斷斷乎其  
敢干以私爲 聖天子奏治效如向日與陽爲余  
言固所優而今又十餘年其學且又增進也安得  
聖天子一旦求舊俾公處茲地而天亦假公三十  
與 聖天子自期及世竟底厥成而予小子幸得  
吾世而見之哉凡吾所言以爲文則不足而以之  
當世大君子固至情也

全宋集

卷七

五

壽吳親母金孺人序 辛巳

商山吳氏於邑爲殷族其人大抵紆采而文雅無  
人稱邑風土所云山嶠厲而水清激之意家多素絲  
所殖業皆以典質權子毋不爲醴商大賈走邊海  
隴蜀而與 朝家爲市所交遊間通王侯士大夫  
酒食相徵逐終不締兒女姻稱肺腑而吳子雲中  
自其先遠祖起家至今日源深流長幾幾乎殆十世  
不失其諸昆仲誼厚惇睦孝友任恤與物無競  
旁洽顧杜門却掃不樂與冠蓋通於其族尤最著  
金二子序 卷二 序 三

天啟間而其仲兄之子乃許適余小子而後其族  
稍興士大夫締姻皆藉藉謂自予始也郡邑士大夫  
居官任職多以廉能著惟家居風度稍殊然豪武隸  
富家及廣求交遊者往往樂得爲朋而交相市獨不  
雲家世望如蒼鷹乳虎謝絕惟恐不及而乃辱與  
姻黨以予爲能有以自異於士大夫哉追憶夫啟  
實邑方試童子子雲仲嫂屬其阿公特人邑爲外  
擇婿不求富貴家而惟以童子之能多讀書而善  
又者是求雖寒生焉亦可乃謬以小三函爲得當

何而余亦幸而釋得過相道耳其權擇之初指則初  
無以異乎與寒生如也子雲仲嫂自其兩髦我特  
日矢相舟靡他之操日月不居今日春秋高且四  
而小子函偕其婦行爲婦媼壽尚青其矜愧而乞  
言以行余不覺正色而厲小子爾婦媼之締是姻  
初不以余而以爾之故吳氏之不樂與士大夫姻  
非盡惡士大夫以士大夫在姻家子其家無與也  
爾與甥則其家所有也今爾德不立業不就克  
以自見自以其言爲婦媼壽而乞言於其父此無  
金二子序 卷二 序 三

重增爾媼戚戚而不可以已則復戒小子姑行而慰  
爾媼曰函不力學不能蚤達以成媼相擇而得當之  
初心殊自負愧自今以後不敢不勉願媼壽考以徐  
觀厥後也而函語子雲中星以傳此意於其嫂氏曰  
小子不幸不獲存母今以媼爲母余不德不能教其  
子余言不入而改媼言是入媼冰霜厲冽氣如男子  
今不惟媼爲慈母也而爲嚴母不寧爲母兼爲父顧  
媼壽考而爲余終教誨此子以有成也昔實穀女  
不爲堯人婦小子而必乞予言以行也此其可以爲



壽張年幾裴儒人序

辛巳

宜欽二州地相接欽地陞民嘗與饒連風氣亦近  
 章宣人文采跌宕居然吳越也而吾友張翼明朴茂  
 醇古獨矯然不合於習俗謬以余同氣翼明不惟  
 子舉比雍與余同出泌瀾先生門余戊辰初謁房  
 師爲余稱閩中得一牘太奇以其大奇而想見其  
 以爲不羈少年貴介公子也而抑之問姓名翼明焉  
 遂余與翼明實鄉門云余自歸田已不復見翼明  
 而初見翼明次公令子丙子入宣過翼明家而盡見  
 其長公幸公其朴茂醇古一如翼明吾以翼明爲有  
 子也今翼明元配七襄諸公馳書四百里外徵余  
 使余感而追念翼明翼明究在余前余不復傷翼明  
 之不獲至於今日而陶然喜翼明之元配爲有福  
 夫科第之得爲兩同門者蓋希而余與翼明稱而  
 門初不必翼明之已成進士也士大夫之有後者  
 卽相繼而爲士大夫而吾以翼明爲有子初不  
 子之蚤博一第也則今日之祝老年幾而以爲通  
 亦初不必其翼明之登第而仕宦仕宦數十年

公卿而與厥配偕老副笄六御也君子樂得知已  
知已而卽不遇固不以爲憂惠才不老不大或既  
既老而一出而圖吾君亦無庸乎蚤願賢婦人恨  
得賢夫子與其不得賢夫子而徒偕老無寧得賢  
子而或無偕老而德子爲兒初授書讀大義時初  
恩綸錄閱恩及父母殊色喜已尚及身之後亦及  
妻絕然起而與塾師執而力爭以爲夫妻逢人也  
以因緣適相道于一室其何功而與閑極之父母  
微推恩也此雖兒童之見乎而實有理以此念之  
夫貴易若以子貴得夫賢孰若兼子賢以爲婦人無  
闕外之稱于是二焉者也雖云然而夫賢決不可  
婦力也子賢則斷斷乎無不慈父母也孔孟之子  
也其功皆沒于妻而見於母以翼明之一生贈  
白舉賢書而奇于文從暗中摸索且以爲不羈少  
貴介公子也而故抑之其真少年貴介乎其亦可  
謂少年貴介乎曾子七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  
奇翼明者不惟其貌不惟其年惟其氣氣及身而  
也今日老年搜賸然其首諸子諸孫何何而前一

如翼明翼明爲不衰矣豈惟不衰亦方穉矣且未  
矣而尤翼明當日其得不以爲少年貴介乎抑之  
少壯而以大發於晚年與其抑之於身而以遠昌  
子孫也厥義惟均厥事惟宜也此朴茂醇古之功  
非父榮跌宕之效也

壽魏肖生先生八表序 壬午

今上十五年十月之望爲魏肖生先生八表初度。先生嚮昔所相與忘勢而下交之王氏諸子於不孝。肺腑相走而白聲相與共稱爵于先生不孝聲。生塵口絕寒溫者九閱月矣而爲王氏爲先生不孝。蘇一言先生登神廟戊戌科而不孝聲始以是年。月生於新安越九年而先君攜之六溪耳先生之。又踰年而從先業師龍先生手授誦先生之雄文。誠誦且教余小子心慕手追甲子僥天倖登賈書。

金水集 卷七 序

輝過南都圖謁先生于京兆而先生以獨瑤鋒落籍。其明年今 聖天子龍飛而不孝再僥天倖得讀書。中秘日望先生不果來及歸田二年始入粵川一。先生之虛而見其面坐我光風霽月中倏忽今十年。而先生八表矣王氏自其故王父客于蒲得託先。之門下不孝故鄉人遠服賈於江沱潛漢所遇賢。大夫有道仁人佑善扶民歸而爲先九人稱述者。如王氏之稱先生最顯先生當天下頌莽功德八。四千奔走若狂之日顧獨挺彭澤之服而龍洛陽。

項幾不免虎口豈非所謂不畏不侮古稱至德仁者。必勇剛者必仁直其然乎且當日獨瑤士大夫及。今聖天子肯聯翩奮翼卽不實獨瑤而無不可以。借其名而自致大位而先生至今猶落落山居先。門下士負天下重望膺 聖天子特簡當將相大任。及其他因先生顯者未可屈指盡數皆日夜推先生。之轍而先生必堅臥不起昔張安道論宋自真宗以。前大臣持重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

金水集 卷七 序

經鏡之士漸爲奇論以絃朝廷而好名喜事之人勝。而其後儒者或以爲不然謂西漢之初專任故大臣。如絳灌之流不可謂不賢而至使賈誼董仲舒皆終。身不得用事偏則害生以觀于今抑又何如先生其。無堅臥其安車蒲輪一出而圖吾 君盡夾袋藥籠。之所有而暴而獻之 當宁次第位置以其息萬里。生民之禍乎未也姑無論天下卽以先生督學蜀。遠士東粵所得兩國之英才用駸駸起尚未有艾先。生之門如海卽不出固無異先生身自爲之近者徐。

華亭與羅近溪先生論秋梁公張東之事謂古今  
亦有不繇已者近溪毅然曰公此言知東之不繇  
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東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東  
雖去而東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憂錄斯以觀  
生出不出皆可勿論先生之門不但如海且如湖  
川相追繩繩相繼于子孫孫其勿皆引之矣豈有  
哉諸士大夫爾先生者欲竟知先生之壽乎此其  
以爲先生之壽也

壽旌表貞節吳母程太君八表序 乙酉

不孝與友人程希呂定交三十年前卽知希呂有姊  
家兄弟傭人吳子長孺長孺母氏節婦程太君更十  
年而小子函督於吳實長孺曾祖兄弟因見長孺家  
公子含次公去非以文章著名又十年而長孺以子  
舍去非執易開業於大儒程先生子尚學聖人之學  
余時已友子尚先生數年不能深知子尚先生而長  
孺顧先得而以爲二子師益敬服長孺而因以小子  
師之又更十年而長孺以家公子舍與小子函聘爲  
女姻余不喜爲子得嫻而喜爲子得勝長發而以期  
重聯也今正月希呂從容爲余言程太君以二月初  
二十初度子爲我壽以一言余旣諾無何而小子  
函重告余如希呂言余始愕曰業諾希呂矣母不壽  
白今不可以易亦不可以重言也先是去秋十月  
長孺六十初度諸親友之欲以文章爲壽者長孺皆  
謝之小子函意以爲今太君亦復當謝故不及言白  
而不知長孺特謝諸親友之以文章爲已壽者其壽  
大且壽者則不謝也諸爲已壽者不謝爲母壽者

子之道也孝子之用心也重視父母如重己身以爲  
未足必加倍爲自身邇而妻子而子孫而不敢不  
者皆敬吾父母也今茲以一言壽太君雖微希呂  
見屬余先諾固當先爲希呂言念長壽仁孝之屬  
不以子之兒女姻先於母之猶子亦仁孝之道也  
與子尚論域中有二大義親親與賢賢是也論二  
孰先莫先親親端親親足以統賢賢謂賢人者  
以能事親之卽爲賢人爲故也論二義孰強萬物  
賢人之所以特靈於萬物者不惟親親而尚能以

金氏集卷一

三

賢之爲貴焉以爲性命之親親於骨肉故親親賢  
并峙域中惟舉事親而後親賢二義咸在焉雖大聖  
人不復能揀別其孰爲性命而孰爲骨肉也婦人太  
義篤於夫家而裁於其父母與男子大義篤於父母  
而裁於其妻子正相反焉以爲婦人從夫義不得  
行於天地之間而不得以禮制以義裁程太君  
太翁蚤見背撫孤子當戶而今衍子及孫繁其生  
子及孫大其門且學聖賢之學極莫才之選而不  
賢科名之望此母非徒母也直父焉矣非徒父也

師焉矣然則太君亦非婦人也而大丈夫焉矣閑  
山尼答學人有無男女相之句淺學厭末法不遵  
律喧騰混祿但將此義恨不抹殺不知聖賢固  
下婦人之不能丈夫耳不能丈夫則不得不還之  
婦人之分使婦人而能居然丈夫者固聖賢所深  
而以必如是而後稱聖賢婦若太君者其可以婦  
類哉不可以婦德頌則不可以兒女言喋喋不可  
兒女言喋喋則不可以兒女之姻爲進言之緣於  
爾體長孺事親之心敬太君丈夫之樂則莫如

金氏集卷一

八

三

戚而余卽因事親之道統賢賢之義維希呂爲余三  
十年老友因而子尚子舍去非以及小子商皆以文  
章道德立千古師友之道爲一世因緣之雅揖長孺  
而進爲太君言之使今日盈庭之人共知仁人孝子  
之心聞性命骨肉之理知道德學問之貴而不以爲  
腐爛而遂不徒以人世一日之科名富貴爲重以爲  
一時之人心風俗以此爲太君壽不亦盛乎

紫七

題伯翁仰山公像

仰山公與先王父同行長先王父三歲自垂髫同  
至垂老相友好不替族里敬先王父正直愛公深  
臨首履眉稱兩人瑞公以盛德奇節名聞西北西  
諸商悅而歸之如父兄起家吳閬子四履過閬初  
庚申見公家方盛自閬以外列肆者皆榜公名子  
以召致諸商雖不盡公家公家大端居半再至  
邠又再至爲庚辰今年以被召命不敢家屬  
藏道出閬則見公之後能繩公式以特直于閬

全父見集

卷二

七

於乏人而幼舍爲最若今見公像追念先王父面  
儼如在前幼舍好讀書能文章爲恢先業不得不  
身于此幼舍既孝且友族黨無間言又善與人交  
敬不衰兼多智略誠有用之才天子一日行唐  
此當事之所求豈惟恢先業而已因并書于像以  
其後人

卷七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畧目錄卷之八

序中丞傳

郡司李生祠記

重建南漳魯侯永慕祠記

建陽令黃侯生祠碑記

重修黟縣學宮碑記

莫尹太翁太母

莫君召三兄

祭汪文烈公

墓

八卷之人

太學生程君墓誌銘

程文學墓誌銘

家墓誌銘

讀因清興記跋

勸輪修汪王廟引

王氏家規引

嚴鎮暇脩社引

黃石義防引

告郡邑人

友助事宜

諭各鄉社牌

目錄

八卷之人

皇明御八極疆圖縱廣盡萬里而楚適當天下中  
顯陵屹然中都相望今上龍飛殷憂多難壬申  
寇錄晉八秦豫延夏及楚楚境若邊境榆補江漢  
監司皆以邊才舉天子吁衡全楚節鉞難其人  
廷議僉推唐太常乃報可太常名卿別號中樞新  
之歎人也是爲唐中丞以足年出撫楚至乙  
凡官三年皆躬行問無幾何時得生省舍而楚  
既長且積其頂及秦晉當中州順支于蜀而尾  
南其凸胸開面而當賊鋒者橫二千餘里不得翼  
亦無從策應方西北邊辟如自關外故開鐵道  
永達上谷雲中而貴一撫獨當使無入當是時  
東寇方曠吉安將入長沙臨監土寇又駕餘艘順  
而下劫長沙庫獄屠焚報楚人震恐中丞移師  
豫章聚粵東寇由通發兵用間入賊巢擒渠魁  
臨盡又水益高大等聚衆稱王結寨江湖間買  
得通中丞用奇盡蕩之癸酉之冬則寇盡渡河大  
至分東西部交通陵寢門戶中丞冒大雨率

夜先馳入郢分兵扼險授諸才弁周元儒吳國  
方暑度寇所必出應山間道設死士伏以待果  
大破之斬其帥十聞羅賊氣奪而西遂圖荆門  
將楊正芳兵至再戰再捷荆國遂解楊正芳者  
中丞入楚時即廉知其能特相委任授以辰沅  
精奉令屯湖北備緩急者也未幾寇復從光羅大  
分犯新黃承德聞而前所調護陵兵適舉  
遣徽全楚督震乃用三司理拔肖從事急調施  
及女官冉氏兵督以一司理駐京山爲郢聲援  
却走以一司理密據水陸咽喉爲五通口伺賊半  
而擊得大殲焉以一司理上下水陸間相與翼  
賊不得牽舟渡河而中丞自駐漢上安諸商鎮  
時定籌失勝亦仗劍赴援陵寢藩即聞若不知  
寇至者功垂就而議起坐以失糾率屬吏上不  
已予免歸戊寅大司馬錄論前功天子追念復  
官予賚白金已卯輔臣奉命督師士大夫望中  
再來用楚人佐馳除而中丞以積勞致疾竟不起  
至中萬歷庚戌進士先授武昌司理以難去再

封入爲吏部郎馬忬諸君子落籍 上登極  
拜望卿晉太常後學金聲曰中丞而後爲楚中丞  
難矣萬歷壬子中丞理武昌時聲方署讀書武昌  
從市上望見入棘開閣諸士子開門噴噴今歲閣  
寬廠無擁擠苦地砌石免泥滓君子哉唐司理中丞  
以司理例推稅務三月所餘金近萬悉上而官用  
治關門街其一也是歲中丞分較所首得士羅宗  
黃江後爲予師中丞有孫獻遂聘予女子時侍立  
生萍未嘗一見其怒容有同諧久失職且重遭

而大落魄厚遇之一如方顯宦者歿而卹視其子  
少衰中丞有弟斯方中丞在楚爲予言曰用兵空  
猛而吾兄性慈行間用財欲汰而吾兄性廉其不  
與予謂不然刑濫則失威賞輕反無恩必如是者  
爲室稱今之邊才吾皆知之矣中丞之先世祖有  
寔公國初 高皇帝過公里問太計以不嗜殺人  
稱 上旨嗚呼惟不嗜殺人乃可使殺人嗚呼  
其繩武之曹矣

同李生祠記

公去而入朝於今且四年邑人之欲祠公者今始  
祠焉天下之爲祠如是祠焉者寡矣何故慕或曰  
公之祠也難何故難晉曰公之去上自士大夫  
巨室下逮氓佃牧豎寡婦孤子無不合口一聲謂  
邑之宜祀公也而不知其何以率無一二人能以  
一二人之力齊其一二事之感而率成之一二日  
闕者也冬深寒隆日之溫不如燎火之炙人之其  
滿者不越咫尺溫且普一天下及時之趨

於是天下寒氣盡耳雖夜浸陰雨而室煥初不必其  
時出而燭人也公於邑非有字牧之任也不過視  
凡三來視而通計之不過數月其要勇于爲邑大難  
民害而已邑所謂害不知邑之深者以爲是固諸  
人受之邑可堪也不念邑固耗敗不忍言矣且是  
害其自中家而下莫不并罹且中家以下之罹是  
也實又有甚能鈎挾而爬剔之則若寒氣盡耳故  
受於公者莫不薄也公方去而卜公祠之皆定  
日過祠之址而咨嗟嘆息曰是祠祠不就兄也

祠之址而低徊不能平日是祠胡以久不號百姓之

意若相責也者以爲莫不目所受於公也獨吾君  
乎哉乃久而悟相責之適以相推也能集衆未嘗  
多如是而且相競會歲大稔刈獲之後不決旬垂  
祠所用人之輸計不下千家其力不能不從旁歡  
贊嘆及其力雖不能而感奮欲輸而以其力不能而  
謝置之者其人皆不與焉邑士大夫絳居田間余  
承乏嘗採筆爲記當時公卓卓余亦落落公不我罪  
我亦不公黜非以同籍之故今有私可阿也嗚呼

卷六

卷八

五

下之利如是祠焉者盛矣吾行天下見有祠處卒聞  
其土人往往爲言初不必盡出百姓之意其百姓之  
心欲爲其人祠者往往或不得祠有其人見當官者  
離去而廟貌已僣就不則其再來而臨此地上官而  
其民再觸而感感而思思而典事或買宅作廟則亦  
有在數年後者矣故每嘗念言彼有一二人能以其  
一二人之力奮其一二事之感而成於一二日之賜  
者以爲雖不百姓乎猶其民爲之也嗚呼盛矣

重建南漳魯侯永慕祠記 庚辰

邑故大父母魯公名照字子興號樂同楚之南漳  
也令於休爲萬歷丙申丁酉間蓋公去休而不替  
始生然聲時聞邑父老坐論間數錄來邑大父  
自公前或自公後至於公則正色莊容莫不嘆息  
爲流涕往往若大孝子與人常語而忽稱及亡父  
節飲靡不自崇者人何故思公乃爾豈其後果無  
公與抑如公亦實大難爲繼也公採冰藥一分  
數在邑實難繼邑不幸虛有富名而盡吏猾

卷六

卷八

六

望奸人上及他途異郡縣士大夫之以賄得官  
而欲取償于鄉而因搖尾開舌而來欲與爲市如  
虎狼等輩從中鼓煽之雖賢者至止初未嘗不圖  
厲而其後卒不能無動心而惶惑錯亂以喪其所  
故曰公採冰藥在邑稱難也然于公則非難如公  
余所聞先輩言士大夫廉介侯如婦女守身雖曰  
節失之固夷於辱人賤行而屢而能全亦必不可  
爲盛德不可以畢能事此語在他入未敢承若  
先嘗之耳公遇士大夫無賢不肖以禮初無所

問同地方事戶民間疾苦出于至誠其以私干者不峻絕也而自不獲快其私奸民奮其智豪民無財莫不自以能號召士大夫而移動郡縣者獨至前不知其何以自廢然而止其較士亦然公誠賢才區區百里何足以盡公之所有亦何福而堪以公大德而敢望公之後復有如公者繼起而以公可以掌邊之君子而得不更生難道之想也邑忠言邑爲虛名惟實禍爲邑民言之也暨其後則官與民同受之官于此者其初殷殷然不知其爲

金不其集 八卷八記

而其終莫不望望然自以爲大不幸大抵官于此而如公之爲君子者初不失泰然而爲一君子而或不能如公所爲者亦枉自與公相背以徒取丘山之損而初未嘗有分毫之益且士大夫之賢者得公而果可以相與有成而其不肖者亦如獲屨師而得不至於終歲僕僕與人爲市以爲閭里稱大靈嗚呼若今者豈徒其民思慕焉而已亘四十年而祠之可以爲祠矣嗚呼今之祠皆其官自未遷而聖其民而爲之去一二年而爲之者尚不可一二見也况亘四十年

乎于以見公之盛而亦見邑民之醉尚能遠感故父母之恩雖虐未敢仇而撫則必后則其恂恂不言之意初不盡爲戚所劫而後之君子其亦毋爲頑而少如存念也且安知旦暮間不有大君子公者繼起而感觸於斯文以邑民爲可敬而大衆之用移風成俗乎是其不可以無記也於是爲記

金不其集 八卷八記

建陽令黃侯生祠碑記

建陽令黃侯去建陽建陽邑人共爲祠生祀侯祠  
紀侯德勒石而遠屬爲文者新安在疾子金聲也  
安去建陽二千里何縣而以新安士大夫從二千里  
外操筆而爲建陽令紀述功德縣新安人客建陽者  
歸而告其里人其所客建陽有令黃侯治建陽治行  
其卓絕云云其廉潔而愛建陽之民不啻其家人云  
云不孝從旁聽而不禁色動以爲 今聖天子旦  
得賢相也雖然不孝則亦何恃而據新安之客建陽

金二其集

八卷八碑記

九

歸而相告語者而遂以爲誠然而不禁色動以爲爲  
今聖天子旦夕得賢相也噫嘻今天下之民其在此  
者慘已甚其在南者困已甚矣二者吾新安並受之  
新安不幸土瘠地狹能以生業著于土者什不獲一  
其勢必不能坐而家食故其足跡常遍天下天下有  
不幸遭受廢劉之處則新安人必與俱以故十年  
天下大半殘新安人亦大半殘而相率而南求食  
于南之諸山海郡縣間者亦往往而增蟬蛸甚楚  
尾流離既不能比昔日之舒徐客與而郡縣亦竭

若分疆畫界相視如蠻貊異國上芥犬馬初不得  
若厭且憎豈誠有取厭憎之道與抑時移勢變且  
民易虐乎云爾不孝時靜而視此諸郡縣非無賢  
也非盡不廉潔愛民以所聞且亦似大廉潔愛民  
而不孝因愈觸心慨嘆以爲吏治巧敝人心風尚  
以不古雖甚廉潔愛民之吏而亦終不能無所操  
去取以廉潔愛民此其伎倆以治郡縣或有餘若  
安人佐 明天子庸得無更商熟圖哉吾聞君子  
廉潔也非以其不可取其愛民也非以其不可虐

金二其集

八卷八碑記

十

實有大不忍之意故雖可取而有所不取可虐而有  
所不虐豈必問其民爲吾土爲吾寓而一以爲吾民  
一以爲非吾民以其大公至正未嘗以所寓之民爲  
非吾民而少弛其廉潔愛民之心則以余所聞於人  
其廉潔而愛建陽之民之心亦必不認輕以建陽之  
民私爲吾民而少狹市恩于譽之意其廉潔而愛建  
陽之民也其乃可以爲誠然矣夫如是天下之民孰  
不可以爲其民是雖其令建陽時而居然有包天下  
之度則以新安士大夫從二千里外操筆而爲建陽

孝功德如前耳庸遺乎哉

庚尹太翁暨封母 庚辰

嗚呼大會不偶二歲之內喪我多人前夏從父伯之變吾擬同魚山沂江上也而卽得內人內急返新安吾乃以內人緣牽斷而不獲親奠老伯秋爲家仲兄篤病馳來未至而仲兄卽世哭來卒而問老伯母則已先仲兄兩月非仲兄予不卽至非尚不聞計是吾以仲兄緣牽合而獲親奠老伯母而因以追奠老伯兄弟之緣勝妻子孝弟爲本之說然與奠固當有言而吾咄咄欲言而格格卒不成言

金文忠公集 卷八 祭文

蓋與宣子相周旋數月至今兩尊者奄窆之日而乃洞然其可以言也吾與宣子是同里相望不千武長同學已同舉已同公車邑落落僅兩人而卽以一日間兩俱進士吾兩人豈嘗交哉吾以才短姑藏拙而天下多故生民糜爛固未能一日去于心旣從史山不卽出則日夜惟引領宣子一日入木天拮据茶不則亦問夜琅院一痛論天下事爲諸君子所說不到用慰 聖明而反遭譏謗吾不能無大恨心而兩尊人又不少需以觀其立即奮翼而以

兩遂相繼背相吾宣子以去此豈可解哉而吾以  
數月見宣子之趨大道日以銳其發無上心日以  
其知夙非見新得也日以高明而光大吾目且日  
而意且日消而乃洞然悟宣子之不卽受知  
不但爲宣子微恨而且以此勝因盛緣非其  
夙生修行有力具大福德未宜有此因爲宣子論  
文成才與學雖俱千古其生平最得力則斷斷乎  
受逆瑾挫折而問關海上困病龍場時惟宣子亦  
願謂予言誠然也語有之夫人之生也必有故而  
金二史集 卷八 祭文 十三

必可以大有爲于天下也於斯時也兩尊者其處  
以終身無患于吾宣子焉爾旣可以無患於吾宣子  
而兩尊者爲宣子生來之故當已釋然而亦遂可  
去焉爾雖可去也亦可留也而奈何其亦不少  
而吾固又思之往宣子之治涇也涇民頑宣子治  
征兩尊人曰必寬之宣子孝友天性旣追子兩尊人  
命不能無從而又不能盡從而時恐兩尊人或聞  
而重傷其意也其挫人則遠而之子大門之外其  
兩尊人歸宣子一旦寬涇之人不知其所繇而以  
宣子自寬也丙子春予入涇署見坐問壁上字起讀  
之宣子懷然而言此兩尊人訓往在署時未能盡從  
也今去而予日夜以思思兩尊人於兩尊人言乃遂  
不忍復少違予大感嘆而又安知兩尊人不以今者  
一去令宣子勤哀思慕而益佩服其生平慈訓日夜  
無斁以爲蒼生造命者以爲或反遠過子兩尊人生  
存之日也世尊有言我若常在汝等不生難遭之  
則今兩尊者之去固卽如往昔自涇返嘉時了無以  
異而聲亦惟盡力相繼無不言期宣子必無以一日



忠慈訓而盡其才精實有造于中原南北  
中堂而聲聞其間一若與有力焉以是報兩  
晉翁子之慈云爾

金天集卷一八 祭文

祭弟名三兄文 甲申

嗚呼吾兄此吾家吾族吾鄉之仁人孝子也吾兄生  
七月而失所生之鄭孺人迨五十年而孺慕不少衰  
事叔父未嘗少違顏色事所撫之程孺人不啻如所  
生內自兄弟外及宗族旁及諸親鄉黨遠及異方以  
客遊子孫楚吳越之間未嘗與一人有忤嗚呼吾兄  
此吾家吾族吾鄉之仁人孝子也兄質弱而神強若  
以爲宜有高壽去夏在楚遭兵賊交訌之大變在兵  
刃相接之中而卒賴神靈之擁護以不及于難以爲

金天集

卷八 文

七

此兄仁孝空壽之徵而不謂今歲賊陷神京

先皇賓天之後而兄方在閭遠無疾長逝也君父  
之難方慘而骨肉之變相隨嗚呼痛哉雖然兄斷肉  
茹素二十餘年于茲篤信三寶永斷三業臨命終時  
神志清明一心不亂則兄之存順殯寧固可以無憾  
也叔父雖有壯子之痛而健飯健步鶴髮兼以鶴骨  
童顏兼以童心壽方未艾而兄之二子皆卓然成立  
二孫皆英特遠器則兄之俯仰亦皆可以無憾也諸  
凡弟子姪雖不能已于慟哭悲涕酒滂沱而兄則

可以無憾矣行卽爲兄歿命三寶薄奠在筵惟兄之靈尚其饗之

金本史集

卷八 文

祭汪文烈公

甲中

嗚呼吾何忍哭長源長源乃幸得從

先皇帝以行以天下之大其甘心從先皇帝以行不過若而人而莫如長源者長源不可謂不得從也吾何忍再哭長源雖然吾自五月間聞變至今忽忽如夢也吾不幸在苦塊處萬山中無可告歸望長源忠魂來歸耳嗚呼長源歷覽今古但有史以來有君如先皇帝而如是焉以殂落者乎有焉如先皇帝以必安天下爲志日夜汲汲以安天下爲事而不唯不獲安富尊榮而且如是焉者乎嗚呼長源吾自丁卯公車在道聞先皇帝新政日盛月異而不覺手舞足蹈不意當吾世而幸逢聖明古君子所咨嗟慨想而不一遇者吾甫生三十而幸一見也及官庶常日夜讀書不忍暇逸如先皇帝之臨而坐督其上聞先皇帝發一言出一令不無何以令人流涕不能已已也吾見諸大臣及諸名入都非無賢人君子焉卒未見有以必安天下爲以愛君爲心以格君爲學者吾祇慮日月深久

皇帝之告或賁而勤或倭雖有大人後起慮無所  
其力耳嗚呼孰知 先皇帝之志亘十七年未嘗  
哀而輔佑 先皇帝之人亘十七年終不一遇也  
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  
嗚呼孰意今日如吾長源諸君其初不獲任天下  
而卒以其身死天下事亦受受乎其難也哉嗚呼  
源國君死社稷者乎史稱金哀宗無愧是固嘗  
敵屢遷孰有 先皇帝之爲萬里生民拯燕拒

金元集

卷八 文

二

已已以來十六年如一日而雖有群說不可復奪  
經危困未嘗少動必至于力竭而後已者乎是直  
其身以爲萬里生民豈徒徇社稷而已乎嗚呼終  
讀聖賢書不知所學爲何事一朝享君父祿莫識  
思所從出以天下之大方 明聖憂勤之日鮮有  
焉源于君臣之大義者也所以樹臣者爲君也所  
立君者爲社稷也所以定社稷者爲萬里生民也  
嗚呼此君臣之義所以無逃于天地之間也悠悠  
焉爲而使 先皇帝至此極也是其天乎抑亦人

先皇帝之德合堯舜皆 先皇帝所自有而  
皇帝之勤不如顧非 先皇帝之過而皆臣子之  
也嗚呼天乎人乎臣聲不才辱受知 先皇帝而  
以病歸非 先皇帝之棄臣而臣之自棄也微臣  
田十三年不忘以一字入長安不敢萌一念于進  
夢見 先皇帝極陳治亂之由微臣言所未言而  
先皇帝亦若聞所未聞而若以臣言爲然若太平  
屈指歲月冀者如是者不知凡幾度也嗚呼痛哉  
呼長源君臣大義固初不以君恩之厚薄爲厚

金元集

卷八 文

二

微臣豈敢徒戀君恩哉嗚呼吾昔官庶常長源令  
竊及長源入爲史官吾久歸田里居吾見長源亦罕  
然向與長源言舉天下之大無一可恃獨恃一 先  
皇帝至 先皇帝而徬徨四顧實無可更恃者恃天  
乎天可恃乎舉天下之大群仰首而恃一 先皇  
豈有幸乎君臣大義幸相篤于拮据卒藉之時而  
乃不幸特見于死生存亡之際嗚呼長源今從  
皇帝在天從

二 祖列宗在天追念前事誰秉國或具有憾乎其無

乎 今上龍飛自南諸賢暨前車宜將三千一以  
興之業固日可俟而 先皇帝終天之恨終天之痛  
離終古未有極也慟哭 先皇帝卽慟哭諸君子在  
先皇帝左右者痛恨與日月山河俱終古矣其痛  
以長源爲得所以贈謚爲長源今日榮而對靈輿  
吞聲相慰效朋友私情哉嗚呼長源吾懷無盡而言  
有盡吾不忍復多言也嗚呼痛哉

太學生程君基誌銘

君諱開祚字仲延閩憲副程公朝京之孫君少負  
氣倜儻略小節公謂此孫也才然懼其太逸恒加  
稍長遊學吳越間時葛配驍先生開館湖南見而  
之恒語君吾成進士未得冠軍願以爲關吾及門  
有起者于其勉諸萬曆己未聲與君相識于邑之  
氏館君時集諸名士爲文會得十二人聲又在  
人士無一識者十二人中有程君玄洲與聲遊于  
間爲君語君往從配驍先生所見聲試卷私相事  
金文尺集 卷八文 三  
時亦弟以爲楚人既聞大喜躍遂因程君相相君  
四方于人文字少所屈服每聲一裁出則不容口  
亥聲始學佛自楚來君共飲嘆見聲斷肉問所繇  
具語君心動曰是信然向吾與子僅一世朋友耳  
知前後無量世何以入大道今與子重定交自是  
淨戒酣于佛書比聲北遊歸再見則家庭宗黨悉  
君長者君胸臆日益豁遂欲棄舉子業不事曰吾  
欲讀盡天地間書以爲快兩粵人以爲如此子  
不在科第中會君弟開祺者負美才亦有學道也

嬰疾卒兩尊人鬱鬱不樂君曰吾不願吾身無以  
吾親遂復發憤爲舉業文字文益以奇將入試偶  
暑誤服庸醫藥增劇僅得終場事歸師竟不起先是  
君與聲同讀書白下聲不及送君就試君歸雖疾  
意氣自如曰吾試文頗不當落吾竊憂此日南雍  
諸生多欲爲魏瑤建祠者予謂最者以子辱知大司  
成群爲予言予深匿以避之大司成固持不可矣  
下事若此若幸無恙雖不及今日成名固佳未幾  
霍敗君不及見而卒卒年三十有二卒之歎目  
待聲至撫其體哭之而後瞑聲稚鈍徒有志苦不得  
入始君語予龍籍文集可觀也遂以素頭本見昇平  
讀之而時有省北遊歸子學耽靜寂不勝事君時  
半偶大師辨三拉子請益使予心頗發明朋友問  
君與聲可謂無負矣將葬君尊公語聲吾子友朋  
如子子當銘其墓銘曰今世誠墓語浮其人與君  
古友每字必歸于真君不錄錄取名鄉曲天賦才  
壯而自篤學雜道散哲人多雍君見其墓未見其  
君才如賜君壽乃同回不生在上庶其壽來

程文學墓誌銘

君勛名士貞字汝亨後更名文別字蔚然邑之  
人也君生而穎異不好弄甫十歲能屬文尤好爲  
文辭偶儻有遠志遭大璫柄國卽感憤形諸文  
今上之六年癸酉補邑諸生已卯應試南畿以  
積勞道盛夏行遠道發病遂不起君無後君弟欽  
來爲君求誌銘曰未言袖行述未及出而涕泗  
悲不自勝嗚呼九今之人莫如兄弟余先世本  
公後與君族也生四十有四年至今夏方一週  
凡見其山川人物廬舍宛如兒時已遊歷地追念  
然君之伯父聖俞父公甫出止余宿爲黍而食余夜  
發深省不能寐以達旦何况同胞君曾祖九峯以義  
著鄉邑曾外祖吳密由篤學志道出近溪先生門爲  
時名儒以川風氣朴茂俗好勇而上義雖荒亂歲  
賊不敢睨其門浙賊之睥睨邑南諸鄉者雖倖  
不能善還遂狼顧拘牽而不敢入爲邑東南重鎮  
號仁里而君家孝友尤特著君入試督學同坐生  
書原壤作原壤君急詔改正旁一生止勿語此進

時獨不可幸誤一人君嘆曰是宜人心君平生存  
大都如斯額充是心也雖以佐 聖明定太平有  
既誌而爲之銘銘曰 仁必剛總角奮筆誅大  
必仁不爲已利忍誤人聖賢種性定如此君雖死  
有至性之兄弟爲君悲哀而壽君以史嗚呼後之  
知返終而原始其亦何用乎迂仁義薄孝弟而惟  
牛馬其身以篤念於孫子

金六尺集

卷八

三

家墓誌銘 壬申

先王父諱廷銳號望山世居邑之四都既山本出  
澤公後有肩公者始遷焉以金氏絕軍戍補伍牽  
俱金自肩公九傳而至先王父先王父生數日曾  
母卒十歲而曾王父卒先王父少好讀書既孤苦  
棄而棄賈遂發憤教子孫雖折閱不屑意家日落  
不少衰先王母備茹荼苦以相成也先王父生于  
精壬寅二月朔一日辰時卒于天啓辛酉二月初  
封戊時享年八十先王母出自吳氏生于嘉靖  
六月十三日午時卒于天啓丁卯十月廿一日申時  
享年八十有四生老父僅諸父五人老父長也諱文  
耀勅封山東道監察御史老母出自吳氏勅封孺人  
生相簡暨聲三人相生于敦淳敦潛簡生于敦淳  
生于敦涵仲父諱文電娶鄭氏繼娶 氏生于鼎  
生于敦淳敦浩次諱文震更諱陶朗邑庠生娶汪氏  
生子經綸維經生子敦濯敦洵綸生子敦藩次諱  
雷娶余氏生子星次諱文霖娶方氏生子輅輅輅生子敦  
諸姑三長適陳坑施天佑次適長齡鄭惟賢次適

村曹嗣舜凡爲孫男十曾孫男十孫女四曾孫女  
先王母之歿也遺命必合塋不忍悖卜地得大林  
老父曰先德不可殒當述行求世名文誌墓命登  
紙筆聽老父暨諸父口占次而書之書竟聲進曰  
後也孝子慈孫爲異時陵谷長慮耳若不先德  
要令先人精神浮于楮墨使奕世後如見其面  
是是所述足矣王父一生好篤實厭虛文浮語  
顧自作字不敢求人老父暨諸父許諾遂點檢  
而綴以銘

金六集

卷八

三

銘曰誌銘大義何所取截石鐫字覆以土易爲相  
薄俗詭藉不情浮文飾觀覩居然有孫而不銘其相  
陶復陶穴事胥宇天立厥配共茶苦鳴呼世有盛德  
亦儒而賈惟強禦不畏而鰥寡不忍侮以是受天  
降而孫子禽羽有子治喪白髮黃耆究然其五  
光門戶門戶幸大何足數高山長水踞獅蹲虎隱  
隆隆大林幽阻旣安旣宅于焉終古

讀因清與記跋

因清與記者何記當湖陸公來守新安數歲中諸  
傑獻辭及他詩文并所被聲聞一切有文字可記  
也記之者何郡與人念公將去及公之未去搜而  
之使勿逸也何以存之不能忘也公來守吾郡於  
四歲余屈指計見公自公辛未下車已而壬申春  
老父鄉飲酒及今歲諸長者以議防寇暫相呼到  
人見公共三度耳余見公亦罕矣然每見則坐我  
輒神冷我自醉已時時聞村叟市兒共傳說公政  
則使我樂聞如時時面不自覺其稀也而公亦幸  
我格外不見我疎簡公豈俗吏哉公來守吾郡且四  
歲矣例當久得遷而淹不遷爲民累也嗚呼守令之  
難爲自其能者至于應功令及格而已才竭氣索  
况更有餘力圖及其民焉者若所謂不爲俗吏或  
自標舉能跳海書外稍弄翰墨無自瑣瑣斯爲韻  
至於積日累俸則與旦暮崇躋孰肯懷重絕人命  
作時賢之心而全 聖天子法外深意真若古商  
之爲暨諸一切務爲靜以安人莫不稱是乎吾心

公矣公以愛民故累不得遷民不忍公之久淹而不  
得遷也公一旦遷卽舍吾民而去民又不忍公之  
而去也豈敢謂後來者之遂無賢守也卽幸而遷  
得如公之卵翼吾民久而相浹若今茲乎吾又有  
矣古之爲吏至長子孫若良二千石著卽入爲三公  
及終而卒執牧守猶或聞更迭焉之 國朝初內  
太守以得民故留郡數十年歷銜至卿貳乃召而去  
惜乎久任之說士大夫多條具 聖天子屢詳勸而  
卒莫之行也誠如是公撫民且有歲年何用悉焉  
金文選集 卷八 賦

毛

戚此編或曰更久而公蹟後且不勝紀也或曰更久  
則深問醇無爲上下相忘或無可紀之二者皆不可

知而皆盛事也噫安得見哉

勸輸修汪王廟引

萬歲山汪王廟以言乎一方則六州保主捍患之明  
神也以言乎朝廷則陰助王師亦開國佐命元勳  
一部也新安爲神京枕席而王降生其立國也始  
此山 高皇帝特勅建廟歲首致祀所望王竭其忠  
貞和協百神以靖我萬姓王之護境保民以報我  
高皇者庶幾益靈而今廟貌不修臣子過之而如  
見焉有急國勤民之心者不忍爾也敢告父老遠  
無怠

金文選集

卷八 引

三



王氏家規引 辛未

神廟之年吾比隣王氏有樂然子者率其家人以  
學爲事時方總角隨父見詣其宅而喜怡者累日  
論其他當其時見其子弟于周旋進退出入几席  
無不一一謹恂惟父見之令行而禁止此豈可不  
之盛族哉吾長而知學時走四方憶翁爲人歸而  
之則已卽世屬 熹廟之末有僞學之禁不敢復  
茲事 聖作物觀而敗氣不復追念曠昔老成  
刑不勝盛衰之感幸得寬放閒步而王氏尚猶有  
三老爲致吾名輕諸翁時一相接卽津津談此事不  
賣口出真有樂乎此者非苟而已也獨其後起諸英  
少方之昔時所未敢知要之民間斷未有家用子弟  
爲政而得見淳風美俗而得獲吉祥善事者其子弟  
抑亦何樂乎此且尚有二三老在今聚族而營祠  
夕落成祠成之日則又正家之始也二三老躬行  
力砥之夫復何憂將見日異而月不同予得拭目  
觀焉

嚴鎮服修社引

今上之十五年冬 入犯及徐淮中原賊復張本  
不能支適武昌遽邇而下江洲至池陽明年正月  
入承天荊州二月陷斬三月陷黃郡縣之去賊猶  
者玩而不備近者震而走亂兵四掠兵與賊交江  
安諸郡賴諸當道守令少有寧宇屬諸子弟以  
震故無暇服逸 爲社命曰暇修各鄉響應而  
之嚴鎮地居六之中有藩以周相聯六十餘  
鎮去寒家不二十里守望可相及而此六十餘  
忠孝自矢不欲以賊遺 君父憂非徒以武事聚  
走筆識之

黃石義防引 吳未

天下初病 不得不用兵以制之已而中原賊起  
聚之賊非賊也卽鄉所持制 之兵叛逃而爲之  
也昔也 與兵交証今也賊與兵交証嗚呼將滿  
鐵賊祇知用兵而不知用民則未有不困者也今  
東諸郡方之北幸不苦賊而不幸駭苦賊未必苦  
實先若兵當事者勸諸郡縣各厲民防守令家藏  
禦而吾邑之表表者有黃石諸君陸象山先生曰  
爲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嗚呼知用武爲  
不知用士則亦未能用民者也以英士而用其俊  
士卽爲將民卽爲兵南而北而塞且耕且讀且  
且戰天下大平之期日可俟耳

告郡邑人 吳未

守禦一事須兵食雙足故團練義勇守嶺扼險皆  
資格有功必信而後義勇用命此俱不能無大  
邑人自爲保身家計公祖父母特督率我爲我  
畧邑威靈以扞衛我者庫藏如洗豈能屢損俸  
地方用此勢之所必不擇者也今四方多故新  
面皆倉亂及今圖之猶以爲晚乃復泄泄使  
軍以屬賊未至而可以無先圖豈知後賊至而  
亂皇無亂離欲圖之豈有及乎惟高明互相警  
嗚古人有言積貯天下之大命也有此足恃合邑  
才同合邑良士大夫奉賢公祖而爲地方慈黨深  
何爲而不成何患而不捍輸費者姓名不聞官用  
不在官所輸費亦不在官其司收支士大夫不得  
未輸費者不得與惟輸費之家用數人公同輸費  
邑士大夫同合邑人公衆清察

友助事宜 凡十五條

畫村落 四子

每村爲一區村人數少不便獨立者可附近便村或不便附能自立者聽村人數多或分二區以便約者亦聽

督任事

每區公立一長聽自設一底冊冊在民而不在官與戶口冊同無論老幼良賤在家客外俱登其上長司之區中又隨親屬居處之便人或二三十或

金工具集 一八八

五十復分畫爲連連有正設一小冊除老六十以上幼十五以下者不列有廢疾者亦不列其餘皆列正司之每人名下直書作何生業無生業則需衣何所自出定爲奸作盜也爲註無生業三字於冊博亦書於冊限一月後歸業一月不改連正送區註大冊再月不改區長送約約送縣如律治

聯守望

各區內連正別設一小粉牌除老幼及客外者不其餘皆列於每人名下註用某器械一家被盜

鐸則本村執帶械先出救護各村傳鐸則各村

器械齊出救護但護救鄰村之法於每連內仍分

兩班留一班居守本村與地防禦截殺以一班赴

朔望互爲更換預先分定每開傳鐸聲響人人

赴各連正聚集不得亂隊俟連正照牌點驗有一

不出者連正率一連之人至其家問何故不出送

長議罰強不服罰者區送約約邀各區共送官即

嚴賊究若全不在家者即以賊究

嚴警號

金工具集 一八八

每區於最高處立一更樓置大鼓一面輪派一人照

更點鼓置大鐸一面輪派一人司鐸鳴鐸之號惟被

盜之家惶急疾擎不休本區傳鐸亦然得以別識失

盜之處以便向前截殺追捕也若各區傳者其法初

止急擊一二十聲然後徐緩而點賊退乃止其開

不得聞被盜之家疾擎鐸響者可不起但屯聚截

非被盜及聞盜警雖大喜事雖白晝不得鳴鐸鳴

有罰銀壹兩

旌義勇

有膽氣相率遠追或於陣上擒得盜者或聞鐸之聲  
告明本連隻身伏路殺盜不捨者此真豪傑得  
立酬銀叁拾兩即不得盜亦酒禮敬齊若不幸受傷者定視傷輕重厚酬以醫藥將養之費仍爲書  
士之名於冊

### 鼓怯情

今愚人畏賊動稱賊係死命難與鬪鋒不思賊盜  
財何爲其生命乃比我等更甚我等肯齊心協力  
愈聞而人鼓不加多其膽漸怯我等愈聞而人鼓

全本具集 八卷八

三

有膽愈以壯即不能擒拿但相率尾追不捨天色漸  
明賊將安往是勝算常在我也奈何誤信賊說以爲  
彼乃死命而身當既不與鬪有觀又不救援一何愚  
昧至此極乎鄰區有聞警不傳鐸者罰虛傳鐸而  
不赴救者罰雖隔遠不聞本家疾擊鐸響而查賊  
其地無要截喊殺之舉者亦罰

### 習擊射

殺賊貴膽他逆我順若敢勇當先一夫真可以敵  
軍不必盡係齊力與精藝也然獨不日藝高人膽

擊膽而加藝如虎戴角人各於生業之暇自尋嫻  
者學習每月朔日講讀

選諭之後不拘何日但看天氣清明即傳單各區聚  
一所逆區序較先較射次較長鎗二者皆懸標格  
格者爲銀牌以旌之其餘各藝不便懸格聽人出  
精者衆喝米酌大觥以敬之仍記錄於冊擊射之  
冊註無生業者賭博不恆者偏強不如約不受罰  
不得人餘無良賤皆入但分良家子與勇士爲二

### 禁夜行

全本具集 八卷八

三

除騎馬以外即官路及各區私路自一更以後人不  
得行其釣蝦蟆及捕蟋蟀皆嚴帖禁絕凡約內一更  
後復得行人即以賊論至於撒俗每因遊神賽會定  
有請猖之舉白晝自可何苦夜行先告明公祖父母  
嚴示禁絕猶不遵者經過約內即以賊殺若暮夜演  
戲尤爲盜招以後凡我同約即或演戲以上午起至  
下午止不得至夜如于夜演者共罰銀伍兩

### 詰面生

每內區執牌肯行議察有容留區外人住宿甚或

鄉人住宿者必查問是何事幹的確明白無弊  
註冊某月某日某人家有某人爲某事幹來此住  
一夜至於遊食乞丐三五成羣遊方僧道術數可  
之人立地驅逐若覺有弊卽告拘守其人公報約  
查究

### 曉貧愚

今有一等無身家之人謂賊決不及我我可苟免  
苦出身不思賊之掠劫何曾揀擇貧富但係其力  
取則取之矣苟力可取雖貧者一線一粒粟寧細  
金六集卷一八

不聞今肯流寇每到一處所收諸無賴亂民及土賊  
相降附者勢必不能相信曾不轉盼盡死賊及或  
前行以抵官兵慘毒不堪枉爲亂鬼乎曾有賊憐其  
貧苦而錄其納款之功乎其必不可苟免明矣但無  
賊寇失利身爲良民雖日啜薄粥一盂儘可度日  
然沸湯釜中豈有完魚况殺賊而得義財爲義士  
重鄉閭名實俱厚乎宜悉曉諭咸使聞知

### 勸子弟

古之公卿卽爲將帥上馬殺賊下馬讀書原男子

也今有身家者豈得端居繁養宜自練習昔以身  
先我既不避餘亦何辭每連牌內列名丁壯分爲  
班一聞盜警輪居守者卽起居守輪出救者卽行  
救萬一有他故必不能出須先期覓一人代代者  
得用截殺班內人猶無代也又不出身又無代者  
區各量身家罰銀公用至於一應義勇殺盜之賞  
較藝銀牌等費仍各量身家上下預先輪出公財  
備支給或別有失盜經官等費失盜之家力不能  
者取給於此力卽能者衆亦少助之以示同仇之  
金六集卷一八

### 防大警

萬一白晝有盜公行或流言警報各區嚴備鎮定以  
待無亂吾鄉村落星布基置相爲犄角卽古之營壁  
其是過也今江北流寇殘破數處皆因無備今既有  
備以靜待動以逸待勞以熟地待生人以子捍父  
捍兄僕從捍主人親戚捍親戚之兵待無賴不義  
合律結之衆如摧枯拉朽耳但要普存戒心大第  
備小費而大全顧

諸父老及諸大衆相與力行之約束申明之後其

傳言惑衆故張賊勢以便作奸私幸妻子先爲逃遁者是  
非亂黨亦爲罷民一人敗羣爲害滋大無事官枷責有事  
定以賊黨論刑

### 練巷戰

昔有巷戰一法雖強兵大敵聞門延之不敢入今流寇  
身無衣甲手無長鎗大戟行無紀律居無積糧糧糧所  
利者人心不齊聞風逃竄因而乘虛劫掠各處皆立牌不  
搖據與彼殺使野無所掠不遇難且坐困吾鄉聚族而居  
休戚相關大村落千餘家

金元集

卷八

四

夫亦數百家者甚多地勢利便屋宇堅高誠於城市村落  
各練巷戰無論賊不敢至卽至亦處處受敵巷戰法於街  
市約三十家起一橫牆中開一門一墻之中相對爲六十  
家家約二入橫墻之下每邊伏三十人彼此持鎗對刺賊  
卽兇猛安能側身飛入村落無城可憑則於村外隨地形  
立一及肩土墻施放弓箭村中皆有巷亦如前對刺法久  
習此婦人女子皆可固守殺賊

### 創私闕

人有膽有藝用之於殺賊則爲義士爲豪傑用之爭  
聞則亂民也卽遇不平事必不可忍下有約可解上有  
公祖父母可鳴柝何私闕如有此等除兵語及傷人者  
官司如律擬究卽聚衆拳棒相加亦不可漸長定公舉  
郡縣公請重刑仍請枷示

### 明約束

每區之中多明白了事者愚昧不諳者亦容有之區  
長細心將約內事宜解說申明使各連正了又復解說  
申明於大衆良勇俱入入了然雖

金元集

卷八

四

及諸十五以下兒童亦須了然諸任事入務奮精神  
務耐煩講求有不明者不妨質問讀書者卽此是學  
異日居官舉而措之卽不習舉業今

聖天子破格用人但求真才錄此而學習實有撫衆  
人捍盜墮奸之能多事之日功名可力致何必盡  
讀書也幸相勉爲無忽無怠

卷八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略目錄卷之九

天命之謂性章

君子中庸章

道之不行也章

語錄上

語錄下

錄

卷之九

天命之謂性

中庸脩道之謂教一句與大學致知在格物同全

皆攝此句故其下無傳也

教之衰也各道其道非吾聖人之所謂道也吾

道率性焉者也亦各性其性非復吾聖人之所謂

也吾所謂性天命焉者也

朱子曰人皆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天者

物之大大不可得而名強名之曰天成形之大者

天也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至於天而大統同矣

全二其要

卷九

一

伯亞旅差焉而統之於父母卿大夫士差焉而統之

於君王無不齊而爲萬有不齊之所自出也是爲天

以其命於人是之謂性

命者天與人相接也無授也而若有授若有授焉則

明其不敢自私也無授也而亦若有授若有授焉則

明其不敢不自盡也語曰全而受之全而歸之又曰

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自去此不自私之說也

而受之歸之以來以去者誰也故又曰思慮未起

神莫知不縣乎我更縣乎誰又曰造化在乎手氣

生於心此不敢不自盡之說也

命之爲言觀面而告之之稱也維天之命正明辟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其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聞而遽曰無天無命則其陷也既誣罔而不知天命矣又烏知所謂性哉不聽於形氣之私如所謂有善有不善之說則入於荒忽之域如所謂無善無不善之說雖欲率而無從矣率之爲言繇也率性者繇乎性也繇乎性者繇天命也繇不繇乎性則逆於天而引於物逆於天而引於物

卷之六

六

二

則無有是處矣道之爲言路也萬物之所以往來而無碍無塞不相同而相通焉者也繇乎性而後上奉若明天而下役使萬物奉天而役物而後往來無碍萬有不相同而萬無不相通也而道遂於斯得名焉問性異乎曰不異問人同乎曰不同然則何說曰性無不同而人不皆率也無不同故無所用其脩不皆率則有不盡合於道者矣其不合於道者未嘗自以爲非道也率其意之所之自以爲道焉耳其於道不合繇於性不率亦未嘗自以爲不率也雖咎其不率

而無可如何也雖咎其不率而責其率而亦無從也入亦有繇性以開道亦有繇道以範性能自率其性者亦將率天下人之性將率天下人之性而無其亦恃有道在可脩之使明而令天下共見之也然使行而令天下共遵之也其見吾天命之性之本是而吾自遵吾天命之性之應如是如是也而天不無不遵道之人即無不率性之人矣此之謂教也故道無定體而教有成法

卷之六

六

三

必就下而行地中爲江河也言水天命猶歸大海也無以壅水而自行地非率性之道乎有以治地而後達水非脩道之教乎功績爲水而用力在治地教爲性而用力乃在脩道

天命也性也道也一而已矣不能必天下無不離道之入而能定天下有必不可離之道道有時而可則性有時而可不率也性有時而可不率則天有不命也雖天之命於穆不已天有時而不命則物或幾乎息矣然則中庸曷不曰性也者不可須臾



不率也可不率非性也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命之性人所不親所不聞也立乎所親所聞之地而  
建於所不親所不聞之天者則爲道衡之乎此而  
其離合之故可得而自見也其於天命順逆之故  
得而自明也其言亦猶之曰天命也者不可須臾  
也云爾

量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不變道亦不變蓋爲  
位非有實體也道之爲言猶云萬物各得其所  
物有萬變而必隨時變易以咸若吾天命之性此  
不變之道也水無分於東西以及萬方面必不離  
分於上下其所謂下必至於海而後息物無分於  
柔陰陽仁義縣兩端以及萬變而必不能無分於  
與非道其所謂道必至於天命而後已人可須臾  
道是水亦可須臾而不行於地中也須臾離道是  
須臾而自絕於天自隕厥命也而安得不戒慎恐  
人之所以接物者莫精於耳目而人之所以靈於  
物者莫著於耳目之聰明萬形無不辨也終日  
而不見天不可謂明萬聲無不別也終日受命而

謂命不可謂聽見天而謂命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之謂天聰天明

此所不親所不聞人不以爲隱微耳而不知其顯見  
卽謂之顯見矣以爲天下固有本顯見者而此隱  
亦與之俱顯見以並立於宇宙之間也卽以爲此  
微者實顯見矣而此隱微之外亦尚有別能顯見者  
得與之相參於耳目之前也不知天下固莫有見  
斷於斯者也惟此隱微爲至顯至見也且自  
而外無復有見焉顯焉者也惟此隱微爲獨  
也如鏡現象全體一鏡離鏡體別無影像可得  
君子慎之慎之何也人之於天命有若無親然者矣  
若無聞焉者矣進而求之戒慎焉其將親所未親  
懼焉其將聞所未聞而未也惟此一實餘二非真  
目而視之無非是也傾耳而聞之無非是也無別  
也無別聞也有別親焉有別聞焉卽謂之倅天而  
命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以此爲慎其獨也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至於四而大  
寒暑燥濕物之情也春夏秋冬之時也人具

天命之性而感於物有受有不受受之爲好不受爲惡故大學舉好惡爲是而析焉喜者好之初也樂者好之竟也怒者惡之初也哀者惡之竟也於是有所四性舉而性之大變亦備矣故中庸舉喜怒哀樂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以其喜怒哀樂之性能自主也自好也其所不受物莫能強納其所受物莫能強奪也所喜所怒所哀所樂之事雖因乎物而應喜應怒能哀能樂之其實係乎我忽言忽怒忽哀忽樂之能應乎人而應喜應怒應哀應樂之則實本乎吾心也

孟子曰性之善也者非由外也而由中也故曰性之接物猶矢之赴的也故曰發今夫觸之而即動引之而即往者其機淺其力輕也人之易喜易怒易哀易樂者使人望之而即見喜見怒見哀見樂焉樂有道者不然千鈞之弩不爲鼯鼠發機是故奉天喜怒哀樂亦不爲小物見意所謂淵淵其淵也所謂不測也雖然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養由基操弓

矢而後已號於林有道者卽穆如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備矣

中之爲言以天得名則直無上下橫無四維所謂中也以時得名則前無所始後無所終所謂宙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在人心爲北辰無事而已乃謂之中也乃萬方之所歸樞而萬古之所貞嘗也斯以爲天下之大本

喜怒哀樂之節一曰機候一曰度數或過其時或不及其時或過其物或不及其物皆不謂中也惟中節而後四者無毗陰毗陽偏剛偏柔可以循環更迭而相爲用而無乖異悖戾之患未發之中所謂大音聲正希玄酒味方淡者也及其發而中節譬則宮商角徵羽五音調而樂作酸醎甘苦辛五味濟而羹成矣故和名焉

聖人奉若天命則自天而下皆其所包舉而無遺者也故其未發也爲天下藏而其發也亦爲天下動樂卽與天下同春矣哀樂卽與天下同秋矣共盡已之性卽所以盡人之性而無物無我相與共暢於天

地之闊也豈以自便其私自適其事而已哉

既曰天命之謂性則已之性與人之性一也好人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豈直拂人之性謂之自拂其性可耳故有妻子不保者有推之足保四海者有州里不行者有蠻貊亦可行者何也率其性卽以率人之性而無不和也是道也達之下也

喜怒哀樂之用於天下也人之爲生殺次之爲子又其下者爲趨避蓋自天子以至庶人其大小無異

卷之九

八

人

無不皆有以用之也喜天下之所喜怒天下之所怒莫天下之所哀樂天下之所樂如此則其所喜樂其有便於天下者也其所哀怒必其有害於天下者也而天地位矣萬物育矣形而上者謂之天形而下者謂之地故其神明之屬求其所自而不得則舉其名之爲天體質之屬原其所自則總而名之爲地夫可觀可聞者皆地之屬也其所不觀所不聞而暗聞者則曰天也人之生也稱受命於天而不稱命於地極德之至也稱上天之載而不并稱天

覆載命無二受尊無二上也。兩皇陽全而陰半易坤元統於乾元朱子曰天包乎地之外而氣常行地之中天不獨職覆亦具養。載論分天尊地卑乾定矣惟乾道變化首出庶物至於坤厚雖德合無不遇順承天施而已先則迷矣後則得主而利矣。謂定位故以地從天則治以大從地則亂內而心喪外而君臣夷夏君子小人無不各有等焉而天地之位乃其榜象也天地者萬物之大界限也號物之尊有萬其分位之差等亦不帝有萬世必無兩類物相等者相等則必相凌奪而不得安故世亦必無兩類物可并位者故古人有言必曰萬物各得其所各得其所以後一物各有一類一類各有一位極而萬之亦萬位焉然而天之與地乃其兩大位也兩大位尤其兩相懸絕者也兩大位定而後可以定萬物之位定萬物之位而後萬物可以各得其所而育是故定天之位而人生乃莫不受命於天受命於天而後役使萬物而宰制之置此身於萬物中作平等觀而天叙叙之天秩後之皆其所以與并育於地上者也

卷之九

八

人

自天以下無不舉夫是故學莫先於知天莫

知天

君子中庸

反之爲言爲其似是而辯其寔非之辭也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天下之不合于中庸者矣然而有同有異或近或遠離合之故共見之也夫有竟與之相反者也小人之中庸小人自以爲中庸天下亦以爲中庸也而豈知其竟相反哉譬之對鏡中之面無不相似也無不相反也惟其無一不乃遂無一是譬之敵國抗衡負固不相臣服救之也格之可也亂臣賊子圖其君父撿戈入室擄兵

關則云反矣是謂大逆有殺無赦

時有二義一曰隨一曰恒隨有變義恒有不變義惟其隨時變易以從之是以恒久而能不離也

既曰時中亦可曰時庸不言庸者中之爲言衷也庸之爲言用也小人之所以謬于君子者不見于用而見于衷也諺曰鴛鴦任綉金針不度然則小人同焉子以庸異君子以中將無半合乎曰小人之庸亦也但其非非衆目所能共見惟睿深者見其謬于可見之中耳故曰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而堯舜之

九執厥中

忘者忌其不合于天命憚者憚天命之我絕也上  
不知天命而不憚也有不合于天命者亦安之  
所忌也隨其意之所之而莫不有說焉以處之  
私之所便而更無一法焉以礙之若以爲時合中  
也而寔非也無忌憚而已

天不盡時中之君子惟君子之中庸爲然天下  
無忌憚之小人惟小人之中庸爲然

孟子集注

卷九

十三

道之不行也

道之行也若江河之流地天下之人相與適然于身  
而無所難也道之明也若日月之麗天下之人相  
與曉然于心而無所疑也不行之故必由不明天下  
之事無有可以冥行闕作者也不明之故必由不行  
天下之理無有可以臆測虛度者也此之謂知行合  
一之學夫子特發之故曰我知之矣

賢知之過非真能過也意奪于前則力不足以自持  
光浮于外則識不足以入微非真能過也亦不及焉

孟子集注

卷九

十三

已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天孰得而過耶譬之射者  
短于百步與越于百步其不及的一也

飲食猶行道也知味猶明道也若論知之與行則天  
下不行者尚少而不明者往往是也故孟子曰行之  
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  
衆也

先生四子書俱有參明變革時遺失存此三章

語錄上 壬申

舉身心在事外不能得事之情爲其不相開切則患不深也全身心在事內亦不能得事之情爲其當局易迷則審幾不清也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

嗜睡有二一無事關心心無所思太閒則易怠也二事不稱心心爲事困太勞則易倦也君子以自強不息循循然不坐死水裏淹浸亦不向塵勞中湮沒

有念無念同歸迷悶明與無明總屬兩頭

神龍之所以不可參者爲無欲故也人情見美則

如水流濕如火就燥皆有自然之勢而能不顧者勉強而行之者也強也者強也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中庸曰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能勉強而行者非天下之強人不能也而其所以能不顧者其可顧之中將有大不可顧者存或坐此可顧而且誤失其所大可顧也如此則在不見可顧矣故曰不見可欲人見可欲而獨能不見可欲彼見者愚而不見者明也故無欲者非強也明先之也

方其未明而見美則顧如水流濕火就燥及其既明而不見其美亦自不顧如見水而知其必溺見火而知其必焚亦必不蹈矣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見到故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是不甚之問不可以不比君子之于天下無適無莫義之與比比之爲言權度也君子見其大者遠者小人見其小者近者能比不能比能權度不能權

度之別也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非天下大智不能也

眼見有限觀面而有障則不見近身而在背則不  
心通無量故有隔垣之炤有腦後之眼

衆生以欲爲樂不知其苦以爲樂者無明習也愚暗知苦般若力也大末蟲虻處處能泊不能泊于火燒之上衆生心處處能緣不能緣于般若之上非不能緣也欲習以多生相伴從不捨離故而般若親疎生熟之數不相敵也

本衆生欲何故而苦雖欲之不能必其一如吾欲也不能一如吾欲則有求不得苦矣既有所欲則必有所不欲也有所不欲而不能却則有怨憎苦矣欲非苦因乎雖然此猶論其後至于欲不遂而累

卷七 語

昔者也不知當其欲之時苦已不可言也云何當其欲之時而苦遂不可言一物至而必欲之而不能不欲也其欲之若不見苦而必欲之而不能不欲則全不自由苦甚矣以其不能不欲之故而如其欲之不自由也其欲之不自由者有似乎物之可欲而究其實非物之可欲也盡天下之物實無必不可欲者而生于人心人自欲之耳其實可欲而不能不欲之固無可奈何也本非實可欲而不能不欲之非無可奈何也人之不明而以其相習而

欲之則欲之而已矣本無可欲而以其相習而欲  
則欲之而遂不能不欲是可以自由者而畢竟不  
自由也本不自由不見苦本可自由而畢竟不  
自由爲大苦云何以本可自由者而畢竟不得  
由此其故不可解也其有故乎無故乎苟有故則  
未有不可解者也不可解則知其原無故也無故  
而如是是其人自不明而已矣故曰無明曰不覺  
也明然後知我從本以來無所不足無所爲未得  
而患得之而有求于其外者也明然後知我從本  
以來既無所不足則亦無所爲既得而患失之而  
有守于其內者也既無一而非我本有也則亦無  
一而可以執爲我有也既無一而非我有則未嘗  
無也亦無一而可以執爲我有則未嘗有也當機  
遇緣從無中生有則建立緣我機過緣去從有中  
入無則掃蕩亦歸我無必可欲無必不可欲無所  
欲亦無所不欲是謂無欲是爲本明是爲大覺是  
爲真樂乃知苦從欲起欲從無明起無明而後不  
自見有而妄以爲自無有妄以爲自無有乃見諸

有見諸有而不能有故欲之欲之故苦之一切  
生苦皆因無明非定苦也故楞嚴曰枉入諸趣



猶記丙寅冬同半老師住鷄鳴聽講楞嚴一口與  
兄論體物而不可遺有二語曰心原非物云何  
物無體心既非物云何離物有體心不附物而  
故不隨物爲存亡而起死生之外了不干涉心  
不對物而立故不與物角勝負而入死生之中  
無罣礙故曰實際理地不崇一塵佛事門中不  
一法又曰真如不變而隨緣故起信曰謂言說  
極以言造言此真如體無有可遺以一切法悉  
真故亦無可立以一切法悉同如故是真不變  
隨緣也惟不變故非因緣性惟隨緣故又非自  
性千方萬說無踰二義雖然衆生方順生死流而  
沒溺有海諸兄後義其所樂其相似而以爲無  
有也故每豎義則前義當先  
才見有物卽失心矣才見有心卽所見者亦全是  
而非心矣今人多謂暗處是物明處是心周子  
謂物則不神神妙萬物二語是也殊不知其所  
明處必有所明若無所明則無明處既有所明  
所明全體是物耳豈心耶若謂我初不認所明

物而認能明之有此之爲心殊不知前若無所  
則此亦無能明楞嚴所謂所既妄立生汝妄能  
汝能又全體倚前所而與之角立既倚前所而  
之角立全是物也又豈心耶此處須妙悟始得  
古人每曰拍盲又曰向上一路黑洞洞去又曰  
却眼卸却符雖然却又不是教人全認暗處若  
暗處全是有所又與前明處有何殊勝耶有一  
說明暗亦是兩頭我此不屬明不屬不明而知  
所明時我能與之明無所明時我又能與之不  
如此等說豈不謂之滴水不漏雖然生死到來  
竟作何結煞能如是說如是見生死關頭得倒  
否焉呼天下孰有難言如此心者乎盡一物之  
憂憂乎其難之而況心乎天下孰有難相應如  
心之學者乎善一事之始末亦憂憂乎其難之  
況事心乎  
古人云無一法可當情又云擬心爲犯戒得味爲  
齋信知此事真客纖毫不得全屑離貴落服成  
才有一法當情須知此心全體已被障却圓悟

云直如一座山相似礙塞故人故知諸法無障  
大精粗究其極處無一而不爲心害者也故事  
者必須見心見心者亦初不必別求心見去其  
心者而已

才見有心便非心心盡處心體露故往往曰盡其  
今學者每曰學道學無心無心境界豈是如今  
耳輪鈴死梵梵地百不思百不想百不知百不  
而自以爲無心耶會須此心實實盡却欲覓一  
了不可得耳今人誰不曰我學無心我今百思  
不起矣但一遇緣千種萬狀殊形異意紛紜而來  
莫知其所自豈能望古人之反欲覓一心而了不  
可得者耶

古人之至于覓心而了不可得者誠哉其心盡也何  
以心盡此心于諸世出世間若聖若凡若染若淨  
無一法可爲我愛無一法可爲我憎無一法而可  
爲我愛而取無一法而可爲我憎而舍者也到此  
境界何處不自得何人不可與何事不可爲不  
生却亦未嘗不得生不怖死却亦未嘗必得死

求利未嘗定失利不避害未嘗定遇害死生利害  
之隨緣順受者無一不與人同而我却落得傲  
宙世出世間一安閑自在無爲無事大解脫得  
宜之人此之謂道人此之謂正人

或問盡心者爲無一法而可爲愛憎也有如順吾  
之法如之何而遂能不愛逆吾心之法如之何而  
遂能不憎縱欲強不愛不憎而吾心已實愛之  
之矣應之曰爾之愛亦有生于逆憎亦有生于  
者乎曰無之曰誠哉其愛必生于順吾心憎必

于逆吾心也既生于順逆吾心矣然天下亦果有  
法究爲順吾心而必不可使逆果有法定爲逆吾  
心而必不可使順者乎曰亦無之曰既無有法定  
爲順吾心而必不可使逆則今之偶順吾心者可  
逆也既無有法定爲逆吾心而必不可使順則今  
之偶逆吾心者亦可順也如是則逆順固係于吾  
心矣而吾又何憂焉故學道之人須先見心見  
者知吾之所有莫尊貴于此而不忍以一物壓  
其上知吾之所有莫要緊于此而雖有萬物不以

相易故于天下之法無有一法而可以定爲吾  
定爲吾逆者也既有見于心法之不可定爲順逆  
而卽以于法一無所順逆爲吾本心若少有順逆  
卽物而非心故法之順逆不足以動君子之愛憎  
而但以此心之一無愛憎爲可愛以此心之但有  
愛憎爲可惜云耳何也愛憎非心也但有愛憎卽  
順外境法不順吾本心也不順吾本心卽逆吾本  
心也故君子于天下之法非能強其愛而使不愛  
強其憎而使不憎但順吾本心實無愛憎也實無  
忍于無可愛憎中而特地生一愛憎以自害其心  
也盡天下之可愛可憎而無一能動其心之愛憎  
故曰其心盡其心盡故究竟曰無心至哉無心豈  
今之假爲百不思百不會者足以冒認而承當之  
乎  
心旣以一無愛憎爲盡矣爲無心矣然則遇境逢緣  
一無鑑別而與爲模稜與爲浮沉夢夢以終其  
乎曰是不然惟其無愛憎之人而後可以鑑別  
下之法而用其愛憎華終日熾然用其愛憎而

無所愛憎于我無所愛也爲萬物之所愛萬物  
時之所不得不愛吾乃隨順而與之爲愛于我無  
所憎也爲萬物之所憎萬物此時之所不得不憎  
吾乃隨順而與之爲憎故愛憎一物而萬物服  
憎一物于當時而萬世以爲當然而要根本于此  
心之自一無愛憎之爲貴也使其心之愛憎初有  
一毫之不盡則于萬物之所愛憎萬物此時之所  
不得不愛憎者反有所不見而不能直應其愛憎  
以合萬物之心惟無心而後可以爲萬物立心  
無心而後可以見萬物之心故也見萬物之心而  
後可以爲自見其心見萬物之心爲見心但自見  
其心不可以爲見心也故必至于不自見其心而  
後爲見心故曰覓心了不可得至哉弗以易矣  
應須打疊教此心淨盡無往不利無處不得用只爲  
此心不淨盡向來及今空過了許多好時光錯過  
了許多好事件  
動靜者物也心不屬動靜雖不屬動靜而未嘗不動  
未嘗不靜後其心于芸芸而不知此心行所無事

之常住也。灰其心于寂寂而不知此心周旋萬變之如珠走盤也。有曰精太用則竭。氣太用則散。又曰流水不腐。戶樞不朽。大抵心法無所不有。天下之物雖至粗至惡。無不可以喻心者。于天下之物雖至精至美。無一可以盡喻此心者。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

問曰。愚今時學問大約只是讀書窮理。靜坐居敬。通得心路。稍覺開通。神氣稍覺清明。于此等時。遇事當前。平日所棘手疑難者。爾時殊有歷歷楚楚。清順恬適之意。不知何時之于此處。何故格滯也。然事發之來。與讀書靜坐之時。相稱則所獲足供所用。有如紛紜。皆至又不支矣。爲之奈何。或曰。功夫無間于動靜。陽明先生有言。不問有事無事。總是幹辦。此一件事。不可以靜坐讀書時作精神之獲。入來應事作事時。爲精神之用。出去若誠如陽明先生所云。則于應事作務。盡算得收拾整頓精神。進入之時矣。又何供應不支之足云。請得更疏暢其說。曰。人情莫不違苦而就樂。故樂則生矣。樂之所在。不問動靜。期于循理。雖終日在嘈雜場中。油油然也。雖境有順逆。事有難易。而吾所以待之者。順亦如是。逆亦如是。難亦如是。易亦如是。恬如帖如。未嘗有變易也。精神以樂且日生。而更不支之是。愚與問曰。精神之應務。譬則力之舉重。百鈞之力不能舉。千鈞千鈞之力不能舉。萬鈞豈惟百于萬之相懸。且使舉百鈞之力。加百鈞焉。將

有絕脉之虞矣精神之應務其達境順逆觸事難  
大較量力所受安可強之分毫又安得一一如是  
無變易無論大小力懸殊即大力之人其舉千鈞  
百鈞時突力不突力亦有差別也胡可齊與曰心  
神非世間形氣之物可况故心有神力較之血  
脈中氣力萬萬不相侔故氣力有度數即有算量蓋  
此心神力取而度之如度虛空畫而筭之如畫水面  
本非一物何有度數此心既非度數則凡境之順逆  
事之難易亦無度數心順亦順心逆亦逆難亦心難

金文真義

二八

易亦心易順之則順逆之則逆難之則難易之則易  
易曰順性命之理又曰易簡是誠在我何須受強何  
客受強問曰順逆難易空談道理誠哉如所言矣第  
一驗之事乎先以順逆境言之所云逆境如耻辱在  
于幾微可以不顧進之唾罵惡聲入于吾耳可以不  
聽又進之而饑寒迫于肌膚又進之而舊杖及于體  
骨又進之而刀鋸絕命又進之而鼎鑊殘虐沸令之必  
死而又不令即死當危麼時此心能道一句順之則  
順乎否又進之而縛我一柱掙脫不得挫割我骨

于前令我親面觀之又進之而千魔萬狀惱亂我  
行必需之事破壞我修行必守之戒令我決不得  
遂初志當危麼時此心又能道一句順之則順乎否  
至于事之難易其最難者如大兵壓境萬賊臨城  
在旦夕危于呼吸君父簡命諠不得辭當危麼時  
心又能道一句易之則易乎否或曰此處正所謂順  
之則順易之則易者也凡順逆境之來必有所自  
無無因而至者且如我行一事本無大過且是善  
而即此一事遂以得禍此似無因殊不知我此事

金文真義

二九

不相招我生平寧遠無一念一事足以相招者苟  
生平有一事一念足以相招則即此一禍正適應此  
一事一念比我自知此一禍正逆應此一事一念則  
此一禍正我此一事一念之藥石矣即我生平果潔  
淨之至無一事一念足以招此禍者則我此一事  
或可謂善而實本必盡善或事善此中未必純善  
精金一塊內尚微操礪氣則此一禍者又適爲我一  
精金之猛火矣故道境之來庸俗人盡以爲適然  
智者莫不以爲固然也且不但以爲固然而實見

有所由然不但以爲有所由然而實見其爲天心付  
愛之至所謂欲報至德昊天罔極者當德盛時夫  
得而不順以實順故以天地之大德曰生原不爲  
毫投人以逆故若乃事勢之難如大兵壓境萬賊  
城時若我平時曾膺此任則定思患預防爲先事之  
計所不必言若壞于前人今我以局外之身爲人所  
推則必先外度其敵內度其國上度其君下度其身  
實據已見所及告人以今日所當爲者而又實據  
力所能告人以今日所必不可爲者可以辭則雖  
所知之賢能實勝已者以濟國家之事不可辭而後  
以身當之其常事也不可以自用自用則孤不可以  
任人任人則危不問其見出于人見出乎已見出于  
智見出于愚而要其事情之確然有據可以信心而  
不疑者則斷而行之不俟終日疑則闢焉若其疑而  
不決而其事又不可以闢焉置之者則始權于利害  
輕重大小之間以爲行止焉其亦庶乎其不至于大  
失矣若其事有萬不可知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敗利鈍非所逆觀古之君子嘗言之矣其極不過如

前所云逆境之至至于絕命而止也天下事雖至  
至大至深至遠其必以次第而見次第而成如神  
析薪焚火熟食循理則治燦然指掌輕若反手可行  
則行可止則止將此身交付造物大光明海中任  
安置聽他成就不留絲毫牽枝蔓葉拖泥帶水夫又  
安得而不易乎問者曰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害者逆之也難之也直養者  
順而易也非曰能之敬識其意願從事以終身焉  
先生自庚午歸曰讀書學道日不暇給嘗語第  
門人爲學須反躬實踐是篇錄於壬申距乙酉十  
有四年如偁其時臨其事操若左券絲髮不爽因  
知先生堅定夙成矣

語錄下 戊寅

我等幸得人身切莫打混過日宜循佛說急自思過  
今得在此日月星辰之下山河大地之上現看三  
塗衆生其惡業受報最下墮一途爲地獄其苦難  
量不可說不可思議報已畢得脫而上一途爲餓  
鬼鬼報已畢又脫而上一途爲畜生雖次第稍減  
而苦楚不堪大約總非人中所有即非人力所能  
堪受同是衆生何罪至彼而我等今日在此無  
貪賤但得飲水過日比諸衆生受用已過千萬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得情情不知慶快隨復思量迴看三途諸苦都是  
我爾經受過來但是一途不知經歷許多時候友  
得報盡許爾脫出及其脫出造罪復入又復不可  
計限何能勾得容易輕便扶到今日田地而已幸  
到今日田地豈得忽忽不知艱難我等今日急宜  
相與及蚤努力思量圖度必得善法永脫不入如  
其不然人身脆弱朝不保夕便活百歲能幾何  
轉盼之間必復墮入受無量苦來知何劫復能  
到今日三途劇苦一刻難捱而况更歷長時不

算數豈得悠悠不知一二怕懼我等肯靜擦一  
將此一段要緊切寔語細自思量自當心寒膽  
毛開髮豎立刻發心連夜修行已是遲也

我等幸得自知恐怖三途大苦發心修行以求脫  
必須一脫永脫誓不復入若暫脫者今在人間  
名爲脫彼修善業此命終後幸生天上得名爲  
要之此等終如仰箭射空業力已盡報畢復諸  
永脫也必欲永脫急圖作佛非得作佛必不永  
我等莫作是念佛是何等于我有分當知佛非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來是佛本衆生也本與我等同爲衆生而彼獨先  
發心獨先努力便作佛去且佛常在衆生時其受  
三途諸苦亦復與我等無有殊異緣彼自知恐怖  
自知必須作佛乃得脫離一心正念堅固作佛事  
怕有心人畢竟成佛脫離去耳豈是被佛絲來是  
佛而我衆生畢竟衆生哉宜自思量彼我同等彼  
既前去我便急追何得退墮坐待苦臨

我等既幸知免三途苦必須作佛又幸知我等當  
作佛莫又作是念現見遍大地無量衆生來有

人得作佛者殊不思我等欲作一事但審此事當作與否不必較問世人作此者或多或少或以爲行止假令此事所不應作雖盡大地人作我自不覺不當隨順既所應作雖盡大地人不作我畢竟作亦不當退阻覆舟同溺不幸無力並就得木及燬即應先登不應以同舟故便甘同死況盡法界而論他方佛土度生無量何得局此耳所歷聞目所歷見之一敵惡婆婆而以其人爲定準乎

我等既幸知當可作佛不論世人學佛多少我

佛莫又作是念我現今根器鈍劣雖佛可作雖爲

免三途劇苦不得不作無奈作佛甚難必非我等目前所可得辦今日不能且俟異日今生不能或待來生途程寬遠無用急就殊不思量笨鳥爭飛驚馬先馳自度既難益早加鞭三途業報決不以其人根器鈍劣作佛艱難而爲少減苦分反不如劇也況今作佛之難難于作耳何若受三途苦之難難于受難作者譬若逆水撐舟舟本隨水下必我力撐乃上撐之而已彼難受者百苦交煎既欲

忍受不可忍受而復欲逃避無可逃避則其難矣況此事原有因果論佛果則世尊已經多劫原非一生可成至于佛因則無論根器利鈍但辦肯心今生即能決了可不必更待來生且亦必不可更待來生推究而論豈惟來生即就今日當決了不可復待來日豈推來日即此一刻當決了還不可復待來刻此何以故佛種既真即今一念便可萬年縱令頭出頭沒而此種性必不復迷如其不然人命無常只在呼吸一刹那間便是來生今

塵勞海中忽遇一人忽發一念痛念生死銳志向

上如火出石如光在電難曰無幾實爲希有倘一改念難可再逢及其奔逸萬牛莫轉錯過只一彈指蹉跎或有于劫比比盡然甚可痛也



細簡燕平生每于此事得意處隨復退墮之因有五  
欲爲障爲細疏剔之

### 一色欲

人之欲色本爲身樂曾不念古訓油盡燈滅髓竭人  
亡之語及腰間伏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  
教君骨髓枯之偈耶佛勸優婆塞姑戒邪婦亦度衆  
生業重欲愛深積一時未必能從特少爲之防亦猶  
紵兄之臂謂之姑徐徐云爾若要正義自當教之孝  
弟而已矣故斷婦是了義教斷邪婦是不了義教也

余今年已四十始衰之年矣子已壯而娶子又可生  
孫無無後之慮矣及今斷之已遲暮可笑矣猶復少  
生係戀真不足比于人數况岍然稱大丈夫圖出世  
之事務求此一段大光明通天徹地者耶擬辦世間  
勝事非全副精神無少漏落尚不可爲何況出世本  
事師云此與般若如水火冰炭之相尅滅者也此明  
顯現時雖刀鋸在前開鑊在後逼迫使爲寧執刀鋸  
入鼎鑊如飴而于此則斷斷不能惟狂惑失心時不  
自覺知耳且探究此事要令此心光明先拔出形骸

血氣之外乃至七處割截心亦不動銀輪頂旋定慧  
不失安得此身中氣血須臾之樂而猶微繫吾念可  
謂能見自心擬透脫生死者耶因念言福緣淺壽短  
復蚤遇明師要爲斷決遲延至今可斷可懼可傷不  
恨既簡從前多緣此墮今一見之誠不啻深仇累債  
夫復何言

### 一食欲

智者當自念言樂令世間五穀饑荒蔬果饑乏非食  
少肉不得自活寧自攝身端坐俟死剝彼身肉活  
命萬無此理何況今者肉食之外百味俱全醫家  
稱精不足補之以味所謂味者非魚肉之味乃五穀  
蔬果之味也佛言飲食如服藥無得以意趣自增減  
言不得以飲食之美而生貪取心以飲食之惡而注  
喪散心也觀此身如一竿竹一根樹欲其存立無致  
速枯用加灌溉令汁流潤則已何揀擇耶憶癸亥秋  
八月侍張老師庵中習靜數日一日竟乏蔬米卽命  
童子摘園中老茄數枚浸飯甑底煮熟卽以碗盛奉  
取少許盥濯其上食之甚甘已而童子携盂中積日

剝醋少許復淋其上則味倍加不可云喻是日進飯反加平時乃知蔬穀之類天與淡然原有至味素重之人舌侵醲肥無復舌本實相真味當前反不覺知飯後陶然頓忘人世自此發意蔬食全無勉強

### 一睡欲

羈縻入息此亦常理佛亦許夜半倒身片時消日睡積食乃至筋弛脉緩養罷晏起每自簡察其害多種一柔筋骨古稱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有會者要

李二集

八本二第

三八

李二集

八本九第

三八

睡多則弛廢坦腹伸足便同死人會東豈得固耶一昏神思流水不腐戶樞不朽心一刻不運則死睡多則如醉血氣盛旺徒長無明豈望有微妙猛利之神路斬釘截鐵之機思耶一失正念初學之人白日醒眼或對師友或對經書或思前訓或惟正法一念不端能即覺警猛與割斷雖有夙習能以醒待不令強勁睡多則憧憧芸芸令種勃發滋思往來飛揚駭亂舊習有力新知未強或現惡境退入信心且惱亂正修之魔侵盜積氣之鬼多乘人熟寐攪觸附身得行

其害豈得不防總之如上三欲皆屬衆生切身逸樂衆生自無量劫來孤負此心一段通天徹地通照二大法界之光明要無他故只是陷入此濃前血肉中耳此處濃重一分則光明陷溺一分日漸沉淪止有此幸于今日信有此心數數不偶窺見一斑盡瘁畢力棄塵捨俗廢寢忘食憶日不足時得現前但一貶眼少闕息肩已太下劣全不丈夫何忍復放少絲毫頭令人濃重陷溺處離喪軀命剜眼目不足云當而敢狂醉大言以爲不礙以爲無妨耶

### 一財欲

資財用以奉此身也如上三欲次第已破此身無用逸樂以自戕毀慧命則奉此身者自無煩求佛典食積不休致役身心取諸不義或父母兄弟之間亦生計較致令家庭傷乖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其爲法惑可勝言耶諸云要一文不值一文此是衆生尋常見解尋常口語不必佛祖而後明了也或謂治生要務自有有恒業預爲蓄積以備非常則可不至窘乏之甚而妄于千人此亦未爲不是要當隨已緣力量入

爲出從容自在不常恣出貪入致生多事至于違心背義則寧端坐而餓死萬萬不可爲非義之干生不逢時雖聖人不免貧厄世尊律儀丐食樹棲寄于羣生旅泊三界孔飯蔬飲水願單臥陋巷光讓萬丈感德千古此非強爲法如是故

一名欲

余自返平生有時好文章之名文章之徒悅耳目而無定益于人者此大虛妄固不足破惟是番訓立言有關人心似亦當爲而寔不盡然今之爲言豈少耶

卷八

卷八

卷八

人多高束不一開卷若有真寔欲切已寔明之人今之經書幾曾用得他許多語云癢病不用驅馳藥不勞今日增其所不必益明矣縱有緣起因病止方初不必前人之所有而有益于人亦間有之初不必急且此全是廣度眾生菩薩心行但令此言番世觸之得益固不必天下後世之人知此言之出自某人也即有人掩我此言作彼自爲昭示于世舉世皆爭競彼絕不知爲我出我殊無絲毫動念然後真也而我未必能則今後但起爲文章一念而讀書攻索是顯

邪見皆大障道所宜急加痛絕者也其次則有時依功業之名欲立勞績使百姓感服天子風聞同列上下傾讚以取高但致通顯此最陋劣亦不見破惟是天文夫自命英雄自處胸中時磊磊落落不能平懷以爲一事不能一物不透卽是我心光不到心量不周曾不念我若果爲心光不到心量不周則密密事事切切透物原無不可今雖伏處田間杜居一室所不到不周者多矣何必定立勲業于天下而後以爲顯此心光量也卽令我有功能而人掩爲彼功能

卷八

卷八

卷八

膺大封賞而我不自得更推重謗我殊無絲毫動念然後真也而我未必能則今後但爲立功業一念而多方習學至動念仕進是惡邪見皆大障道所宜急加痛絕者也總之各心一欲皆是我見甚微雖不如前切身氣血逸樂之粗重要未忘身耳真見心者豈有此真見心者密密自踐時時在此中著到無喜無憂是名究竟樂如此人雖盡一大地衆生來禮拜稱讚千此人中不加毫末雖盡一大地衆生來非毀辱罵于此人此中不損毫末爲渠別有著到處此等總

與渠無絲毫干涉如孤墻壁絕與我身癯瘠無關也  
若謂借人自驗則我心何在我既不爲逸樂利養則  
惟有是非我是我非我心不能自明而藉人爲我明  
耶益復顛倒矣

五欲之內惟前三欲最爲鄙濁往往見諸善知識其  
修行者類能清淨後二者較難末又更難卽楞嚴所  
示偷安二戒也其說謂有道之人道體宜自珍惜以  
爲我身衆生慧命所係永嘉所謂四事供養敢辭勞  
萬兩黃金亦消得者也曾不念所謂不辭消得者最

全二八集

八非心解

四

其來亦不辭我不虛受有消他處耳若作是念我當  
珍重此身此身必藉利養末世利養亦須少求似此  
邪見但堪掩鼻豈敢信然其次說則謂我欲弘法求  
人甚急我既內信于心則當外明于人欲令彼人知  
信從故其人禮拜供養我當爲說若不爾者自當憤  
悲曾不念說法之人要有二種若見有人根器遠大  
可荷擔承紹者我一見便擒惟恐失之如東土四祖  
自訪牛頭西土十三祖自詣龍樹所謂仙之求人甚  
于人之求仙至初祖之不傾神光立雪齊腰尚曰輕

慢斷臂以進乃爲許可則又初非一禮拜供養所應  
遷也若乃芸芸衆生我但當隨宜方便各服其求又  
安得以其不禮拜供養而遂絕之此等皆託名重法  
其實是自求尊勝苟存此見橫作此態正眼視之直  
與兒童無異耳傷哉末法莫厭我意警告佛祖當力  
行之

五欲既淨皎如明月惟死生一關最爲難破要之死  
生亦係身分上妄見既能徹見自心淨前五欲推而  
進之死生之關亦一例耳此心原不隨身受生死也

全二八集

八非心解

四

但看義當死時此身即貪戀不忍遽死其人之心自  
放不過內而隱默負慚外而見人掩辦縱戀其身不  
能死而其心昭著明白以爲是固當死也以故智者  
時向此中著到一切金不受身分遮障則現今生時  
是因緣會合虛妄名生我心不受生緣起非有也異  
日死時是因緣別離虛妄名死我心不受死緣滅非  
無也如此故生無可貪死無可怖或曰如此則菩薩  
冒難進行之戒得無多用心乎曰此心平等死生一  
如但不貪生而怖死亦非放散生而求死也此心光

明總不顛錯免可以生則生見可以死則死夫不可  
以生而生或不可以死而死其顛錯均也緣已盡而  
尚圖強留緣未盡而作意自盡皆屬妄免非真如漁  
如菩薩戒冒難大意多爲衆生即計此身義亦應寬  
惟義既不可留而少有貪戀即自成陷墮古人所謂  
毫釐繫念三塗業因譬爾情生萬劫枷鎖即現生住  
世多年徒增業縛于事無益是故智者當此應能鋒  
利如吹劍毛

或問余雖現今不仕本爲王臣該朝廷見推于邊方

危難死生不可知之地行乎否也曰現今免惟我不  
必定行蓋我雖王臣現不膺職任前庚午現作御史  
拜疏辭歸既又召修曆拜疏辭已又陞山東拜疏辭  
今亦辭無所不可要當照自反設此時推我一平夷  
無事之地我亦自度出處有所不可而必辭否若自  
度必辭則此之辭毫無所歉于心也雖朝廷謂我避  
難而削辱我天下人謂我避難而非笑我無歉于心  
聽受之可也若畏朝廷之削辱恐天下之非笑而勉  
強一出以求免幸而成功不足評論不幸而死是輕

以其身易免削辱非笑而已于義非也若自度平夷  
無事之地則必不辭而平懷就之則此亦不可辭辭  
則是果避難耳朝廷縱不削辱我天下縱不非笑我  
我不忍自欺此心矣

丁丑冬十一月先生延廬山宗實和尚至家別館  
師禮之限一開相對逾月師以故去先生獨坐關  
房日夕靜究意念所至濡筆直書堆几積笥不可  
數計癸卯時散秩簡存此二條先生自注尾云以  
上俱正月初八日

卷九終



方子流寓草九卷

〔清〕方以智撰

明末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流寓草序

余與密之交十年而未嘗識面可謂奇矣余  
依集歷年未就至先爲序流寓州抑又奇矣憶初從  
沈崑銅坐得誦北風吹滿林詩傾倒頌服如汪公之  
遊鈞天也已復盡得所爲博依集讀之其樂府深厚  
雄傑出奇不窮古風淵雅無復浮聲殆駸駸乎復魏  
之人矣而又能備擬歷代兼擅衆長高涼蒼鬱一振  
唐盛自三百年來所僅見也憶余往年過蕪陰時阻

徐巨源序

風十日乃得造崑銅而梅子期三沈子眉生適至  
過風順二沈欲留余多譚一日知余南行意不可留  
崑銅見余服膺密之詩之甚也卽給曰密之且夕且  
索余竟爲留三日不至始覺其詩而行然則余之於  
密之可知矣嗣後知已闊絕值賊氛孔棘之秋  
以北挈家南渡者不下數十戶乃密之獨能於轉  
徙流離中自爲詩歌文辭隱係當世豈所謂懷文識  
刺者耶抑發憤著書以自見耶集成題曰流寓草序

讀之大平悲歌慷慨類不得志于時者之所爲也吾  
近密之以典盛之年懷起絕之材盛修學古著述滿  
車聲聞海內此天生之以姓桐城而光江介者昌黎  
歸韓扶風屬班則他日之有方桐城不待籌計  
而知耳而密之又何悲焉然今四方多事文夫宜謹  
戡定之略余嘗謂文人不達世務則近於婦人不講  
性命不達禮樂則近于山人而詩辭書畫之屬苟不  
工焉徒務讀書則又腐儒而已吾觀密之所撰

徐巨源序

之畧使當塗者早收爲國家之用得由其素所具  
畧則動業久已爛然豈尚區區以文章顯于世哉宜  
乎密之之慷慨悲歌而不得志也今密之尊人爲  
朝廷所倚重而密之從容畫策恨不一日致蕩平而天  
下事岌岌如此百爾製曳衡視天下其慷慨豈獨  
身已耶讀流寓草亦可以知其經畧天下之志矣

新建盟弟徐世溥題



流寓艸敘

今夫工詞賦家莫不自命曰才士也無才者固不足以語此區區以詞賦才畢吾黨事豈敢自己也遇物而能咏歌之有聲賦之有體一騷人墨客克之矣此卓犖雄駿者遑遑鄙焉謂浮夸者流無甚益于天下國家之大故也詩言志寧僅賦詩斷章也哉向也吾黨論詩于五言古則取其純七言古取其勁五七言律暨絕句取其音協夫審音律辨雅俗核詞氣詩之

周農父序

正也抑傷于有才無識之士久爲公安竟陵所鑠故示之軌則無使風雅大意冷胥以公若推索盡道更有進者三百篇一詩也何以著爲經確然不朽則惟孤藥之侶感時傷事蒿目撫心或直言之或微言之或慷慨流涕不禁其長言之言者無罪聞者足取世之以爲昌言衰世之以爲藥石也詩道所以有用而非浮詞艷語可以高據干壇上者乎三閭大夫慨然發憤者爲離騷太史公與之以爲爭光日月少陵

得其志悲壯激烈度越諸子矣吾審之之于風雅高視古人津梁後學學者讀其傳依初集可以正所趨歸自茲以來日以天下爲已任于凡當世之務指陳利害著書決策經濟燁燁各數十萬言斷然謂爲才用苟試于用則誠無不常者其暇豫作歌要本于攬轡登清之志泳切明著其爲放言寓言也則有汪洋千頃百折不傾者乎正言之也則有先民是經模楷一世者乎若其危言高論酒酣耳熱撫掌而歌嗚嗚

周農父序

詠之者又不勝有憂讒畏譏悲天憫人之懷矣審之自曾王父廷尉先生以理學世其家中丞矣生著以經濟審之少習過庭有自來矣然其天才縱逸橫絕一世固不屑屑于苛細內謹嚴而出之肆一切莊語危論譁笑登之倍悚然可思也今者又以棘韋跼蹐往來於獵直欲舉奴與賊而剪滅之以建大功于不朽矣區區琴書咏歌又視爲匏瓜矣至自就其二三靡麗之詞便謂可衍官屈宋鞭撻班揚也卑卑何足

同邑同盟弟周岐撰

周岐父序

流寓草序

余年束髮而識同郡陳子卧子李子舒章二子謂余將能詩因爲余言桐城方密之詩人也丙子歲余至金陵因識密之交相得歡甚出所著詩不負陳李拜無何別去于今三年吟咏間未嘗不有方子于懷今年夏客自金陵歸出密之書則以近詩梓成徵子序言且曰此我客金陵詩故名流寓草云蓋流人之犯桐城數矣疇人子弟逃死四方而密之亦僑居舊都宋敬文序

才高而位微少長名族而寓在異鄉性又疾惡頗持清議貴而有穢聲者側目思甘心焉所處異乎乎流矣故其發于咏歌者思深而哀激切而遁上氣餘于恫情餘于文于方音類秦風于五聲中羽于樂器爲坎旻爲鼓角聽之而樂者悲緩者怒此密之氏之許也昔屈平不得于君幽憂而作離騷故其詞婢緩而多諷筆滲而能怨曹植失愛于父兄虞禍畏讒故其詩淒測以柔麗婉約近人而又慷慨杜甫失職遭亂

越在酉蜀故其詩危苦而惻愛排怨而忠愛風雅以  
還能詩之家推此三子使無其遇或未臻乎此域也  
今審之有其才又不幸而有其遇使益厲以往何遜  
古人耶漢班固方言曰春秋之後聘聞歌詠不行  
別國學詩之士遂在布衣明王老採風之禮不作  
俗升降學士得以意爲政故詩有時而盛有時而衰  
係乎一二人矣失自三唐以迄

國朝相去六七百年大雅淪沒已更七代然取

宋轅文序

明詩以繼唐詩猶火傳于薪也夫豈非二三君子之力  
弘正之間何李闢源

嘉隆之世王李紹武一代篇章彬彬矣至近日而操作  
者滿天下然後生靡體于鍾譚山林老宿尚承流于  
袁氏日就凌遲不思自反無振之者四子之澤所存  
幾何哉不挽無正不倡執和誠欲維墮業而救一世  
之失非一人之所能必相得而益雄也此陳李之于  
審之所以有同聲之契乎三子勉之才高而不自足

學芒而不休不患不成世有識者知我矣余于作者  
無能爲役然粗識指歸不忍自棄每欲遠攀客之近  
承陳李將悉索敝賦相從牛耳之下後三子者其將  
屬之魯鄭之列乎抑將擴之要荒之外乎

華亭盟弟宋徵與題于佩月堂

宋轅文序

三

流寓草敘

審之邇地金陵作流寓草其所言者大約皆悲感亂離發洩胸憤之作也或曰古之流寓者異於方子矣蓋有孤臣被放流恨江潭然後卜居漁父之作興焉或有西秦貴胄東吳公子亡國離家伊人失職而後登樓行思之感賦焉今方子生於明時長于華族不幸有桑梓之變移家舊都安行而徐步族居而侶游蚍蜉蟻子之冠薄于樅陽者曾不足以損方氏之梧

櫟而方子賓從不失嘯歌不廢又其家大人以文武方略擁全楚之節控制上游審之常將蒼頭異軍從至幕府見其斬馘獲醜以大萬數賦凱歌而還客之既布衣諸生乎以視向者之所云固有大徑庭者何其占占以流寓爲言若有所大不得已者哉李子曰古人有言大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有人一朝離父母之邦適所樂之園不聞桴鼓目不見烽燧則怡然忘歸欣然而樂死彼其所謂不及情者非耶情之

所鍾而彼感慨生焉才智出焉永嘉士大夫之南也方其藉草新亭泣下沾襟當是之時中原其未可量也及乎朱雀烏衣之間甲第聯起綺桐對植子弟捉麈尾憑隱囊而相隨忘其身之爲旅人者君子有以知晉氏之不競也今事固大異比而審之慷慨豪傑之士豈能使山川易其意而綺麗移其情者哉今人去鄉井背墳墓一日而不見則憾然而遠望一月而不見則悠然而長思然而博望絕域動以數年定遠

李領章序

王門期之白首意者功名之際能奉人鄉土之恩今審之才穎鋒出熟視天下久矣不得自奮早見于世而流連吟歎之間興懷離逃之事世有知者亦將讀其詩而憐其志耶

戊寅南至前五日雲間李雯題

序

盜起西鄴轉戰五六年浸淫江淮之閒皖居三吳上游內蔽江陰邑巖而偏屢伺於盜

朝廷爲開幕府置重兵然先是士民扶攜渡江者甚衆吾友方子亦移居金陵云有詩數百篇名曰流寓草志遇也予受而讀之大約皆憂愁感慨之作也然其情怨而不怒其辭整渾而達其氣激壯而沉實喟然歎曰世言聲音無與世變者使子野不聰而延州非

陳卧子序

賢人也則可今夫歌頌酬獻之作應乎人者也應乎人者其言飾憂愁感慨之文生乎志者也生乎志者其言切故善觀世變者於其憂愁感慨之文可以見矣夫才士失職不得在鄉里困頓於羈旅棲遲於道途其發爲詞章固無怪其鮮和平之氣者然又有異此豈人力哉建安中海內兵起孔璋託身於河朔仲宣投足於荆楚其詩哀傷而婉不離雅也此霸圖之序也梁陳喪亂弘多其君子繼以荒無憂世之心焉

微矣天寶之末詩莫盛於李杜方是時也棲甫岷峨之顛放白江湖之上然李之辭憤而揚杜之辭悲而思不離乎風也王業之再造也大中而後其詩弱以野西歸之音渺焉不作王澤竭矣夫建安天寶之間詩人欲肆其感悼無聊之志何所不至而齊梁大中以後豈其人皆無忠愛悽惻之旨乎故曰時爲之也今觀方子之詩於憂愁感慨之中深厚壯拔自非盛世此聲何爲來哉

陳卧子序

六子至神聖會中和之極以靖黎獻白馬黑山之餘不日掃除耳而方子尊人大中丞方握全楚之師鎮荆鄂受命之日散家財募精卒卽日之鎮而方子亦左秦隄右鉛管結七八少年以從陳子移書勗之曰子行矣當抒奇建策勉力忠孝若失從軍之詩振旅之作此記室之末技非公子之壯思也方子負志英偉必有以自見異日者海內清晏父子名在鍾鼎賜田宅給鼓吹歸本州省丘墓以視曩者流寓之篇何如

也何有於建安天寶諸子僅以文重哉

華亭盟弟陳子龍撰

陳子龍

三

方子流為草卷之一

桐山方以智著

風雅體

三百固難為矣永言好古推溫柔敦厚之自可以  
典亦可以學焉曰風雅體言與漢以後之四言體

殊也

思皇八章

思皇求賢也求賢甚勞卒未得其逸焉奉行既難  
知人又難思皇多士紀盛典也

漢書

卷之一

思皇明明有 聖天子假以降同孔塙不已念闡厥經

求多士士各有心請征此始

於昭盛事久出于類天下仰之誰敢上請求賢况瘁歲月

焉省墜不以聞至今何征

上帝曰咨哀憫下民亂何能毅覲彼諸臣大下不行出

不信在台左右安難任人

曾是相猶自上蔡之曾足充諒自中應之外有棘園內有

詭隨濟濟北征人人丘頤

風自王歸必傳于天君子使媚過得復先求求至止又

其古事勿言言事勿切

凡今之士曷其靡靡困于赤紱夙夜何知有微幸至惟

不得若時以往安望其力  
衣絮索矣維仲與天亦何憐且復旦矣卿士燕喜哀

憚矣哲人其愚不敢歎矣

思皇矣 聖天子知人人之慶矣

有騶八章

有騶騶亂之不知其及也知之又何惜不及也

漢書

卷之一

以嗟也

有騶敢飛止于蒙楚苞櫟蔓蔓匪蔓安處驕叩易惠烈此

隨風奉撫如何優受僇僇

相彼累豳暨河之止人皆有美我獨于里弗弔弗備尚寧

幹止惟神食亂胥漸易已

天方天極維其康也戎毒越喪維其常也車牡鄰鄰靡至

我陳不卹于人敢閉于天

從此恭人章丁役役維彼騶人僇游類顧天胡降亂起殘

不謂淫昭日熾其祺來薰

粥粥惠八單心以痒緝緝偷人謂我不藏爲善得罪罹于  
無辭應仕以逞胡爲乎不欲

我庸羞告之或貶或否人其有今蓋其有後哀彼夫人覆  
狂多可

有儼白粉漢露其零有浼浼流往葦冥冥進以克果則艱  
其足通巡上客又觴其俗出則格之入則束之何生戾于  
今又焉告之

烈日在原我征蔽帝心焉蟲蟲靡有攸暨車彼劇驂鞠載  
爲蔚視今何時沈泉泌沸疾首以愴言之斯畏

流寓草

卷之一

三

兔絲六章

兔絲求所依而無所依也已獨行矣又焉依于  
蔓彼兔絲不離于土也發于阜誰與爲伍哀哉獨行何敢  
有怒好人雖好能不勞苦

朝遊市中莫止城側車馬斐斐未嘗或忘不我能力在人  
顏色我寧羞食胡然不我得

故矣曷屢亦可以步雖無錦食亦可以方與人勿言誰知  
我故心愈愈矣恐失中路

之福誰曰可焉人各有情其何能勝以死奮筆我亦

聞之用軌之財又將文之

不得爲臣矣不可爲人矣周親多矣各有嘉賓矣朋友敬  
矣日以貧矣

西風烈烈吹我西兮欲留不得去焉以忽東方欲明我復  
東行行且歸矣入門無聲

江之游三章

江之游欲適無從也

江之游崇朝其雨有鳥升飛下上其羽瞪不可厭集彼宿

莽

流寓草

卷之一

四

江之汜其漚有止尾後離頰厲不我以敖翔從之鳥知所

止

江水湯湯不可爲梁松舟絕流弗絆何方君子顧之路何  
其長

風雨三章

風雨有所思也

風飭飭兮雨啾啾兮斯何聲公深山不可留兮

風發發兮水湔湔兮世無人矣心忽忽兮

風不巳兮分殷雷也馳兮卒歲切切身餘幾兮



騷體古歌辭

風雅變而離騷自成楚辭矣漢大風秋風循其遺  
聲而短章不可入賦故例爲騷體唐人皆爲之好  
古之士又且上稽唐虞以上概命之曰古歌辭故  
合于此辨體焉若人七言古則不倫矣

渡江歌

渡江今北風寒風波起今欲渡難哀江南今木葉飛墜江  
北今浮雲西歸江水深今風不止中流乘舟今指此江水  
復還歌

流寓草

卷之一

五

車已發今聞關東無人今復還日落今不能入門望見家  
人今難爲言出門入門今忽以老風雨至今江南道

迎神辭二章

五音飭今續紛靈之旂今如雲終夜悠思今不得見君若  
有聲今不可聞般從從今佩纒纒捐椒桂今江水獻君一  
醵今不能多未敢言今敢歌君不聽我今奈歌何  
夜秉燭今風以雨江之上下兮山之下再四兮何常淫然今  
出戶我欲求見神今弗許神有賜今不知誰與歌聲短今  
不效苦

樂府長短歌行

余博依集中已擬樂府三百餘首騷體古辭頗少  
遺者而晉至唐亦間效之茲欲辨體故復爲此以  
備樂府長短歌行若通章五言七言則各附其體  
其七言亦有長短者以凡效唐人則皆入七言古  
矣此固不可以六朝及唐人之字句相參也余每  
咏樂府古辭發悲怨于屈曲參差之餘若有所感  
若無所指可以放言無稽故依其句讀而行已意  
焉橫溢之士自爲長短易于放失固不若曰此託

流寓草

卷之一

六

意爲甚便也

烏生

烏生復能啼多在長安掖門西但見掖門前有衛士驅逐  
復至宜武門城上栖生子八九飛尚低飛落公侯屋畢通  
相呼半夜聲淒淒子彈之墮于濁泥老烏啼不能止不  
如牆下長鳴雞傍有黃鵠摩天極高飛飛出海外將安歸  
又見猛虎近在上林中日以內賜之何其肥鳳皇自以爲  
生人所知來集建章鳴且悲惜我建章宮中未得聽左右  
中尉之悲哉鳳皇去自歎不合時下告善人慎不可

爲

王子喬

王子喬乘雲日下來朝乘雲日下來朝朝中人何道  
遙滿朝臬手皆相以玉橋下遂十二樓中投瓊瑤仙人  
云不願棲居願爲天子詔諸儒臨石渠將何如三星五帝  
不相及但問後代誰得失官中可許羣臣入汲黯萊方左  
右立相如枚臬奏篇什天子樂甚不自尊上下之事無不  
言仙人所命當奉行延年千萬天下平

董逃行

卷之一

七

駕車何往何復還我將逃入深山人皆喜長安長安道上  
大難但有塵沙蔽人衣冠一疾馳驅以爭先市井無賴皆  
可以得官紫衣朱鞍客使探吏出入官府間解二何如一旦  
不可知事非一端欲逃亦已晚前路何漫漫安得布衣蔬  
食日夕飢且寒解三知者逃于神仙上謁蓬萊求一丸更得  
玉杵以遺心所懼彼尚不能忘長安獻此藥陛下加餐解四  
服之神武左右難欺但乞聽臣勿疑請奏董逃歌辭後漢  
辭董無知董丞相何不罪殺之解五

西門行

出西門當西風風吹桑葉落落水向東解一日已西西入枯  
桑中何能更待明日冥溘邀諸公解二公等當我獨食門前  
不得見誰敢求閤人解三我亦旋高門我亦能閉門閉門獨  
飲酒我亦自言尊解四何必高軒盛僮僕出門使人稱王孫  
何妨高軒盛僮僕出門使人稱王孫解五徒行衣大布路與  
屠狗言薄暮乘肥馬大呼馳西門解六

東門行

出東門無所之還歸求入門遲羞見妻與子涕泣問我將  
何爲一箭中有刀鳴拔刀藏布衣明日用此殺賊今日先  
殺輕薄兒解二輕薄兒方欲殺人自快鄉里皆以爲師事有  
必然殺人何難生死在君不可知解三事有不然殺人甚難  
生死在我不可知疾歌歌勿悲且莫歌非其時解四

滿歌行

誰能稱至尊召對終日曾無奇言坐致卿相祿遺子孫誠  
可非薄深負大恩得罪下獄有何稱冤解一天下不難治內  
臣可爲耳目易知但通刀筆安用文辭士氣靡靡死諫者  
誰動云誹謗連坐治之解二后妃不與政外戚公主未嘗寬  
驕宮門不敢入未央遼遼傳語何人左右皆賜貂無所轄

治常立中朝謂請觀漢以來一入黃門印乘朱軒外廷結

納者號曰植根賄賂輻輳承指失言詎明寤主有幾人存

四勞人瞻伏仰視蒼天但願天生若輩人人皆賢發奸治

弊生財強邊一切諸臣盡罷歸田可以位大僚生可以持

朝廷權自古宦官亂國豈敢在聖人前聖人聽此誦歌中

夜思之其然勞人下

悲歌

廉士可以謝客俠士可以作家不大不小非龍非蛇人不

至壁立脫粟徒傷心人不能殺人誰肯遺黃金

廣富草 卷之一 九

前緩聲歌

封侯之賞不如執戟之臣久廢士人何以得親廉如鮑叔

侯欲死官殿難藏身當復思市上之譚多切宮中之事請

問往古何以得人而治往古皆不如不如皇帝陛下多讀

書

螻蛄行

螻蛄之飛入深宮卒逢宮人出戶當春風引入芝房中久

之又欲向首帝間芝房中不可相客出前殿見飛燕燕于

燕沙何入宮廷之不見

覽歌何嘗行

何嘗快心不平但當使勢利通人情解一外家親戚極盛兄

弟居承明解二所至貴產數倍肥田美宅開說黃金常滿

解又當春門下賓客交通王侯常侍來往都城解四慎莫讀

書慎莫好名故鄉喪亂何以爲生解五人生重錢刀安用意

氣爲意氣無錢刀吾明日與君不相知清廉誠獨苦出門

爲人欺勿以古道望君君當笑而謗之人情如此絕交離

恐遲然且疑

於忽操三章

於忽乎今日難爲何況獨爲百人與飄飄裂將幾誰言人

揚沸一人偏能吹雜木自有蠶今匪斧及之伐松楸以爲

薪今哀烏羅之無施舊室旣以焚燬今又屠火于新是不

聽且復自諱今言徒薪者反見諫

其二

於忽乎尚可以爲何以不爲風雨雷電之長夜路險難今

安之欲前旣不敢往欲退又不能返望日出今何時黃王

良以善御今其又美辭

其三

於忽乎可以歌爲不歌何爲難魯能公使不能爲也  
飛難免于機麒麟出世人殺之虜皇是以不來龍吟蛇今  
聽人疑今

三下詩

聖人出

聖人出方少年如日月當中天見天下多烽烟內治賊外  
防邊數百萬日控弦糜費久耗金錢功未定師難還宵衣  
起憂卷卷居左今坐細旃召諸臣臨御筵問政事誰當先  
拜手對急求賢鼓可擊韜可縣斥檄駒禁寒蟬在朝廷自

亦萬者

卷之一

上

有聲聞言路慎銜鈴郡與縣勿速遷金自却帷自褰率左  
右當平平母吹索母拘率貪酷吏反褊褊清廉吏反得愆  
凡賢者多剛堅外無藉中無緣一不合卽歸田重下獄輕  
左遷察是非誠可憐矯雷同惡任延通爽秋誅張零純于  
辭罪鮑宜娥講經逐服虔若生財無計研不受爵無仲連  
求江海收涓涓加以罪誰能全持椒糈問筵尊孰爲宰孰  
爲荃願官中手一編千秋鑑世所傳斷邪正持龍淵用大  
臣偏不偏用內臣專不專漢唐宋效在前治與亂昭昭焉  
誠長楊賦甘泉解引獵稱神仙說詞多終棄捐請筮易占

太玄我他自秦此篇重聰明必曰然

方之流寓草卷之二

相山方以智者

五言古詩

卜寓

作客常一身出門何所顧豈意故鄉亂家人盡南渡泊舟  
近西城有屋庇風雨苟全不暇擇舍卒便移住流離保輕  
裝細弱幸生聚上堂拜大母且勿思墳墓隔江報烽火妻  
子尚驚懼他鄉貴魚肉草蔬無園圃百口皆嗷嗷笑余空  
實賦市中多賢豪緩急非親故親故紛紛來粗飯但草具  
流寓草 卷之二

遣人歸鄉里踟躕至日暮老奴前自陳願得犯霜露間行  
至城下復與騎卒遇發桐已五日彼來送都護邑令漸安  
堵諸賊皆斬捕并得大人書教智慎用度爲我事高堂願  
孫善乳哺時可率幼弟鍵戶誦章句監軍苦相守四鄉方  
召募百姓遮道留練兵議久戍入門報平安佇立中堂訴  
智卽自歸省不必作書附歲月一何速說言更無數見現  
誰曰消不讓交相瘡歎圻還棄輔木傾自有靈貞凶武戕  
之占室令人怖木強難突梯婢媵甘嫉妬吶吶不出口畏  
與伶人忤饑餓食梟子走狗逐兔免畫虎可以騎豈惟鵠

類然勇兒有心手入世聽抵牾里閭畏藩籬詩書恐帶銅  
其地每顛足仰天更呼籲縱橫復隱忍何必走如鴛身軀  
臨病弱終不生僇什南北多故交來往常相晤拾樓臺文  
事慨雄譚武庫握手過秦淮秦淮水已涸京城敲烟火樓  
堂正外五區影藏一隅樓枝長毛羽時登謝公墩復拜亦  
公堂此間名冷城鎮錦可以鑄斲斷羅網歸世難總勿起  
衙居常摩安撫心血母嘔拍掌吐紫氣望此江南路江南  
俗繁華家訓戒統緒老人持箴讀爲余縫大布布衣染爲  
緇塵多豈愁汗操作治家動聞內朝織屨米鹽屬健婦中  
流寓草 卷之二

厨使老嫗聞時抱稚子壯貌頗魁梧生小蓬亂離長大學  
軍務兒女供嬉笑啼哭生數惡熱親感日邁向平愁嫁娶  
閉門作深山數武足安措危坐屢欠伸晝卧常獨寤時或  
開門行顧盼門前樹樹生深巷中枯葉少烟露暮時伐爲  
薪爇酒味烹飪內顧交偏適左右疑且愕醉來多怒晉醒  
來甚平恕勉強自作歌辭深自作註歌亦近痛哭不慕買  
太傅歌亦好詠史不慕遷與冢家世傳滯泊武戕我所慕  
長嘯雖不能登高順風呼幼弟奉半硯願余寫平素著書  
草堂中自比諒不諉守門戒僮僕謹事勿間步客來問此

居笑曰瑯琊號

或謂瑯琊人語也時余曰瑯琊人語也

當擬古詩四首

五言古自與是父必期以彷彿河漢十九爲貴然

漢人之詞不多得時異事變情各不同必合曹

阮陶杜而取材樂府乃可盡其致耳長篇雖悲憤

與孔崔杜陵法之然以行短章不免類此四首

猶刻意措愛求如所爲彷彿者

浮雲戀故鄉悲風戀游子游子莫遠望無家從此始當風

可以歌歌成風不止風吹浮雲馳一日數千里我欲乘風

流萬里

卷之二

三

飛布衣飛不起疾步至江邊不敢見江水

其二

西北起黑雲日暮聲如雷颼風吹野蓬當從故鄉來路遙

鄉人云故鄉城中災大家盡流離宮室皆成灰僦居西城

下不願登高臺望江南江南一何哀吾見江南人江

上空徘徊

其三

軍士久無事安坐常苦饑火忽料及一旦言與師江干

卽寒上明日爲行期妻子跪涕泣以爲死別離征夫告父

母此別何足悲將軍不好戰見賊亦不追拔刀便出門我  
去無多時

其四

家貧故人少尚惡非知音但可論弓矢勿復彈鳴琴風霜

知我衣雨雪知我心披衣起夜作夜深心益深故入遠短

書袖中藏至今發書再頓首勸我休行吟亂後少食飯下

言無黃金

自簡少年所作率爾放歌

我年當垂髫作歌已成帙不謂初屬文遂有此手筆年長

博羣書所好亦非一渤海常出遊寒暑常有疾逢亂屢遷

徙舊詩多散失強記日益難十忘其六七九將比離騷註

者少王逸不願世人知之亦不悉草水塞中堂病起多

暇日高卧手一卷仰天自塗乙

劉伯宗周簡臣陳百史山左二黃適訪留飲作

作客漸成家城隔得環堵大火已西流輝燄今在宇復遇

數故人翩翩入我戶稚子知父執欣然下階舞呼童煮羹

酒一仰復一俯問我故鄉變各言當學武志士經流離往

往傳千古叟履適誰門何妨居人廡旅穀可炊飯茹茶勿

惜芳自後諸君來不愁東道主

悉索詩十首

寒燭盛供張良夜樂相與笙簧一以秦蒲座翻悉索酒醉  
放歌歌不知心所安時書可以焚榜蒲兼六博駭駭遊王  
安解空廷綺閣即席尚稌程行酒貴輕薄秋風動蕭艾繁  
霜後社若明日問主人賓客恐益落駕草言遠行平明出  
城郭

其二

薄田數百畝連年屬烟塵家僮復乾沒九月不食新句貧

減萬草

卷之二

五

謀稻粱猶欲延嘉賓鄉里故人至一飯飲以醇噫我何鄙  
吝憐我何苦辛望君者甚多不但君家親自恨不巨富又  
恨不亦貧巨富可結客亦貧可謝人

其三

深巷鞠茂草東風撰良辰易服立市中口稱江北民橋動  
有勇士與之步城闔路逢一貴客僮僕隨朱輪多飲其安  
文云是朱門親余心雖笑之然以爲上賓勇士呼我飲不  
問何如人

其四

日淡西南赤赤者六十日雖有大風雨火旱未可必或云  
利主兵出兵西大失榮惑方在辰太白方在戌夜半橫攔  
搖光芒射營室六右占北者所言亦非一誰陳災異對廟  
以天官筆

其五

近地良家子言語學無秦秦棘鈴繫弓獨竟是邊關人余亦  
作戎服挽弓能一鈎學射十餘日視蟲如車輪久之射不  
中但有笑日馳騎馬出曠野一鞭揚沙塵百金買馬鞭憐  
勿言家貧

處萬草

卷之二

六

其六

今日長安門剽至血可飲載金百萬鎗資用猶苦乏半袖  
總無夢枕之復用筵口中有爪牙腹中有弊甲通衢察禁  
語聲鞭誰彈壓先王不教饑但當學世法

其七

忠臣苦不學有論不善吐激烈傷左遷豈可對君父隨處  
言君子中心一何苦既已爲人中有力無處努欲求系爲  
不能斷以斧荆棘參天時來手焉敢怒

其八

讀書不好名冠蓋足慰目起家治家事焉能免使僕困  
遠子孫高門可接較交私與錢通同甲魚翁叔家者亦  
客謹者厚宗族家雖無餘財豈徒藉像祿好遠求不死  
禪亦祈福煩苦忽爾將來總一哭不若禾美禾安坐  
肥肉

其九

九月天雨霜十月天雨汗陰風飄野藿地氣傷早濕饑  
摩蒼穹枯枝不可集倚戶擁短衾內手出復入望望門前  
路絡繹驅車急日暮途已遠創行亦何及

流寓草

卷之二

其十

有客惠前緩坐論不相合余多引古辭所聞焉能答抵掌  
爭如虎畫地繞三匝應門皆懼伏旁觀者雜逢客徑拂衣  
行庵閣坐木榻日非真狂生閨辨豈見納從此學阿諛來  
顏謝押園口不道古昔逢人但鳴咽

旅寓懷白安石師

鄧耶不可處置畝耕墜中墜中最衝要道路多四通營樂  
本好名志在邀奇功安能坐貧窘隱忍成老翁都邑聊藏  
身移家來江東乘舟好奔波出門誰與同望山想歸隱故

里四圍空抱膝拜牀下鹿門懷高風吾師處石門傾

吳門遇卧子作兼寄舒道

我生好慷慨所以迷亂離二十亦已過何求爲人知不能  
成隱士又非遊俠兒無家復遠遊努力還自疑夜泊金閨  
門逢子問安之君從秣陵來訪我不相期的酒拔劍舞作  
歌其聲悲見子不悲歌悲歌悲當告誰君負天下才何事  
不可爲我獨困蓬蒿被褐行且遲從此亂離多請瞻浮雲  
馳君歸見李子云我長相思但戒勿慷慨天下多事時

流寓草

卷之二

侍姚仲姑母作

暑載喪吾母母事吾仲姑操作滌衣裳治食臨中厨從師  
出外塾教我慎步趨歸來率諸妹繞膝相追呼每見其泣  
下孤幃起長吁晨鐘曉謂經承晝坐操觚所作多焚仲姑  
倡以自娛高閣日清芬閣前植疎梧教風蕩深闥落葉  
靡蕪善畫古先生求者及門樞清齋采葵羹原自甘苦  
皆言宜人在哀家憐微軀傷哉復承逝撫卹從區區愛我  
生小奇人稱千里駒一歲能畫字頗不慚之無今者遂抱  
子喪事勞吟嘯風塵老皮骨霜雪凋鬢髮勿嗟曠代才慳



寒江潮吾家世好德終必登天衢汝父在里開功高還  
卒瘞世雖鮮知已男兒當罷罷誰爲俗笑作家常苦迂  
好古崇大雅作文常苦拘中路不可知風波各一隅守此  
拘迂者不患淹窮於感恩拜受教垂涕羞攀從旁集所  
作詩未傳通都修碑謚良隱治墓藏崎嶇試一誦竟章使  
人聲嗚嗚王侯貴人盛所計一何愚不若閨閣中稟稟烈  
丈夫

虜入畿內復開出口矣時欲擬策因而書此  
此虜數年中兩至都城下養兵費千萬誰稱斬虜者中國  
沈寓草 卷之二 九

無長技守城更清野我雖有火攻終不敵胡馬 聖人夜  
焦勞召議坐廣厦平時禁輟輟奸人皆啗啞節制罪甘陳  
畫計廢冕賈上疏各有才邊才不可假日傍生烏雲貫日  
變成精宵小欺君上夷狄犯華夏畿內八郡地可復耳  
社有司若邊將不必崇儒雅屯田與治兵孰習藝亦寡  
者虜出塞國家頓純暇虜去便安坐態雖論取合歡此  
我心有策不須爲

舟次三山阻風不進欲投梁父遂徒步至蕪陰夜雨  
雪翌日冒寒至其舍見其兒女相與感慨賦此三

章

大江多北風游子無良辰去家五百里一舟兩渡旬八當  
窮苦時舊怨忽以新妻子可不顧但願見故人遠望青山  
下是我平生親登岸一念及徒步當度庾亮風何太悲驅  
我入荆榛荒村寒渡馬嘶車復無輪主人炊黍舍持盃羅  
爲藉僮僕不能飯勸其甘苦辛末世難寧居固欲勞其身

其二

行人此何時嚴冬臘月節陰雨西北風中夜變爲雪雞鳴  
出門起曠野斷車轍念君不畏寒中途車轍折寒氣傷人  
沈寓草 卷之二 十

心嚙指指出血驚馬陷堅冰不行爲鳴咽噫黑叩君門呼  
燈出復滅握手急問我氣結不能說男兒生今日自然感  
離別莫言風雪苦猶恐行人絕

其三

結髮同君心各有四方志重以骨肉親相期古人事被褐  
困草萊所望無一遂鄙賤復高譚動爲人所棄行年二十  
餘條忽老矣至與君皆抱子言笑能執視誰謂大丈夫得  
免兒女累中夜前置酒痛飲且勿寐欬欬言及此百觴亦  
不醉強病爲君歌毋忘今日意

送安南公歸袁山時聞百史下第

便家園中途長鳴望知已處者既冀飛者復如此營營  
蕭瑟何處歸鄉里君突有高堂不能暫行李相看各別  
離門門不出市勞解恨恨曠野但熱視既在世俗中難  
爲深隱士願君少發憤飲酒深林裏天下紛紛然將及士  
君子

阮仙過訪作

卜居在城西中庭生禾黍薄暮叩我門不問知爲汝我已  
辭故鄉君又將歸楚江北日烽烟江南難久處明月照君  
心相視不得語他日遇中原當以心相許

路遇子明又漢諸子作

亂後少安行下馬學徒步忽逢數故人顏色已非故經年  
不得見書之以尺素各言室家空再生此相遇出入兵火  
中妻子不暇顧白骨滿路言之我猶懼烹菜酌君酒幸  
得早流寓此地非樂土知者愛旦暮占之當更徙故舊益  
難聚百里愁田廬千里悲墳墓爲世伶人躬耕無其具  
獨處未必喜見人何必怒辛苦自高歌高歌亦已謬亂離  
至于此尚難免嫉妬何爲復勞勞出此華陽路

贈劉客生

五月鍾山集逢君當盛暑赤日張蓋行市中下車語忽忽  
秋風生客乃傷鶉旅日歸不得歸得與君久處當世多風  
波文章成刀俎抵掌一俯仰屈指幾人許連鑣至旅舍粗  
飯可以煮時復痛飲酒聽人歌白紵帷帳長千兒頗喜家  
子女丈夫不得意悲來無處所強作多情人人多不知汝  
浮雲忽東西歸路長且阻盜賊滿中原北望少禾黍飲酒  
非長策無爲夜中敘別離豈所難淒然念相與驚經書短  
章作送劉子序

與農父夜敘作此

與君束髮交世人皆知之迄今十四年相顧成流離披褐  
褐且敝懷玉將安遺露達惡米鹽不善爭刀雄撫掌無金  
錢一事不可爲上書見天子賈豎皆紫纈顏羞達官  
惡能效戚施入山學躬耕妻子先涕嘆短衣歷阡陌徒步  
猶云疲億昔十八九兩人同下帷博物極羣書千載以爲  
期揮毫數千言對坐吹壺觥與人不能諠自訓宵解順夜  
起察象緯朝坐占耆龜我等終富貴久之反自疑握手至  
夜坐熟視還相思君少更丁寧五歲爲孤兒宗族皆恨視

欲分汝家貲賴有左少保知君狀貌奇掛難此字下訓之  
以文辭今果稱異才出門爲人師勿以聚舊苦自甘渴與  
饑勿以慷慨故廢棄書與詩等雲變天末東西任風吹蓬  
人稱故人此心能向誰霜雪被腐車歲暮然後知謝絕苦  
不早頗恨關門遲業在塵埃中驅車當路岐欲駐不得是  
欲往不敢馳資稟是高岡上飄松栢枝自非生羽翼不獨  
忽已羅君知我區區愁苦亦相宜文夫會有日豈終受羈  
縻一當世人情掩面能勿悲隱忍非功名盛氣易以衰白  
日在中天努力慎自持嗟我兩人者可必無忘時

亂高華

卷之二

三

再示農父克咸子遠舅氏

亂世苦流寓布衣安灰塵繁華貴人前賤子難自陳詩書  
不相信持筆徒苦辛世網方高張怨謗日以新強顏隨蕩  
子碌碌藏其身閉門發悲歌又戒悲歌人

置酒行爲永社廣集補作

吾邑有數子永社所緣興載筆連亂離相顧棲金陵客從  
四方來投我以絲綢閉門誠所願謝之又不能勉強答悲  
歌悲來何以勝大市或卜隱躬車或見離時時作高會置  
酒娛良朋雨花雖小阜踰展亦可登春惟難勺水棲船亦

其二

可與廣集結長瓊竟夜張高燈作詩記其尊卑勿忘人稱  
此地好繁華日日問清談非爲安公侯即是聚歌經絕  
綺席前有論不敢吐必與二三人放言及上古一夜思得  
之書生何大苦明日盛衣服賢豪迭賓主遣使召紅粧水  
絲促玉柱雖無絕世人間年多十五飲酒隨風俗傍人乃  
不怒四座請盈觴聽我新樂府

其三

四月牛首還遂有鍾山集嗣是多良辰燕會踵相及海內

亂高華

卷之二

四

存故交來往手可執往者數寄書來者市中揮飄風上河  
梁車第塵沙入芳艸當路枯城島舉飛急仰視常大笑節  
首常涕泣沽酒非醇醪聊以解於邑酒前陳古辭古辭不  
當襲自有一時懷直敘成篇什

其四

寒冬各言歸留此不數客舅氏再王盟迫歲浮大白向人  
辟疆園今假將軍宅合得移家者分坐有餘席時值大風  
雨卧病當此夕農父守師塾克咸治矢石是時間懽甚主  
人先岸幘一呼起浩倡上客皆辟易異日道盛事歌詠咸

書冊始信龍眠人一可以當百

其五

嘉會一以往今人，都思永社歸。廣集屬我，猶其辭落筆。  
成發調，龍辭不自知。時方紀交，遂堅忍下，重帷轉開一年。  
中自述，還自啜，旬月斷飲，酒獨醒。何所爲題曰：置酒行。  
飯常歌之。

題馬晴江兵憲像

落落梧桐陰，蕭蕭雜桑柘。手攜數卷書，披衣坐石下。左顧  
命胡兒，持酒進玉盞。右顧見美人，采蘭復盈把。擊案當管  
流寓草

卷之二

結雜草當耕稼，此非遼東田。亦非洛陽舍，當世好宴樂。胡  
兒善遊，遼當世若用兵。美人善騎射，倚檻臨清池。何必攜  
壺辭爵飲，至日若何必。酬長夜，非憲可以卧。東山可以駕  
陶村歌，舞者一切皆報罷。

擬褚萬華侍御

當世古人少，奈何亡先生。鄒嶧旣持峙，汶水流何清。緇衣  
東風裁，翹翹密朝鳴。衣被橫九州，著作傳西京。山中有康  
吏，十年退躬耕。丘壑值烽火，致求存危城。何以當摧轂，悉  
知其生平。廬墓可移孝，守城深知兵。嗟哉丹朱客，咳唾亦

不經黃金塞，要路誰肯聞。人名先生，匪憐才耿耿，羞逢迎。  
一面不相知，無此長安情。視陸參，越海扶服，握心柱，豈謂  
招九原，使我淚縱橫。非惟感知己，古道難人行。再拜歌用  
哀歌，盡哀無聲。



方子流寓草卷之三

桐山方以智著

七言古詩

試賊行

年來內地如邊疆日言勦賊賊日強蹂躪中州橫秦楚太  
石以非爲戰場朝廷下詔非一日刻期廟算分兵出督  
撫盡地禦賊境中賊去事已異列營置帥更議兵邊兵  
可調張先聲羽書期會輒旬月尚且待命詔都城乃發兵  
符子大將各開招募練丁壯鄉井椎埋皆荷戈無賴市兒

流寓草

卷之三

一

試賊行

親虎帳猛士入山草老死智士垂簾空飢饉幾得衆人近  
數千束手嗷嗷又無僧更遣大臣督餉東江千徵收十路  
催未完縣吏科欽復數倍小民違恤無朝餐古者興師其  
糜費深馳絕域千里饋一出輒云億萬金賞賜封侯尚不  
計方今帶甲誰紫驕步行欲飯指咽喉賓客間謀之用且  
勿論難言五日椎肥牛執堅披銳無所動人食雙糧亦嗟  
怨將帥行伍有舊規雖號之兒難得健忽報賊來皆茫然  
中軍鼓噪弓斷弦青龍白虎習未熟奉旗易恤迷烽烟用  
奇致啄求死士前途設伏依山川中原大燾不滿萬江城

羸卒纔三千分爲伏兵前後隊大勢放矢安能全駐石亦

心冒白刃生死不顧身當先鋒一身臨四野賊皆突騎

我無馬脫險長呼下接戰馬步不敵况衆家夜來焚火炬

三頭毒弩暗中蓄鬚老終疑官兵皆在前自保貴重不東

丁壽才當賊亦常事且戰且守非一次總之旦夕不得成

勁兵誰能四面禦賊守分地斥候偵探既不寔重賞勇夫

非小費賞既不重徒斬人髮生倉卒亦甚易况爲賊衆爲

兵苦玉帛子女唯所取流民四望將揭竿莫謂賊去兵來

之地爲安土竊見山中小民能殺賊往往守險合衆力賊

流寓草

卷之三

二

試賊行

來上寨操矢石賊去下田種黍稷乃知客兵終不如主兵  
安用統兵尾賊如送迎郡邑民丁弓箭社何以談之難寔  
行農家清野驅童叟諸生探吏城可守土著之人習地利  
教以邊士防隘口于是各率大軍當要衝潛以輕師夜襲  
輒火攻用兵如神自有法七省會勘空傳烽言勦不成更  
言撫反手掉臂已逆觀業驚陵殘殘州縣寧使作官統  
部伍已矣平住南都勸言滅賊何其迂陝江望之徒疾呼  
天下男兒今有無男兒但得黃金萬斤銷金印便可滅賊  
人不信夜飲孫武公堂前養馬嘶悲風牀上利刀明月弓

帝雖自言斬賊不出三年中又見周農父卜穀寧起蘇言  
賊常涉可作開府是時太白繼在午但恐白衣行軍非其  
時宮中左右先罪之上書言兵已成弊左右方將出奇討  
又恐有腹心之憂比周史難制賊不平亂且成上有憂亂  
之天子下有憂亂之書生書生憂亂亂將及誰待汝滅  
賊封侯獨長揖

行路難居長干長干舉步數十里城闌四市多旁觀飲驚

卷之三

三

車車轉轉欲乘馬無離鞍日暮不得歸持錢市中餐僅僕  
差霄草 卷之三 三

一飯忽不樂命駕思出門我欲宴飲無賓客我欲休夏無  
別園我欲遊湖海湖海之士今安在我欲還故鄉故鄉英  
掠多殺傷不行不可得同行不我力出門行路皆梗塞惟  
在城中問南北孰北有山南有河河中旦夕聞絃歌歌一  
曲又一曲白晝爲樂苦不足及此少年常秉燭少年何樂  
嗣但恐輕執老死秦淮船

其三

欲好武誰斬虜欲好文文已焚弱不勝永能起舞何必力  
舉三千斤卽有張華博物之覽硯李廣射石之利箭司馬  
長卿之筆札諸葛武夫之羽扇好文可以勒史冊好武可  
以事征戰下之公侯不賓禮上之天子不召見行路難往  
臨去未嘗見黃綬其彈旁人聽此語自誇有才如此誰憐  
法

汲水置瓶中瓶中之水不復流挈瓶忽墮地地上之承難

卷之二

四

舊牧男兒莫舉手莫多口手有上下或左右口中唯唯或  
否否中路多失意事來常八九君不見牽羊尸在前老馬  
不顧後行路難踉蹌十步九步多盤桓今日不行路來  
日更大難

其五

據此有言戲樓有篇文今不全上刻常字舞干戚魅魍魎  
兩當人前言之似爲僞所造博古園中有名號人言此值  
千黃金手搥面翻沉吟實得城南宅一區買此不愧真  
知音嗟乎世人但以搜金爲上策搜得百金稱俠客俠客

人還稱空中行路以爲能近見公卿用此道也  
面日使人好

其六

行路難莫難于長安長安路雖遠幾日便見官闕浮雲瑞  
小者能作客大者能得官五侯當往來七貴當交驩五侯  
七貴不可恃慎勿爲人使輦下生太行轍覆來不止有人  
善用蘇合彈所中無不死巧者投階戾一投卽落金門裏  
金門何沈沈其中多密林密林夾路通御死不入此門安  
知深門前過者敢騎馬不見縣鼓在梁下

其七

上謁從高山山險無路不可攀復有猛虎居其間白日遊  
戲何斑斑上山既不可下山又不果忽聞猛虎聲一聲使  
人驚欲墮山下有路行者誰此間有虎啗人人不知至若  
逢山蟄蛄可勿論室中虬蟠何足恨恨有妖氛塞天街行  
路難輪可埋犬羊固異類龍蛇傷我懷桃蟲蠹尾亦有蟻  
城狐狐化狼與豺更笑虎及本年質腐鼠可嚇畏白日白  
見汝生爪牙勸人行路休吝嗇

其八

曾聞武帝坐見青鳥使青鳥回報王母至冕旒趨迎  
威瑤瑤玉珮雲中行王母卽知西意有方朔謂彼衆身官  
殿何其樂期歌宮殿行路難重足而立常免冠但得樂取  
少結格長安此兒詎謂素口刀鐮在前亦不走蓋嘗偷  
食于年桃又嘗飲君不死酒上帝與我憐此兒使來諫若  
君聽之后妃官皆莫信多引讀書之士相追隨讀書者  
何難難于得所願願臣等步入官殿中願陛下延年數千  
萬

其九

人生難上天天有路今上無緣但願天公出美酒姬嬈  
女在左右漢武帝嘗與仙人期此等樂事當有之靈均上天  
求宓妃周流乎天翻歎歎不知天上之事何所指但言  
仙之辭我甚喜喜欲問天天不得天路遙夾長太息向  
白鶴乘飛可至天養之園中非一年夜夢騎鶴至天見上  
帝天上亦如人間事無數仙人求富貴又恐拔宅那昇  
陸地

其十

行路難行路竟不難上有倉皇天請君日夜平心看人心

不肯平天意常多端我但聽天天亦許仰天欲語不敢語  
自愁賦性疎且狂狂歌忘在他人傍他人促坐我散步我  
不知其故綺席陳華堂行苦歌行路行路難可下酒短歌  
漸長歌何久東海參軍誠不朽隨西太白鶯鶯肯持此行  
入諸侯門並可游戲見至尊有時痛哭反云樂有時大家  
聲亦吞一笑一笑在何處行路拂衣去去扶瓦缶行康衢  
旅市獻藝爭懼呼聽我歌歌鳴鳴三數百變兼笙竿非費  
論非巴歛非越艷非吳趨其中音義大半不可解餘摩詰  
屈牧中吾此一曲世所無或云作此歌者大丈夫

並驚耳

卷之三

七

乙亥春流賊告警送農父克成歸

昨夜羽書自江北中原聲鼓烽烟黑郡縣一呼皆赤刀南  
都公卿坐失色將軍欲請良家兵不滿萬多數聲老者  
弱者無屈粟即有壯者安能行傳道故鄉城欲破故人渡  
江恐難過過江遍野皆難民不如逃作江南人

母自苦行與農父懷曹梁父

男兒生當此日安所之正是天下多事時 聖明在上卿  
相賢易用一二書生爲書生讀書復學劍一舞視天雲蒼  
髮干戈滿地何時平欲見故人不得見我已無家無黃金

不復結交求知音君不見長安堂上客黃金卽多亦不保  
吾子知我我堪老骨肉之戚不足道白日在天下江水照  
見余心有如此日來學政泰進錢泰淮但有載酒闌干船  
我復厭滿歌聲醉臥樓頭新管絃欲上高山數千丈雨  
花水未無可上長千市中千萬人驅車不知其所向江南  
江北傷心多崩榛塞路無斧柯周子農父忽然至面塵不  
洗相逢歌罷大笑復大哭城下暫居且勿卜西有樂父  
不作習便將徒步至姑孰姑孰少山不可留還當歸卧龍  
山頭對農父呼梁父知已相謂力當努飲酒高歌毋自苦

流寓草

卷之三

八

朱白氏隱處

通子山下茅爲廬昔有隱者從中居居此十年常畫竹不  
入城市能自足往年畫竹在長安撫余束髮臨池看爲寫  
凌霄一大幅至今風雨堂中寒吁嗟乎其人已死去山僧  
猶能指其處

釣臺作

釣臺何嶢峣當時必有百尺釣竿千丈綸乃可垂釣猶江  
濱祠堂草木茂時新子孫上食皆不貧先生無行事先生  
不著書但能不肯爲人臣今人不能棄富貴乃以藏拙識



古人我亦停舟釣桐江水桐江千年清如此嗟乎不似  
故人爲天子至今沒沒無聞矣

送大年之長安兼門啓九

外有房中有賊我何向君何北鄉里少年賤詩書長安公  
卿貴顏色布衣出門行步難不悉不生愁飲食君今壯年  
入帝都上書痛哭宜努力可恨紛紛妄男子賢良之路  
從此塞蕪市若逢悲歌人切莫自命爲忠臣

丙子除夕前一日夜未伯飲我言及生平感賦歲暮

歌六十七韻

流寓草

卷之三

九

游子歲暮出門久還視家中無所有落日悲風動衰柳  
水斷溝星在留家有長者待我厚念我生平不容口贈我  
初繩問瓊玖燈前命我我惜首除夕黃昏日入酉驚說明  
年是丁丑年壯如此不足取努力窮愁成老叟昨始歸山  
葬先母手植松楸依隴畝欲學躬耕奈無耦書空酷似韓  
伯舅借隱又非鮑宣婦憶昔十五至十九著書高歌謂不  
朽彈琴既終業蚪蚪長嘯深林封意臘飲可三升或一斗  
狂若無人在左右賤性疎放復自徂常笑千金享敵帶蟻  
眉見娥自疑醜胸中萬卷皆新得多病縛雞難趁趙談兵

獻東穀婦詭黃鐘不鳴鳴瓦缶古道衰之如故荷原有枵

今黑有粗地無高山但培塿虹腸不美龍蜩蟬駭駭反出

驚駭後傷哉丈夫貽不偶黃金既盡矣關度幾人定文在

杵臼一貫一賤互相質室生養菜田生莠人欲殺我不敢

受坐看浮雲變蒼狗白日在天誰爲割豪俠場中乃利藪

窮躬營款觀者嘔我寧短褐任蓬垢夜持牛角無車扣寂

寞門門朝飯糗履霜葛屨愁糾糾鼠不容穴嘒雲數安用

跬步行不苟當今干戈亂奔走紛紛郡邑誰能守諸將恐

非湯餅誘京師客來平安否發言盈庭敢執咎赤金鑄印

流寓草

卷之三

十

碧玉鈕紫纓縣之在左肘六耳駕車垂紫綬滅賊斬虜者  
某某伯父不出報我后布衣利劍空在手拔劍起舞舞蛟龍  
吼心感好士歌薪慙客含烹雉更剪韭明日願言置春酒  
再拜登堂謂爲壽

日重環

今年賊之在院也號三十萬衆余邑親友死喪不  
可勝紀他無論矣先是日有重環其色白占當喪

兵後果然

日下重環其色白白光射地地上赤白主喪兵所將頭環

爲赤影當血流開賊今年先掠野野空然後至城下可憐  
死人如亂麻江南逃者難還家逃江南望江北白日在天  
誰殺賊長江波浪休夜平江南之人以之爲長城

### 登陴守

賊欲攻桐久矣城中嚴守不懈故賊不敢近而往  
來過城下焉上有賢侯下有紳衿佐之往往能創

賊桐之不被非獨幸也

賊擁萬騎城下過城中有人城不被縣官愛民民上城各

門振甲分諸生諸生守城令兵法小民守城無歡聲競逐

流寓草

卷之二

上

射殺賊下馬賊遂移骨向東下

### 思遠心

我大人自舊秋還敝邑卽與當事商禦賊之計至

今春果不負矣身爲先倡日夜登陴勞苦所不辭

也余奉大母居金陵而引領西望思心如何然固

知我大人在桐桐必無事耳

思我大人守城久西望涕泣能來否豈爲百姓相遮爾平  
生好義不肯走遠心堂中日百人中有一孫子同苦辛日日  
議事夜上城五更作書分請兵請兵久成危城下賊入震

### 山兵報罷

#### 監軍苦

賊今年盤踞于院凡兩月禦史監軍提兵不滿千  
人與之抵敵身裹戎服不避風雨自軍士與小民  
聞之無不願爲之死故能以步兵近千抗數萬衝  
突之騎焉然其如寡寡步騎之勢何哉

賊在院中六十日監軍日日提兵出可憐提兵不滿千死  
守死戰馳向前軍中將士皆感泣重圍出入斬首級大兵  
且至賊且歸監軍未嘗除鐵衣鐵衣中夜當風雨傍人誰

流寓草

卷之二

上

念監軍苦苦哉行歌一聲赤心在白日明子之金甲千兩

兵君王何愁賊不平

#### 大義行

大義行悲兵行遲之無濟于事也今年之痛哭于

泰庭者亦至矣請兵而發亦明知其無用也然猶

欲藉先聲焉

大義行行何遲日行三十里尚恐勞其師江北郡縣日告  
急發兵追賊追不及幸得不追賊人山若與賊遂何時還  
出稼荒

賊去而春已過矣農事盡廢田家流亡死喪在道  
百里且無人烟故鄉之人傳聞如此能不悲哉

田稼荒農夫亡老幼走死道傍走入他鄉亦餓死朝廷  
加派猶不止壯者晝伏夜行歸歸看雞犬人家非賊去尚  
餘一茅屋官軍又來悅不足

程九屏見招賦贈

我來南都居南城閉門不敢見公卿貧賤好言天下事恐  
以痛哭嫌書生解后見君即如故屏却車馬下徒步思君  
明日欲過君不曳長裾披短布布衣苦熱復苦寒履間寶

流寓草

卷之三

七

鐵葉不彈今逢好我如君者拔出爲歌行路難行路難逢  
年兵火家鄉殘流離賣字謀朝餐無奈時人不好此各騎  
珠玉趨金紫千篇不值半文錢但得酒家樓上眠知君少  
負天下志南曹不足當君事行看斧鉞爲長城本素請作  
名臣記自今江北江南鼓鳴司馬門前日議兵運籌之  
暇猶招我使我流離來者少欺辱我不欺我流汗作此短  
歌至夜半願同明月請君看

滕伯倫飲我以虜首爲之作歌

近來匈奴之頭不可得年年都城之下戰皆廿九邊養兵

數百萬誰新一首報中國何來購得名王頭不肯獻國封  
諸侯以爲飲器盛斗酒出門作容持在手逢君長干酒今

服長于男子爭便媚各爲白面求紅粉不樂我等慘澹  
日歌長篇見此鶻醜已變色讀竟長篇又囑囑主人張口  
吞之累十觴不問人問面目曾相識我遭病暑傷心脾飲  
幾半升愁雙眉傍有朱顏憐且笑笑我怯飲憐我詩詩成  
觀面面色愛自搔頭頗能擊劍對此不飲飲不下縣之腰  
間講征戰誰能渡江斫賊首帶血飲之騎馬走人肉可食  
爭殺人持杯切齒休開口嗚呼請看飲酒食肉皆士夫

流寓草

卷之三

四

頭議斬者何辜伏几痛哭不在胡但飲虜首何爲乎安得  
斬佞臣斷其舌食其皮飲其血何愁賊不平虜不滅彼時  
百壺耳不熱與君言及腸驚絕斯何時今敢痛說勸君戒  
此虜首勿復歌使人作歌傷心多何不舉兒腕持玉竿願  
謂美人歌一夜

錢切光過訪責我當閉門謝客不可日飲醉酒感面

有作

日與故人離別久不復讀書但飲酒好我者寡嫉者多見  
酒不飲好奈何醉後不知天下事日夜勞苦強得意三徑

荒涼一字無見我故人羞自呼烹葵聊與故人飯故鄉雖  
亂我當返述今老奴開門勿復開好酒之徒請其來

### 贈祖命三十

男兒盛年在三十承明朱紫當出入何爲相逢市上揮狂  
歌一卷風中立城南君若沽君將一飲乾百壺橋下與君  
語君復上觀樓上女嗚呼我等上不得爲天子臣下復見  
笑鄉里親困客被譏無良辰惟有飲酒好色汚其身握君  
手爲君壽莫近婦人莫飲酒莫以憤激成老叟近來富貴  
何難爲可以嬉笑而得之君但學作市井輕薄兒

流寓草

卷之三

主

### 贈滕伯倫

自我伯倫來白下座中招盡揮毫者我適披襟曳屣來願  
與我談三晝夜久矣貧賤不合時絕不與入言文辭但求  
飲酒更食肉碌碌自混鄉里兒一日拘謹一日放或作未  
情掩悲壯短衣長揖如魚鱗指揮坐客東西向見君畏君  
復愛君知君知我我故云天生才人易得罪眼看世事徒  
紛紛古稱大隱隱朝市君復不爲人指使冠蓋場中顏色  
難五斗折腰豈堪此滕伯倫滕伯倫名聞諸侯非賤貧寒  
氣立凌滄海濱紫衣黃綬不得志何沉流寓蓬蒿人士窮

困今誦謗至善不可爲作何事布衫自拭三更淚不若夜  
夜依人醉今吾訪我開門居閉門不用多讀書但當逢時  
賣信貨掩取巧蓋乘高車嗟乎多病多愁魂如我開門閉  
門無不可聽君斷絕高陽徒還望君來對君生

### 懷卧子

人生難得者故人故人不多多苦貧今君得時已富貴勞  
力事君爲名臣拍干玉地何所望望君諫書且莫上綈綈  
市兒爭得官刀筆如人肆譏謗豈徒重足爲公卿寂如寒  
蟬皆不鳴布衣操觚偶憤激動以腹誹加書生書生畏人  
人不喜強顏作笑向誰是唯有開門仰天卧夢見故人斯  
已矣起書一札投長安長安道路傳書難作詩三月寫統  
扇至今七月西風寒知君垂綬當郡邑簿書期會今最急  
旌旗不日過江南猶望相逢下車揖

倡簡篋中見卧子舊寄我書書後紀夢甚異今似若

### 有應矣便賦志感

開篋見君三年書末書臘月二十三更餘作書寄我得奇  
夢夢以鐵尺擊人中走登一樓爲鍾樓鍾高一丈聲如牛  
蹄之及燕又徒手立呼若相救忽然驚覺聞雞聲又

云笈方讀管公明

同諸子飲侯廣成天部夜談時事感而有作

主人好客客常至客至痛飲亦忘醉客辭山公欲倒冠且  
言近日長安事長安道上多垂楊植枝都在沙堤傍上有  
游絲繁其枝堤崩楊瓦爲沙揚可憐根深亦不久游絲落  
在他入手惜哉枉費平生心他人談之下杯酒

赴鄭超宗雪朝蘭社明月在天詞人畢集楊龍友後  
至張燈作畫余甚爲之醉醉爲之歌

白門臘月白雪下邦江鄭子舉白社我先作白雪歌

流寓草

卷之三

七

罷遂成明月夜明月照雪何輝煌載筆來者舉夜光各披  
長袖拂絹素千花萬石生中堂幽蘭解得佳人性大書蘭  
社記名姓上觀金谷與西園雪朝月夜何如盛日南楊子  
最後來倚案欲飲不滿杯自作古詞臨危石石上野草三  
花開從旁觀者道不及我獨大笑張燈立將持半幅求名  
山求得一山便長揖起舞自顧何所長但能兩手飛羽觴  
題畫不用數千言一字亦見狂生狂乃乘羽觴勸諸客主  
人十觴客半百醉看滿紙青雲烟莫辨雪中明月白此時  
長干之人方管絃紅粧雜沓諸少年從來不識我等字豈

肯裁華來君前鄭子歸楊子去諸公何何處我學諸山  
不成翻學長干蕩子語嗚呼明月已落雪在途三更步還  
西城隔窗面舊種蘭花枯四壁荒涼一樹無開戶高卧得  
奇夢夢君滿壁書作龍眠歸耕圖

均勞逸歌送臨淮侯還闕

朝廷下詔褒勳臣欲均勞逸圖麒麟勞者日勞逸者逸均  
不均今誰敢陳君來江干已十載西控上游東淮海鹿苑  
振旆逃鯨鯢忍視中原蛇豕在但者江上悲春秋舳艫聲  
樯橫中流登舟北望復南顧濯纓更濯屨吳鉤平來揮袖

流寓草

卷之三

六

指江水旁者逸者已如此立功不必非常人惟願諸臣報  
天子天子宵衣出宣室何敢自求逸諸臣晉秩爭功高何  
敢自言勞驅車馳馬江頭過終日馳驅不能生見人取僕  
胡焦心見人奔走翻高卧獨呼二三狂歌人舉盃登幄脫  
風塵何勞何逸何不均我歌我醉多苦辛南都公侯好客  
少入君之門門不掃桐山數子善懷懷聽君一十百篇皆  
絕倒瑤華綴屋燭可刻擊鼓鼓瑟歌帝力或從管馬西掖  
西或從射獵北山北有時大叫稱我狂有時密語記數行  
遠懷鬱鬱之五陵麒麟還逸之未央今年奉詔過北闕

閣下承冠正指髮豈言勞苦謝君恩却云安忍  
恨非記室非參軍從傍執筆銘奇勳但請長飲寫旌旆先  
當露布平胡文此行日付九重側勞于求賢人未得君且  
莫作詩君且加餐食即日大用勳臣治四國

憶登黃鶴樓

九戍下程塘兼旬過漢陽舟人引我登武昌左顧鸚鵡石  
臥皇誰謂眼前道不得白雲千載何能任烟波日暮偶得  
作仙人果否乘黃鶴是時余始協平反數行發笑猶如昨  
今者抱病不復登作詩羞向仙人稱却憶少年還自慰

流寓草

卷之三

五

筆頗有凌雲氣李青蓮催下州千載有此黃鶴樓後未種  
上題詩滿四壁間說仙人厭之不吹笛

估客苦

樂府有估客樂突爲  
估客苦述所見也

昔言估客樂今言估客苦昨夜泊舟楓林下左右舳艫盡  
商賈見彼嗷咽當風餐爲言作客江湖難江湖近年多盜  
賊布衣夜脫安可得微賤鬻貴雖不貪風波萬里真苦辛  
更逢富閥多暴吏欲沒鉤錐加重罪可憐曉黑不開關苦  
人巨浪危磯間恨不載全長安買都尉等閒見汝一官何  
足貴

附一言至十言體

長短歌

噫嘻已矣念之長短歌君莫悲行自及頭中路多岐駢野  
飛詔遲日暮陰風吹視浮雲今天未奄忽一何難如使酒  
馬坐可諧俗振衣危殆非此時當時用刀筆爲生計殺人  
以媚人惟恐遲我等雖然困賤不得志亦安用此僕僕風  
塵爲君不見長安道上車馬客有時人欲橫門外揚其屍

流寓草

卷之三

十

方子流寓草卷之四

桐山方以智著

五言律詩

甲戌亂後至白鹿山莊拜先祖廷尉公墓

此山先下葬遺像似當時桑梓存田舍松楸護墓碑昔云

城有亂今驗壁間詩臘日鳴鐘鼓鄰人亦拜祠

諸侯曰安石夫子記其命我之語

艸野知今日三年厭入城逢人思變姓教我善藏名歌器

安能滿虛舟豈不輕母嗟賓客橫潁水渴還清

流寓草

卷之四

集當時至得陳士業書

入門方把袂一札自南州問我嘗多病言君好壯遊未能

水作燈翻幕曲如鈎豈料清談者離亭作楚囚

得舒章卧子書并作長歌慰我流離援筆志此

畏說奔波苦消愁近狹斜故人通勸我猛士喜無家餽市

間芸草窺園厭種瓜東方將大隱據地畫熊蛇

歲杪立春送又漢之金斗

歲暮無家者天涯更送人日歸猶是客同病不知春歎息

郊音語亂酒市塵自非兒女子再四忍沾巾

遇蔣楚珍時同慨生啓棠胤侯看春還寺中

春色倍還人方知不當春披襟懷筆札追殘困車輪立語

初移尊旁觀若次醉急歸修祖臘莫說壯遊貧

乙亥元日侍大母仲姑坐志感

栢葉投沾酒盤中味更辛啼兒因飯少登婦爲家貧時姊弟就

隱今歲妨多病高堂且獻春有姑看白髮流涕說宜人

先訂計

得徐巨源書并寄甘禹符樂府

東檐方流寓龍眠號足羞果然徐孺子安得韋蘇州巨源

流寓草

卷之四

前序禹符詩以韋比余今以爲霖雨忘前漢清風咏在郭

矣而號余方桐號余益羞矣

贈山中兩道人

距虛難獨步安得拾蜚蜚一路哭貪吏雙山美老農肆中

教鮫鯉池上望蛟龍曠野行迷路騎歸鄰短筇

懷熊伯甘

有但談文地焚燒并竈荒竟遺三歲字早乘一經堂伯甘

桐猶憶舍中一飯而今乃兵荒至此矣伯甘贈余詩居不忍揮手遊亂倉卒竟以亡夫重有感云

倚下持書走道傍薄帷斜鑒月彷彿落空梁

官詞

官中多賞賜傳語盡貂瑣絕世先開曲登天夢得郎椒恩  
生桂殿麻詔出芝房列陣新馳馬時臨內教場

其二

執戟立螭頭終朝敢告休御前方減膳官裏自添愁凝碧  
母教樂昭陽不建綏落花秦暮舞空逐玉溝流

其三

三春無燕幸稀至上林中宵起更衣早朝逐載輦同內廷  
多永巷別寢即齊官奏事傳聞免披香發曉風

流寓草

卷之四

三

其四

士人皆不用益覺九重尊久絕羣臣賦難臨公主圖禁中  
誰卻生殿下敢當門想見深官苦朝朝若輩言

乙亥春賊至中都驚陵寢燔明樓哭而紀此

陵寢何人護明樓被火殘君王方涕泣臣子敢承冠  
以也兵少空言滅賊難鍾山一回首江北不能看

卧子書來正愛時亂

流寓傳名者遭時豈易云子方言地勢我欲說天文徒有  
昔千帆安能力萬斤兵符猶吝惜誰得出行軍

黎耳卷招飲部園

散珮來城曲疎林暑氣殘南曹當退食西第慣盤餐  
吳官月分余楚澤蘭作詩搔首問岌岌除冠

昭維斗

久識門前市關門我自啟異書當再構常士不須哭論史  
看炊餅籌兵豈代庖醞酒渾未醉可解一時嘲

徐九一過虎丘談詠時與百史將去矣

竹徑無人掃停車藉草談鉢聲驚裂石鍾影久沉潭白馬  
誇三耳青驪脫兩轡有懷吹笛處自和望江南

流寓草

卷之四

四

病愈酬李生

輕矧不治藥秋氣薄衣裳旅舍陳參水天涯貴鄉渠千金  
慚我字王叔處君囊欲作舍公傳來求不死方

卧仲芳舟中

散髮卧君舟何須百尺樓涼風吹我至芳草爲人留寒病  
三更雨鄉心一夜秋挂帆難自問南北聽河流

臘日

羸病勞人事窮年每自護面脂羞更試肉食豈覺肥莫厭  
鰕鮓小難令雞鶩戒園中樛櫨滿棋枰盡成圍



哭鄭赤甫

不甘同債帥負石入崔嵬雄劍無生氣雖風吹死灰病時  
等北望魂去可南來尚有遺孤在零狐大將村

與野人語

彫敝還增賦像發誦大東田來嗟不雨官吏更成風竟日  
何曾飽今年莫願豐時時傳楚客清野入城中

吊易職戾

漫齋終短褐可惜一長纓師弟羣絃誦家僅贖甲兵口中  
罵不絕筆下死猶生江華桓榮輩當時賊奸名

龍寓草

卷之四

五

胡君警醫雨中止喜示

忽爾扁舟至蕭蕭風雨間知君非白眼將老尚紅顏有病  
成速客無生學住山從來稀識者且復掩柴關

泊采石登謫仙樓傲太白余亦能高詠體

日暮片帆陰山多古樹林高樓北風起落葉自行吟石壁  
西江水千年流至今青天不可問秋月見君心

丙子春賊已破和州矣然桓江岸勢憤書此

黑氣犯旌旄屠城鼓血刀舊家隨邑毀新鬼作人號江岸  
連營費京城議守學梟騎猶未陣驚馬半先逃

晚泊蕪陰不及晤崑銅作此

自憐羈旅然泊岸識江流南北商人語東西游子舟稻梁  
皆施鼻杆怕怨後收急效同君唱區區風雨不可留

題書院鄭起宗

何處孤訊王飄然去不還波濤當八月風雨自三山有夢  
知歸路斯人想閉閣書空成雁字明滅海雲間

聞文姚二先生之變紀此

歸歌於忽梓相繼遂云亡封事人傳稿遺文家善藏去蛇  
將擊樞大鳥自臨喪欲效林宗哭蕭條曠野長

龍寓草

卷之四

六

介生書麻姑記貽余時方與客奕得句書之

我勝揮長袖風生座上無間棋招橋吏贈扇寫麻姑高展  
何當折飛塵不畏汚報君書五字驚絕向天呼

贈汝陽山人

說劍老他鄉弓衣作藥囊少能談却白晚更好岐黃斷事  
多奇中施人有異方聽言英參敗研案舞低昂

歸寧先母失宜人于浮山

躡跡空奔走靈前時祭荒衣冠難爭達哀經更悲傷負上  
山風冷我松墓道長結廬當守冢何故去他鄉

卷之四

先生何處至長世若神仙言語既通後代更無不知  
後世之言說也子年願南方若從每問天

其四

今則不難至也  
今日中堂臨酒市上勿堅直昨夜  
必與君年有信信心營營哭大笑復何如

其五

白茅持一束經帳設西城書已縣燕市風猶作楚聲何曾  
旋桂輝終未便忘形此日天難問魂歸問屈平

流寓草

卷之四

七

他自作定爲之詩

白下笙簫地高吟板上居暗珠今贈客明月夜懷子有影  
堪飛劍無鄰亦著書世人看不見青眼照何如

江上風起

日光薄狂沙擁石頭颼風從北起江水若西流枯樹  
落葉花落變舟果然天望安隊不須愁

賦久困何相公集諸納諫請兵招餉以赴之

危城信已否哭更號赤心嗟異地黃髮羹同袍但願  
催軍發毋悲議餉勞先聲應得力前路賊將逃

懷劉濟南梅惠連王在明諸子

但有綠沙洲誰爲亦過遊江山新落葉風俗傳  
時看賊等兵即可俟武昌連夏口拍手白雲樵

懷龔孝升鄭令

治荆控楚封行車當戰衝登陴親射賊設險即安農薄竟  
催書急星馳草檄從應知才子苦挂劍賦青烽

出入愁十首

安坐常於邑行行復自嗟入門徒擊案出郭又迴車夢以  
愁爲樂魂知客是家寒風吹不止三徑滿黃沙

流寓草

卷之四

八

其二

視屋還歌嘯將傾賴一繩藜羹常晏食瓶水亦堅冰思掉  
籬間網翻疑木上霜嚴冬持筆苦若不欲人稱

其三

但操臂卜技糊口即乘興好事原難足隨時自有餘人皆  
求菽粟神亦喜椒糲發憤還傷酒中年忘病疽

其四

屠狗亦同仇青絲開赤鞵書生防墮馬處士當騎牛雖佩  
唯心鏡褒衣復臂鞬張弓雖不中此氣可封侯

其五

日暮臨衝道危橋近大津水深能殺我寒薄易傷人短袖  
何妨布輕車不用輪喧呼丹轡過原自喜灰塵

其六

單車險折輪衆馬已耽耽胡越何嘗遠陳雷未必親山將  
謂公上天不視騎人涸跡屠沽者猪肝足飲醇

其七

溝水采昆茨城傍得旅葵蒼頭求食肉黃口怨舖糜第宅  
愁門遠都亭苦路岐不妨乘廢麓冠蓋日爭馳

沈寓草

卷之四

九

其八

懷疑當暗路明月不須投但解乘肥馬誰能殺老牛鞠躬  
分廣坐出口在高樓俯仰旁人指伴爲河上謳

其九

辛裘亦苦寒陋巷殘酒市千錢少屠門一嚼難撫心  
如隱痛張膽與誰看燒腸飛沙起休彈桑葉冠

其十

聚者多空盤無水莫觀桁伊威當戶走欽憂繞床生一病  
青釭月孤吟至五更虛堂無故聲不識是何聲

借韻詩四首

語來還自惜往日起回風圖識傳妖妄說言亦異同錦成  
壁有虹霓看孤蟲誰念釣釣者連遼遼中

其二

夢得至京詩云  
苗老人言夜夢小卒記童讀決錄  
從三

其三

疾飛着燕雀爲問道行勞梁下嗟縣鼓車前引佩刀仰天  
求雨粟視地已生毛上謁高山陰京都咏童逃

沈寓草

卷之四

十

其四

何必蔡丹朱成名亦易誣違時應下獄對簿卽捐軀世盡  
求信區腰當佩鐲鐵吞聲還劍目有耳在通衢

其五

好歌歌不得寒耳畏聞識騎虎終難下猶龍自善飛寥風  
方夜起雄露感朝晞覆轍當陰雨泥塗何處歸

其六

反戈休自割合聯枉生疑面目甘爲鬼骨有莫問醫指天  
原不畏覆雨在何時莊列非虛誕逍遙亦可師

其三

城北更城南，僂僂總勿慚。牛飢忘夜半，狙怒在朝三。髮服心何苦，欺人言太甘。捺頭曾入穴，孰視莫耽耽。

其四

空氣時白卜，著策每言凶。聊以儒爲戲，翻疑惡可從。臍腸休上屋，擊隼亦乘墉。却見同塵者，勞勞有病容。

江南謠與武公戲作

但道江南樂，依人不講戎。出門行步疾，入市數錢工。治第

聞邪許，求糧盡鼓囂。好隨年少者，學笑書樓中。

流寓草

卷之四

七

其二

鳳臺何必上，城樹蔽長江路。井無清水人家少，北憲假山空自陰。花石不能扛，欲出還歸坐。門前展一雙。

其三

盛暑秦淮漲，家家倚樓邊。公卿常設席，士女好連船。市上求者核，吳中出管絃。橋頭楊柳少，赤日正當筵。

其四

醉呼非旨酒，促坐尚盤餐。勿自推高士，時當說達官。奉塵稱舊俗，拂袖試新紉。欲扇蒲葵扇，傍人總不看。

其五

花發泥樓曉，曉妝照玉簪。冶郎好白面，靚女重黃金。有扇還遮笑，無衣莫問心。新詞誰愛者，差殺苦行吟。

其六

誰家費萬錢，日夜生金前。我欲從之飲，人皆笑曰癡。上樓倡獨處，下榻與誰眠。自笑三升後，哀歌不可憐。

劉晉仲貽余川扇爲此答之

知我厭塵垢，遺來短袖巾。獻衣懷上客，掩面笑良工。不慕

齊統素，翻憐蜀錦紅。莫將游子意，辛苦待秋風。

流寓草

卷之四

七

寄朱雲子張草臣

日暮當歧路，堅車未敢馳。草玄能守黑，灰白化爲霜。載酒應從俗，譚經不合時。行吟憔悴盡，思我勿然疑。

贈現草道人

君識山中路，余悲市上塵。布衣嘗重足，羽扇學輕身。秋後何妨病，囊空豈患貧。江南愁苦極，畱不住仙人。

贈張先生

賊方未額上，君且入關中。紫氣看持筆，緇衣亦帶弓。寒鷄驚夜飯，野馬避朝蓬。莫笑江南俗，靡靡此日風。

子建寫故園元草見寄爲此答之

昔以多白骨飛作飄渺沙成瘡  
秋草兒童學弄  
以牧馬枯木尚棲鴉空方池地  
草今年秋至家

送官玉清還萊州

木落君歸晚江頭截斷雨都愁  
雨雪東海正波濤  
霜客  
遠看劍歌童盡佩刀中原難極目千里但蓬蒿

贈許子洽

十載談經者相逢坐上樓飯牛忘晝夜牧豕學春秋白日  
餘青眼玄霜染黑裘壽君三爵酒飲此卽封侯

流寓草

卷之四

五

其二

持筆老京華行行不駕車著書愁得罪賣賦且還家  
雖伏看龍劍雄心願免別離吹笛步憶我咏梅花

喜漢一汝一新孫及余幼弟各作十律口占示之

年少與人殊揮毫向我呼彈丸同一邑旗鼓敵三吳  
被褥喜使壁鳴琴亦好竿閉門看努力幾日賦南都

歸黃美中官疑之六韻

谷口今難隱流離識子真卜鄰同作客炊食不因入朝上  
藏書舊橋邊釀酒新江南愁北望還看市樓塵

因申之得韓文近况作此寄之且言其長

我亦六十五年少最艱之隘幾險中與道人醉後聞仙  
分掛破屋讀書從愁思長生士悲懷寸草春

寄伯宗

醉年爲重地臨岸語市上多疲馬城中有臥龍青燈  
兒童聚玄閣見傳聲歛里移家者鄉人幾處逢

讀十憶詩憶龍友

江北多新恨滇南發舊悲九將愁自詠十憶久成詩才子  
貧爲什旁人伴不知無衣霜雪少披褐亦從時

流寓草

卷之四

五

寄錢彥林索其近書

古木縣茅屋三年總不枯夢花空寂寞麥草竟荒蕪  
山買人難隱簾垂客欲連且將書數字來換枋村闌

示農父克咸子遠舅氏

隨人痛飲酒近復一年餘閉戶堅辭客不聲  
再著書何須勞慧劍久已脫長裾古有藏名者吾儕總不如

夜坐示弟

獨坐還高卧帷燈照收分熱人知問字有弟喜論文  
敝篋空拳簡長篇未忍焚公室蕭何處起簾下不相聞

送別沈眉生北上

草創果堪悲，還驚駕馬遲。賢人皆就辟，當世不難爲。短布中無緒，高天南有箕。若逢諸執政，千萬頌明時。

章子野過訪得鶴眉書，時試子不答，前札故云。

隨巷當三徑，新春報五屏。高車臨白室，余未重鑒名白室錦字託

朱衣待客，唯同飯逐君。自不饑，醉呼書莫報，加金鯉魚肥。

聞公以左氏兵法見寄，時臥子又欲與聞公集名臣書，偶商筆此以報之。

懷鈴當束手，奇策盡貽余。左氏存兵法，名臣集史書。但求流寓草，卷之四 十五

安布帛，誰識戒衣和。讀罷東西顧，當今計者疎。

有感寄超宗

白日忽陰雨，浮雲江海迷。無緣思馬革，空自祝豚蹄。捉筆嗟文墨，因風恨鼓鼙。書來山可買，不住帝城西。

與農父克威憶勒由克威好武時自號武公

亂離休介意，我等自公卿。孫子今言武，周郎若並生。瘦腰堪用馬，怒則可騎鯨。海上登高呼遠聞，夜有聲。

讀克威念兄舉山詩感而懷之

明廷生屈軼，鋤者說當門。天日看災草，風霜懷植根。中人

詎得計報國，敢多言皮肉終銷盡，應留骨腹存。

其二

通曉長安道，塵多不駕車。雞栖猶跨馬，龍變且爲蛇。矯矯誠非矣，客客者是耶。九關方極遠，更有暮雲遮。

懷舒章有原

臥子向有不見李生久詩，余亦用此志。懷時將返，自北矣。

不見李生久，江流與夢深。上書非得意，捲卷更傷心。壺碎愁聞笛，弓強早棄琴。北來荒路遠，憔悴少行吟。

流寓草

卷之四

六

寄阮仙并憶譚擬陶

漢巧歸應早，江帆送落霞。窮途攀野蔓，粗飯想胡麻。北道誰爲主，南陽難住家。郢中聲益苦，鉅橋接悲笳。

答又漢書并問水公諸子

牢愁若面談，加食問江南。霜雪云無恙，風塵自不堪。九思勞夜誦，七序少人慙。遙望同歌者，應歌至再三。

其二

到處說危城，傳烽不用驚。倚庭方厭哭，築室恐難成。學射看鳥起，談經雜馬鳴。橫戈求薦舉，容易棄諸生。

東杜于皇

厭與時人語關門自笑談異書原可著嚴論恐難堪所讀  
過千賦相邀藉一面江南歌飲盡莫窮江南

又用前韻

楚人稱善楚晉代談諧談既笑多無益還勞七不堪比鄰  
茶餅展停晚答劉南酷慕襄陽叟君家授指南  
與農父談時史撫臺將聘之農父情敦學故云

戴筆耕何處移家日就貧廷尊嘗問鬼蓬萊且依人草檄  
猶平日行軍卜吉辰還悲騎戰馬不得駕蒲輪

流寓草

卷之四

七

寄問

樓上憶玄牝驚人恐見識此中趨亦苦我等脫繃未削草  
還絕抑慘菜更采薇即雷周實在今日不瘳機

何次德新成書舍以大幅索詩書此

某室新開徑從來未許過玉堂嘗膳近金殿賜書多壁上  
綠荷杜鵑間種薜蘿君應穿木榻高卧看余歌

贈蕭拙之貽新納姬

危橋春草色日日戀王孫勿閉三年戶誰陳萬里門髮被  
還上拍舌在莫多言近得佳人勸新書稿不存

寄元子玉及異異

數有常苦斷往來時家信有却修明遠何才及太湖城  
望子玉及異異自新羅見弟能新思歸蟬

寄中个高堂書此

清山秀水一春春在春向余談素問爲爾寫黃庭小圖  
寄中个高堂書此有藥醫得衆人醒

寄劉石公先生疏

止公在石公先生疏去日出光箭邊符玉笑觀衆對金商三復  
既新序長志考召章仙人難勸諷作賦近荒唐

其二

卷之四

七

其二

危室驚風生管筆未曾除白簡藏綵被青規度布裙雙身  
惜帝天倘目敢躊躇空使窮崖士吞嗟讀諫書

雨夜夢劉陶詩劉五新興

別夢驚還笑宿微暮黯然陽春歌子夜陰雨憶晴川客自  
多新怨初似舊年可憐天際月秦楚所荒烟

讀白宗峰桐集并得在公與賦

有君成七略家訓自清忠擬對傳洪範稱詩想大風請歸  
衡史子臨難弔黃公隱謫誰人註休嗟芳草同

黃州赤壁

此山石赤嶠荒樹帶斜暉暮拆頭急輕帆夏口稍局耶  
猶在夢鮮子不須識僞作典懷者何勞辨是非

聞楚中三持懷家大人

一月聞三捷卑騎未次旬矢心呼壯士加額見鄉人披甲  
女能防因糧不思貧嚴冬應四戰風雪上綸巾

許岸卽事

生梯楊已枯樹岸盡泥塗野老能言怪人家喜信巫紙錢

縣古廟腐肉待飛鳥烟火看蘆荻黃昏自東芻

測寓草

卷之四

十九

谷吳鑑在

走馬求黃犢歸政切義公但言裴可緣益信甲宜衷蜚語  
原難問傳聞竟不同挽心車甚急門外是飄風

寄弟武昌署中

病裏相看泣歸來欲斷腸誰憐余骨肉言切汝育育雲樓  
烽烟急魂悲塞道荒

時天德致仕甚緊余前  
王浮山墓中未竣故云

學書兼學射

應足慰高堂

其二

慷慨復徇徇夢晤二十春但能通上古何必問他人冠劍

江漢結歌自苦辛籌燈照坐久卽日作名臣

其三

才不華發憤空與說良辰好客休師我多謗少恨人甲兵  
原在腹中可殲身一日三千下東南盡主臣

其四

多才好悲歌原自重生平願忍三年苦何難一座驚鴻鶴  
當其壯時易齊名

卷中有錄  
見劉鵬詩

莫作狂歌士看看老阿

兄

不及送虛實慈先生感而有作

燕堂草

卷之四

二十

箱口危危日何人敢出聲請看華轂貴不及檻車榮讀疏  
堪垂淚聞星走送行四方遊學者分俸到江城

與錢初光渡河作

傳說近張星顛衣更倒裳士將來黨錮君莫學齊良同異  
懷三語誠諸笑一臺市人應不得涉水畏呼印

答陳默公啓二子桓

江干不相過尺素聞青峰筆俱同司馬詩還寄士龍登陴  
勞幾歲擊析畢三冬戎服揮毫便余歸袖手從

然公子桓  
出從江朝

余不及待  
兩詩云





七言律詩

桐山方以智

桐變

甲戌八月亂，新關焚掠，結寨揚旗，舉火之夜，大姓俱走。此桐未有之變也。桐司馬盛而澆，溺惡毒風俗，久變詎知迷變爲刀兵哉？時縣未有令，而奴僕多叛，其主入寨者，倉卒無制，草竊成焉。木之爲矣，人之概矣。平詩悲之而歌矣。聞而作此文，又自恨。

卷之五

其悲矣

大道高門，鈴鼓聞不聞行路，彌成羣。楊竿半夜空城走，經火連朝大宅焚。縣舍可能稱健令，家奴今已負將軍。遙知草竊何句起，翻恨平時擬散文。

家徒

余自盛夏時業已扁舟東遊矣，堂不喜居井邑，見金陵爲四方維，處人情平易，比落不相問，故欲移家焉。及聞桐變，家人忽至，余卒奔走，裁細弱，發舟東下，餓中而謀餐，發流離之苦，可勝太息哉。而茂

大人尚守城中，欲定亂，後乃未定。鄉里事變，卒起分不有，遙遠心堂，憂心也。

盛夏扁舟早泛，測移家，原往南都，流離始信，堂難處，侍養還悲，飯更飽，賴有仲姑，隨大母，乍看幼弟，似征夫，遠心獨坐，傷心夕，亦來江東，行李無。

思望

賊立寨，既久，其氛甚惡，遂有受詞釋囚，乘城殺官之舉，止事變，莫測，判在呼吸，雖捐貲破家，以收良

流寓草

卷之五

二

兵，其害落而日與賊偏處，是時胥役多與賊通，督令止緩士紳，安得行法也。夫守城亦非獨任，撫與勦自有主者，若當事推撫之責，則盜勢狼狽，推助之責，則市井小兒，傲矣。吾門累世修德，何必以身府怨若此，不如棄之，出亡，聽其同類，猶可遠禍耳。音信日異，詭言外來，太恭人以下，食不下咽，余友人有餘，余一夜髮數莖白者，憂心哉。

頓足看雲，雲去遲，焦心一夜，猶如絲，朱門已燬，攻城後，白刃當前，馬賊時，市虎，鬻人多出，血，駒牛，騎士，豈療飢，捐軀。

111

次尾眉生記子伏聖銘舟中

明月相隨薄水頭終宵管木蘭舟如閨門客新  
是秦淮舊管管過三年同作客蕭條七月早披裘可憐  
多少江湖意空向城西問莫愁

贈當時時閣宰丁事

客路逢君幸不勞西風蕭瑟上河梁一傳塞北胡笳動豈  
恐江南秋夜長今日願交遊俠子他年難作較書郎酒醒  
太息誰知者但道行人思故鄉

同百史赴呂豫石大司馬招

流寓草

卷之五

五

閨門別戰內彈琴寶從如雲各佩鐔座上譚兵揮摩尾閭  
中延我系牛心一鄉侶亂嗟何及四市訛言今可禁賴有  
先聲傳露檄飛騎昨報已成禽

山左二黃見訪致起避之黃顧孫書屬余還其社義

此贈

愧我單衣逐穆逢爾君擔簦好遊同南都難作先生序東  
海傳來大國風豈有夜光疑寶劍共將明月佩雕弓與戈  
處處如休息且醉秦淮酒肆中

寄閨用卿

天末將投明月球  
恩王孫地近哭已見徵兵悲道路休言結客在江湖傳  
芒碭賢人里一望浮雲爰有無  
寄盧紫芝民部

願我龍彈自往還後車千里詠綿蠻預開黃閣能迎客今

見朱轡復開關頌竹君難逢 聖主書懷金馬叩深山將

來招致諱經者定在臨淄渤海間

臘月聞雷占者云當兵旱時南北火藥局并災有感

記此

流寓草

卷之五

六

南北軍需一日災根煙接歲望靈臺占星已識明年旱倚  
枕愁聞臘月雷亂後妻孥相對泣昔時賓客向誰哀下堂  
投袂將安往驅馬城西去復來

乙亥聞賊 有斥

今年春流賊圍桐三日城中以毒弩斃其果帥賊

遂去時先母喪尚在城南室家雖遷憂顧甚矣便

使省視升招子遠舅氏南來云

聞道孤城夜被圍校兵將至賊先歸山間弩箭求時少野

外田廬存者猶聽颼風雷猶未葬懷看乳哺哭無衣洛陽

管族庶城吏部見過恭得雍瞻

好士山公仍下幃  
逢君知我愧塵衣  
青驄狂駕牛歌少  
白鶴吹雲雁字飛  
井邑兵烟猶四起  
城闌春雨亂雙扉  
轅中但得譚風月  
遊子無家不可歸

贈劉同人于司直

舊賜還同劍佩新劇驂徒步接車茵楚歌自厭吳吟音節  
地欣逢燕市人河北赤眉欺白日江南黃口怨青春愁看  
薄暮楊花意定是長干橋上塵

虎窟誌

卷之五

七

寄別伯宗

黑煙穿日養陰斜西望隆中是九華日著詩書同草木到  
來兵火亂桑麻長纓市滿休持說短布途窮莫戴車百里  
數行問吾子山中何處可爲家

秦淮上巳王志不社集分作

侯歸作飯飽王孫謹辨華林屬後園但問六朝三五月自  
檐雨賦數千言蘭亭贈客投青案桂樹招人滿白門都署  
乞休乘小艇秦淮水上與君論

與農父有感作

正堂原設在縣署內。主事行客老黃金已散。故人於  
提督衙門前。下安永汝莫看。

六

子注：行必誠，此千戈當殺，淮南賓客自輕肥不如

渡江作

五浪差言湖海舟仰天長笑過滄洲大兒下筆期文舉小  
 康霜草 卷之五 八

三  
六  
一

卷之五

八

東野車薄少游自有八書成太史豈爲千鑑見諸侯飯刀  
江流經何用所斷江流不許流

方書田大司成屢訪不值適余在彥林河亭自舟中

招余

同姓爲長孫清三升鼓大言

同百步雪懷唐大來分韻

芙蓉遊之薄五陵自慚驚馬不堪乘相逢國士誰知我最

卷之三 戴安撫千卷出參將還解一

信步遊其隱寒空

此時清處可成丹鶴去宮庭杜杜看猶憶房邊我品古  
李井水照人寒自嗟希後徒三飯不願雲中子一丸但得  
道林騎驛在騎將游俠過邯鄲

懷閭用卿

澤國蒼蒼苦憶君東遊踪跡我初聞振永俯視三吳俗聞  
戶將傳八代文自有歌兒供慷慨欲歸殘邑學耕耘大風  
流寓草 卷之五 九

夜起中峰立空送江南江北雲

吳山雨夜懷古

雨濤空山夜寂寥館娃宮畔更瀟瀟悲風自古吹清微像  
客如今賦大招欲學神仙安可見將持歌舞爲誰驕江南  
來往人何處不及年年海上潮

遊西山參訪趙靈均

百里寒中烟樹千巖燈靜夜草蟲鳴聞隔霖雨烹葵久倚  
杖乘空撥瘴行寒石不知吳苑地湖底原慕楚人名聞君  
上榻多奇字裁筆橫臨水聲

贈道開上人

趺坐高僧曰自稱智從湖海結三萍松藤拂地看行蹤  
葉臨軒待客經世上幾人知黑白空中五色是丹青將來  
此夜狂歌處不讓當年放鶴亭

登靈巖歸口占示吳人

扶筇數武過天平一蹕雲崖頂上行起女何緣留大跡吳  
山原自負虛名至今風俗能歌舞到處園林似市城獨有  
洞庭無限水蒼葭猶可對狂生

立秋飲雲子草臣軒中分得名字時余與百史將發

矣

空山一夜動秋聲颯颯西風曲裏生枕有新書夢夢見空  
聽古渡聽鐘鳴寡交公叔偏留我歎世文昌正送行滿白  
罰君更姓字亂來今日早逃名

送錢彥林之雲南省親

大醉長干笑脫驂遺余古木照幽潭亂餘馬跡來江北年  
少烏衣舞日南萬里雲飛懷宿膳一時星聚且高談將歸  
紙上名山好壁立藏身學老聃

兒子一作



今從湖上遠過虎丘見百史并過視仙亭前之跡

百史與視仙有約且開勝景故云

路風塵裏不輕悲歌兼作艷歌行天涯病客堪爲笑澤  
園佳人亦好名已料燕樓看雁字何妨鶯喉聽雞鳴江南  
此日多離別恨綰芙蓉于夜情

徐陵如職方見訪別久志懷

沈約宅罷江湖解后長衢敢負芻已看座中傳白微昔

言夢裏伏青蒲元龍避亂來易巷司馬迴車動虎符我欲

爲君書露布莫徒茹苦賦南都

此谷自晉夢見天子陳  
時北渡開兵故云

沈寓草

卷之五

七

謝人有所思

晨風吹雁語賜飛飛安得至仙鄉雲浮西北樓中曲日

照東南陌上桑白玉有瑕羞雜似紅塵入鏡厭新妝門前

莫折青青柳却似深閨羅帶長

同曹子玉題眉樓曲書其蕭蕭扇頭

齊絳如雪製相思渴極難求爲妙前笛送一聲人醉復更

殘千里月明時黑髮自笑空徒丁白紵調搖楊叛兒探得

幽蘭何處佩持將掩面向風吹

丙子元旦賦已破和陽追江浦矣金陵震動出兵江

岸焉

江陰時兵隔江焚火照連營守門嚴卒方求  
市兒兒上城故國烽高懸戰過新年日及曉如鳴樓船  
出爲渡恨送摩行

感時事公受先夫如

方聞滿地塵豺狼赤日抵通津平原有相還鉤黨風  
自來如可殺人但恨操戈因白社豈憂屠邑著黃中題詩  
北望紛紛雪西郭愁來正側身

從江上歸里作

沈寓草

卷之五

古

新豐依田田半先快歸正月履繁霜莽行有虎村烟少野  
宿無雞寒夜長但有蓬蒿如昔日却將桑梓作他鄉城南

聚附多枯骨愁對悲風號戰場

聞伯宗眉生薦舉時眉生有書至

江上嚴城初解圍得聞新詔下丹屏書生但願爲邊卒

夫子如今直布衣作策悲歌空自苦封侯

君莫漫傷時事太傅從前痛哭非

與梅開三感賦

賤子移家更貧不能交結近追津卧龍避世猶爲客猛



人言應三監人有詔多時求異士願君即作名臣辭矣  
若將承明對其說東南思亂民

感時寄百丈

其事譚經學仲淹擇毫騎馬兩龍兼詩書不讀陳吳異刀  
筆成家舉孝廉將射大黃朝命中仰看太白夜愁占暑時  
使得東方數額口忙年欲下筆

下第送農父西歸兼問于遠舅氏

吾黨相看尚落落當今天下將何如安能一日不飲酒自  
恨十年多讀書君入山中耕茅屋我猶市上驅柴車嗟乎

流寓草

卷之五

十五

亂離此時矣江北江南難久居

將歸白下山與頻人別強飲留宿因代客贈摘凡

摘凡金陵子也故有此句

忽驚烽燧間南有握手山中一夕留故國行人難北望盧  
家少婦亦西遊夜來倚窗難欲沈醉後無衣莫上機且作  
吳趨催夜由明朝又與吳趨幾

臨虜出口

殷崇北同談金珠整伍揚旗可後囉勿使空沙勞猛將但  
令原前逐匈奴旋師閣下偏鳴鼓取石無事苦挽弧新日

之花謂受者禁門小卒敘功無

報伯姑山左署中

春來見絮億長千謝遊空憐塵務難郎今誦書多歎息高  
堂有字固平安聞中受亂詩千首機上遺余布一端苦夢  
故鄉烽火後初蘭閣下少朱欄

會聖嚴昭清隱上人足年余已葬先母于浮山矣結

盧得伯故云

丘隴依廬病至公顏風折木日將陰永沾古洞雲猶在碑  
落嚴霜草尚深白下請迴俗士駕青山難識去年心遠公

流寓草

卷之五

十六

莫笑辭家者試看啼鳥戀舊林

渡江贈金綠堤茶戎參戎時已移家池陽矣感而賦

此

陰雨波濤放舟擊鼓無揮不堪愁松門有客時長嘯粉  
市何人得報鸞且復渡江乘楚佩空悲飲酒看吳鉤枕戈  
帶甲作云苦萬里成名屬柁疾

懷周仲馭

滿地烟塵鼓角鳴章臺車馬駭論兵怨關白簡嗟文吏詔  
出黃門責上卿放逐感恩縫短褐牢騷撫掌結長纓茅山

閉戶應充棟不在人間有姓名

感懷

誰占字犯屬幽州到處傳烽火樓中尉承恩求作史鴻  
都成市易封侯舊金且道貧無罪亦緩能醉不愁舊詩  
空雲曾得薦甘泉宮中長秋

書  
昔冷城留生與史元成分得江字催生善奕時索余

隨雲拄杖坐西窗短袖狂吟舞法幢今日寫經當第一此  
間錦劔可無雙青黃改色人難識黑白能知我自降生隱  
流寓草

從君忘北渡登樓何必見長江

與客記景

香篆生烟與夜深芙蓉簾內勝華林覓來碧玉貽紅玉煉  
萬黃金安紫金繞扇詩憐新月影艷妝色照故人心嗚琴  
琴在指識誠不若無絃壁上琴

又用前韻

一試龍藏春深散作東風動夕林短布衣難披十載長  
門賦不信千金早成游于他年夢笑問佳人昨夜心醉飽  
反令清渴甚一聲空拍碎胡琴

同與父頌人湯日舅氏子明又潛飲奕于今

有作

五不當門石路殘開寬火火微城望良弓一石強誰托  
三石亦亦辛辛苦自憐游子熟流離欲飲故人難家信  
無從傷身手環立燈前說前嫌

飲范大司馬賦司馬將索書舊贈詩余亡其稿復作

一書云

南北烽烟日夕聞可憐被為戰功勳華筵借箸壺堪碎小  
金篝燈稿易焚艸野上書多誤世公卿下士好論文孟勞  
流寓草

可拔尊前舞佩劔何須力萬斤

木末亭拜正學先生

松陰遺像淚縱橫日對鍾山晚霧平九族可憐亡姓字三  
陽終不是功名遙看江畔烽烟色應厭亭傍歌聲聲此地  
竟無能拜者六朝風俗壞書生

陽事有感

和詠九首自追手印轆轤滿載驅但使東南無酷吏何  
愁西北有匈奴腰肢患疾偏生腫手足皆疲更剝膚復音  
整金通長史深文亦道本無辜

日暮途窮反不愁霜侵顏厚。豈知羞斃人杖下。還訟謝  
容。置酒客山陽。走札誰能遺。撲滿驅車。皆欲祝陵寢。稻梁  
多荒歉。鴻雁飛來。善自謀。

○李璣啓入境中言○知豈專功大宇牛馬今難同覺  
○爲鬱自不同誤以嬰兒○在本誰將賢者比蘭叢呼門  
泣訴終何用牙爪偏稱所父聽

流寓草

卷之五

九

余與農父每下筆語多切近客或有訕謗者不敢  
答作此答之

聞余不答作歌行長短參差竟未成非有先生何所事  
虛公子本無名頗嫌勦說稱奇字却怪支言盡世情  
讀者

張老黃黃

一、庚午年未敢忘荒村脫粟尊壺漿魚鹽自昔多亡命難  
奈何須臾異鄉愁聽城頭吹觱篥莫受徼寒警與富湖邊  
聚車田堪種代執豚蹄祝萬分

張老有一懷之德  
特爲此一微警

秋天一望怨水單露滿砧聲草徑寒暗樹深烟入暮月  
依人靜夜憑欄慙慙風管吹風冷盼盼鴻書帶影殘愁纖  
錦成添淚眼浮生玉臺夢君看

書沙草起雜加鳴鼓擊三軍出遠征長夜泣衣懷婦亂  
塵嗟路絕人行霜飛野塞胡風疾木落深宮漢月明腸斷  
總家詎弄笛怙歎別死還生

海草

卷之五

三

方子流寓草卷之六

桐山方以智著

七言律

丁丑元日贈汪扶光

裘敝難承厭歲新偏行市上柴灰塵饑來逢爾能三飯病  
後呼僮去五辛學筑原爲彈劍者閉門喜見扶書人擁爐  
耳熱堪搔首莫計江南酒不醇

同扶光藩宏飲時擬元旦日食對

胎余新酒望人來門外梅花寒未開但願年豐同作客皇  
流寓草

卷之六

減日食不爲災風吹絮聲難聽賦引椒蘭意更辰歲著  
新書雄少壯空時痛哭有何才

聽陳曼昭談禪賦贈

塵沙勿向市中行薄暮何何早開城劍欲報讐惟有死夢  
龍從汝說無生雜樓閣下鳥爭宿半飯車前馬夜鳴莫道  
詩經人不信西來今日亦談兵

重弔左少保公

持歸骸骨與灰殘貫日長虹氣正寒血在獄中荒上碧心  
絲閣下暮雲丹碑銘成帙千篇哭與錢當前一死難拜手

行狀略移宮兩疏更衡冠

寄陸夢鶴

座上神仙不下堂鑑湖秋水照圭璋久聞才子爲循吏畏  
道者生稟故鄉只素製成千里錦散裝空染六年獨行車  
醉作無絃曲猶憶西泠花酒香

贈余

誰言我等不三公抑第降才久異同作客忍饑還病酒勸  
人掩卷坐聲弓一春莫問東南興五夜愁生西北風客易  
再率今日袖他年輪棘定從戎

流寓草

卷之六

寄許子都中

有花馬上錦連城得意珊瑚再著鞭早著山中金匱史傳  
聞閣下玉杯篇故人望汝非今日天子知君定少年久  
天吾書都不讀報顏近欲擬甘泉

其二

草草杜馬舊都都盡塞橫門要路津休謂詩書能判事先  
學學臨民焦心黃屋求賢者努力朱纓作大臣湖海  
元龍豪不得莫將使酒內家親

寄葵仲

垂紳獨立飾璫璣不用芙蓉補敝裾丹詔可知多故事  
規且莫厭新書已聞習戰鬪長樂無復談經選石渠蓬  
北來塵蔽日銅甃陌上好馳車

其二

寄書嘗恐入京師苦密門閉墜下疑市井得官爭伏關公  
繫持論亦從時貴來高門賤人苦枕二慕心向主悲好  
問吏胥文法計不勞君和四愁詩

李臨淮三十集詞彥百餘人酒醉立几上分于字爲

壽詩成者十人而已

謝萬草

卷之六

三

花發空筇午夜餘十雙白璧報瓊瑤百觴爲書休彈缺五  
世相傳好著書春引笙歌能醉客詩憐貧賤執華子少君  
三歲君猶少老托龍門學御車

渴荷海來侍御

南來驄馬控朱轡佩映鍾山塵不飛青簡成書隆象簡編  
衣作賦重鳥衣夢懷長者憐才久顏愧狂生獻策非古柏  
綠陰當建閣掃門日晏自忘餓

書倩若扇

風怨垂楊動素幃狂奴故態愛耶非尚憐能草新映扇莫

本在燈照三年樓上意花留五月笛中聲  
君分在欲載多情何處歸

醉後贈陳昌箕張眉公劉晉侯

莫好彈琴莫佩瓊英言披帶在江湖病來樓上難朝卧醉  
後城頭畏夜呼但見朱繡臨窗開又聞白羽塞通衢典君  
焚却傷時策結盡長干舊酒徒

丁丑仲夏經山樵集同范仲閣傳王生陳士業劉伯

宗羅玄日集當時謝靈運王劉阮仙劉客生任仙孟

杜于皇暨同邑記二分得元字

謝萬草

卷之六

四

千里珠風集白門張燈今夕作元原擊牛享客歌招隱牧  
未封反集建元六代月明人不見十年衣敝字猶存座中  
琴鼓吹笙歌好聽狂生醉後論

再用元字贈仲閣民部

近市普開門竊歎交遊類子元夢有故人同涕泣道

之石安公乘乘飯羞備三千數彈飲何勞百萬言努力

行看殺賊定中原

元字

上車長路路昏問君心君不言憂亂書生徒疑東太

天子正朝元利逢湖海風塵起勿厭秦淮歌舞喧  
酒十千何處醉可招當日莫愁魂

答和潭謝蒲玉劉杜三

纓濯湘沅欲繫誰敵論已棄采江籬自從一日當青眼忘  
却連年苦赤眉病酒何勞吳客問讀騷還藉楚人知長沙  
卑濕生君後不似憂愁太傅時

百史設帷山左詩以寄之

筆札持歸行李殘長途滿越向誰彈莫愁婚嫁何年畢欲  
伴公卿此日難齊魯絃歌應夜詞秦淮酒肉厭朝餐披裘

夏商集

卷之六

五

徒使時人笑六月無承暑亦寒

贈何次德

醉挽江東年少羣登高能賦更多聞日隨白玉堂中宴夜  
作黃金臺上文喜我挑燈歌九辯慕人學劍舉千斤服看  
窮冠稱才子屈指吾鄉又拜君

方壺將歸過我話別次韻答贈

暑夜當風脫布不同行西望逐雲飛可憐世亂君從俗翻  
愧家貧客扣扉三飯猶飢誰買賦七哀難聽強垂幃他鄉  
離苦還安枕明日言歸恐未歸

立秋前一日李臨淮招同漁仲子延子遠舅氏六  
後園泛舟刻燭一分限韻作

我已移家老石頭年年作賦此高樓張燈還照人憐月吹  
笛先知客怨秋各奏黃鐘幾越詞願投青玉換吳鉤五湖  
不是秦淮水醉殺君家太乙舟

讀劉招郎贈

闕海西風昨夜吹衣無汗勸歸遲擬成封事帆還哭乍  
按羸文笑不疑據榻大招爲爾賦臨橋小隱畏人知相逢  
且忍英雄語作使長千輕薄兒

夏商集

卷之六

六

昌箕有秀治國在整峰下示子贈以律詩

整峰下築善酒遲不傍文提及武夷肯愛閩王曾鑄劍今  
招楚客遙題詩心傷桐子山無未夢美橘花洞有池絕頂  
神仙應共讀思君深夜好騎箕

陳昌箕在新安以書索序且歎一第不我十年爲此

志而答之

經何必兆三龜野雀翻飛雜暮蟬愧我十冬成病客勞  
來一札問蒼天小姑絃引青溪醉太姥詩從白嶽傳持筆  
自芳還自敘數行草草竟長篇

贈承天劉阮仙且爲轉有所憶云

勿言鼓柁返三湘安得秋風夜莫長  
羌笛已催楊柳曲江  
離堪補菱荷家我能楚語還思語  
人憶劉郎即阮郎兩岸  
家家門照水不知何處問橫塘

答舒章次其韻

荒園無樹悲風多吹我布衣奈何東海故人在夢寐南  
城市見相經過古書盡焚不復讀瓦釜已碎安能歌  
思君便欲往又愁江水揚其波

七夕同滕伯倫劉阮仙劉客生杜于皇于遠舅克

流寓草

卷之六

七

咸偶訪陳鶴朋于晴雪樓上看乞巧瓜果有作

短衣簪筆夜相過袖裏天孫錦字多  
箇有梅花誇玉樹渡  
從桃葉卽銀河君平訪客看豪飲  
繼女憐人作怨歌願傍  
妝樓分乞巧逢時拙甚可如何

中秋夜雨傾不盈招集秦淮時有月生在座而阮仙

客生亦將歸矣分得此韻

人間陰雨夜厭厭裁就寬裳手目纖句聯梁陳驚謝眺  
人歸泰楚誦江淹客憐薄命羞看月風情多嬌却下簾  
昨夢  
前歌欲笑燈花何不爲余占

爲閒道人作呈止生

封侯有筆畫齊眉主種蘭闌閣下帷  
柳絮久傳鸚鵡語桂  
叢新得鳳凰枝恨非男子朝持戟  
管與將軍夜誦詩行看  
燕然書露布織成錦字寄班師

無錫集飲釣魚寓中吳令公及家浣公伯初至兼送

客生歸秦分韻

越吟初合楚歌新還聽彈琴舊子春  
自快竹林人似晉久  
傳桃葉客歸秦醒看白社非徒醉  
笑向黃花莫棄貧  
金盤休倚鉢相逢薄水再垂綸

流寓草

卷之六

八

又用前韻示客生

鏡裏鬚眉是太真于金一笑莫辭貧  
君招桂隱稱同姓客  
入桃源學避秦夢賦白頭原似舊  
衣裁紅袖不如新暗投  
明月輕相照照見多情使氣人  
客生美鬚髯時隱月生美

鄭超宗王在明過訪留步月下卽送在明暫之京口

仿巾無簾聽扣扉隨人散步出寒樟  
橋頭月冷胡姬館開  
下風知楚客衣一韋幾年勞夕夢  
雙梓明日慰朝機  
濯纓  
莫惡秦淮濁好載金山泉水歸

喜見炎牧寄懷湯日舅氏時寓秋浦聞將北發

中有扎寄來難逢旅長披不禦寒驥足行富辭馬樞風  
毛今已上雞壇家移秋浦江時渡雲滿春明日木殘遙誦  
乘黃何以贈蒲輪珍重到天安

與客論兵因憶雲子

未能惟結事躬耕碌碌因人白下城夢裏見君遠問字醉  
來與客尚談兵何須枕上懸貧賤却憶燈前愛姓名投筆  
不成休學射可憐走馬病寄生

送侯廣成學憲豫章

鼓吹揚旌奏落梅喬雲揮手自西來署中鯨席無虛坐海  
濤萬草

卷之六

九

上龍媒望築室祖道先携彭澤酒公門應別僕章材金車  
舊賦還爲序傳示騷王閣再開

和韻答越卓凡先生

著書不就半成詩作策名園可惜窺臺上同風歌惜誦道  
傍寒露賦蕭斯赤刀滿地家難徙青管遺人夢自持更辛

早聞高閣在牆東狂者更來遲

送陳士業北上

應詔披裘出敝廬遠瞻雙闕動秋歎辭裝不少諸生俸  
輟傳先催處士車歡幸相逢來白下表求百試想黃初上

近日翻成弊莫上今人所上書

得卧子書讀其白雲舛感而答之

長書讀罷短歌成自倚東風變羽聲青簡數行知我苦白  
雲一卷以宮名顧瞻宮闕傷時事交接公侯說世情好學  
貴人誇得意半騷何故不能平

懷許我西黃州寺

雲擁雙旂江抱城故鄉接輿被風聲塞惟北望先清野桂  
劍南來舊習兵堂裡黃花虛卧榻酒臨赤壁濯長纓都齊  
揮扇歌鈴開青嶺尤來人畏名

卷之六

四

寄侯雅瞻

別君寒暑少良辰身著羊裘復葛巾驚鈍亦懷千里駕裸  
裋羞學六朝人愁來嗜酒難醫病隱去無田不說貧且賣  
秘書買茅屋自將壁上畫麒麟

送黃石公令建陽

殷華紫綬尚披襟龍舌洲邊春澤深執扇字當三日目板  
橋月照六年心文移可知新花翠卧治先携舊錦衾縣舍  
秘書將自輟行車一卷代彈琴

孫碩甫過訪冶城白鶴樓送呈賦此以答前贈



日下重帷夜有燭畔牢不必向人稱訝君狂駕尋窮巷見  
我持書望 孝陵贈得青萍何處用飛來白鶴亦難乘上  
樓遠覽思長嘯爲請孫公再一登

冶城同起宗夜飲讀影圖唱和因步袁田祖韻

荒丘草雜稻花香粗飯加餐客計長畫地成園有影歸  
風燭滅夜無光社開蘭蕙尊前白江隱兼良夢裏蒼試飲  
公麟新筆意龍眠烽火敝山莊

有客爲靜其索詩書此

問名羞客問青天笑我狂歌亦可憐南國一時爭一顧東

流寓草

卷之六

廿

家三歡近三年蘭花勸客持統烏桃葉爲卿買齒船珍重  
較書奇字少莫教蟲蠹薛濤箋

倪詩十首

高山下遠小丘陵北望悲來晚莫登寂若寒蟬休作論病  
憐驚馬豈堪乘自疑白玉人難信欲攫黃金我不能強味  
倪詩當謬諫方言辛苦向誰稱

其二

誰將石畫議功勳殺賊平胡總厭聞野老賣牛償縣吏田  
家驅犬避官軍建牙難別營千里奉檄先邀賞萬斤相勞

其三  
詔書日下亦虛文

官中鐵騎試胡塵忍視西南叛撫循容予虎符稱禁旅復  
聞貂珥號親臣請援各道空城急發餉翻憐內府貧勿報  
喪師勞肝食黃門不日畫麒麟

其四

車騎擁導一何尊給史傳呼人擁門坐使金錢歸北寺豈  
如印綬市西園探囊爲盜翻無罪投匭誣人尚敢言近日  
都鄉井卧虎倘能辭讓是君恩

流寓草

卷之六

廿

其五

烈烈狂風屋瓦飛燕烏伏闕避霜威持錢長者居官易習  
法公孫館客井御過紫官聞徹樂掃清黃閣暗傳衣內屏  
左右連焚感昨夜光芒動太微

其六

上前肯約果同鄉都尉膠西早中傷密網正高看發縱大  
獄太急苦更張吹毛啓弊求陰爭藉口憐才亂舊章執戟  
詆譭堪送世邇來千萬入明光

公孫弘  
留川人

其七

村私門惠草無爪牙犀角通街鄰評便可

天詩雖憑執簿呼不祭直三日有罪先言外事即當待責

孝丁猶求爲吏御史乘驛早入都

其八

臘巷區區一室塵終時兄折車輪猶肝誰不言公事馬

居空館三言人自匿移文堪語古樂聽盡語更搖唇鵲夷

沙今市又置田園數萬緡

其九

好文好武亦何常慚說臣年不願卽袖手自知難鼓瑟視

世高華

卷之六

七

身安用物如貨籍富反汝吟母父書若遺余壁可藏雖號

存名猶不昂莫教顛倒舊荷裳

其十

江樓官酒醉人聽太息無言賦采本其謂素餐忘故國且

提酒酒過新亭賄儒亦各懷三策稚子依然訓一經皮相

言知說者若何終望氣更古星

門去翁先生事作

入厭公天章庭席遂令伏吏經冠銀笏白如敎恩何重犯

跡永加罪本管閣下縣梁誰擊鼓合中有益更無議歸承

初楊休嫌冷空感君憐南袖清

詩因瀟湘事

其二

籍口猶違少發聲或能安坐三公卿紫封有副原承指某

繁無因異國爭清士傳言云立黨聖朝納諫惡沽名何

妨大度封雍齒誰不歸心誦太平

懷項仲昭官尹

漢廷容易許平津頓首花磚伏曉塵鳳含鳳鳴還戰羽龍

樓龍見敢批麟不因著作圖高爵致使清勤念老臣更以

危言稱諷諫層臺歌就萊平薪

流寓草

卷之六

四

寄姑夫張鍾陽方伯山左

平原千乘誦先聲拜手遙歌東海行辦稅幾年勞五長建

才卽日動雙旌范雲作字持相問袁淑能文病不成應上

俗宗望江左里門親暇盡南征

冶城贈中台固德大徵

玄都近在市廛間道左瓜塵笑厚顏縣尉終當金作印新

展聊佩玉爲環憤來投筆將戎探行免擔囊尚問關笛步

北橋無和者吹埴猶望大鄣山

贈姜蘭先

自來上宅難容牛跡地起盤桓落梅笛步留三弄  
近於給繹者且泊秦淮試釣竿問先亦欲卜居時寓秦淮有安社相號云

六叔移居西華門走筆詢之

勸君住竹西門更見北山吟更青簪筆囊中常有稿編  
昔座石自爲銘松扉是我同三款客膝留人論九經日見  
封帳營處士啻城百住少微星

新秋萬葉先來南中爲醫所誤余自其榻前握手異  
甘雨中簡贈之時亦將北應 詔矣

流寓草

卷之六

五

世間一拜手還招散髮驚人爲酒樓路上涼風生薄暮城  
門忽終朝庸醫豈謂能療骨 聖主方將勸折腰北  
道安卑卑莫遠應學射好鳴鏑

同鄭超宗湯龍友姜開先顏不益吳次尾李小有鄭  
千里諸客赴范太濂先生調社分得三江

石是玉鉉西園到處水臨流名山可載車三十片  
欲出人間且醉賦仙人獲赤幢

又用前韻

工人雙絕本無雙丘壑參差滿北窗芳艸一時生四座  
上名數絕 歸帆幾筆點三江傍觀作使耶耶笑無用高談  
樓下降歸憶龍眠多勝處西華天柱接天杠余歸學畫作天柱峰圖以

湯周巢軒少司成

謂青市側望金根建閣槐陰作後園幸值黃鍾鳴石鼓  
無白璧獻橋門囊封自道新書是說苑將成舊史存肝  
大人能諷諭咕咕羽獵不須論

寄超宗兼懷姚永言徐夢麟給諫

流寓草

卷之六

六

連年賊未到揚州讓爾逍遙處樓畫策掌中有馬首傳  
吾閣下誦魚頭受降堅壁今難築乘障和戎亦可羞封事  
萬言休再抗廟廊有算不須愁

慰狂生

吾邑少年最多才思或者不得鄉曲之舉嫌爲狂  
生亦常情也爲此慰之

西望狂生招手來渡江擊楫勿徘徊鄉人同室原多諍  
女空房裏自媒下筆定知千卷樂壯遊休學九歌哀  
未碎胡琴爾市井何管不愛才

聞成寶慈侍御被逮有感

浙江休欲問彭咸臣罪無從思自衛既驛花廳待自簡早  
知惡馬着青衫鏡看鐵面頭非所銘美念人口易緘有吳  
楚呼呼不防漫憐豺虎亦憂說

答黃斯齋天部遺訪

霜生江雨水餘存暴寒如水望君門袖中時挾青規艸關  
一說曰官起江北有八道善吳淮南好客不言尊大車  
衣裘半室老徒共逢迎我客勞

送徐虞求先生入爲通政

廣萬草

卷之六

七

抗立千尋氣未除清貧無暇憶魚帶縣黃簡時開卷佩  
斯時天吹散福旦見主憂嘗側席不需虜去即登車從  
公信士好青輩誰敢紛紛亂上書

呈金天樞先生

衡起春塵門前側笠草茵既能來髮譚時事敢  
憂黨人入穴彼方張虎翼擬書惟恐逆龍鱗爲余  
呈稿請作詆諸諷諫臣

徐虞求先生屈余往晤詹月恭葉瞻山兩侍御

空齋採芝草凡凡引我常譚密坐中展提拂塵隨舊俗羞

披縫掖見諸公城狐鼠驚鳴風路識驛驛莫避驂後乘  
扶藪歌再闕都亭夾巷起清風

聞虜

黃龍古北接滄河空有防邊斥堠多西虜道通關不險東  
江島居海初涉與于日昔常爭立都護如今學講和聞諜  
誰行從軍守九門辛苦夜持戈四王子實不利大王子故  
東代明雖處其乘虛不能  
入中國也不能用其策攻取而

其二

天子如今自守邊嚴催漕粟饋饑燕疲營舍卒更新帥額  
漁萬草

卷之六

八

父老吾補舊年且聚饑民當召亦難木胡麟讓屯田科牧  
百萬空糜費還幸諸臣不愛錢

其三

歸燕雲不近京畿南畿北任縱橫牛羊足辦雷犁飯雞  
足先愁禁昧聲扶賞何曾殊歲幣脩歸誰放出奇兵五年  
三至都城下坐視年年滿載行

其四

久攻設伏且休偏野戰寧旗總不能鐵嶺人誰馳聞道軍  
都天自護諸陵豈愁密塞風吹生黃河水莫冰聞賜

方須出敵但言馬少未堪乘

詩留對處制臺屬之  
劉臺未馬二馬匹止

其五

撥回禁旅遠揚旗可村先聲令廢疑內苑久增新練卒外  
廷還望入援師或微和念忘恩想見司農泣度支應有  
紀城攻襲計泉騎野掠不能追

其六

都門開後脫烟低自羽黃沙夜刺聞侍筆諸公能款馬隔  
江千里畏聞雞人傳濟北城將破客夢漳南鬼正啼道路  
誰寫草

卷之六

七

不通音信變勤王勞憶皖峰西

贈何玄子先生

車前有劍作詩題講席論兵手欲携封駁富門懷鶴立  
歸出署久雞栖豈愁北闕陳刀鋸畏坐南都聽鼓聲共  
浮雲看不見烟塵滿地望中迷

克臧來言楚中近狀

弱難追豺虎羣山陰剋領勢全分戎衣假寐連傳鼓  
乾輿同塗便出軍不慮練兵能對敵只愁催餉日移文帳  
中壯士今多少羨爾開弓數百斤

又與農父克臧夜談作

列幟諸官飽厚糧一麾臨陣即踟躕明知養賊居衝地試  
看和親致毀書喉舌多詩愁結塞腹心此日患癰疽欲言  
不敢徒搔手早晚西防計莫疎

卷之六

三

于流寓草卷之七

桐山方以智著

五言排律

拜表忠祠余五世祖斷事公當時難沉于江余王父

廷尉公請入

聖世懷臣節殊恩建表忠廟門荒落日堂廡起淒風酒血  
變青草招魂指白虹遺書傳地下舊闕在雲中懸鳳當圖  
顯記蛇莫畫宮瞻瞻思我祖肅肅附羣公種樹還朝北  
江流何東衣冠今日異拜跪小只同野有春秋哭神

流寓草

卷之七

以望累朝誰報國三衛竟和戎老心徒赤霄八而不紅  
傷哉無士氣已矣論軍功直諫何曾見悲歌未敢工孝

校題首望松栢正襟襟

送孫魯山給諫奉使還朝

孤星占奉使六月正還燕澤沐潢池裏光廻御座前和覺  
徐載路騎馬即朝天赤日知君直青陽憶汝賢一夢誠足  
矣五鹿詎安然白面受時老丹心告皮縣霜飛能擊作秋  
後豈同彈勿問山生杜家防宰近金諫書常在袖國事恨  
難編但使胸無黨何愁腹與邊因看勅印握手贈龍調

積於樛槐棘葭李托梓樓皇居遙嶽頌祖道遂成篇此去  
孫公曠將從書省傳

吳外祖吳觀我先亡有序

流寓既夕二遠舅氏載外祖觀我先生遺集南來

將成行

名山開翅警當恐手編殘行略成千語餘哀集百端莫藉  
縣耿耿雨雪慟漫漫風世登登間多年主雉壇夢花真視  
草拾芥即寒蘭經學原傳荷齊盟獨捧盤儀容常肅肅骨  
節已珊珊雅操抽琴軫鏡歌補幼年燎麻怕作詔吞篆即

流寓草

卷之七

成丹既以卿爲字時將我自觀門方需琬琰天遂茹環玕  
白眼書空少冰肌出世寒竟無師曠目不轉于雲宮入峇  
田三項封門塗一丸輝狀揮佛法道服亦儒冠每笑爭鬪  
爭偏隨化鼠肝病勞明主問談與後生懽侍側閒能詠  
情才贊且歎分其曾絕粒茹苦勤加餐令掌回金關怡顏  
降玉棺公鄉遭亂起子舍威形卑南徒哀墳墓西方振羽  
翰背宣頰佐再紅柳望瞻紫門神榮在黃泉母派乾青  
箱存秩秩素輿見樂樂宅相悲還賦家人哭共看龍門幾  
史記何日布長安

贈范仲閣民部四十韻

廣澤參差盛通都動輒瞻金川波瀾混玉壘石漸頻當代  
如古生君才更兼石中將昔見左史不須謙喜觀九也  
原逢八字蟠豹囊收汗簡隨紙間牙籤德建伴宣子名  
成比仲淹諸儒分俸五經詢謀金種晚供蘭蕙臨軒騰  
楮梅丁寧勤部署一閭府庫頃衡量舟車雖米鹽  
履霜朝荷蔚恒情忘身瘠征商頌吏廉澤深  
容雀化水援免魚陰垂恩常開館先施開權錄負苓頻側  
晨采菊共盈樽把袂圖所寄寒天合手抄好賢猶骨肉有  
流寓草 卷之七 三

客美長歸蜀錦臨紅旌秦歌飽甜錢刀篋撲滿脂粉攜  
春因造勝超孫綽披衣薦盛選同懷推素業異術進青藜  
衡我終縫褐依鄰尚織練嘔心傷李賀晒髮傲王恬看破  
貧非病奚愁疾逐疴囑言當藥石著述互針砭陋巷羞輪  
轍開城近酒市亂來多掣曳營在任兒緝奇策皆漫滅流  
氛未珍穢面牆思杖屨踵戶叩鎔幹受祿求腰折議時應  
日錯佞許陳執取誦諫持中閭北望殘鍾簌西歸慨金鬚  
狂濤帆影疾零露野行雷就市喧琴移家保突黔技窮  
累下驚哭久咏孤鵲授贈經年就論文此日嚴開關聊復

門出部亦何嫌門掃堪持卷塵霄可下簾大人嘗夢賦還  
詩大人占

酬李將軍

年少西吳出名成北閨閣下帷解學者上馬即將軍手持  
青規日心披紫雲雲在符選八伐載籍考三墳掃筆持前  
眉楊旗掌大旗柱冠皆震深橋最舊幾動白社嘗千座黃  
金賜萬戶筋壽許廣計板露靖妖氛兒甲觀麟閣登鈴試  
鶴羣詩題多佚文書就獻明君兒戲輕言武官常竟舞  
文世途難避棘時好不同薰餘不生民歎殘家死士分東  
流寓草 卷之七 四

門瓜棚漫南海瘴氣氣安用縣印還能草練裙朝廷  
參議論江漢正紛紜近市求朝卜臨樓憑暮隱鄉山新  
同兵火故園焚印杖留雙徑鉛刀割一片拾簪酬縞帶  
鴛鴦玄纁舌在何妨痛卿來是以欣桂叢風浙漸椒佩夜  
芬芬促膝龍泉影回頭雁字紋皂囊從汝賴經席笑河汾  
莫怨長流寓行看立異勳知余原落落阿爾復云云  
壽周仲馭尊翁先正時既夫人亦六十

西家星已聚雲氣應良辰累世傳經舊高門種德新箕裘  
從紅席冠蓋疊重茵議禮聞天子公忠隱民諸陵

素習義洽海紀分巡出守亡舊蹟超選款積薪枕聲清懼  
色御變不驚神漸見逢鉤黨先歸絕要津著書翻削師長  
吟思思慕百里隨時望一茅遂結鄰詩以移令妻為壽母  
有丁是名臣狎朋壻前舞青規夢裏陳伯璫偏請論投綬  
師垂綸庭訓丹心盡詩以移暮絲野春雖黃鳥足貴清白豈嗟  
貧恩疏供椒菽堂活祖訓經承欣統膝脫粟喜甯貧問  
字來吳越危歌傾楚泰庭家如趙孝談史勝崔駰離隔猶  
開往車縣且新鴛獨期牀可拜勿愧至無因蘭社原同味  
蕪關憶飲醇二疏行奉詔雙旂賜嘗珍卿在何慚長官

卷之七

五

草好事親四方幕作領一曲敢忘塵致得神仙酒還分獻  
祝人

### 送馬駒江歸秦

江千方比落何遂入關中但得家猶在寧愁路不通南遷  
越自恐北渡可稱雄趙女皆持劍胡羅善挽弓長城如昔  
近送春風衣袖除塵易山川畫地工共醉先折柳大  
馬能消賊黃金定避公文酒歸隴右客與立奇功

詩以移

### 七言排律

#### 謝范質公大司馬六十四韻

星迴紫極映玄樞敷歷詩以移光潑海隅烟隱衛漳疑北闕地  
連淮楚控南都先生夙世標麟畫天子中興奇虎符司  
馬管思收馬走卧靜日比麟龍圖名成擊梅傳聞久年久  
垂纓與眾殊綠字秘藏呈楚後錦纈元有飾珊瑚披帷重  
里編遺簡決拾周營挽勁臥至第看花如草芥起家為李  
牧來蕪指荆程石弛奉法詩以移鏡化魯儒調試賢良稱  
木鏡點今親友問水壺奉常晏與觀肅夷狄先離頌頌

詩以移

卷之七

六

南才建豫州揮手治笏朝嵩嶽頌風呼理疆轉餉增搜粟  
經斯屯田講種松濟濟廟廊師憲度餘齡豐邑待嘉謨虛  
文給備寧羅怨故事焦勞憚辛瘁十萬在胸時借筋五千  
指掌便揮灑小山託諷恒笑紳大樹稽功傲據梧豹澤諸  
公充後慕燕領老將願前驅揭竿幾報攻馮翊倡亂方愁  
盜宛胸到處鼓葦盈巷而接驚烽燧逼江湖生靈盡遺依  
刁斗死士宵偵柙僕姑嫜佐譚志煥精惟牛分享散醢  
函挑精宜用招降所買勇何妨募市屠執鞭互隨防龍欲  
探九相應處在蒲躬將冒險親邀敵施已升壇獎獻俘伏



琴曉荷晴易舉野牧夜波成援范蠡清器械修干柳更移  
波濤禁艤艤共登官亭能寂靜軍行民舍各歡娛奉旗命  
符同蠟燭奏凱母馬唱興萬 殿前常赫赫原田梁  
一 直趨腹計窮厚學窮富伍深歎空名談輓轡憤欲割腸  
地分青簡期波沈買清島墜脂同及翻推誤掣肘從旁且  
望雲有父著潛夫荷詢與論豪松殺猥探邊書免覆詭汲  
經危却怪龍問島謁聖那羞鞍下駒曠日作臣逢 聖代

龍宮草

卷之七

七

引師冠欣麗髮妝勸米燭肯然蟻項固城守留鄉邑豈以  
身逢脫鎖伏避禍報頭嗟妾婦愛時眉涕向妻孥遷移贈  
物悲鳴鳩拾探蓬山聽蟋蟀薄態惜東過瀟灑誇巨跡  
笑昆吾王戾周龍譏廉謹朋黨離消滅顧厨餞風何祥畫  
赤雁銅馳竟路藉青蚨敝車攬轡聊憑紙斷帶懸繩厭棄  
詩安學野驢哀足爾慚爲豚犬恨筋驚甘心百卷心難慰  
苦口三試口易楊倚桐詞詩應變雅香雲詩後中字迫  
琴半伸存雙徑流寓蛙居僅半區吳志錦袍加鉢鈴請除  
短曲長磬倚葵丘玉冊非無籍黍禾瑤琴不類竿業考聲

幸非漢魏兼通家緯究孫吳獨行踰關情持春再拜遲遲  
解負芻蕘掃壁門投暗道想關高閣挂明珠魏云霜雪孤  
懷冷漫吐塵埃一得愚桑墨對絲愁黑白斷輪林帽暮丹  
朱青爲希見榴柄棘枝免徐奔尚守株中旦被衣恨已矣  
甲龍庭履易爲乎是所報唯長策知已堪憐送賤軀賦  
就仙人終恍慨歌師長者亦踟躕從君勒石能釋筆攜我  
金華上殿趨

書無疆長幅即送其北上

雲開漳海即南溟萬里東飛振羽翎師事黃公曾進履  
流寓草

卷之二

八

齊先 旅遊白下好談經持鉛囊淡風霜氣刻燭光非月露  
形吹律鳳簫爲竹管揮毫鶴硯寫蘭亭壯懷棄棄操工市  
博學窮編識巨靈每笑妖誇矜黛久傳紙貴善丹青鹿  
溪邊荷帶吞篆危閣韓蔡照夢鈴發憤加鞭還起舞沈醉  
荷鍾亦常醒孝標廣論愁成樂公幹題詩欲勒銘設約若  
依漁者志彈琴羞引俗儒聽百函答贈唯憑几五免歸休  
役閑局大隱明時應養甲奏名今歲正逢丁有司幸甚投  
微箴 天子欣然書御屏得院塵埃甘竭蹶豈愛貧賤苦  
行吟方驚暴厄侵叢輔與見精兵出井陘目擊亂源蹙鄆

色胸貯秘略獻 朝廷堪傷江漢悲管蓼且泛秦淮遂結

夢也決河一川欲飲垂淮燈影共榮笑桃源近訪玄都觀

時分在 聚火應許者作底早製齊純酬鄭李相貽蜀錦換

湘醪純賜可愛如冬月公眼長飢怨歲星變勒捧香尋李

士何須想約玄單客多義訪偏投杆家恃清廉守翠瓶

舊裝披傑臨戶歸奚妨帝步郊垣還君北上裝催去哀

我西瞻涕漸零馬首似鍾橫驅馳居促座負焦箕封軺

親試賢良策虎館將雷僕射廳必以文章沽雨露莫陳利

告約當寔故人稱意爲吾福新政傳聞屬爾簪野外美芹

卷之七

林蔡偕參差起升訖歎今猶古消黨難爭潤

無元無原自祝聊敬此曲致叮嚀

爲奇遊玄

頃流寓湖隄此間里經年總未過佩維朱監逢客少照

自白閑人多稱詩直越唐天寶寶字誰誇管水和維處

雲中方試息刀從柱上可摩安辭家暫喜烽烟冷暮棹新

有江水波複壁成書懷北海臺臺遠望吳東阿正嗟門徑

荒玄草又夢池塘長碧蘿詩合笑以投珠倚石燕感將焚

策奇銅駝持觴自合陳篇管設帳無妨用綺羅握手明知

千百語籌煙囪有再三歌

已卯春池陽飲次尾德與季先寓中卽席分韻成二

十二韻

旅舍蜀人樓滿屏看有一笑一歎秋誰能高卧稱名士始

信傳言屬布衣曲奏異鄉春不見歌令昨日雪還飛醉醺

霜飲忘醒醉粗飯加食免渴饑十乘口慚驚馬後尺書常

憶鯉魚肥放聞天柱希縣壁屢過江城望落聊慰我流離

難下筆美君儔實亦垂幃當今攘袂行原易如此衝冠論

者稱半夜羊裘雖激烈他時鶴益戒倚違詩憐野疊胎駢

流寓集 卷之七

好賦鄧長楊諫獵非關上鳳凰獨立道傍狐鼠暗相依

金戈戡革應承窺鐵甲持戈仍失機白簡幾堪籌再計皂

裘忽報近重圍業嗟犯塞真狼視復恨當關竊虎威戰手

派增游子怨伸眉偏引世儒譏朝多故事空求治饒有新

書指痛痒且喜草堂常共話休悲最邑未能歸黃鑪擊鉢

肝鳴生綺帶披襟當佩草花發西園勞夢寐柳迎南陌正

芳菲盤圃狎主投青案旌誠衡文約亦磯被褐懷珠皆

帝澤連鐘并絕慶王畿雅陽莫說年猶少強作詠詠涕欲

揮

方子淳寓草卷之八

桐山方以智著

五言絕句

短歌

莫問愁多少長篇說不明自憐歌短甚反復作千聲

其二

歌短不求工聲長起暮風易令人下淚只在一言中

其三

撫心嘗欲語掩面更思之今日悲歌客人前不敢悲

海蕭草

卷之八

其四

風前絕妙辭謂既有餘悲幸得多奇字傍人未必知

雜曲

吳歌爲越艷楚曲和原稀學得長干語逢人自覺非

其二

市中招我者買酒卽乘船今日爲君醉明朝恐不然

其三

晨起馬公卿驅車又不行却憐天下士束手學逢迎

其四

白頭自呼名狂來亦近情聽人吹笛久忘却讀書聲

艷曲

却立落花中花飛入袖向人還一笑切莫有春風

其二

簾外見書生多情竟不情獨憐人去後招手更無聲

其三

青山空怨影團扇倚人不肯吹燈滅東風最薄情

其四

束髮英雄色今宵不可憑倚闌如有夢何必問殘燈

海蕭草

卷之八

贈吳人

一飲能幾許有酒則呼汝吳兒善爲歌我自作楚語

其二

我能作使汝汝能若我何醉後飲我酒我復能吳歌

劉生贈晉仲

長河起暮風揮扇自書空多少衝冠意劉生一笑中

其二

歸舟三峽遠兩岸聽猿愁斫水呼風上長江可倒流

帝忻蛇劍自此以下四十首皆和鄭超宗呼桓

雜詠也

誰言有狐鳴棘杵可以起安見醉亭長果斬白帝子

唐明皇羯鼓

羯鼓急催花花飛不到家可憐歌蜀道羌笛學胡笳

唐莊宗三矢

將士當難信用兵豈能罷天子在深宮亦當學騎射

卞和王

抱璞竟不獻自能銜其足卞和死千年誰知果爲玉

蘇季子黑貂裘

蘇季子

卷之八

三

將里不足驕聊以傲兄嫂人生重勢位車裂何妨早

范叔綈袍

報怨亦勞勞何須殺爾曹死生皆自我原不爲綈袍

高漸離筑

死可謝荆軻其如不中何可憐燕市裏今不敢悲歌

張子房椎

壯士誠難得不中復不死此時誰可說當從赤松子

蘇子卿節

生去既去惟胡婦亦可妻但恨歸鴻不待見武帝

李將軍射石箭

猛虎方當路將軍射亦恐嚇人今可整何必在封侯

公孫平津布被

死後無餘財布被何妨詐後世師君昔東閣早已罷

司馬長卿鸛鵒裘

裘潤唯有典琴在且相隨袖裏凌雲賦王孫總不知

班定遠筆

孟堅爲令史竟不養老母乃使萬里侯備書以糊口

劉子政藜火

劉子政

卷之八

四

較昔有隱憂上疏亦稱善持此照明君明君看不見

張子陵釣竿

可惜漢文叔不以天下讓更成故人名直在許縣上

劉寬蒲鞭

循吏易罷罷滿報豈願化征科近日多只得笞杖下

管幼安木榻

出門看卓旗訓席遂獨臥似此五十年子魚豈能坐

郭林宗折角巾

達士少邊幅衣服何足奇今日無高冠市人爭署之

諸葛武侯羽扇

冰在風塵中皆當持羽扇雖不能行兵可以自掩蔽

福正平鼓

俾身可擊鼓三公慎勿計士既可以役何所不可罵

陶士行甕

長日落庭除未肯登樓臥天下英雄人總不能閒坐

王處仲唾壺

少壯一以往烈士還相憐壺碎猶堪擊擊之非一年

溫太真玉鏡臺

流寓草

卷之八

五

始與照鬚眉莫令新妝厭只爲老奴貴佳人亦相念

劉越石胡笳

一聲當夜半吹動五千軍可以散胡兒勿使三公聞

桓野王笛

一弄還再弄持此可以贈勿作哀怨聲恐君不欲聽

羊敬元白練裙

今日諸少年鮮木美純綉若使書其裙醒來必大怒

石季倫紫絲步障

路上投明珠明珠一何賤紫絲雖障人却被他人見

劉伯倫鍾

不聽婦人言荷鍾從此走君死千餘年自知非好酒

阮宣子杖頭錢

途窮使卽止酒空見余昔日費百萬錢應知不如此

陶靖節去來

持此作高枕嗎臥還沉吟有絃亦不彈何處求知音

沈休文帶圍

誰見帶圍減多病爲療饑請看肉食人終日何與肥

陳子昂胡琴

流寓草

卷之八

胡琴一何苦碎身爲君賣讀詩送歡服市中人可怪

李太白鞞

一試傲天子當時果然醉若欲作高官豈可厭宦病

王摩詰衫袖

男兒欲逢時何事不可作我亦與新詩悔不學輕薄

李鄴侯架

自古三閣子浮威明王前刀知多寶貴竟得爲神像

李昌黎龍巾刀

將軍多猛力不肯殺說中死屍在公卿之邊大功

李長吉錦囊

有好言鬼泣是以常早死嗔出生平心囊中便如此

鄭監門流民圖

此時不敢獻不獻不能忍近日流民多圖中讀不盡

蘇子瞻怪石供

石怪不足重愛石亦何用錦園好怪者故用怪石供

朱顛書畫舫

買船無所往俗客日相嘲未必求書畫先來索酒肴

讀曲漫興四首

有序

流寓草

卷之八

七

紫府有讀曲歌皆齊梁子夜餘調余每以唐調合

之亦自有攻曰漫興者言非擬齊梁也

看人逐日顧愁黛卽嬌然愛淚燈前影明朝更可憐

其二

春識東風早先吹第一家畫梅堪入笛休更學蘭花

其三

美少修容顏凝翠鏡中城不若青樓女年年云二八

其四

上沈吟苦春風知不知但看衣服好誰問客題詩

酒樓贈燕人

燕客善彈箏悲歌舊有名近來離別易不畏斷腸聲

西洲曲

西洲休作夢秋日少東風看盡梧桐葉飛飛莫雨中

僮僕謠

何故工人門四方多知已車往復來一日數十里

其二

有室多塵土無園種蔬菜貧難待客何不學蔣蒲

其三

流寓草

卷之八

八

偶然徒步至偏乞老奴憐安問何名姓門前總不傳

其四

飯向官衙晨炊飯已糜邇來魚肉賤莫令主人知

上客謠

對客但言冗呼僮速駕車昨官都尉飲明日五侯家

其二

自有長安信諸公附耳言袖中藏密札得自小黃門

下客謠

人不識時務進退良可惜走出觀其門謀爲武安客

其二

通都關說久胥吏結交深既稱公卿意從中又得金

信客樂

風前煮豆羹朝餐亦有味唯念暮春時城中貧富貴

其二

千金可販縮萬金可蓄鹽獲利不在多貪賈不如廉

其三

田畝種桑樹日上寒機急買新絲織都人好作衣

其四

結得銅錢難變飽盤其上卽云三代器價可千百兩

於人語

大江東北風可上亦可下四面皆挂帆使船如使馬

其二

帶起風帆疾行人欲問難船頭但招手不及說平安

其三

江湖數十年嚴灘曉風色黎明看東南日落看西岸

其四

黃昏禁夜行及暮泊江城可恨逆人急時問路程

六言絕句

悲歌

古詩如悲歌可以當沈六言方自然深古稍綺靡

則滯矣纖麗則詩餘矣故爲廣此

悲來可以大笑何必前涕泣若有問君歌者君當歌而

答之

其二

歌成擊節無辭問盡傍人不知一字一聲一淚看有真解

何爲

流雲集 卷之八 十

江上

扁舟日落雲陰兩岸蕭蕭樹林遙望颿風忽起江南江北

傷心

戲作

成都壁立難居取婦長安上書借問東方曼倩何如司馬

相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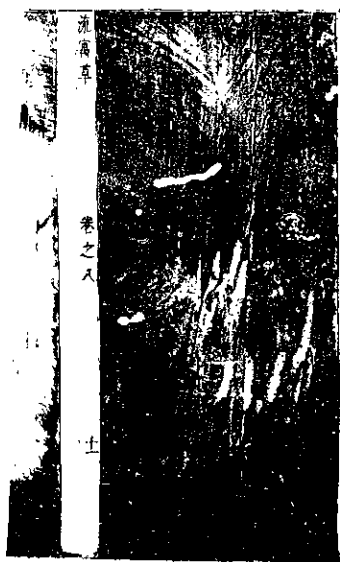
其二

此生休待知音雙劍三杯一琴莫謂長安易到看人用盡

黃金

落花

王簡何故客塵吹盡樓頭落花與信春風相識幾處向誰家



漁漁草

卷之八

七



楊山方以智著

七言絕句

出塞

千門一鼓自摧牛日鼓動筋夜不愁幕府出師須再計  
軍更有大長秋

入塞

振旅揚旌轉朔風平將金帛入都中胡騎較尉先承旨  
行邊關第一功

流寓草

卷之九

述詞

關風火照宮中人將曾無一戰功塞內諸城猶不守何  
多屯說復遼東

其二

關當今不許行可憐島帥借虛聲年年虜自雲中入安  
用關門十萬兵

其三

加門上平至瀛陽試引虜茶飲燕肅人馬同饑難列陣大  
野支石牛年益

其四

紅文要路動中樞被銳還能掉臂呼邊將肯邀天子賞  
相逢曾不說平胡

其五

眼看偵帥報明君長跪轅門內不聞兵有新糧休得飽  
可分辛苦奉將軍

其六

何須斬得郅支頭大却青驪買紫驢歸謁中書當竭力逃  
還原不擬封侯

流寓草

卷之九

其七

散失殘兵入虜多學成虜語不求和前年對壘郡城下聽  
得胡人唱漢歌

其八

騎兵野宿五更餐馬上邊詞不敢彈風雨尺書非羽檄使  
人日日走長安

全以懷古

來此數年矣每遇古蹟未嘗不俯仰興懷焉然非  
必其懷古也

近望玄都紫氣新風傳鐘鼓地無塵吳王鐸得千將在不  
議當時殺幾人

其二 邀笛步

歌罷登舟且莫行更聽吹笛暮千聲請看日下相逢者惟  
恐無人問姓名

其三 周顒草堂

自著移文亦不妨隱居喜近帝城傍園林盡是公侯宅皆  
署堂中曰草堂

其四 謝公墩

謝公墩

卷之九

四

何緣燒却紫羅囊江左風流真是狂近日諸公多宴會亦  
能遣使召紅粧

其五 烏衣巷

來近河千楊柳稀隔河行路美輕肥少年白面儔紅袖脫  
去烏衣著紫衣

其六 含章殿

殿瓦成沙日暮黃華林今尚作平康梅花落盡空成曲飛  
何誰家傍晚粧

其七 景陽樓

臺城彷彿影千重夢裏春光不再逢樓上阿嬌多夢起何  
爲先擊景陽鐘

其八 胭脂井

胭脂井草離離莫是當年魂去時却歎清溪樓上女至  
今不忍用胭脂

其九 鳳凰臺

樹隱高城接石頭登臺何處見江流不能更上青天問翻  
學他人黃鶴樓

其十 勞勞亭

願作勞勞日暮塵隨風吹得上車輪亭邊多少枯楊樹看  
殺年年送別人

張公亮示令贈顧眉生詩自以爲得眉生千古知己  
矣戲作一絕

妬殺才人一字工能令千夜起春風好將樓上鴛鴦瓦再  
擲車中左太冲

陳伯玉爲李太清治典旬日亦亡賊而弟之

病裏交遊對面愁長安道上不相謀故人地下猶難得必  
欲牽衣上玉樓

秦淮漫興十首

兩岸高樓人可憐，憐人工數十千錢。自誇生長秦淮裏，

意關干寶酒船。秦淮專以  
定船為事

其二

隔水芙蓉不見花，橋頭誰駕七香車。易承巷裏雙飛燕，

到當時王謝家。

其三

乘舟到處醉來多，溝水東西夜不波。猶是洛陽諸子弟，

今強半解吳歌。

流寓草

卷之九

五

其四

欲製齊統咏，姝姝好臨池。汗下不能書，近來重得成都扇。

又嫌人學子虛。南中好持川扇  
不善有書畫者

其五

聞說紅妝不駕舟，誰家秉燭上簾鉤。餘病眼看難見掩，

面吹燈自下樓。時禁青樓遊船而  
大家出遊者更盛

其六

自吟胡琴莫用哀，袖中奇字染塵埃。却思生見盧家女，未

必當時獨愛才。客有黃青樓人以  
愛才者故及之

其七

消渴傷心學酒徒，我將罵坐畏人呼。歸來燈上誰爭道，不

避將軍避子都。

其八

燈殘酒盡強南聲，作使邯鄲至五更。座有武安門下客，何

人敢說病書生。

其九

新裁白紵換紅羅，短袖逢人作笑多。此後只為兒女態，不

宜慷慨發悲歌。

流寓草

卷之九

六

其十

幾年江北渡江來，哀盡江南反不哀。傍有酒徒還勸我，故

鄉書信莫須開。

贈內

不買明珠不綺羅，樓頭何事日悲歌。家貧欲作饕餮計，安

用交遊一飯多。

其二

短葛難當日暮風，移家潦倒在江東。細君不識余心苦，却

怪狂眠酒肆中。

其三

江南芳草怨王孫何不還家早閉門今日青樓無燕子恐  
余窮眼易消魂

其四

少年試劍動江湖近在秦淮傍酒罇難道讀書千萬卷只  
空學人狂大

客生爲人書復陶衣書此戲贈

遠寄重裘恐憶歸復陶千星下寒機可憐不贈風霜客却

爲婦娥作嫁衣

流寓草

卷之九

七

偶作雙鉤小楷寄舒章

誰憐賈賦製齊紈一字千金總厭看幸有故人能熟視不

辭頓首寫加餐

丁丑除日

江東奔去四年餘除夕勞勞病未除此地交遊容易絕明

朝門上更傳書

爲人題閨客趙宗

爲憐隔歲傍闌干折寄餘花帶曉寒幸有春風相識久特

教吹邊夢中看

爲現草道人題憶梅園

望盡東風吹不來西洲一曲夢徘徊仙人有箭能三弄紙  
上梅花可令開

代輓廣陵橫吹人

不識當年空復情佳人死後易成名江頭半夜西風雨猶  
是憑樓橫吹聲

題桃葉渡四

客辭河干夜不歸何緣蕭鼓畫船稀夢知兩岸朱闌在却

怪青青楊柳非

秦淮兩岸不  
極楊柳故云

卷之九

題楊龍友松下飛流圖

飛流常與白雲生千尺孤松照水明豈獨世人聽不見我

來時月亦無聲

報客生

明月空流江水濱低頭羞見客囊貧相思應有經年哭我

已爲君役美人

春詞

留在誰家聲不歸晚風客與到春承坐看樓上梅花落有

意東西南北飛